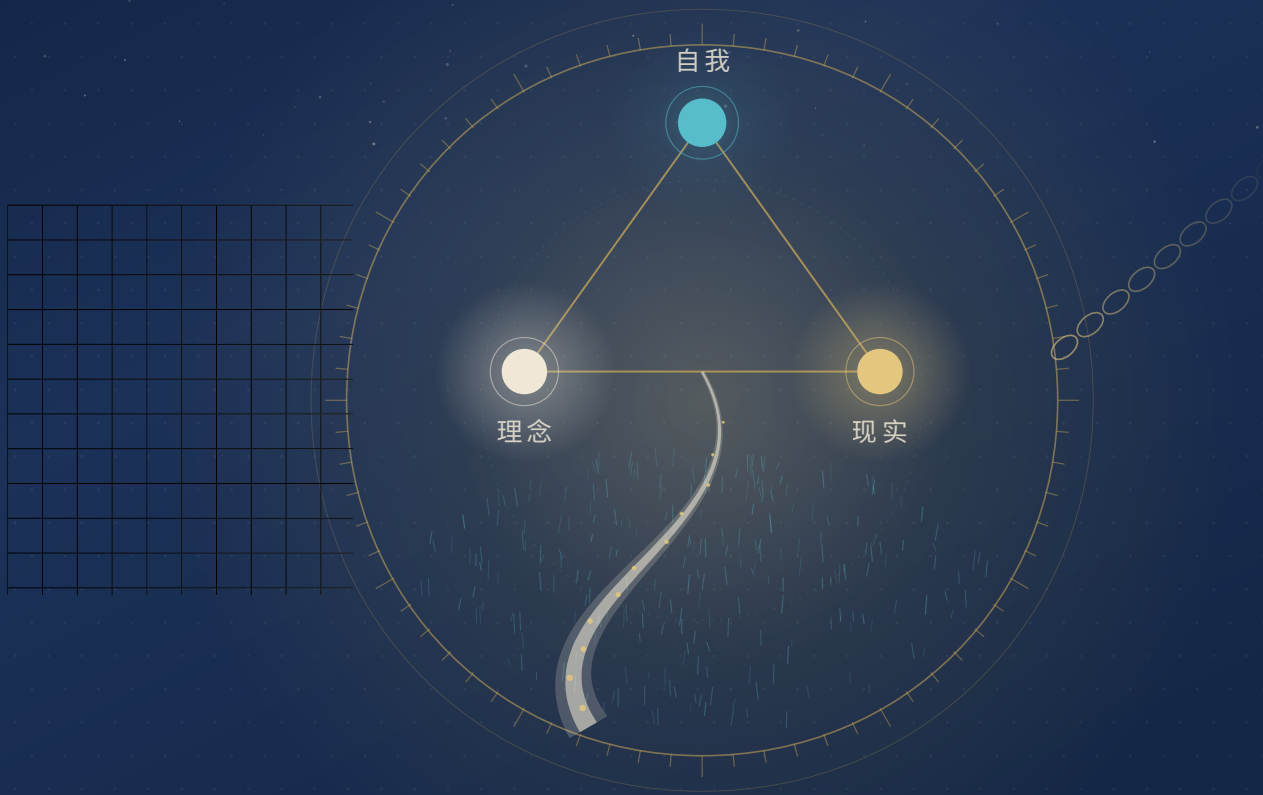
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05 号

SDE 符号学系列 · 理论卷二

SDE符号学

超越皮尔斯的三元与索绪尔的二元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05 号

SDE符号学

超越皮尔斯的三元与索绪尔的二元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SDE符号学：超越皮尔斯的三元与索绪尔的二元》
著者	王德生
丛书	SDE符号学系列 · 理论卷（书二）
执笔	王德生口述命题与裁定，Claude 依命题总表与大纲起草，经统稿与三审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05 号
ISBN	979-8-90690-405-8
定价	US$23.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33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本书引用的圣经经文，用字依和合本（1919），标点依新式标点；佛经依CBETA。书中前人观点，除标明的引文外均为转述。

书中人物与场景（含前言、导读、结语）均为构想，无真实原型；涉及健康、心理、信仰实践、投资理财之处，不构成相应的专业建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Voronoi图、Delaunay剖分、质心Voronoi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年起）、321智慧系统（2022年起）、SIO本体论（2024年起），以及SDE本体论（2026年起；同年5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本书是SDE符号学系列的理论总本：它从一条被脚踩出来的小路讲起，追问符号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符号只在脑子里还是也在世界和身上、解释从哪里起又在哪里停，给符号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前言

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

◆ 一、村口那条没人修的路

2026年清明，林晓岚回了一趟外婆的村子。

她四十四岁，在新加坡做城市规划。十几年里，她画过很多路。地铁站的出口朝哪边开，人行道留多宽，斑马线离路口几米，她都算过，也都改过。

那天傍晚扫完墓，她站在村口，看见一条她没画过的路。

也没有任何人画过。

路很窄，一脚半宽。从晒谷场的边上斜着下去，绕过一棵老龙眼树，贴着一口水塘的塘埂走一段，最后停在一口老井旁边。路面是硬的，寸草不生。两边的草，长到了膝盖。

陪她来的是舅舅周启明，六十七岁，在村里住了一辈子。舅舅说，这条路没人修过。他小时候就有，他的爷爷小时候大概也有。

“从前全村吃水都靠那口井。”舅舅说，“一担两只桶，一天挑三四趟。几十户人家，挑了几百年，路就挑出来了。”

女儿何嘉怡十一岁，蹲在路边拍照。她在新加坡长大，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有人画过。她抬起头，问了一句：

“这条路是谁画的？”

舅舅笑了，说没人画，是脚走出来的。

林晓岚没有笑。她站在暮色里，觉得女儿这一问，比她这些年画过的所有路都难。

◆ 二、它比路标更早指着井

先看这条路做了什么。

一个外乡人走进这个村子，不认识人，也看不懂方言。他口渴了，顺着这条硬邦邦的窄路走下去，就会走到井边。

这条路在“指”。它指着井的方向，指了几百年。它干的是路标的活，可没有人把它立在那里。

村里后来也立过一块牌子，写着“古井”两个字，钉在井边的木桩上。牌子是十几年前才有的，字已经褪了色。路比牌子早得多，也比牌子靠得住。牌子要识字的人才看得懂，路连牛都看得懂。

舅舅说，从前傍晚放牛回来，牛自己会顺着这条路去井边的水槽喝水。

林晓岚想到的是自己的图纸。

她画的每一条路，都有一个开通的日子。剪彩，拉横幅，第二天早上，路就整整齐齐地在那里了。开通之前它不是路，开通之后它就是。

可这一条挑水路，是哪一天成为路的？第一个人来挑水的那天？第十个人？第一百个人？没有那一天。它是一担一担、一年一年，慢慢变成路的。中间有很长一段，它是一道草稀一点的印子，算不上路，也不能说不是。

她这才意识到，她十几年里画的路，都是“开通”出来的；眼前这一条，是“长”出来的。图纸可以一笔画成，这条路不行。

这就有意思了。

一个东西，没有人设计，没有人解释，却稳稳地指着另一个东西。它是不是符号？如果是，它是谁的符号？

林晓岚当晚翻来覆去，想的就是这件事。她试着给这条路找几个特征。

第一，它稳定。每年清明回来，它都在老地方。下过几场大雨，路面也没被冲散。

第二，它是一整条。舅舅说，前些年有户人家砌院墙，把路截断了一段。从那以后，晒谷场那头的人就不走这条路了，绕到另一边去。路断了一截，就不再是那条路。

第三，它能被带走。嘉怡拍的照片，几天后就会到新加坡；林晓岚自己也能把它画在一张纸上，画给一个从没来过的人看。那个人看了图，也能找到井。

稳定，整体，能带走——能带走，本书叫它独立。这三样，本书后面会叫作符号的三判据（详见第7章）。一个东西三样都满足，它就站住了，成了一个符号。

还有一件事，舅舅是顺口说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自来水通到了各家。从那以后，再没人去井边挑水。这条路的两边，草一年比一年往里长。舅舅估计，再过二十年，路就没了。

一个符号，会生，也会死。这条路是被走出来的，也会因为没人走而散掉。

可它也不会死得干干净净。等地上的路没了，嘉怡手机里那张照片还在；舅舅那双脚，大概到老都还认得那几个拐弯；“挑水路”这个叫法，也许还会在村里老人的嘴里多留几年。地上的那一份散了，另外两份还各自站着。一个符号身上，原来不止一条命。

◆ 三、一个问题分成了三个

嘉怡那一问，“这条路是谁画的”，往下追，会分成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三问。

第一问：符号指向的，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人们通常这样想：先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然后有一个符号去指它。先有井，再有路标。符号是一根手指，东西是手指指着的月亮。认识的任务，就是顺着手指把月亮找到。

本书把这种想法叫作发现学。它默认对象先在，符号和认识都去够它。

可是这条路指着的，并不只是那口井。它指着的是“全村的水从这里来”。这件事不是一开始就在那里的。井挖下去，有人第一次来挑水，第二个人跟着来。一个村子的日子，慢慢绕着这口井转了起来。“水从这里来”，是和这条路一起长出来的。

路和它所指的东西，是在同一段日子里一起显出来的。

换一个例子，你会看得更清楚。你口袋里的钥匙，指着家里那扇门。门先在那里，钥匙后配，钥匙去对门——这是找到的。可是一对老夫妻嘴里的“咱们家”，指着的不是那几间房。几十年的饭桌、争吵、病床边的守夜，一起长出了“咱们家”。没有那几十年，这个词就没有可指的东西——这是发生的。

两种指法，看上去都是“一个符号指着一个东西”。可它们背后的世界不一样。前一种，东西在等符号；后一种，东西和符号一起来。

本书把这种看法叫作发生学。在发生学里，有些符号指向的不是一个被找到的东西，而是一次发生。

第二问：符号只在脑子里吗?

现代讲符号的人，大多认为符号离不开一个解释它的心灵。烟要有人看见，并且想到火，才成为符号。

可是这条路，夜里没有人的时候，它还在指着井。牛顺着它走，下雨时雨水也顺着它往低处流。它在泥土里，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

还有舅舅的脚。他说他闭着眼睛也能走到井边，脚自己认得路。这一份“认得”，不在路上，也不在他的想法里，在他身上。

一条路，至少站在三个地方：站在泥土里，站在舅舅的脚上，也站在村里人的话里——他们管它叫“挑水路”。本书把这三个地方叫作三界：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三界都有符号（详见第10—12章）。

第三问：解释从哪里来，到哪里停?

嘉怡在新加坡走过上千条路，从没问过一句“这条路是谁画的”。为什么偏偏在这里问?

因为在这里，她身上已经长稳的一样东西——“路是有人画的”——和眼前这条路对不上了。她习惯的那一套，接不住眼前的这一条。对不上，她才问；对得上，她走过去就算了。

这条缝，是可以在事前指出来的：一边是她十一年的新加坡日子，一边是这条没有图纸的路。不是事后硬找的。

那她的追问在哪里停？等到“路是脚走出来的”在她身上站稳了，不再随一句话散掉，她能把它带回新加坡，讲给同学听——追问就停了。一个新的理解结晶出来，解释就落了地。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这是本书最常回到的一句话，第14章专讲它。

关于“停”，有两种常见的想法，本书都不取。

一种说，解释会一直走，走到最后，抵达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好像所有的追问，终点都是同一座山顶。

另一种说，解释永远停不下来。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出新的问题，意思永远在滑，永远落不了地。

嘉怡的追问，两种都不像。她没有走到什么最终答案，“路是脚走出来的”也不是这件事的全部真相；可她的追问确实停了，停在一个够她带回家的地方。哪天她在别处又撞上一条对不上的路，这个理解还会松开，再长一次。

意义不是终点，也不是永无落地，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

◆ 四、两位老祖宗会怎么答

这三问不是本书第一个问的。一百多年来，讲符号的人绕不开两位老祖宗。

一位是瑞士的索绪尔。他会提醒你：你嘴里那个“路”字，它的意思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它和“街”“巷”“道”“径”的差别里来的。少了“巷”，“路”的意思就会往外扩一块。这个提醒非常准。他把语言看成一张差别织成的网，从此讲语言的人有了一套干净的工具。

这张网还有一个好处：它解释了为什么你没法凭一个字单独懂它。外乡人听村里人说“挑水路”，要先知道村里还有“机耕路”“田埂”“后山小道”，才明白这一条特别在哪。一个叫法的分量，是被它的邻居们一起称出来的。

可他会说，地上的那条路不归语言学管。他研究的是网，不问网外的世界，也不问网是怎么织起来的。

另一位是美国的皮尔斯。他会说，这条路可以是一个指示符号：它和走过的脚之间有真实的因果联系，就像脚印指着走过的人。他把对象请回了符号学，又把过程请了回来——一个符号生出一个解释，解释又成为新的符号，一路往前长。

他还有一个特别贴近这条路的说法：习惯。在他看来，一个符号最后落在人身上的，往往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做事的习惯。舅舅闭着眼走到井边，用皮尔斯的话说，正是一个习惯在起作用。

可他会说，路要成为符号，得有一个解释它的心灵。没有人去解释，它就只是泥土。习惯也被他算作解释的一种，最后还是归到了心灵那一边。

两位都对了很大一块。本书第一编会先把他们对的地方写足。

两位也都停在了某处。索绪尔的网没有来历，没有世界，没有说话的人。皮尔斯的链只长在理念里，链往前长的那一推从哪里来，没有说清；长一步要付什么代价，也没有算过。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本书的回答，先写在这里

本书的回答，先用这条路说一遍。

符号不是一张网上的结，也不是一条链上的环。符号是一堆关系纠在一起、结晶出来的颗粒——本书叫它粒子态。它稳定、整体、独立，所以能被反复认出，能被带去别处。

那一堆纠在一起的关系，本书叫它土（特征纠缠）。挑水路的土是什么？是井里的水位，塘埂的走向，龙眼树的根，扁担压在肩上的分量，几十户人家一天三四趟的往返。这些东西彼此牵扯，谁也离不开谁。路，就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又结成了形的那一样。

这样的颗粒，三界都有。泥土里的路是现实符号；舅舅脚上的“认得”是自我符号；“挑水路”这个叫法，是理念符号。

三类符号构成一个三角。任何两类对不上，就逼着第三类发生，再回头改写另外两类（详见第13章）。嘉怡身上的旧想法和眼前的路对不上，被改写的是她自己——这是自我那一角。

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这条路是几百年的脚步走出来的，那是动能；它只能顺着地势、绕着水塘和龙眼树长，那是周围那张网的吸引和拉扯，叫势能；路面被踩实，从此雨冲不散，要拆开它很难，这份断裂的难度，就是存进去的内能（详见第16—18章）。

人们常把一步接一步、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差别的推进，叫作走一条路。本书借这个词，把这种推进叫作路（差异序列）。这条挑水路，是它最老实的样子。

符号会定型（秩序），也会松开。没人挑水以后，草往里长，路在散——一个符号正在熔开。

下面这张表，把三问和本书的回答放在一起，也标出了在哪几编展开。

从小路冒出来的问题	发现学的默认	本书的回答（一句）	在哪里展开
路指向的，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对象先在，符号去指它	有的指向被找到的东西，有的指向一次发生，要分开	第二编第4章
符号只在脑子里吗?	要有心灵解释，才算符号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符号	第四编
解释从哪里来?	不问，或说是好奇心	起于两类符号对不上	第五编
解释到哪里停?	停在真理，或永远停不下	停在新符号结晶的那一刻	第五至七编
符号是什么做的?	一个标签，或一种关系	关系结晶出来的粒子，稳定、整体、独立	第三编
符号要付代价吗?	不记账，衍义像是免费的	耗动能，靠势能，存内能	第六编
符号会死吗?	很少问	会固化成偶像与石心，也会熔开再结晶	第七编
人走到尽头时，还剩什么?	不归符号学管	一个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发生，就是信仰的发生	第八编

最后一行，可能会让为语言学来的读者吃一惊。一本讲符号的书，为什么要讲到信仰?

因为三角里有一种情形：现实是硬的，理念也是硬的，两条出口都堵死了，只剩自我那一角。而原来的那个自己，又接不住。这时候发生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

新符号。宗教史上那些最深的转变，大多是从这里来的。本书把它当作符号学的一章来写，不当作题外话，也不替任何信仰下判断。

◆ 六、为什么从一条路讲起

讲符号的书，大多从一个词讲起。“树”这个字为什么叫树，“猫”这个音和猫有什么关系。

从词讲起，有它的好处：词最多，最常用，最好拿来做实验。可是从词讲起，也容易被关在词里。词的意思靠别的词来说明，说来说去，还在一本词典里打转。世界在词典外面，说话的人也在词典外面。

从一条路讲起，就不一样了。

这条路一出场，世界就在了：泥土、地势、水塘、龙眼树。说话的人也在了：舅舅的脚，嘉怡的问。历史也在了：几百年的挑水，九十年代的自来水，越长越近的草。一个符号该有的东西，它都带着，不用去补。

本书的十编，大致就是顺着这条路的一生排的。先看两位老祖宗怎么讲符号，再看他们留下的三道亏空。然后讲符号是什么做的，住在哪三界，怎样在三角里发生，要付多少能量。再讲它怎样定型、怎样固化、怎样熔开。然后讲一种特别的发生：人走到尽头时，冒出来的那个新符号。最后两编，拿它去用，再把账结清，连本书怎样才算错，一并写出来。

讲完这些，本书想留给你的，是一句判词：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SDE符号学给了它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网和链，本书都留着，一样也不扔。它们会成为三角里的局部情形。补上的，是三角的另外两个角，是那份没人记过的能量账，是每个符号身后那段来历。

◆ 七、这本书也是踩出来的

还要说一句这本书自己的来历。

本书的说法，不是一张事先画好的图纸。它的底子，是王德生多年讲学里攒下的思想；书里的符号学命题，是在2026年秋天的一段对话里，经一次次口述、追

问、修改，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有些命题是他先说出的；有些是在追问里补上、又经他认可的；还有一处，到今天仍可以讨论，导读和后记都会老实标出来。

所以它也像那条挑水路：哪里绕了弯，哪里被截过又接上，都留着痕迹。

这本书在一套书里，算是理论的总本。释经、诠释学之争、大模型、婴儿、文明、中国、心、科学，其余几本都从这里取口径。读到相关处，本书会说一句“详见书几”，不多绕。

最后，一点读法上的提醒。

本书第6章会讲到，衍义不是免费的；第25章还会拿这一点去看大模型：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在说话人身上也许是结晶过的；在你身上，你没有付过动能，它就只是一串信息。

读这本书也一样。书里的话，要在你自己的日子里对上一回、又对不上一回，才会变成你的。每章末尾的三个问题，就是为这个留的。

还有两处体例，先交代清楚。

前人的话，除少数标明出处的短句，本书一律转述大意，不硬塞引号。拿不准的年份、书名、细节，初稿里都标过〔待核〕，付印前逐条查过，查证的情况列在附录三，不凭记忆填满。一套讲“对不上”的书，自己先要经得起对账。

本书也给自己留了几道门：在什么情形下，本书的说法就算错了。这些条件写在导读里，又在第十编第29章逐条列出。一套说法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

一条路要是怎么走都能到，那它就不是路了。

那天天黑以前，嘉怡顺着挑水路走到井边，又走了回来。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踩在几百年的脚印上。

路在她脚下，又被踩实了一点。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一、三个人拿起这本书

同一个星期，有三个人拿起了这本书。

陈振邦二十六岁，在新加坡读语言学硕士。那个周四晚上，他在图书馆准备下周的讨论课，题目是索绪尔的“任意性”。他读得很顺，顺到有点不安：这套说法太干净了，干净得好像说话的人根本不存在。

黄淑仪五十三岁，在广州一间教会带查经小组。那个周五晚上，她在备《约伯记》，翻了三本注释书，每本都告诉她“原意是什么”。她合上书，觉得答案都对，可组里那位刚失去丈夫的姊妹，一句也听不进去。

吴国栋三十九岁，在杭州一所中学教信息技术，兼管学校的写作课。那个周日晚上，他批了四十篇作文，有一半读起来像同一个人写的。字句通顺，道理齐全，可他总觉得，这些字没有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落下来。

三个人的不安，其实落在同一个地方。

陈振邦的不安是：一套讲符号的学问，里面没有说话的人。

黄淑仪的不安是：答案都对，却落不到一个受苦的人身上。

吴国栋的不安是：字句都通，却不像从哪个孩子身上长出来的。

三样说的都是一件事：符号和人之间，少了点什么。

本书要讲的，就是少掉的这一块：符号从哪里来，长在哪里，要付什么，会不会落地。

还有一种读者，也许就是你：你为哲学而来。你想知道，一个符号凭什么能指着一个东西；你也想知道，“意义”到底落不落地。

这篇导读，是给这四种读者画的一张图。先看全书怎么走，再看三家怎么比，然后是全书的七根柱子，最后是几条读法路线，以及本书怎样才算错。

◆ 二、一张全书地图

全书十编三十章，前有前言、导读，后有结语、附录与后记。下面这张表，把每一编回答的问题和要点列在一起。

部分	章	这一部分回答什么	一句话
前置	前言、导读	为什么要重新讲符号	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引出全书三问
第一编　两位老祖宗	1—3	前人怎样讲符号，对在哪里	索绪尔织了网，皮尔斯接了链，一百年来各家在补
第二编　三道亏空	4—6	前人停在哪三处	对象没分找到与发生，符号只有一界，衍义没有记过能量账
第三编　符号之体	7—9	符号是什么做的	关系结晶出来的粒子：稳定、整体、独立
第四编　三界符号	10—12	符号住在哪里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符号
第五编　符号三角	13—15	符号怎样发生、怎样走动	任两类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再回写
第六编　符号的能量账	16—18	发生要付什么	耗动能，靠势能，存内能；无限衍义不可能
第七编　固化与熔开	19—20	符号怎样僵住、怎样再生	偶像与石心；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
第八编　符号的尽头：信仰的发生	21—23	人走到尽头时发生什么	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信仰的发生
第九编　用起来	24—27	这套说法能做什么	释经、大模型、学习、货币法律与国旗
第十编　总账	28—30	怎样比、怎样错、怎样研究	三家对照，五条可推翻条件，一个研究纲领
后置	结语、附录、后记	收在哪里	每一个词都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

这张地图有一个走向，值得先说破。

前两编是“拆”。先把索绪尔和皮尔斯写足，写到他们自己都会点头；再指出他们停下的三处。拆，不是为了推倒，是为了看清承重墙在哪里。

中间五编是“立”。第三编讲符号的身体，第四编讲符号的住处，第五编讲符号的动法，第六编讲符号的代价，第七编讲符号的生死。第八编走到最远处：人的尽头。

最后两编是“用”和“结账”。第九编拿这套说法去碰四个今天的难题；第十编把账摊开，连同本书怎样才算错，一并交给你。

每一编都可以单读，可每一编都靠着前面的地基。第五、第六两编是全书的心脏。时间不多，就先读这两编。

前言从一条挑水路里引出了三问。三问在地图上各有落脚处。

第一问，符号指向的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落在第二编第4章。它在第八编第23章走到最远：上帝、佛、道这样的信仰对象，它们的符号是被找到的，还是在一场巨大的对不上里一起发生的。本书只讲符号怎样发生，不证明也不否证对象本身。

第二问，符号只在脑子里吗，落在第二编第5章和整个第四编。

第三问，解释从哪里来、到哪里停，落在第五编和第七编：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结晶了还会熔开。第六编给这一问补上能量的理由：为什么一定会停。

◆ 三、三家对照，先看一眼

全书会反复拿三家来比：索绪尔、皮尔斯和本书。第28章有一张九行的总表，附录二收得更全。这里先把第28章那九行原样放上来，让你心里有个底。

对照项	索绪尔：网	皮尔斯：链	本书：三角
元数	二元：能指／所指	三元：符号／对象／解释项	三角：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符号是什么	差别网上的一个结	一种不可再分的三元关系	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在哪一界	只在语言系统里	离开解释项不成立，只在理念里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

对照项	索绪尔：网	皮尔斯：链	本书：三角
对象	不问	有，默认是被发现的	要分：被发现的对象，或一次发生
动力	没有（共时切面）	无限衍义，第一推不明	任两类符号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并回写
能量	不问	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	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意义的命运	在网内滑动	趋向探究共同体的最终意见	一次次局部的结晶，可熔开、可再结晶
固化	无此概念	无此概念	对象端为偶像，自我端为石心，同一结构
诠释学后裔	德里达：延异	加达默尔：视域融合	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读这张表，有两点要记住。

第一，表里写“不问”的地方，不是指责。索绪尔不问对象，是他有意的取舍：他要先把语言系统本身看清。一个人把一块地方划出去，才看得清剩下的地方。这是长处，也是边界。

第二，最右一栏不是要把左边两栏换掉。索绪尔的差别成值，皮尔斯的三类符号、溯因、习惯，在本书里都留着，只是成了更大框架里的局部情形。就像平地上的几何没有被丢掉，它成了大地测量里“一小块地方可以当平面算”的那一种情形。

说得具体一点。皮尔斯那条一步接一步往前长的解释链，在本书里是三角的一段：理念那一角，被另外两角的对不上推着，沿一条边走了一程。他的“怀疑—信念”，是这一程的起点和终点。

索绪尔那张差别的网，在本书里是一个新符号结晶时周围那张托住它、拉扯它的网的一个切面。他们看见的都是真的，只是各自看见了一段。

◆ 四、七条承重命题

全书有七根柱子。每一章都会回到其中一两根。下面把它们照原样写出，再各配一个家常的例子。

第一条，对象之分：符号指向的可以是被发现的对象，也可以是一次发生。这是本体论的区分，皮尔斯没有做。

失物招领处有一把伞，贴着一张纸条：“三楼会议室拾得”。伞先在那里，纸条后写，纸条指着伞。这是被找到的对象。

两个老同事之间有一句暗号，一个说“老规矩”，另一个就懂了。

“老规矩”指的是什么？是十几年里一次次加班、一起扛过的几件事，慢慢长出来的一份默契。这份默契不是先放在某处等人发现的，它和这句暗号一起长出来。这是一次发生。

本书第4章专讲这一条。

皮尔斯离这一条其实很近。他把对象分成两层：符号里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和背后迫使符号如此的那个东西。可两层的前提一样，都是“对象在那里”。分了层，没有分种。

第二条，符号之体：符号是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与逻辑（波：轨迹·速度·黏性）、数学（场：连接·次序·结构）并列为信息三模态。

一枚戴了三十年的结婚戒指。它稳定：天天戴着，不会因为某一天心情不好就变了意思。它整体：剪成两半，就不再是那枚戒指。它独立：戴到哪个城市，它都还是它。三样都满足，它就是一个站住了的符号。

再看一张高铁时刻表。“G1”这个车次名，是一个粒子，叫一声就知道是哪一趟。

这趟车从北京一站站开到上海，有起点、有快慢、到哪站停多久，这是一道波。整张时刻表，哪趟车接哪趟车、谁先谁后、怎么排得不撞车，是一个场。粒子、波、场，是同一堆信息的三种样子。

本书第三编讲这一条。

为什么要拿粒子来说符号？因为皮尔斯说符号是一种不可再分的三元关系。本书把次序倒过来：关系在前，符号是关系结晶后落下来的颗粒。关系是土，符号是土里结出的那一粒。

第三条，符号之界：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皮尔斯只有理念符号。

菜市场门口有三级石阶，中间被几十年的脚磨得发亮，凹下去一道浅槽。没有人解释，它也在那里，告诉每个来的人“大家都从这里上”。这是现实符号。

一个人一进家门就弯腰脱鞋，脱了几十年，不用想。这是自我符号。

“守时”这个词，是理念符号。

皮尔斯的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所以只能在理念里发生。另外两界，要本书第四编来补。

索绪尔那里更窄一些。他的符号只在语言系统里，连理念界里的公式、教义、图像，也不在他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是他有意划的边。

第四条，符号之动：三类符号构成三角，任两类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并回写——理念＝F（现实，自我）；现实＝G（理念，自我）；自我＝H（理念，现实）。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一位从外地搬到新加坡的阿姨，起初只知道“地铁上不能吃东西”是一条规矩，那是理念。第一次在车厢里看见罚款告示，金额比她想的高得多，那是现实。

两样一起压在她身上，她改了：从此进站前，手里的面包先塞回包里。被逼出来的是一个新习惯，是自我那一角。

另外两条也一样。

菜价一夜翻倍，和她几十年的买菜习惯对不上。“通胀”这个词，才第一次在她嘴里有了分量。这是理念那一角被逼了出来。

父母心里有一个想法：孩子要多读书。孩子身上有一个习惯：一回家就抱着手机。两样对不上，家里的客厅就被改成了书房。这是现实那一角被改写。

三个角都能被改写，没有哪一角是源头。第五编讲这一条。

后半句“对得上，就没有解释”，也请你记住。那位阿姨在老家坐了几十年公交，从没想过车上能不能吃东西。不是她不聪明，是那时什么都对得上。对得上的时候，世界静静地转，没有人去问为什么。

第五条，符号之能：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内能＝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势能＝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动能＝

特征纠缠沿差异序列推进的速度和方向，即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无限衍义因此不可能。

外婆包饺子，闭着眼也捏得出那道褶。这双手是怎么来的？年年除夕跟着包，包坏了重来，那是动能。一桌人围着，外婆在旁边看着、笑着、纠正着，那是托住她的场，是势能。练成以后，这份手艺再难忘掉，那是存进去的内能。

无限衍义为什么不可能？你查词典，一个词的解释里有三个生词，你再查那三个。查到第五层，你要么困了，要么懂了。查词典会停，不是因为查到了最后一个词，是因为力气用完了，或者那道落差被抹平了。

第六编讲这一条。

这里要老实交代一处。内能和势能的说法，是王德生先说出的；动能那一句，他当时没有说完，是在后来的追问里补上、又经他认可的。所以动能的定义，全书照用，也仍可以讨论。它在第18章讲足；这段来历，后记会细说；第30章也只把动能的量法当作第一版，放在可以修改的一圈里，留着让人挑刺。

第六条，符号之固与熔：固化在对象端为偶像，在自我端为石心；新的对不上会让粒子熔开再结晶。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

一户人家的家训挂在堂屋正中，几十年没人敢改一个字，连讨论都算冒犯。符号凝在了对象那一端，成了偶像。

这户人家的儿子从小被教“男孩不哭”。这句话在他身上长得太牢，三十年里，什么事都没让它松过。符号凝在了自我那一端，成了石心。

直到爷爷出殡那天，他看见父亲当众哭了。眼前这一幕，和他身上那句话对不上了。那句话熔开了一回，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样子：该哭的时候，男人也可以哭。

第七编讲这一条。

偶像和石心，看上去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一个是供起来的东西、一个是硬掉的心。本书说它们是同一个结构：都是一个符号连接度极高，又没有动能去拆它。只是凝住的那一端不同。

第七条，符号之尽头：现实与理念的矛盾大到无法解决（人的尽头），诞生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信仰的发生，三个入口。

一个人开了二十年小饭馆，店没了，身体也垮了。他原来那一套“肯吃苦就有饭吃”，接不住眼前的日子；眼前的日子，也塞不进他任何一套道理。改道理，改不动；改日子，也改不动。两条出口都堵死了。

这时候能变的，只剩他自己。可原来那个他，也接不住了。于是要么什么也不发生，要么有一个全新的东西从无到有地长出来。宗教传统里，这叫信仰的诞生。

三个入口，先列在这里。

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日子砸下来，原来的道理一条条接不住。

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道理在身上坚不可摧，眼前的事却偏偏装不进去。

入口三：外面也许没有大的矛盾，是自我里的信、望、爱耗尽了。这时什么道理都听不进，要先被托住，先补上能量，新的符号才长得出来。

前两个入口，是三角边上的矛盾；第三个，是角上的枯竭。同样叫“撑不下去了”，走的是哪一道门，帮法完全不同。

第八编讲这一条，用《约伯记》、扫罗、以利亚和佛教的几段故事，分出三个入口。本书对这些传统只讲它们怎样发生，不替任何一种信仰下判断。

◆ 五、七根柱子连成一间屋

七条命题，不是七条各说各的规矩。它们是一个故事的七个段落。还用外婆那双包饺子的手，把这个故事从头讲一遍。

外婆的手艺，指向的是什么？不是一本早就写好、等着她去翻的菜谱。那道褶，是在几十个除夕里一年年长出来的。它指向的是一次发生，不是一个被找到的东西。这是第一条。

这份手艺站住了。它稳定，年年都一样；它整体，少了哪一下捏，褶就不成褶；它独立，外婆去了别的城市，手还是那双手。这是第二条。

它住在哪里？住在外婆的手上，是自我符号；住在一盘盘端上桌的饺子里，是现实符号；也住在家里那句“外婆包的才叫饺子”里，是理念符号。这是第三条。

它怎样长出来的？外婆年轻时，娘家教的那套包法，和婆家饭桌上的口味对不上：一头是道理，一头是现实。被逼着改的，是她的手，改了几回，才改成后来那个样子。这是第四条。

改的时候，她付了力气，靠着一桌人托着，最后存进了手里。这是第五条。

外婆老了，有一阵子谁劝她换个馅都不行，那道褶成了全家不许碰的东西；后来孙女带回一个吃素的男朋友，她试着包了一回素馅，那道褶又熔开了一次，换了个样子。这是第六条。

第七条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出场。人的尽头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走到的地方。可是一旦走到，前面六条都会在那里一起用上：对象之分、三界、三角、能量、固化与熔开，全都在那一场巨大的对不上里被推到极限。

所以全书的顺序，也就是这个故事的顺序。先问指向什么，再问是什么做的、住在哪、怎样长、付什么、怎样僵、怎样熔，最后问人走到尽头时还剩什么。

◆ 六、四条读法路线

这本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按你为什么而来，挑一条路走。

你为什么而来	从哪里起步	主干章	第一遍可先放一放	读完大概会带走什么
为语言学	第1章	1、2、3、7、9、15、28	第八编	一个词怎样从差别的网里，长成一段有来历的粒子
为哲学	第4章	4、5、6、8、13、16—18、20、29	第九编	对象之分、三角无源头、能量账，以及可推翻条件
为信仰	前言	4、12、14、19、21—23、24	第3章、第8章	信仰怎样在两条出口都堵死的地方发生，偶像与石心为何同构
为AI与教育	第7章	7、14、18、25、26、29	第八编	免费的符号为什么不结晶，学会为什么要付能量
只有一个晚上	导读	13、18、28	其余各章	三角、能量账、三家对照这三件最要紧的东西

几句补充。

为语言学来的读者，像陈振邦，可以先在第1章把索绪尔重新读一遍。再看第3章，一百年来各家怎么补。然后直接跳到第9章“每个词都指向一种发生学”。第八编讲信仰，第一遍读不读都行；可第23章讲“佛”字本义为“觉”、讲“道可道”，对你也许有意外的用处。

为哲学来的读者，第4章是入口。“对象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这一问直通康德。第13章的三条方程，第16—18章的能量账，是本书最需要你挑刺的地方。第29章的可推翻条件，请你逐条去试。

为信仰来的读者，像黄淑仪，可以从前言跳到第4章，看“太初有道”的两种读法；再读第12章，看“我”这个符号怎样长出来；再读第14章，看解释为什么起于对不上；然后读第八编。第19章讲偶像与石心，第24章讲释经，是你带回查经小组最用得上的两章。详细的释经方法，在书一。

为AI与教育来的读者，像吴国栋，第7章的三判据是你的工具；第18章讲为什么衍义要付能量；第25章讲大模型生成的文字为什么在读者身上只是信息；第26章讲学会就是自我符号结晶。大模型一题，书四另有专论。

◆ 七、判词怎样才算错

本书的判词，是这一句：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SDE符号学给了它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一句判词，要是怎么都驳不倒，它就什么也没说。所以本书先把自己会在哪里倒下写清楚。下面五种情形，任何一种被确证，相应的那一块就要修改或推翻。

找到下面这种情形	被推翻的是哪一块	一个设想中的样子
纯理念的自生	三角：理念＝F（现实，自我）	一个新概念诞生前后，查不到任何现实与自我的对不上
吻合中的解释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一切顺当、毫无惊讶怀疑时，一次真正的解释却发生了
不成粒子的符号	符号之体：稳定、整体、独立	不满足稳定这一条，却在隔开的记录里被一再认出

找到下面这种情形	被推翻的是哪一块	一个设想中的样子
无入口的信仰	符号之尽头：三个入口	一次信仰诞生，三个入口都不在场
零成本的结晶	能量账	一个符号不耗动能、不靠势能，就结晶成了粒子
事后才找得到的缝	整套说法的可检验性	每见一个新符号，都回头说“那里一定对不上过”

最后一行不是第六条可推翻条件，是本书给自己装的一道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

如果每回都是事后才说“那里一定有过一条缝”，这套说法就成了永远正确、因而空洞的说法。所以全书每一次用“对不上”去解释一个符号的发生，都先在材料里把那条缝指出来。找不到，就老实说找不到。

能量账还给了两个可以去测的东西。

一个是连接度。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所以可以去量：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多少次对不上，才会松动。要是测出来，一个符号的松动和它累积的连接毫无关系，能量账就得改。

一个是预测。疲惫的人没有动能，孤立的人没有托住他的网，毫无困惑的人没有落差。照本书的说法，这三种人的新理解都会显著变少。这个预测是可以拿去课堂、康复小组、教会里看的。

还有两种情形，看上去像推翻，其实不算。

一种是“灵光一闪”。有人说，某个想法是洗澡时突然冒出来的，前面什么都没有。

这不算纯理念的自生，除非能查明：冒出来之前，他的现实和他的习惯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对不上。灵光常常只是结晶的那一下，落差早就在那里攒着了。要推翻，得查“之前”，不能只看“那一下”。

另一种是“一听就会”。一句广告词，听一遍就记住了，好像毫不费力。

这也不算零成本的结晶，除非能查明它真的结晶了：过了半年还在，拆开就不成，离开那支广告也立得住。很多一听就会的东西，过几天就散了。它们只是信息，没有成粒子。

本书欢迎被推翻。可推翻要守同一道闸：先指认，再下判断。

这些条件，在第29章逐条展开；怎样去量、去做田野，在第30章。

◆ 八、读之前的几句交代

全书用七个大白话词，代替几个比较硬的词。第一次出现时，会在括号里注出硬词。以后就只说大白话。

大白话	对应的硬词	一句话的意思
形状	显露	一样东西现出来的样子
路	差异序列	一步接一步、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差别的推进
土	特征纠缠	许多特征彼此牵扯、谁也离不开谁的那一团
回写	回写	新结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
一锅粥	混沌	还没分出你我、没有形状的状态
正在成形	介生	将成未成、还在变的状态
定型	秩序	已经稳下来、有了次序的状态

另有几个本书自己的工作词，会常用：粒子态、三判据、三界符号、对不上、结晶、内能、动能、势能。它们在第一次出现的章里都会讲清。

每章的写法大致相同。每章先用一句话提出这一章的问题，再从一个场景讲起：一个今天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正文用◆分节：先把前人的说法写足，写清他对在哪里；再看他停在哪里；接着是本书的说法和一个完整的例子；最后放回你的日子里。

每章末尾有三样东西：一句“带走的话”，一段“两行小账”，三个“想一想”。

“两行小账”的头两行是正账。第一行记前人在这里关上了哪扇门、本书打开了哪扇；第二行记一个特别容易犯的错——一次发生，被悄悄收回成一次发现的那一下。两行之后，再跟一两行交代：开头的人物与场景是构想，没有真实原型；涉及健康、心理、信仰实践或投资的章，还会写明不构成相应的建议。

其中第二行，是全书最想让你练出来的眼力。

举个样子。一个人熬了三个月，终于想通了一件事，他说：“原来答案一直就在那里，是我没看见。”

这句话很常见，听着也谦虚。可就在这一句里，三个月的挣扎、那条缝、付掉的力气，都被收了回去，换成了“它本来就在，我只是找到了”。一次发生，被说成了一次发现。

本书不是说这句话不许说。本书只是请你在听见它的时候，多停一下，看一看被收走的是什么。

前人的原话，除少数标明出处的短句，本书一律转述大意。拿不准的年份、书名、细节，初稿都标过〔待核〕，付印前已逐条查证，见附录三。这套书一共十本，本书是理论的总本；讲到别的书专门处理的题目，会说一句“详见书几”，不多绕。

陈振邦、黄淑仪、吴国栋，还有你，带着四种不安走进来。本书不保证把不安抹平。本书只想让你看清：那份不安，正是一条缝。符号就从这样的缝里长出来。

目 录

作者介绍 iii

前言　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 i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xiii

第一编　两位老祖宗 **1**

第1章　索绪尔：差别织成的网 2

第2章　皮尔斯：一条往前长的链 21

第3章　一百年在补什么：二元与三元之后 38

第二编　三道亏空 **55**

第4章　对象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56

第5章　只有一界的符号 74

第6章　免费的衍义 90

第三编　符号之体 **109**

第7章　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110

第8章　符号、逻辑、数学：信息的三种形态 130

第9章　每个词都指向一种发生学 148

第四编　三界符号 **167**

第10章　理念符号：概念、教义、公式 168

第11章　现实符号：小路、河床、伤疤、界碑 184

第12章　自我符号：习惯、姿势、名字、“我” 202

第五编　符号三角 **221**

第13章　一个三角，三条方程 222

第14章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242

第15章　迁移与回写：符号怎样在三界之间走动 259

第六编　符号的能量账 **277**

第16章　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 278

第17章　势能：网络的吸引与拉扯 294

第18章　动能：重连的速率与方向，以及无限衍义为何不可能 312

第七编　固化与熔开 331
第19章　偶像与石心：固化的两端 332
第20章　熔开与再结晶：意义是局部的结晶 348

第八编　符号的尽头：信仰的发生 367
第21章　人的尽头：超现实、超理念的符号 368
第22章　三个入口 387
第23章　信仰对象的符号：上帝、佛、道 407

第九编　用起来 427
第24章　释经与诠释：从约伯记到加达默尔与德里达 428
第25章　AI时代的符号：免费的符号不结晶 447
第26章　学习就是自我符号的结晶 465
第27章　社会的符号：货币、法律、国旗 480

第十编　总账 495
第28章　三家对照：网、链与三角 496
第29章　它怎样才算错：可推翻条件 510
第30章　一个研究纲领 523

结语　每一个词都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 535

附录 541
附录一　术语表（大白话对照） 542
附录二　三家符号学对照总表 547
附录三　引文核验总表 550

参考书目 552

后记 563

第　一　编

两位老祖宗

编　序

第一编只做一件事：先把两位老祖宗写足，写到他们自己都会点头，再看他们各自停在哪里。

第1章讲索绪尔。声音和意思是一张纸，一个词的分量由邻居们一起称出来；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两刀切出了一块干净的地。可这张网没有来历，没有世界，也没有说话的人。

第2章讲皮尔斯。他把索绪尔留在门外的对象和过程请了回来：一个解释生出下一个，怀疑与惊讶推着探究，最后落在习惯上。可这条链只长在理念里，往前长的那一推放错了抽屉，长一节要付什么，也没有记账。第3章讲此后的一百年：六家各往网和链上补世界、补身体、补历史，补丁却落在同一块地上。

这一编不急着立本书自己的说法。每章写到后半，本书只先露一角，讲足要等到第三编以后。前言里那条挑水路引出的三问，在这一编里还只是三块空地；下一编“三道亏空”，再回到网和链本身，把它们停下的三处一处一处看清。

所以读第一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两位老祖宗看见的都是真的，那么他们没有看见的那一块，究竟落在哪里？

01

第1章

索绪尔：差别织成的网

这一章的问题

英语一个cousin，中文却要在八个称呼里挑一个，母亲一句“姓什么”就把题解开了——一个词的意思，是网里的邻居称出来的，还是另有来历？

场景　第七集第十二分钟

郑雅琪三十六岁，在深圳做影视字幕翻译。手上这部英剧，下周一要交。

这是一部家庭剧，讲伦敦郊外一个大家族，三代人，十几口，各有各的心事。剧本是英文的，没有附人物关系表。前六集，她译得很顺。

那天晚上十一点，她卡在第七集第十二分钟。女主角走进咖啡馆，拉过身边一个男人，对朋友说：“This is my cousin, Tom.”

就这一个词，她卡了二十分钟。

英语里，cousin只有一个。到了中文，它得先分男女，再分比说话人大还是小，还得分是父亲那边还是母亲那边。表哥、表弟、堂哥、堂弟，加上女的四个，一共八个词。英语用一个词就打发了的事，中文要她当场做三道选择题。

男的，这个好办。比女主角大还是小？剧里没说。父亲那边还是母亲那边？前六集也没交代。

丈夫谢文博在客厅看球，回过头说：“随便写个表哥不就完了。”

“不行。”她说，“写成堂哥，观众会以为他们同姓，是一个爷爷。写成表哥，就不是。这差得远。”

她给母亲梁秀芬打电话。母亲七十一岁，在潮州老家，还没睡。听她讲完，母亲只问了一句：

“那个男的，姓什么？”

郑雅琪愣了一下，翻出后面几集的剧本。第九集，Tom第一次报全名，和女主角同一个姓。第十集有一句台词，提到他比女主角大两岁。

十一点二十分，她在字幕框里打下了两个字：堂哥。

这一章，就从这两个字讲起。为什么英语一个词，中文要八个？为什么少了“表”，“堂”的意思就会变？为什么母亲一句“姓什么”，就把题解开了？

第一个问题，一百多年前有一位瑞士人回答得极好。第二个问题，他也回答得极好。第三个问题，他没有回答。他不是答错了，是他有意把这个问题留在了门外。

◆ 一、一本由学生笔记拼成的书

这位瑞士人叫索绪尔，1857年生在日内瓦。

他年轻时就出了名。二十一岁那年，他在莱比锡写了一本小书，讨论印欧语最古老的元音系统。书在1878年底印出，书上印的是1879年。书里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从各个语言现存的元音格局看，系统里有几个空位，原本一定有几个音，后来在多数语言里消失了。

那时没有任何文献里见得到这几个音。他是从系统的格局，推出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几十年后，学者们破译了古代赫梯语的文献。1927年，波兰学者库里沃维奇指出：在索绪尔推断的那些位置上，赫梯语里真的留着一个音。那时索绪尔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一个年轻人凭“格局里该有什么”，推出了“地下埋着什么”。这件事，后来成了语言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请记住这件事。它会告诉你，索绪尔后来那套讲“系统”的思想，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漂亮话。它在他二十一岁时，就已经推出过一个被证实的东西。

此后他在巴黎教了十年书，1891年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他写得很少，发表得更少。从1907年到1911年，他在日内瓦先后讲了三轮“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了，五十五岁。

他没有留下这门课的书稿。

他的两位同事巴利和薛施蔼，收集了几位学生的听课笔记。两人自己因为教职在身，几乎没能去听这几轮课。他们主要依靠一位叫里德林格的学生，再对照索绪尔残存的手稿，拼成了一本书。1916年，这本书在洛桑和巴黎出版，书名叫《普通语言学教程》。

二十世纪讲符号、讲结构的人，几乎都从这本书出发。可它不是索绪尔亲手写的。它是学生的笔记，经过编者的取舍和连缀，才成了今天的样子。

后来的学者花了几十年，去追这本书的来源：哪句话出自哪本笔记，哪段是编者的连缀。1996年，人们在日内瓦索绪尔家族老宅的花房里，又找到一批他的手稿，2002年在巴黎整理出版。

这里有一点很耐人寻味。一本主张“先看同一时刻的系统、别管来历”的书，它自己的来历，恰恰又长又曲折。本书不拿这一点去责备它。本书只是先把这一点记下来，到本章后面再用。

中文读者读到的，多是高名凯先生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本章转述索绪尔，以这本《教程》为准，只讲大意。

◆ 二、声音和意思是一张纸

翻开《教程》，索绪尔先拆掉的，是一个很普通的想法。

这个普通的想法是：世界上先有一样样东西，语言给每样东西贴一个名字。先有树，再有“树”这个名字；先有书，再有“书”这个音。语言就是一张名字清单。

索绪尔说，不是这样。

在他看来，一个语言符号连起来的，不是一个东西和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概念和一个音响形象。

“音响形象”这个词要多说一句。它不是空气里实际振动的那个声音，而是声音在心里留下的印子。你不出声地默背一首诗，嘴没动，耳朵也没听见什么，诗里每个字的“音”却都在。那就是音响形象。

他给这两半各起了一个名字。音响形象那一半，叫能指；概念那一半，叫所指。两半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符号。

他打过一个比方：语言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你没法只剪正面不剪反面。剪下一块，两面一起下来。

拿“书”来说。shū这个音在你心里的印子，是能指；“装订成册、可以读的东西”这个概念，是所指。两半一起，才是汉语里的“书”。光有音没有意思，是一声响；光有意思没有音，还不是汉语里的一个词。

索绪尔拆掉的，是“语言是名字清单”这个想法。

这一拆很要紧。名字清单的想法，默认概念在语言之前就已经现成地放在那里，等着被贴上名字。索绪尔不这么看。他说，离开了语言，思想像一团没有定形的星云，什么都没分开。

用本书的大白话说，语言出现之前，思想是一锅粥（混沌）。

是语言把这锅粥切开了。他还有一个比方：空气压在水面上，水面起了波纹；思想和声音相碰，也就一道一道分出了界线。界线是在相碰的地方划出来的，不是事先就在哪里。

这一点，本书要先替索绪尔说足。他不是一个天真的“找对应”的人。在概念这一层，他就拒绝了“东西先在那里等着”的想法。

◆ 三、为什么偏偏叫这个音

接下来是索绪尔最有名的一条：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

“任意”不是说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他的意思是：shū这个音和“书”这个概念之间，没有一根天然的绳子。没有什么理由，非得用这个音来表示这个意思。

证据就在各种语言里。同一个意思，汉语说“树”，英语说tree，法语说arbre，德语说Baum。要是音和意思之间有天然的绳子，这几个音不该差得这么远。

有人会举拟声词来反驳：狗叫，汉语说“汪汪”，这总有点像吧？

索绪尔的回答很老实。拟声词很少，而且就算是拟声词，各语言也不一样。同一声狗叫，英语写woof，法语写ouah ouah，日语说wan wan。它们都像一点，又都被各自的语言磨成了自己的样子。一旦进了语言，拟声词也守语言的规矩。

他还分了一种“相对的理据”。“十”和“九”都是任意的，可“十九”不是全然任意的：它是“十”和“九”拼出来的，你能从里面看出道理。“苹果树”也一样。完全任意的，是单个的“树”；有一点理据的，是由已有的词拼成的那些。

这条任意性，带出了两个看上去相反的结论。

第一，语言对个人来说改不动。正因为没有理由非用这个音不可，你也找不到理由去说服大家换一个。一个人站出来说“从今天起，树改叫木”，没有人会理他。

第二，语言在时间里又一直在变。正因为音和意思之间没有天然的绳子，日积月累的小偏差就可以慢慢挪动两者的关系。

改不动，又一直在变。这两句同时成立。索绪尔说，二者其实出自同一个根：任意性。

中文读者读到这里，常会多想一步：汉字呢？“江”“河”“湖”都带三点水，这总不是任意的吧？

这正好是索绪尔说的相对理据。三点水和“工”“可”“胡”拼在一起，你能看出它们和水有关，也能猜一点读音。可三点水为什么是“水”，“工”为什么读那个音，再往下追，还是任意的。理据只在已有的部件之间，不在部件和世界之间。

索绪尔在《教程》里也提到过汉字。他把文字分成表音的和表意的两种，把汉字算作表意文字的典型；他还说，对中国人来说，写下的字和说出的词，同样都是概念的符号；文字对他们，几乎是第二种语言。不过他的语言学只研究说出来的话，文字被他看作语言的一件外衣，不算语言本身。

还有一条，他放在任意性之后：能指是线性的。说话只能一个音接一个音，排成一条线，不能两个音同时说出来。这条看着平常，后面讲“组合关系”时要用到。

◆ 四、语言里只有差别

前面两条，讲的是一个符号内部。索绪尔真正让后人吃惊的，是第三步：一个符号的意思，不来自它自己，来自它和别的符号的差别。

他用了一个词：价值。

他打了一个下棋的比方。一盘国际象棋，马丢了一个，随手拿一颗纽扣放上去，只要两个人都认它是马，它走马步，这盘棋就照样下。马是木头的还是象牙的，一点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它在这盘棋里和别的子的区别：它不是车，不是象，它有自己的走法。

马的价值，不在它的材料里，在它的位置里。

他又举了一趟火车。日内瓦开往巴黎的八点四十五分快车，每天都是“同一趟”。可今天的车厢、司机、乘务员，和昨天的可能全不一样。它凭什么还是同一趟？凭它在整张时刻表里的位置：八点四十五分发车，不是八点半那趟，也不是九点那趟。

词也是这样。

他举的是法语和英语。法语的mouton，既指活的羊，也指端上桌的羊肉。英语分成两个词：活的叫sheep，肉叫mutton。所以法语的mouton和英语的sheep，意思可以相近，价值却不一样。英语里因为有mutton在旁边，sheep被挤得只剩下活羊那一块。

一个词的分量，是被它的邻居们一起称出来的。

回到郑雅琪那晚的cousin。

亲属位置	中文	英文
父亲的兄弟的儿子，比我大	堂哥	cousin
父亲的兄弟的儿子，比我小	堂弟	cousin
父亲的姐妹的儿子，比我大	表哥	cousin
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儿子，比我大	表哥	cousin
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女儿，比我小	表妹	cousin

亲属位置	中文	英文
父亲的哥哥	伯父	uncle
父亲的弟弟	叔叔	uncle
母亲的兄弟	舅舅	uncle
父亲的姐妹的丈夫	姑父	uncle
比我大的同胞兄弟	哥哥	brother

这张表是索绪尔价值说最好的注脚。

英语的cousin，管着中文八个词的地盘。所以cousin的价值，不等于“表哥”，也不等于“堂哥”，它等于这八个词加起来那一大片。中文的“表哥”能这么具体，是因为旁边站着“堂哥”“表弟”“表姐”，把它四面都框住了。哪天汉语里没了“堂哥”，“表哥”就会往外扩一块，把父亲兄弟家的儿子也揽进来。

古汉语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青”。青天是蓝的，青草是绿的，青丝是黑的。一个“青”字，跨着今天三种颜色。不是古人眼睛分不清，是那时“青”的邻居和今天不一样。后来“蓝”“绿”各自站稳了，“青”的地盘就被挤小了。

声音也是这样。普通话里，“爸”和“怕”的头一个音，差别只在出不出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在普通话里能分开两个词，所以它是一道差别。英语里也有这口气：pin的p出气，spin的p不太出气。可在英语里，这口气分不开任何两个词，说话的人往往根本听不出来。

同一道声音上的区别，在一种语言里是差别，在另一种语言里什么也不是。

再看一个你天天见的系统：红绿灯。红灯为什么是“停”？不是因为红色本身有什么停的意思。要是路口只有一盏永远亮着的红灯，它什么也不告诉你。红灯能说“停”，是因为它可以不是绿灯，也可以不是黄灯。它的意思，是从“不是另外两个”里来的。

索绪尔说的“消极”，就是这个意思。一个要素的价值，先是“不是别的”。

这就是索绪尔那句话的意思：在语言里，只有差别。更细地说，一个词的概念和声音，单拿出来看，都只是“不是别的”；它的价值是对立出来的，是消极的。

可他也补了一句，很要紧，常被人漏掉：能指和所指合在一起，整个符号却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差别是从两边一起起作用的，一合起来，就有了一个站得住的项。

本书后面会回到这句被漏掉的话。

◆ 五、横着连，竖着想

差别不是乱糟糟的一大堆。索绪尔说，它们沿着两个方向排开。

一个方向是横着连。话是线性的，一个词接一个词往下说。“今天”“下”“雨”排成一行，每个词的价值，部分来自它前后站着谁。他把这叫作组合关系。

另一个方向是竖着想。你说出“下雨”的时候，心里不出声地还连着一串：下雪、下班、下课，也连着落雨、阵雨、雨伞。这一串没有说出口，却一直在场。他把这叫作联想关系。后来的人多改叫“聚合关系”。

拿“教学”来说。它竖着连着教育、教师、教材，也连着学习、学校、学生，还连着授课、讲课。说话的人每选一个词，就等于从这一竖串里挑出了一个，同时把其余的都排除了。

郑雅琪那晚的二十分钟，就是在一竖串里挑：表哥、表弟、堂哥、堂弟。挑中一个，其余三个就成了它的边。

那晚还有一处，也能看出这两个方向。女主角下一句是“He's the one who taught me to swim”。郑雅琪先译成“是他教我游泳的”，读了一遍，又改成“我游泳就是他教的”。

两句意思一样，词也差不多，差的是横着排的次序。前一句把“他”放在前头，后一句把“我”放在前头。一换次序，重音就挪了地方：前一句在说他，后一句在说她自己。

横着连、竖着想，这两个方向，后来成了结构主义的一对基本工具。

◆ 六、棋谱和眼前这一局

索绪尔还要再划一道线。这道线，决定了他的语言学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

他分了三个词。人说话的整个本事，连同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一切，叫“言语活动”。这一大片太杂，没法当一门学问的对象。他从里面拎出两样：一样叫“语言”，一样叫“言语”。

语言，是一个社会共有的那套系统：有哪些音能分开词，有哪些词，词怎么组合，每个词和别的词差在哪。言语，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时刻真的说出来的那一句话。

他的比方是这样的。语言像一本词典，同样的一本，每个说话人脑子里都存着一册。言语是每个人翻开自己那册，在某个场合用出来的那一回。

他还打过一个音乐的比方。一首交响曲，不管哪个乐队来演、演的时候谁拉错了几个音，交响曲本身还是那首交响曲。演奏是言语，乐谱是语言。

用下棋来说，也一样清楚。棋规是语言，眼前这一局是言语。你走了一步臭棋，棋规不会因此改变。

索绪尔说，语言学的本分，是研究语言，不是研究言语。

这一刀下去，郑雅琪那晚的情形就分成了两层。汉语里堂、表、哥、弟的整套分法，是语言。她在第七集第十二分钟打下的“堂哥”两个字，是言语。

索绪尔研究的，是前一层。至于她为什么卡了二十分钟、为什么要打电话、母亲为什么一句话就点中，这些都落在言语那一层，不归他管。

这不是他看不见。他说得很清楚：言语当然重要，语言里的一切变化，最初也都在言语里冒头。只是一门学问要成立，得先有一个干净的对象。他选了语言。

◆ 七、横切一刀，看树的年轮

第二道线，更有名：共时和历时。

共时，是看一种语言在同一时刻的状态，像把树干横着切一刀，看切面上一圈圈的年轮怎么排。历时，是看语言在时间里怎么变，像把树干竖着剖开，看纤维怎么一路长上来。

两刀切出来的，是同一棵树。可你在横切面上看到的图案，竖剖面上看不到；竖剖面上看到的走向，横切面上也看不到。

索绪尔说，对说话的人来说，只有共时是真的。

还是用下棋来说。一个人走进来，看见棋盘上的一个局面。他不用知道前面三十步是怎么走的，就能看懂眼前这一局：哪颗子威胁哪颗子，谁处在劣势。局面只取决于此刻每颗子的位置。

说话也一样。今天的人说“走”，意思是迈步行走。他不用知道古代的“走”意思是跑。《木兰诗》里“双兔傍地走”，那两只兔子是在跑。这段历史，对今天说“走路”的人毫无影响。他照样说，照样懂。

所以，研究语言系统，要先放下历史，只看此刻的切面。

这一条，在当时非常新。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几乎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追词源，拼古音，排语言的家谱。索绪尔自己就是这一路出身，二十一岁那本书就是这一路的杰作。正是从这一路里出来的人，转过身说：先别追历史了，先看清系统。

英语史上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他的想法。英语的“脚”，早先单数是fōt，复数是在后面加一个带i的词尾。后来，词尾里的这个i，把前面的元音往前拉了一下；再后来，词尾掉了。到了古英语，复数成了fēt，也就是今天的feet。

这一连串变化，没有谁打算过“用改元音来表示复数”。它们是一个个声音上的小事故。可事故一落定，系统马上把它用了起来：单数和复数之间，多了一种新的区分方法。

变化是盲目的，系统却会接住它、用起它。这一点索绪尔看得很清楚。

他也没有说历史不重要。他只是说，历时的变化，是一个个零散的事件，落在系统的某一个点上；变化本身并不由系统打算好，也不构成一个系统。系统是共时的。所以研究系统，要用共时的眼睛。

这一刀，切出了二十世纪的语言学。

下面这张表，把索绪尔划的几道线放在一起。最右一栏，是每一道线放到了门外的东西。

一组区分	说的是什么	在那晚的字幕里	它让什么看得清	它把什么放到了门外
能指／所指	符号连起音响形象与概念，不连名字与东西	“堂哥”的音与“父亲兄弟家比我大的男孩”这个概念	语言不是名字清单	那个叫Tom的人本身
任意性	音与意思之间没有天然的绳子	英语叫cousin，中文叫堂哥，都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语言为什么个人改不动、整体又在变	一种分法当初为什么长成这样
价值与差别	词的分量由它和邻居的差别称出来	“堂哥”靠“表哥”“堂弟”框住四面	语言是一个整体系统	差别是从哪里来的
组合／联想	词横着连成句，竖着连着一串没说出口的词	在表哥、表弟、堂哥、堂弟里挑一个	句子和词汇的两种组织方式	挑的那个人和挑的那一刻
语言／言语	社会共有的系统，与个人的一次说出	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与她打下的两个字	语言学有了干净的对象	说话的人
共时／历时	看此刻的切面，与看时间里的变化	今天的堂、表之分，与它的来历	系统可以单独研究	网的来历

◆ 八、这张网为什么这么好用

先把索绪尔的长处写足。至少有四样。

第一样，干净。

在他以前，语言学像一个大杂货铺：语音、心理、历史、文学、民族性，什么都往里装。他一道一道划线：先划出语言和言语，再划出共时和历时，再在符号里划出能指和所指。划完了，剩下的是一个可以单独研究、内部自成一体的对象。

一门学问能不能站住，常常就看它能不能划出这样一块地。他划出来了。

第二样，系统。

在他以前，人们常常一个词一个词地看：这个词从哪来，那个词怎么变。他让人第一次把语言当成一个整体来看：每一个要素，都只有放回整个系统里，才有它的意思。改动一处，整盘都会挪动。

这种眼光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结构”。

系统的眼光还有一样本事：它能推出看不见的东西。还记得他二十一岁那本书吗？他没有见过那几个失落的音，他是从格局里的空位推出来的。几十年后，赫梯语的泥板替他作了证。一张网要是织得够准，网上的空格本身就会说话。

这种本事，后来的音系学家也用过：一种语言的音系里，若某处缺了一个本该对称的音，常常值得去查一查，它是丢了，还是藏在别处。

第三样，它开出了一整片天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拉格的一批语言学家，沿着“只有差别”这条线，建起了音系学。前面讲的“爸”和“怕”出不出那一口气，就是这一路要研究的事。特鲁别茨柯依的《音系学原理》在1939年出版，雅各布森把这套眼光带到了更多的地方。

四十年代初，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流亡纽约，在那里结识了雅各布森，把音系学的方法搬进了亲属关系的研究。1949年，他出版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他问的是：一个社会怎样用“谁能和谁结婚”的一套差别，织起整个社会。

你看，郑雅琪那晚卡住的亲属称谓，正好是结构主义当年最得意的领地之一。

再往后，文学批评、神话研究、时尚研究、精神分析，都来借这张网。巴特拿它去读广告和杂志封面，拉康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有结构。第3章会讲其中几位。一本由学生笔记拼成的书，就这样成了半个世纪人文学科的共同底本。

第四样，他自己就看得比语言远。

《教程》里有一个设想，常被人忽略。索绪尔说，可以有一门更大的学问，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生命。他给它起名叫“符号学”，语言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手语、礼节、军号、航海信号，在他眼里都是符号系统。他相信，语言是其中最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所以先从语言学起。

他还有一个更深的长处，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再点一次：他在概念这一层，就拒绝了“东西先在那里，等着被贴上名字”。思想在语言之前是一锅粥，是语言把它切开。光这一句，就已经比许多后人走得远。

◆ 九、网停在三个地方

写足了长处，再看这张网停在哪里。停的地方有三处。

第一处，网没有来历。

索绪尔用共时的眼睛看系统，只看此刻的切面。切面上，堂、表之分是一个现成的格局。为什么汉语要这样分？为什么英语不分？在共时的切面上，这个问题没有位置。

到了历时那一边，变化又被说成一个个零散的事件，落在系统的某个点上，本身不成系统。这样一来，“系统”和“来历”就被分进了两间屋子。一间屋子讲网怎么织，一间屋子讲线怎么变；可没有哪一间屋子讲：这张网，是怎么从一次次具体的事情里织起来的。

还记得《教程》自己的来历吗？三轮课，几本笔记，两位编者的取舍，几十年后又冒出一箱手稿。今天读到的那本书，就是在这一连串具体的事情里成形的。要是只看1916年那个“切面”，你说不清它为什么写成这样。书是这样，语言也是这样。

第二处，网里没有世界。

能指连的是概念，不连东西；所指是一个概念，不是那个人。这一刀，让语言学摆脱了名字清单，可也把世界整个放到了门外。

那个叫Tom的人，他的姓，他和女主角共有的那个爷爷，在潮州老家祠堂里的族谱，都不在网里。网只管“堂哥”和“表哥”的差别，不管这个差别靠着世界上的什么站住。

《教程》里有一句话，把这一点说到了底：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声音的物理材料、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实质；语言学要研究的，只是它们被切出来的那个形式。这句话让语言学有了自己的对象。可也正是这句话，把世界留在了门外。

第三处，网里没有说话的人。

言语被划了出去。说话的人，成了一个翻开自家那册词典、照着用的人。他用语言，语言不经过他发生。

可是那晚的二十分钟，恰恰是一个人身上正在出一点事的时候。她卡住，她犹豫，她打电话，她翻剧本，她最后打下两个字。在索绪尔的框架里，这二十分钟落在言语那一边，是用的过程，不是语言本身的事。

这三处，不是他疏忽了。每一处都是他有意划出去的，为的是让剩下的那块地干净。

后人也早有察觉。1929年，苏联出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署名沃洛希诺夫，书的作者归属至今还有争论。书里把索绪尔这一路叫作“抽象的客观主义”。

那本书批评说，这一路把活生生的、说给某个人听的话，抽成了一套没有人在说的系统。这批评有它的道理：话总是在某人和某人之间说的，总带着说话那一刻的分量。

可光把说话的人请回来，还不够。请回来以后，还得说清：说话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的话一说就过去了，有的话会沉下来，成为网的一部分。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这里还可以补一个小插曲。人们后来才知道，索绪尔在讲语言学课程的那几年，还花了大量时间做一件奇怪的研究。他在古拉丁诗里，找被拆散、藏在诗行里的人名的字音。从1906年前后到1909年，他记了一百来本笔记，生前没有发表。1971年，斯塔罗宾斯基才把其中的材料整理成书。

这件事有很多解读，本书不去裁断。只说一点：织出最干净的那张网的人，自己也在网下面摸着什么。

◆ 十、本书怎样接过这张网

本书不拆这张网。差别成值是真的，价值是真的，一个词的分量由邻居称出来，也是真的。郑雅琪那晚要是没有“表哥”在旁边框着，“堂哥”就不会那么具体。

本书要做的，是给这张网补上它划出去的东西。补四样。

第一样，符号不只是网上的一个结，它是一粒能被带走的东西。

前面说过，索绪尔有一句常被漏掉的话：能指和所指一合起来，整个符号就是一个实在的项。本书接着这句话往下说：这个实在的项，是一堆关系纠在一起、结晶出来的颗粒。本书叫它粒子态，用三条来认它（三判据详见第7章）。

稳定：“堂哥”这个词，郑雅琪的爷爷用，她用，下一代人也用，不随某一次的用法散掉。

整体：拆开就不是它。光一个“堂”，光一个“哥”，都不是“堂哥”。

独立：它能离开发生的地方，带去别处。那晚打下的两个字，几天后会出现在几百万块屏幕上，被不认识她的人读懂。

一个网上的结，离开了网就什么也不是。一粒结晶，却能被拎出来，带到另一张网里去。这就是本书说的“粒子”和索绪尔说的“结”最大的不同。

第二样，网有来历。每一道差别，都是一次对不上结晶下来的。

汉语为什么要分“堂”和“表”？本书不在这里替汉语亲属称谓写一部历史，那要一条条史料去对。本书只指出能看见的那几处。

“堂”用在称谓里，指同一个祖父底下、父亲兄弟家的亲；“表”字本有“外”的意思，表亲是隔着姑母、舅舅、姨母这一层的亲。同姓的一支和异姓的一支，要分开叫。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它们在祭祖、婚嫁、继承上，确实走着两条不同的路。

这条差别不是凭空划在网上的。它的一头连着世界上的东西：族谱、祠堂、门楣上的姓。另一头连着人身上的东西：过年时谁先给谁拜年，祭祖时谁跪在前排。网上那一道细细的线，是这两头长年拉扯、最后定型（秩序）下来的。

所以本书说，网不是没有来历，是来历被共时的那一刀切掉了。把它找回来，要看网外的两样东西。

第三样，网外还有两界符号。

本书把符号分成三界。索绪尔的那张网，属于理念那一界：概念、词、语法，都在这里。

族谱、祠堂、户口本上那个姓，是现实符号。它们不需要谁去解释，就稳稳地在世界上立着，管着谁和谁是一家。

母亲张口就问“姓什么”的那个习惯，是自我符号。她七十一年的日子，把这个问法沉进了身上。她不用想，一听“cousin”就会问。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符号（详见第10—12章）。三类符号站成一个三角，任何两类对不上，就逼着第三类发生（详见第13章）。索绪尔看清了三角的一个角，并且看得极清。另外两个角，在他的框架之外。

三角还能看出一件网看不出的事：网会松。

母亲那一问“姓什么”，之所以一问就灵，是因为在她的日子里，同姓几乎就等于父亲那一边。可是今天，有的家庭里，一个孩子随父姓，另一个随母姓。同一个爷爷的两个孙子，可能不同姓；不同爷爷的两个孩子，倒可能同姓。

现实那一角挪了一步，“同姓”和“父系”就不再严丝合缝。母亲的那个问法会在某一天失灵；“堂”和“表”那一道线，也会在某些家庭里开始变得模糊。网上的差别并不是永远定着的，它靠着网外的两角托住。托它的东西一动，它就会松。

第四样，网里的每一次落定，都要付能量。（能量账详见第16—18章）

这里先交代一个词。那一堆纠在一起、彼此牵扯的关系，本书叫它土（特征纠缠）。族谱、祠堂、拜年的次序、母亲的问法、“堂”和“表”的那道线，都在同一片土里，谁也离不开谁。符号，就是从这片土里结出来的那一粒。

那张差别的网，并不是静静地摆着。一个新词进来，往哪里落，被网拉着；两个词挨得太近，会互相挤。这张网，本书叫它势能的一种样子：纠缠在一起的结构，对每一个落进来的符号，都有吸引，也有拉扯。

可光有网的拉扯，“堂哥”还落不下来。郑雅琪得花二十分钟，翻剧本，打电话。这是动能，是连接被一条条拆开、又重新接上的那一番功夫。落定之后，“Tom＝堂哥”在她的工作表里站稳了，后面各集都照着用，不再动摇。这是存进去的内能。

用本书的大白话，还可以再说得更直一点。

索绪尔看见了语言之前的一锅粥，也看见了语言切开之后的定型。他没有讲的，是中间那一段：正在成形（介生）。那二十分钟，就是正在成形。

◆ 十一、回到那两个字

把那晚的事，从头再走一遍。

先用索绪尔的眼睛看。 他会说得很准：cousin和“堂哥”价值不同，因为两张网的格子划法不同。郑雅琪打下的两个字是言语，汉语的亲属称谓是语言。研究要看的是语言，是此刻的系统。这些都对。

再找那条缝。 本书说解释起于对不上，可对不上要在事前指得出来，不能事后补（详见第14章）。那晚的缝，在材料里清清楚楚：英文剧本这一份现实，只给了“cousin、男的”；汉语这张网，却非要她交出“父系还是母系、比女主角大还是小”。网要的，剧本没给。这条缝在她卡住之前就在那里，任何一个做中英字幕的人都能指出来。

再看谁在动。 网没有动，剧本也没有动。动的是她。

她付了动能：二十分钟，翻了几集剧本，打了一通电话。

她靠了势能：母亲七十一年的日子，潮州老家那一整张宗族的网，被一句“姓什么”接了进来。网外的世界，从这一句里进了门。

她存下了内能：“堂哥”落定了。她在这部剧的术语表里记下一行：Tom，堂哥，同姓，大两岁。

再看回写。 事情没有停在那两个字。

那晚以后，郑雅琪养成了一个习惯：接任何一部剧，先向客户要一份人物关系表，没有就自己画。这是她身上新长出来的一样东西，是自我那一角被改写了。

第二个月，她合作的那家字幕公司，在交稿模板里加了一栏“人物亲属关系”。这是现实那一角被改写了：一份表格，从此立在每一部剧的工作流程里，不需要谁再去想起它。

理念和现实对不上，逼出了自我那一角的一个新习惯；这个新习惯，又回头改写了现实里的一张表格。一个三角，转了一圈。

最后，分清找到的和发生的。

那晚，有一样东西是被找到的：Tom的姓。它在第九集里写着，她翻出来了。

可“堂哥”不是找到的。在那部英剧的世界里，Tom从来不是谁的堂哥。英语的网里没有“堂”这一格。是在两张网撞上的那一刻，在她身上那二十分钟里，Tom第一次成了一个堂哥。

找到的是姓，发生的是“堂哥”。一个晚上，两种指法都在。

这一圈走下来，本书那句判词的前一半，也就有了着落：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网是真的，网很准。本书接过这张网，只是不肯让它悬在半空。

最后，算一算两边各看见了多少。

索绪尔的框架，能把那晚的事解释掉一大半：为什么要选，为什么在这四个里选，为什么选错了会差得远。这一大半，本书一个字都不改。

剩下的一小半，是他有意不讲的：卡住的那二十分钟是什么，母亲那句话凭什么灵。还有，那两个字落定之后，为什么还会回头改写她的习惯、改写公司的表格。本书要讲的，就是这一小半。它看上去小，可一个新的符号，正是从这一小半里长出来的。

索绪尔留在门外的世界和说话的人，有一位和他同时代的美国人，正从另一头往里请。下一章讲他。

◆ 十二、放回日子里

你也一定有过找不到词的时候。

不一定是翻译。孩子问你“姑奶奶的女儿该叫什么”，你张口就答不上来；去新加坡的亲戚家吃饭，满桌子的“阿姨”“安娣”，你不知道该叫哪一个。

跟台湾的朋友说“土豆”，对方以为你说的是花生；跟老家的长辈讲“对象”，对方问“是不是那个女同学”。你张了张嘴，觉得手里的词不够用，或者用了也不对。

这时候，人们常说：“我词穷了。”好像是你自己不够格，或者语言不够用。

索绪尔会提醒你，这不是你的毛病：两张网的格子不一样，本来就对不齐。这个提醒能让你松一口气。

本书再多说一句：先别急着翻词典。找不到词的那一刻，是一条缝露出来了。先看一看，是你身上的哪个习惯，和眼前的哪样东西对不上。

那一刻，一个新的符号正在成形。它最后落成什么样，没有谁能替你预先查好。

带 走 的 话

一个词的分量，是邻居们一起称出来的；可这张网本身，是从一次次对不上里织起来的。

小　账

索绪尔用共时的一刀，关上了“网从哪里来”的门，把世界和说话的人留在门外；本书打开这扇门，让网外的现实符号和自我符号走进来。

把“堂哥”说成剧本里本来就有、只等译者找出来的正确答案——找到的只是姓，Tom成为堂哥，是那晚才发生的事。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那部英剧及其台词、那家字幕公司的做法，也是构想。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找不到合适的词”，是在什么场合？那时是你身上的哪个习惯，和眼前的哪样东西对不上了？
2. 你家里的称呼里，有没有一个是别的语言或别的方言没有的？它背后站着家里的哪些现实？
3. 有没有一个词，你小时候用和现在用，分量完全不一样？是哪一段日子让它变的？

◆

02

第2章

皮尔斯：一条往前长的链

这一章的问题

新皮带装上了，冷车照样吱吱叫——老师傅从“不对啊”走到“是张紧轮”，这条一个解释接一个解释的链，是怎样往前长的，又是什么在推它？

场景　冷车时的吱吱叫

许志远四十七岁，在东莞开一家汽修店，开了二十二年。

店不大，两个工位，一个徒弟。徒弟叫邓海涛，二十岁，跟他学了一年半。

那个星期二傍晚，罗婉清把车开了进来。她三十四岁，在附近一所幼儿园当老师，车是2016年买的。她说，每天早上冷车一打着火，发动机舱里就“吱——”地叫，叫半分钟左右，热了就没了。

许志远没掀引擎盖，先问了两句：叫的是尖声还是闷声？下雨天是不是更响？

罗婉清说，尖声，下雨天好像是更响一点。

“皮带老了。”许志远说，“换一条就好。”

二十二年，这种声音他听过上千次。尖、冷车叫、热车停、潮湿更响，十次里有八九次是皮带。邓海涛二十分钟就换好了。

第二天傍晚，罗婉清又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今天早上还叫。”

许志远愣住了。他让邓海涛把旧皮带拿来看：边上有些发亮，确实老了，可也不算太坏。新皮带装得端端正正，松紧也合适。

不对啊。

那天他没有急着下班。他让罗婉清把车留下，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他自己来店里，等发动机凉透了再打火。

“吱——”

他拿起一个小喷壶，往转动的皮带上喷了一点水。要是皮带的毛病，水一喷，声音会变，或者短暂地停一下。

声音一点没变。

他又拿出一根长长的金属听诊棒，一头顶着耳朵，一头挨个去抵发动机前面那几个轮子的轴心螺栓。碰到张紧轮的时候，他听见了：里面有一种细细的、干涩的沙沙声，跟着那声吱吱一起走。

是张紧轮里的轴承坏了。

换下张紧轮，他用手指拨了拨那个旧轮子。它转起来发涩，有一种磨砂的手感。他把它递给邓海涛：“你摸摸，记住这个手感。”

那天早上，许志远眼前一共出现了三种东西，能指着这个毛病。

一是那声吱吱叫。它是轴承磨坏了，真的发出来的声音，和毛病之间有一根实打实的因果绳子。

二是引擎盖背面贴着的那张皮带走向图。图上画着几个圆圈和一条绕来绕去的线，样子就像发动机前面那几个轮子和那条皮带。

三是“张紧轮”这三个字，还有配件单上那一串零件号。这些字和号码，跟那个轮子一点也不像，也没有因果关系。它们能指着那个轮子，是因为行里人约好了这么叫。

一声叫，一张图，一个名字。上一章的索绪尔，把世界上那个真实的东西请到了门外；这一章的主角，偏要把它请回来。一百多年前，这位美国人把这三种指法分得清清楚楚。他还说清楚了，许志远那天早上从“不对啊”到“是张紧轮”，中间走的是怎样一条路。

◆ 一、一个被大学关在门外的人

这位美国人叫皮尔斯，1839年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他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他从小在数学和科学里泡大，在哈佛念完本科，1863年又在哈佛的劳伦斯理学院拿了化学的学位。

从1859年到1891年底，他在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做了三十多年的科学工作。他做的事很具体：拿摆去量各地的重力，前后几次去欧洲，和各国的同行比对仪器。这段经历，让他一辈子都把“测量”和“出错”看得很重。在他眼里，一切知识都是可以出错、可以被纠正的。

1879年到1884年，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逻辑。这是他一生唯一一份正式的大学教职。1884年初，因为私人生活上的一场风波，他被解聘了，从此再也没有大学聘用他。

他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米尔福德的小镇，住在一所他叫作“阿里斯贝”的房子里。晚年很穷，有时连取暖的钱都没有。老朋友威廉·詹姆斯几次替他张罗讲座，让他能挣一点钱，也让他的思想能被人听见。

1914年，他在米尔福德去世，七十四岁。

他身后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手稿页。遗孀把它们卖给了哈佛大学。从1931年起，哈佛陆续编出八卷《皮尔斯文集》，到1958年才出齐。

所以读皮尔斯，和读索绪尔有一点相像：读到的大多不是他亲手编定的书。不同的是，索绪尔留下的是学生的笔记，皮尔斯留下的是自己的一大堆散稿。他一辈子在改，在重新分类，同一个概念，前后可以有好几种说法。

本章转述皮尔斯，只讲大意，尽量取他最站得住的那种说法。

他还有一个身份，常常盖过符号学：他是实用主义的开创者。“实用主义”这个名字，是詹姆斯后来让它出了名的，詹姆斯也一直说，这个想法是皮尔斯最早提出来的。可皮尔斯后来嫌詹姆斯讲得太松，1905年自己改叫“实效主义”，还说这个名字够难听，不会有人来抢。

一个被大学关在门外、靠朋友接济的人，身后才被整理出来。后来，很多人认他作美国最有原创力的哲学家。这本身就像一个他自己会喜欢的例子：一个东西是什么，不在它当下被怎么看，在它往后会生出什么来。

◆ 二、少了哪一个都不成

皮尔斯讲符号，一开口就是三样东西：符号、对象、解释项。

他给符号下过很多次定义。大意是：一个符号，是对某个人、在某个方面、代表某样东西的东西。

拆开看：

“代表某样东西”，那样东西是对象。那声吱吱叫，代表的是坏掉的轴承。

“对某个人”，在那个人心里激起一个新的念头，这个念头叫解释项。许志远听见吱吱叫，心里冒出“是皮带”，这一念就是一个解释项。

“在某个方面”，是说符号只在某一点上代表对象，不是全部。那声叫只告诉你“这里有个东西在摩擦”，不告诉你它是什么牌子、用了几年。

要特别说一句：解释项不是解释者。解释者是许志远这个人；解释项是那声叫在他身上引出来的那个效果，一个念头、一个判断、一个动作。这一点，皮尔斯反复强调。一个符号的意义，不在它本身，在它会引出什么样的解释项。

三样东西，少了哪一个都不成。

皮尔斯有一个例子，讲这为什么是真正的三元。“甲把一本书送给乙。”你不能把它拆成两件两个人之间的事：甲把书放下，乙把书拿起来。拆开以后，“送”就没有了。送这件事，要甲、书、乙三方同时在场，彼此牵着。

符号也是这样。你不能把它拆成“符号和对象”一对、“符号和解释项”一对。拆开了，“代表”就没有了。

这就是他和索绪尔最大的不同。

索绪尔的符号是两半：能指和所指，都在语言系统里。皮尔斯的符号是三方，其中有一方是对象，是外面真的那个东西。他把索绪尔请到门外去的东西，又请了回来。

还有一层，也要先记住：在皮尔斯那里，是对象决定了符号，符号又决定了解释项。轴承坏了，才会叫；叫了，才会让人想到皮带或轴承。一条线，从对象那头起，往解释项那头去。

◆ 三、像它、连着它、约好了

皮尔斯最为人熟知的，是把符号按它和对象的关系分成三类。

第一类，图像符号。 它靠“像”来代表对象。一张肖像画像那个人，一张地图像那块地，一张皮带走向图像发动机前面那几个轮子。

图像不一定是图。皮尔斯说，一个代数公式也是图像：公式里各项之间的关系，和它所说的那些量之间的关系，长得一个样。你在公式上动一动，就等于在那些量上动一动。

第二类，指示符号。 它靠和对象之间实打实的联系来代表对象。风向标指着风向，是因为风真的在推它。有人敲门，敲门声指着门外有人。病人发烧，体温指着身体里的炎症。那声吱吱叫，指着坏掉的轴承。

指示符号不必像对象。吱吱叫一点也不像轴承。它和对象之间，是一根因果的绳子，或者是一种挨着、连着的关系。手指一指，也是指示：手指不像月亮，它只是把你的眼光拽过去。

第三类，规约符号。 它靠约定、靠习惯来代表对象。“张紧轮”这三个字，零件号，红灯表示停，大多数的词，都是这一类。它们既不像对象，也和对象没有因果关系。它们能代表，是因为一群人长期这么用，用成了规矩。

皮尔斯有一个很细的观察：照片。

照片当然像它拍的东西，是图像。可照片之所以像，是因为光真的从那个东西上反射过来，一点一点在底片上留下了印子。所以照片首先是指示。它和对象之间，有一根物理的绳子。

这个观察提醒你：真实的符号，往往三类混在一起。

那张皮带走向图，是图像；可图上写着“张紧轮”三个字，又是规约；它贴在这台车的引擎盖背面，就指着这一台车，又带一点指示。三类不是三个盒子，是三种成分。

下面这张表，把它们放在一起。

类别	凭什么代表对象	修车铺里的例子	日常的例子	和皮尔斯三范畴的对应
图像符号	像它	皮带走向图	肖像、地图、公式	第一性：性质
指示符号	实打实地连着它	冷车时的吱吱叫	风向标、敲门声、体温	第二性：碰撞
规约符号	约定、习惯	“张紧轮”三个字、零件号	词语、红灯、门牌号	第三性：规律
混合：照片	像它，又因光真的照过它	车主拍给他看的故障视频	证件照、监控画面	第一性与第二性
混合：带字的图	像它，又按约定命名	图上标着名字的皮带图	地铁线路图	三者都有

最后一栏的“三范畴”，是皮尔斯整个哲学的骨架。本章第六节再讲。

◆ 四、图上的轮子和车里的轮子

皮尔斯还分了两种对象。这一分，后面第二编要细细地用。

直接对象，是符号里呈现出来的那个对象，是对象在这个符号里的样子。

动力对象，是符号背后那个真实的东西，是它决定了符号，迫使符号成了这个样子。

拿那张皮带走向图来说。图上画的那个张紧轮，一个圆圈，旁边一个小箭头，这是直接对象。车里真实的那个张紧轮，铁的，带着一颗正在磨坏的轴承，这是动力对象。图只呈现了它的一部分：位置和转向。轴承坏没坏，图上看不出来。

动力对象总是比任何一个符号呈现的都多。你看了再多的图、听了再多的声音，那个真实的轮子里，总还有你没看见的东西。

解释项，皮尔斯也分了几层。一个符号最先在人身上引出的，是直接解释项；它实际引出的那个效果，是动力解释项；要是探究一直做下去，最终会落定的那个，叫最终解释项。这三层，是他晚年的分法。

“最终”两个字，牵出了皮尔斯关于真理的一个著名想法。

187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可以译作《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文章里有一条后来被叫作“实用主义准则”的话。大意是：要弄清一个观念的意思，就去想它的对象会有哪些能影响实际的效果；你对这些效果的观念，就是你对这个对象的全部观念。

他举的例子之一是“硬”。说一样东西硬，意思就是：拿很多别的东西去划它，都划不出痕来。除了这些效果，“硬”没有别的意思。

同一篇文章里，他说到真理：所有探究的人，只要探究得足够久，注定会同意的那个意见，就是真理；这个意见所表达的对象，就是实在。

这是一个很乐观的想法。人会出错，一个人出错，一代人也出错；可是一群人一直探究下去，会一点点靠近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动力对象完全显出来的地方。

这里有两个词，是皮尔斯留给后人的大遗产。

一个是“可错论”。任何一个信念，哪怕是科学里最牢靠的，都有可能是错的，都要留着被纠正的余地。这是他在测量局里量了几十年重力，量出来的脾气。每一次读数都带着误差，每一台仪器都要和别的仪器对。

另一个是“探究的共同体”。真理不是一个人在书房里想出来的，是一群人在漫长的时间里，彼此纠错、互相接手，慢慢逼近的。一个人的一生不够，几代人接着来。

许志远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共同体：他的师傅，他的徒弟，修车群里几百个素未谋面的老师傅。谁碰到一个怪毛病，拍个视频发上去，大家一起猜。

这里先记一笔，第4章要用：不管直接对象还是动力对象，不管乐观还是悲观，有一个前提没变——对象在那里。

◆ 五、一个解释生出下一个

皮尔斯的符号学里，最让后人着迷的，是一条往前长的链。

一个符号引出一个解释项。这个解释项本身，又是一个符号，它又会引出新的解释项。新的解释项，又是新的符号。如此往下，没有天生的尽头。

后人把这叫作“无限衍义”。

许志远那天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链。

吱吱叫，引出“是皮带”。“是皮带”变成一个行动：换皮带。换了皮带还叫，这个结果又成了一个新的符号，引出“不是皮带”。“不是皮带”又引出“那就喷水试试”。喷水声音不变，又引出“是轴承”。“是轴承”又引出“哪个轴承”，引出听诊棒，引出张紧轮。

每一步，前一个解释都成了后一步的符号。链就这样往前长。

查词典也是这样。你查“张紧轮”，词典说“用于保持皮带张力的轮”。你不懂“张力”，再查“张力”。词典又给你一串新词。一本词典，本身就是一条条互相指着的链。

这条链，是皮尔斯给符号学带来的第二样大礼。

顺着这条链往下想，会得到一个很美的意思：符号会生长。新的符号从别的符号里发展出来；一个词在使用里，意思会越长越多。“张紧轮”这个词，许志远刚入行时只知道它是个轮子；二十二年后，它在他身上连着几十种声音、几百台车。词还是那个词，它长大了。

索绪尔的符号是网上一个静止的结。皮尔斯的符号是在路上的：它一出现，就要往下引出什么。意义不是一个贴好的标签，而是一个还在往前走的过程。一个符号是什么，要看它往后会长成什么。

这一层，也是对象那一端不动、解释项那一端往前长。动力对象站在那里，解释的链一节节伸过去，越伸越近。

◆ 六、一、二、三，三种存在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不是随手分的。它背后有一副更大的骨架：三个范畴。

1867年，他二十七岁，写成了一篇文章，英文题目是On a New List of Categories，本书译作《论一个新的范畴表》。从那以后，他一辈子都在打磨这三样东西。他后来给它们起了最朴素的名字：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

第一性，是性质本身，是还没有和任何东西发生关系的那个“如此”。

一种红，单单是那种红；一阵香味，单单是那阵香。还没有说它是什么东西的红、从哪里飘来的香。它是一种可能，一种感受的质地。皮尔斯常说，第一性是新鲜的、自由的、刚刚冒头的。

第二性，是碰撞，是抵抗，是“这一个”撞上“那一个”。

你用肩膀去推一扇门，门不动。你推，它顶。这一推一顶，就是第二性。它不讲道理，只讲事实：门就是没开。冷车一打火，吱吱叫就是响了，不管你信不信是皮带。第二性是硬邦邦的实际。

第三性，是中介，是规律，是习惯，是“每当……就……”。

每当冷车打火，就会叫；每当轴承磨损到某个程度，就会发出某种声音。第三性把第一性和第二性连起来，让零散的碰撞有了一般的样子。规则、法则、习惯、意义，都是第三性。

三类符号，正好对上三个范畴。图像靠的是性质上的“像”，是第一性；指示靠的是实打实的连接，是第二性；规约靠的是习惯和规矩，是第三性。

这副骨架，皮尔斯拿去套过几乎一切：逻辑、心理、宇宙。很多人觉得他套得太勤。可它有一个大好处：它不让任何一样被吞掉。第二性的硬，不会被第三性的道理吞掉；第一性的新鲜，也不会被规矩吞掉。

那天早上的吱吱叫，就是第二性在顶着许志远的第三性。他的规矩说“是皮带”，事实说“还在叫”。事实没有让步。

◆ 七、怀疑是痒，信念是坐稳

1877年，皮尔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信念的确定》。这篇文章不长，却是他最常被读的一篇。

文章从一个很日常的地方讲起：怀疑和信念，在人身上的感受不一样。

怀疑是一种不舒服、不安宁的状态。人总想从这种状态里挣脱出来，进到信念里去。信念是一种平静、满足的状态。人不会想从信念里逃出去。

更要紧的是第二句：信念是一种习惯。一个人相信什么，就表现在他遇到某种情形时会怎么做。许志远相信“尖声冷车叫是皮带”，这份相信不是挂在嘴上的，是他手上的动作：听见这种声音，就去拿皮带。

怀疑，就是这个习惯被打断了。打断时的那份不安，皮尔斯叫它“怀疑的刺激”。它刺着人，逼人去找一个新的信念，让习惯重新安顿下来。这个从怀疑到信念的挣扎过程，他叫作“探究”。

所以在皮尔斯看来，探究不是闲来无事去追求真理。探究是被刺出来的。没有怀疑，就没有探究。

接着，他比较了人们安顿信念的四种办法。

第一种是固执：认定一个说法，不听不看，凡是可能动摇它的，一概躲开。第二种是权威：由一个机构、一个上面的人来规定大家信什么。第三种是先验：挑一个“合乎理性”、听起来顺的说法来信。第四种是科学的办法：让一个不由人的意见决定的外在实在，来决定人最后信什么。

前三种办法都能让人暂时安下心，可都经不起碰撞。你躲得开一时，躲不开一世；权威管得住一群人，管不住另一群人；顺耳的说法换个时代就不顺耳了。只有第四种，把决定权交给了那个会“顶”你的东西。

许志远那天要是用第一种办法，会说：“肯定是皮带，新皮带也有质量问题，再换一条。”要是用第二种，他会打电话问4S店，店里怎么说就怎么修。他用的是第四种：让发动机自己来说话。喷水，听，碰。

这篇文章，给了皮尔斯符号学一台真正的发动机。可是，请先记住它放在哪里：它放在“探究的逻辑”里，讲的是人怎样安顿信念，而不是放在“符号怎样生出解释项”那一章里。

◆ 八、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再看许志远喷水之前的那一刻。

新皮带装上了，还在叫。他站在车前，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是轴承”，而是“不对啊”。

皮尔斯会说，这一声“不对啊”，是一切新想法的起点。

他把推理分成三种：演绎、归纳和溯因。早在1878年，他在《演绎、归纳与假设》一文里，就用一袋豆子讲过这三种的区别；后来他又把第三种叫作“溯因”，讲得更细。

演绎，是从规则推到结果：这袋里的豆子都是白的，这几颗是从这袋里拿的，所以这几颗是白的。

归纳，是从一批结果推出规则：从袋里拿了一把，都是白的，所以这袋大概都是白的。

溯因，是从一个结果，猜出一个能解释它的原因：桌上有几颗白豆子，旁边有一袋白豆子，大概这几颗是从这袋里拿出来的。

1903年，他在哈佛讲实用主义，给溯因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式子。大意是这样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被观察到；可是，要是某个假设为真，这个事实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有理由怀疑这个假设为真。

拿许志远来套：

令人惊讶的事实：新皮带装好了，还在叫。

要是张紧轮轴承坏了，那么换了皮带还叫，就理所当然。

所以，有理由怀疑是张紧轮轴承坏了。

这还只是一个猜。接下来，他用喷水和听诊棒去验它，这是归纳的活；验证之后，他下结论、换零件，这里头又有演绎。三种推理，在一个早上里一起用上了。

皮尔斯特别看重溯因。他说，三种推理里，只有溯因能引进一个新的想法。演绎只是把已有的东西展开，归纳只是检验已有的猜想。新东西，全是从溯因进来的。

而溯因的第一句，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惊讶是什么？就是一个已经长稳的习惯，撞上了一个它接不住的事实。许志远身上二十二年长稳的那份“尖声冷车叫是皮带”，撞上了一条新皮带下面照样响的吱吱叫。

这就是本书要一再回到的那三个字：对不上。

◆ 九、最后落在手上的是习惯

皮尔斯晚年，又往前走了一步。

他问：一个符号的解释项，最后落在哪里？一个念头可以引出另一个念头，一个词可以引出另一个词，链可以一直往下伸。那么，有没有一种解释项，不再是又一个念头？

他晚年把解释项分成三种：情感的、能量的、逻辑的。一个符号先在人身上引起一种感受；再引起一次用力，一个动作，或者一次心里的使劲；最后才引起一个思想上的效果。

逻辑的解释项，也可以是又一个念头，又一个符号，于是链又往下伸。可是皮尔斯说，最终的逻辑解释项，不是又一个念头，是一种习惯的改变。

许志远那天最后得到的，正是这个。

不是一句“张紧轮坏了”，那只是一个念头。是他身上改掉的一个习惯：从此以后，冷车尖叫，他先拿喷壶喷一下，不急着换皮带。是他手指上新记住的那个手感：好轴承转起来顺，坏轴承转起来涩。

链到了这里，就落在手上了。

这一步非常深。它把符号学从纸上和脑子里，拉回到人怎么做事上。皮尔斯还特别说，一个刻意养成、能自我检查的习惯，是最完整的那种解释项。

还要公道地补一句。皮尔斯说的“能量的解释项”，名字里带着“能量”，指的是符号在解释者身上激起的那一次用力。这是一个效果：符号引起了用力。它说的不是“生出一个解释项，要付多少力气”。这两件事很容易混，本书第六编讲能量账时，会把它们分开。

习惯，在皮尔斯的哲学里不只用在人身上。

1891年到1893年，他在一份叫《一元论者》的刊物上，写了一组讲宇宙的文章，头一篇叫《理论的建筑》，最后一篇叫《进化之爱》。他提出了三个“主义”。

一个叫偶成论：宇宙里有真正的偶然，不是一切都被定死的。一个叫连续论：世界上的东西不是一粒一粒断开的，而是连成一片的。一个叫爱成论：宇宙的演化里，有一种类似“爱”的、把东西拉到一起的力量。

最惊人的是他对规律的看法。他认为，自然规律本身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是宇宙从最初的偶然里，一点点养成的习惯。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物质是衰退了的心灵，根深蒂固的习惯变成了物理规律。

偶然冒头，养成习惯，习惯固化成规律。这是一整套关于“东西怎样长出来”的宇宙论。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本书想要的几乎一切材料：偶然、连续、拉到一起的力、习惯的养成、习惯的固化。可皮尔斯把这些放在了宇宙论里，讲宇宙怎么来；回到符号学，讲一个符号怎样生出解释项时，他没有把它们带回来。

◆ 十、这条链请回了什么

先把皮尔斯的长处写足。和索绪尔比，他至少请回了四样东西。

第一样，请回了对象。 索绪尔的所指是一个概念，世界在门外。皮尔斯的三元里，对象是一方，而且是对象决定了符号。那个磨坏的轴承，在他的框架里是实实在在的一员。

第二样，请回了过程。 索绪尔切了一个共时的切面，看的是网的此刻。皮尔斯看的是链在往前长：一个符号引出解释项，解释项又成为符号。意义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张图。

第三样，请回了“出错”。 索绪尔的系统里，没有对和错，只有差别。皮尔斯的符号会错，会被事实顶回来，会在怀疑里被纠正。他把符号学和探究、和科学、和一个人怎么修好一台车，连在了一起。

第四样，请回了习惯。 他让符号最后落在人怎么做事上。这一点，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走得远。

还有一样，不算请回，是他开出来的：三类符号的分法，图像、指示、规约，后来被用到了几乎所有地方。广告研究、电影研究、建筑、设计、人机界面，都在用这三个词。手机屏幕上那个小喇叭图标，是图像；进度条，带着指示；一个汉字按钮，是规约。

下面这张表，把两位老祖宗放在一起。

比的是什么	索绪尔	皮尔斯
符号有几方	两半：能指、所指	三方：符号、对象、解释项
对象	放在门外，所指是概念	请回来了，对象决定符号
符号的样子	网上一个静止的结	链上一节，还在往前长
研究的范围	语言系统	一切符号，连同推理与科学
意义从哪里来	和邻居的差别	引出的解释项，最终落在习惯
对与错	只有差别，不论对错	会出错，会被纠正
时间	先放下历时，只看共时	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人在哪里	说话的人被划到言语那边	解释项不等于解释者，人仍在场

◆ 十一、链停在哪里

写足了长处，再看这条链停在哪里。本书只先点出三处，第二编再一处一处细讲。

第一处，对象有没有分开“找到的”和“发生的”？

皮尔斯分了直接对象和动力对象。这一分很细，可两种对象的前提是一样的：对象在那里，符号去代表它，探究去靠近它。动力对象就是那个等着被一点点认出来的真东西。

那天早上的轴承，确实是这样的对象。它在那里坏着，等许志远找到。

可不是所有的符号都这样。前面第1章，“堂哥”就不是被找到的。皮尔斯的框架默认了第一种，于是分不出第二种。这一处，第4章细讲。

第二处，符号只在一界。

在皮尔斯那里，一样东西要成为符号，就得引出一个解释项；解释项要在一个心灵里，至少是一个类似心灵的东西里。他晚年把心灵说得很宽，甚至说思想不一定连着大脑，在蜜蜂的劳作、在晶体的生长里也能看见。

可是你看，他放宽的办法，是把世界也算作心灵；不是让世界有它自己的符号。皮尔斯的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所以只能在理念里发生。

那颗磨坏的轴承，在没有人去听、去摸的时候，在他的框架里，还不是一个符号。许志远手指上那个手感，被他算作一个解释项，最后也归到了心灵这边。这一处，第5章细讲。

第三处，链往前长的第一推，和它要付的代价。

符号引出解释项，解释项又成为符号，这条链是自己推着自己走的。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一声吱吱叫引出的只是“又叫了”，有的时候却引出了一整个早上的追问？

皮尔斯手里其实有答案：怀疑的刺激，令人惊讶的事实。可这个答案，放在《信念的确定》和溯因的逻辑里，讲的是人怎样探究，没有放回符号学里，去讲解释项从哪里来。发动机放错了抽屉。

还有一层：那天早上，许志远六点半就到了店里，喷水，听，碰，一样样试。链每往前长一节，都要他付一点什么。可在皮尔斯的符号学里，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这一处，第6章细讲。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十二、本书怎样接过这条链

本书不拆这条链。三元是真的，三类符号是真的，溯因和怀疑—信念是真的，习惯是最终的解释项也是真的。本书接过来，做四件事。

第一件，把关系和符号的先后倒过来。

皮尔斯说，符号是一种不可再分的三元关系。本书说，关系在前，符号是关系纠在一起、结晶后落下来的颗粒，本书叫它粒子态。

那一堆纠在一起的关系，本书叫它土（特征纠缠）。轴承的磨损，皮带的松紧，清晨的温度，许志远二十二年的耳朵，修车群里老师傅们的经验，都纠在这片土里。

结晶出来的颗粒，用上一章说过的三条来认：稳定、整体、独立（详见第7章）。

许志远最后得到的那个新习惯，就是这样一粒：它稳定，以后每一台车他都会这样做；它整体，“冷车尖叫、喷水不变、听诊有沙沙声”缺了哪一环都不是它；它独立，他换一家店、带一个新徒弟，它都跟着走。

第二件，给另外两界的符号正名。

那颗磨坏的轴承，转起来发涩，不管有没有人去摸，它都那样涩着。拿到另一家店去，换一个师傅来摸，它还是那样涩。它稳定、整体、独立。本书说，它是一个现实符号，不必等一个解释项来认领。

许志远的耳朵和手，是自我符号。它们不在他的想法里，在他身上。

“张紧轮轴承损坏”这个诊断，配件单上的零件号，是理念符号。

皮尔斯的链，长在理念那一界。本书让另外两界也有符号，三界并立（详见第10—12章）。

第三件，把发动机放回符号学。

“令人惊讶的事实”和“怀疑的刺激”，本书把它们从探究逻辑的抽屉里拿出来，放回符号学的正中，说成一句话：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解释起于对不上（详见第14章）。

而且，对不上是在两类已经站住的符号之间发生的：许志远身上的自我符号，和那台车上的现实符号。不是一个现成的“主体”去对一个现成的“客体”。

第四件，给链记一笔能量账。

链每长一节，都要付能量（详见第16—18章）。

动能，是沿着一条路（差异序列）往前推进的速度和方向。从“是皮带”拆开，接到“不是皮带”，再接到“喷水”“轴承”“张紧轮”：一条连接被拆开，另一条被接上。

势能，是托住这一切的那张网的吸引和拉扯：他师傅当年教的听法，修车群里别人分享过的案例，维修手册上的那张图。没有这张网，那天早上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猜。

内能，是最后建立起来的连接度：新的习惯站稳了，很难再被拆开。

链会停。不是因为它抵达了终点，是因为落差被抹平了：换了张紧轮，第二天冷车不叫了。习惯和事实又对上了，就不再有解释。

◆ 十三、回到那声吱吱叫

把那三天的事，从头再走一遍。

先用皮尔斯的眼睛看。 他会看得非常准。吱吱叫是指示符号，皮带走向图是图像符号，“张紧轮”是规约符号。

许志远身上那句“尖声冷车叫是皮带”，是一个信念，也就是一个习惯。新皮带下面照样叫，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打断了习惯，刺出了怀疑。溯因给出“是轴承”的猜想，喷水和听诊去验它。最后，习惯改了，这是最终的解释项。

一步一步，皮尔斯都有词。这一段，本书一个字都不改。

再找那条缝。 本书说解释起于对不上，这条缝必须在事前指得出来。那三天的缝，在材料里有据可查：星期二换了皮带，星期三早上照样叫，罗婉清傍晚又把车开了回来。一边是许志远身上二十二年的那个习惯，一边是一台车在一个早晨真实发出的声音。任何一个修车师傅，都能在他说出“是轴承”之前，把这条缝指出来。

这一点很要紧。要是许志远第一次就猜中了，就没有这条缝，也就没有那个早上的追问。他会换好皮带，收钱，下一位。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再看三角。 自我那一角，是他的耳朵和习惯。现实那一角，是那颗磨坏的轴承，和它发出的声音。两角对不上。被逼出来的，先是理念那一角：“张紧轮轴承损坏”这个诊断，以及一条新的判断规则——冷车尖叫，喷水不变，就查轴承。

这是理念＝F（现实，自我）。

可事情没有停在理念那一角。

再看回写。 那天中午，许志远在店里的白板上写了一行字：“冷车尖叫——先喷水，再听张紧轮、惰轮，最后才换皮带。”这块白板挂在工位旁边，邓海涛每天都看得见。店里的一份做法，被改写了。这是现实那一角被回写。

邓海涛摸过那个旧轮子以后，第一次知道了“发涩”是什么手感。一个月后，一位老客户的车进来，也是冷车叫，他先拿起了喷壶。这是自我那一角在另一个人身上长了出来。

一个三角，转了一整圈：从自我和现实的对不上，长出一条理念；理念写上了白板，成了现实；白板又养出了徒弟身上的一个习惯。

再记能量账。 许志远那个早上的动能，是六点半的闹钟，一次次的喷水和听诊，是连接被一条条拆开、重接的那一番功夫。他靠着的势能，是师傅教给他的听法，是修车群里那几百个老师傅的经验，是他二十二年里听过的上千种声音。最后存下的内能，是那条新规则和那个手感：它们在他身上站稳了，以后很难被拆掉。

要是那天他太累了，会怎样？他也许会说“再换条好点的皮带试试”，链就会停在半路，不是因为找到了答案，而是因为没有力气往下推了。

要是他身边没有那张网，会怎样？他也许根本想不到喷水这个办法，不知道往哪边猜。

要是他一点也不困惑，会怎样？那他就不会六点半来店里了。

最后，分清找到的和发生的。

那颗磨坏的轴承，是被找到的。它在那里坏着，等着被听出来。这一类对象，皮尔斯的框架装得下，而且装得极好。

可是许志远身上那条新规则，邓海涛手指上那个手感，不是被找到的。它们事先不在任何地方。它们是在那三天里，在一次对不上、一个早上、一块白板上，发生出来的。

一个轴承坏了，是一件被找到的事；一个人学会了，是一件发生的事。皮尔斯的链，把前一件讲得很清楚。后一件，要本书来接着讲。

两位老祖宗之后的一百年里，不少人接着往网上、往链上补东西。下一章看他们各补在了哪里。

◆ 十四、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已经修好了，它还是坏的。

路由器重启了，网还是慢；空调刚加过氟，屋里还是不凉；跟家人把话说开了，第二天饭桌上还是冷冷的。

这时候，人最容易做的，是再来一遍：再重启，再换一个牌子的药，再把那番话说一次。像许志远差一点做的那样，再换一条皮带。

皮尔斯会提醒你：这一声“不对啊”，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你最该停下来的地方。新想法，只从这里进来。

本书再多说一句：这一下对不上，是你身上的一个习惯，撞上了一样它接不住的东西。先看清是哪一个习惯，撞上了什么。然后估一估，你此刻还有没有力气往下追，身边有没有能托住你的人。

要是没有，先歇一歇，先找个人说说。链不会白白地往前长，它要你付力气。

带 走 的 话

皮尔斯让符号往前长成一条链，还找到了它的发动机——令人惊讶的事实；本书把发动机装回符号学，再给链记一笔账。

小　账

皮尔斯请回了对象和过程，却让符号只长在解释项里，把怀疑与惊讶关进了探究逻辑的抽屉；本书打开抽屉，让现实符号和自我符号进门，让对不上成为解释的起点。

把许志远身上那条新规则说成“本来就藏在那台车里、终于被他找到了”——找到的是轴承，学会是发生的。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

文中的修车判断只为说明符号的三种指法，不构成维修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说“不对啊”，是什么事？那时撞上了你身上的哪个习惯？
2. 你有没有一样“手上的本事”，是说不清、却做得出的？它是怎样一点点落到你手上的？
3. 有没有一件事，你重复做了好几遍都没解决？你那时缺的，是力气、是身边的人，还是一点困惑？

◆

03

第3章

一百年在补什么：二元与三元之后

这一章的问题

一根电线杆上，有写给人看的、给狗闻的、谁也没打算留下的好几层话——索绪尔和皮尔斯之后的一百年，各家补上了哪几层，又都停在了哪里？

场景　电线杆上的三层话

冯佩玲五十八岁，从杭州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岗位上退下来，已经三年了。

每天晚上八点，她牵着家里的柯基豆豆下楼遛弯。九岁的外孙曾子航，周末住在她家，也跟着。

小区门口有一排电线杆。豆豆走到每一根前面，都要停下来，鼻子贴着杆子底部，嗅上半分钟，有时候还抬起一条后腿。

那个周六晚上，豆豆在第三根电线杆前停得特别久。嗅完，它抬起腿，不偏不倚，浇在了一张新贴的宣传画上。

宣传画是上个月才贴的。画上一只卡通小狗，笑眯眯地叼着一个拾便袋，下面一行大字：“爱它，就管好它。”画是冯佩玲的女儿彭美华设计的。她三十三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美术，这单活是街道办的。

曾子航笑得蹲在地上：“豆豆不识字。”

冯佩玲也笑了。笑完，她站在那根电线杆前，多看了一会儿。

这根杆子上，其实同时有好几层话。

最上面，是那张宣传画。它是说给人听的，说的是一种城市的样子：文明、温情、人和狗相亲相爱。

画旁边，是几张被撕了一半的小广告：“开锁换锁”“疏通下水道”，下面一串电话号码。它们是外面的人贴进来的，隔几天就被保洁员刮掉，过几天又贴上。

杆子底部，有一圈被磨掉了漆的地方，露出水泥的灰色。那是附近的人常把自行车锁在这根杆子上，车把和锁链一年年蹭出来的。没有人想留下它，它自己留下了。

还有豆豆嗅了半分钟的那些东西。冯佩玲看不见，也闻不出。可对豆豆来说，这根杆子是一块写满了留言的板子：谁来过，什么时候来的，是公是母，心情如何。

一根电线杆，给人说一层，给狗说一层，还有一层，谁也没打算说。

索绪尔的网，只装得下宣传画上那一行字。皮尔斯的链，能装下更多一些，可也要有一个解释者在场。剩下的那几层，前两章的两位老祖宗都没有特意去讲。

这一章要讲的，是此后一百年里，有哪些人试着把剩下的那几层装进来。

◆ 一、网和链留下的三块空地

先把前两章的账，压成几句话。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网很准，可网里没有世界，没有说话的人，也没有来历。

皮尔斯给了符号一条链。链请回了对象和过程，可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只长在理念那一界；链往前长的第一推，放在了探究逻辑里；长一节要付什么，没有记过账。

这样就留下了三块空地。

第一块，世界。符号外面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它自己算不算数？它会不会顶回来？

第二块，身体。不会说话的动物，没有概念的婴儿，一个人身上不用想就会的那些动作，算不算符号？

第三块，历史。一张网是怎么织起来的？一个符号为什么在这时候冒出来，在那时候死掉？为什么有的符号拆不动，有的一夜之间就塌了？

二十世纪讲符号的人，很多都是在这三块空地上忙。本章挑出六位：丹麦的叶尔姆斯列夫，法国的巴特，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西比奥克，德国的乌克斯库尔，苏联的洛特曼。

六位里有五位，是在索绪尔或皮尔斯之后接着走的。乌克斯库尔是个例外：他比另几位都早，原本是个生物学家，并不以符号学家自居；是西比奥克后来把他请进了符号学的门。所以本章把他放在西比奥克之后讲。

这一百年里补网补链的，当然远不止六位。美国的莫里斯把符号学分成语形、语义、语用三块，雅各布森画出了说话的六个要素：说话人、听话人、语境、信息、接触、代码。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也各有一套。这些都很重要，本章只点到为止，挑这六位，是因为他们正好各自守着一块空地。

本章对每一位，都先写足他补上了什么，再看他补到哪里为止。

◆ 二、哥本哈根：把网织到最细

叶尔姆斯列夫，1899年生在哥本哈根，1965年去世。他是一位语言学家，1931年和一批丹麦同事一起创办了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

他的代表作，1943年用丹麦文出版，1953年译成英文，英文名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本书译作《语言理论导论》。书很薄，写得像一本几何书：先给定义，再推定理，一条一条往下排。

他从索绪尔那里接过了网，要把它织得比索绪尔还要干净。

第一步，他把能指和所指，换成了两个“平面”：表达面和内容面。说出来的声音、写出来的字形，属于表达面；意思属于内容面。

第二步，他在每个平面里，再分出“形式”和“实质”。

这一分，最好用颜色来讲。拿英语和威尔士语来比。从绿到蓝到灰再到褐，这一整段颜色，英语切成几块，威尔士语也切成几块，可两种语言下刀的地方不一样。威尔士语的llwyd一个词，就跨着英语的灰和褐；它的“绿”，用的是一个从拉丁语借来的词。

那一整段连续的颜色，是还没被切开的材料。各语言切出来的块，是形式。被某一种形式切出来的那一块颜色，是实质。

用本书的大白话说：在形式切下去之前，那些材料是一锅粥（混沌）。

句子也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汉语三个词就说完了；英语说I do not know，要四个词；法语说je ne sais pas，否定要分成前后两截。切分和排列各不相同。意思的那团材料大致一样，形式各有各的。

第三步，他给出了一个检验办法，叫“换项检验”。在表达面上换一个成分，看内容面跟着变不变。把“爸”的头一个音换成“怕”的头一个音，意思变了，说明这两个音是两个单位。在内容面上换一个，看表达面变不变，也一样。

第四步，是后来影响最大的一步。他说，一个符号系统，可以整个当作另一个系统的表达面。

比如你说一句话，用的是杭州话还是普通话。话的意思是一层；用了杭州话这件事，又带出另一层意思：这个人是本地的，这是一个亲近的场合。前一层整个成了后一层的表达。他把这种第二层叫作connotation，本书译作“含蓄意指”。

他的长处，是把网织到了最细。

他让网摆脱了声音：只要有两个平面、有形式，手势、交通信号、乐谱，都可以用同一套办法去分析。他还老老实实地承认：网下面，有一锅没切开的粥。这锅粥就是世界的材料。

他停下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他承认了那锅粥，却只把它当作等着被切的材料。世界进了门，身份是“被切的东西”，不是“自己会结出形状的东西”。至于这一刀是怎么切下去的，为什么英语在这里切、威尔士语在那里切，他不问。他要的是形式，形式是没有来历的。

◆ 三、巴黎：理发店里的一本杂志

巴特，1915年生，1980年去世。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也是二十世纪最会“读”日常东西的人。

1957年，他出版了《神话学》。前面是几十篇短文，读的都是当时法国人天天见的东西：摔跤表演、葡萄酒、牛排、新款雪铁龙汽车、爱因斯坦的大脑。最后是一篇长文，叫《今日神话》。

长文里有一个例子，后来几乎成了符号学课堂的必修。

他说，有一天他在理发店，拿起一本《巴黎竞赛》画报。封面上，一个穿着法国军装的年轻黑人士兵，正在敬礼，眼睛向上，大概望着一面三色旗。

第一层意思很简单：一个黑人士兵在敬礼。

可巴特说，这张照片在说的，远不止这个。它在说：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所有的儿子，不分肤色，都忠心耿耿地在她的旗下服役；那些说法国在搞殖民压迫的人，看看这个年轻人的忠诚吧。

这就是巴特说的神话。

他借用了叶尔姆斯列夫的“第二层”。第一层的能指和所指，合起来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这个完整的符号，整个又成了第二层的能指，去指一个新的所指。神话就住在这第二层上。

神话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把历史变成了自然。

“法兰西帝国”是一段具体的历史，有战争，有占领，有人在反抗。可是一张敬礼的照片，让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天经地义、本来如此。来历被抹掉了，只剩下一个“自然”的样子。

回到那根电线杆。那张宣传画的第一层：一只卡通小狗，叼着拾便袋，一行字。第二层：这座城市是温情的，管理就是关爱，守规矩的人和狗都是可爱的。这一层没有写出来，可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读得到。

巴特的长处，是把历史和权力请进了网。

在他之前，符号学讲的大多是语言系统。在他手里，一本画报、一块牛排、一张广告，都成了可以读出权力和历史的东西。他教会后来的人一件事：越是看起来“本来如此”的符号，越要问一问它是从哪里来的。

他晚年还有一本小书，讲照片，1980年出版，法文原名La Chambre claire，直译《明室》。书里，他讲到照片上有时会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忽然刺中看照片的人，让人心里一疼。那个刺中，不在第二层的神话里，在看照片的这个人身上。这本书写在母亲去世之后，书里有一大半，是他对母亲的思念。

一个一辈子拆神话的人，最后停在了自己身上那一下疼。

他停下的地方，是“拆”完了以后。

巴特拆得极准：神话抹掉了来历，假装自己是自然。可一个神话是怎样结成的？为什么拆穿了以后，它往往照样立着，大家照样信？为什么有的神话一代人就散了，有的几百年不倒？

这些问题，要问的是一个符号有多结实，拆它要付多大的力。巴特的框架里，没有这份账。神话住在网的第二层，层数加了，网还是网。

至于《明室》里那一下疼，他摸到了一个人身上的符号，摸到了就停了，没有把它和第二层的神话放进同一张图里。

◆ 四、博洛尼亚：给衍义装一道闸

艾柯，1932年生，2016年去世。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了几十年符号学，也是一位畅销小说家。

他从皮尔斯那里接过了链，又从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那里接过了网，想把两边合起来，建一门“一般符号学”。1975年，他用意大利文出版了《符号学理论》，第二年出了英文版。

他很看重皮尔斯的无限衍义：一个符号的意思，要靠另一个符号来说明，另一个又要靠再一个，一路下去。在他看来，这正说明意义是在一个巨大的、互相指着的网络里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意思能单独站出来。

这个网络，可以想成一部百科全书：一个词的意思，不是词典上那一行定义，是它在整个文化里牵连着的一切知识。说“猫”，就连着老鼠、宠物、埃及壁画、“猫哭耗子”。一本百科全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从哪个词条都能翻到另一个词条。

书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凡是能拿来撒谎的东西，都是符号学要研究的。意思是，一样东西能拿来撒谎，说明它能代表一个不在场、甚至不存在的东西，它就在符号的世界里了。

更早，在1962年，他写过一本Opera aperta，书名直译是《开放的作品》，讲现代艺术作品怎样故意留出空间，让读者、观众参与进来，各读各的。这本书让他在年轻时就出了名，也被很多人当作“怎么读都行”的旗帜。

可是二十多年后，艾柯自己掉过头来，给衍义装了一道闸。

1988年，他出版小说《傅科摆》。三个出版社编辑，闲得无聊，把各种秘密会社的传说拼在一起，编出了一个“大计划”，当成游戏。没想到，有一批人真的信了，而且为了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计划，开始杀人。

这是一本关于“解释过头”的小说。

1990年，他出版了《诠释的限度》。他还在剑桥大学作过一组讲座，1992年和几位学者的回应一起出版，书名直译是《诠释与过度诠释》。他在里面讲了一个想法：一个文本有它自己的意图。读者可以读出很多东西，可不能读出任何东西。文本会顶回来：你的读法要是和文本的整体前后矛盾，它就站不住。

1997年，他在一本讲康德和鸭嘴兽的书里，说得更直。世界本身有一些“抵抗的纹路”，人怎么切它都可以，可它会在某些地方说“不”。

回到电线杆。你能不能把豆豆那一泡尿，读成“一只狗对城市管理的抗议”？读当然可以读。可艾柯会说，这是过度诠释：豆豆那一晚的整个举动，每根杆子都嗅，每根都抬腿，撑不起“抗议”这个读法。

艾柯的长处，是让衍义有了限度，让世界会说“不”。

皮尔斯的链，往前长，没有天生的尽头；德里达那一路，把“没有尽头”推到了底。艾柯站出来说：有尽头，有限度，有些读法就是不行。他还把世界请了回来，不是作为一锅等着被切的粥，是作为一个会顶回来的东西。

他停下的地方，是闸装在了哪里。

他的闸，装在文本的前后一致上，装在读者共同体的公论上，装在世界的“抵抗”上。这三样都是真的。可它们说的是“哪些读法站不住”，没有说“一次真实的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来”。

一个人读一本书，读到半夜，困了，合上书。他停下，不是因为读法被文本驳倒了，是因为没有力气了。一群人争了很多年，有一天不争了，也许不是因为找到了答案，是因为那件事不再要紧了。解释停下的这一层道理，在艾柯那里没有专门的账。

世界的“抵抗”，在他那里是一种限制，像一堵墙。墙会顶回来，可墙自己不结出符号。

◆ 五、印第安纳：动物也在打信号

西比奥克，1920年生在布达佩斯，年轻时到了美国，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了几十年书，2001年去世。

他是一个组织者，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人。符号学在美国能成为一门有刊物、有学会、有教材的学问，他出了大力。

他最大的一步，是把符号学带出了人类。

1963年，他提出了“动物符号学”这个名字。蜜蜂跳舞，告诉同伴花在哪里；萤火虫一闪一闪，找配偶；狗在电线杆底下留下气味。这些都是符号活动，都可以用符号学去研究。

他还认真研究过一桩百年前的公案：“聪明的汉斯”。二十世纪初，德国有一匹马，据说会算算术，主人问“二加三等于几”，它就用蹄子敲五下。1907年，心理学家普丰斯特查明：马不会算术，它是在看提问的人。数到对的那一下，人会不自觉地松一口气、头微微一动，马就停了。

西比奥克抓住这桩公案不放。1980年，他和同事还在纽约为“聪明的汉斯现象”开过一次会。他说，马确实在读符号，只是读的不是数字，是人身上那一下不自觉的松弛。人身上有一整套自己都不知道的符号，动物读得比人还准。

再往后，他和一批生物学家一起，把这条路推成了“生物符号学”：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符号活动；符号活动的边界，和生命的边界一样大。丹麦的霍夫迈尔、爱沙尼亚的库尔，都是这一路的学者。霍夫迈尔的《宇宙中的意义之符》，1993年出丹麦文版，1996年出英文版。

他还接过一件特别的活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要找地方深埋核废料。这些废料几千年、上万年都危险。1981年，主管核废料的部门组了一个专家小组，叫“人类干扰工作组”。小组要回答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怎样给一万年以后的人留一个警告，让他们别往这里挖？

一万年，比人类有文字的历史还长。今天的英语，一千年后的人大概就读不懂了。图画也不保险：一个骷髅头，一万年后的人会不会以为这里埋着宝藏？

1984年，西比奥克交了一份报告，题目大意是《跨越一万年的沟通办法》。他的建议，大意是：别指望一块牌子、一行字能撑一万年；要建立一种代代相传的东西，靠传说和仪式，由一批专门的人一代代地重新讲、重新做，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一次。有人把这个设想叫作“原子祭司”。

西比奥克的长处，是把身体请进了符号学。

马读得懂人身上的松弛，狗读得懂电线杆上的气味，蜜蜂读得懂同伴的舞步。符号不再只是人的、只是语言的、只是概念的。

那份核废料报告，还碰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符号，怎样才能撑一万年？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没有把希望放在字和图上，而是放在两样东西上：一样是人身上一代代传下去的讲法和做法，一样是那块地方本身。

用本书的话说，他是让一个警告，从理念符号沉到自我符号里去，再和一块现实的地方拴在一起。三界都用上了，只是他没有这样分。

他停下的地方，是三元的骨架没有换。

生物符号学大多沿用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对象、解释项。只是解释者从人，放宽到了一切活物。一只扁虱、一个细胞，都可以算解释者。

这一放，放得很远。可放的办法，还是让每一个符号都要有一个活的解释者去认领。一块被车锁蹭掉漆的水泥，一扇被手推亮的木门，没有哪个活物去解释它，它还算不算符号？在这个框架里，仍旧不算。

◆ 六、扁虱的世界只有三件事

乌克斯库尔，1864年生在今天的爱沙尼亚，1944年去世。他是一位生物学家，晚年在汉堡大学创办并主持一个研究动物“环境界”的研究所。

他最有名的一本小书，1934年用德文出版，书名大意是《漫游动物与人的世界》。书里有一个例子，被引用了快一百年：扁虱。

一只雌扁虱，爬到一根草尖或一根树枝的末梢，停在那里，等。它没有眼睛，不怕等，可以一动不动地等上很久。

它等的，只有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种气味：哺乳动物皮肤腺体散出的一种酸味。一闻到，它就松开爪子，往下掉。

第二样，是一种触感：掉下去碰到了毛。一碰到，它就开始爬，找没有毛的地方。

第三样，是一种温度：碰到了温热的皮肤。一碰到，它就钻进去，开始吸血。

乌克斯库尔说，扁虱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三件事。森林的颜色，鸟的歌声，风的声音，在它的世界里统统不存在。它的世界，只由这三个信号搭成。

每一种动物，都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他把这个世界叫作“环境界”。

环境界不是外面的那个大环境，是这只动物能感知到、能对之作出反应的那一部分。他画过一个“功能环”：动物感知到一个信号，作出一个动作，动作又改变了它感知到的东西，一圈一圈地转。

同一根电线杆，在豆豆的环境界里，是一块写满留言的板子；在曾子航的环境界里，是一根杆子；在一只停在杆顶的麻雀的环境界里，也许是一个歇脚的地方。

乌克斯库尔的长处，是让意义先于概念。

扁虱没有概念，没有语言，更不会去“解释”。可那三个信号对它来说，意义清清楚楚，性命攸关。意义不必等一个会思考的心灵；一个身体、一套感知和动作的环，就够了。

这一步，影响远远超出了生物学。舍勒、卡西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二十世纪好几位哲学家，都从他的环境界里取过材料。

他还让人看见：每一种身体，都切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世界向扁虱现出的形状（显露），和向人现出的形状，不是同一个。

他停下的地方，是环境界没有来历。

在乌克斯库尔看来，每一种动物的环境界，由它身体的“构造蓝图”定下来，各就各位，严丝合缝。他不反对演化，可对达尔文那一路用自然选择去解释这种严丝合缝，一向持批评的态度。

这样一来，扁虱为什么偏偏等这三样，不等别的？它的环境界是怎么一点点长成这个样子的？会不会变？这些问题，在他的框架里没有位置。环境界是现成的，是一张按蓝图画好的图。

还有一样，他写到了却没有算。那只扁虱一动不动地等，是在最省力的状态里等一个落差出现。可一个信号让它松开爪子、往下掉，这一下要多少力气、靠什么托着，他没有记账。

◆ 七、塔尔图：符号住在一个圈里

洛特曼，1922年生在彼得格勒，也就是后来的列宁格勒，1993年去世。年轻时上过战场，战后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教了几十年书。他和一批同道，形成了后来被叫作“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一群人。

他研究俄国文学、电影、贵族生活的礼节、城市的布局，什么都读。他最有名的一个词，是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论符号域》里提出的，登在塔尔图大学的《符号系统研究》上：符号域。

这个词，是仿着俄国学者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造的。

他的意思是：没有一个符号是单独起作用的，也没有一种语言是单独起作用的。一个文化里，所有的语言、文本、规矩、图像，共同构成一个大的空间。单个的符号，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才活得了。就像单个的生物，只有在生物圈里才活得了。

符号域有几个特点，每一个都很好用。

它有边界。 边界不是一堵墙，是一层会翻译的膜。外面的东西要进来，得被翻译成里面能懂的样子；翻译不了的，就被挡在外面，或者被当作噪音。

它有中心和边缘。 中心最规整，规矩写得最细，最爱给自己写说明书。边缘最乱，规矩最松，可新东西往往从边缘冒出来，慢慢挤到中心去。

它会爆炸。 洛特曼晚年写过一本《文化与爆炸》。他说，文化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一点一点的、可以预料的；一种是突然的、预料不到的跳跃，他叫作“爆炸”。爆炸过后，人们回头去看，又会编出一个“本来就该如此”的故事。

回到那根电线杆。它正好站在小区和街道的边界上。外面的人贴进来“开锁换锁”，保洁员隔几天刮掉一次；街道办贴上“爱它，就管好它”，留下来了。一根杆子，就是一小段会翻译、会过滤的膜。

洛特曼的长处，是把历史和变化请进了网。

网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切面，而是一个有中心、有边缘、会翻译、会爆炸的活空间。符号有了生长的地方，也有了死去和被挤走的地方。他还看到了一个很少有人看到的东西：爆炸过后，人们会把爆炸讲成“本来就该如此”。一次发生，被事后讲成了一次必然。

他停下的地方，是符号域还是一个文本的空间。

洛特曼的符号域里，身体、城市、礼节，都被当作“文本”来读。一个贵族怎么鞠躬，一座城市的街道怎么排，都是可以读的文本。这一读读出了很多东西，可也把它们都收进了理念那一边：它们算数，是因为它们能被当成文本读。

他讲了爆炸，可爆炸靠什么起？要攒多大的落差，要多少力气，过后又存下了什么？他描述得很生动，没有把账记下来。

◆ 八、六家各补在哪里

下面这张表，把六位放在一起看。

人物	年代与地方	代表作（举一）	补上了什么	怎么补的	还停在哪里
叶尔姆斯列夫	丹麦，二十世纪中叶	《语言理论导论》（1943）	承认网下面有一锅没切开的材料	两个平面，形式与实质；第二层意指	材料只是等着被切，切法没有来历
巴特	法国，二十世纪中后叶	《神话学》（1957）	历史与权力	网的第二层：神话把历史变成自然	拆得穿，算不出神话有多结实
艾柯	意大利，二十世纪后叶	《诠释的限度》（1990）	衍义的限度，世界会说“不”	文本意图、共同体、世界的抵抗	讲了哪些读法站不住，没讲解释为何真的停下
西比奥克	美国，二十世纪后叶	动物符号学、核废料警告报告	身体与一切活物	解释者从人放宽到活物	仍要一个活的解释者来认领
乌克斯库尔	德国，二十世纪前叶	《漫游动物与人的世界》（1934）	身体，意义先于概念	环境界与功能环	环境界由蓝图定下，没有来历

人物	年代与地方	代表作（举一）	补上了什么	怎么补的	还停在哪里
洛特曼	苏联爱沙尼亚，二十世纪后叶	符号域（1984）、《文化与爆炸》（1992）	历史、边界与变化	符号域：中心、边缘、翻译、爆炸	身体与地方都被当作文本，爆炸没有账

把最右一栏从上往下读，你会发现一件事。

◆ 九、补丁落在同一块地上

六位各补各的，补丁却落在同一块地上。

补世界的，有叶尔姆斯列夫的那锅材料，有艾柯的“抵抗”。补身体的，有西比奥克的动物，有乌克斯库尔的扁虱，有巴特晚年那一下疼。补历史的，有巴特的神话，有洛特曼的符号域和爆炸。

世界，身体，历史。这三块，恰好是本书要立起来的地方。

本书说（详见第10—12章），世界自己就有符号，叫现实符号：一圈被车锁磨掉漆的水泥，一扇被几十年的手推得发亮的木门，不必等谁去认领。

身体自己就有符号，叫自我符号：豆豆在每根杆子前停下的习惯，冯佩玲每晚八点准时下楼的习惯，都稳稳地长在身上。

历史，是每一个符号的来历：它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付了多少能量，后来怎样定型（秩序）、怎样僵住、怎样熔开。

那六位，为什么补了一百年，还没有把这三块立起来?

本书的看法是：他们补的办法，大多是把网和链放大。叶尔姆斯列夫把网织得更细，巴特给网加了一层，洛特曼把网扩成了一个圈；西比奥克把链的解释者放宽到一切活物，艾柯给链装了闸。网大了，链长了，符号是什么，却没有换。它还是网上的一个结，或者链上的一节，离开了网或链，它就什么也不是。

本书换的，是符号本身。

前两章已经说过：符号是土（特征纠缠）里结晶出来的颗粒，本书叫它粒子态；它稳定、整体、独立，能离开发生的地方，被带去别处（详见第7章）。这样一来，世界里的、身上的、概念里的颗粒，就可以并排站着，谁也不必去认领谁。

三类颗粒站成一个三角。任何两类对不上，就逼着第三类发生，再回写（详见第13章）。每一次发生，都要耗动能、靠势能、存内能（详见第16—18章）。

换一个体，差别在哪里？就拿豆豆嗅的那一圈气味来比。

放在索绪尔的网里，它不是符号，因为它不在任何语言系统里。放在皮尔斯和西比奥克的链里，它算符号，可要等豆豆去嗅、去“解释”，才算；没有狗经过的那几个小时，它只是一些分子。

放在本书里，它本身就是一粒现实符号：它稳定，几天都在；它整体，一种气味是一种气味；它独立，换一只狗来嗅，它说的还是那些事。豆豆每晚在这里停下的习惯，是另一粒，长在豆豆身上的自我符号。两粒各站各的，谁也不必等谁来认领。

有了这三样，六家的补丁都能放进来，各得其所。

叶尔姆斯列夫那锅没切开的材料，是结晶之前的一锅粥。

巴特的神话，是一个符号抹掉了来历、连接度又极高，凝在对象那一端，渐渐成了碰不得的东西。

艾柯的限度，背后是一份能量账：解释停下，是落差被抹平了，或者力气用完了。

西比奥克那一万年的警告，问的正是怎样让一个符号足够稳定，他找到的路子，是让它同时站在三界。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是一副身体能结出哪些自我符号的那片场。洛特曼的爆炸，是旧的粒子熔开、新的粒子结晶的那一下；而他看到的“事后讲成本来如此”，正是一次发生被收回为一次发现。

本书没有发明世界、身体和历史。是一百年来的这些人，一块一块地把它们指了出来。本书只是给它们找了一个共同的地基。

◆ 十、再回到那根电线杆

把那个周六晚上，从头再看一遍。

先找那条缝。　那晚最清楚的一处对不上，在材料里是看得见的：宣传画上写着“爱它，就管好它”，一只真实的狗，正把尿浇在画上那只卡通狗的脸上。画说的是一回事，杆子底下发生的是另一回事。这条缝，任何一个路过的人都指得出来，不必等事后去找。

可它是谁的缝？对豆豆不是。豆豆的习惯和那根杆子对得上，它照常嗅、照常抬腿。对曾子航也不太是，他笑一笑就过去了。

这是彭美华的缝。

冯佩玲回家，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女儿听。彭美华没有笑。她设计那张画时，心里有一个想法：画要贴在人一眼看得见的地方，电线杆正合适。她身上的这个职业习惯，和电线杆底下那个真实的世界对不上了：电线杆的下半截，从来就不是给人看的，是给狗“看”的。

再看三角。 理念那一角，是“爱它，就管好它”这一句和她的设计原则。自我那一角，是她做了十年美术、见了地方就想贴画的那个习惯。两角一起，撞上了现实那一角：豆豆的尿，杆子底下那一圈气味的留言板。

这一回被逼着改的，是现实。

再看回写。 第二个星期，她给街道办写了一份修改意见：宣传画一律贴在1.5米以上，离开狗抬腿的高度；在杆子底部，加装一个小小的拾便袋盒子，让“管好它”有个落手的地方。街道办采纳了。

一个月后，小区门口那排电线杆，都换了样子：画在上面，给人看；盒子在下面，给牵狗的人用；杆子最底下那一截，还是留给狗的。

这是现实＝G（理念，自我）：想法和习惯对不上现实，人就去改世界。

改过的世界又回写到了人身上。彭美华从此去任何地方贴画，先蹲下来，从狗的高度看一眼。她公司的张贴规范里，也多了一条“考虑动物高度”。

再记能量账。 她花了一个周末，重新画图、写意见，这是动能。她靠着的，是街道办本来就想把这事做好的那份心思，是同事们的讨论，是十年做设计攒下的判断，这是势能。最后存下的，是一条写进规范的条款，和她身上那个“先蹲下来看”的新习惯，这是内能。

最后，用六家的眼睛各看一眼。

叶尔姆斯列夫看得见画上的两个平面。巴特看得见画背后那一层“温情城市”的神话。艾柯会拦住你，别把一泡尿读成抗议。西比奥克和乌克斯库尔看得见豆豆的那块留言板。洛特曼看得见杆子是一段边界，小广告进不来，宣传画进得来。

每一家都看见了真的东西。可那晚真正发生的那件事，是一个设计师身上的习惯，和一根杆子的下半截对不上了，最后改写了一整排电线杆。这件事，要把六家看见的东西放到同一个三角里，才讲得完整。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下次你走过一根电线杆、一面公告栏、一道单元门，停下来看一会儿。

数一数，上面有几层话：有写给人看的，有写给狗闻的，有被谁蹭出来、谁也没打算留下的。哪一层是理念的，哪一层是现实的，哪一层长在某个身体的习惯里。

你会发现，前人说的都对，只是各说了一层。

那一层写给人看的，叶尔姆斯列夫和巴特读得最好；写给狗闻的，西比奥克和乌克斯库尔读得最好；那一段边界上撕了又贴、贴了又撕，洛特曼读得最好。你要是起了一个过分的念头，想从一张小广告里读出整座城市的命运，艾柯会轻轻拦你一下。

再找一找：这些层之间，有没有哪两层对不上了？要是有，那里大概很快就会有点什么要变。说不定，变的就是你。

第一编到这里走完了：两位老祖宗对在哪里，后人补在哪里，都已写足。补丁底下那块地，网和链自己为什么没长到那里，下一编去挖。

带 走 的 话

一百年来，人们往网和链上补世界、补身体、补历史；补丁落在同一块地上，那块地叫三界，地下埋着一份能量账。

小　账

六位前人各自打开了一扇窗——材料、神话、限度、动物、环境界、符号域——却都没换符号本身；本书换了符号的体，三界与能量才有了共同的地基。

洛特曼自己就看见了那一下：爆炸过后，人们把它讲成“本来就该如此”——一次发生，被事后收回成了一次必然的发现。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那张宣传画和街道办的做法，也是构想。

想 一 想

1. 你家附近有没有一样东西，同时在给人说话、给动物说话、还留着谁也没打算留下的痕迹？
2. 你见过的哪一个口号或广告，第二层意思比第一层还响？它为什么那么难拆？
3. 你有没有哪一次，因为“自己的习惯和眼前的东西对不上”，动手改了家里的某样摆设？

◆



第　二　编

三道亏空

编　序

第二编只做一件事：回到网和链本身，一处一处看清它们停下的地方。第一编已经把两位老祖宗对在哪里写足了。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差别织成的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往前长的链；一百年来，后人又往网和链上补世界、补身体、补历史，补丁落在同一块地上。这一编要往那块地底下挖，看网和链各漏在哪里。漏的有三处，所以叫三道亏空。

第4章挖对象：符号指着的东西，是被找到的，还是一次发生？皮尔斯把对象请回了符号，可是他的两层对象分的是“够到了多少”，没有分“对象是怎么来的”。第5章挖界：符号只住在解释它的那颗心里吗？皮尔斯的符号离不开解释项，索绪尔的符号离不开一种语言的系统。第6章挖动力和账本：解释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停下，一路往前长，要不要付账？

三道亏空不是三处各自的毛病，根子连在一起，第4章会把这条根说清。每一章都先写足前人对在哪里，再看他们停下的那一步，那一步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这一编每章只立一块界碑，不往下盖房子。三道亏空怎样补，要等后面几编。第三编先给符号一副身体，第四编讲它落在哪三界，第五编讲它被什么推着动，第六编讲动一次要花什么。

所以读第二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一个符号指着的东西、它住的地方、推它往前走的那股力，原来都被安放在了哪里？

04

第4章

对象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这一章的问题

儿子说要去尼泊尔“找回自己”，母亲问他找到了怎么认得出——一个符号指着的东西，是早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还是要和人一起发生？

场景　雨后的小贩中心

新加坡10月的一个傍晚，刚下过一场雨。

潘俊杰坐在大巴窑的小贩中心，面前一碗云吞面没怎么动。他三十一岁，在一家银行做数据分析，干了六年。对面坐着他的母亲蔡慧敏，五十八岁，在一所小学的食堂掌勺二十年。

他说，辞呈已经递上去了。下个月先去尼泊尔走一趟山路，再去云南住一阵。

“去做什么？”

“去找回自己。”

他说这几年像一台机器。每天对着报表，开会，加班，回家倒头就睡。早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蔡慧敏没有劝。她用汤匙把碗里的葱一粒粒拨到碗边，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你说找。那个自己，是在尼泊尔等着你吗？你找到了，怎么认得出是它？”

潘俊杰愣了一下，笑了，说妈你这是抬杠。

可是这个问题没有走。它跟着他回了家，在他心里待了一整晚。

这一章就从这句“抬杠”讲起。

“找回自己”这四个字里，藏着一个很少有人留意的前提：那个“自己”早就在某个地方，完整地、安静地等着。它只是被弄丢了，被盖住了。你要做的，是走过去，把它认出来，捡回来。

这是“找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象先在那里，认识去够它。

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自己等在尼泊尔。也许那个自己，要在某一段路上、某一次碰撞里，才第一次显出来。它不是被找到的，是发生的。

这两种说法，听着像是措辞上的差别。本章要说明，它们不是措辞的差别，是世界的差别。哲学上，这叫本体论的差别。

符号学里，这个差别落在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上：

一个符号指着的那个东西，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本章先挖对象这一处。

近代符号学里，最认真对待“对象”的人是皮尔斯。正因为他认真，他在这里停下的那一步，才看得最清楚。

◆ 一、皮尔斯把对象请了回来

先说皮尔斯对在哪里。这一段要说足，因为本章后面所有的话，都站在他的肩上。

第1章讲过，索绪尔的符号只有两半：能指和所指。一个声音的印迹，一个概念，两半都在说话人的心里。外面那棵真实的树，不在他的符号里。索绪尔这样做有他的道理：语言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就得先把研究的东西圈干净。

皮尔斯不肯这样圈。他的符号是三元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缺一不成。对象被请了回来，而且是作为符号的一个必要成分请回来的。

这一步的分量，可以拿一个日常的场景来掂一掂。

你在厨房里问家人：“外面下雨了吗？”家人往窗外看了一眼，说：“下了。”

这两个字是一个符号。照索绪尔的看法，它的意思来自它和“没下”“快下了”“停了”这些说法的差别。这当然不错。可是你问这一句，是为了收不收阳台上的衣服。你在乎的是窗外那片真的天，不是这两个字在汉语里和谁对立。

皮尔斯的三元，正好把这片真的天放了进去。“下了”这个符号，指着一个对象：外面的天气。你听了，心里生出“该收衣服了”，这是解释项。三样东西咬在一起，符号才算完成。

他还往前多走了一步，把对象分成了两层。

他在1909年写给威廉·詹姆斯的一封信里，举过一个几乎一样的例子。妻子早上醒来，问他今天天气怎样。他答了一句，大意是“今天有暴风雨”。这句回答里呈现出来的天气，叫**直接对象**。它是符号自己所呈现的那个对象，离开这个符号就没有它。窗外那片实际的天，气压、湿度、云的走向，那个迫使他这样答、而不是那样答的东西，叫**动力对象**。

直接对象，是对象在符号里的样子。动力对象，是站在符号背后、推着符号成为这个样子的那个实在。

这个区分很精细。它承认人说出来的，永远只是对象的一个侧面；同时又坚持，那个侧面不是凭空编的，是被真实的东西逼出来的。

说错了，世界会来纠正你。今天你说晴，出门淋了一身雨。动力对象就用这场雨，把直接对象改写了。

皮尔斯在这里至少对在三处。

第一，他让符号有了外面。符号不再只是网上一个静止的结，它向世界伸出了一只手。手的那一头，有东西会顶回来。

第二，他让认识可以出错，也可以改。他把这叫“可错论”：任何一个结论，都可能被下一次经验推翻，所以探究不能停。这不是悲观，是诚实。

第三，他给“真”留了一个方向。他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1878）里大意说：所有认真探究的人，只要一直探究下去，最终注定会同意的那个意见，就是真；那个意见里所表象的对象，就是实在。真不在哪一个人手里，在一个不断探究的共同体的远方。

对象在他的体系里有多要紧，看他怎样给符号分类就知道。他最有名的一组分类，图像、指示、规约，分的正是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图像，是因为像对象而成为符号，比如一张地图像它画的那片地。指示，是因为和对象有实际的联系而成为符号，比如风向标被风推着转。规约，是因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成为符号，比如“猫”这个字和猫之间，只靠大家都这样用。三类符号，三种和对象相连的方式。离开对象，这组分类一类也立不起来。

这三条，今天读来还是硬的。科学能自我纠错，靠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人说出来的会错，可世界在那里，人一次次去够它。

他还有一层更深的坚持。中世纪有一场老争论：“人”“红”“三角形”这些普遍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只是名字？皮尔斯站在“真实存在”这一边。他认为一般的规律、一般的性质，都不只是我们贴上去的标签，它们在世界里真的起作用。

这种立场，让他和许多同时代人拉开了距离。在一个越来越相信“一切都是人的说法”的时代，他坚持世界有自己的硬度。本书后面讲现实符号，讲符号要付能量，讲的也是世界的硬度。在这一点上，本书和皮尔斯是站在一起的。

◆ 二、两层对象，都站在原地

现在看皮尔斯停在哪里。

直接对象和动力对象，是一个认识上的区分。它回答的是：人够到了对象的多少？符号里呈现的那一层，和符号背后的那一层，差了多远？

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对象在那里。

皮尔斯自己给符号三元排过一个先后。他晚年给符号下定义时大意说：符号被它的对象所决定，又去决定一个解释项。决定的方向，是从对象到符号，再从符号到解释项。对象在这条线的最上游。

上游的东西，是不被下游改动的。河水往下流，源头不会因为下游拐了个弯就挪地方。在皮尔斯的排法里，解释项可以千变万化，符号可以一个接一个地生，可是对象始终在最上头，只出力，不受力。

直接对象，是对象被够到的部分。动力对象，是对象本身。两层之间的距离，是认识的距离。认识可以近一点、远一点，对象本身不动。它就站在原地，等着被够得更全。

皮尔斯的两层对象，分的是“够到了多少”，没有分“对象是怎么来的”。

拿下雨的例子再看一次。窗外的雨，确实是先在的。不管你问不问，它都在下。用“找到”的框架来讲它，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是换一个符号。

两个人认识了十年。有一天，其中一个说：“我们是朋友。”

这句话也指着一个对象：他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的“动力对象”在哪里？它在这句话之前，就已经完整地站在某个地方，等着被说出来吗？

好像不是。友谊是在十年里一件件事情中长出来的。一次搬家时帮的忙，一次深夜接起的电话，一次争吵之后谁先低了头。也许正是“我们是朋友”被说出来的那一晚，这份友谊才第一次有了它的形状（显露）。说出这句话，本身就是这份友谊发生的一部分。

在这里，对象不是先在那里、等着被符号够到的。对象和符号，是在同一段经历里一起显出来的。

再换一个更小的。一家人吃晚饭，十岁的女儿一边吃一边刷手机，父亲忍了几次，终于说：“以后我们家吃饭不看手机。”那天晚上大家都把手机放到了客厅的柜子上。

“我们家吃饭不看手机”，这是一条家规。它指着的那个对象，是这一家人吃饭的样子。这个样子在父亲开口之前并不存在，至少不完整地存在。是那一句话、那一晚放上柜子的几部手机，加上后来一天天的照做，让它有了。半年后，女儿的同学来家里吃饭，掏出手机，女儿会说：“我们家吃饭不看手机的。”这时候，这条家规已经站稳了。

它站稳的那个对象，不是被谁找到的。

皮尔斯的框架里，这种情形没有自己的位置。它只能被当作“动力对象比较复杂、比较难够”的情形来处理。可是它不是难够，它根本不在那里等。

这就要说到动力对象的底细了。

一个站在符号背后、推着符号、却永远不能被符号完全呈现的实在——这个说法，读过一点哲学的人会觉得眼熟。它很像康德的“物自体”。

区别在于态度。康德说，物自体可以被思想，却不能被认识。皮尔斯说，动力对象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没有被完全认识；可是只要探究的共同体一直走下去，就能无限地逼近它。

所以本书把皮尔斯的动力对象，叫作**乐观版的物自体**。

乐观和悲观，是对“能够到多少”的态度。两个人共享的，是同一个前提：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在认识的另一头。它不随认识而生，也不随认识而变。

在找到的世界里，这个前提就像空气，用不着单独去说。

乐观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它让科学家相信，今天测不准的，明天可以测得更准，一代人做不完的，下一代人接着做。可是乐观也遮住了一件事：如果对象本身在长，那么“无限逼近”就成了一场追不上的追赶。你以为它站着，于是一次次走近；它其实也在走，你每走近一步，它已经不在原处了。

追的人会以为是自己走得不够快。他不会想到，要换的不是速度，是问法。

◆ 三、三位大师，同一处空着

把视线放宽一点，会发现这处空着的地方，不是皮尔斯一个人留下的。

近代哲学里，至少有三个人，把力气都花在了认识这一端。对象那一端，始终没有人去动它。康德、尼采、皮尔斯，三人性情截然不同，结论几乎相反，空着的却是同一处。

先说康德。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初版，1787年再版）做了一件大事。他在第二版序言里把它比作哥白尼的转向，大意是：以前人们以为认识要去符合对象，一直走不通；不如反过来，设想对象要符合我们认识的方式。

空间和时间，是我们感受的形式。因果、实体这些，是我们知性的范畴。我们认识到的世界，是经过这套形式和范畴加工过的世界。

后人常用一个比方来讲它：人天生戴着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看到的世界都带着镜片的颜色。这个比方不是康德的原话，也不完全准确，可它抓住了一点：要紧的东西在眼镜这一边。镜片怎样磨，怎样上色，可以细细研究；镜片外面那个东西本来什么样，永远看不到。

这一转，长处极大。它说明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什么能有普遍、必然的知识：这些知识的形式，本来就是我们带进去的。它还给认识划了一条界线：超出经验的东西，理性一伸手，就会自相矛盾。后来两百多年的哲学，几乎没有一家能绕开这条界线。

可是康德转的，只是认识这一端。

我们这一端的形式和范畴，被他细细地拆开、排好。那一端的物自体呢？它被留在了界线外面。它可以被想到，不能被认识。它不参与任何加工，也不在任何过程里出现。

它就是“在那里”，一个永远不被碰的变量。

再说尼采。

尼采对康德很不客气。在他看来，“物自体”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发明。他晚年的遗稿笔记里，有一句后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后人把这段笔记编进了《权力意志》，按1906年增订版的编号是第481节。在《论道德的谱系》（1887）第三篇第12节里，他大意说：只有从某个视角出发的看，只有从某个视角出发的“认识”。

尼采对的地方，是他敢于追问来历。

《论道德的谱系》本身就是一部追来历的书。善与恶，罪与疚，良心，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东西，被他一件件追到它们出生的那段历史里。他让人看见，许多被当作“找到的”永恒价值，其实是在某些具体的冲突里长出来的。

在价值这一边，尼采做的几乎就是发生学。

可是在“被解释的那个东西”上，他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没有让对象动起来，他把对象拿掉了。

只剩下解释，只剩下视角，只剩下在背后推动解释的意志。整个过程，又一次全部堆在解释者这一端。对象那个变量没有被改写，它被删去了。

删去一个变量，和让它动起来，是两回事。

一个被删去的变量，就像一张合影里被剪掉的人。照片里少了一个人，可你永远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

尼采会说，本来就没有那个人，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可是这样一来，一个问题也跟着被剪掉了：被解释的那一头，有没有可能也在变，也在生？在“只有解释”的世界里，这个问题问不出来。因为能变、能生的，只有解释。

最后是皮尔斯。

康德把对象挡在界线外，尼采把对象删去，皮尔斯把对象放到了探究的尽头。三个人里，他对对象最有感情。可是在他那里，对象依然不随符号而生。动的是解释项，一个接一个往前长。对象在远方，等着被趋近。

把三个人放在一起看，那处共同的空白就出来了：

	康德	尼采	皮尔斯
过程放在哪一端	认识者的形式与范畴	解释者的视角与意志	解释项的链条
对象怎样处理	物自体：可想，不可知	拿掉：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动力对象：无限探究的尽头
对认识的态度	有界，界内可靠	怀疑一切现成的东西	可错，却能逼近
对在哪里	给认识划界，说明科学何以可能	追问价值的来历	把对象请回符号，让探究能纠错
对象这个变量	固定在界外	被删去	固定在远方
留下的空白	对象自己有没有一次发生，没有问	同左	同左

三条路，三种性情，最后一行一模一样。

这就是本书说的“同一个亏空”：**客体那个变量，没有人敢动。**

说“不敢”，不是说他们胆小。这三个人在别处都是极大胆的人。说“不敢”，是说在他们共同的底子上，动对象就等于动地基。在找到的世界里，对象是一切认识的锚。锚要是也会动，船往哪里停?

可是锚动不动，不由人怕不怕来定。如果有些对象本来就是发生的，那么把它们当成锚，船停得再稳，停住的也不是它们。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皮尔斯手里，其实握着让对象动起来的材料。

第2章讲过他1891年到1893年写的那组宇宙论文章：偶成论，连续论，连自然定律都被他说成宇宙养成的习惯。偶然，连续，习惯的生成，这些全是发生的材料。

可是他没有把这些材料带回符号学。在宇宙论里，世界会发生；一回到符号学，对象又站回了原地。这是一位大思想家留在两个抽屉之间的一条缝。第6章还会看到，他另一样要紧的东西，也放错了抽屉。

这一处空白，对符号学的后果比对哲学更大。

对象既然不动，符号里一切的变化，就只能算到解释者那一边去。符号的意思在变，只能是解释在变；新的意思出现，只能是解释长出了新的一环。这样一来，符号就只能住在解释它的那颗心里，这是第5章要讲的第二道亏空。解释一环接一环地长，又找不到推它的那股力，只好当它是自己在长，这是第6章要讲的第三道亏空。

三道亏空，根子连在一起。第一道没补上，后两道就补不上。

◆ 四、找到和发生，是两种世界

本书在这里的说法，很短：

符号指向的，可以是被发现的对象，也可以是一次发生。这是本体论的区分，皮尔斯没有做。

前一种，对象先于符号。它在那里，符号去够它，够得近一点或远一点。“下雨了”指着的雨，“这块石头重3公斤”指着的石头，“火星有两颗卫星”指着的卫星，都是这一种。在这一种里，皮尔斯的框架完全适用，直接对象和动力对象的区分也非常好用。

后一种，符号和对象在同一次发生里一起显出来。它背后没有一个在等着的东西。符号就是那次发生留下的刻痕。“我们是朋友”里的友谊，一座村子的名字，一个民族的自称，“我愿意”这三个字所指的那桩婚姻，都是这一种。

这两种不是精度的差别，是本体论的差别。

精度的差别，是同一种东西够得准不准。本体论的差别，是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拿量雨的办法去量一桩婚姻，量得再准，量的也是错的东西。

一个例子可以看出这差别有多实在。一对夫妻闹到要离婚，去做婚姻咨询。如果婚姻是一个被找到的对象，咨询要做的，就是查清“这段婚姻到底怎么了”，像医生查出病灶。如果婚姻是一次发生，咨询要做的就不一样了：它要看两个人之间还有没有东西在长，长到了哪里，卡在了哪里。前一种在找真相，后一种在看一段还在走的路（差异序列）。

本书不说世界上只有发生，没有找到。那会掉进另一个坑里，把对象再删一次。雨是先在的，石头是先在的，这些都可以老老实实地去找。本书只说：有另一类对象，它们是发生的；一个框架如果只认第一类，第二类就会被它悄悄改造成第一类，然后被找错。

怎样分辨？可以先问三个问题。

第一问：这个符号出现以前，它所指的东西，是否已经完整地在那里？雨是，友谊不全是。

第二问：说出这个符号，会不会改变它所指的东西？说“下雨了”，雨不会因此大一点。说“我们是朋友”，这份友谊从此就不一样了。

第三问：所指的东西，是否要在符号之后继续发生，才能维持下去？一块石头不需要。一桩婚姻需要，“我愿意”说完之后，还要每一天去发生。

三问都答“是、不会、不需要”的，大致是找到的对象。三问里只要有一问反了过来，就要小心：它可能是一次发生。

拿“真爱”来试一试。很多人说要“找到对的那个人”，好像世上某处，有一个早已为你配好的人，等你去认。三问一问：这个“对的人”，在你们相遇之前已

经完整地在那里了吗？你对他说出“就是你”，会不会改变你们之间的东西？这份“对”，要不要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发生，才能维持？

后两问的答案，几乎每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对的人”不全是找到的。找到的是一个人，“对”是后来一起发生的。

再拿一家公司来试。老板请顾问来“找出我们的企业文化”。如果文化是一个先在的东西，顾问访谈几十个员工，把它提炼出来，印在墙上，就完事了。可是墙上那几个字印出来以后，有人照做，有人冷笑，有人开始拿它来要求别人。印上墙这一下，本身就改变了这家公司。文化不是被找出来的，它在被说出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

把两种对象摆在一起：

	被找到的对象	一次发生
和符号的先后	对象先在，符号后到	同时显出
符号做什么	去够它，描述它	记下它，也参与它
说错了怎么办	世界来纠正，改符号	发生本身改道，符号与对象一起改
背后有没有东西在等	有，叫动力对象	没有，符号就是那次发生的刻痕
典型的例子	雨、石头、行星的轨道	友谊、婚约、一个名字、一次皈依
合适的问法	它指的是什么	它是在哪一次发生里显出来的
合适的学问	发现学	发生学

替皮尔斯想一想，他会怎样回应？

他大概会说：友谊也有动力对象，就是两个人之间那一套真实的来往方式。说“我们是朋友”的人可能说错，比如一方以为是朋友，另一方只当他是同事。说错了，那套真实的来往会来纠正他。所以友谊照样可以放进“找到”的框架里。

这个回应有它对的地方。友谊确实不是随口说出来就有的，它有它的硬度，说错了会碰壁。

可是这个回应，把一件事悄悄换掉了。它把“这十年里一件件事情”，换成了“一套真实的来往方式”，好像那套方式是一个早已摆好的格局，等着被说中。

而那十年恰恰不是一个格局，是一段路。每一件事都在改写下一件事，连“我们是朋友”这句话说出来以后，也在改写后面的来往。它有硬度，可它的硬度是长出来的，不是先在的。

有硬度，不等于先在；会碰壁，不等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等着被说中。

在第二种对象上，“直接对象”和“动力对象”这对词就不够用了。

直接对象还在，符号里总有一个呈现出来的样子。可是动力对象那个位置，空了。没有一个“实际的友谊本身”躲在这句话后面，迫使它这样说。推着这句话的，是十年里一件件事情织成的那片土（特征纠缠）。

那片土不是一个对象，是一片还在长的东西。它还没有定型（秩序），还正在成形（介生）。一句“我们是朋友”，就是从这片土里结出来的一粒。

这就把对象之分，接到了本书后面的说法上。符号到底是什么，第三编会讲：它是土结晶出来的粒子，详见第7章。符号落在哪一界，第四编会讲，详见第10—12章。这里只先立下一块界碑：

对象可以是找到的，也可以是发生的；不先分清这一点，后面的一切都会被悄悄地拉回找到的世界。

◆ 五、发生过的，常被说成早就在

这里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动作，要单独拿出来说。

一次发生结晶成符号以后，那个符号会变得稳定。它能被重复说出，能被带到别处，能被一代代传下去。符号一稳，人就很容易回过头去，把它所指的东西说成“本来就在”。

“我们本来就是天生一对。”说这话的人，往往是已经相处了很多年的人。在一起的头两年，吵得最凶的时候，没有人这样说。是一起熬过了那些年，那份“一对”才结晶出来。结晶之后，它就被往前推，推到了相遇之前，推成了“天生”。

一个村子的名字也一样。村口立了碑，碑上刻着村名，孩子们从小就念着它长大。过了三代，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是哪一年、为了哪件事才叫起来的。大家只觉得，这个村子“本来就叫这个”。

发生过的东西一旦站稳，就会被说成一直在那里；发生，就在这一下被收回为发现。

这一下，不是谁有意作假。它几乎是符号站稳的自然结果。符号越稳，它的来历就越被遮住；来历越被遮住，它的对象就越像是找到的。

可是这一收，会带来实在的后果。

一对把“天生一对”当真的夫妻，遇到大的不合，往往会说：“看来我们找错了人。”他们不会想到，那份“一对”本来就是一起发生的，现在只是卡住了，还可以再长。一个把村名当作“自古如此”的村子，遇到要改名、要合并，往往只会争谁对谁错，而说不出这个名字当年承载过什么。

找到的世界里，对象只有对与错。发生的世界里，对象还有一条来路，和一段可以接着走的路。

皮尔斯的动力对象，在这一点上帮不了忙。它恰好是“本来就在”的最精致的说法。一个发生过的对象，一旦被放进动力对象的位置，它的来历就被合法地遮住了：它成了探究要去逼近的东西，而不是一段要去读的发生。

◆ 六、“太初有道”的两种读法

要看这个区分有多大的分量，最好找一个两种读法都站得住、都有长久传统的句子，拿它来做试金石。本书选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一句：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 1:1）

昆明。一个冬天的晚上，苏建业坐在书桌前备课。他六十三岁，退休前在中学教了三十多年物理。如今他在教会带主日学的成人班，下个主日要讲《约翰福音》第1章。

他读经和他从前教物理一样，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桌上摊着和合本，旁边是一本希腊文对照的新约，还有一叠写满字的稿纸。

读到第14节，他停住了。

第1节说“太初有道”。这个“有”，原文是一个表示“本来就是、一直在”的动词，ēn。到了第14节，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 1:14）。这

个“成”，原文换了一个词，egeneto，意思是“成为、发生、出现”。再往前翻，第3节说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那个“造”，原文用的也是egeneto。

他在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字：“是”和“成”。

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怎么还会“成了”？

这条缝，是在文本里找得到的。同一章里，同一个“道”，既被说成一直在，又被说成成了。一个动词说在，一个动词说发生，两个动词落在同一个主语上。这不是读者硬塞进去的，是经文自己摆出来的。用“对不上”来谈这段经文之前，先得在材料里看得见这样一条缝。这里，它看得见。

这条缝，正好分出两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道是被找到的。

在这一读法里，“道”指着一个先在的对象：神永恒的理，宇宙最深的秩序，一个在一切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整存在的实在。希腊思想里早有logos这个词，指贯穿万物的理与言。约翰用了这个词，读者便可以把“道”理解为这个永恒的理。

“太初有道”，说的是：在时间开始之前，这个对象已经在那里。“道成了肉身”，说的是：这个早已完整的对象，在某个时刻进入了历史，被人看见。对象没有变，变的是它被人够到的方式。

这一读法有很深的根。它认真对待“太初”这两个字，守住神的永恒与不变。两千年来，许多神学家、许多信徒，都在这一读法里得着安稳。

这份安稳不是空的。《希伯来书》说：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

一个在病床边守了三个月的人，一个刚失业的中年人，读到这一句，会觉得脚下有了一块不动的石头。世界在变，人心在变，有一样东西不变。第一种读法给人的，正是这块石头。本书不会轻看它。

用皮尔斯的话说，在这一读法里，“道”这个符号的动力对象，是那个永恒的理；经文里呈现出来的“道”，是直接对象。读经，就是让直接对象一点点逼近动力对象。

在这一读法里，“成”要被解释掉。“成了肉身”只能是“显现在肉身里”，一个现成的东西换了个出现的地方。

第二种读法：道是一次发生。

在这一读法里，先要注意“道”这个字本身。

在希腊文里，logos不只是理，也是话，是说出来的那一句。和合本用“道”来译它，这个汉字恰好也有两重意思：一是路，人走出来的那一条；一是说，“能说会道”的那个道。天主教通行的思高本，把这一句译作“在起初已有圣言”，用的是“言”这一重。

还有一个旁证。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1808）里，浮士德坐在书房里试着翻译这一句。他先写“太初有言”，觉得不对；改成“太初有意”，又改成“太初有力”，最后写下“太初有为”。一位诗人在这一句面前反复改，正说明这句话里，有一个“在”和一个“做”在互相拉扯。

在第二种读法里，“道”首先是一次说出。《创世记》开头，世界不是被找到的，是被说出来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 1:3）

说，和有，几乎是同一个动作。光不是在某处等着被说出来的，光是在这一说里出现的。约翰用“太初”开篇，正是在回应《创世记》的“起初”；中文译成两个词，在希腊文的旧约译本和《约翰福音》里，是同一个说法。

按这一读法，“太初有道”说的是：一切从一次说出开始。“道”所指的，不是一个躲在说话后面的东西，是这一次说话本身。

汉字“道”的另一重意思，在同一卷书里也有回声。耶稣后来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

道路，是要走的。一条路不走就不成其为路。说自己是“道路”，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摆在那里等你去认的东西，是一段要和你一起走的路。

于是第14节的“成了”，就不再是一个要解释掉的难题，它正是要读的地方。道成了肉身，不是一个现成的对象走进了历史，是这一次说出在继续发生。它有了

身体，住在人中间。它被看见、被摸到、被听见，也被拒绝、被钉死。它不是从远方被够到，它是在“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一段日子里，一次次显出来的。

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第一种读法	第二种读法
“道”指向	一个先在的永恒之理	一次说出，一次发生
“太初有”	对象早已在那里	一切从这一说开始
“成了肉身”	现成的对象进入历史	这一说继续发生，有了身体
读经做什么	逼近那个对象	让这次发生在读者身上再来一次
怎样处理“是”与“成”之缝	用“在”解释掉“成”	用“成”去读“在”

还可以注意第1节中间那半句：“道与神同在。”“同在”是一个关系的说法。在第一种读法里，它说的是两个先在者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种读法里，它可以读成：这一说，与说话的那一位，从来不分开。说出来的，就是说话者自己在场的方式。两种读法在这半句上都站得住，这也说明，本书不是在用一种读法去驳倒另一种。

这里要说清两件事。

第一，本书不在这里替神学下判决。神是否先于一切，这是信仰的事，两种读法的信徒都可以说“是”。第二种读法并不否认这一点。它只是说，“道”这个符号所指的，是一次说话、一次发生，而不是一个可以摆在桌上端详的对象。说话的那一位可以永恒，说出的那一句却是一次发生。

第二，两种读法的差别，不是谁读得更准。它们在不同的世界里读。第一种在找到的世界里读，所以要把“成”解释掉；第二种在发生的世界里读，所以“成”正是它要读的地方。

那个冬夜，苏建业在稿纸最底下写了一行字，准备下个主日问班上的人：

“如果道是一次说出，那我们今天读它，读到的是什么？”

他自己先试着答了一句：“也许不是读到一个东西。是那一说，又在这间屋子里说了一次。”

他想到的，还不止这一句。照第一种读法，他下个主日的课，会是一堂“道是什么”的课：讲logos的来历，讲“道”的几层含义，讲它与神的关系。讲完了，班上的人会知道更多。照第二种读法，课的重心就挪了地方。他要问的是：这一说，在你们身上发生过什么？你们哪一次听见过一句话，听完以后，自己就不一样了？

前一堂课，班上的人带走一些知识。后一堂课，班上的人可能什么都带不走，也可能带走一段自己的经历。

这句话，本书不能替他说得更好。符号指着的若是一次发生，读它的人就不在发生之外。读，也是这一次发生的继续。书一会把这一条展开成一整套释经的读法，详见书一，这里只停在它的门口。

◆ 七、放回日子里

回到小贩中心的那一晚。

潘俊杰后来还是去了尼泊尔。走了二十多天山路，回来的时候瘦了一圈。蔡慧敏在门口接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找到了吗？”

他说：“没有找到。好像也不是找。”

他说，在山上有一天，向导崴了脚。他背上向导的包，扶着向导，多走了七个小时，天黑才到山屋。那天晚上坐在火边，他心里一点也不怕。那个不怕的他，以前从没见过。不是藏在哪里被翻出来的，是那七个小时里才有的。

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他回来以后，没有回银行，也没有急着找下一份工作。他在社区的一个长者中心做了几个月义工，每周两次，推轮椅，陪老人下棋。问他找到了什么，他只是笑。

有一天晚上，他问母亲：“你在食堂做了二十年，那时候你是怎么找到自己喜欢做饭的？”

蔡慧敏想了想，说：“没找。刚进去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灶台，油烟大，手老是烫。做着做着，孩子们排队的时候会喊我的名字，有个孩子毕业了还回来看我。就这么做成了。”

她说的“做成了”，和“找到了”，是两种世界里的话。

本章想留给你的，就是这一个区分。

你嘴里有很多“找”：找工作，找对象，找意义，找自己。有些东西确实可以找，它在那里，你去够它。可也有一些，你越用“找”的办法去够，越够不着。因为它不在那里等你。它要在某一段路上，和你一起发生。

找错了，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你在找一个从没在那里等过的东西。

所以下一次你说“我要去找”的时候，先停一下，问一句：我要的这个，是在那里等我的，还是要和我一起发生的？

带 走 的 话

有些对象在那里等你去找，有些对象要和你一起发生；分不清，就会去找一个从没等过你的东西。

小　账

康德、尼采、皮尔斯把过程都放在认识者一端，对象那扇门始终关着；本书打开它：符号指向的，也可以是一次发生。

把“我们是朋友”“太初有道”里的发生，当成一个早就在那里、只等被够到的动力对象——发生就在这一下被收回为发现。

本章开头的潘俊杰、蔡慧敏，以及苏建业备课的那个冬夜，均为构想，无真实原型。

本章谈读经与婚姻咨询的地方，只为说明对象之分，不构成信仰实践或心理咨询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说“我要去找……”，找的是一个在那里等你的东西，还是一个要和你一起发生的东西？
2. 你和某个要紧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在哪一天、哪一件事里，第一次有了形状的？
3. 有没有一个词，你说出它的那一刻，它所指的东西就变了？

◆

05

第5章

只有一界的符号

这一章的问题

一缕烧纸的烟、一道被一百年脚步磨凹的门槛、一双会自己绕开供品的脚，都在“说”些什么——符号只住在解释它的那颗心里吗？

场景　中元节晚上的烟

农历七月，新加坡的晚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杜若彤走出地铁站，就闻到了。她二十七岁，在一家建筑事务所做实习建筑师，这个月跟着一位老师傅，测绘牛车水一排要修复的老店屋。今晚收工晚了，她陪同事回组屋拿一份图纸。

同事是从欧洲来的交换生，在事务所实习，到新加坡才三个星期。走到组屋楼下，他忽然停住，指着前面：“着火了？”

前面的空地上，一只铁皮桶里火苗蹿得老高，黑烟一股股往上冒。几个阿姨蹲在旁边，一沓一沓往里放金纸。路边的地上，摆着一排橘子、几碗米饭、几炷香。

杜若彤笑了，说没事，是中元节，在烧纸。

她拉着同事往前走。同事一脚差点踩到路边一碗米饭，她伸手把他拽开了。拽完她自己也愣了一下。她从小就知道这个月走路不能踩路边的供品，可是从来没人认真教过她。她的脚，自己就会绕。

拿完图纸，她一个人往回走，路过那排店屋。老师傅袁德明还没走，蹲在一家店屋门口抽烟。他六十三岁，修了四十年老房子。

“你看这道门槛。”他用手电照着。

那是一道花岗岩的门槛。正中间磨下去一个浅浅的凹，像一只碗的底。

“一百年，多少双脚。”袁德明说，“没人刻它，它自己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修的时候，这个凹不能填平。”

杜若彤蹲下去，用手摸了摸那个凹。石头被磨得很光，凉凉的。

这一晚，她碰到了三样东西：一缕烟，一道被磨凹的门槛，还有她自己那双会绕开供品的脚。

这三样东西，都在“说”些什么。烟说着火，或者说烧纸。门槛说着一百年的脚步。她的脚说着她在这个城市长大。

可是它们“说”的方式，很不一样。

上一章挖出了第一道亏空：对象被钉在原地，不随符号而生。对象既然不动，符号身上的一切变化，就只好算到解释者那边去，符号也就只能住在解释它的那颗心里。这是第二道亏空。

这一章要问的是：这三样，算不算符号？如果算，它们是在同一个地方成为符号的吗？

◆ 一、皮尔斯的符号为什么要有人

先回到皮尔斯，先说他对在哪里。

上一章讲过，皮尔斯把对象请回了符号。他的符号是三元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他在约1897年的一份手稿里，给符号下过一个很有名的定义，大意是：符号是对某人而言、在某个方面、代表某物的东西。

这个定义里，有一个“某人”。

这个“某人”不是装饰。在皮尔斯看来，一样东西之所以成为符号，正是因为它在一个心灵里，生出了另一个符号，也就是解释项。烟成为火的符号，是因为看到烟的人，心里生出了“那边着火了”。没有这一生，烟就只是烟。

皮尔斯这样定义，有他深刻的理由。

第一，他要说明意义不是东西身上自带的一种属性。一张纸上的墨迹，放在一只蚂蚁面前，什么也不是；放在识字的人面前，是一首诗。意义不在墨迹里，在墨迹和读者之间。这一点，今天的人大多承认。

第二，他要说明意义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状态。解释项本身又是一个符号，会再生出新的解释项。意义是一路生下去的。这让符号学从一门“分类学”变成了一门“过程学”。

第三，他要说明思想本身就是符号。他很早就有一个主张，1868年写成文字，大意是：离开符号，人没有思想的能力，一切思想都在符号里进行。人不是先有一个纯粹的念头，再给它找一个符号来装；念头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接着一个符号的过程。

这三条，到今天都站得住。尤其是第一条，它把人从一个朴素的错觉里叫醒：以为意义就像颜色、重量一样，长在东西身上。

这个错觉在日子里随处可见。一位母亲把孩子小时候画的一张歪歪扭扭的画，压在玻璃板下面三十年。在别人眼里，那是一张旧纸。在她眼里，那是孩子四岁那年的整个夏天。如果意义长在纸上，所有人看到的应该一样。可是不一样。皮尔斯的三元，正好能讲清这个不一样：纸是符号，那个夏天是对象，母亲心里涌起的那一阵，是解释项。换一个看的人，解释项就换了。

皮尔斯的三元，比“意义在纸上”高明，也比“意义全是人想出来的”高明。它不让意义只在东西身上，也不让意义只在人心里，它让意义在三者咬合的那一下发生。

皮尔斯后来还把这个“某人”放宽了。他在1906年的一篇长文里说，这里要的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人，可以是一个“准心灵”（quasi-mind）。同一篇文章里他还说，思想不一定连着大脑，在蜜蜂的劳作里、在晶体里，都看得见它。这一放宽，后来开出了生物符号学一路，第3章讲过。

他还说过，符号不一定要真的被解释，只要它“能够”被解释就行。打个比方：一封信寄出去，还没拆开，它已经是一个符号了。

这些放宽，都很见功力。可是放得再宽，有一样东西没有放掉：解释者的位置。

“准心灵”仍然是心灵，只是“准”了一点。“能够被解释”，这个“能够”，仍然是对一个可能的解释者而言的。拿走这个位置，皮尔斯的符号就塌了。

◆ 二、拿三条判据筛一筛

这里先借用本书第三编要细讲的三条判据（详见第7章），拿来筛一下皮尔斯的符号。

本书说，符号是土（特征纠缠）结晶出来的粒子。所谓粒子，就是满足三条：

- **稳定**：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
- **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
- **独立**：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

前两条，皮尔斯的符号大体可以过关。一个字可以被一读再读，这是稳定；一个字拆成几笔，就不是那个字了，这是整体。

第三条过不去。

皮尔斯的符号，按他自己的定义，是一个三元关系。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者同时在场，它才是符号。抽掉解释项，剩下的只是一样东西，不再是符号。

皮尔斯的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所以只能在理念里发生。

这句话要说得小心。它不是说皮尔斯的世界里只有观念，没有石头和河流。皮尔斯是坚定的实在论者，上一章说过。它说的是：在他的符号学里，一样东西成为符号的那一下，总是发生在一个解释者的心里。石头和河流在外面，可是石头和河流的“符号身份”，在里面。

这里还要分清一件事，免得误会。

本书说的理念符号，比如一个词、一个概念，也住在心与心之间。那它和皮尔斯的符号有什么不同？

不同在于，皮尔斯的符号就是那个三元关系本身。每一次有人解释，就是一次新的三元。同一个字，你读一次，我读一次，是两次符号过程。符号和这一次解释，是分不开的。

本书的理念符号，是关系结晶以后落下来的那一粒。一个概念，在某一段挣扎里结晶出来，从此就稳了。它要心灵作为它住的地方，可它不等于哪一次解释。它可以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一本书传到另一本书，不随一次读法散掉。

打个比方。皮尔斯的符号像一次握手，两只手松开，握手就没了。本书的理念符号像握手以后留下的一份合同，人走了，合同还在，换一个人也能拿着它去办事。

所以“独立”这一条，筛掉的是皮尔斯那种“只在一次关系里成立”的符号，不是筛掉心里的一切。

这就是本书说的“只有一界的符号”。

本书把世界分成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皮尔斯的符号，全部在理念界里发生。现实界给它提供材料，自我界给它提供解释者，可是符号本身，不在现实里立着，也不在自我身上立着。

这个说法也许会让熟悉皮尔斯的读者皱眉。他不是讲过“习惯”吗？习惯不是在人身上的吗？是的。皮尔斯的“习惯”，确实摸到了自我这一界的边。可是在他那里，习惯是作为“最终的解释项”出现的，它的身份是一个解释，归在思想的过程里。第12章会专门讲，它怎样摸到了边，又被收回了理念。

◆ 三、指示符号的误会

最容易让人以为“皮尔斯也有现实符号”的，是他的指示符号。

指示符号，是皮尔斯三类符号里最贴近现实的一类。它和对象之间，有实际的、物理的联系。烟是火的指示符号，因为烟是火烧出来的。风向标是风的指示符号，因为风向标被风推着转。门上响了三下，是有人来了的指示符号。一个弹孔，是开过一枪的指示符号。

这一类符号，和“猫”这个字很不一样。“猫”和猫之间，只有约定；烟和火之间，有因果。

更难得的是，皮尔斯自己说过一句很公道的话。他大意说：指示符号如果没有了对象，就会立刻失去让它成为符号的那个性质；可是如果没有解释项，它却不会失去这个性质。这段话写在他1902年为一部哲学辞典撰写的“符号”词条里。他举的例子正是弹孔：没有那一枪，就没有那个孔；可是那个孔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能想到它是一枪打出来的。

这段话看起来，好像皮尔斯已经承认，有一类符号不需要解释者。

可是细看，他说的是：弹孔作为一个物理的痕迹，不需要解释者也在那里。他没有说，弹孔作为一个“指着那一枪”的符号，不需要解释者。“指着”这个动作，还是要有人顺着它看过去，才算完成。

指示符号的本事在“指”，而“指”要有人顺着看过去才算数。

回到中元节那一晚。

那一桶火冒出的黑烟，对欧洲来的同事指着“着火了”，对杜若彤指着“在烧纸”。同一缕烟，指向两处。指向哪里，不是烟自己定的，是看烟的人身上带着的东西定的。对一个从没见过中元节的人，这缕烟只能指着火灾。

而且，烟自己是站不住的。它冒出来，飘一阵，散了。半小时后，空地上什么也没有。它不稳定，也带不走。烟是一次燃烧的副产品，不是一次燃烧留下的刻痕。

这就是本书说的“指示符号的误会”：很多人以为，烟指火这种有因果联系的符号，就是现实里的符号。其实不是。它的因果在现实里，它的“指”在心里。它仍然是一个理念符号，只是一个和现实挨得很近的理念符号。

这个误会为什么这么常见？因为人很容易把“有现实的原因”和“在现实里立着”当成一回事。

拿体温计来说。39度，是发烧的指示符号。水银柱升上去，是体温推上去的，因果实实在在。可是39度“指着”发烧，要一个懂得这个刻度的人。一个从没见过体温计的孩子，只看见一根亮晶晶的小棍。甩一甩，读数就没了，它也留不住。

再拿雪地上的脚印来说。早上出门，看见院子里一串脚印，你知道夜里有人来过。脚印是那个人踩出来的，因果也实实在在。可是太阳一出，雪化了，脚印就没了。它“指”向夜里那个人，可它自己站不了多久。

皮尔斯在1906年讲指示符号时，提到过鲁滨逊在沙滩上看见的那个脚印，说它对鲁滨逊是一个指示符号，指着岛上有个什么活物。那一个脚印让鲁滨逊浑身发抖，因为它指着一个他不知道的人。可是让它成为“有人来过”这个符号的，是鲁滨逊那颗害怕的心。海浪一冲，脚印就平了。

有现实的原因，是一回事；在现实里结晶成粒子、自己立住，是另一回事。指示符号大多只有前一样。

那么，现实里有没有不靠“指”、自己站得住的东西？

有。就在离那桶火不远的地方。

那只烧了几十年金纸的铁皮桶，内壁被熏得乌黑，一层叠一层，刮都刮不掉。旁边那堵墙，靠近桶的一块砖面也黑了。这一块黑，今晚在，明晚在，明年中元节还在。拆下这块砖，搬到博物馆里，它还是那块黑。

还有那道门槛。正中那个凹，是一百年的脚步一点点磨出来的。它不需要谁来“解释”它，也一直在那里。没有人看它的时候，它照样是那个凹。下雨天，雨水会在凹里积一小洼，顺着凹的方向流走。一只猫走过，也会顺着凹的边沿走。

这样的东西，本书叫**现实符号**。

它和指示符号的差别，不在有没有因果，而在它是不是一次过程沉下来的粒子。烟是过程的余波，飘过就散。熏黑的砖、磨凹的门槛，是过程的沉积，站住了。

再看三判据。熏黑的砖面：能年年被认出，是稳定；刮掉一半就不是那块黑了，是整体；连砖带黑搬走，它还在，是独立。门槛的凹：同样三条都过。

它们有没有被人读过，不改变它们是什么。被读，是它们后来的事。

指示符号和现实符号，可以这样对照：

	指示符号（如烟指火）	现实符号（如磨凹的门槛）
和过程的关系	过程的余波	过程的沉积
本事在哪里	指向别处的对象	自己立在那里
要不要解释者	要，“指”要有人顺着看	不要，没人看也是它
稳不稳定	常常转瞬即逝	能年年被认出
能不能带走	带不走，离开现场就没了	能，连着载体搬走仍是它
落在哪一界	理念界，挨着现实	现实界
被谁认得	带着相应习惯的人	人、猫、雨水都会顺着它走

最后一行，值得多看一眼。雨水会顺着门槛的凹流，猫会顺着它的边走。它们没有“解释”这道凹。可是这道凹，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它们走的路。一个现实符

号，能在没有谁去解释它的情况下，起符号的作用：让后来的东西，照着它的样子走。

还可以拿风来对照一次。

屋顶上的风向标，是皮尔斯最爱举的指示符号之一。风往哪边吹，它就往哪边指。风一停，它停在哪里都行；风一转，它跟着转。它每一刻指的，都只是这一刻的风。要读懂它，还得有人抬头看一眼。

海边的山坡上，有一些树，常年被同一个方向的海风吹，树冠全往一边倒，像被梳过的头发。这些树，记下的不是某一刻的风，是几十年的风。无风的日子，它们也那样歪着。渔民看它们，就知道这片海常年刮什么风；一只海鸟落脚，也会挑背风的那一侧。

风向标在“指”风，歪树是风“沉”下来的样子。前一个是指示符号，后一个是现实符号。

这种“照着它的样子走”，本书后面会叫它回写的一种。这里只先记下：现实自己会沉下东西，那些东西会反过来塑造后来的过程。它们不需要先进入谁的脑子，才算数。

◆ 四、索绪尔的网，圈得更小

说完皮尔斯，再看索绪尔。他的符号，比皮尔斯圈得还要小。

第1章讲过，索绪尔的符号有两半：能指和所指。一般人以为，能指就是声音，所指就是东西。索绪尔特意纠正过这个印象。他大意说：能指不是物理的声音，是声音在心里留下的印迹；所指不是外面的东西，是一个概念。

两半都在心里。

他还画过一张有名的图：两个人对面说话，各自头上一个圈。甲的脑子里，一个概念唤起一个声音印迹，经由发音器官变成声波。声波传到乙的耳朵，再在乙的脑子里唤起那个声音印迹和那个概念。这张图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绪论第3章。整个过程，从一个脑子到另一个脑子。中间的空气只是一条传送带。

这张图画得很清楚，也很诚实。它把说话这件事里，哪些属于语言学、哪些不属于，一笔一笔分开了。声波、喉咙、耳膜，交给物理学和生理学。留给语言学的，是两个脑子里那套相互对应的概念和声音印迹。

他还用下棋打过一个比方。棋子用象牙做还是用木头做，对这盘棋的规则毫无影响；增减棋子的数目，才动到了棋本身。语言也是这样：一个符号的价值，在于它在系统里的位置，不在于它的材料。

这个比方很漂亮。可它也说出了一件事：在索绪尔那里，符号可以和任何材料脱开。它的身份，只系在系统上。

不只如此。他还把语言和言语分开。言语是每个人每一次具体的说话，带着各人的口音、各自的场合。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拥有的那套系统，储存在说这种话的人的脑子里。他的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不是言语。

这样一来，说话的人被圈在外面，说话的场合被圈在外面，世界上那棵真实的树也被圈在外面。剩下的，是一套概念和声音印迹相互区分的系统。

先说这一圈的好处。

索绪尔要建立一门真正的语言学。在他之前，语言研究大致走过三路：规定对错的语法；对着文献逐字校注的语文学；把几种语言放在一起比、追它们亲缘的比较语文学。他要找到语言自己的规律，就得先把研究的东西圈干净。圈干净之后，一门学问才有了自己的对象，有了自己的方法。二十世纪的结构主义，从人类学到文学批评，都从这一圈里长了出来。

他也并没有忘记更大的世界。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设想过一门更宽的学问，他叫它“符号学”，大意是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语言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知道礼仪、军号、聋哑人的手语，也都是符号。

可是他亲手做出来的，只是语言这一块。而他用来做语言的办法，把符号牢牢钉在了一个系统内部。

所以，如果说皮尔斯的符号只在理念界，那么索绪尔的符号，只在理念界里的一个角落：一种语言的系统里。

皮尔斯的符号只在理念里，索绪尔的符号只在一种语言的系统里。

拿中元节那一晚来对照，就很清楚。

那缕烟，在索绪尔的框架里根本不是语言符号，他不处理它。那道门槛，更不在他的视野里。杜若彤那双会绕开供品的脚，也不在。他能处理的，是杜若彤嘴里说出的“中元节”“烧纸”这几个词，它们和“清明”“上坟”“过年”怎样相互区分。

在新加坡，这一点还有一层特别的味道。杜若彤跟阿姨们说“七月半”，跟同事说“Hungry Ghost Festival”，跟老师傅说的是福建话里的叫法。照索绪尔的看法，这是三套系统里的三个词，每个词的价值，来自它在自己那套系统里和别的词的差别。英文里的ghost，和spirit、soul相互区分；中文里的“鬼”，和“神”“祖先”相互区分。两套区分不重合，所以翻译总有一点对不齐。

这是索绪尔看得极准的地方。一个词的意思，确实离不开它所在的那张网。

可是那一晚的米饭、香、铁皮桶，那块熏黑的砖，杜若彤那双会绕的脚，在三套语言里都一样。它们不属于任何一张网。在索绪尔的框架里，它们没有位置。

皮尔斯至少能处理那缕烟。他能说清，烟指火是一个指示符号，“烧纸”这个词是一个规约符号。可是门槛和那双脚，他也只能把它们当成“可以被解释的材料”，放进理念界里去处理。

三家的范围，可以这样摆：

	索绪尔	皮尔斯	本书
符号在哪里	一种语言的系统里	解释者的心里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
要不要解释者	不问，只问系统内的差别	要，至少要一个“准心灵”	理念符号住在心里，却不等于某一次解释；现实与自我符号不要
现实的位置	圈在外面	提供对象与材料	自己会沉下符号
身体的位置	圈在外面	提供解释者	自己会长出符号
中元节的烟	不处理	指示符号	理念符号，挨着现实
磨凹的门槛	不处理	可被解释的材料	现实符号
会绕开供品的脚	不处理	可被解释的材料	自我符号

	索绪尔	皮尔斯	本书
“独立”这一条	离开系统就没有价值	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	三界的符号各自能独立

一层比一层宽。这不是说宽的就对，窄的就错。窄有窄的好处，索绪尔圈得窄，才把语言看得那样细。宽是因为要回答的问题不同：本书要问的是符号怎样发生，而符号的发生，不只在语言里，也不只在心里。

◆ 五、三界都有符号

于是本书的说法是：

符号有三界：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三类各有一章细讲，详见第10—12章。这里只各举几样，先认个脸。

理念符号，是皮尔斯和索绪尔都研究过的那一类：词，概念，教义，公式，一张地图上的图例。它们在心里结晶，在心与心之间传递。

现实符号，是现实自己沉下来的粒子：磨凹的门槛，熏黑的砖面，一棵树一年一圈的年轮，冰川退走以后留在岩石上的擦痕。它们不需要解释者也立得住。考古学家读它们，地质学家读它们，可是它们在被读之前，早已在那里。

自我符号，是在一个人身上沉下来的粒子。杜若彤那双会绕开供品的脚，一个打字员不看键盘就能落下的指法，一个游泳的人换气的那个节拍，都是。它们不需要被想起，就在身上起作用。

这里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反问：门槛上的凹，难道不也是要有人认出它，它才算一个符号吗？没人认的时候，它不就只是一块磨损的石头？

这个反问，正是皮尔斯式的问法。本书的回答是：认出，和是，要分开。

一块年轮清楚的树桩，在林子里放了几十年，没有人去数它。它是不是一个符号？照本书的判据，它是：它稳定，几十年不变；它是整体，锯掉一半，那段年份就没了；它独立，搬到学校的实验室里，它还是那几十圈。它记下了每一年的雨水和日照，像一本没人翻的账。

后来一位研究气候的人锯下一片，在显微镜下一圈圈地量，读出某一年大旱。这是这个现实符号，第一次走进了理念界。可是它不是在这一刻才成为符号的。它早就是了，那位研究者只是读到了它。

再看自我符号。一个会骑自行车的人，骑车的时候并不想“我在保持平衡”。他想着别的事，车照样骑。那个平衡的本事，没被想起时也在他身上。说它要先被“解释”才算符号，就像说一个人要先想起自己会走路，才算会走路。

被读到，是符号后来的事；符号是不是符号，看它有没有结晶成粒子，不看它有没有被读。

三界之间，也不是互不相干的。门槛的凹被杜若彤标上测绘图，写上“历史磨损，保留”，是现实走进了理念。一句“七月走路不要踩供品”沉到她的脚上，是理念走进了自我。一百年里人人那样走路，叠在一起磨出了那个凹，是自我又回到了现实。三界之间怎样迁移、回写，详见第15章。

只有一界的符号，还有一个后果，下一章要接着讲。

符号如果只在理念里，那么推动解释的力，也只能从理念里找。一个解释生出另一个解释，再生出另一个，链条在心里自己往前长。外面的世界顶回来，身上的习惯撞上去，这两股力，在只有一界的框架里没有名分。它们只能被当作“材料”，从外面递进来，却不算符号自己的事。

而符号三角里最要紧的那股力，恰恰是两界之间的碰撞（详见第13章）。缺了两界，这股力就看不见了。

这一章要立住的只有一点：

符号不只在脑子里。现实会沉下符号，身体会长出符号；只认理念里的那一类，就把另外两类都当成了材料。

把它们当成材料，后果是实在的。

修房子的人如果只认理念符号，就会觉得门槛上那个凹是“磨损”，是要修补的缺陷。图纸上没有它，规范里没有它，它就该被填平。填平之后，这道门槛就干净了，也就哑了。一百年的脚步，被一刀抹掉。

带孩子的人如果只认理念符号，也会犯同样的错。孩子背会了“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大人就以为孩子会了。可是这句话还只在孩子的嘴上。要等到哪一天，孩子走到路口，脚自己停下来，眼睛自己去找灯，这句话才沉成了他身上的一个符号。只看他会不会背，就会把一个还没长出来的自我符号，当成已经有了。

一家公司如果只认理念符号，会把制度写得越来越厚。可是员工每天怎样做事，是另一套东西。它沉在大家的手上、习惯里，也沉在办公室的摆法、工位之间那几步路上。改了文件不改这些，文件就只停在纸上。

◆ 六、一栋店屋里的三界符号

现在用一个完整的例子，把这一章的话串起来。

第二天早上，杜若彤又去了那排店屋。袁德明已经在了，还有一位从政府部门来的女士，蒋丽娟，五十岁上下，负责审批这一排店屋的修复方案。

蒋丽娟带着一份厚厚的保护准则。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着说：门槛、地砖、木窗，凡是原有构件，能保留的一律保留，不能保留的要按原样复制。

这份准则，是一个理念符号。它是一群人在开会、争论、修改之后结晶出来的条文，写在纸上，可以被复印，被引用，被带到另一栋店屋去用。

门槛上那个凹，是一个现实符号。它是一百年的脚步磨出来的，不靠任何人的解释立在那里。

袁德明的手，是一个自我符号。他摸一摸门框的木头，就知道哪一段已经被白蚁蛀空，哪一段还结实。他说不清是怎么知道的，他的手知道。这只手，是四十年修房子修出来的。

三样符号，在这栋店屋里碰到了一起。

问题出在一根门框上。按准则，原有门框能保留的要保留。从外面看，这根门框漆面完好，纹理清楚，完全可以保留。可是袁德明的手一摸，就摇头：里面空了，撑不过两年。

准则说可以留，手说不能留。

这里有一条看得见的缝：同一根门框，理念符号给出的判断，和自我符号给出的判断，对不上。这条缝不是事后找补出来的，在袁德明伸手去摸之前，准则上的那一行字和他四十年的手感，就各自摆在那里了。

如果照皮尔斯的框架来看，这里只有一种符号在起作用。准则是符号，门框的外观是符号，袁德明的手感也被当作一种“判断”，一种解释项。三样东西都被放进理念界，比一比哪个解释更可靠。

可是这样看，就漏掉了最要紧的一点：袁德明的手感，不是一个解释。他没有“想”，他一摸就知道了。那个知道，在他的手上，不在他的推理里。它是一个已经结晶好的自我符号，和准则这个理念符号一样稳定、整体、独立：它能在每一根门框上重复起作用，这是稳定；它是一整只手的事，拆不成几条可以写下来的规矩，这是整体；他到哪一栋老房子，这只手就跟到哪里，这是独立。

蒋丽娟没有马上点头。她做了二十多年审批，见过太多“老师傅说不行”最后其实可以的情况。她说，准则是一群专家定的，不能凭手摸一下就推翻。

袁德明也不争。他只说：“那就钻个孔看看。”

这一来一回，是两种符号在顶。准则这一边，有会议、有专家、有条文，连接得很牢。手感这一边，有四十年、几百栋房子、几千根木头，也连接得很牢。两边都不是随口说的。

她让人钻了一个小孔取样。钻头进去不到两寸，就是一手的木粉。里面是空的。

后来，这根门框按原样复制了一根新的。旧的那根没有扔，送进了一个小小的展室，旁边放着取出来的那段蛀空的木芯。

这一来一回，三界的符号都动了一下。

准则这个理念符号，被加了一条附注：外观完好的原有木构件，保留前须取样检测。这一条，是从袁德明的手上，回写到纸上的。

袁德明的手，没有变。可是杜若彤在旁边看了一上午，她的手也开始想去摸一摸那些木头。

她问袁德明，怎样才能摸得出来。袁德明说：“摸。摸一千根就知道了。”这句话听上去像推托，其实是实话。他手上的那个符号，没法用一句话交给她。她只能自己一根根去摸，让那份手感在自己身上慢慢长出来。一个新的自我符号，也许就在她身上正在成形（介生）了。

那根旧门框，从一个构件，变成了展室里的一件陈列。一个现实符号，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立着。

替皮尔斯说一句公道话：他的框架并非讲不了这件事。他会说，袁德明的手感是一种长期习惯形成的判断，比准则更贴近这根门框的动力对象，所以它对了。这样讲，前后也通。

可是这样讲，有一样东西会被讲没：那只手本身。它会被讲成一个“判断”，一个停在理念里的结论。好像袁德明的本事，可以写成几条规矩，印进准则，谁读了谁就会。事实上，准则后来加的那条附注，写的只是“须取样检测”，写不出那只手。手上的东西，进不了纸。

这个早上发生的事，在只有理念符号的框架里，只能讲成“一个经验判断纠正了一个书面判断”。在三界都有符号的框架里，它是三类符号在一栋店屋里互相碰撞、互相改写的一次完整的发生。

◆ 七、放回日子里

那天傍晚，杜若彤路过组屋楼下。铁皮桶已经收走了，空地扫得干干净净。只有墙角那块砖，还是黑的。

她想起前一晚那位欧洲同事，想起他差一点踩上去的那碗米饭。他的脚不会绕，不是因为他不懂礼貌，是因为他身上还没有长出这个符号。给他讲十遍道理，他会记住，可是要等他在这里住上几个七月，那句话才会沉到他的脚上。

你身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你家门口那级台阶，哪一块松了，你闭着眼都知道要跨过去。你妈妈做菜放盐的那一撮，从来不用勺子量。你上班的那条路，你走了五年，哪里该放慢，哪里可以抄近，你的脚比你的脑子先知道。

你住的地方，也替你记着很多。厨房那块台面，切菜的那一角颜色浅一些。沙发上你常坐的那一头，比另一头塌下去一点。楼道里那段扶手，靠近你家门口的地方被摸得发亮。这些痕迹，没人刻，也没人记，可它们一年年地在那里，比你的日记还老实。

这些都不只是“材料”，等着被你的脑子去解释。它们是已经站稳了的符号，有的立在你家门口，有的长在你的手脚上。

下一次你说“我明白了”的时候，可以问一问：我明白的这件事，是只在脑子里明白了？还是已经沉到了手上、脚上，或者刻进了我住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符号不只住在解释它的那颗心里；现实会沉下符号，身体会长出符号，它们没人读也立得住。

小　账

皮尔斯把符号的成立系在解释者身上，索绪尔把它系在一种语言的系统里，现实与自我两扇门都关着；本书打开它们：三界都有符号。

把磨凹的门槛、会绕开供品的脚，都当作等着被解释的“材料”，把它们的符号身份收进解释者的心里——发生就在这一下被收回为发现。

本章开头的杜若彤、袁德明、蒋丽娟，以及那排店屋的修复，均为构想，无真实原型；文中的保护准则与那条附注是设计示例，不对应任何真实条文。

想 一 想

1. 你住的地方，有没有一处被时间磨出来、没人刻却人人都认得的痕迹？
2. 有没有一件事，你的手或脚比你的脑子先知道？它是怎样沉到身上的？
3. 有没有一句你小时候听过的话，后来变成了你的习惯，而你已经想不起是谁说的？

◆

06

第6章

免费的衍义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个晚上顺着链接点开四十一个网页，人累了，却什么也没留下——解释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停下，一路往前长真的不用付账吗？

场景　凌晨一点的标签页

深圳，周二晚上十一点。

余浩然三十六岁，在一家做智能家居的公司当产品经理。孩子睡了，他靠在沙发上看一份行业报告。报告里有一句话：“硬件的边际成本正在逼近零。”

他对“边际成本”这个词，一直有点模糊。于是他打开手机，搜了一下。

词条里说，边际成本是多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成本。他看懂了，顺手点开词条里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那一页，提到了“博弈论”。博弈论那一页，有一张纳什的照片。他想起看过一部电影讲纳什，又点了进去。电影那一页提到了精神分裂症，他点了。精神分裂症那一页提到了多巴胺，他又点了。

多巴胺，奖赏回路，短视频为什么让人上瘾，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然后是一个哲学家关于“注意力”的说法，那位哲学家的生平，他住过的城市，那座城市的一场战争……

等他抬起头，已经是凌晨一点。手机浏览器里开着四十一个标签页。

妻子叶静怡起来倒水，看见他还坐在那里，问：“这么晚了，你在查什么？”

他张了张嘴，说不上来。

“一开始在查边际成本。”他说。

“那边际成本是什么？”

他想了想，竟然想不太起来了。两个小时前他明明看懂了。

叶静怡三十四岁，在中学教化学。她没多说，倒了水回去睡了。余浩然又坐了一会儿，把四十一个标签页一个个关掉。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几乎记不起其中任何一页写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上班，他觉得头有点沉，像熬了一夜。可是这一夜，他什么也没留下。

这个晚上很普通。几乎每个用手机的人，都有过这样的晚上。

可是放在符号学里看，它很奇怪。

一个词牵出另一个词，一个解释引出下一个解释，一路往前，没有尽头。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皮尔斯式“无限衍义”在日子里的样子。照这幅图景，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环接一环里长出来的。可是余浩然这一夜，链条长了四十一节，留下的东西几乎是零。人还累得像干了一夜活。

这一章要问两件事。

第一，那条链是从哪里开始动的？为什么有的晚上他会点开第一个链接，有的晚上看到同一个词，却毫无兴趣？

第二，那条链真的是免费的吗？如果是免费的，他为什么会累？如果不是，账记在了哪里？

这是第二编“三道亏空”的第三道，也是最深的一道。前两章看到，对象被钉在原地，符号被圈在理念一界。剩下的问题落在这一界里面：解释凭什么往前长，又凭什么停下。

◆ 一、一条自己往前长的链

先说皮尔斯对在哪里。

皮尔斯的符号是三元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他最独到的一步，是看出解释项本身也是一个符号。它会再生出自己的解释项，那个解释项又是一个符号，再生出下一个。

于是符号不是一个停在那里的东西，是一条往前长的链。后人把这叫作“无限衍义”。

这个看法，有它极深的道理。

拿一本字典来试一试。你查“边际”，字典说“边缘、界限”。你查“界限”，字典说“不同事物的分界”。你查“分界”，字典又用到别的词。一路查下去，你永远查不到一个“不用别的词来解释”的词。字典是一个圈，每个词都靠别的词来说明。

皮尔斯看到的，就是这个圈的另一面。意义从来不是一次就交割清楚的。每一次理解，都是用一个符号去接住另一个符号；接住了，又留下新的东西要接。

这个看法有三个长处。

第一，它反对独断。没有哪一个解释是最后的那一个。任何一个说法，都可以被进一步追问、进一步展开。一个以为自己已经说出了终极真理的人，在皮尔斯的图景里，只是停在了链条的某一环上。

第二，它让意义成了一件公共的事。链条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长完，它在一代代人之间接力。一个科学概念，今天的教科书讲的，和一百年前讲的，已经隔了很多环。可是它们是同一条链。

第三，它给“链条往哪里去”留了一个方向。皮尔斯并没有说链条会乱长。他相信，在一个认真探究的共同体里，链条终将趋向一个结论。他还说过，一个符号最终、最深的解释项，是一种习惯：理解了一样东西，最后的表现，是人从此会照着它去做。这层意思，他晚年在书信里说得最明白。

这第三条很要紧。它说明皮尔斯不是一个“意义漂流”的人。他心里有一个落点：习惯。理解到最后，要落到怎样做上。

他晚年在1908、1909年的书信里，还把解释项细分成三层。一层是符号一出现就带着的那个直接的意思；一层是它在某个人身上实际引起的效果；一层是如果探究充分进行下去，它最终会引起的那个效果。三层由近到远，一层比一层深。这说明他对“理解”这件事，看得很细：同一句话，听到、听进去、真正懂了，是三回事。

日子里也有这样的三层。一对老夫妻，年轻时一方说过一句“这个家我来撑”。刚说出来的时候，那是一句表态。过了十年，对方病了一场，那一位真的撑了下来，这句话在两人身上有了实际的分量。又过了二十年，孩子长大成家，有一天对自己的妻子也说了这一句。这一句话的意思，一层层往前长，长了三十年。

皮尔斯的链，讲的就是这样的长。

索绪尔那边，也有对的东西。

他不讲链，讲网。他看得很清楚：一个词的意思，靠它和别的词的差别来定。字典那个圈，在他那里不是缺陷，是语言的本来面目。语言就是一张差别织成的网，每一个结，都靠别的结撑着。

这个看法同样有真东西。一个新来的同事说“这个方案还行”。你得知道在你们公司，“还行”和“不错”“可以”“再看看”之间差在哪里，才听得懂他到底满不满意。一句话的分量，确实要放在一整套说法里才称得出来。

两位老祖宗，一个看出了意义是往前长的，一个看出了意义是互相撑着的。这两样，本书都接着用。

◆ 二、第一推从哪里来

现在看他们停在哪里。

先回到余浩然的那一夜。那一夜的链条，皮尔斯可以描述得很好：边际成本是一个符号，机会成本是它的一个解释项，又成为符号，生出博弈论……一环扣一环。

可是有两个问题，链条本身回答不了。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那一晚？

“边际成本”这个词，余浩然在过去五年里见过不下几十次。每一次，他都扫一眼就过去了，从没去查。为什么偏偏那一晚，他停下来，打开了手机？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停在一点？

链条本身并不要求停。四十一个标签页之后，还可以有第四十二个、第四十三个。皮尔斯的图景里，衍义原则上可以一直长下去。可是余浩然停了。他是因为找到了答案停的吗？不是，他连最开始的那个词都忘了。

再设想另一个场景。如果那天下午，老板在会上问他：“我们这款产品的边际成本，你算过没有？”他答不上来，会议室里静了几秒，老板皱了皱眉。那么晚上他再查“边际成本”，会是另一种查法。他不会顺手点到纳什，不会点到多巴胺。他会盯着那个词，翻来覆去地看，拿自己产品的数字一项项去套，直到能在第二天开口答上那个问题。

同一个词，同一个人，同一部手机。两种查法，两条完全不同的链。区别不在链条里，在链条开始之前。

一条链可以说明它怎样一环接一环，却说明不了它为什么在这一刻开始、在那一刻停下。

这不只是皮尔斯的问题。索绪尔的问题更早。

索绪尔研究的是“共时”的语言，也就是某一个时刻的语言系统，像把一棵树横着锯开，看那一圈圈的切面。在这个切面上，一切都是静的。词和词之间有差别，有位置，可是没有“动”。一个人什么时候需要去解释一句话，在共时的系统里，问不出来。

上一章讲过他那张言语循环图：概念唤起声音印迹，声音传过去，又唤起对面那个人脑子里的概念。这张图像一台电话机，讲的是一句话怎样从一个脑子传到另一个脑子。它不讲为什么有时候传过去了，对面却愣住，要问一句“你说什么”。

那么“历时”呢？语言毕竟是会变的。

索绪尔也研究语言的变化。可是在他看来，语言不是说话人有意经营的东西。他在绪论里说过，语言是个人被动吸收下来的产物，用它的人并不预先谋划它。变化于是只能是一个音一个音、一个词一个词地发生，没有谁事先打算。

这个说法很诚实。它承认，在他的框架里，语言的动是一件说不清来由的事。变化碰巧发生了，系统随之换了一个状态。

索绪尔的网里没有动；皮尔斯的链会动，却说不清第一推从哪里来。

两家在这里，停在了同一处。

这一处，在日子里其实处处可见。

一栋楼的楼道里，每天有几十个人经过。墙上那道细细的裂缝，从去年就在那里，没有人多看一眼。有一天，一位住户发现裂缝比上个月宽了一指，又想起前几天楼上装修砸墙，心里一紧，拍了照片发到业主群里。一个晚上，群里讨论了上百条：是承重墙吗？要不要找物业？要不要请人来鉴定？

裂缝还是那道裂缝。皮尔斯会说，它一直是一个可以被解释的符号。可是一年里，它没有生出任何解释项。直到那一天，它和另一样东西对不上了：住户心里“这栋楼是结实的”那份安稳，碰上了“裂缝在变宽”。解释是从这一碰开始的，不是从裂缝出现那天开始的。

链条的图景里，没有这一碰的位置。

◆ 三、发动机放错了抽屉

奇怪的是，皮尔斯手里，其实有答案。

只是这个答案，被他放在了另一个抽屉里。

1877年，皮尔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信念的确定》。这篇文章讲的不是符号，是“探究”：人为什么要去追问，追问到什么时候停。

他的说法，大意是这样的。

人平常是靠信念过日子的。信念就是一种习惯，它让人知道遇到什么情况该怎样做。有信念的时候，人是安稳的，不会想去追问什么。

可是有时候，事情不照习惯走了。这时人心里会生出一种不安、不满的状态，他叫它“怀疑”。怀疑像一根刺，扎得人难受。人要拔掉这根刺，就会去追问、去试、去想，直到建立一个新的信念，那根刺才拔出来。这个从怀疑挣到信念的过程，就是探究。

他还说，人用来确定信念的办法有好几种。死守着自己原来的想法不放，听权威的，凭“看起来合理”去推，还有科学的办法，让外在的事实来定。只有最后一种，能让信念真正经得起世界的检验。

这四种办法，今天一眼就能在身边认出来。一个亲戚认定某种保健品能治百病，你给他看什么报道都没用，这是死守。一个单位里，领导说了算，下面的人就不再想，这是听权威。一个人觉得某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就信了，这是凭看起来合理。只有最后一种，愿意让事情本身来说话，哪怕事情说出来的，和自己原来想的不一样。

这篇文章是《科学逻辑例说》六篇通俗文章的第一篇，登在《大众科学月刊》上。他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科学探究怎样进行、为什么可靠。这是他那时手上的课题。他的符号学，是在后来几十年里一点点长成体系的。两样东西出自同一个人，却是在不同的年月、为不同的问题写的。发动机放在哪个抽屉，有它的来历，不是他粗心。

这篇文章的意思，他在九年前就说过一句，后来常被人记起。1868年的《四种无能的若干后果》里，他大意说：在哲学里，不要假装去怀疑你心里并不怀疑的东西。笛卡尔说要怀疑一切，皮尔斯说那是纸上的怀疑。纸上的怀疑推不动任何探究。真正推动探究的，是一次真实的、让人坐立不安的怀疑。

再往后，他讲“溯因”，也就是人怎样想出一个新的假设。他把溯因写成三步，第一步就是：观察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如果某个假设成立，这个事实就不奇怪了；于是有理由猜想，这个假设也许是对的。

叶静怡在饭桌上讲过一件课堂上的事，正好是一次溯因。

那天学生做实验，把一种蓝色的溶液倒进试管。按课本，它应该一直是蓝的。可是有一组学生的试管，慢慢泛出了绿色。全班都围了过去。这就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课本说蓝，试管里是绿。

她没有马上说答案。她问：如果什么东西混进去了，颜色就会变绿？学生们七嘴八舌地猜，有人想到，这一组配溶液用的烧杯，前一节课装过别的溶液，没洗干净。他们重新洗了烧杯，再做一遍，是蓝的。

那一组学生，后来说起这节课，记得比哪一节都清楚。课本上那几行字，他们早就背过，背过就忘了。试管里那一抹绿，让他们非问不可。

怀疑，惊讶。

这两样，就是推动解释的那台发动机。

一个人身上已经稳下来的习惯，撞上了世界给出的一件事，两边对不上，人就不安了，就惊讶了，解释就开始了。没有这一撞，一切照常运转，人不会去问任何东西。

皮尔斯把这台发动机造得很好。可是他把它装在了“探究的逻辑”里，当作一个讲科学方法、讲人怎样形成信念的问题。他没有把它拿回符号学，去回答“解释项从哪里来”。

在他的符号学里，解释项是由符号决定的，符号又是由对象决定的。这条线是顺的，一路往下流。至于什么时候流、为什么流，符号学这个抽屉里没有写。写着答案的那张纸，在隔壁那个叫“探究”的抽屉里。

两个抽屉，挨得很近。

他晚年其实也把两边连过一点。他说符号最终的解释项是一种习惯；而《信念的确定》里，信念正带着习惯的性质，怀疑则是一种不安、不满、要挣脱出来的状态。两边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这一连，连的是链条的“终点”，没有连上链条的“起点”。习惯是链条最后落下的地方，怀疑却始终没有被写成链条开始动的那一下。

皮尔斯造好了发动机，却装在了隔壁那个抽屉里；他的符号学里，解释只有往前长，没有被什么推着。

两个抽屉里各有什么，可以摆出来看：

	符号学这个抽屉	探究这个抽屉
讲的是什么	符号、对象、解释项怎样相连	人怎样从怀疑走到信念
动力在哪里	没有写明，链条自己往前长	怀疑的刺，令人惊讶的事实
从哪里开始	有符号就有解释项	习惯被打断的那一下
到哪里停	原则上不停，趋向远方的结论	新的信念建立，刺拔出来
“习惯”在这里是什么	最终的解释项	信念本身
缺的是什么	起点和停点	没有被当成符号学的事

把右边那一栏，挪到左边来，第三道亏空就补上了一半。

挪的时候，还要改一处。

皮尔斯的怀疑，是一个心灵的状态。一个人怀疑，一个人惊讶。这样讲，就先预设了一个在那里的“人”，他带着习惯，去撞一个在那里的世界。主体在这头，客体在那头。

本书讲的对不上，不预设这一头一尾。它说的是：两种已经结晶的符号，彼此对不上了。一边是身上沉下来的习惯，一个自我符号；一边是世界里沉下来的事情，一个现实符号。两者在同一处拉扯。至于那个“怀疑的人”，他不是先在那里、再去怀疑的；他也是在这一扯里，被扯出一个新样子来的。

◆ 四、衍义没有记过一笔能量账

再看第二个问题：那条链真的是免费的吗？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里，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

这句话要说得公道。皮尔斯并不是说，人去理解一样东西不费力气。他自己就是一个一辈子埋头苦干的人。他也不是说，链条在事实上会一直长下去。他说的“无限”，是原则上的：任何一个解释，原则上都可以被再解释，没有哪一环是逻辑上的最后一环。

这个原则上的“无限”，在逻辑里站得住。

它就像数数。一、二、三，任何一个数后面，原则上都还有下一个数，没有最大的那一个。可是没有哪个人真的从一数到了无穷。数数的人会口干，会困，会被叫去吃饭。数学说的“没有尽头”，是数本身的性质，不是数数这件事的性质。

皮尔斯的“无限衍义”，说的是符号本身的性质：任何一环后面都还可以有下一环。这没错。可是真实的衍义，是有人在“数”的。数的人会累，会被打断，也会在数到某一个数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什么，不再往下数。这一层，在他的符号学里没有写。

没有写，符号学里就留下了一个空。链条每往前长一环，要付出什么，靠着什么，留下了什么，这些都没有被记下来。在他的图景里，从“边际成本”长到“机

会成本”，和从“机会成本”长到“博弈论”，没有分别。每一环都一样轻，一样顺。

符号学里没有记账，衍义就看起来是免费的；看起来免费，它就可以无限。

这里又要替皮尔斯补一句。他并不是从没想过“代价”。他从1859年起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做的是精密测量。他认真讨论过“研究的经济”：一项研究值不值得做，要拿它花掉的钱和工夫，去比它能换回的东西。他很清楚，探究是要付成本的，而且成本要算。

可是这笔账，又一次记在了另一个抽屉里。它是科学管理的账，是研究经费的账，不是符号的账。在他的符号学里，一个解释项生出下一个解释项，依旧不花一分钱。

一位想过成本的人，偏偏没有给符号记账。这不是疏忽，是他的符号学里，本来就没有可以记账的地方：符号是一个关系，关系是不耗能的。要记账，先得有一个会被拆开、会被接上、接上以后会牢的东西。那正是本书说的粒子。

可是余浩然的那一夜，不是免费的。

他付出了两个小时，付出了第二天早上那颗沉沉的头。这些是实实在在的消耗。而且，他付了这么多，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本书在这里的说法是：**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要付能量：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解释，不是一个念头轻飘飘地滑到下一个念头。它是把一些已经连着的东西拆开，再重新接上。拆要费力，接也要费力。拆得开、接得上，要有一股往前推的力，还要有一张托得住新连接的网。接好以后，新的连接要牢到不会一碰就散，才算留下了一个符号。

往前推的那股力是动能，托着新连接的那张网是势能，接牢以后留下的结实是内能。三样在第六编各有一章，详见第16—18章。

还有一样更要紧：推动这一切的，是落差。

水往低处流，是因为有水位差。两个水位一样高的池子，中间开一道口，水不会动。符号也一样。两样东西对不上，像两个水位，一高一低，中间才有东西往前推。对得上，就没有落差，就没有解释（详见第14章）。

落差还有一个特点：它会被用掉。水从高池流进低池，流着流着，两边一样高了，水就停了。解释也是这样。对不上推着解释往前走，走到某一处，新的东西结晶出来，两边又对上了，落差就没了，解释也就停了。

所以解释停下，有两种停法。一种是落差被抹平，新的东西结晶了，这是做成了功的停。一种是推着走的那股力用完了，落差还在，可是人走不动了，这是没做成功的停。两种停法，从外面看都是“不想了”，里面完全不同。

拿这个看余浩然的那一夜，就看得出毛病在哪里。

他点开“边际成本”的时候，心里并没有真正被什么卡住。报告里那句话，他其实读得懂个大概；他只是有点模糊，想顺手查一下。这不是一次对不上，是一点闲来的好奇。点开以后，每一个链接都是顺手的，没有哪一个是被逼着点的。

他一路在花力气，可是没有落差在推。力气花出去了，没有做成什么功。所以链条长了四十一节，没有一节结晶下来。

最后链条为什么停？不是他抵达了什么真理，是他累了，困了，妻子起来倒水，他抬起了头。

真实的衍义一定会停。停下不是因为抵达了真理，是因为能量用尽，或者落差被抹平了。

把衍义当作免费的，在日子里会带出一个很常见的误会：以为意思可以白拿。

别人替你总结好的要点，一段讲得头头是道的视频，一份现成的答案。拿到手的那一刻，你觉得自己懂了。可是这些东西，在说话的人那里，也许是熬过、挣扎过、结晶过的；到了你这里，你没有拆过什么，也没有接过什么。它们在你身上只是一段信息，过几天就散了。这一点，第九编讲AI与学习时还要细说。

所以本书说，无限衍义是不可能的。原则上可以无限，事实上每一环都要付账。无限长的链，要无限多的能量。世界上没有这样一笔能量。

这一条，不只是在纠正皮尔斯。二十世纪后来讲“意义永远延搁、永远落不了地”的那一路，也讲过意义的“经济”，可那本账从不结清，算不出一次理解在哪里落定。第18章会回到这一点，详见书三。

◆ 五、两道缺口，引出两编

这一章找到了两道缺口：一道在起点，一道在账本。

起点那一道，皮尔斯和索绪尔都没有补上：解释为什么在这一刻开始？本书的回答是，解释起于对不上。可是“对不上”要真能当答案，还得说清：是谁和谁对不上？对不上了，又会逼出什么？

这就是第五编要做的事：符号三角。

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三类符号构成一个三角。任意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再回写到另外两类。写成三条对称的式子：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三条式子怎样读，详见第13章。

皮尔斯的“怀疑”和“惊讶”，在这个三角里有了位置：它们是三角某一条边上起了矛盾。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皮尔斯说不清第一推：他只有理念这一个角，另外两个角是空的。一个只有一个角的三角，没有边，也就没有边上的矛盾。他解释不了的衍义动力，正是那两个缺了的角留下的空洞。

账本那一道，是皮尔斯和索绪尔都没有开过的：解释要付什么？靠什么？留下什么？

这就是第六编要做的事：符号的能量账。

本书在那里会把三样能量逐一讲清。先在这里留下它们的口径，各一句话：

- **内能**，是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一个符号有多结实，看要多大的力才能把它拆开。
- **势能**，是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一个新符号能不能结晶、往哪里结晶，看周围那张网把它往哪边拉。

- **动能**，是土（特征纠缠）沿着路（差异序列）往前推进的速度和方向，也就是连接被拆开、被重接的速率。

第二编三道亏空，和本书补上它们的地方，可以摆在一起：

亏空	前人在哪里停下	本书补在哪里	在哪一编展开
对象之分（第4章）	对象都被当作找到的，客体变量没人动	对象可以是找到的，也可以是一次发生	第三编、第四编
符号之界（第5章）	皮尔斯只在理念里，索绪尔只在语言系统里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符号	第四编
解释之起（本章）	链条自己往前长，第一推不明	起于两类符号对不上	第五编
解释之止（本章）	原则上不停，趋向远方的结论	止于新的粒子结晶	第五编、第七编
解释之耗（本章）	衍义没有记过能量账	耗动能、靠势能、存内能	第六编
发动机的位置（本章）	怀疑与惊讶装在探究逻辑里	挪回符号学，放在三角的边上	第五编

这两编，一编管“为什么动”，一编管“动要花什么”。缺了前一编，解释永远不知从何说起；缺了后一编，解释永远停不下来。两编合起来，才回答得了余浩然那一夜留下的两个问题：那条链为什么在那一晚开始，又为什么在一点钟停下，停下时手里却什么也没有。

三道亏空，前面说过，根子连在一起。对象不动，符号就只能在解释者心里；符号只在心里，推动解释的力就只能从心里找；从心里找不到，链条就只好当作自己在长，而自己在长的链条，当然不用付账。

◆ 六、配电房里的一个晚上

现在用一个完整的例子，把起点和账本都放进去。

叶静怡有个舅舅，叫程立新，五十七岁，在武汉一个老小区的配电房当了三十年电工。那个周末，他到深圳来看外甥女。吃饭时，余浩然说起自己那四十一个标签页，程立新听了，笑着讲了一件去年冬天的事。

那天晚上他值夜班。十点多巡到配电房，推开门，他就站住了。

变压器的嗡嗡声，他听了三十年。平常那个声音是匀的，像远处的车流。那天晚上，声音里多了一点东西，很轻，一下一下的，像有什么在抖。

他去看监控屏。电压、电流、温度，所有读数都在正常范围里。

这里有一条看得见的缝。屏幕上的读数，是一套规程和仪表结晶出来的理念符号，它说：一切正常。他的耳朵，是三十年里一夜夜听出来的自我符号，它说：不对。两样东西，在同一台变压器上对不上了。

这条缝，不是事后补出来的。在他动手去查之前，屏幕上的数字在那里，耳朵里的声音也在那里，谁都可以指认。

解释就从这一刻开始。

他先想，是不是散热风扇的轴承坏了。他走到风扇跟前，站在罩子外听了一会儿，不是。他又想，是不是变压器油不够了。他打着手电看了油位，正常。他打电话给值班的年轻工程师，工程师在电话里看了一遍后台数据，说：“程师傅，数据都正常，你是不是听错了？”

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自己没听错，可他也说不出错在哪里。

那位年轻工程师也不是敷衍。他二十几岁，读的是电气专业，信的是数据。在他的训练里，一台设备有没有毛病，要看仪表；人耳朵听到的东西，说不清、量不准、也传不了。他这样想，有他的道理，很多时候也是对的。不少老师傅凭感觉报过的“毛病”，查到最后什么也没有。

所以那一晚，配电房里其实有两样东西在顶：屏幕和一套信数据的训练站在一边，一只老耳朵站在另一边。两边都连得很牢，谁也不肯先松。

程立新不肯松，可他也不能只凭一句“我听得出来”去要求停电检修。停一次电，整个小区几百户都要受影响。他只能自己去找，找到一个能摆在屏幕前面的东西。

他在配电房里转了快三个小时。这是一个一环接一环的过程：一个猜想被拆掉，再接上一个新的猜想。风扇，不是；油，不是；外壳的螺丝，不是。每拆掉一个，他就离那个声音近一点。

凌晨一点多，他站到低压柜后面，隔着防护网，把耳朵凑向母排，就是那几条粗粗的铜排。声音在这里最清楚。他拿出测温枪，对着几个连接处一个个打过去，有一处比旁边高出好几度。

这一回，他有了一个能摆在屏幕前面的东西。他把读数报给工程师，两人商量过，按规程给那一段短时停了电。他拿扳手一试，有一颗螺栓松了半圈。

拧紧，送电，他又站着听了十分钟。那一下一下的抖，没有了。

后来他们查过，那颗螺栓再松下去，接触处会越来越热，几个星期以后可能烧出事故。屏幕上的数字，要到很晚才会跳。

讲完这件事，程立新拿筷子点了点桌子：“我那一晚，也是一个一个地查，跟你点网页差不多。”

可是这两个晚上，放在一起看，几乎是反过来的。

起点。程立新的那一晚，是被一条缝推着开始的：耳朵和屏幕对不上。余浩然的那一晚，没有缝，只有一点闲来的好奇。前者是被逼着去解释，后者是顺手去点。

过程。程立新每拆掉一个猜想，都是被那个声音逼着拆的。风扇不是，他不能停，因为声音还在。余浩然每点开一个链接，都是顺手的，没有哪一个链接是非点不可的。前者有落差在推，后者没有。

停下。程立新停下，是因为声音没了，耳朵和屏幕又对上了，落差被抹平。余浩然停下，是因为累了。前者停在结晶上，后者停在能量用尽上。

能量。程立新那一晚，付出了三个小时，付出了蹲得发麻的腿，这是动能。他能熬三个小时不放弃，是因为身后有东西托着。三十年的夜班，当年带他的老师傅那句“设备会说话，要会听”，还有这个班组从来不笑话人多事的规矩。这是势能。

查完以后，他身上多了一样东西：那一种一下一下的抖，从此在他耳朵里有了名字，叫“母排螺栓松了”。下一次再听到，他不用三个小时，十分钟就能找到。这是建立起来的内能。

这件事放进第五编的三角里看，还会更清楚。

起矛盾的那条边，在屏幕和耳朵之间，也就是一个理念符号和一个自我符号之间。照三角的式子，这两类对不上，被逼着变的首先是第三类：现实。那一晚最后被改的，正是现实里的一样东西，那颗松了半圈的螺栓。它被拧紧了，配电房里的那台设备，从此是另一个样子。

可是改动没有停在那里。耳朵这一角，多了一个新听法。屏幕那一角站着的那套规程，也被添了一笔，下面就说。三个角，都被这一次碰撞改写了一下。

这个新的自我符号，后来还走到了纸上。他在交接班记录里写了一段，说明这种声音是什么、该查哪里；下一次班组培训，也多了这一条。班组里两个年轻人读了，下次巡房，也会凑到母排那里听一听。这是一次回写。

那位年轻工程师，第二天早上来接班，程立新把那颗螺栓指给他看，又让他把耳朵凑到母排边上，听拧紧以后的声音。他听了一会儿，说好像是匀了一点。他还听不太出来。可是从那以后，他巡房的时候，会在配电房门口多站几秒。

一个新的符号，要在他身上长出来，还要很多个夜班。程立新那一夜付的账，替他省不掉。

余浩然那一夜也付了动能，付得并不算少。可是没有落差在推，也就没有什么结晶下来。第二天早上，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多。

两个晚上，可以这样对照：

	程立新的配电房	余浩然的四十一个标签页
怎样开始	耳朵和屏幕对不上	一点闲来的好奇，没有缝
每一环怎样接	被那个声音逼着拆、逼着接	顺手点开，哪一个都可以不点
怎样停下	落差被抹平，声音没了	能量用尽，人累了
付了什么	三个小时，一夜没睡	两个小时，第二天头沉
靠着什么	三十年夜班、老师傅的话、班组的规矩	没有什么托着
留下什么	一个新的听法，一段交接班记录	几乎什么也没有

同样是一环接一环，有落差在推，链条会停在一个结晶上；没有落差，链条只会停在疲惫上。

这正是皮尔斯的符号学讲不出来的分别。在他的图景里，这两个晚上都是“衍义”，都是一个解释项接着一个解释项。它们的区别，要到“探究”那个抽屉里去找；而在符号学这个抽屉里，没有一笔账能把它们分开。

◆ 七、放回日子里

那顿饭吃完，余浩然送程立新去酒店。路上他问：“舅舅，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该查那些东西了？”

程立新说：“查呗。查之前，先问自己一句，是哪里卡住了。”

这一句，本书想原样留给你。

你也有很多这样的晚上。刷手机，查资料，看完一个视频，顺着推荐再看一个。每一个都看懂了，合起来什么也没剩下。你会以为是自己记性不好，或者不够专心。

其实可能不是。是那条链，一开始就没有被什么推着。

一条链要留下东西，起点得有一条缝。你的什么，和世界的什么，对不上了。可能是工作里一个怎么也解释不通的数字，可能是孩子一句让你愣住的话。也可能是你读到一段文字，心里一沉，觉得它和你一直以为的不一样。

有缝的时候，别急着去点下一个链接把它填满。先在那条缝前停一下，看清它卡在哪里。然后你再去查，去想，去问人，每一步都会是被逼着走的。这样走完，你身上会多一样东西。

没有缝的时候，也不必勉强。看看就好，看完就放下。那本来就不是在发生什么，用不着为它付一夜的力气。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住：你的力气是有数的。

一天里，你能拆开、重接的东西，就那么多。都花在了顺手点开的链接上，真遇到一条缝的时候，就没有力气了。程立新那一晚能熬三个小时，有一个原因是他前一天睡足了，那一晚没被别的事掏空。一个累透了的人，就算眼前有一条缝，也只能看着它，什么也结晶不出来。

这不是说要省着用脑子，是说要知道它花在了哪里。

那一晚之后，余浩然在手机上设了一个小习惯：每次想打开搜索之前，先在备忘录里写一句“我是被什么卡住了”。写得出来，就去查；写不出来，就把手机放下。头一个月，他写不出来的时候，比写得出来的多。

这一章写完，第二编也走到了头。要补这三道亏空，下一编得先从符号的身体说起。

带走的话

衍义不是免费的；有缝推着，链条才会停在结晶上，没有缝，它只会停在疲惫上。

小　账

皮尔斯造好了怀疑与惊讶这台发动机，却把它关在探究逻辑的抽屉里，符号学里的衍义没有起点，也没有账本；本书把发动机挪回符号学，并给衍义开了一份能量账。

程立新那一夜的新听法，是被逼出来、付了代价才结晶的；把它讲成“解释项又生出了一个解释项”，好像它本来就排在链条下一环——发生就在这一下被收回为发现。

本章开头的余浩然、叶静怡，以及程立新在配电房的那一晚，均为构想，无真实原型。

配电房检修的情节和关于用脑、休息的说法，只为说明本章道理，不构成电气安全、心理或医疗建议。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查了一晚上却什么也没留下”，开始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个真正卡住的地方？
2. 有没有一件事，你花了很大力气才弄明白，从此再也忘不掉？那时候，是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
3.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一群人，在你想不通的时候托着你，让你能熬下去？

◆



第　三　编

符号之体

编　序

第三编只做一件事：给符号找一副身体。

第二编清点了三道亏空：对象被当成现成的，符号只住在一界，衍义不记账。三道亏空底下，压着一个更早的问题：符号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前人说它是指向别处的记号，是约好的名字，是拆不开的关系。这些说法都抓住了真东西，可它们都把符号看作连着两头的中间物，说不清它什么时候成了“一个”。这一块不先补上，后面讲住处、讲动法、讲代价，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第7章立起本书最常用的一把尺子：符号是关系收紧以后结晶出来的粒子，要过稳定、整体、独立三条判据；皮尔斯的符号为什么过不了“独立”，也在这一章量清。第8章把粒子放回信息的三种样子里：符号是粒子，逻辑是波，数学是场，三者互相转身，每转一次都要做功。第9章把这副身体用到最小也最常见的符号上，就是一个词：每个词都指向同一个发生，只是切在不同的号位上。

这一编立的是“体”。有了这副身体，第四编才好问它落在哪一界，是理念、现实，还是自我；第五编、第六编才好问它被什么推着动，动一次要花多少。

读这一编，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一样东西要收紧到什么程度，才算结成了一个符号？

07

第7章

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个字、一个叩桌的手势、一道旧疤、一句十年就过期的网络话，摆在同一张茶桌上——哪些算符号，凭什么算？

场景　茶楼里的四样东西

沈雨桐三十一岁，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写文案。

10月里一个周五的晚上，她陪妈妈卢晓燕在老城区一家茶楼吃晚茶。卢晓燕五十九岁，退休前在佛山一家棉纺厂做了二十多年挡车工。

点心还没上，沈雨桐在手机上翻公司的旧案例库。下周要给一个茶叶品牌比稿，创意总监姚宏伟让她把十年来做过的茶饮广告都过一遍，看看哪些说法还能用。

她翻到一张2016年的海报。画面是一杯放凉的奶茶，旁边一行大字：没有你，我蓝瘦香菇。

她把图发进项目群。组里新来的实习生很快回了一句：蓝瘦香菇是什么，一种菌子吗？

沈雨桐笑出了声。十年前，这四个字满屏都是，她自己在朋友圈里也用过不下二十次。如今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已经看不懂了。

姚宏伟在群里补了一句：这种词，一年就过气，别碰。

实习生又问：那什么词不过气？

群里安静了一会儿，没人回答。沈雨桐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她干这一行八年，每天都在跟词打交道，却说不出一个词凭什么能留下来。

服务员过来添茶。卢晓燕没有抬头，右手食指和中指弯起来，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服务员点点头，走开了。

这个动作沈雨桐从小看到大。妈妈在家里给她倒茶，她也会这样叩两下。前年她去新加坡出差，在一家老咖啡店里，看见邻桌一位白头发的老先生做同一个动作，面前是一杯黑咖啡。

卢晓燕伸手去拿茶壶，袖口滑上去，露出左手腕内侧一道浅白色的疤。那是1993年冬天留下的。夜班的时候，袖口被卷进了梳棉机，师傅一把拉闸，她的手才保住。

沈雨桐小时候总爱摸那道疤，问妈妈疼不疼。卢晓燕每次都说同一句：早就不疼了，就是天冷的时候有点紧。这么多年，这句话也没变过。

沈雨桐又低头看菜单。最上面一行印着一个大大的“茶”字，下面一行小字是英文tea。

一个晚上，四样东西摆在她面前：一个字，一个手势，一道疤，一句过期的网络话。

她冒出一个念头：这四样，哪些算“符号”？

如果按常见的说法，符号就是“代表别的东西的东西”，那么四样都算。疤代表那次事故，叩指代表谢谢，“茶”字代表那种饮料，蓝瘦香菇代表难受。

可是这样一来，世上就没有什么不是符号了。一块石头可以“代表”山，一阵凉风可以“代表”秋天，桌上一粒芝麻也可以“代表”刚才那盘点心。

一个什么都装得下的定义，等于什么都没说。

这一章要做的事，是给符号找一副身体。身体找到了，那四样东西会自己分出高下：有的是结结实实的符号，有的只成形了一半，有的十年就化掉了。

◆ 一、前人说符号是什么

符号是什么，前人问了两千多年。答案大体走了三路，每一路都抓住了真东西。

第一路，把符号看作“指向别处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开头说过一个意思：说出来的话，是心里所受印象的记号；写下来的字，又是说出来的话的记号。符号是一层指着一层。

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第二卷开头，把这个意思讲成了后来一千多年最常被引用的说法。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感官上留下自己的印象，同时让另一样东西进入心里。他举的例子很家常：看见一个脚印，就想到有野兽走过；号角一响，士兵就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这一路对在哪里？它抓住了符号最日常的用处：让不在眼前的东西到场。人能谈论昨天、远方和过世的亲人，能读一本几百年前的书，靠的就是这一层“指向别处”。

第二路，把符号看作“约好的东西”。

荀子在《正名》篇里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一个名字本来没有天生合适不合适，大家约好这么叫，叫惯了，它就合适了。

这一路对在哪里？它看见了符号的结实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来，是一群人一次次用出来的。两千多年前就把“俗成”这一步说破，非常了不起。索绪尔后来讲的符号“任意性”，荀子的“名无固宜”四个字，已经说出了相近的意思。

第三路，把符号看作“一种关系”。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是一个两面的心理实体，一面是声音的印象，一面是概念；两面像一张纸的正反，剪开正面就必然剪到反面。符号不是一个东西，是两面的结合。

皮尔斯走得更远。他给符号下过许多定义，大意是：符号是在某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对某人代表某物的东西（约1897年的一份手稿）。这里一下子有了三方：符号本身，它代表的对象，以及在那个“某人”心里生出来的解释项（interpretant）。皮尔斯一再强调，这个三方关系不能拆成两个两方关系相加。拆开，符号就没了。

1923年，奥格登和理查兹在《意义的意义》里画了一个后来很有名的三角：一角是符号，一角是思想，一角是所指的东西。符号连着思想，思想连着东西，可符号和东西之间只画了一条虚线。意思是：词并不直接碰到物，中间总隔着一颗心。这张图把“关系”画得清清楚楚，也把“心在中间”画得清清楚楚。

这一路对在哪里？它看见了符号的“整”。索绪尔的那张纸，皮尔斯那个不可再分的三元，说的都是一件事：符号不是零件拼起来的，少一面、少一方，它就不再是它。

还有一位当代的前人值得记下。德里达有一篇《签名、事件、语境》，是1971年在蒙特利尔的讲演，次年收入《哲学的边缘》。他在里面强调：一个记号要成为记号，必须在写它的人、收它的人都不在场时，仍能被重复认出。他把这叫“可重复性”。德里达自己由此推出的，是每一次重复都带着改变，语境永远饱和不了；本书只借他看见的那一半。

这一条对在哪里？它看见了符号能离开发生的那一刻。一封信写完寄出，写信的人过世了，信照样能被读。

把这几家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符号最要紧的三个特点，前人其实都摸到过。

荀子的“俗成”，摸到了符号要稳。

索绪尔与皮尔斯的“不可拆”，摸到了符号要整。

德里达的“可重复”，摸到了符号能走。

本书没有发明这三条。本书要做的，是把它们从几个人手里收拢，放到同一副身体上。

◆ 二、都把符号当成一座桥

可是，这几路说法有一个共同的姿势：它们都把符号看作“中间的东西”。

在奥古斯丁那里，符号是从感官通到心灵的一座桥。在索绪尔那里，符号是声音和概念之间的那道结合。在皮尔斯那里，符号是对象和解释项之间的那一环。

桥、结合、一环——都是关系的说法。

关系有一个麻烦：它没有自己的身体。一座桥，两岸都拆了，桥还剩什么？一道结合，两头都抽走，结合落在哪里？

这个麻烦带出三个答不上来的问题。

第一，什么时候才算“有了一个符号”？如果符号就是关系，那么关系一发生，符号就有了。可是蓝瘦香菇在2016年“发生过”几亿次关系，它代表难受，人人都懂，为什么十年后它没了？

第二，符号凭什么不随一次解读散掉？每一次沈雨桐看见妈妈的疤、想起那个夜班，都是一次新的关系。那么“那道疤”是哪一次关系里的符号？是每看一次就生出一个新符号吗？

第三，符号怎样被带走？关系是黏在两端上的。叩指从广州的茶楼走到新加坡的咖啡店，两端全换了：不同的茶，不同的伙计，不同的客人。它凭什么还是它？

这三问，关系的说法都答不好。

不是因为前人不聪明。是因为在“关系”这个框架里，没有给“一个东西站稳了”留位置。它能说清符号怎样连着两头，说不清符号怎样成为一个。

前人写足了“指向”“约定”“不可拆”“可重复”，却没有写“凝成”。

少了“凝成”这一步，还连带少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能量。关系好像是不要钱的：两头一碰，关系就有了。可是那一晚的四样东西，哪一样不是花了力气才有的？一个字要几百年的使用，一个手势要几代人的重复，一道疤要皮肉一点点长好。把符号当作关系，这份力气就记不进账里。

另一样是界。关系总要有一个“看见它的人”站在一头，于是符号总被拉回到心里。地上的、身上的、不靠谁去看也立得住的那些东西，就被挤到了符号学的门外。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关系在前，粒子在后

本书的说法只有一句：

符号是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这句话要慢慢拆开来讲。

先说“特征纠缠”。一样东西身上总有许多特征。一个字有读音、字形、笔画，有用它的场合，有它让人想起的事。一道疤有颜色、长短、位置、来历，有摸上去的那点凸起。

这些特征不是各自散着的。它们彼此缠在一起，互相牵扯，拉一处动一片。本书把这种缠在一起的状态叫作土（特征纠缠）。土是一切符号长出来的地方。

再说“粒子态”。土有三种样子。

一种是一锅粥（混沌）：特征彼此搅着，分不出谁是谁，哪一处都拎不出来。

一种是正在成形（介生）：有一处开始聚拢，有了轮廓，可是一碰还会散。

一种是定型（秩序）：那一处聚得够紧，成了一颗能拿起来的东西。

符号，就是土里定型出来的那一颗。它是土长出来的一个形状（显露）。本书把这种状态叫作“粒子态”。

要先说清楚：“粒子”是一个比方，不是物理学里的粒子。它说的是一种用法上的状态：一团纠缠，在某件事里可以被当成“一个”来认、来拿、来用。

一本书的书名，在书店找书时是一颗粒子；在研究这本书的人手里，它又会被打开，成了一整张复杂的网。粒子态是“在这件事里成了一个”，不是“永远只有一个”。

这句话和前人的不同，在先后。

前人说：先有符号，符号再把对象和心灵连起来。

本书说：先有关系，先有纠缠，先有一次次的牵扯；符号是这些关系收紧、结晶之后落下来的东西。

打个比方。一杯盐水，盐在水里的时候，盐和水的关系无处不在，可是你拿不出“一颗盐”。水慢慢蒸干，杯底结出一粒晶体。晶体不是盐水里的关系本身，是关系在某一刻收紧、定型的结果。从这一刻起，它可以被捡起来，放进口袋，带到别处。

再打一个比方。河里有漩涡，也有卵石。

漩涡是一种很好看的关系：水流、河底、岸边的石头，几股力量在一处拧成一个形状。只要水一直这样流，漩涡就一直在，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转上好几年。可你没法把一个漩涡捞起来带回家。水一停，它就没了。

卵石不一样。它也是水和石头的关系磨出来的，磨了几百年。可磨成以后，你可以把它揣进口袋，带到千里之外，它还是那一颗。

关系的说法，看到的多是漩涡。本书要看的，是卵石。

皮尔斯说，符号是一种不可再分的关系。本书把这句话翻了个身：符号是关系结晶后的粒子。

翻过来以后，上一节三个答不上来的问题，都有了落脚的地方。

什么时候算有了一个符号？结晶的时候。

凭什么不随一次解读散掉？因为结晶以后，它有了自己的结实。

怎样被带走？粒子可以被带走，关系带不走。

结晶还要付代价。盐水要蒸，要等，要有杯底托着。符号也一样。那团纠缠要沿着一条路（差异序列）被拆开、重接，拆接得有快慢、有方向，这是动能；周围那张纠缠的网要吸引它、拉扯它，它才往某个方向长，这是势能；结成以后，它存下一份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这是内能。

这一份能量账，本书在第六编专门算（详见第16—18章）。这里先记下一句：没有免费的粒子。

◆ 四、三条判据一条条看

一团纠缠，什么时候算结成了一颗粒子？本书给三条判据，简称“三判据”。三判据是这本书最常用的一把尺子。下面一条一条讲。

稳定：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

稳定说的是时间。今天认得出，明天还认得出；你读它大体是这个意思，别人读它大体也是。

稳定不等于不变。“茶”连同它的前身“荼”，字形从篆到隶到楷变过好几回，读音从古到今也变了，可它一直是那个字。稳定是一种“变来变去，还是它”的结实。

稳定的反面，不是变化，是散掉。一句话今天人人都说，三年后没人认得，它就是没稳住。

稳定从哪里来？荀子说“约定俗成”，说对了一大半。俗成，是一次次被用；一群人一直在用，托着它。可光有重复还不够。重复要把那团纠缠收紧到一定的程度，收得够紧，它才不会因为一次误读、一阵冷落就散掉。

这个收紧的程度，本书叫“连接度”，意思是断裂的难度。连接度越高，越难拆散，也就越稳。连接度怎样量，第16章细讲。

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

整体说的是里面。一个符号里的那些特征缠得很紧，抽掉一样，剩下的就不是原来那个了。

“茶”字拆成草字头、人、木三个部件，三个部件都还在，“茶”却没了。一首熟悉的歌，拿掉中间几个音，你就认不出是哪一首。

心理学里早有类似的道理。1890年，奥地利哲学家埃伦费尔斯举过一个例子：一支曲子换个调来唱，每个音都变了，人照样认得出是同一支。他把这叫“形质”。二十世纪初，韦特海默等人由此开出完形心理学：人看见的是整体的形，不是零件相加。整体不在零件里，在零件缠成的那个样子里。

整体不等于不能分析。你当然可以研究一个字的部件，研究一首歌的和弦。可分析的时候，你手里拿着的已经不是那个符号，是它的零件。

整体的反面，是一堆东西碰巧挨在一起。抽掉一样，其余的照旧，谁也不在乎谁。

独立：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

独立说的是地方和场合。一个符号在某个地方、某件事里结出来；结成以后，它能离开那个地方、那件事，被带到别处，在别处照样认得出、用得上。

一句俗话，离开了说出它的那个村子，到城里照样能用。一个汉字，离开了造它的那个年代，今天的小学生照样能写。

独立不是孤立。粒子带到别处，总要落进别处的土里，和别处的东西重新缠起来，也可能回头改写别处的东西，这就是回写。独立说的是“走得开”，不是“不沾边”。

独立的反面，是黏在原地。离开那个场合、那个人、那一刻，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三条判据之间，还彼此牵制。

整体太强，会把里面的差别遮住。一个说法太圆满，人就懒得问它里面装着什么。

稳定太强，会锁死。一个符号结实到什么新情况都撼不动，它离固化就不远了。固化在对象一端是偶像，在自我一端是石心，详见第19章。

独立太强，会脱根。一个说法走得太远，离开了一切给它分量的土，就只剩一个空壳，谁都在说，谁都不当真。

把三条判据并排放一放：

判据	问的是	它的反面	前人摸到的地方
稳定	隔一段时间，还认不认得出	散掉	荀子的“约定俗成”、皮尔斯的“习惯”
整体	抽掉一样，还是不是它	碰巧挨在一起	索绪尔的纸两面、皮尔斯的三元不可拆、完形心理学
独立	换一个地方，还成不成立	黏在原地	德里达的“可重复性”

这张表也给了三个随手可做的小测试。

想知道一样东西稳不稳，隔一段时间再看它，看别人还认不认得出。

想知道它整不整，在心里抽掉它的一样东西，看剩下的还是不是它。

想知道它独不独立，把它搬到另一个场合，看它还成不成立。

三个测试都不需要仪器。它们问的是同一件事的三个侧面：这一团纠缠，收得够不够紧。

用这把尺子，有三条规矩要守。

第一条，三条各量各的，不许绕圈。最容易犯的错，是说“它一再被认出，所以它稳定”，再说“它稳定，所以一再被认出”。这样量，什么都过得了。稳定要拿隔开的记录来量：不同的年份、不同的人、互不相识的场合里，它是不是同一个。看记录之前，还要先写定拿什么认出它：是哪几笔、哪个读音、哪一处讲究。被一再认出的，正是事先写下的那一层，才算稳定。整体要拿抽掉一样来量。独立要拿搬到别处来量。三样各有各的证据。

第二条，在哪一件事里量，先说清。前面说过，一本书的书名在书店里是一颗粒子，在研究者手里会被打开成一张网。同一样东西，在这件事里过了三判据，换一件事、换一个尺度，要重新量。不先说清在哪件事里，结论就会飘。

第三条，量法写在前头。隔多久看稳定，抽掉哪一样看整体，搬到哪里看独立，先写下来，再去看结果。结果出来以后才挑量法，就又回到了怎么量都行。这和全书的附闸是同一个精神：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详见第14章）。

守住这三条，三判据才是一把能让东西落选的尺子，而不是一句怎么说都对的话。

三条判据，还各自连着本书后面的一笔账。稳定，连着连接度，也就是内能（第16章）。整体，连着那团纠缠里面的结构：哪些特征缠在一起，缺了哪一样就不成。独立，连着符号能不能在三界之间走动、回写（第15章）。这一章先把尺子立起来，账在后面算。

所以三判据不是“越多越好”，是“够不够”。三条都够，它就是一颗粒子。任何一条不够，它就还在路上，停在正在成形的那一段。

这三条筛的是“成了没有”，不是“好不好”。一颗石心也过得了三判据，一句谎话也可能结得很结实。粒子态只说一件事成了形，至于这个形该不该留，要另算。

◆ 五、三条筛子挡住了什么

一把尺子好不好用，先看它能不能把东西挡在外面。

本章开头说过，“代表别的东西的东西”这个定义太宽，一块石头、一阵凉风、一粒芝麻都能塞进去。现在拿三判据，把这三样重新过一遍。

一块石头“代表”山。

你在河边捡起一块石头，说它像一座山，它就“代表”了山。可这份“代表”只在你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只在你心里成立。你一放手，它就是一块石头。明天另一个人捡起它，说它像一只龟。

它不稳定，也走不开。它代表山的那一点，黏在你的那一眼上。三判据把它挡在了门外。

可是换一个情形。苏州有一块太湖石，叫“瑞云峰”。相传它是北宋花石纲留下的旧物，后来进了苏州织造府的花园，今天立在苏州第十中学的校园里。几百年里，它搬过地方，名字一直跟着它。这块石头就过了三判据：它稳住了，拆不得，也被带走过。同是石头，一块只是被看了一眼，一块结成了符号。

一阵凉风“代表”秋天。

一阵风吹过就没了，下一阵风已经不是这一阵。这一阵风本身，过不了稳定。

可是“秋风”这两个字不一样。它在中国诗里用了近两千年，曹丕《燕歌行》里就有“秋风萧瑟天气凉”，此后一路吹下来。它带着离别、衰老、归乡这一大团东西，缠成了一个很结实的意象。被筛进来的，是“秋风”这个说法，不是那一阵风。三判据在这里帮你分清：哪个是过路的，哪个是落下的。

一粒芝麻“代表”那盘点心。

芝麻是点心的一部分，不是点心的整体。看见盘底一粒芝麻，你能推出刚才有过一盘芝麻球，这是推理，不是符号。它既不整，也不能带去别处还让人认出是哪一盘。

挡住了这三样，三判据的分量就出来了。

它不说“什么都可以是符号”，也不说“只有语言才是符号”。它说：凡是结成了一颗粒子的，都是符号，不管它是一个字、一个动作、一块石头，还是一道疤；没结成的，再怎么“代表”，也只是一次心里的联想。

这把尺子还有一个用处：它可以被推翻。

假如有一天，有人找到这样一样东西：它不满足稳定这一条，却在隔开的记录里被一再认出。这里的“稳定”，指事先写下的那一层：先写定拿什么认出它，再去看隔开的记录；被一再认出的偏偏不是那一层，才算数。那么“符号是粒子态”这句话就要改。这是本书留给自己的一条可推翻条件，叫“不成粒子的符号”。第29章会把五条可推翻条件放在一起讲。

◆ 六、拿筛子筛那四样东西

回到那间茶楼。用三判据，把那一晚的四样东西筛一遍。

一个字：“茶”。

稳定：过。这个字在汉语里用了一千多年。一般认为，中唐前后，人们把原先兼指苦菜和茶的“荼”字减去一笔，专门写成“茶”，陆羽的《茶经》用的就是这个字。此后字形大体没再变。今天一个小学生认得它，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也认得它。

整体：过。拆开就不是它。“茶”的意思不在草字头里，也不在“木”里。

独立：这一条最好看。这个字的读音沿着两条路走出了中国。沿海路，闽南一带的读法te经闽南商人传给荷兰人，进了荷兰语，再传进英语、法语，成了tea、thé；沿陆路，cha这一类读法沿着商道往西走，进了波斯语、俄语、印地语，成了chay、чай、chai。一个字离开了它在茶园和茶馆里的发生地，被带去了半个地球。

凭什么说tea和“茶”是同一颗？按第二条规矩，先说清在哪件事里量：在给这种饮料命名这件事里。走出去的那颗粒子，是读音和它所指的那壶茶之间的那一个结，不是字形。tea没有草字头，仍是这一颗。

三条都过。“茶”是一颗结结实实的粒子，而且已经定型很久了。

它走到别处以后，还落进了别处的土里。在广州，“饮茶”早就不只是喝一杯茶，而是一家人坐下来，吃一桌虾饺烧卖，说一上午的话。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不少人家，tea指的是傍晚那一顿正餐。粒子没有变成别的东西，它只是在新的土里，又缠上了新的特征。

这正是前面讲“独立”时说的：独立不是孤立。粒子走得开，也落得下；落下以后，还会回头改写落脚处的说法。

一个手势：叩指谢茶。

岭南茶楼里有个讲究：别人给你斟茶，你弯起食指和中指，在桌面上轻叩几下，表示谢谢。民间流传的来历，是乾隆下江南时微服出游，给随从斟茶。随从不便当众下跪，就屈指叩桌，权当叩首。这只是民间的说法。

来历是不是真的，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个动作立住了。

稳定：过。一代代人在茶楼里做。卢晓燕做了几十年，沈雨桐小时候看会了，今天也在做。

整体：过。手指要弯，要叩，要在别人斟茶的那一刻做。伸直一根手指在桌上点一下，不是它；没人斟茶的时候一直叩桌子，也不是它——那是在催，是不耐烦。弯、叩、时机，三样缠在一起，才是那一下“谢谢”。

独立：过。它离开了茶楼，进了家里的饭桌；离开了广州，到了香港、吉隆坡、新加坡。新加坡那位老先生面前是一杯黑咖啡，不是一壶普洱，动作照样成立，对面的伙计照样懂。

叩指是一颗粒子。它和“茶”字不同的地方，是它首先长在身体上。手指记得，嘴不用说。卢晓燕叩桌子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想“我在表达谢意”，那一下是手自己做出来的。

这颗粒子在她身上是怎样结出来的，可以顺着她的日子往回看。

1975年前后，她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跟着父亲去镇上的茶楼。父亲给邻座的老伯斟茶，老伯屈指叩桌。她看不懂，只觉得好玩，回家拿筷子在饭桌上乱敲，被母亲说了一句。这时候，那个动作在她身上还是一锅粥：敲桌子、谢谢、好玩、挨说，全搅在一起。

后来进了纺织厂，工友们下了夜班常去茶楼。别人给她斟茶，她学着叩两下，有时叩早了，有时忘了叩，有时叩成一下。这是正在成形：有了轮廓，还会散，手还得想一想。

再后来，不用想了。茶一倒下来，手指自己就弯了。这时它定型了。

这一路走下来，有一股劲一直在推：一年几百次的斟茶与叩桌，一次次地重复，这是动能。有一张网一直托着：茶楼、工友、家里的饭桌，一整片岭南人的日子都在做这个动作，这是势能。结成以后，它沉在身体里，三十年没散，这是存下的内能。

这条从一锅粥到定型的路，每一步都看得见，每一步都花了力气。粒子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

一道伤疤：卢晓燕手腕上的白痕。

稳定：过。三十多年了，那道疤一直在。有没有人看它，有没有人问起，它都在那里。

整体：过。一道疤不是一块皮肤加一种颜色。它的长短、走向、边上那一点凸起，缠在一起，才是这一道。磨去一半，就是另一道疤了。

独立：这一条要多想一步。疤长在手腕上，离不开手腕。这算不算黏在原地？

不算。独立说的是离开发生地。这道疤的发生地，是1993年冬天那个夜班、那台梳棉机。机器早就拆了，厂房改成了创意园，那个夜晚过去三十多年。疤跟着卢晓燕走到了今天，走进了这间茶楼。它离开了它的发生地。

三条都过。伤疤也是一颗粒子。

这里要特别说一句：这道疤成为符号，用不着任何人去解释它。卢晓燕自己也很少想起它。沈雨桐小时候摸过它，问过它，后来不问了，它还在。它不靠解释就立住了，靠的是皮肉本身那一份长好的结实。

这一类不靠解释就立得住的符号，本书叫现实符号。第11章会专门讲。

一句流行语：“蓝瘦香菇”。

2016年10月，南宁一个小伙子失恋后录了一段视频，方言口音很重，把“难受，想哭”说成了“蓝瘦，香菇”，几天之内传遍全网。这四个字一时成了表达难过的通用说法。广告、标题、表情包，到处都是。

整体：过。“蓝瘦香菇”是一个整体。拆成“蓝瘦”和“香菇”，味道就散了。它的好笑，正在那种口音、那份委屈、那个谐音缠在一起。

独立：在它最热的那几个月，过。它离开了那段视频，进了广告，进了朋友圈，进了饭桌上的玩笑。很多用它的人，根本没看过原视频。

稳定：不过。十年之后，二十二岁的实习生问它是不是一种菌子。它没有随一次解读散掉，可它随着一阵热闹的退去散掉了。

一句过期的流行语，是一颗没有结实的晶体。

它聚拢过，有过轮廓，也走过一段路。可是那份连接度太浅。托着它的，只是一阵热闹，不是一群人长久的日子。热闹一过，托它的那张网撤走了，它就化回了土里。

用这一章的话说：它停在了正在成形，没有走到定型。

那么，它算不算上一节说的那种反例——不满足稳定，却在隔开的记录里被一再认出？

不算。它被一再认出的那几个月，正是它整体够、走得开、也稳了一阵的时候。隔开十年再去看，它不稳了，也就不再被认出，不再被带去别处。它被认出的日子，和它结晶的日子，长短正好一样。它恰好在证明这三条判据，而不是在推翻它们。

再往细里看一层。它为什么没稳住？

“难受，想哭”是一团真东西，人人都有。可“蓝瘦香菇”缠住的，主要是那种口音的好笑，而不是难受本身。人们用它，是在借一个笑话说难过；笑话讲到第一百遍就不好笑了，托着它的那股劲也就泄了。它的连接度，系在一个会被用旧的地方。

这并不是说网上来的话都会过期。也有不少从网上来的说法，后来稳住了，进了词典，进了老人的嘴里。区别不在它生在网上还是生在茶楼。区别在于它结晶时付了多少，存下了多少，又有没有一群人的日子长久地托着它。

把那一晚的四样，再加上下一节要讲的一样，放进一张表：

被筛的东西	稳定	整体	独立	结论
一个字：“茶”	过：一千多年都认得出	过：拆成部件就不是它	过：沿海路、陆路走遍半个地球	粒子，早已定型
一个手势：叩指谢茶	过：几代人一直在做	过：弯指、叩桌、时机，缺一不是它	过：从茶楼走到家里，走到新加坡	粒子，长在身体上
一道伤疤：手腕上的白痕	过：三十多年不散	过：长短走向缠成这一道	过：机器拆了，夜班远了，它还在	粒子，不靠解释也立得住
一句流行语：“蓝瘦香菇”	不过：十年就认不出	过：拆开就不好笑	一时过：离开视频进了广告	正在成形，没有定型
皮尔斯式的符号：湿脚印—有人来过—心里的念头	要靠解释者的习惯来补	过：三方不可拆	不过：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	只能在理念里成立

最后一行，要单独讲。

◆ 七、皮尔斯的符号卡在哪儿

皮尔斯的符号，拿三判据来筛，会是什么结果？

先说公道话。

在整体这一条上，皮尔斯是几家里讲得最透的人。他一辈子坚持：符号、对象、解释项是一个关系，不能拆成“符号—对象”加“符号—解释项”两段。拆开，就不是符号了。这一条，他比同时代很多人都清醒，也比后来很多人更坚决。

在稳定这一条上，皮尔斯也摸到了门。他讲“习惯”。他认为一个符号最后落定的解释项，是在人身上养成的一种习惯：以后遇到同样的情形，就会同样地反应。这是给符号补上了稳定——不是符号自己稳了，是解释它的那个人稳了。第12章还会回到他的“习惯”。

卡住的，是独立。

举一个日常的例子。雨天下班回家，你看见门口有一串湿脚印，心里一动：有人刚进来过。按皮尔斯的分法，湿脚印是符号，“有人进来过”是对象，你心里生出的那个念头是解释项。三方齐了，符号成立。

现在把你拿走。门口没有任何人看见这串脚印。它还是不是符号？

皮尔斯在这里说得很小心。他说过，指示符号没有解释项，也不失去它成为符号的那个性质：脚印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想到它（第5章）。可他的总定义仍是：符号是“对某人”代表某物，要能生出一个解释项。“指着有人来过”这一下，仍要等一个解释的人去完成。皮尔斯后来把“心灵”放宽成“准心灵”，可是不管放得多宽，总要有解释的那一方。

为皮尔斯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把思想关在人的脑袋里。他写过，思想不一定要连着大脑，在蜜蜂的劳作里、在晶体里、在整个物理世界里都能见到（1906年的《实用主义辩护绪论》）。后来的生物符号学，正是顺着这条缝往外走的。这份眼光很宽。

可是即便宽到蜜蜂和晶体，他问的仍是“哪里有解释”，而不是“哪里结出了一颗不靠解释也站得住的东西”。解释的那一方可以从人换成蜜蜂，却不能没有。符号仍然吊在解释上。

他把符号分成图像、指示、规约三类，至今是符号学的基本功。可三类都要过同一道门：有一个解释它的人在场，它才算数。最像现实符号的指示符号也不例外，第5章已经细讲过。

这就是问题所在。

皮尔斯的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所以只能在理念里发生。

用三判据的话说：它不满足“独立”。它离不开自己的发生地——而它的发生地，正是解释它的那颗心。心一走，符号就没了。下一颗心可以重新解释那串脚印，可那是一次新的关系、一个新的符号，不是同一颗粒子被带了过去。

拿卢晓燕手腕上的那道疤来比。没有人看它，它也在。它的独立，不靠任何一颗心在场。

顺手也把索绪尔的符号放上筛子。

整体，过，而且过得漂亮：纸的两面，剪一面就伤另一面。

稳定，过一半。在一个时刻的语言系统里，它是稳的；可索绪尔说，一个词的价值全靠它和别的词的差别。网上一个结的位置挪了，旁边的结跟着变值。它的稳，是从整张网借来的，自己没有存下一份。

独立，过不了。按索绪尔，汉语的“茶”和英语的tea是两个系统里的两个符号，各有各的价值，谈不上“同一个符号走了过去”。可那一晚的菜单上，两个字分明印在一起，指着同一壶茶，带着同一段来历。在本书看来，那是同一颗粒子走了半个地球；在索绪尔的网里，那只是两张网上各有一个结。

所以，索绪尔的符号离不开语言系统，皮尔斯的符号离不开解释项。一个被关在网里，一个被吊在心上。第5章已经讲过这层分别，这里只用三判据再量一遍。

这样一比，两种看法的分别就出来了。

在皮尔斯那里，符号是关系，关系发生在解释里，解释发生在心里。所以他的符号只有一界，就是理念界。

在本书这里，符号是关系结晶后的粒子。结晶可以发生在心里，也可以发生在地面上、身体上、一群人的日子里。所以符号有三界：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那一晚的四样东西，正好分落在三界。“茶”字主要结晶在理念里，叩指主要结晶在身体上，伤疤结晶在现实里。三颗粒子，三个界，都过得了三判据。

这并不是说皮尔斯错了。

他的三方关系，正好是结晶之前的那一段：符号、对象、解释项来回牵扯，正是土在被搅动。他把这一段看得极准，比谁都准。只是他把这一段过程本身当成了符号，没有再往前走一步，去看过程停下来时，杯底落下了什么。

他还留下一样宝贵的东西。他的“习惯”说，其实已经摸到了身体上的那种结晶，只是他把它算成了解释项的一种，仍旧放回心里。那一步只差一点点。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八、放回日子里

点心一笼笼上来。沈雨桐放下手机，想起了另一件事。

小时候问妈妈那道疤，妈妈总说“早就不疼了”。她一直以为，那只是一句哄孩子的话。今晚她才觉得，那句话自己也是一颗粒子：说了二十多年，一个字没变，从佛山的旧宿舍带到了广州的茶楼。它缠住的，是一个母亲不愿让女儿担心的那份心思。疤是长在皮肤上的现实符号，那句话是长在母亲身上的自我符号，两颗粒子一直贴在一起。

她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妈妈又要伸手拿茶壶的时候，她先一步把壶拿起来，给妈妈斟满。卢晓燕屈指，在桌上叩了两下。

散席出来，沈雨桐没有直接回家。她在江边走了一会儿。

她想起自己这些年写过的上百条广告语。大部分她自己都记不得了，客户也记不得了，看过的人更记不得了。只有很少几条，过了好几年，还会被人在饭桌上随口说出来。

过去她以为，那是因为那几条写得好。

这一晚，她换了一个看法：那几条结晶了。它们碰上了一群人日子里真有的东西，被一遍遍用，用到稳住，用到离开了广告，进了别人的嘴。其余的，只是热闹了一阵的正在成形。

她给姚宏伟回了一条消息：比稿的方案，我想先别找新词，先找那些在茶楼里已经活了几十年的东西。

这一个晚上，显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她。写字的她，不再只问“这句话代表什么”，也开始问“这句话站不站得住”。

你也可以拿这三条筛子，筛一筛身边的东西。

家里有没有一句话，是从爷爷奶奶那里一路传下来的？它为什么稳住了？

你手机里有没有一个表情，三年前天天用，现在已经不用了？它是哪一条没过？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小动作，是从别人那里学来、后来又带去了别处的？

一个东西是不是符号，不看它“代表”了什么。看它有没有结成一颗粒子：稳不稳，整不整，走不走得开。

粒子只是信息的一种样子。它和推理、和公式是什么亲戚，是下一章的事。

带 走 的 话

符号不是连着两头的一座桥，是关系收紧后落下的一颗粒子：稳得住，拆不开，带得走。

小　账

前人把符号看作关系，关上了“它何时成了一个”这扇门；本书用三判据打开它：关系在前，粒子在后，结晶要付能量。

一说“没有解释者就没有符号”，那道不靠任何人也立着的疤，就被收回成了“等人来发现它的意思”；收回就在这一下。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叩指谢茶的乾隆来历为民间传说，正文已注明。

想 一 想

1. 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在哪段日子里结出来的？离开那段日子以后，它还是原来的意思吗？
2. 你用过的流行语里，哪一句已经化掉了？它缺的是哪一条判据？
3. 你身上有没有一道疤，或者家里有没有一件旧物，从来没人解释它，它却一直在那里提醒着什么？

◆

08

第8章

符号、逻辑、数学：信息的三种形态

这一章的问题

母亲看不懂餐巾纸上的复利式子，一句“驴打滚”却推出了“得先还本”——公式、名字、推理，是三样东西，还是同一样东西的三种样子？

场景　电话里的一头驴

方子轩三十八岁，沈阳人，在新加坡一家保险公司做精算分析，已经住了十一年。

一个周二的晚上，十点多，他刚哄睡女儿，母亲金秀兰打来视频电话。金秀兰六十七岁，退休前在沈阳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站了三十年柜台。

她开口就问：子轩，你给妈算算，十万块钱，怎么三年就变成快三十万了？

原来是楼下的老邻居。三年前邻居的儿子做生意周转不开，经熟人从私人手里借了10万元，说好月息三分。借来没多久生意就不好，利息一个月也没还上，对方就每月把没还的利息并进本金，接着算。如今对方拿来一张账单，要28.9万元。

金秀兰把那张账单的照片发过来。方子轩放大一看，手写的，一行行数字挤在一起，最后一行用红笔圈着。

金秀兰不信。她在电话那头掰着指头算给儿子听：一个月三分，十万就是三千；三年三十六个月，十万八；本钱加利息，顶多二十一万。怎么会是二十九万？是不是人家坑人？

方子轩在餐巾纸上写了一行式子，对着镜头举起来：

本利和 ＝ 本金 ×（1 ＋ 月利率）的月数次方

他说：妈，不是按你那样算的。利息还不上，就算进本金，下个月连利息一起再生利息。十万乘以一点零三的三十六次方，差不多二十八万九。

金秀兰盯着屏幕看了半天，那行式子她看不懂。她又问了几句，方子轩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月三千，第二个月三千零九十，第三个月三千一百八十多……越往后，每月多出来的越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金秀兰说：

哦，那不就是驴打滚吗？

方子轩愣了一下，笑了。驴打滚是东北老一辈人嘴里的旧词，说的是旧社会的高利贷：利上滚利，像驴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

金秀兰接着往下说，语速快了起来：那要是第一年就还上，就没这么多了；拖到第二年，滚得更狠；他家越拖越完蛋，得赶紧想办法先把本还了，哪怕先还一部分也行……

她自己一路说下去，方子轩没插一句话。说到最后，她叹了口气：早知道是驴打滚，当初就该拦着他们。

方子轩说：当初他们也不知道是驴打滚。借的时候，只说了“月息三分”。

金秀兰说：对，一个“三分”，听着多轻巧。

挂了电话，屋里很静。窗外是组屋楼下那条走廊的灯，远处有晚班的地铁开过去。

方子轩看着那张写了式子的餐巾纸，想起一件事。

这一晚，同一样东西，在电话两头换了三种样子。

他写在纸上的，是一个公式：本金、利率、时间三样东西怎样连在一起，谁先谁后，搭成一个什么形状。

母亲嘴里说出来的，是一个名字：“驴打滚”。三个字，一下子把那整个形状攥在了手里。

母亲接下来的那一长串话，是一段推理：从“利上滚利”出发，一步步推到“越拖越完蛋”“得先还本”。

公式、名字、推理。一个是数学，一个是符号，一个是逻辑。

上一章给了符号一副身体：稳定、整体、独立的一颗粒子（见第7章）。可是那一晚，“驴打滚”这颗粒子并不是单独出场的。它前面摆着一行式子，后面跟着一长串推理。

它们是三样东西，还是一样东西的三种样子？这一章就讲这个。

◆ 一、三门学问各有家谱

符号、逻辑、数学，历来是三门学问，各有各的家谱。可从很早开始，就有人想把它们放在一起看。

先说中国。

《墨子·小取》里有一句话：“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用名字把实物举出来，用句子把意思铺开，用论说把缘故讲明白。名、辞、说，三样各有分工。

这句话对在哪里？它看见了“名”和“说”不是一回事。一个名字是一下子举起来的，一段论说是一步步推出来的。两千多年前，墨家就把符号和推理分开来讲了。

三国时的刘徽注《九章算术》，在序里说自己的办法是“析理以辞，解体用图”：道理用文字一步步剖开，形体用图拆开来看。文字的剖析是一条线，图是一整片。中国的算学传统里，推理和图形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腿走路。

再说西方。

亚里士多德把推理整理成三段论。后人最常举的例子是：凡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从两句出发，一步走到第三句。这是西方逻辑的起点。稍晚一些，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从几条公设和公理出发，一层层搭出几百条定理。每一条都挂在前面的某几条上。

这两部书对在哪里？一部看见了推理是一步步走的，有起点、有方向、有落脚；一部看见了数学是一层层搭的，彼此牵连，有先有后，合成一座楼。一条线和一座楼，从源头上就是两种样子。

莱布尼茨年轻时写过《论组合术》（1666），一辈子都在想一件事：造一套“通用文字”，每个基本概念配一个记号；再配一套“推理演算”，让推理像算

术一样按规则运算。他有一个很出名的设想，大意是：将来两个人起了争执，不必吵，坐下来说一声“让我们算一算”就行。这句话的拉丁文calculemus，见于他论“普遍文字”的一篇短文，后来在别处也说过几回。

莱布尼茨对在哪里？他看见符号、推理、计算可以接在一起：记号是颗颗分明的，推理是按规则流动的，计算是有结构的。他想把三样拧成一股。

两百多年后，弗雷格写了《概念文字》（1879），给逻辑造了一套精确的书写法。他的记号很特别，不是一行行往右写，而是像树枝一样上下分叉，一眼看去是一张图。推理被他画成了一片有结构的东西。后来罗素和怀特海合写《数学原理》（1910—1913），想证明全部数学都能从逻辑里推出来。这一路叫“逻辑主义”。

这一路对在哪里？它让人看清了数学和逻辑贴得有多紧。一个数学证明，拆到最后，确实是一步步的推理。

差不多同时，希尔伯特走了另一条路。他主张把数学写成一套形式系统：一组记号，一组规则。在系统里做证明，只看记号怎样按规则变换，不靠记号的意思来过关。再用最靠得住的有限方法，证明这套系统推不出矛盾。这一路通常叫“形式主义”。

这一路对在哪里？它看见了数学可以离开具体的东西，只看记号和规则之间的结构。正因为能离开，数学才能用到千差万别的地方。

还有皮尔斯。他是现代逻辑的开创者之一，研究过关系的逻辑，晚年还画了一套“存在图”，用图形来做推理。他在约1897年的一份手稿里写过，逻辑在广义上只是符号学的另一个名字。

皮尔斯对在哪里？他看见推理是符号的一种活动：一个符号生出解释项，解释项又成为新的符号，一步步往下走，这本身就像一段推理。

最后要特别提一位。美国语言学家派克，在他的法位学（tagmemics）里提出过一个说法，借的是物理学的三个词：粒子、波、场。他说，看同一段语言、同一件事，可以有三种眼光：当作一颗颗分得开的单位来看，是粒子；当作前后相连、此起彼伏的流来看，是波；当作一张彼此牵连的关系网来看，是场。

派克对在哪里？他明白地说出：粒子、波、场，可以是看同一样东西的三种方式。这一步，离本书只差一点。

把这几家排在一起：

前人	看见了什么	主要在哪一种样子上用力
墨家《小取》	名、辞、说各有分工	名（粒子）与说（波）分开
刘徽	析理以辞，解体用图	辞（波）与图（场）并用
莱布尼茨	通用文字＋推理演算	想把三样拧成一股
弗雷格、罗素	数学可从逻辑推出	用波去收编场
希尔伯特	数学是记号按规则的系统	用粒子去承载场
皮尔斯	逻辑即广义的符号学	用粒子的链去收编波
派克	语言可作粒子、波、场三看	三种眼光并列

◆ 二、总想让一家吞掉两家

这张表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动作：一家想吞掉另一家。

逻辑主义想让逻辑吞掉数学：数学说到底是逻辑。形式主义想让记号吞掉数学：证明说到底是记号按规则变换。皮尔斯想让符号学吞掉逻辑：逻辑说到底是符号学。

每一次吞并都有真东西作底。数学证明里确实满是推理，数学确实写在记号里，推理确实是符号在走动。

可是每一次吞并，都没能吞干净。

逻辑主义的路，先碰上了罗素自己发现的悖论，走得并不顺。1931年，哥德尔又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一套足够强、又不自相矛盾的形式系统里，总有一些算术命题，系统自己既证明不了，也否证不了。这一下，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大计划都受了重挫。数学里总有一些结构，不能全靠一步步的推理来穷尽。

形式主义说，证明只看记号按规则变换。可人们一再发现，数学这套撇开了具体所指的结构，偏偏能和世界对得严丝合缝。物理学家维格纳在1960年专门写文章，说数学在自然科学里有一种“不合理的有效性”。如果数学只是摆弄记号，它凭什么这样贴合世界？

皮尔斯把逻辑收进符号学，推理就成了符号一环套一环的链。可链是一条线，结构是一片面。一个三角形三条边之间的关系，不是先有哪条后有哪条，它们是同时在那里的。一条链装不下一片场。

派克走得最远，他不吞并，他并列。可他的三种眼光，是看的人手里的三副眼镜：同一段话，你想当粒子看就当粒子看，想当波看就当波看。他没有问：这三种样子之间会不会互相转变？转变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要付什么？他把三种眼光用在语言和人的行为上，没有拿去看数学和逻辑这两门学问。

这样一来，三门学问要么互相吞并，要么各守一摊。符号学守着它的符号，逻辑学守着它的推理，数学守着它的结构。三家之间有往来，却说不清往来的道理。

符号学尤其孤单。它研究的符号，好像一颗颗悬在空中，不知道和推理、和结构是什么亲戚。

这种各守一摊，也落进了学校的课表里。语文课教字词，一颗颗地认，一颗颗地背；数学课教公式和图形，一片片地搭；推理呢，散在两门课的缝里，哪一门都管一点，哪一门都不专门管。一个孩子可以字认得很多、公式背得很熟。可他不会从一句话推到下一句，也不会把一道应用题里的话，变成一张关系图。三样东西在他身上，各待各的抽屉。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一团土的三种样子

本书的说法是：

符号、逻辑、数学，是信息的三种形态。符号是粒子，逻辑是波，数学是场。

写成一行，就是：符号＝粒子；逻辑＝波（轨迹·速度·黏性）；数学＝场（连接·次序·结构）。本书把这三样合称“信息三模态”。后面各章说到信息三模态，指的都是这一行。

这里的“信息”，说的是那团土（特征纠缠）在被认、被说、被用的时候所处的样子。同一团土，可以凝成粒子，可以流成波，可以铺成场。三门学问各自研究的，正是这三种样子。

每一种样子，各有三个特点。

符号＝粒子：稳定、整体、独立。

上一章讲过。一团纠缠收紧成一颗，能重复认出，拆开就不是它，能被带去别处。“驴打滚”三个字就是一颗粒子：东北老人说了几十年；拆成“驴”和“打滚”，就不是那个意思；它从旧社会放债人的嘴里，一路带到了今天的视频电话里。

逻辑＝波：轨迹、速度、黏性。

推理是一段流动。它有轨迹：从哪里出发，经过哪几步，到哪里落下。它有速度：有的推理一眨眼就到，有的要一步一步磨。它有黏性：推着推着停不下来，或者推了半天推不动。

金秀兰那一长串话就是一段波。轨迹是“利上滚利 → 越往后越多 → 越拖越完蛋 → 先还本”；速度很快，一口气说完；黏性也看得出来，她一旦推开了，就停不下，连“先还一部分也行”都推了出来。

速度也看得见。金秀兰站了三十年柜台，找零从来不用算盘，顾客钱一递过来，零钱已经数好了。那是一段快得几乎看不见的波。可是碰上乘方，她的推理就慢下来，一步一步，还要儿子在旁边扶着。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波的速度可以差得很远。

黏性这个词要多说一句。黏性大的推理，一旦起了头就很难掉头。一个人认定了“人家坑人”，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朝那个方向推；要让他从这条轨迹上转出来，得花很大的力气。黏性小的推理，一碰就转向，转得快，也散得快。

数学＝场：连接、次序、结构。

一个公式是一片场。它说明哪几样东西连在一起：本金、利率、月数。它说明次序：先加一，再乘方，再乘本金，次序一换，结果全变。它说明结构：整个式子搭成一个什么形状——这里是一个越往后越陡的指数形状。

再举一个中国人都熟的场：亲戚称谓。

堂哥、表哥、舅舅、姑父、姨妈……每一个称呼都不是单独站着的。它说明你和那个人怎样连着：隔着父亲，还是隔着母亲。它说明次序：比你父亲大还是小，是伯伯还是叔叔。它说明结构：整个家族搭成一棵什么样的树。

一个在新加坡长大的孩子，回沈阳过年，常常被这张网弄糊涂。他记得住“表舅”这两个字，却说不清表舅是从哪一条枝上长出来的。他手里有粒子，没有那片场。等他在饭桌上被大人指着一个个认过去，“妈妈的表哥，就是你的表舅”，那片场才在他身上铺开。

场的特点是“同时在那里”。你看餐巾纸上那行式子，本金、利率、月数一下子全都摆在眼前，没有谁先谁后地出场。它的次序是里面的次序，不是你读它的先后。

把三种样子并排放：

形态	对应的学问	三个特点	打个比方	在本书的能量账里
粒子	符号	稳定、整体、独立	一份写好的名单	内能：存下的连接度
波	逻辑	轨迹、速度、黏性	一列队伍走过街口	动能：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
场	数学	连接、次序、结构	一张排好的座位表	势能：网络的吸引和拉扯

表里的比方是这样的：同一群人，写在纸上，是一份名单，一个个分得清，可以揣着走；排成队走过街口，是一列队伍，有先后，有快慢，走起来就不好随意掉头；坐进礼堂，是一张座位表，谁挨着谁、谁在前排、整体是什么形状，一眼就能看全。人还是那群人，样子换了三种。

最后一列要单独说。本书讲符号的能量，有内能、动能、势能三种。它们和信息的三种形态正好对位：粒子存着内能，也就是连接度，所以经得起拆；波就是动能在走，连接被拆开、重接，所以总在路上；场是势能所在，那张网往哪边拉，东西就往哪边长。保罗书信里讲的信、望、爱，在本书里也各自对上：信是粒子，望是波，爱是场。这一层详见第16—18章。

三种样子怎样认？各有一组随手可问的问题。

认粒子，用上一章的三判据：隔一段时间还认不认得出，抽掉一样还是不是它，换一个地方还成不成立（见第7章）。

认波，问三件事：它从哪里出发、经过哪几步、落在哪里，这是轨迹；它走得快还是慢，这是速度；它推开了以后转不转得动，这是黏性。

认场，也问三件事：哪几样东西连在一起，这是连接；谁在前谁在后，次序一换会不会全变，这是次序；合起来是个什么形状，这是结构。

这三组问题，问的不是三类东西，是同一样东西此刻处在哪种样子里。“驴打滚”三个字拿在手里，问它稳不稳，它是粒子；顺着它往下推，问它往哪走，它成了波；把它打开，问里面谁连着谁，它又成了场。一样东西，一次只在一种样子里被用，却随时可以换一种。

第9章还会看到，一句话里也有这三种样子：它们落在三个号位上。

为什么借物理学的粒子、波、场这三个词？因为它们恰好说出了三种最基本的“在”法：一颗一颗地在，一路一路地在，一片一片地在。这里只借它们的样子，不借物理学的定律。一个词不会真的像电子那样衍射，一段推理也不会真的有波长。

还有一点要先说清：三种形态是同一团土的三种样子，不是三样东西，也不分高低。粒子不是“低级的碎片”，场也不是“高级的完成”。它们来回转，互相定价。

◆ 四、三者怎样互相转身

既然是同一团土的三种样子，它们就能互相转变。互转一共有六个方向，每个方向都天天在发生。

场 → 粒子：一个公式被记成一个名字。

餐巾纸上那行式子，是一片场。金秀兰一句“驴打滚”，把整片场攥成了一颗粒子。式子她看不懂，名字她握得住。

数学里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勾三股四弦五”是一片关系，三条边彼此牵连；一句“勾股定理”，就把这片关系攥成了一颗，可以记在本子上，带进考场，说给下一代听。

粒子 → 波：一个名字被推理展开。

“驴打滚”一出口，金秀兰就顺着它推下去：滚得越久越大，所以要早还，所以要先还本。名字是起点，推理是从起点流出去的那段波。

日常说话里，很多推理都是这样起头的。有人说一句“这是温水煮青蛙”，后面就跟着一长串：现在不觉得，慢慢就来不及了，得趁早跳出来。一个名字，就是一段推理的出发站。

波 → 场：反复走过的推理，沉成结构。

小学生背乘法口诀之前，三七二十一是要一步步加出来的：七加七，再加七。加过很多次以后，这些一步步的推算沉淀下来，成了一张九九表。九九表是一片场：横竖两行，每一格都和左右上下连着，整张表有它自己的结构。

波走多了，路（差异序列）就压成了图。

场 → 波：一张结构图，被一步步走一遍。

地铁线路图是一片场：哪些站连着，哪条线在哪里换乘，一张图同时摆出来。你要从家里去机场，就在这张图上走一遍：先坐几站，在哪里换，再坐几站。这一走，就是一段波。

波 → 粒子：一段推理，被压成一个名字。

中世纪有一条反复被人用的推理：能用少的假设讲清楚，就别用多的。十四世纪的奥卡姆常这样讲，可他自己没给它起名字。到十七世纪，才有人管它叫“奥卡姆剃刀”。一段推理，收成了几个字，从此可以拿起来就用，不必每次从头推。

汉语里的成语，很多就是这样来的。“揠苗助长”原是《孟子》里的一段故事：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一棵棵往上拔，回家说今天累坏了，我帮苗长高了；他儿子跑去一看，苗都枯了。故事里藏着一段推理：苗靠根吸水长大，往上一拔，根离了土，所以枯了。这段推理被压成四个字，两千多年来，谁都能拿起来，扔向一个心急乱来的人。

压成粒子以后，推理并没有丢。听的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把这四个字重新展开，把那段推理再走一遍。

粒子 → 场：一个名字被打开，露出里面的结构。

一个学生第一次听到“复利”，只是一个词。等他学了那行式子，这个词就被打开了：里面有本金、利率、月数，有先后，有一个越来越陡的形状。名字还是那个名字，里面的场露出来了。

六个方向放在一张表里：

方向	发生了什么	例子
场 → 粒子	一片结构被攥成一个名字	复利公式 → “驴打滚”
粒子 → 波	一个名字被推理展开	“驴打滚” → “越拖越完蛋，得先还本”
波 → 场	反复的推理沉淀成结构	一遍遍连加 → 九九表
场 → 波	一张结构图被一步步走一遍	地铁线路图 → 规划一条去机场的路线
波 → 粒子	一段推理被压成一个名字	“拔苗伤根，苗就枯了” → “揠苗助长”
粒子 → 场	一个名字被打开，露出结构	“复利”一词 → 本金、利率、月数的式子

这张表说明一件事：三门学问之间，不是谁吞掉谁，而是一团土在三种样子之间来回转身。

每一次转身都要付代价。

把一片场攥成一颗粒子，要有人在那片场里泡够了，才攥得住。金秀兰能说出“驴打滚”，是因为这个词在她心里本来就有，那是小时候听老人讲旧事存下的东西；她要做的，是把它和儿子手里的式子扣上。

把一颗粒子展开成波，要有动能推着。金秀兰那一长串推理，是她那一晚着急、心疼老邻居，一口气推出来的。换一个不着急的晚上，她未必推得这么远。

所以，三态互转不是换个说法那么轻巧。它是一次次做功。

◆ 五、转不过身的时候

三态互转天天在发生，也天天在卡住。卡住的样子，比转得顺的样子更能说明问题。

有场，攥不成粒子。

一种新情况已经在那里了，连接、次序、结构都有，可是还没有名字。大家都觉得哪里不对，却说不出来。很多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在被人叫出名字之前，都要经过这样一段日子：人人身处其中，谁也讲不清。场摆在那里，手里没有一颗能拿起来的粒子，也就没法把它带去和别人商量。

有粒子，展不成波。

一个名字被说得很响，可是从它那里推不出任何下一步。会议室里常有这样的词：人人都在说，说完了，没人知道明天该做什么。粒子是空心的，里面没有能流出来的东西。

金秀兰的“三分”就是一例。“月息三分”四个字，借钱的时候人人都听得懂，可是从这四个字推不出“三年后二十九万”。它是一颗粒子，从它那里流出来的只有一段错的波：三分乘以三十六个月。这四个字被说得太轻巧，轻巧到挡住了后面那片场。

有波，沉不成场。

同一段推理，每次都要从头推一遍，推完就散，从来不留下一张图、一张表。一个人每个月都为同一笔开销算半天，算完就忘，下个月再算。波一遍遍地走，路却没有压出来。

有场，走不成波。

一张图摆在面前，人看得见，却不会在上面走。地铁图贴在墙上，第一次来的人站在图前，不知道从哪一站起步。场是全的，缺一段把它走一遍的动能。

四种卡法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事：卡住的地方，都是缺了那一次转身要付的东西。

攥不成粒子，缺的是一个能托住新名字的场合和一群人。展不成波，缺的是推下去的那股劲。沉不成场，缺的是反复走、走到压出路来的耐心。走不成波，缺的是起步的那一下。

三态互转是信息活着的样子。哪一处卡住，信息就在那一处变成死的。

◆ 六、一个完整的例子：驴打滚

把那一晚从头再走一遍。这一次，按本书的眼光，一步一步看。

先看那段黏住的波。

电话一开头，金秀兰的推理是一段黏性很大的波：“十万八，顶多二十一万，所以人家坑人。”这段推理从她最结实的那颗粒子出发，轨迹很短，速度很快，一开头就奔着“坑人”去了。

方子轩第一次讲式子，她没听进去，还是那句“是不是坑人”。这就是黏性：一段推理一旦上了轨，就很难从上面转出来。要转，得有足够大的东西把它顶住。

顶住它的，是那张账单和那一个月一个月算出来的数。三千，三千零九十，三千一百八十多。每多一个数，那段“坑人”的推理就被顶回来一点，直到它从轨道上滑开，转向了“驴打滚”。

再找那条缝。

本书一再说：用“对不上”来解释一个符号的发生，先要在材料里独立指认出那条缝。这一晚的缝，在电话打来之前就摆在那里，不用事后去猜。

一边，是金秀兰手里一个结实了几十年的算法：利息＝本金×利率×时间。她在百货商店站柜台三十年，一辈子这样算账，没出过错。这是她身上一颗很稳的粒子。

另一边，是一张实实在在的账单：28.9万元。

她的算法给出21万元，账单写着近29万元。两个数差了8万元出头。这8万元，就是那条缝。它写在纸上，算得出来，谁都能指认。

场先到场。

方子轩写下的那行式子，是一片场。它把本金、利率、月数连起来，排好次序，搭出一个指数的形状。这片场是对的，能解释那八万从哪里来。

可是这片场，在金秀兰那里落不下来。她看不懂乘方。场就在屏幕上，却和她身上已有的东西接不上。

方子轩把场拆成了波。

他没有再讲式子，而是一个月一个月地算给她听：三千，三千零九十，三千一百八十多。这是把场拆开，变成一段一步步走的波。这段波，金秀兰跟得上。

波里冒出了粒子。

跟着跟着，她身上一颗旧粒子被碰响了：“驴打滚”。这个词在她心里放了几十年，是她小时候听姥姥讲旧社会时存下的，一直没派上用场。今晚，它和眼前这段波扣在了一起。

这一扣，是这一晚最要紧的一下。她手里原有的那颗“本金×利率×时间”的粒子，在这件事上松动了；另一颗原本只装着旧故事的粒子“驴打滚”，被重新装进了今天的意思。旧的对不上被收住了，一颗粒子在新的场里结晶。

粒子又流成了新的波。

“驴打滚”一落定，她立刻顺着它推：要早还，要先还本，越拖越完蛋。这段推理，不是方子轩教的，是从那颗粒子里自己流出来的。

这一次要付的账。

动能：她那一晚花了半个多小时，掰着指头算，追着儿子问，急得声音都高了。这股劲推着那团纠缠一遍遍拆开、重接。

势能：托着她的，有母子之间的那份信任，有她对老邻居的心疼，也有东北老一辈人对“驴打滚”这个词的共同记忆。没有这张网，那个词想不起来，想起来也扣不上。

内能：结成以后，“驴打滚”在她身上有了新的结实。第二天，她下楼去找老邻居，张口就说：你家这是驴打滚，得先止住。她不用再看那行式子了。

回写。

这颗新结出来的粒子，又回头改写了别的东西。那个周末，金秀兰把自己存折上的几笔钱翻出来看了一遍，头一回问儿子：银行的利息，是不是也滚？

这一晚的账，显出了一个心里有了复利这本账的金秀兰。她没有学会那行式子，可她身上那团土换了一种结法。

回头再看派克。按派克的说法，粒子、波、场是三种眼光，看的人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可这一晚的事说明，事情不只是“换个眼光”。

电话打来之前，“驴打滚”在金秀兰身上是一颗只装着旧故事的粒子，流不出任何关于今天的推理。电话挂断之后，它成了一颗能推出“先还本”的粒子。变的不是看的人手里的眼镜，是那团土本身的结法。

同样，那行式子在电话打来之前，只是方子轩脑子里的一片场；电话挂断之后，它在金秀兰身上有了一个落脚的名字。场没变，可它多了一条通向另一个人的路。

三种样子之间的转变是真的发生了，不是旁观者换了个角度。它花了半小时，花了力气，留下了痕迹。派克看见了三种样子，本书要补上的，是三种样子之间那一次次真实的转身和它的账。

第二天中午，方子轩在公司楼下吃饭，把这件事讲给同组的石磊听。石磊三十五岁，做数据工程，听完笑了：你妈比我们厉害。我们在表格里也是把这个式子包成一个函数，起个名字，以后直接调用，跟她说“驴打滚”是一回事。

方子轩想了想，说：一回事，又不全是。表格里的名字是我们自己起的，没付过什么力气；我妈那个词，是几十年存下来的，昨晚又花了半小时才扣上。

石磊说：那她那个，比我们的结实。

两人都没再说话。石磊想起，自己组里那个函数，是三年前一个离职的同事写的。名字起得很顺手，大家天天在用，可要是今天表格出了错，组里未必有人能把那行式子从头推一遍。那个名字在他们手里，是一颗没扣上场的粒子。

◆ 七、符号学不再是一座孤岛

把符号放回这三种形态里，符号学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门。

它成了一个三人家庭里的一个。要懂一个符号，不能只问它“代表什么”，还要问：它是从哪一片场里攥出来的？它能流出什么样的推理？它会不会被重新打开？

这样看，几件日常的事会变得好懂。

第一件：会背名字，不等于会推。

一个学生能背出“勾股定理”四个字，粒子在他手里。可是给他一块木板，让他检验一个角是不是直角，他不会量三四五。他有粒子，没有从粒子流出去的那段波。

第二件：听懂了推理，不等于留得住。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一堂课听得明明白白，老师每一步都跟上了，第二天却什么也想不起来。那是一段波走过去了，没有结晶成粒子，也没有沉成场。波过去了，水面就平了。

第三件：看见了结构，不等于带得走。

一张复杂的图表，开会时人人点头。散会后让每个人用一句话说出它讲了什么，谁也说不上来。场摆在那里，没有被攥成一颗能揣着走的粒子。

三件事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信息要在三种形态之间转得开，才算真的到了一个人身上。只停在一种形态里，它就是半成品。

把前人放回这张图里，各家的位置也清楚了。

逻辑主义看得最清楚的，是“波 → 场”这一个方向：推理一层层沉淀，搭出了数学的楼。它停下的地方，是把这一个方向当成了全部。

形式主义看得最清楚的，是“场 → 粒子”：一片结构可以写成一串记号，记号可以离开具体的东西独立运转。它停下的地方，是把记号当成了结构的全部。

皮尔斯看得最清楚的，是“粒子 → 波”：一个符号生出解释项，一路衍义下去。他停下的地方，是在他的符号学里，这条链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它往前长，靠的是什么、要付多少，没有写进去。

派克看得最清楚的，是三种样子都在。他停在了三副眼镜那里。

每一家都是对的，只是各自站在六个方向里的一两个上。把六个方向合起来看，它们都成了这张更大的图里的局部情形。

科学里的公式，是这个道理最集中的地方：一行方程是一片场，一个定律的名字是一颗粒子，一次推导是一段波。科学的符号学，详见书九。

还有一个推论，留到后面几编去展开。

既然三态互转要付代价，那么免费拿到手的东西就转不动。表格里一个现成的函数名，一键生成的一段推理，别人画好的一张图，它们都是对的。可是在接手的人身上，没有那一晚半小时的掰指头，没有那份着急和心疼托着。它们停在一种形态里，转不过身来，也就结晶不了。

还可以把符号学要问的问题，从一个变成三个。

过去问：这个符号代表什么？

现在还要问：它是从哪一片场里攥出来的？从它那里，能流出哪一段推理？它被打开的时候，里面露出什么结构？

三个问题一起问，一个符号才算被看全了。

◆ 八、放回日子里

几个星期以后，金秀兰又打来电话。老邻居家已经和对方谈妥，先还了一部分本金，剩下的分期还。她在电话里说，楼里好几个老太太都来问她“驴打滚”是怎么回事，她给她们讲，讲着讲着自己也越讲越明白了。

方子轩问：您怎么讲的？

她说：我就跟她们说，钱生钱，生出来的钱又生钱，跟驴在地上打滚，滚一圈沾一层土，越滚越大。

方子轩没告诉她，她刚才这句话，把一片场、一颗粒子、一段波都装进去了。

他只说：妈，您这比我讲得好。

金秀兰在那头笑：你那个式子，我到现在也看不懂。可是驴打滚，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挂了电话，方子轩把那张餐巾纸从抽屉里翻出来。纸已经皱了，式子还在。他忽然觉得，这张纸和母亲那三个字，装的是同一样东西。只是纸上那片场，要一个精算师才展得开；母亲那颗粒子，楼里的老太太都能揣着走。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日子里，认一认这三种样子。

你记得的一句俗话，是一颗粒子。想一想，它是从哪一片场里攥出来的？

你常犯的一个想不开，是一段黏性很大的波。想一想，它的轨迹是从哪一颗粒子出发的？

你每天用的一张图——地图、课表、排班表——是一片场。想一想，你每天在上面走的是哪一段波？

一样东西有没有真的到你身上，就看它能不能在这三种样子之间，转得过身来。

一颗粒子、一段波、一片场，在一句最家常的话里怎样拼在一起，下一章从一个两岁孩子的一句话讲起。

带 走 的 话

符号是粒子，逻辑是波，数学是场；同一团土换三种样子，转得过身，才算到了你身上。

小　账

前人让逻辑、记号、符号学轮流吞并别家，关上了三家互转这扇门；本书打开它：三者是信息的三种形态，六向互转，次次做功。

把“驴打滚”当成一个早就在那里、等人取用的标签，那一晚半小时扣上它的做功就被收回成了“想起来”；收回就在这一下。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借款金额、月息与账单数字为构想示例，按月复利计算。

本章不构成借贷、理财或法律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学会的一个新词，能不能一步步推出它的意思？能推出来，它才算从粒子流成了波。
2. 有没有一段道理，你听的时候全懂，过后却说不出来？它少的是哪一次转身？
3. 你家里有没有一句老话，像“驴打滚”一样，装着一整套算法？试着把它展开讲给孩子听。

◆

09

第9章

每个词都指向一种发生学

这一章的问题

两岁的孩子吃饱了，对着一桌人说“我吃饭了”，词典却写不进去——一个词指向的，是它贴着的那个东西，还是它走过的一段发生？

场景　饭桌上的“我吃饭了”

魏思琪三十四岁，在苏州一所中学教英语。丈夫薛永康三十七岁，是工业园区一家芯片厂的设备工程师，这个月轮夜班。

11月里一个周四的晚上，六点半，家里开饭。外婆从厨房端出一锅腌笃鲜，热气一下子扑满了餐桌上方那盏暖黄的灯。

女儿两岁四个月，坐在儿童餐椅里。外婆先喂她：一口饭，一口汤，一小块笋。喂完了，外婆才坐下来，自己端起碗。

魏思琪把手机架在桌上，跟薛永康视频。屏幕那头，他坐在厂里的食堂，面前一盘炒面，正往嘴里送。

女儿看看外婆，看看妈妈，又看看手机里的爸爸。她忽然拍着餐椅的小桌板，大声说：

我吃饭了。

魏思琪笑着纠正她：你吃过了。现在是外婆吃饭，爸爸也在吃饭。

女儿不理，指着手机，又说了一遍：我吃饭了。然后咯咯地笑，笑得汤勺都掉了。

薛永康在屏幕那头也笑：她这是在说我吧。

女儿听见爸爸的声音，把脸凑到手机前，又说了一遍：我吃饭了。这一回，她伸手去摸屏幕里那盘炒面。

魏思琪说：她分不清“我”和“你”。

外婆在一旁说：小囡都这样，大一点就好了。

吃完饭，魏思琪给大学同学丁佳慧发微信，讲了这件事。丁佳慧三十五岁，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做辞书编辑，这半年正在修订一部中型词典里的代词条目。

丁佳慧回了一段语音：你女儿这个“我”，我们词典里写不进去。

魏思琪问：为什么？

丁佳慧说：词典里，“我”就是“称自己”。说话的人是谁，“我”就指谁。你女儿那个“我”，指的是谁？是她，是外婆，是她爸，还是一桌子人？没法写。

魏思琪想了想，回了一句：也许她那个“我”，指的根本不是一个“谁”。

这句话她自己说完也愣了一下。

她教了十年英语，第一课总要讲“I”。她常跟学生开玩笑：英语的代词里，别的都可以小写，只有“I”永远大写，站得笔直，像一根柱子。她从没想过，这根柱子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立起来之前是什么样子。

一个两岁孩子的一句话，把一个最简单的字，问成了一个不简单的问题：一个词，到底指向什么？

前两章给了符号一副身体，又把它放回信息的三种样子里（见第7、8章）。这一章把它们用到最小、也最常见的符号上：一个词。

下面先看这个问题的两种答法。

◆ 一、一个词，两种问法

问一个词指向什么，历来有两种问法。

一种问：它指的是哪个东西？

另一种问：它是怎样来的？

两种问法，前人都问过，而且都问得很深。

先看第一种：它指的是哪个东西。

弗雷格在1892年的《论涵义与指称》里，举过一个后来人人都引的例子：“晨星”和“昏星”。古人看见清晨东方一颗亮星，又看见黄昏西方一颗亮星，起了两个名字。后来天文学知道，它们是同一颗金星。弗雷格说：两个名字的指称相同，都是金星；涵义不同，一个是“清晨的那颗”，一个是“黄昏的那颗”。

弗雷格对在哪里？他看清了，一个词不只是贴在东西上的标签，还带着一条“怎样够到那个东西”的路。同一颗星，两条路，两个词。这一步让逻辑和语言学都受益了一百多年。

可是在弗雷格那里，那颗星是先在那里的。两条路通向的，是同一个早就等在那里的终点。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例子，会看出另一件事。“晨星”和“昏星”两个名字，是两次观看结出来的两颗粒子：一颗结在清晨的东方，一颗结在黄昏的西方。后来人们认出两颗是同一颗。这一“发现”本身，也是一次结晶。两颗旧粒子之间对不上了：它们从不同时出现，轨道又像是接着的。于是结出了一颗新的粒子，“金星”。

弗雷格把这个例子当作“两个名字通向同一个对象”。在本书看来，它也是一段发生史：三个名字，三次结晶，一条前后相接的路。

再看第二种：它是怎样来的。

这一路，中国人走得早，走得深。

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追它的本义：这个字最初画的是什么，后来怎样引申、怎样借用。他解“我”字，原文是“施身自谓也”，大意是称说自己。他还记下一说：“我”是古代的“杀”字。

后来的古文字学者从甲骨文里看到，“我”字最初的样子像一件兵器，字形里有“戈”。这件兵器的名字，后来被借去当了第一人称，文字学上叫假借。一个称呼自己的字，来历是一件兵器。这是一段真真切切的发生史。

清代段玉裁注《说文》，乾嘉学者讲“因声求义”，都是在追一个字的来路。训诂学的传统，问的正是“它是怎样来的”。

中国早期最有名的两部辞书，其实已经是两种写法。

《尔雅》成书比《说文》早，它不按字形排，按意思归类：《释亲》讲亲属称谓，《释宫》讲房屋，《释天》讲天象，《释草》讲草木，全书十九篇。一个词放在哪一篇，看它和哪些词连在一起。这是把词放进一片场里去写。

《说文》按部首排，五百四十部，从字形追本义。一个字放在哪一部，看它是从哪个形长出来的。这是把词放回一条来路上去写。

一部看场，一部看来路。两千年前，中国人就为一个词准备了两种站法。

索绪尔在这件事上，做了一个很清醒的切分。他把语言研究分成共时与历时：共时看一个时刻的系统，历时看一个词怎样变过来。他说，要先把共时研究做扎

实，历时的事暂且放一放。这一放，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就多半站到了共时这一边，“它是怎样来的”这个问题，被留在了词源学的小屋里。

西方也有这一路。

洪堡特在他身后出版的长文《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1836）里，说过一个后来常被引用的意思：语言不是一件做好的产品，而是一种活动；不是ergon，而是energeia。一个词，不是摆在仓库里的货，是一次次被说出来、正在发生的事。

英国的词典家们，把这一路做成了工具。约翰逊在1755年编成的《英语词典》，大多数义项下都配了名家的例句。一百多年后开编的《牛津英语词典》更进一步，打出的旗号就是“按历史原则编纂”。每一个义项，都要找到它最早出现的那一句话，标上年份，一路排到今天。这部词典1884年出第一分册，1928年才出齐。

这一路对在哪里？它看见了词是有来历的，词义是一层层长出来的，今天的意思下面压着昨天的意思。

还有一位，站在两种问法之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1953）里，劝人们别急着问一个词“指什么东西”，先去看它在日子里怎样被用。他说，在很多情形里，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里的用法（第43节）。“水”这个字，在口渴的人嘴里、在化学课上、在祷告里，是在做不同的事。他讲的“家族相似”，第10章还会说到。

维特根斯坦对在哪里？他把词从仓库里请回了日子里。意义不在词和物之间那根线上，在人们拿它做什么事里。

◆ 二、标签写法停在了哪儿

先说第一种问法停在哪里。

把一个词看作指向一个先在的东西，是发现学的看法。东西先在那里，词去够它；够得准，就是对的意思。词典照这个看法写，每个词条就是一张标签：这个词贴在哪个东西上。

这种写法很有用。它让一个词稳下来，让不同的人用同一个词时，大体说的是同一件事。没有这种写法，就没有可以查、可以教、可以考的词典。

可是它碰上女儿的“我”，就贴不上了。

“我”贴在谁身上？按标签写法，贴在说话的人身上。可女儿那一晚的“我”，既不是单单贴着她自己，也不是贴着外婆或爸爸。它好像贴在了一整张饭桌上。标签写法只能说：孩子用错了。

一个写法遇到自己写不进去的东西，只能说那东西错了，它就到头了。

其实不用等到孩子开口，标签写法在很多常用的字上都很吃力。“了”“的”“吧”“呢”这些字，不贴在任何东西上，词典只能说它们“表示某种语气”。“这”“那”贴在哪里，要看说话的人站在哪里、手指向哪里。“我”“你”贴在谁身上，每换一个人开口就换一次。

越是天天挂在嘴边的字，越难贴成一张标签。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些字指向的，本来就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

再说第二种问法停在哪里。

训诂学和历史词典，都在追来历。可它们追的，多是一个词在书面上留下的足迹：哪一年，哪本书里，第一次这样用。它们记下了一个词走过的路，却很少问：它为什么在那一年拐了弯？拐弯的那一刻，是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

“我”从兵器变成自称，是假借，因为读音相近。这是一条线索。可一个民族为什么需要一个字来称呼自己，偏偏在那个时候需要，这条线索就说不到了。

它们还几乎只看理念那一界：字、书、文献。一个词在现实里留下的东西，在身体上沉下的东西，都不在账上。

洪堡特说语言是活动，说得极好。可活动从哪里起、在哪里停、停下时落下了什么，他没有细说。

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在用法里，也说得极好。可他看的多是“此刻怎样用”，是一个词在今天的日子里做什么事。一个用法是怎样站稳的，站稳以前经过了什么，他并不追问。

两种问法，一种问“指什么”，到了先在的对象就停下；一种问“怎样来”，到了书面的足迹就停下。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一个词就是一段来历

王德生在一次谈话里说过一句话：

每一个词语，都指向一种发生学。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词的意思，不是它贴着的那个东西，而是它走过的那一段发生。

在发现学里，词义是一张标签。在发生学里，词义是一段发生史。

本系列书一《释经学的典范革命》里，有一句与此相连的话：本体论换了，同一个字就是另一个词。“光”“道”“信”这些字，在发现学里是一组标签，在发生学里是一组来历，用的是同一个字，说的是两个词。那一层详见书一。

拿一个今天人人都用的词来看：“打卡”。

它最早是现实里的一个动作。

早年的工厂里有一种计时钟：工人上班时把一张卡片插进去，机器在卡上打下一个时间。后来这种机器也进了中国的工厂。卡片上那个孔、那行时间，是一种现实符号：不靠谁去解释，它就记在那里，月底照着它发工资。

它又沉进了人的身上。

薛永康刚进厂那几年，每天早上七点五十，走到门口，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摸卡了。这个动作不用想，是身体自己做的。“打卡”成了一个上班人身上的自我符号：一种时间感，一种被管着的感觉，一种“到了”的踏实。

卡片后来没了，词还在。

再后来，打卡机换成了指纹机，指纹机换成了刷脸，刷脸又换成了手机定位。那张卡、那个孔，早就不见了。可是人们还说“打卡”。

这里有一条看得见的缝：东西没了，词还在。词和它最早贴着的那个东西，对不上了。

对不上之后，词熔开，又结晶了一次。

这一熔开，“打卡”就松了绑，不再只贴着那张卡片。它的意思重新结晶，结在“留下一个到过的记号”这一处。于是有了去网红店“打卡”，有了读书“打卡”、跑步“打卡”。这时它主要是一个理念符号了，它离开了工厂，到了旅游、学习、健身的日子里。

结晶之后，它还回写到了日子里。如今有人去一个地方，不是因为想去，是因为那里“可以打卡”。一家店为了让人打卡，专门砌一面好拍照的墙。词改了人走的路，也改了街上的墙。

一个“打卡”，走过了现实、自我、理念三界，熔开过，又结晶过。它的意思，就是这一整段路（差异序列）。

查一个词的意思，就是把它走过的这段路读出来。

“我”字也有一段这样的路。

它最早像一件兵器，这是现实里的一样东西。它被借去称呼自己，这是一次假借，一个读音从兵器身上走到了说话人身上。几千年里，汉语称呼自己的字很多：“吾”“余”“予”“朕”“俺”“咱”，各有各的场合，各有各的身份。“朕”后来被收给了皇帝一个人，“俺”“咱”留在了北方的口语和方言里，“我”一路走成了今天最普通的那个。

到了近代，又起了一次变化。西方哲学里讲self、ego的那些书译进中文，常用“自我”二字去对。这两个字成了一个哲学词，指一个能反省、能负责、贯穿一生的主体。从这时起，“我”字的身上，又多压了一层很重的东西。

今天一个成年人说“我”，多半带着这一层：一个有边界、有名字、有身份证号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的人。

这一层很要紧，日子离不开它。可它是后来压上去的，不是“我”字天生就有的。两岁的女儿嘴里那个“我”，还没有压上这一层。

◆ 四、不是一词一套，是同一个发生

可是“每一个词语，都指向一种发生学”这句话，要防一个误读。

如果读成“每个词各有各的一套发生学”，事情就会碎掉。汉语里常用的词有好几万个，难道就有好几万套发生学？“打卡”一套，“我”一套，“吃”一套，“饭”一套，彼此毫不相干？那就成了一锅大杂烩，谁也说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更准确的说法是：每个词指向同一个发生，只是切在不同的号位与层次上。

这句话要用一顿饭来讲。

那一晚的晚饭，是一次发生：外婆煮汤，热气升起，女儿被喂饱，一家人围着灯坐下，屏幕那头的爸爸也在吃。这是一整件事，一整个形状（显露）。

打个比方。一个摄影师来拍这顿饭，可以用三种镜头。

推近了拍，是一碗饭、一块笋的特写，一样一样分得清。

跟着拍，是外婆的手把勺子送进女儿嘴里，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

拉远了拍，是一整张桌子，一盏灯，几张脸，热气，还有架在桌边的手机。

三种镜头，拍的是同一顿饭。

“饭”、“吃”、“我”这几个词，并不是各自指向三件不相干的事。它们指向的，是同一顿饭。只是每个词从不同的位置切进去，切出来的面不一样。

这些位置，本书叫号位。号位有三个。下面会看到，三个号位各配一种样子：粒子、波、场，正是第8章讲的信息三模态，号位是它们落在一句话里的位置。

一号位：对比、粒子、真。

这一号位切出来的，是“这是什么，是哪一个”。一碗饭，一锅汤，一块笋。它和别的东西对比着站出来，一颗一颗分得清，可以问“是不是这个”。“饭”这个词，在这顿饭里，主要切在一号位上。

二号位：变化、波、善。

这一号位切出来的，是“正在发生什么，怎样在变”。喂，吃，喝，端起来，送进嘴里。它是一段流动，有前后，有快慢，也有好坏——吃得香不香，喂得顺不顺。“吃”这个词，主要切在二号位上。

三号位：分布、场、美。

这一号位切出来的，是“这一切铺在哪里，属于谁，整个是什么样子”。一桌人，一盏灯，一屋子热气，连着屏幕那头的食堂。它是一整片，说的是分布、是场、是那份让人愿意待在里面的美。“我”这个词，在女儿嘴里，切的正是这一号位。

三个号位各有一个最常问的问题：一号位问“是不是”，二号位问“好不好”，三号位问“在不在、美不美”。真、善、美三个字，就分落在这三个位置上。一句话里，三个问题常常同时都在，只是有的说出来，有的藏着。

关于号位，要守两条分寸。

第一，号位说的是讲解的次序和结构上谁依靠谁，不是一张时间表。不能说人一生下来先有一号位，过几个月有二号位，再过几年有三号位。号位不和年龄一一对应。

第二，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句子、不同的事里，可以切在不同的号位上。“饭”在“饭凉了”里切在一号位；在“饭点到了”里，说的是一天里的一段时间、一家人的一个约定，就往三号位靠。号位不是贴在词上的又一张标签，是这个词在这一次发生里站的位置。

除了号位，还有层次。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一整篇文章，都是在同一个发生上切出来的口子，只是切得有大有小。字是小口子，篇是大口子。

那一晚，女儿的“我吃饭了”是一句话，切了一个中等的口子。饭后魏思琪发给丁佳慧的那一长段微信，从腌笃鲜写到手机里的炒面，是一篇，切了一个大口子。切口大小不同，切的是同一顿饭。

有人会担心：既然都是同一个发生，那岂不是什么都混成了一团，词和词还怎么分？

不会混。同一个发生，切的位置不同、层次不同，切出来的面就不同。就像同一块木头，横着锯是年轮，竖着锯是木纹，斜着锯又是另一种花样。木头是一块，花纹是分得清的。词和词之间的分别，正是切口位置的分别。

这样一来，“每个词指向一种发生学”就不再是几万套互不相干的理论，而是一套：一个发生，三个号位，若干层次。每个词，是它在这套里的一个切口。

◆ 五、句子是号位的拼法

词是切口，句子就是切口的拼法。

王德生对句子有一个说法：语句的组合，就是三号位、二号位、一号位的组合，次序并不固定；语句是对“显露的结构性描写”。

“结构性描写”这个词，有一个前人的来历。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语言学家们做了一件扎实的事：不去规定人“应该”怎样说话，而是把人“实际上”怎样说话，一层层描写下来。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933）是这一路的代表作，后来派克等人接着做，这一路叫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他们跑田野，记录美洲原住民的语言，把一种从没被写下来的语言，描写成一套有结构的东西。

派克在这一路上还造了一对词。他从phonetic（语音的）和phonemic（音位的）两个词里，截出了etic和emic。etic是局外人的记录，照着一套通用的尺子去量；emic是局内人的分辨，看说这种话的人自己把什么当作“同一个”、把什么当作“不一样”。一个外人听来差不多的两个音，在本地人耳朵里可能是两个词。

描写语言学对在哪里？它把语言当成一样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东西，先看它是什么样，不先说它该是什么样。派克的那一对词，更是提醒人：同一段话，要从说话的那一方里面去听。

女儿那一声“我”，用派克的话说，是要从她那一边去听的。从大人的尺子去量，它是错的；从她自己那一桌饭里去听，它是满的。

本书借“结构性描写”这个说法，只往前多走一步：句子描写的，不只是语言自己的结构，是一次发生的形状的结构。一句话，是把一次发生，从三个号位上切下来，再拼起来给人看。

拼的次序不固定。拿“我吃饭了”这件事来看，汉语就有好几种拼法：

说法	号位的拼法	什么时候这样说
我吃饭了	三·二·一	平常报告一件事
饭我吃了	一·三·二	先把饭拎出来，比如有人问“饭呢”
吃饭了，我	二·一·三	口语里先冲出动作，再补上是谁
饭吃了	一·二（三号位藏着）	谁吃的不用说，一屋人都知道
吃了	二（一、三号位都藏着）	邻居碰面，问“吃了吗”，答“吃了”
私はご飯を食べた（日语）	三·一·二	动作放在最后

同一件事，拼法可以换来换去。英语多半要守“谁—做—什么”的次序，日语习惯把动作放到句末，汉语可以把任何一块先拎出来。拼法不同，那件事没有变。

魏思琪在课上常碰到这个。学生写英语句子，最常犯的错之一，是丢主语：想说“吃过了”，写成“Ate already”。她过去只当它是“中式英语”。这几天她换了一个看法：汉语里那个没说出来的三号位，是被场托着的，大家心里都有；英语却要求把它拿出来，摆在句首。学生不是不知道是谁吃的，是两种语言要求的拼法不一样。

拼法里还有藏。“吃了”两个字，一号位和三号位都没说出来，可是邻居一听就懂：吃的是饭，吃饭的是答话的这一位。藏起来的号位不是没有，是场里已经铺好了，不必说。

这张表说明一件事：句子不是先有一个主语，再给它安上动作和对象。句子是一次发生的三个面，按当时最顺手的次序拼起来。

还要看一看句末那个“了”。

按标签写法，“了”最难写。它不贴在任何东西上：不是饭，不是人，不是动作。词典只好把它归进“助词”，说它表示动作完成或情况变化。

换一个看法，“了”说的正是这一次发生走到了哪里：它落定了，成形了。“我吃饭”是一件事还在路上，“我吃饭了”是这件事落了地。一个“了”字，把整句话描写的那个形状，标上了“定型（秩序）”两个字。

所以“我吃饭了”四个字，三个号位各占一块，最后一个字，给整件事盖了个章。这四个字，描写的是一次发生的完整形状：铺在哪里，在发生什么，落在什么上，走到了哪一步。

谁排在前面，不说明谁先存在。“我吃饭了”把“我”放在最前，不等于先有一个现成的“我”，再由这个“我”去吃饭。它只是这一次，从三号位切进去的那一面，被拼在了句首。

◆ 六、女儿的“我”指向哪里

现在可以回到那张饭桌，把那一句话从头读一遍。

先找那条缝。

那一晚有一处对不上，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不用事后去猜。

一边，是魏思琪手里的那个“我”：说话的人是谁，“我”就指谁。这是成年人身上一颗很稳的粒子，也是词典里那一条释义。

另一边，是女儿嘴里的那个“我”。她已经吃过了，外婆正在吃，爸爸在屏幕那头吃，她却说“我吃饭了”；说了两遍，被纠正了也不改，还笑。

两个“我”，对不上。魏思琪那句“你吃过了”，正是这条缝被说出来的那一下。

发现学的读法。

按标签写法，事情很简单：孩子还没学会代词。“我”应该贴在说话人身上，她贴错了，大一点就好了。外婆说的“大一点就好了”，就是这个读法。

外婆那一句“大一点就好了”，背后是几十年带孩子的经验。她带大了魏思琪，也带过邻居家的孩子，见过的“我你不分”多了，知道这事急不来，也用不着急。这份经验很宝贵。

这个读法有它的道理。代词确实是孩子要慢慢学会的东西。带过孩子的人都见过：两三岁的孩子，常常把“我”“你”用混，有时还用自己的小名来称呼自己。说她“还没学会”，并不冤枉她。

可这个读法停在一个地方。它只能看见“错”，看不见她那个“我”里装着什么。

发生学的读法。

王德生对这个句子有一个说法。一个句子并不告诉你怎么理解，也不预设一个先在的“主体我”。婴儿理解“我吃饭了”，通常是发生学的：“我”指向分布、

场和美，而不是成人的“主体性存在”。两岁四个月的女儿刚走出婴儿期，那一晚的“我”，还留着这份样子。

放回那张饭桌上，这三样都看得见。

分布：一桌人，外婆、妈妈、自己，连着手机里的爸爸。吃饭这件事铺在了所有人身上，铺到了几公里外的工厂食堂。

场：那盏暖黄的灯，那锅腌笃鲜的热气，一家人围坐的那个圈。她被喂饱、被围住、被看着，这一整片托着她。

美：她拍桌板，她笑，汤勺掉了也笑。那是一种“一切都好、都在、都满”的高兴。

美这一条，最容易被大人略过去。大人听孩子说话，听的是“对不对”。可是那一晚，那一声“我吃饭了”首先不是一个陈述，是一声欢喜。它说的不是一件事实，是一种“都齐了”的满。去掉那份高兴，这句话就不是那一句了。

还有一处可以佐证。薛永康在屏幕那头听见，第一反应是“她这是在说我吧”。他没有觉得女儿说错了，他觉得自己被那个“我”包了进去。几公里外的那个“我”，接住了这个“我”。

她那个“我”，切在三号位上。它说的是“这一整片好事里有我”，而不是“我这个人完成了吃饭这个动作”。

所以，她不是把一张标签贴错了地方。她说的是另一种“我”。那个“我”还没有被收成成人那颗“说话人＝我”的粒子，它还铺开着，是一片场。

这一读，要守的分寸。

这样读女儿，是一个读法，也是一个要拿观察去核对的说法。不能因为号位排在那里，就断定每个孩子都是先有一片“场里的我”，再慢慢收成“主体的我”。孩子怎样说出“我”，要一个个去看，去记，去比。婴儿怎样长出第一个符号，详见书五。

这一顿饭留下了什么。

被纠正了两次，女儿还是说“我吃饭了”。那颗成人的粒子，没能把她那片场收走。

倒是魏思琪身上，有东西松动了。她那颗“我＝说话人”的粒子用了三十年，从没出过问题。这一晚，它在女儿那一声里，第一次显得不够用。她回丁佳慧那句“也许她那个‘我’指的根本不是一个‘谁’”，就是那颗粒子熔开的一道小口子。

这一顿饭，显出了一个说“我”的女儿，也显出了一个开始重新听“我”的母亲。

过了一个多月，魏思琪又注意到一件事。有一天吃饭，女儿先吃完，指着外婆的碗说：外婆还没吃完，我吃完了。

这一回，“我”和“外婆”分开了。一个吃完了，一个还没吃完。女儿嘴里的“我”，开始收成一颗有边界的粒子。

魏思琪没有觉得这是“终于学对了”。她觉得那一片铺开的“我”，正在一点点收拢、结晶。收拢以后，那一片场也没有消失，只是沉到了下面，成了托着这颗新粒子的土（特征纠缠）。等女儿长大，在某个很累的晚上回到家，坐在一桌热饭前，说一句“总算吃上饭了”，那片场也许又会浮上来。

这只是一个家里的一段观察，不能拿来给所有孩子定时间表。可是它让人看见：成人那颗“我”，也是从一片场里结出来的，不是天生就在那里。

◆ 七、词典有两种写法

那顿腌笃鲜过后没几天，丁佳慧来苏州开会，晚上到魏思琪家吃饭。两人聊起那条写不进去的“我”。

丁佳慧说：词典有词典的难处。你别小看那一句“称自己”。几代编者为了这三个字，翻过多少书、开过多少会。一部规范词典，要让一个南方小学生和一个北方老教授查到的是同一个意思。这本身就是在替全社会把粒子稳住。

她接着说：你要是在“我”字底下写“有时指一整桌人”，老师没法教，学生没法考。

魏思琪说：那就写两种。一种照现在这样写，告诉人这个词现在怎么用。另一种写它是怎么来的，走过哪些路。

丁佳慧想了想，拿出笔，在餐巾纸上画了一张表。

两种写法，各有各的用处，不必谁取代谁。照发现学写的词典，是为了让粒子稳住；照发生学写的词典，是为了让人看见粒子是怎样结出来的，将来又可能怎样熔开。

拿“打卡”一词来试写：

栏目	发现学写法（标签）	发生学写法（来历）
释义	上下班时在计时设备上记录时间；泛指到某处或做某事后留下记录	一个记号从机器上的孔，走进上班人的身上，再化开成“到过”的记号
出处	列举现代用例	列出每一次结晶：计时卡、上班习惯、网红店与学习打卡
指向	一个先在的动作或设备	同一个发生（被记录的到场），在不同号位上的切口
所在之界	不问	现实（卡上的孔）→ 自我（伸手摸卡）→ 理念（“到此一游”）
对不上之处	不问	卡片消失而词还在，这一条缝让它熔开重结
结实程度	不问	上班义很稳；网红打卡义还在正在成形（介生），未必定型

丁佳慧看着这张表，说：后面这一栏，我们现在的词典写不了，篇幅不够，证据也难找。

魏思琪说：可是你看，前一栏里的两个义项，“上下班记时间”和“留下记录”，为什么挨在一起，只有后一栏能讲清。

丁佳慧点点头。她说，其实历史词典已经在往后一栏走了，只是走到“哪一年第一次出现”就停了。再往前一步，就是问“那一年，是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

再拿“我”字来试，后一栏会更有意思。

丁佳慧在餐巾纸背面，照着后一栏的样子，替“我”字起了一个草稿：

来历：字形最初像一件兵器，借音作自称；
与“吾”“余”“朕”“俺”“咱”等字长期并用，各有场合；近代经翻译加压了“自我”一层，指有边界、能负责的主体。

号位：成人口中，多半收成“说话的这一个人”，是一颗边界分明的粒子；两岁上下的孩子口中，常常铺在三号位上，指“这一整片好事里有我”。

对不上之处：孩子的“我”与成人的“我”相遇时，常被纠正为“用错了”；这一处正是两次结晶的交界。

写完，她自己念了一遍，笑了：这要是印进词典，审稿会上得吵一下午。

魏思琪说：那就先不印。先让编词典的人心里有这一栏。

两种用法，不是一对一错，是同一个字在不同号位上的两次结晶。

丁佳慧又说了一件编辑部里的事。她们修订代词条目时，常为一个义项吵：某个新用法，要不要收？收早了，它可能是一句会过期的流行话；收晚了，词典又落在日子后面。

魏思琪说：这不就是在问，它定型了没有？

丁佳慧想了想：是。我们管这叫“稳定性”，要看它用了几年、用的人多不多、进没进正式文本。

这几条，恰好是在量一颗粒子结得够不够实。编词典的人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只是没有把它叫作“结晶”。

这样的词典，查的人不只是知道一个词现在怎么用，还会知道：自己手里这个词，是一颗有来历的粒子。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就可能在下一次对不上里熔开。

◆ 八、读一个词的三个问题

把这一章的意思收拢，读一个词，可以问三个问题。

第一问：它切在哪个号位上？

它说的是“这是哪一个”，是“正在发生什么”，还是“这一切铺在哪里、属于谁”？同一个词，换一句话，切口可能就换了。

第二问：它走过了哪几界？

它最早是现实里的一样东西，是身上的一个动作，还是书上的一个概念？后来又走到了哪里？

第三问：它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又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熔开？

这一问最要紧，也最要守规矩。那条缝要能在材料里指出来：一份史料、一段记录、一次看得见的冲突。指不出来，就老实说指不出来，不硬编一个来历。

拿一个八九十年代的老词来试：“下海”。

第一问，号位。“下海”说的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个动作，一次身份的变。它主要切在二号位上。

第二问，几界。它最早是现实里的事：渔民驾船出海，人下到海里去。中间还有一站：旧时唱戏的票友改行当职业演员，从此靠这碗饭吃，也叫“下海”。

后来它又被借走，指离开机关、学校、国营单位，去做生意。从现实里的一片水，走到了理念里的一种选择。再后来，它沉进了一代人身上，成了他们回忆那几年时最先冒出来的一个词。

第三问，对不上。这条缝在史料里是看得见的。

一边是“铁饭碗”，一份稳当、有编制、一辈子有着落的工作，这是那个年代许多人身上最结实的一颗粒子；另一边，是改革开放后街头巷尾冒出来的个体户和商人，挣得比坐办公室的多。那几年流传一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缝就写在这句话里。

稳当和机会，在那几年里对不上了。“下海”就在这条缝里结晶：海是深的，是险的，也是宽的。两个字，把那份既怕又想的心思全缠了进去。

到了今天，“下海”用得少了。离开单位去做事的人更多了，反倒不必再用“下海”来说。缝被抹平了一些，这个词也慢慢退回到了老人的嘴里。

三个问题问完，“下海”就不再是一张标签，而是一段来历：一个时代，在它身上留下了一道刻痕。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丁佳慧走后，魏思琪去给女儿洗澡。

女儿坐在澡盆里玩水，玩了一会儿，忽然说：我洗澡了。

魏思琪没有再纠正她。她蹲在澡盆边，想了想，说：对，我们洗澡了。

女儿看了她一眼，又低头去拍水。

外婆在门口探头说：又不纠正啦?

魏思琪说：不急。她会长出那个“我”的。我想先听听，她现在这个“我”里装着什么。

外婆没再说话，转身去收拾厨房。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外婆哼的一段苏州小调，那是魏思琪小时候每晚都听的。她忽然想到，那段小调在她身上，也早就是一颗粒子了，什么时候结的，她已经说不清。

魏思琪不知道这一回女儿那个“我”指的是什么。浴室里水汽很重，灯照在水面上，晃来晃去。也许是她自己，也许是这一盆热水和蹲在旁边的妈妈。她只知道，从这一晚起，她不会再急着把那个“我”收回到词典里去。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日子里，听一听那些最简单的词。

你说“家”的时候，指的是一套房子、一群人，还是一种回去以后才有的松快？它是在哪一段日子里结出这个意思的?

你说“我”的时候，那个“我”切在哪个号位上？是“这一个人”，是“正在做事的这一个”，还是“这一整片日子里有我”？

你常用的一个词，它最早贴着的那个东西，现在还在吗？如果不在了，它是怎样熔开、又结在了别处？

第二天上课，魏思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I”。她没有照往常那样讲“永远大写”，而是问了学生一句：你们第一次说“我”，是在什么时候？

教室里先是安静，然后有人笑，有人说“不记得了”，有个女生说：我妈说我小时候老说“宝宝要”，不说“我要”。

魏思琪说：那就对了。你们每个人的“我”，都是从别的样子长出来的。

词典要查，标签也要贴。可是贴标签的时候，不妨记得：每一张标签底下，压着一段来历。

一个词的意思，不在它贴着的那个东西上，在它走过的那段路上。

第三编到这里走完了，符号有了一副身体，连最小的一个词，也读得出来历。“打卡”从卡上的孔走到伸手摸卡的那只手，再走到“到此一游”，三界的影子已经露了出来；下一编就顺着这道影子往下走。

带 走 的 话

每个词都是同一个发生上的一个切口；读一个词，就是读它在哪个号位上、经哪次对不上结出来。

小　账

发现学把词写成贴在先在对象上的标签，关上了“它是怎样来的”这扇门；本书打开它：词义是一段发生史，切在同一个发生的不同号位上。

一句“孩子还没学会代词”，把女儿那片场里的“我”收回成了一个贴错的标签；收回就在这一下。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女儿说“我”的前后变化，只是这个构想家庭里的一段观察。

本章不构成育儿或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专业建议。

想 一 想

1. 家里的孩子或老人，有没有用错过一个词，错得让你愣了一下？那个“错”里装着什么？
2. 你最常用的一个词，五年前是这个意思吗？它在哪里拐过弯？
3. 你说“我”的时候，最常切在哪一个号位上？

◆



第　四　编

三界符号

编　序

第四编只做一件事：把符号分进三界，一界一章地立起来。

第三编给了符号一副身体：稳定、整体、独立的粒子，和逻辑、数学并列为信息的三种形态，每个词底下都压着一段来历。可这颗粒子落在哪里，那一编还没有问。第二编已经指出，皮尔斯的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只能在理念里发生；索绪尔的网圈得更小，只在语言系统里。这一编要把空着的那两界补上：符号不只住在心里，也沉在地上，长在身上。

第10章讲理念符号：概念、教义、公式。它们是三界里最常被谈论、也最能走的一类，这一章追问它们诞生以前那道对不上的旧伤，再看它们出门以后怎样一路迁移。

第11章讲现实符号：小路、河床、伤疤、界碑。它们不需要解释者也立得住，城市的沉积、动物的路与巢、考古学的探方，都是这一界的材料。第12章讲自我符号：习惯、姿势、名字、“我”。皮尔斯的“习惯”摸到了这一界的边，又被收回理念；这一章把它放回身上，并分清自我符号和主体。

三章用的是同一把尺子：拿三判据筛它是不是粒子，找一道事前指认得出的缝说它从哪里来，记一份能量账看它付了什么。三界在这一编里是分开讲的。它们之间怎样互相拉扯、谁逼着谁发生，留给第五编的三角和三条方程。

所以读这一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一个符号没有人去读它的时候，它落在哪一界，还立不立得住？

10

第10章

理念符号：概念、教义、公式

这一章的问题

课上学生问，孟德尔连DNA都不知道，凭什么说有基因；晚上饭桌上又多了一份基因检测报告——一个概念是从哪一道旧伤里长出来的，又怎样走到了一个人身上？

场景　饭桌上的报告

汪明远四十六岁，在长沙一所中学教了二十年生物。

10月的一个周四晚上，他批完两个班的作业，走到饭桌边。桌上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是妻子戴玉梅下午收到的。

戴玉梅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会计。前些日子，她在网上买了一份基因检测，往试管里吐了一管口水寄出去。今天，结果寄回来了。

报告有二十多页。祖源那一页印着一张地图，说她的祖先多半来自长江中游。健康那一页列了几十个条目，每条后面跟着一个小圆点，有绿的，有黄的，也有橙的。

她指着其中一行给他看：“你看，‘甜味偏好：较高’。难怪我戒不掉奶茶，原来是基因决定的。”

汪明远笑了一下，没有接话。他想起白天课上的事。

那节课讲孟德尔的豌豆。后排一个叫范志强的男生举了手，问得很直。

“老师，孟德尔那时候连DNA都不知道，他凭什么说有基因？”

全班都笑了，以为他在抬杠。汪明远用课本上的话答他：孟德尔提出了遗传因子，后人把它叫作基因。

答完，他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一晚，“基因”这个词同时待在三个地方。在课本里，它是一个概念。在信封里，它是一张印着圆点的纸。在妻子嘴里，它成了“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的一句交代。

范志强那一问，其实问到了根上：一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它来以前，世上有没有它？

第7章说过，符号是一颗稳定、整体、独立的粒子（三判据）。这一章讲三界里的第一界：概念、教义、公式这一类符号。本书管它们叫**理念符号**。

理念符号是三界符号里最常被谈论的一类。皮尔斯的符号学，讲的几乎全是它。

所以这一章不替理念符号辩护。它要问一个很少被问的问题：这颗粒子，是从哪一道伤口里长出来的？

◆ 一、前人把概念讲得很细

讲概念，前人留下的东西极多。先把他们对在哪里写足。

亚里士多德给了概念一副骨架。一个东西是什么，先说它属于哪一大类，再说它和同类差在哪里。“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就是这样下出来的定义。今天的词典，大半还在用这副骨架。它的长处是清楚，能分，能查，能教。

墨家和荀子更早就把名和实摆上了桌面。《墨子·小取》讲“以名举实”（见第8章），荀子讲“约定俗成谓之宜”（见第7章）。他们看见了名字是被一群人用出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里说，人心里的观念都来自经验。简单的观念从感觉和反省里来，复杂的观念由简单的拼成。他把概念的来路，从天赋搬回了经验。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里有一句被引了无数次的话。大意是：概念没有直观就是空的，直观没有概念就是盲的。概念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概念，两头缺一头都不成。

黑格尔走得更远。在他那里，概念不是一个静止的框子，它自己会动：它里面的矛盾逼着它往前走，一步步展开成更丰富的样子。矛盾是概念的发动机，这一点他看得极准。

皮尔斯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1878）里给了一条办法。要弄清一个概念，就去想它会带来哪些可设想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意思。概念第一次和行动、和习惯接上了线。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1953）里说，“游戏”这样的概念，成员之间只像一家人那样彼此相似（第9章提过）。概念用不着一个统一的本质，也能站住。

罗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做了一批实验。她发现人心里的概念有一个“最像”的中心。说到鸟，人们先想到麻雀、知更鸟，企鹅和鸵鸟排在边上。这叫原型理论。概念的研究，从书斋进了实验室。

最靠近本章的，是两位做概念史的人。

巴什拉在《科学精神的形成》（1938）里提出“认识论障碍”。一个新的科学概念，从来不是在白纸上画出来的。它是顶着一个旧的、看上去很自然的想法挤出来的。概念有对手，这一点他看得很准。

科塞勒克和布鲁纳、康策合编了一部八卷本的《历史基本概念》辞典，从1972年出到1997年。他说，“国家”“革命”“历史”这样的词，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意思被整个改过一遍。一个概念既是一段历史的沉积，又反过来推着历史走。

把这些放在一起，前人已经把概念的结构、来路、用法、动力、历史都摸过了：

前人	概念是什么	对在哪里	停在哪里
亚里士多德	属加种差的定义	清楚，能分能教	只描写结晶后的形状
墨家、荀子	举实之名，约定俗成	名是用出来的	不问约定之前那一下
洛克	由简单观念拼成	来路搬回经验	拼的过程都在心里
康德	需要直观的形式	概念离不开世界	形式先在，不问来历
黑格尔	自己展开的概念	矛盾是发动机	矛盾在概念自己里面
皮尔斯	可设想效果之和	接上行动与习惯	只在理念里衍义
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	不需要统一本质	不问这家人怎么聚起
罗施	围绕原型的分布	能做实验	量的是已定型的东西
巴什拉	顶着障碍挤出来	概念有对手	对手只是一个旧想法
科塞勒克	历史的沉积与推手	概念有历史	不记这段历史的能量账

◆ 二、谁也没去问那道旧伤

这张表的右栏，说的不是“他们错了”。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前人大致分三路。

第一路看结构。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罗施，都拿着一个已经站稳的概念，去量它的棱角。边在哪里，中心在哪里，成员之间像不像。

这像研究一块晶体的切面。切面量得再准，也说不出这块晶体是在多热的水里、用了多少天长成的。

第二路看来路。洛克、康德、皮尔斯，都承认概念和经验有关。可在他们那里，经验只是材料，概念的成形还是在心里完成的。

一个人看了一千次天鹅，“天鹅”的概念就拼好了。拼的那一下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偏偏那一天拼成，没有交代。

第三路看动力和历史。黑格尔、巴什拉、科塞勒克走得最远。黑格尔看见了矛盾，巴什拉看见了新旧想法的相撞，科塞勒克看见了概念在一百年里的翻改。

可他们的矛盾，都还发生在理念和理念之间。概念自己跟自己较劲，旧想法撞新想法，旧词义撞新词义。世界上是哪一样东西塞不进去，人身上是哪一样习惯接不住，他们记得不多。

黑格尔的矛盾最有力，也最能说明这一点。在他那里，世界和人最后都被收进了概念自己的展开里。矛盾是真的，可矛盾的两头都在理念一界。

皮尔斯值得多说一句。他把符号分成图像、指示、规约三类。概念、教义、公式，都落在规约那一类里：它们靠一条“法则”或“习惯”，把符号和对象连起来。可以说，皮尔斯的符号学，本就是一门理念符号的学问。

他在这一类里看得极细。一个规约符号要靠解释项才成立，解释项又生出新的解释项。可这条链的第一推从哪来，他留在了探究的逻辑里，没有带回符号学，第6章讲过这件事。

本书的方程F，补的正是这一推。推动理念符号发生的，是另外两个角的拉扯。

还有一样，三路人都没有记：**能量**。

为什么一个概念有时候冷在那里几十年，没人接？为什么有的一出来就被一群人抱住，有的一出来就散了？为什么一个旧概念那么难改？这些问题，在前人的账本上都没有栏目。

本书要补的就是这两样：概念诞生前的那道伤，和概念结晶时付出的那份能量。

◆ 三、概念是矛盾平息后的粒子

先把判断写出来。

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一次对不上的旧伤。

“对不上”是本书的一个工作词。它不是说谁心里别扭，而是说两个已经站稳的符号，在同一处互相拉扯。世界上的某样东西，是现实符号。人身上的某样东西，是自我符号。这两样合不拢了。

写成本书的方程，就是：

理念符号 = 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世界和身上的习惯对不上，“这是什么”被逼出来，解释开始。解释走到头，落下一个新概念。对得上的时候，没有人去发明概念。三条方程放在一起的样子，第13章再细讲。

一个看得见的例子。一个三岁的孩子，“狗”一直是指楼下那条黄狗。有一天在公园，他第一次看见一条比他还高的大狗，冲它喊“马”。

他身上那个“狗＝小小的、黄黄的”，和眼前这个现实对不上了。大人说“这也是狗”，他愣了一下。那一下之后，“狗”在他身上第一次成了一个概念，不再只是一条狗的名字。

拿三判据来筛一个概念：

- **稳定**：今天说“基因”，明天说“基因”，换一个老师说，意思不散。
- **整体**：“基因”不是“基”加“因”。拆掉它和“遗传”“变异”“DNA”的连线，它就不再是它。
- **独立**：它离开孟德尔的修道院花园，走进长沙的课本，走进一份检测报告，还是它。

再看它的能量账。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三样能量各有一章，见第16—18章）。

- **动能**：读、算、想、熬夜，一条条连接被拆开又接上。这是沿着一条路（差异序列）往前推的速度和方向，也就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

- **势能**：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已有的语言、学科、同行、传统托着它，往某个方向拉它。一个概念只能在托得住它的场里结晶。
- **内能**：结晶之后的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要多少反证、多少次对不上，才能把它拆松。

内能有多大，看一个概念被改的时候就知道了。

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定义了“行星”，冥王星被划了出去。那条缝在材料里指认得出来：前一年，天文学家宣布在冥王星外面找到了一个和它差不多大的天体，后来叫阋神星。要么再添一颗行星，往后还得一颗颗添下去；要么改掉“行星”这个概念。

天文学界改了。可许多人很久都不服，“九大行星”在他们身上背了几十年，连着课本、儿歌和童年的星空图。专业里的概念松开了，人身上的那一颗还很结实。这就是连接度。

理念符号常见的样子有三种：概念、教义、公式。它们是同一类粒子，只是连接的方式不同。

概念，是一团特征被一个名字收住。“基因”收住的是“成对出现、分开传下、会隐会显、能被数”这一团东西。

教义，是一个群体在敬拜和生活里收住的概念。它的连接不只在脑子里，还连着礼拜、诵读、节期，和一代代人的日子。

举一个教会史上的例子。318年前后，亚历山大城的长老亚流，和他的主教亚历山大为基督的身份起了争执。

争执的那条缝，在材料里指认得出来。同一部经书里，既有“我与父原为一”（约10:30），也有“父是比我大的”（约14:28）。而那时的信徒，早已在祷告和诗歌里敬拜基督。罗马总督小普林尼在112年前后给皇帝的信里，就记下基督徒聚会时轮流向基督诵唱，如同向神。

经书这一份现实，信徒身上这一份敬拜的习惯，和手里已有的说法合不拢。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最后用了一个经文里没有的词。

这个词是homoousios，意思是“同质”“同一本体”。它就是在那条缝里结晶的粒子。

本书在这里只记它在理念界结晶的那一段路，不评判信仰本身。对信的人来说，这个词说出了他们早已在敬拜里经历过的东西。本书想说的只是：它成为一个词，是付了代价的。会前会后，争了几十年。

它结晶以后，也开始迁移。信经被写成文字，刻进礼仪，一代代信徒在礼拜里一句句念出来。理念符号，就这样沉进了现实和自我。

公式，是一套做法被压成一条规矩。它收住的是一串操作，用的人不必每回都重想一遍。

《九章算术》的“方程”一章里，有一段“正负术”。古人在算板上摆算筹解方程，消元消到一半，常常碰到“要减的比有的多”。

按他们身上的老习惯，数就是数东西。三个减五个，减不下去。可算板上那一摊筹码摆在那里，非往下算不可。

那条缝，在算板上看得见。

魏晋时的刘徽给这一章作注。他说“两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负以名之”，又说“正算赤，负算黑”：正数用红筹，负数用黑筹。红黑两色的筹码，加上“同名相除，异名相益”的口诀，一条公式就站住了。

同样的缝，欧洲人也碰到过。1544年，德国数学家施蒂费尔还把负数叫作“荒谬的数”。到了十七世纪，莱布尼茨照样拿负数来算，心里却不认它是真的数。

为什么拖了那么久？从能量账看，是因为“数＝东西的多少”这颗粒子在他们身上更结实，连接度更高。拆它需要的动能更大。

三种理念符号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身体最轻。

一个概念要传开，得借一个现实的身体。一个声音，一行字，黑板上的一道粉笔灰。可它不等于这些身体。粉笔灰擦掉了，“基因”还在。换一种文字写，“基因”还是它。

现实符号离不开它那块地，自我符号离不开那个身子。理念符号却能在声音、纸张、屏幕之间换来换去。这是它最能走的原因，也是它最容易被当成“本来就在那里”的原因。第五节还会回到这一点。

三个例子摆在一起，有一条纪律必须守住：**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第14章细讲）。

如果每看到一个新概念，就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一道缝”，这套说法就成了怎么说都对的话。怎么说都对，也就什么都没说。

所以上面每个例子，都先在材料里找到了那条缝。大狗站在公园里。两节经文写在同一卷书里。要减的筹码摆在同一块算板上。找不到缝的概念，本书就老实说找不到。

这条纪律也可以反过来用。去找一个看上去最不需要缝的概念，看它是不是真的凭空长出来。

数学最像。人们常说，数学概念是纯粹想出来的。拿虚数来试一试。

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解三次方程，有了一套求根公式，1545年由卡尔达诺印进了书里。麻烦出在一类方程上。明明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根，比如4，套进公式，中间却冒出负数的平方根。按当时身上的习惯，负数不能开平方，这一步应当算不下去。

那条缝，就写在纸面的演算里。

邦贝利在1572年出版的《代数学》里，拿$x^3=15x+4$这道题，硬着头皮按规则把这些“不可能的数”算下去。结果它们互相抵消，落回了那个实在的根。

纸上的演算是现实，“负数不能开方”是身上的习惯。两边合不拢，虚数才一点点结晶。它名字里那个“虚”字，还留着当年的那份不情愿。

本书的第一条可推翻条件（五条见第29章），叫“纯理念的自生”：找到一个理念符号，诞生前后查不到任何现实与自我的对不上。虚数这一回没有推翻它。这条路，以后还要一直有人去试。

◆ 四、“基因”走过的一百年

现在回到范志强的问题。

下面把“基因”这个词的来历，一段一段走一遍。科学史的细节详见书九，这里只看它怎样一步步结晶。

第一段：豌豆地里的一道缝。

孟德尔是摩拉维亚布尔诺一座修道院里的修士。他早年在维也纳大学读过两年书，花力气最多的是物理和数学，教他实验物理的是多普勒。他身上带着一个不太像植物学家的习惯：数。

那时候讲遗传，通行的想法是“融合”。父母的特征像两种颜色的墨水，混在一起，孩子是中间色。这是当时手里的理念符号。

可豌豆不这样长。高茎和矮茎杂交，第一代全是高的，矮的不见了。第一代自交，第二代里矮的又冒了出来，大约四棵里有一棵。

这一处对不上，在材料里清清楚楚。融合说讲“中间”，豌豆给的是“非此即彼”。融合说讲“混了就回不去”，豌豆给的是“藏了一代又回来”。

孟德尔从1856年种到1863年，前后经手的植株约有两万八千棵。以种子的圆与皱为例，第二代里圆的5474粒，皱的1850粒，大约三比一。

这八年就是动能。一粒一粒地数，一行一行地记。

他身上那个“数”的习惯，和豌豆地里这个现实，在同一处拉扯。拉扯出了一个新东西：每个性状背后，有一对成对的“因子”。它们各自独立地分进下一代，一显一隐，可以被计算。

1865年，孟德尔在当地的自然研究学会上讲了两次。第二年，论文印了出来。他自己用的德文，常是Elemente（要素）、Anlage（禀赋）这样的词，“因子”是后人的说法。

差不多同一时候，同一道缝，达尔文也撞上过。

1867年，一位叫詹金的工程师在《北不列颠评论》上写书评，质疑《物种起源》。他的意思是：要是遗传是融合的，一个新出现的有利变异，几代一混就被冲淡了，自然选择来不及起作用。

这一下打在了达尔文的要害上。融合说和他的进化论对不上。可是达尔文身上没有孟德尔那个“数”的习惯。他第二年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里拿出的，是“泛生论”：身体各处放出微小的颗粒，汇到生殖细胞里。

同一道缝，两个人身上的自我符号不一样，结晶出的东西也就不一样。这正是方程F的意思：理念符号是现实和自我两个角的函数。少看一个角，就说不清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第二段：一颗冷了三十多年的粒子。

论文印出来了，几乎没人接。

这一段最能说明能量账。在孟德尔身上，这颗粒子是结晶了的。可在当时的学界里，它找不到一个托得住它的场。植物学家不习惯用数学看花草，数学家不看豌豆。

他和当时的权威耐格里通了几年信。他又拿山柳菊做了一遍，那正是耐格里最熟的一类植物。

山柳菊的繁殖方式特殊，种子常常不经受精就长出来。结果自然不出三比一。这一回，对不上落在了孟德尔自己身上：他的因子说，和山柳菊的现实合不拢。

那时没人知道山柳菊的这个特点。他后来做了修道院院长，事务缠身，不再发表遗传方面的研究。

没有势能，粒子就只能待在一个人的抽屉里。它稳定，也是整体的。可在那三十多年里，它没能离开布尔诺。三判据里的“独立”，要有一个场把它接过去，才算得上数。

第三段：三个人同时撞上，一个人给它起名。

1900年，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各自做杂交实验，各自撞上了三比一，又各自认出了孟德尔的旧论文。奥地利的切尔马克常被一并提起，今天的科学史家对他的那一份看法不一。

同一年几个人撞上同一道缝，是因为场变了。细胞学已经看见了染色体，看见它们在细胞分裂时成对地分开。1902—1903年，萨顿和博韦里就把孟德尔的因子和染色体连在了一起。进化论在等一个说得清“变异怎样传下去”的说法。英国的贝特森四处宣讲，1905年在一封信里提出了genetics（遗传学）这个词，第二年公开用开。

在给它起名之前，还有一道缝。

1903年，丹麦的约翰森种菜豆，从一株自花授粉的豆子传下一个“纯系”。纯系里的豆子大小也有差别。可他从大豆里挑大的去种，下一代并不更大。

挑选，在纯系里不起作用。豆子看得见的样子，和它能传下去的东西，不是一回事。这一道缝，逼出了一对新词：表现型和基因型。

1909年，约翰森在《精确遗传学原理》里，给那个成对的因子起了一个短名字：gene，基因。表现型、基因型这一对词，也是在这本书里写定的。gene是从德弗里斯的pangene截短来的，再往前，是达尔文的“泛生论”。

约翰森的用意很有意思。他在书里注明，gene这个词“完全不带任何假说”，只当一个计算的单位用。不说它是什么材料，也不说它长在哪里。

这一步，是理念符号拿到了一个名字。名字一到，粒子就能出门了。

第四段：果蝇瓶里的第二道缝。

孟德尔的因子，是“各自独立”分进下一代的。可人们越做越多，发现有些性状偏偏总是一起走，不肯独立。

美国的摩尔根，原本对孟德尔学说和相关的染色体学说都将信将疑。1910年，他的果蝇瓶里出了一只白眼的雄蝇。白眼这个性状，跟着性别走。

他身上的怀疑，和果蝇瓶里的现实，对不上了。几年里，摩尔根的实验室把这道缝推成了一个新说法：基因排在染色体上，像一串珠子。挨得近的，就总是一起传下去。

1911年，他的学生斯特蒂文特用了一个晚上，放下本该做的功课，画出了第一张果蝇基因的连锁图。一个晚上的动能，换来一根线上排着的几颗珠子。

到这一段，“基因”多了一层连接：它有了位置。

第五段：蛋白质，还是DNA。

基因既然排在染色体上，它是用什么做的？染色体里有蛋白质，也有DNA。

当时手里的理念符号是：蛋白质花样多，DNA太单调，遗传物质一定是蛋白质。

这道缝，又是在实验里先露出来的。1928年，格里菲斯看到，加热杀死的一种肺炎球菌，能把活的另一种“变”过去。1944年，艾弗里的小组把那个“变”的东西一样样提纯，一样样排除，剩下的是DNA。

许多人不肯接。旧的“蛋白质”那颗粒子，连接度太高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查哥夫测出，DNA里的四种碱基两两相等。1952年，赫尔希和蔡斯用噬菌体又做了一回。“DNA太单调”的说法，这才松了。

1953年4月25日，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提出DNA双螺旋的模型。它用到了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的X射线衍射图。两条链，碱基两两配对。

论文结尾有一句很克制的话。大意是：这种特定的配对方式，已经让人想到了一种复制的机制。

到这一段，“基因”有了身体：一段DNA上的碱基序列。

第六段：今天还没定型。

故事没有在1953年停下。1977年，几个实验室各自看到，许多基因是“断”的，中间夹着不编码的片段。“一个基因＝DNA上连续的一段”那颗粒子，又被熔开了一次。

人类基因的数目，在测序以前估计在五万到十几万之间，后来一路降到两万左右。每降一次，都是一回对不上。

“基因”今天还在正在成形（介生）的路上，没有完全定型（秩序）。熔开与再结晶，第20章会细讲。

把这一百年列成一张表：

时间	手里的旧理念	塞不进去的现实	当时身上的习惯	结晶出的东西
1856—1866	融合遗传	豌豆隐而复显、三比一	孟德尔的“数”	成对的因子

时间	手里的旧理念	塞不进去的现实	当时身上的习惯	结晶出的东西
1866—1900	植物学不用数学	论文无人接，山柳菊不合	学界的老习惯	一颗冷着的粒子
1900—1909	看得见的就是传下的	纯系里挑选无效	细胞学、进化论在等	基因型、表现型，名字gene
1910—1915	因子各自独立	白眼跟着性别走	摩尔根的怀疑	基因排在染色体上
1928—1953	遗传物质是蛋白质	转化实验、碱基相等	对“单调”的成见	双螺旋，基因有了身体
1970年代以后	基因是连续的一段	断裂的基因	教科书的老图	还在正在成形

这张表每一行都有一道缝，每一道缝都能在当时的材料里先找到。表上也看得出能量：第二行那三十多年，缝是有的，场不在，所以什么也没长出来。

现在可以回答范志强了。

孟德尔不知道DNA，也用不着知道。他手里有的，是一道缝：融合说和豌豆对不上。

“基因”这个词，不是先有一个在那里等着的东西，人们再去把它找到、贴上标签。这个符号是一步一步在对不上里结晶出来的。每结晶一次，它指着的东西也跟着换了一回样子。先是一个可数的因子，后来是染色体上的一颗珠子，再后来是一段碱基序列。

这不是说豌豆里原先什么都没有。是说“基因”这颗粒子有一段来历。它的每一层连接，都是在一处具体的缝里，用具体的动能换来的。

这一百年还留下一个可以量的东西：连接度。

“遗传物质是蛋白质”这颗粒子，从1944年艾弗里的实验算起，到1953年双螺旋提出前后，才大体松开。中间用了将近十年，用了好几组互不相干的实验，还用了一个能把碱基配对讲清楚的模型。

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才松动，这就是它的连接度。在“基因”的来历里，这笔账可以一项项记下来。

◆ 五、概念出门以后去了哪里

理念符号有一个特点：它最能走。

独立，是三判据里的第三条。一个概念离开它发生的那块豌豆地、那间实验室，能被带到很远的地方。可它一路走，一路会变。这叫**理念符号的迁移**。

它先要过语言的河。

gene进中文，译成了“基因”。“基因”两个字，音和gene相近，字面又是“基本的因”。一个译名，同时接住了外来的声音和汉语身上“望文生义”的老习惯。

译名是要付能量的。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立一个名字，要犹豫十天半个月。那十天半个月，就是动能。一个外来的概念，要在另一种语言的土里重新结晶一次，不是换个字就完事。

日文走了另一条路，译作“遗传子”。同一颗粒子，换一种语言，就换了一副身体。中文的“基因”后来能顺手组出“基因型”“转基因”“基因库”，这份顺手，是那个译名的势能。

它也会走到别的理念里去。

1976年，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造了一个词meme，中文有“模因”“迷因”几种译法。他用基因的样子，去说文化怎样传播。后来又有了“文化基因”“企业基因”一类说法。

拿三判据去筛这些新词，看得出迁移的代价。“企业基因”稳定，常用，也能带去别处。可它的整体性薄了。原本连在“基因”身上的配对、复制、突变、可数，大多没跟过来。剩下的只有一条连接：从里面传下来，不好改。粒子还在，只是轻了。

它还会走进现实里，成为一个现实符号。

戴玉梅桌上那份二十多页的报告，就是一个例子。一管口水，变成一张印着圆点的纸。纸稳稳地放在信封里，谁拿起来都是这几十个圆点。

再看超市的货架。中国自2002年起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办法，列入目录的转基因产品，要在标签上注明。“转基因”三个字印在瓶身上，一个理念符号就有了一个现实的身体。

它也会沉到人身上，成为一个自我符号。

“原来是基因决定的。”戴玉梅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一百多年前长在豌豆地里的概念，已经成了她看自己的一种方式。它会影响她怎样对待那杯奶茶，也会影响她怎样看自己的父母和孩子。

这种沉淀，有好有坏。好的时候，人对自己多了一分体谅。坏的时候，它会凝成一句“我们家就这基因，改不了”。连接度太高、又不再回写的自我符号，第19章叫它石心。

同一个词，沉到人身上的方式也不一样。

汪明远的学生，大多是在一个下午背下“基因”的定义的。课本给了词，没给缝。在他们身上，这个词稳定，能拿满分，可它连着的只有试卷。它更像一条信息，还没有结晶成他们自己的符号。

范志强那一问，恰好是一道缝。课本上的“孟德尔提出”，和他身上“不知道就不能说有”的常识，对不上了。缝一出来，这个词在他身上才开始做功。免费拿到手的概念结晶不了，第25、26章会细说。

迁移出去的符号，还会回写。

那份报告在健康一页的底下，印着一行小字。大意是：结果只反映统计上的倾向，不是诊断。

戴玉梅要是读到这一行，她身上的“决定”和纸上的“倾向”就对不上了。这一回，被改写的可能是她自己用的那个“基因”。

把几种迁移排一排：

迁移方向	例子	留下的连接	丢掉的连接
跨语言	gene → “基因”、“遗传子”	遗传的单位	原词的西文词族
理念 → 理念	“企业基因”“模因”	从里面传下、难改	配对、复制、可数
理念 → 现实	检测报告、“转基因”标签	一个能拿在手里的身体	背后的推理链
理念 → 自我	“我爱吃甜是基因决定的”	对自己的一种解释	概率、环境、例外
现实 → 理念（回写）	报告底部那行小字	“倾向”不等于“决定”	一句话的痛快
自我 → 理念（回写）	学生追问“凭什么”	概念的来历被翻出	课本上的一句定论

每一次迁移都要付能量，也都会掉一些连接。

概念不是一枚永远不变的硬币。它更像一颗被很多手传过的种子。到了哪块土（特征纠缠）里，长成什么样，要看那块土。

还有一层要说明白。理念符号越能走，它的旧伤就越容易被忘掉。

课本上印的，是双螺旋，是三比一，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定义。豌豆地里那八年、抽屉里那三十多年、果蝇瓶边那一个晚上，都不在纸上。

一个概念走得越远，看上去就越像一个本来就在那里、只等人去找到的东西。理念符号最容易被当成“发现”，原因就在这里：它独立得太好，好到把自己的来历都甩在了身后。

◆ 六、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早上，汪明远提前十分钟进了教室。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时间轴：1856，1866，1900，1909，1910，1944，1953。

范志强进来的时候，他说：“你昨天问得好。孟德尔确实不知道DNA。他手里只有一道缝，还有八年的豌豆。‘基因’这两个字，是后来的人一段一段补出来的。”

他让全班分组去找：每一段里，是哪一样旧想法，和哪一样现实合不拢了。

有一组找到了山柳菊，问：“那孟德尔当时会不会怀疑自己？”汪明远说：“很可能会。对不上，有时候是落在自己身上的。”

那节课，“基因”在三十几个学生身上，第一次不再只是一个要背的名词。它有了来历。

晚上回家，戴玉梅还在看那份报告。他把最后一页那行小字指给她看。她看了很久，说：“那奶茶还是少喝点。”

你手里也有许多这样走过远路的词。

拿“内卷”来说。它原是人类学里的一个词。美国学者格尔茨在1963年的《农业的内卷化》里，用它描写爪哇的水稻农业。投进去的劳动越来越多，一亩地打的粮多了些，每个人分到的却不见长。

几十年后，它走进了中国年轻人的日常话里，说的是加班、补课、互相比拼。一个学术概念跨过半个地球，进了写字楼和教室。它留下了“越用力越原地打转”，丢掉了水稻和爪哇。

效率、成本、焦虑、情商，也都是这样的词。它们每天从你嘴里出去，好像本来就在那里。可它们每一个，都在某个地方、某个年代，从一道缝里长出来过。

下一回用到其中一个，不妨停一下，问两句。这个词是在哪一道缝里结晶的？它走到自己身上，留下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

问这两句，不需要去查多少书。有时只要想起你第一次真正用上这个词的那一天：是什么事让旧的说法不够用了，你才伸手去拿了它。

一个概念一旦被问出来历，在你身上就不再只是一张标签。它重新变回了一段发生。

带 走 的 话

每一个概念都是一场矛盾平息后的粒子；问出它的那道旧伤，它才在你身上重新活过来。

小　账

前人量遍了概念的结构、来路与历史，却把它的诞生关在理念与理念之间；本书打开了现实与自我对不上的那道缝，和结晶时付出的那份能量。

课本上一句“孟德尔提出了遗传因子，后人叫它基因”，把一百年的结晶说成了一次找到；发生就在这里被收回成了发现。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检测报告的条目为构想示例。

本章提到的基因检测只作说明概念迁移的例子，不构成医疗或健康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说“这是基因决定的”或“天生就这样”，是在什么场合？那句话替你挡住了什么问题？
2. 你工作里天天用的一个概念，比如“效率”或“客户体验”，最早是在哪一道缝里长出来的？你能在材料里找到那条缝吗？
3. 有没有一个概念，你听人说了很多年，某一天才忽然“懂了”？那一天，是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

◆

11

第11章

现实符号：小路、河床、伤疤、界碑

这一章的问题

草坪上斜出一条没人修过、没人画过的泥路，每天被赶地铁的脚走着——一个不等谁来解释的东西，凭什么也算一个符号，它又是怎样沉下来的？

场景　草坪上的泥路

夏欣然三十四岁，在新加坡一家景观设计公司做设计师。

11月的一个晚上，她吃过饭，和丈夫钟国华下楼散步。他们住在大巴窑的一栋组屋里，楼下有一片草坪，草坪那头就是去地铁站的路。

走到草坪边，她停了下来。

草坪中间，斜着一条泥路。一尺来宽，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草。它从组屋的楼梯口出发，不拐弯，直直地插向地铁站的入口。

旁边就是铺好的人行道。人行道沿着草坪的两条边走，拐一个直角，才到地铁站。

这条泥路，没有人修过，也没有人画过。可每天早上七点多，赶地铁的人一个接一个从它上面走过去。下过雨，泥路上积着一串水坑，人们就踮着脚，踩着水坑边上走，泥路又被踩宽了一点。

夏欣然对这种路不陌生。她做了九年设计，画过公园、组屋区的绿地和学校的操场。图纸交出去一两年，再回去看，草地上多半会多出几条这样的路。有的被补了草，过半年又秃了；有的被围了栏杆，栏杆边上又踩出一条新的。

下午，公司接到市镇理事会转来的一张单子。单子上写着：某座组屋旁草坪出现裸土小径，请提出处理方案。附了两个选项：一是补种草皮，加一道矮栏杆；二是把人行道的直角改成一个大圆角。

夏欣然拍了几张照片。钟国华蹲下来，用手按了按泥路的表面。

“硬的，”他说，“跟水泥差不多。”

他伸出的是左手。手背上有一道3厘米长的白疤，是十年前在地铁维修厂留下的。那道疤，夏欣然看了八年，平时早已看不见它。可这一晚，泥路和那道疤，在路灯下几乎是同一种颜色。

回家的路上，她给大学同学江心怡发了条消息。江心怡在一所大学做考古，常年在福康宁山下挖土。

“你们考古的，是不是整天就在读这种东西？”

江心怡回了一句：“我们读的就是没人留话的东西。”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类符号：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一道河床，一块伤疤，一块界碑。本书叫它们**现实符号**。

前言里村口那条通向老井的挑水路，就是这一类。那一条挑了几百年，草坪上这一条年头短得多，走的是同一个道理。

它们和上一章讲的概念不一样。概念要借声音和纸张才能走，现实符号自己就是一块地、一段身体、一块石头。它们不需要谁来解释，也稳稳地立在那里。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一百多年来的符号学，几乎都没有给它留位置。

◆ 一、前人怎样读地上的痕迹

读地上的痕迹，是人最古老的本事之一。前人在这件事上看得很深，先把他们对在哪里写足。

仓颉造字的传说，讲的就是读痕迹。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看见鸟兽的脚印，知道纹理可以彼此分别，于是开始造字。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文字的起点是一串脚印。

金兹伯格是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他在1979年发表过一篇长文《线索》，讲一种很古老的认识方式，他叫它paradigma indiziario，中文可译作“线索范式”。猎人蹲在泥地上看蹄印、断枝、粪便，推出一头看不见的鹿往哪里去了。医生看症状，侦探看烟灰，艺术鉴定家看画里的耳垂，用的都是这一套。他看见，读痕迹是一门和数学、实验并列的老学问。

皮尔斯把这类东西叫作“指示符号”。烟指着火，脚印指着走过的人，风向标指着风。指示符号和它的对象之间有实在的因果联系，不是约定的，这一点他分得很清楚。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1960）里，请波士顿、泽西城、洛杉矶三座城市的居民画出心里的城市地图。他从这些草图里归出五样东西：路、边界、区域、节点、地标。城市在人心里是有形状的，而且这个形状可以被调查出来。

阿尔多·罗西在《城市建筑学》（1966）里说，城市里有一些东西特别能“留”。一条街的走向、一块地的划分、一座老建筑的轮廓，用途换了几轮，样子还在。城市的形状，有一部分是经得起时间的。

吉布森在《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1966）里造了一个词，affordance，常译作“可供性”；后来在《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1979）里，他把它讲得最完整。一块齐膝高的平石头，对人来说“可以坐”；一条踩实的小路，对人来说“可以走”。意义不全在脑子里，它有一半在环境里。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国读河的大书。它顺着一条条河流写下来，连水已经改走别处、只剩一道旧河床的地方，也常常记上一笔。河床能比河活得久，北魏的人已经看见了。

霍斯金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了《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他把英格兰的乡间风景，当成一部会读的人才读得出的历史。一道树篱的走向，一块田的形状，一条下陷的乡间小道，都可能比档案更老；一条小道，也许就是一千多年前两块庄园的界。后来的人说，他教人把风景当成一层层写了又擦的羊皮纸来读。

达尔文的最后一本书，写的是蚯蚓（1881）。1842年，他在自家附近的草地上撒了一层白垩碎块，近三十年后挖开，碎块已经沉到了土下面。他据此推断，许多

古罗马的遗址，是被蚯蚓一点点吞到地下去的。一群看不见的小动物，在替人把过去埋起来。

生态学里后来有了“生态位构建”的说法，1988年由奥德林-斯密提出。动物不只是适应环境，也在改环境：河狸筑坝，蚯蚓翻土。被改过的环境，又反过来改写下一代动物要面对的东西。

考古学本身，更是一门读现实符号的学问。

1669年，斯泰诺提出地层叠置的原理：没被扰动的地层，下面的比上面的老。考古学家挖一个探方，读的是一层层的土。

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考古学里有了一场长长的争论。宾福德一路讲“中程理论”，要在今天看得见的痕迹和过去看不见的行为之间，搭一座桥。霍德在《阅读过去》（1986）里主张，器物要放回它的文化和象征里去解读。希弗专门研究“遗址形成过程”。一个遗址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有人的作用，也有水、风、虫、树根的作用。

把这些放在一张表里：

前人	看见了什么	对在哪里	停在哪里
仓颉传说（许慎）	鸟兽蹄迒之迹	文字起于痕迹	痕迹只是文字的前身
金兹伯格	线索范式	读痕迹是一门老学问	痕迹的意义在猎人推出来以后
皮尔斯	指示符号	有实在的因果联系	仍要心灵来解释
林奇	城市意象	城市在人心里有形状	量的是心里的地图
罗西	经得起时间的城市形状	有些形状特别能留	不问它怎样留下、付了什么
吉布森	可供性	意义一半在环境里	要有一个动物去“用”
希弗	遗址形成过程	自然也在造痕迹	当作要剔除的干扰
郦道元、霍斯金斯	旧河道、会读的风景	地形能比事件活得久	读它，为的是读出人事
达尔文、生态位构建	蚯蚓埋遗址、动物改环境	动物也在造地	不把它叫作符号

◆ 二、它们都在等一个读的人

这张表的右栏，有一个共同点：痕迹站在那里，都在等一个读它的人。

这不是说前人错了。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金兹伯格的猎人最清楚。蹄印的意义，是在猎人推出“鹿往东去了”那一刻才有的。猎人没来，蹄印就只是泥。

皮尔斯的指示符号也一样。烟和火之间的因果是实在的，可烟要成为符号，得有一个心灵去解释它，第5章细讲过这一层。现实只提供材料，符号还是在理念里发生的。

林奇调查的是居民心里的地图，罗西写的是建筑师眼里的城市。吉布森的可供性，离不开一个“用”它的动物。

考古学最接近。希弗已经看见，水、风、虫、树根，都在造遗址。可在考古学的账本上，这些常常记在“干扰”一栏。要剔掉它们，才能看见“人的行为”。

郦道元和霍斯金斯，把地形读得比谁都细。可他们读它，为的是从里面读出人事：哪一年决口，哪一代圈地。达尔文和生态学，看见了动物在造地，却没有把这些东西叫作符号。

于是，前人有了一个共同的默认：**一道痕迹的意义，在读它的那个人那里。**

这个默认背后，还藏着另一个默认：痕迹指着一个先在那里的东西。

蹄印指着那头鹿。烟指着那堆火。读痕迹，就是顺着它找到那个已经在那里、只是暂时看不见的对象。这是第4章说的“被发现的对象”。

可草坪上那条泥路，指着谁？指着第一个踩它的人吗？没有一个人是它的作者。它是几千次来回一起压出来的。它指着的不是一个躲在背后的对象，是一次发生本身。

这就是本书第一条承重命题在现实界里的样子：符号指向的，可以是被发现的对象，也可以是一次发生。前人读痕迹，几乎都读成了前一种。

本书要换一个问法。不问“它对读的人意味着什么”，先问：没有人读的时候，它在不在？它稳不稳？它能不能被带走？

◆ 三、地自己记下的东西

先把判断写出来。

现实符号不需要解释者，也立得住。

那条泥路就是例子。夏欣然没去看它的时候，它在。下一届市镇理事会的人不知道它的来历，它也在。一个刚搬来的人，第一天早上赶地铁，没有人告诉他，他的脚自己就走上去了。

拿三判据来筛它：

- **稳定**：它天天被重复走，雨冲不掉，几个月不变。钟国华按下去，是硬的。
- **整体**：从中间截掉一段，种上草，剩下的两截就不再是“去地铁站的近路”。它是一整条才成立的。
- **独立**：它离开了造它的那些脚。最早踩出它的人也许早已搬走，后来的人从没见过他们，照样顺着它走。它还会被拍进照片，画进夏欣然的方案，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这三条，它都满足。而且满足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在心里替它“解释”一下。

拿同样的三条，去筛一行沙滩上的脚印。

它也是脚踩出来的，也指着一个走过的人。可下一个浪头一来，它就没了。它不稳定。它也不独立，离不开那一刻的潮水和那一双脚。它是一道痕迹，皮尔斯会叫它指示符号，可它不是一颗粒子。

所以本书说的现实符号，不是一切痕迹。会散的不算，留得住的才算。草坪上的泥路和沙滩上的脚印，差的就是这一层被压实的土。

再问：它是怎么发生的?

本书的方程是：

现实符号 = 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

想法和身体对不上，世界就被改了。一条路、一个器物、一块碑，是在这样的缝里沉下来的。这条方程和另外两条怎样合成一个三角，见第13章。

这条泥路的缝，可以在事前独立指认出来，而且不难。打开这片草坪的设计图：人行道沿着两条边走，拐一个直角。这是一个理念符号，画图的人心里想的是“整齐”“人走路面，草长草地”。地铁站的入口，却开在斜对角。

赶地铁的人身上，有一个更老的东西：两点之间，脚要走最短的那条线。这是一个自我符号，不用想就会。

图纸上的直角，和身上的那条斜线，对不上了。

对不上，是可以事前看见的。有经验的设计师看一眼图纸就能说：这里将来会被踩出一条路。这正好守住了本书的那道闸：对不上要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不能等路出来了，再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一道缝”。

交通规划里，管这种路叫desire line，中文多作“期望线”，也有人直译成“欲望小径”。（为什么缝要在事前指得出，第14章细讲。）

再看它的能量账（内能、势能、动能各自的家，见第16—18章）。

动能是那些脚。每天几百双，一天一天，一季一季。草叶被踩倒，根被踩伤，土粒被一点点压紧。研究踩踏的人发现，同一处只要走过十几次，就可能踩出一条分明的路痕，路痕又招来更多的脚。这一次次来回，就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

势能是那两点之间的高差和引力。楼梯口和地铁站，一头是家，一头是城市。早高峰的时间压在每个人身上。整片组屋区的人流，都被往那个入口拉。没有这股拉扯，草坪上不会有一条斜线，只会有一片乱踩的痕迹。

内能是那层压实的土。钟国华说“跟水泥差不多”，说的就是连接度。要把它拆开，得翻土、松土、补草，还得挡住明天早上又踩上来的那些脚。

现实符号的连接度，有时比理念符号还高。有的概念，几次反证就松了。一条踩实的路，几十年都难改。

河床，也是这样记下来的。

黄河在历史上改道过许多次。1855年，它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向北夺大清河入渤海。它离开了从1128年起走了七百多年的那条南边的河道。

黄河的河床，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的现实符号。下游的泥沙年年淤积，河床一年比一年高，有些河段高出两岸的地面好几米，在开封一带高出十米上下，人叫它“地上河”。河床越高，势能越大，堤一破，水就往低处整片地扑下去。1855年那一次，就是这股势能找到了出口。

水走了，河床没有走。苏北至今还有一条“废黄河”，高出两边的地面几米，成了一道细长的分水岭。河堤、沙土、两岸的村名，都还顺着它排开。

这里要老老实实说一句。河床的发生，早在人之前。它的缝不在想法和身体之间，在水和地之间：水要往低处去，地不让路。这道落差，就是字面上的水位差。

本书在这里不硬说那里有一个理念符号，只记它的能量账：水流是动能，高差是势能，刻进地里的河道是内能。

人一进来，河床就进了三角。治河的方略是理念符号，两岸的人怎么种地、怎么逃荒是自我符号。两样对不上，就有了堤，有了决口，也有了一条废黄河。

伤疤，是长在身上的现实符号。

钟国华手背上那道疤，是二十八岁那年留下的。那一年，维修厂换了一批新设备，护罩改成从左边开，操作规程也跟着改了。规程是理念符号，白纸黑字贴在墙上。

可他的左手，在旧设备上练了五年，伸进去的位置是老的。规程和左手对不上。一次夜班，左手照老习惯伸了进去。

这条缝，同样可以在事前指认：新规程的日期，旧习惯的年头，都写在维修厂的记录里。这道疤，就是G（规程，左手）。

它满足三判据。它稳定，十年了还在。它整体，不会只剩半道。它独立，跟着他去过日本，去过马来西亚，哪里的医生看一眼都知道这里伤过。没有人解释它，它也在。

医学上说，伤口长好以后，疤痕组织里的胶原顺着一个方向排开，不像原来的皮肤那样交织成网；它少了弹性，功能上通常也不如原来。疤是另一种连接，结实，却和原来的皮肤不同。这正是一颗新的粒子。

这颗粒子后来还回写了两回。

一回写进了维修厂。出事以后，厂里在新设备的护罩边上刷了一道黄线，墙上的规程多了一行加粗的字。现实符号，逼出了一条更细的理念符号。

一回写进了他自己。十年来，他的左手每次伸向机器，都会在护罩前停半秒。那半秒，是疤沉到身上去的样子，成了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夏欣然说他做饭开烤箱也这样，他自己却从来没注意过。

一座城也会有疤。

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掠。今天那里还留着西洋楼的残柱和断石，是整片遗址里最显眼的残迹，对来参观的人开放。

那些断石，不需要谁来解释，也稳稳地立在那里。来看它的孩子，未必读过那一段历史，可站在残柱下面，身上会先有一种沉下去的东西。一道疤被留着不去抹平，它就一直在回写：写进课本，写进一代代人身上那个“不能忘”。

界碑，是人有意立下的现实符号。

《箴言》里有一句：“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箴 22:28）古巴比伦有一种刻字的界石，叫库杜鲁，多半是加喜特人留下的。上面记着土地的赐予，还刻着诅咒：谁违背它、损坏它，众神降祸。罗马人更进一步，界石有自己的神，叫特米努斯，每年2月23日过节祭它。

中国乡下的田埂上，也常有一块半埋的条石，刻着某姓某户的字。老人带孩子下田，会指着它说：过了这块石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未必认得石上的字，脚却从此记住了那条线。

界碑的缝也看得见。两家的地契上写的边，和两家人天天放牛、种地的边，合不拢了。纸上的线是理念符号，脚踩、牛走、锄头翻到哪里的边是自我符号。对不上，就立一块石头。

石头立起来以后，有趣的事发生了。它不再需要那两份地契。地契烂了，石头还在。不识字的人走到它跟前，也会停下脚。

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1689年，清朝和俄国订了《尼布楚条约》。立在边上的界碑，刻了汉文、满文、俄文、拉丁文四种文字。条约以拉丁文本为准，满文本和俄文本的措辞，彼此出入不小。

几种文字的理念符号对不齐，石头却只有一块。真到了界上，人们看的是石头立在哪里。

这正是现实符号的分量：理念的那一层可以吵，可以译错，可以失传；石头立在那里，界就在那里。

四类现实符号，放在一起：

现实符号	缝在哪里	动能	势能	内能
草坪上的期望线	图纸的直角对身上的斜线	每天几百双脚	家与地铁站之间的拉扯	压得像水泥的土
黄河故道	水往低处，地不让路	水流	高差	刻进地里、水走了还在的河道
手背的伤疤	新规程对老习惯	一次夜班的那一下	身体自我修补的场	结实而不同的疤痕组织
界碑	地契上的边对日子里的边	搬石、刻字、立起	两个家族、一套律法	几百年挪不动的石头
废弃的老街走向	新规划对老街坊的脚	一代代来往	码头、市场、庙宇	拆了重建仍顺着走的街

现实符号的连接度，也可以量。

一条小路没人走了，要多久才会重新长满草？一段山道封了，几年才看不出它曾经在那里？这些问题，拿一把尺子、一本记录簿，年年回去看，就能一项项记下来。

这就是现实界里的“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才松动”。动能停了，粒子不会马上散，它还要靠自己的连接度撑很久。撑多久，就是它的内能有多大。

本书的能量律在这里给出一个可以检验的说法：一条路当年被踩得越多、越久，停用以后消失得就越慢。要是测下来，路的消失速度和它累积的踩踏毫无关系，能量律就得改。这正是第29章第五条可推翻条件在现实界里的样子。

现实符号也会走。只是它走的方式和概念不一样。下面先点几样，迁移与回写的全貌留给第15章。

它可以在现实里一层层加厚。一条泥路铺上碎石，再铺上柏油，路还是那条路，连接度一次比一次高。

它可以沉到人身上。刚搬进组屋的人，头一个星期也许还走人行道。第二个星期，他的脚就学会了那条斜线。没有人教他，是路教会了他的脚。

它也可以被收成一个理念符号。“期望线”这个词本身，就是规划师们看多了这种路，才结晶出来的概念。

它还会固化。罗马人给界石立了神，年年祭它。一块界石被供起来，不再随两家的日子回写，就从一个现实符号，凝成了对象一端的偶像。第19章会细讲这一层。

◆ 四、动物也在地上写字

现实符号不是人独有的。

非洲的象群，常年往返于水坑和含盐的舔地之间。象、鹿、牛羊走得多的地方，地上也会被踩出路来，英文管这种路叫“兽径”。一条兽径，常常比踩出它的那一头兽活得久。

蚂蚁也会留路。工蚁找到食物，回巢时沿途留下一种气味，后面的蚂蚁就顺着走。

可蚂蚁的路，过不了三判据的第一关。食物吃完了，回来的蚂蚁不再一路补上气味，那股气味就散开、变淡，路也就散了。它是一条路，却不是一颗粒子。拿三判据来筛，就看得清现实符号和一般痕迹的分别：会散的不算，留得住的才算。

河狸的坝，是另一个极端。

河狸咬断树枝，衔来泥和石块，在小溪上筑坝，把水拦成一个塘。加拿大伍德布法罗国家公园里有一座河狸坝，有八百多米长，是2007年从卫星照片上找到的。

河狸走了，塘里慢慢积满了泥沙和枯枝烂叶，草长了进来。过些年，那里成了一片能放牧的草甸。一个动物的家，变成了一片地的形状（显露）。

白蚁的丘，更久。

2018年，一组研究者报告了巴西东北部的白蚁土丘。那里大约有两亿个，铺开的面积和大不列颠岛差不多；测过年代的几个，最老的已有将近四千年。它们是白蚁挖地道时堆出来的土，一个个整齐地排开。

四千年前挖土的那些白蚁，早已不在。可这些土丘稳定，整体，也独立。它们离开了挖它们的虫，离开了四千年前的那些雨季。今天它们还立在那里，被卫星拍下，被带进论文。

这些土丘还改了那片地。丘上丘下的土不一样，长的草不一样，来找吃的鸟兽也不一样。生态位构建说的就是这个：动物造出来的现实符号，会回过头来，改写后来所有住在那里的生命要面对的世界。

植物身上也有伤疤。

一片松林着过一场火，没烧死的树，树干上会留下一道焦黑的疤。之后的年轮一圈圈把它包起来，疤就封在了木头里。研究树木年轮的人，锯开一棵老树，数着年轮数到这些疤。这片林子几百年里着过几次火，各在哪一年，就能排出来。

没有人记过那些山火。树替它们记了。

鸟巢也一样。南洋一带的金丝燕，用唾液在岩洞壁上筑巢。巢被人取下，晾干，装进盒子，运到很远的地方，成了餐桌上的燕窝。一个现实符号，就这样一路迁移进了市场和厨房，又沉成了一些人身上“滋补”的习惯。

迁移还没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东南亚许多地方盖起了专门招金丝燕来筑巢的楼房，多是钢筋水泥的，里面不住人，只住燕子。燕子的巢，回写成了人的房子。

动物的现实符号，有一处要老实交代。

象路、河狸坝、白蚁丘的发生里，有没有“理念符号”和“自我符号”的对不上？象群的路，有记忆，有习惯，可以说有它们的自我符号。理念符号，本书不敢说有。

所以这里和河床一样，本书只记能量账，不硬套三角。动物的脚、嘴、爪是动能。水源、食物、地势是势能。压实的路、筑牢的坝、堆起的丘是内能。三角的方程，讲的是人在场的符号世界。动物的现实符号说明的，是另一件事：**地上能立住的符号，本来就不只是人的。**

达尔文的蚯蚓，把这件事推到了最底下。一块古罗马人铺的地砖，被蚯蚓一年年翻上来的细土盖住，沉到地下。几百年后，考古学家挖开那一层土，读到的既是罗马人的现实符号，也是蚯蚓的现实符号。两样叠在一起，分不太开。

人的路和兽的路，也常常叫成一个名字。草坪上那种斜穿过去的近路，英文的别名里就有一个叫“象径”。一条路从泥走到碎石，从碎石走到柏油，是现实符号在现实界里一层层加厚。走在上面的人，身上又沉下了“这里是路”的习惯。

◆ 五、城市是一层层沉下来的

城市，是现实符号最厚的地方。

新加坡有一条直落亚逸街，是以当年的直落亚逸湾得名的。今天它离海已有好几条街。可在1878—1885年那一轮填海以前，它是一条沿着海湾走的海滨路。

街边的天福宫，前身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海边的一座小庙，今天的殿宇建于1839—1842年间。那时候它是面海的。从福建漂洋过来的人，下了船，第一件事是进庙谢妈祖平安。

海退了，街还在。这条街弯的那几处，就是当年海岸线弯的地方。一条街的形状，替一道看不见了的海岸线，把它的样子留到了今天。

北京也有一圈这样的形状。明清的城墙，大部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掉了。内城城墙多半是1965年为修地铁拆的，地铁二号线就顺着城墙和护城河的旧址绕了一圈；1972年起，二环路又在它上面铺开。

墙没了，墙的那一圈还在。每天堵在二环上的人，很少想到自己正沿着一道几百年前的城墙在走。

河南开封，是一座“城摞城”。

黄河一次次泛滥，泥沙一层层把老城埋了下去。战国魏的大梁，唐代的汴州，北宋的东京，金代的汴京，明代和清代的开封，都建在这块地方。考古挖开的，是一座压着一座的城。

更奇的是，开封被称为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一次次被埋，一次次在原地重建，街还沿着老位置走。

这是黄河的现实符号和人的现实符号，一层压着一层。水是一股力，城是另一股力。几千年下来，两股力把一座城压成了一摞。

罗西说的那些经得起时间的形状，在这里看得最清。可罗西没有问的，是它为什么能留。

从能量账看，答案不难。一条街一旦成形，两边的房子、地下的水管、门牌号、店铺的招牌、老街坊的脚，都连在它身上。要改一条街，要拆的不是一条路，是一整张网。它的连接度太高了。

新加坡河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形状。河口往里不远，河的南岸鼓出一段，老一辈华人说它像“鲤鱼肚”，照老讲究，那是聚财的地方。驳船码头一排排的店屋，就挤在这一段河岸上。

一道河弯，是现实符号。人们身上“弯处藏财”的老讲究，是自我符号。两样一碰，结晶出一个说法，又回过头来，把店屋一排排压到了那段河岸上。

所以城市不是一张图纸，是一层层沉下来的东西。

最下面一层，是水、山和地势。往上一层，是最早的人和牲口踩出来的路。再往上，是码头、市场、庙宇、城墙。最上面，才是今天的规划和高楼。每一层都压在前一层上，也被前一层托着、拉着。

今天的规划，是理念符号。老城的街，是现实符号。住在里面的人的习惯，是自我符号。三样对不上的地方，就是城市最常改动的地方。

那片大巴窑的草坪，也在这张网里。大巴窑在1964年开始重建成组屋区，那时候地铁站还不在那里。1987年地铁来了，入口开在了斜对角。老的图纸，新的入口，人身上那条最短的线，一起把一条泥路压进了草坪。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来历。

◆ 六、一块没人读得懂的石头

现在讲一个完整的例子。它就在新加坡河口。

1819年6月，莱佛士登岸几个月后，工人在新加坡河口清理林地，碰到一块很大的砂岩。石头上刻满了字，有五十来行。

没有人读得懂。

后来的学者猜过，那可能是古爪哇文，也可能是梵文，还有人往泰米尔文上想；年代的猜法，从十世纪一直排到十四世纪。猜了两百年，至今没有人能把它完整地读出来。

1843年，为了拓宽河口的水道，给炮台和驻军长官的住所腾地方，英国人用炸药把它炸开了。几块刻着字的碎片被送去了加尔各答，1918年其中一块回到新加坡，今天放在国家博物馆里。人们叫它“新加坡石”。

这块石头，几乎把本章要说的话都说了一遍。

第一，它不需要解释者，也立得住。

几百年里，没有人读得懂它，它照样立在河口。可以想见，出入河口的人都认得“有石头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地标，一个界，一个“到了”的记号。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写的是什么，它也一直在做一个符号的事。

第二，它满足三判据。

它稳定：几百年风吹雨打，字迹还在。它整体：刻字的那一面，是一整块才有意义。它独立：它离开了刻它的那个人、那个王朝、那一种语言，还立在那里。炸成碎片以后，碎片又被带过了大洋，带回了新加坡。

这第三条最值得多看一眼。刻字的人想说的话，也就是它当年的理念符号，已经丢了。可它作为一个现实符号，没有丢。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它的分量。1843年，要把它从河口挪开，得用上炸药。拆一个符号，要付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这句话在新加坡河口，是字面上的意思。

第三，它发生时的那道缝，今天指认不出来。

人有意刻下一块大石，多半是有什么事要留住。也许是一位王的功业，也许是一块地的边界，也许是一次誓约。那道缝在哪里，本书不知道，学界也还不知道。

这里要守住本书的那道闸。找不到缝，就老实说找不到。本书不替那块石头编一个故事。

当地人倒是给过它一个来历。《马来纪年》里有一个大力士巴当的故事，传说他把一块巨石掷到了河口。读不出的字，换来了一个讲得出的来历。

这个传说本身，也是一次结晶。河口那块读不懂的巨石，和人身上“凡事总有个来由”的习惯，对不上了。缝里长出来的，是一个故事，一个理念符号。它不告诉你石头上写了什么，却告诉你一群人怎样和一块读不懂的石头住在一起。

第四，考古学读它，就是用现实符号去结晶理念符号。

这正好是第10章那条方程的另一面：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江心怡那一行人在福康宁山下挖土。福康宁山，马来人早年叫它“禁山”。1928年修水库时，那里挖出过十四世纪中叶的金饰。1984年起，考古学家米克西克在山上一层层发掘，挖出了瓷片、陶片和玻璃碎片，还有做玻璃、做金器的作坊痕迹。

江心怡给夏欣然讲过探方的样子。探方的壁上，一层层土颜色不同。最下面那几层，夹着瓷片和炭屑。上面压着十九世纪的砖瓦，再上面，是今天公园的草皮。

她说，考古学家下铲以前，不先问那层土“想说什么”。先问它是怎样一层层沉下来的：哪一层是人倒的垃圾，哪一层是雨水冲来的泥，哪一层被后来的树根翻过。现实符号先被当成现实符号读，然后才轮到理念。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很能说明“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福康宁山早就是一座公园。几十年里，天天有人在山上散步、晨跑、遛狗，没有人想到脚下有十四世纪。人们身上“这里是公园”的习惯，和眼前的草地、树、步道，严丝合缝地对得上。对得上，就没有人去问。

缝是在下铲的那一刻才裂开的。这一铲，要靠受过训练的手和眼，要靠愿意出钱出力的博物馆和大学。它也要靠一份疑心：这座岛的过去，也许不止两百年。那份疑心是自我符号，探方里的瓷片是现实符号，两样一碰，理念符号才长了出来。

元代的汪大渊航海归来，写了一本《岛夷志略》。书里记了一个叫“单马锡”的地方，还有一处海峡口叫“龙牙门”，说那里两座山像龙的牙齿。

瓷片、新加坡石、汪大渊的记载，这些东西放在一起，逼出了一个新的理念符号。新加坡在1819年以前，早就有过一座港口城市。

许多人身上的老说法是：新加坡的历史从1819年开始。地下的瓷片和河口的石头，和这句老话对不上。那道缝，在探方里看得见。一个新的“新加坡”就在这道缝里结晶了。

今天走进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展厅，新加坡石就放在里面，展厅讲的已经不只是1819年以后的事。这是一次回写：现实符号逼出了理念符号，理念符号又改写了许多人身上那个“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把新加坡石的一生列成一张表：

阶段	发生了什么	它是什么符号	有没有人读得懂
刻成之时	有人在河口刻下五十来行字	理念符号借了石头的身体	刻的人懂
几百年里	王朝更替，语言失传	只剩现实符号：河口的地标	没人懂，它照样立着
1819年前后	英国人清理河口时碰到它	现实符号重新被人看见	有人猜，没人读出
1843年	被炸开，碎片被运走	碎片离开发生地，独立仍在	没人读出
今天	一块碎片在国家博物馆	现实符号回写出新的理念符号	读不出字，读得出来历

最后一行，是这块石头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上面的字，今天还读不出来。可它这个现实符号，已经和福康宁山的瓷片一起，改写了一个国家讲自己的方式。

◆ 七、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夏欣然在方案里写了第三个选项：不补草，不加栏杆，就沿着那条泥路，铺一条正式的步道。

她在说明里写了一句：“这条路不是被破坏出来的，是被走出来的。”

她附上了钟国华那张“按一按”的照片：一只带着白疤的左手，按在压实的土上。

江心怡周末来吃饭，看了方案，笑着说：“你这是在给一条路办户口。”

钟国华在一边洗碗。他说，厂里今年又换了一批设备，护罩改回了右边开。他这几天上夜班，左手又在护罩前停了半秒，然后才想起来该换右手。

“那道疤又在教你了。”江心怡说。

他没接话，只是把左手在毛巾上擦了擦。

一条被脚写下的路，就这样要被画进图纸。现实符号，回写成了理念符号。下一代的设计师翻开图纸，看到的会是一条整整齐齐的斜步道，未必知道它的来历。

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东西。

小区里一条被踩秃的草坪，单位门口那块被磨亮的台阶。老家门前那棵树上的一道旧伤，你手上、膝盖上的一道疤。它们不说话，也没有人替它们解释，可它们稳稳地在那里。

下一回经过它们，不妨停一下，问两句：它是在哪一道缝里沉下来的？是谁的想法，和谁的脚、谁的手，对不上了？

它们是地自己记下的账。读不读，它们都在。

符号学讲了一百多年，讲的多半是你脑子里的东西。这一章想请你低头看一眼脚下。那里也有符号，而且它们比你脑子里的许多东西更老，也更结实。

带 走 的 话

一条被踩出来的路，一道疤，一块没人读得懂的石头，不等谁来解释，也稳稳地立着。

小　账

前人把地上的痕迹都交给了读它的人，意义只在猎人、居民和心灵那里；本书打开了另一扇门：现实自己沉下来的粒子，无人解读也立得住，还会回写理念与自我。

草坪上那条泥路，被说成“有人破坏了草地”，单子上只有“补草加栏杆”和“改个圆角”两种选法；一次发生，就在这里被收回成了一次需要纠正的偏差。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市镇理事会的单子与夏欣然的方案为构想示例。

想 一 想

1. 你每天走的路上，有没有一段“不在图纸上”的近路？它是怎样被走出来的？
2. 你身上有没有一道疤？它是在哪一次规矩和习惯对不上的时候留下的？
3. 你住的城市里，有哪一条街、哪一圈路，替一样已经不在了的东西，把它的样子留到了今天？

◆

12

第12章

自我符号：习惯、姿势、名字、“我”

这一章的问题

退休第一晚，老司机坐在出租车后座，右脚还在找刹车——身上这些改不掉的习惯、姿势、名字和“我”，是一个先在的主人带着的，还是一次次结晶出来的？

场景　退休第一晚

秦伟民六十岁，在厦门开了三十五年公交车。

退休那天是个星期三。车队的同事在一家老饭馆里给他摆了两桌。饭后，儿媳贺小雅叫了一辆出租车，来接他回家。

车子下一个坡，前面红灯，司机踩了一脚刹车。

坐在后座的秦伟民，右脚往前一伸，在脚垫上狠狠踩了下去。脚底下什么也没有。

贺小雅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他自己也笑了，把脚收回来，有点不好意思。

到了家，儿子还在加班。老伴抱着八个月大的孙女在客厅里转圈。孩子哭了一晚上，到了妈妈怀里才安静下来。

秦伟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要起身去洗澡的时候，他嘴里冒出一句：“坐稳了，起步了。”

一家人都笑出了声。这句话，他在车上说了三十五年。每到一站，门一关，他就对着车厢说一遍。说到后来，自己都听不见了。

贺小雅说：“爸，你走路也还是车上那个样子。”

他低头看了看。两只脚分得比一般人开，膝盖微微弯着，身子有一点往后坐。那是三十五年站在晃动的车厢里、坐在颠簸的驾驶座上，一点点养出来的样子。

九点多，手机响了。是顾长青。

顾长青六十三岁，和他在同一条线路上搭档了二十年，三年前先退了。电话那头说：“秦师傅，明天不用早起了。头一个月最难熬，你要有个准备。”

挂了电话，屋里安静下来。秦伟民忽然意识到，这一整个晚上，家里没有一个人叫他“秦师傅”。儿媳叫他“爸”，老伴叫他“老秦”。只有电话那头的老搭档，还用那三个字叫他。

十点钟，贺小雅在卧室里哄孩子睡觉，一声一声地叫：“宝宝，宝宝。”

孩子每听一声，就把小脑袋往声音那边转一下。

秦伟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想，这孩子现在还不会说“我”。再过一两年，她就会说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五十分，他醒了。闹钟早就关了，他还是醒在了这个时间。

他坐起来，伸手往床头柜上摸钥匙。摸了个空，才想起钥匙已经交了。

右脚，刹车，“坐稳了”，膝盖的弯，“秦师傅”三个字，四点五十分，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听见“宝宝”就转头。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本书叫它们**自我符号**。上一章的现实符号沉在地上，这一章的自我符号沉在身上。

◆ 一、前人把习惯看得极深

讲习惯、讲自我，前人留下的东西极丰厚。先把他们对在哪里写足。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生下来差不多，是后来的“习”，把人和人拉开了。两千五百年前，一个人是被习惯一点点做成的，这件事已经被说出来了。

荀子在《劝学》里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点一点积起来的。他用的是土和水的比喻，说的是人身上的事。

孟子说过一句话，说的正是习惯最奇怪的地方：“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天天这样做，却不明白；习惯了，却察觉不到；一辈子走在这条路上，却不知道这是什么路。习惯最深的时候，人看不见它。

庄子讲过庖丁解牛。庖丁给文惠君宰牛，刀进刀出，像在跳舞。他说自己十九年用的是同一把刀，刀刃还像新磨的一样。到了这时候，“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视”（《庄子·养生主》）。不用眼睛看，手自己知道骨缝在哪里。十九年的手，长成了一种知道。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说，德性不是天生的，是靠习惯养成的。做公正的事，人才成为公正的人；做勇敢的事，人才成为勇敢的人。他还提到，希腊文里“品格”（ethike）这个词，是从“习惯”（ethos）稍稍变一变得来的。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八卷里，写自己皈依前那段日子。他说旧的习惯像一条锁链，一环扣着一环；习惯不加抵抗，就成了必然（卷八第五章）。习惯有多重，他是从自己身上称出来的。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里说，人从过去推到将来，靠的不是推理，是习惯。他在《人性论》（1739）里还说，往自己心里看，看到的只是一束知觉、一堆知觉。冷、热、爱、恨，一样接一样，找不到一个叫“自我”的东西站在后面。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1890）里专写了一章“习惯”。他说习惯是社会的大飞轮，把每个人稳稳地留在他的轨道上。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大意是：到三十岁上下，多数人的性格就像石膏一样定了型，再也软不回去。

杜威在《人性与行为》（1922）里说，一个人的品格，就长在他的习惯里。照这个说法，离开习惯，找不到一个光秃秃的“我”。

莫斯有一篇《身体的技术》，1934年前后讲过，也印了出来。走路、游泳、挖地、睡觉，各个民族的做法都不一样，是被教出来的。连怎样迈步这样的小事，也是一代人教给下一代人的。

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是他去世后由学生整理出版的。他说，自我不是生下来就有的，是在和别人的往来里长出来的。孩子先学会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我”才慢慢成形。

拉康在1936年的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第一次讲“镜像阶段”。他说，大约六到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在镜子里认出一个完整的自己，会一阵欢喜。可在他看来，那个完整的形象是从外面来的，是一面镜子给的。“我”从一开始，就有一半在别处。

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1950）里，把人的一生分成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次身份的考验。少年要回答“我是谁”，老年要回答“这一生值不值”。他看见，“我”不是一次定型的，人一生要被重新做好几回。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1945）里讲“习惯身体”：过去做过的事，一层层沉在身体里，变成一种不用想、不署名、自己会动的本事。用今天的话说，熟练的打字员不必去想键在哪里，那份知道在手指里。他说，习惯是一种身体的知识。

布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等书里，用了一个词，叫“惯习”。一个人从小在什么样的家里、什么样的阶层里长大，身上就沉下一套持久的倾向。怎么说话，怎么吃饭，喜欢什么样的画，都在里面。这套倾向被环境塑造，又反过来塑造他怎样做事。

把这些放在一张表里：

前人	看见了什么	对在哪里	停在哪里
孔子、孟子、荀子	习相远，习矣而不察，积善成德	人是被习惯做成的	不问一个习惯怎样定型
庄子	庖丁“以神遇”	十九年的手长成一种知道	当作技艺的境界，不当作符号
亚里士多德	德性靠习惯养成	品格出于习惯	习惯为德性服务
奥古斯丁	习惯如锁链	称出了习惯的重量	只看见它压人的一面
休谟	自我是一束知觉	找不到后面那个主人	拆了自我，说不清那一束为什么不散
詹姆斯、杜威	习惯是飞轮，品格长在习惯里	习惯在神经和身体里	不把它叫作符号
莫斯、布迪厄	身体技术、惯习	习惯是社会刻上去的	重在社会，少讲那一刻的缝
米德	自我在往来中长出	“我”不是先在的	长出靠的仍是语言
拉康、埃里克森	镜像阶段、八个阶段	“我”有一半在外面，一生要重做	不记重做时的能量账
梅洛-庞蒂	身体的知识	知识在手里	不问它的能量账

◆ 二、皮尔斯摸到了边，又走回去

这张表的右栏，说的不是“他们错了”。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在这些人里，皮尔斯要单独讲。他离本章最近。

第2章说过，皮尔斯在《信念的确定》（1877）里讲：怀疑是习惯被打断，信念是新习惯的建立。到了晚年，他又往前走了一步。大约在1906—1907年间的手稿里，他说，一个概念的意思，追到最后，不是另一个念头，是一个习惯的改变。他把这叫作“最终的逻辑解释项”。

这一步极要紧。它等于承认：一个符号的意思，最后要落到一个人身上，落成一种做事的样子。

皮尔斯在这里，摸到了自我符号的边。

可他又走了回去。

在他那里，习惯是以“解释项”的身份出场的。它是某个理念符号的意思，是一条符号链的最后一环。它的地位，是“那个概念的意义”，不是一颗自己站得住的粒子。

皮尔斯的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所以只能在理念里发生。习惯一被放进解释项的位置，也就跟着被收回了理念一界。

皮尔斯年轻时还说过一句更大胆的话。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在一组批评笛卡尔的文章里说，没有不借符号的思想，一切思想都在符号里。顺着这条思路，他说人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人就是一串思想。

这句话离本章更近了。可它的方向，恰好说明了他停在哪里。人是符号，是因为人是思想；思想是符号，是因为它要被下一个思想解释。“人”就这样整个被收进了理念的链条里。秦伟民那只伸出去的右脚，在这句话里找不到位置。

还有一处可惜。皮尔斯在宇宙论里讲过，自然律本身就是宇宙养成的习惯。这是一个极有发生味道的想法：习惯可以不在心里，可以在万物身上。可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带回符号学，去说一个人身上的习惯也是一颗粒子。

其余几家，停的地方各不相同。

詹姆斯、杜威、莫斯、布迪厄、梅洛-庞蒂，都把习惯放回了身体，放回了社会。这比皮尔斯近了一大步。可他们很少把习惯叫作符号，也很少问：一个习惯是在哪一次缝里开始成形的？成形要付多少能量？

米德最接近“我”的发生。可在他那里，自我长出来，靠的是语言，是他所说的“有意义的符号”。自我的发生，又被交回了理念。

休谟把那个站在后面的“我”拆掉了。可拆掉以后，那一束知觉为什么不散，为什么明天早上醒来还是这一束，他自己在《人性论》的附录里也承认，这一层没

能讲圆。佛教拆得更早，也用“缘起”“相续”讲过前后怎样接得上，第五节再看它。

把这几处合起来看，前人缺的是三样：一个能把习惯、姿势、名字、“我”放在一起讲的名字；一道能在事前指认的缝；一份结晶时付出的能量账。本书把这三样补进来，这一类东西就有了自己的位置。它们不是理念符号的附属品，是三界符号里自己站得住的一界。

◆ 三、身上结晶的粒子

先把判断写出来。

习惯、姿势、口头禅、名字、“我”，都是结晶在身上的粒子。它们是自我符号。

自我符号不是“我拥有的”东西。它就是那个“我”被做成的材料。

本书的方程是：

自我符号 = 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道理和世界对不上，被改的是自己。一个新习惯，一个新姿势，一次皈依，一次学会，都是在这样的缝里结晶的。前两章的F和G，加上这里的H，合起来是一个三角，第13章细讲。

拿秦伟民的右脚来看。

他开车的第一年，车队的规程上写着四个字：平稳驾驶。这是理念符号，贴在调度室的墙上，培训时念过一遍又一遍。

可厦门的路有坡，有弯，有突然冲出来的电动车。现实不平稳。那一年冬天，一个急刹，车厢里一位老人摔倒了，扶起来，腿上青了一大片。

规程说平稳，路面说急刹。两样对不上。

这一条缝，可以在事前独立指认。车队的事故登记本上记着那一天，培训材料上写着那四个字。缝不是事后编的，是摆在纸上和路上的。

从那以后，他的右脚学会了一件事：远远地看见前面要红，就提前松油，轻轻地点刹车，一点一点地压。三十五年，这只脚踩过的刹车，数不清有多少次。

那一句“坐稳了，起步了”，也是在同一条缝里长出来的。规程没有要求说这句话。是那一跤之后，他每次关门起步前，都先对着车厢喊一声。喊着喊着，就喊成了。

拿三判据来筛这只右脚：

- **稳定**：三十五年，天天一样。退休第一天，它还在。
- **整体**：看后视镜，松油，点刹，喊一声“坐稳了”，是一整套。拆出其中一样，就不再是那个“秦师傅的起步”。
- **独立**：它离开了公交车，离开了那条线路。出租车后座上，家里的沙发上，它照样冒出来。

再看它的能量账（三样能量各自的家，见第16—18章）。

动能，是那一遍又一遍。每天十几趟，一趟二十几站，每一站都是一次松油、一次点刹、一次“坐稳了”。连接被一次次拆开、重接，越接越顺。

势能，是托着它的那个场。车，路，乘客，车队，调度室的那面墙，那位摔倒的老人留下的记忆。一个习惯只能在托得住它的场里长成。

内能，是它现在的结实。退休了，场散了，动能停了，它还在。要多久它才会松，没人知道。这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自我符号平时是看不见的。

秦伟民开车的三十五年里，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右脚。它和刹车、坡路、车厢严丝合缝地对得上。对得上，就没有解释，也就没有人看见它。孟子那句“习矣而不察”，说的就是这个。

它是在出租车后座上被看见的。脚伸出去了，底下没有踏板。理念上“我已经不开车了”，现实里车在刹，身上那只脚夹在中间，第一次露了出来。

自我符号常常要等到对不上的那一刻，才被人看见。退休、搬家、出国、失去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的时刻。

自我符号的连接度，也可以量。

有一组研究者，请一批志愿者各自挑一件新的小事，每天照着做，2009年发表了结果。他们一天天记下这件事做起来有多“不用想”。平均要66天，这件事才变得自动。快的18天，慢的要254天。

这组数字很能说明能量账。一个新习惯要结晶，得付几十天、上百天的动能。而秦伟民的右脚，付了三十五年。它的连接度有多高，算一算就知道了。

反过来，要拆一个旧习惯，付出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戒掉一句口头禅、改掉一种走路的样子之所以那么难，不是因为人意志薄弱，是因为那颗粒子太结实了。

口头禅、步态、姿势，也是这样的粒子。

先看姿势。贺小雅在幼儿园带大班，每天要教孩子握笔。墙上贴着一张图，写着老师们都会背的口诀：“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子一拳，手离笔尖一寸。”这是理念符号。

可五六岁孩子的手太小，铅笔太滑，桌子太高。口诀和现实天天对不上。孩子们一会儿握得太低，一会儿把头趴到桌上。贺小雅一个个去扶，一天扶几十次。

一个学期下来，有的孩子握笔的样子定下来了，坐下就是那个样子，不用想。有的孩子没定下来，一放假就回到了老样子。差别不在谁聪明，在那几十天里，有没有足够的动能，有没有一只手一直托着。

贺小雅在幼儿园教了九年书。她有一句口头禅：“好的呀。”孩子哭，她说“好的呀”；家长抱怨，她说“好的呀”；在家里，老公让她递一下遥控器，她也说“好的呀”。

她自己是在一次家长会上才听出来的。一位家长学她说话，学得一模一样，全场都笑了。她这才知道，这三个字已经长在她身上了。

这句话是在幼儿园那个场里结晶的。园里的规矩要求老师温和，不许对孩子说“不行”。可孩子的哭闹，家长的催促，是硬的现实。规矩和现实之间，那道缝每天都在。她身上就长出了一句先把事接住的话。

秦伟民的步态，是另一颗。两脚分开，膝盖微弯，身子往后坐。这是理念上的“站稳”，和现实里晃动的车厢，几十年对不上、又几十年磨合出来的样子。

步态有多稳定，有一个很现代的证据。今天已经有一种技术，叫步态识别。脸被挡住了，只凭一个人走路的样子和步子的快慢，机器也能把他认出来。

这说明，一个人走路的样子是稳定的。它是整体的，拆成一步一步就认不准了。它也是独立的，从一个摄像头带到另一个摄像头，还是他。

并不是所有身上的东西都是自我符号。

拍照时摆一个姿势，咔嚓一声，人就松了。那个姿势不稳定，不算。一阵子流行的一句话，说了三个月就不说了，也不算。会散的不算，留得住的才算。

把几样自我符号放在一张表里：

自我符号	缝在哪里	稳定	整体	独立
秦伟民的右脚	“平稳驾驶”对坡路急刹	三十五年天天一样	看镜、松油、点刹一整套	出租车上照样伸出去

自我符号	缝在哪里	稳定	整体	独立
“坐稳了，起步了”	规程没说，老人摔了一跤	说了三十五年	一句话，拆开就不对	沙发上起身也冒出来
贺小雅的“好的呀”	温和的规矩对硬的哭闹	九年不变	语气连着那个笑	从园里带回家里
车厢里养出的步态	“站稳”对晃动的车厢	走在平地上也一样	脚、膝、腰是一体	摄像头隔街认得出
凌晨四点五十分醒	首班车时刻对人的睡意	闹钟关了也醒	醒、坐起、摸钥匙	退休了还跟着他
“我”	别人叫“你”，自己该说“我”	一生不散	不能只有半个	走到哪里都带着

自我符号也会走动。

它可以走进现实。秦伟民的驾驶座上，有一个他自己缝的硬布垫子，垫了十几年，左边被磨得发亮。他的右脚，在刹车踏板的橡胶上，磨出了一块比别处光的地方。习惯，就这样在器物上留下了自己的形状（显露）。

它也可以走进理念。车队后来编培训材料，把“提前松油，轻点慢压”写了进去，旁边还注了一句“秦师傅的办法”。一个人身上的东西，成了一条规程。

它还可以走进别人身上。他带过的七八个徒弟，如今开车起步前，也会对着车厢喊一声“坐稳了”。没有人教过他们这句话，是坐在副驾驶上听会的。

最后一行，要单独讲。

◆ 四、“我”是被一声声叫出来的

秦伟民的孙女八个月大，听见“宝宝”就转头。

研究婴儿的人发现，六七个月大的孩子，已经会对自己的名字有反应，一听就转过头来。

这一下转头，很小。可它是一颗粒子在一个小身体里第一次站稳。

它是怎么站稳的？

贺小雅每天要叫她几十声，上百声。喂奶时叫，换尿布时叫，抱着转圈时叫。每一声都伴着一张脸、一股奶香、一个怀抱的温度。

大人跟婴儿说话，常常会不自觉地换一种腔调：声音高一点，慢一点，起伏大一点，一句话重复好几遍。研究者在汉语、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里都看到了这种说话方式，只是各地用得多少不一。

这种腔调没有人教，却在许多地方都听得到。它像是专门为了托住一个刚开始成形的小身体而长出来的。

这一声声，是动能。妈妈的怀抱、声音、那一屋子的光，是势能，是那个托得住它的场。几个月下来，“宝宝”这个声音和这个小身体之间的连接，结实到她一听就转头。这是内能。

在“宝宝”这个声音站稳之前，还有更早的粒子。

更小的婴儿，常常会盯着自己的手看很久，眼睛跟着手走，翻过来，翻过去，放到嘴里，又拿出来。那只手一会儿在眼前，一会儿不见了；动一动，它也跟着动。眼睛看到的现实，和身体里那一下“动”，一点点合上。合上的那一刻，“这只手”就成了身上最早的一颗粒子。

这时候的“我”，还不是一个站在中间的主人。它散在妈妈的声音里，散在怀抱里，散在那一屋子的光和节奏里。它更像一片场，而不是一个点。第9章那个在饭桌上说“我吃饭了”的小女孩，嘴里的“我”也还是这样一片场。婴儿身上这个“我”怎样一步步发生，书五会细讲。

再过一年多，孩子会开始说话。很多孩子起初不说“我”，说“宝宝要”“宝宝饿”。还有一些孩子会把“你”和“我”弄反，指着自己说“你要喝水”。这种代词弄混的事，在学说话的幼儿身上并不少见。

这个“弄反”，正是一道可以事前指认的缝。

大人对她说话，指着她，说的是“你”。语言的规矩，也就是理念符号，要求她指着自己的时候说“我”。可她每天听到的现实，是一声声“你”。规矩和现实对不上。

孩子在这道缝里，愣过，错过，被纠正过。有一天，“我”这个字终于在她身上站稳了。这就是H（理念，现实）在一个两岁孩子身上的样子。

心理学里还有一个常被提到的实验。趁孩子不注意，在他鼻子上点一点红，再让他照镜子。1972年的一项研究里，更小的孩子只把镜子里的人当成一个玩伴；到二十个月到两岁之间，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会去摸自己的鼻子，或者想把红点擦掉。

镜子里那张脸是现实，“那是我”是一个刚刚结晶的符号。两样第一次合上了。

所以，“我”不是生下来就在那里、等着长大以后被找到的东西。它是被一声声叫出来、一次次对不上之后，结晶在身上的一颗粒子。

名字也是这样。

秦伟民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伟民”两个字，带着那个年代的气息。它写在户口本上，是一个现实符号；它有字面的意思，是一个理念符号。可它成为他的自我符号，是在他第一次听见别人喊“伟民”就回头的那一刻。

名字一改，人往往也跟着改了。

《创世记》里，神给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创17:5）。改名伴着一个应许，而那个应许，和他九十九岁、妻子年老不能生养的现实正好对不上（创17:1、17:17）。名字是在这道缝里给出的，人也是在这道缝里，一年一年被改成了那个名字。

《约翰福音》里，耶稣第一次见到西门，就给了他一个新名字：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意思是“石头”（约1:42）。那时候的西门，并不像一块石头。后来的几年里，他三次不认主，又在那之后被重新接回。那个名字，是在他身上和那段经历一起，慢慢长成的。

佛门弟子出家，要取一个法名。中国人从前有乳名、学名，成年后还有字、有号。一个人一生被叫过的名字，每一个都标着他身上一段自我符号的结晶。

名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它同时立在三界里。

写在户口本上、刻在门牌上，它是现实符号。字面有意思，“伟民”是“伟大的人民”，它是理念符号。被人一喊就回头，它是自我符号。三样平时叠在一起，人察觉不到。

一到对不上的时候，就分开了。秦伟民退休那晚，户口本上还是“秦伟民”，字面的意思也没变，可“秦师傅”这个叫法没人喊了。三界里，只有自我那一层松动了。

◆ 五、“无我”也是一颗粒子

讲到“我”，就绕不开佛教。它对“我”的拆解，是人类思想里最彻底的一次。

佛教讲三法印，其中一条是“诸法无我”。佛陀成道后，对最早的五位弟子讲过一部经，传统上算作他的第二次说法，后世叫它《无我相经》。经里一样一样地问：色身是不是我？感受是不是我？想、行、识是不是我？一样一样地答：都不是。

《那先比丘经》里，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这部经是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前三章的汉译，大约译于四世纪。国王问比丘那先叫什么名字。那先说，人们叫他那先，可这只是一个称呼，背后没有一个人。

国王不服。那先就问他：你坐的车，是车轴吗？是车轮吗？是车辕吗？国王说都不是。那先说，车也只是这些部件合在一起时的一个称呼。

佛教对在哪里，本书要先写足。

它看见了，没有一个先在的、不变的主人，站在一切经验的后面。这一点，和本书一路坚持的说法是一致的：那个“我”不是发动者，是发生的结果。佛教比本书早了两千五百年说出这件事，而且说得更彻底。

可这里有一件很值得看的事。

“无我”这个理解，本身是稳定的。它从佛陀那里传下来，两千五百年没有散。

它也是整体的。“无我”不能只要一半，只承认感受不是我、却坚持识是我，那就不是“无我”了。

它还是独立的。它离开了恒河边的鹿野苑，走过了中亚，走进了中国、日本、东南亚。今天新加坡一间禅修中心里，一位上班族闭着眼睛，身上也在慢慢结晶这同一颗粒子。

而且，一个修行的人，身上真正长出“无我”的那一刻，被改写的是他自己。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样子，对待得失的样子，都跟着变了。这正是一个自我符号。

禅修里有一种练习，叫行禅。一步一步慢慢走，心里默默标记“抬起”“移动”“放下”，每一下都清清楚楚。练久了的人，平常走路也会慢下来，脚步落得很轻。一个关于“无我”的理解，最后结晶成了一种步态。

这一点，和秦伟民的步态，是同一类事情。一个是在晃动的车厢里磨出来的，一个是在安静的禅堂里磨出来的。两种步态，都是理念和现实对不上、又在身上磨合出来的粒子。

这就给出了一个极有力的旁证：**自我符号不等于主体**。

主体，是那个被假定先在、站在后面发号施令的“我”。自我符号，是结晶在身上的粒子。佛教把主体拆掉了，自我符号照样发生，而且发生出来的那一颗，内容恰恰是“无我”。

那先的车，也可以这样读。车不是车轴，不是车轮。可这些部件合在一起，能载人，能走路，能被带到别处去，拆开就不能。这就是整体。车不是一个藏在部件后面的东西，它是部件结晶成的一个粒子。

“我”也一样。它不是藏在习惯、姿势、名字后面的主人。它是这些东西在一个身体上结晶出来的那一颗。

分清这两样，在日子里是有用的。

人常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句话把一颗结晶出来的粒子，当成了一个先在的主人。主人是不会变的，粒子却是可以熔开、再结晶的。一个人要是把自己身上的习惯当成“天生的我”，这些习惯就会凝住，不再回写，第19章叫它石心。

本书在这里只记“无我”作为一个符号是怎样稳定、整体、独立的，不评判修行本身。对修行的人来说，这几个字是要用一生去走的路；本书只说，这条路走出来的东西，是一颗粒子。

◆ 六、“秦师傅”这三个字

现在把一个自我符号，从生到老走一遍。

第一段：小秦。

1991年，秦伟民二十五岁，进了公交公司。车队里的人叫他“小秦”。

那时候他刚学会开大车，手脚都是生的。起步会窜，刹车会点头，过弯会甩。老师傅坐在副驾驶上看着，一句一句地骂。

他进车队以前，在一家建材厂开了三年货车。货车上拉的是砖和水泥，急刹一脚，货最多晃一晃。他的脚在货车上练出了一个习惯：踩得快，踩得狠。

那时候没人叫他“秦师傅”。他身上还没有那一团东西，只有一双从货车上带来的、不合时宜的脚。

身上的老习惯是开货车时留下的，现实是一车厢站着的人。两样天天对不上。

第二段：那一跤。

第一年冬天，那位老人在车厢里摔倒了。第三节讲过，规程上的“平稳驾驶”，和坡路上的急刹，在那一天撞到了一处。

那一跤之后，他的右脚和那句“坐稳了”开始成形。正在成形（介生），还没定型（秩序），有时候忘了喊，有时候刹得还急。

第三段：秦师傅。

大约到第十年，车队开始让他带徒弟。徒弟们叫他“秦师傅”。

那几年，车上装了自动报站器。每到一站，一个录好的女声会提醒：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

照理说，他那句“坐稳了”可以不喊了。规程交给了喇叭，喇叭比他喊得准。可他还是喊。报站器说完，他再补一句。乘客听惯了，有的老街坊上车，还会回一句：“秦师傅，坐稳了。”

这件事很能说明自我符号和理念符号的分别。喇叭里那一句是理念符号，借了一个录音的身体。他嘴里那一句，是三十五年长在他身上的东西。两句话字面差不多，却不是同一颗粒子。

这三个字一开始叫着别扭。可一天天叫下来，它和那只右脚、那句“坐稳了”、那个膝盖微弯的步态，连到了一起。凌晨四点五十分醒，摸钥匙，骑车去总站，也连了进去。

这是一整团东西，被一个称呼收住了。它稳定，二十多年没变。它整体，少了哪一样都不像。它独立，在车队里是他，回到老家也有人这样叫他。

车，线路，徒弟，乘客，调度室，一条坡路，就是托住它的那片土（特征纠缠）。这片土越厚，“秦师傅”越结实。

第四段：退休证。

这一年春天，人事科提前半年就通知了退休的日子。退休证上写着日期，盖着章。

最后一班车开回总站，他把车钥匙交给了调度。那串钥匙他拿了二十多年，挂在腰上，走路时一路叮当响。交出去以后，他的手好几次往腰上摸，摸了个空。

那天晚上的饭桌上，顾长青举着杯子说：“以后没人管你叫秦师傅了，我还叫。”大家都笑，秦伟民没笑。

这是一个理念符号：“你已经退休了。”

可现实是：早上五点半，那条线路的首班车，还是照常从他家楼下开过。路还在，车还在，乘客还在。只是驾驶座上换了人。

理念说“你不再是司机了”，现实里车照开。“秦师傅”这颗粒子，夹在两样中间，接不住了。

这一道缝，同样能在事前指认，而且指认得清清楚楚：日期写在退休证上，首班车的时刻贴在站牌上。缝不是事后才找出来的。

第五段：一颗新的粒子，正在成形。

退休第二天，他一整天没怎么说话。老伴让他去买菜，他走到菜市场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对面公交站的站牌。那条线路的车来了，门开，门关，车开走了。他看着它下了坡。

退休第三天早上，四点五十分，他又醒了。躺到六点，实在躺不住，起来做早饭。

七点多，贺小雅要去上班，孙女哭着不肯离开她。秦伟民把孩子放进婴儿车，推下楼去公园。

推到小区门口，有一个坡。他站住，低头看了看车里的孩子，嘴里冒出那一句：“坐稳了，起步了。”

孩子咯咯地笑了。

那一刻，一颗旧的粒子，在一个新的场里，接上了一条新的连接。看后视镜变成了低头看孩子，点刹车变成了扶稳婴儿车下坡，乘客变成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孙女。

这一下，不是他想好了才做的。没有一个“秦伟民”坐下来盘算：退休了，该换一个身份了。是一个家的需要，一辆婴儿车，一道坡，一个哭着不肯离开妈妈的孩子，凑到了一处。旧的那句话，就在这个缝里自己冒了出来。

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有一个新的自我符号，正在那个坡上开始成形。它也许会叫“爷爷”，也许会叫别的。它需要一天一天地推，需要一个家托着，才能慢慢结晶。

顾长青后来告诉他，自己退休的头一年，几乎天天骑车去总站，站在门口看车进进出出。“那时候我身上那个东西还在，可它没地方放。”

第29章会把一个可以检验的预测摆出来：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都会显著变少。放在退休这件事上，也说得通。一个退下来的人，要是身边没有一个新的场，没有一件天天要做的事，新的自我符号就很难结晶。秦伟民有一辆婴儿车，有一个坡，有一个会笑的孩子。这几样，就是他的场和动能。

旧的粒子连接度太高，新的场又没找到，人就会悬在那里。第19章讲的石心，就是这种悬着的东西凝住了、不再回写的样子。

把“秦师傅”的一生列成一张表：

阶段	叫法	理念符号	现实符号	自我符号的状态
1991年进车队	小秦	驾驶规程	一车厢站着的人	货车的老习惯，对不上
第一年冬天	小秦	“平稳驾驶”	坡路急刹，老人摔倒	右脚和口头禅开始成形
第十年前后	秦师傅	带徒弟的身份	车、线路、乘客、调度室	一整团定型的粒子
退休那天	老秦、爸	退休证上的日期	首班车照样开过楼下	旧粒子还在，场散了
退休第三天	爷爷	一个家的需要	婴儿车、公园门口的坡	新粒子正在成形

这张表里，没有一个“秦伟民”站在后面，决定要成为小秦、秦师傅、爷爷。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 七、放回日子里

退休第一个星期快过完的时候，秦伟民给顾长青回了个电话。

他说：“你说得对，头一个月是难。不过我早上有事干了，推孩子。”

顾长青在那头笑：“那你下坡还喊不喊？”

“喊。她爱听。”

挂了电话，贺小雅从房间出来，说：“爸，宝宝今天听见你说‘起步了’，就伸手要你抱。”

秦伟民没说什么，只是把婴儿车的刹车踩下去，又松开，又踩下去。那只右脚，找到了一块新的踏板。

你身上也有许多这样的粒子。

一句改不掉的口头禅。一个别人一眼就认出你的走路样子。一个只有某些人才会叫的称呼。一个闹钟关了还会准时醒来的时刻。

它们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它们就是你。是许多年里，一次又一次规矩和现实对不上、一次又一次被叫、被托住，一点一点结晶出来的你。

下一回你的生活要换一个场，比如换工作、搬家、孩子离家、退休，不妨先想一想。哪一颗粒子，会失去托住它的那片土？它能不能在新的地方，接上一条新的连接？

要是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一颗旧的粒子熔开，一颗新的粒子结晶，都要时间，也都要能量。急不得，也不必怕。

还有一件事可以做：留心身边那些正在被一声声叫出来的“我”。一个刚会转头的婴儿，一个刚换了岗位的同事，一个刚退下来的老人。你叫他们的那一声，就是他们身上那颗新粒子的动能，也是托住它的那片场的一部分。

到这里，第四编走完了，三界各立住了一界。可秦伟民的右脚，要靠规程和坡路一起才说得清；新加坡石，要靠瓷片和一份疑心一起才读得出来历。哪两样对不上、怎样逼出第三样，是下一编的事。

带 走 的 话

“我”不是生下来就站在那里的主人，是一声声被叫、一次次对不上之后，结晶在身上的一颗粒子。

小　账

皮尔斯把习惯放进了解释项，摸到了自我符号的边，又把它收回了理念；本书打开了身上的那一界：习惯、姿势、名字、“我”，都是自己站得住的粒子。

“他是个老司机，习惯改不了”，一句话把三十五年的结晶说成了一个人天生的脾性；发生就在这里被收回成了一个先在的主体。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车队、徒弟与培训材料的情节为构想示例。

本章谈到退休适应与禅修的段落，不构成心理、医疗或修行方面的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一句说了很多年的口头禅？它最早是在哪一个场合、哪一道缝里长出来的？
2. 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一个只有某些人才叫你的称呼？要是有一天再也没人这样叫你，你身上会少掉什么？
3. 你最近一次换了一个场，比如新工作、新城市、新身份，身上哪一颗旧粒子还在找地方放？

◆



第　五　编

符号三角

编　序

第五编只做一件事：让三界符号动起来。第四编把符号分进了三界：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各有各的材料，各有各的来历。可是三界一直是分开讲的。它们之间怎样相拉，一个新的符号又是被什么逼出来的，还没有说。第6章留在起点上的那道缺口——解释为什么偏偏在这一刻开始——也还悬着。

第13章把三界摆成一个三角，写出三条对称的方程：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三条边都能起矛盾，三个角都能被改写，没有源头。

第14章只盯住“对不上”这一个字眼：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而那条缝，必须能在事前独立指认。第15章看结晶出来的符号去了哪里：它在三界之间迁移，每到一界就换一身材料重新结晶，再回写它出发的地方；回写有快有慢，慢处就有路径依赖。

这一编会一再碰到“要付力气”“要有人托着”“有的拆得快、有的拆得慢”，可它不替这笔力气记账。账留给第六编：内能、势能、动能。第五编管“为什么动”，第六编管“动要花什么”。

所以读第五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既然三个角谁也不是源头，那么眼前这一个新的符号，是被哪两样东西的对不上逼出来的?

13

第13章

一个三角，三条方程

这一章的问题

柜台撤掉的那个晚上，毛淑贞信了二十二年的那句话、眼前的大厅和她自己的手一起对不上了——三样里哪一样先动，又是谁逼着谁变？

场景　柜台撤掉的晚上

毛淑贞四十六岁，在佛山一家银行的支行做了二十二年柜员。

那天是周四。下午四点半网点关门，行长把大家叫到大厅，说了一件事：下个月起，五个对私窗口只留一个，另外四个改成智能柜台。柜员分流，两个去大堂做引导，一个去学理财，一个调去后台。

名单贴在茶水间的墙上。她的名字在“大堂引导”那一栏。

晚上回到家，丈夫熊家豪还在公交场站值夜班。他四十九岁，做了十几年调度。她一个人热了剩饭，吃到一半，发现自己的左手在桌面上一下一下地捻。拇指往外推，食指往里勾，那是点钞的动作。

桌上没有钱，只有一张外卖单。

她停下筷子，看着那只手。

这只手点过多少钱，她说不清。只记得入行第三年，分行搞点钞比赛，她拿过一回第二名。后来这些年，她的差错率一直是全支行最低的。考核表上那几栏数字，她闭着眼都背得出来：业务笔数、差错率、客户评价。

她又想起柜台前地上那条黄色的一米线。油漆是去年才重刷的，还很新。从下个月起，那条线前面不会再有人排队了。

手机亮了一下。是孟婷婷发来的。孟婷婷二十六岁，是大堂经理的助理，来支行才两年。

“毛姐，明天我带你认机器，很简单的。”

她回了一个“好”字，把手机扣在桌上。

九点多，熊家豪打来电话，问她吃了没有。她说吃了，又说行里要上机器了。

他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场站去年也上了智能排班，我还不是照样天天在调。”

她没接话。她知道他是想宽她的心。可他的调度台还在，她的窗口要没了。

挂了电话，她去洗碗。水龙头开着，她又想起入行那年，带她的老师傅手把手教她捻钞票，说：“手上有功夫，走到哪个网点都有饭吃。”

这句话，她信了二十二年。

那个晚上，有三样东西对不上。

一样是她心里那句话：“柜员靠手艺吃饭，快、准、不出错，就是好柜员。”一样是大厅：四个要拆的窗口，一条没人排的一米线，一排还没通电的机器。还有一样，是她自己的手。

这三样，哪一样会先动？是那句话先改，是大厅先改，还是她的手先改？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三样东西摆成的一个三角：先看前人怎样讲“三”，再写出这个三角的三条方程。

◆ 一、人类很早就爱说“三”

“三”这个数，人类很早就放不下。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历代注家对一、二、三各指什么，说法不一。一种常见的读法，看同一章后面那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把二读成阴阳，把三读成阴阳相冲而生的那股和气。

这句话有一处说得极准：万物不是从二里直接出来的，是从三里出来的。

二是一场对峙。阴对着阳，上对着下，两边僵住了，什么也不生。要等第三样东西进来，对峙才变成运动。

《易传》讲天、地、人“三才”。人站在天地之间，不是天地的附件，也不是天地的主人。《中庸》说，人可以“与天地参”。这个“参”字，就是“三”，意思是人进来，和天地并列成三方，一起参与万物的化育。

这一路说法对在哪里，要先说足。

它看见了二元会僵死，看见了第三方一进来，局面才活。它也看见了三方之间不是谁派生谁，而是互相参与。

西方哲学里，最有名的“三”属于黑格尔。

后人常把他的辩证法概括成“正—反—合”三步。这套三段式的叫法，更接近费希特的用语，后来又经讲解者流传开；黑格尔本人并不拿它来讲自己的哲学。可是不管怎么概括，黑格尔有一个核心的洞见：矛盾不是思想的病，是思想的发动机。一个概念走到头，会撞上它自己的反面，撞完之后，长出一个更丰富的概念。

这是一大步。在黑格尔以前，矛盾多半被当成要排除的错误。在黑格尔以后，矛盾成了推动的力量。

物理学里也有一个“三”，比哲学的三更冷酷。

牛顿能把两个天体的运动算得清清楚楚：地球绕太阳，一条椭圆，一个公式。可是加上第三个天体，比如月亮，事情就变了。三个互相吸引的物体，每一个的轨道都要看另外两个怎么拉它，而另外两个的轨道又反过来要看它。

十九世纪末，庞加莱研究这个问题，发现三个天体的轨道可以乱成一团，写不进一个简单的公式。后来的人把这项工作看作混沌理论的先声：初始条件差一点点，后来就差得很远。

这就是“三体问题”。它给出的教训很朴素：三个互相拉扯的东西，没有哪一个是中心。

日常里还有一个更近的“三”：三条腿的凳子。

农村的泥地坑坑洼洼，四条腿的凳子放上去，总有一条腿悬着，一坐就晃。三条腿的凳子放在哪里都稳。道理很简单，三个点总能落在一个平面上。

古人铸鼎用三足，后来说“三足鼎立”，说的也是这个。三方互相顶着，谁也压不倒谁，局面反而站得住。

可是这个稳，不是死的稳。地面一变，三条腿各自吃的分量就跟着变；一条腿短了一截，另外两条立刻替它多担一些。三方之间，时时在重新分配。

这正好是本书想要的那种“三”：站得住，又一直在动。

◆ 二、皮尔斯和波普尔的三

离本书最近的两个“三”，一个属于皮尔斯，一个属于波普尔。

先说皮尔斯。

皮尔斯是把“三”推到逻辑最深处的人。他有一个有名的主张：真正的三元关系，不能拆成几个二元关系。

他爱举的例子是“给”。

甲把一本书给了乙。你试着拆开：甲放下了书，这是一件二元的事；乙拿起了书，这是另一件二元的事。两件事加起来，“给”还在吗？不在了。放下和拿起，可以是丢失和捡到，也可以是偷。“给”之所以是“给”，在于甲、书、乙三方同时被一个意思连起来。拆成两两一对，那个意思就散了。

皮尔斯的符号就是这样一个“给”：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者缺一不成。

他的三范畴也是三。第一性，是还没有和别的东西碰上的质，像一抹红本身。第二性，是硬碰硬的抵抗，像你推门推不动的那一下。第三性，是把前两者连起来的中介，是规律，是习惯。

皮尔斯对在哪里，要说足。

他把过程请进了符号学。在索绪尔那里，符号是一张网上静止的结；在皮尔斯这里，符号会生出解释项，解释项又成为新的符号，一路往前长。他还看出了二元的贫乏：只讲“能指—所指”，世界进不来，过程也进不来。

再说波普尔。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波普尔提出了“三个世界”，后来在《客观知识》（1972）等书里细讲。

世界一，是物理的东西：石头、桌子、人的大脑。世界二，是心理的东西：感觉、念头、记忆。世界三，是人的思想产物本身：理论、问题、论证、一本书的内容。

他有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毁了，人的技能也忘光了，只要图书馆还在，人还能读书，文明过一段时间可以重建。假如图书馆也一起毁了，文明就要从头再来几千年。

这个实验要说明的是：世界三是真的，它不只是脑子里的念头。

波普尔对在哪里，也要说足。

他认真地给了思想一个独立的位置，又认真地给了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各自的位置，三者都算数。他还说，世界三一旦被人造出来，会有自己的后果。人发明了自然数，没有人想到要发明“质数”，可是质数和关于质数的难题，跟着自然数一起出现了。

更要紧的一点：波普尔说知识是从问题里长出来的。理论撞上观察，出了问题，人提出新的猜想，排除错误，再撞上新的问题。

他在《客观知识》里把这条线写成一个简单的式子：P1→TT→EE→P2。意思是：问题一，试探的理论，排除错误，问题二。知识不是一砖一瓦往上垒的，是一次次撞墙、改道往前走的。

这条线，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对不上”了。从波普尔这里看出去，“解释起于对不上”并不是一个怪念头，它在科学哲学里早有近亲。

◆ 三、这些三停在了哪里

每一个三，都走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道家与三才的三，停在描述上。

它们说出了“三生万物”，说出了“与天地参”，可是没有说三方之间怎样一步一步地相互作用。三是怎样逼出新东西的，这一层留着没写。

黑格尔的三，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终点。

他的辩证运动有方向，最后通往绝对精神。而且“合”会把前两步收进自己里面，前两步作为独立的一方就不在了。三元在他那里，是走向一元的三个台阶。

本书要的三，三方一直是三方。第三方被逼着改变，改完了并不把另外两方吞掉，而是回过头去改写它们，接着下一轮。

皮尔斯的三，全在一个角里。

这是最要细看的一处。

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是同一个关系里的三个位置。而这个关系，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解释项是一个心灵里的效果，后来他放宽成“准心灵”，可总得有一个能解释的东西在场。所以皮尔斯的符号，只能在理念里发生（见第5章）。

用本书的话说：皮尔斯有三个位置，却只有一界的符号。

本书的三角，三个角是三界的符号：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皮尔斯那个“给”一样的三元关系，在本书里并没有被扔掉，它落进了理念那一角，成了理念符号内部的结构。

这样一看，皮尔斯缺了两个角。

按本书的原理看（下一节细讲），三元之中，任一元是另两元的函数。缺了一元，剩下的就没有东西可以作它的条件，会留下一个推不动、说不清的空洞。这是本书的一个主张，不是一纸判决：它守在第29章第一条可推翻条件底下，真有一个理念符号能凭空自生，这一步就站不住。

照这条原理看，皮尔斯的符号学里，正好有这样一个空洞。

符号生解释项，解释项再成符号，这条链自己推着自己转。可是第一推从哪里来？第6章问过这一句，在他的符号学里，它没有落脚的地方。

这不是皮尔斯粗心。他其实一直在逼近那两个缺掉的角。他的第二性讲硬碰硬的抵抗，那正是现实一角的味道。他晚年把习惯看作最终的解释项，那已经摸到了

自我一角的边。可是这两样东西一进他的符号学，都要先变成“被解释的东西”，又回到了理念里。

他解释不了的衍义动力，正是缺角留下的空洞。

拿前面的凳子打个比方。

三条腿的凳子自己站得住。锯掉两条腿，只剩一条，凳子就立不起来了，除非旁边一直有一只手扶着。那只手一松，凳子就倒。

皮尔斯的衍义，就像这只独腿凳子。它能往前走，靠的是一直有一个解释者在扶：看见符号，生出解释项，再看见，再生出。是谁在扶、凭什么一直扶下去、什么时候松手，凳子自己说不出来。

补上另外两条腿，现实一角和自我一角，凳子就不用人扶了。推动理念一角的，是另外两角之间的拉扯。

索绪尔的二，比皮尔斯还少一步。

能指和所指，都在语言系统里。价值来自差别，差别织成一张网。网里没有第三方来打破两两的对立，所以网不会动。索绪尔把共时研究放在首位，看的是某一刻的一张网；网不自己动，和它只有两两的对立，是连在一起的。

波普尔的三，三界齐了，走法是转车。

波普尔明说，世界三不能直接作用于世界一，它要先经过世界二，经过一个人的心灵，才能变成桥、电线和飞机。三个世界之间，有一个中转站。

这样连起来的，是一条链，中间有一个枢纽，不是一个三角。

而那个枢纽，世界二，是一个人的心理。

这里先替波普尔说句公道话。他在和埃克尔斯合写的《自我及其大脑》（1977）里说得明白：自我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学会语言、进入世界三的过程中长出来的。他在《客观知识》里讲“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也把机体身上的期待和倾向，算作主观意义上的知识。在他那里，自我有来历，习惯也进得了知识论。

可是缝还在。即便自我是长出来的，它在三个世界之间仍是唯一的中转站：世界三和世界一，不能绕开它直接对上。本书的三角里，三个角两两都能直接相拉，后面那张考核表对不上大厅，就是理念和现实直接拉上了。

本书的自我符号也不是这个中转站。它是一次次发生沉淀下来的粒子，是习惯、姿势、名字这样稳得住、带得走的东西。它和理念、现实一样，是三角上的一个角，可以被另外两角逼着改写，而不是坐在中间发号施令。

下面这张表，把几种“三”放在一起。

哪一种三	三是什么	三方怎样相连	有没有源头或终点	停下的那一步
《道德经》“二生三”	一、二、三，阴阳与和气	生出关系，没有细写	有源头：道	没说三方怎样相互逼迫
《易传》三才	天、地、人	人“与天地参”	无明确终点	停在描述与修身
黑格尔辩证法	一个概念、它的反面、更丰富的概念	矛盾推动，“合”收进前两步	有终点：绝对精神	三方最后归一
三体问题	三个互相吸引的天体	每个轨道是另两个的函数	没有中心	只讲引力，不讲符号
皮尔斯三范畴与符号三元	质、抵抗、中介；符号、对象、解释项	不可拆的三元关系	第一推不明	三个位置全在理念一角
波普尔三个世界	物理、心理、思想产物	世界三经世界二作用于世界一	有中转的枢纽	是链不是三角，自我是唯一的中转站
本书的符号三角	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任两角对不上，逼第三角并回写	没有源头，也没有终点	留给后面几编：能量账与尽头

◆ 四、三条方程，一条一条看

本书的说法，要从一条原理开始。

三元之中，任一元是另两元的非线性函数；任两元起矛盾，逼第三元变化，再回写到那两元。

这条原理不只用在符号上。可是把它用在符号三角上，就得到三条对称的方程：

- 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 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
- 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三条边都能起矛盾，三个角都能被改写，没有源头。

先把三个词说清。

符号，在本书里是粒子态的东西：稳定，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独立，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这三条，就是第7章讲的三判据。粒子是怎样来的？是一片土（特征纠缠）结晶出来的。

函数，用大白话说，就是“一个角长成什么样子，要看另外两个角怎样拉它”。

非线性，是说拉一点，不一定动一点。有时拉了很久，一点不动；有时一动，就是一大步。

回写，是说新结晶的那个符号，会反过来改写原先逼出它的那两个角。一条方程算完了，不是事情结束了，是下一轮的条件变了。

三条方程是对称的。

用三个字母F、G、H，不是因为三个角有高低，是因为三个角各有各的材料。理念符号的材料是语言和概念，现实符号的材料是泥土、水泥和器物，自我符号的材料是身体和习惯。材料不同，结晶的样子就不同，可是逼出结晶的那条原理是同一条。

没有哪一条方程是“主方程”，另外两条是它的推论。

还要说清“对不上”这个词。它是本书的工作词，后面会一直用；它怎样起解释、怎样才算指认得出，下一章细讲。

对不上，不是一个主体对着一个客体，觉得不满意。它说的是两样已经结晶好了的符号，属于不同的两界，在同一处地方往两个方向拉。

像两张织好的网，各自绷得紧紧的，偏偏有一个结同时挂在两张网上。这张网往东拉，那张网往西拉，那个结就吃上了劲。后面算能量账时，本书会把这股劲叫作势能落差，像两边的水位不一样高。

有落差，才会做功；做功，才有新的结晶。

下面一条一条看。

第一条：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世界给出的，和身上带着的，对不上了。“这是什么？”被逼出来，解释发生，最后结晶成一个概念。

今天的人都会说“倒时差”。这三个字，是怎样结晶的？

一个人的身体，几十年里白天醒、夜里睡，作息早就沉在身上了。它稳定，每天都来；它整体，不是几点吃饭、几点犯困的简单相加；它独立，你上了飞机，它跟着你走。这是一个自我符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喷气式客机投入航线，人一天之内就能跨过半个地球。人落在纽约，太阳当头，街上车水马龙。这是一个现实符号：正午。

两样东西对不上了。身体说，现在是凌晨三点；太阳说，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这条缝，是事前就指得出来的。两地的钟差了十几个小时，用不着等人生病才知道。

一开始，人只能说“我好像病了”“怎么这么困”。后来，“时差反应”“倒时差”这样的说法结晶了。英语里的jet　lag一词，一般认为最早见于1966年美国的一篇报纸文章，正是喷气客机普及的年代。

它现在是一个稳稳的理念符号：人人都懂；它不是“困”加“时间”两个字的拼凑；你可以讲给一个从没坐过飞机的孩子听。

它还回写了另外两角。回写到现实：航班的时刻、酒店的早餐时间、机场里卖的眼罩和耳塞，都跟着它安排。回写到自我：很多人出远门前几天，开始提早或推迟睡觉。

第二条：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

想法和身体对不上了，被改的是世界：开路、造器、立碑、铺砖。

你走在中国城市的人行道上，脚下常有一条黄色的砖。长条凸起的，是告诉人往前走；圆点凸起的，是告诉人这里要停、要拐。这叫盲道。

一般的说法是，它最早出现在日本。1965年，三宅精一设计出这种凸起的砖；1967年，它第一次铺在冈山市一所盲校附近的街上。后来，它铺满了很多国家的街道。

它是怎样被逼出来的?

一边是一个理念符号：“街道应当让每个人都走得了。”一边是一个自我符号：视障者的脚和手杖，多年练成的探路方式。那是靠脚底、靠杖尖去读地面的软硬、高低和纹理。

平平整整的人行道，对明眼人是好路，对这套探路方式却什么也不说。想法说“人人都能走”，身体说“我读不出路在哪里”。

这条缝，同样是事前就看得见的。不用等到有人跌进路沟，你跟着一位视障者走一段路，就能看到他的杖尖在平地上扫来扫去，扫不出东西；走到路口，他要停下来，侧着耳朵听车声，才敢迈步。想法和身体之间那条缝，就落在杖尖扫空的那一下上。

两角对不上，第三角被改了：地面上长出了一行凸起。

这一行凸起是一个现实符号。它稳定，水泥做的，天天都在；它整体，一块凸起什么也不说，一行连起来才是路；它独立，从一个城市铺到另一个城市，不用谁站在旁边解释，脚自己会读。

它也回写了另外两角。回写到自我：很多视障者的走法跟着它重新练过。回写到理念：“无障碍”这个说法变得更具体，有了看得见的样子。

还得老实说一句：盲道上常常停着车、放着摊子。那是另一些人的习惯，和这个现实符号又对不上了。下一轮三角，已经在那里开始。

第三条：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道理和世界对不上了，被改的是自己：新习惯，新手感，一次学会。

熊家豪在公交场站做调度。总公司发下来的排班规程写着：晚高峰，这条线每八分钟发一班。这是一个理念符号，白纸黑字，盖了章。

可是这条线中途要过一个高架匝道口。每到傍晚六点十分前后，那里就堵死。车一辆一辆被压在匝道下面，出来的时候三辆挤在一起到站，接着二十分钟没车。站台上的人骂，司机也骂。这是现实，也是现实符号：那个路口的车流，每天都在同一个钟点堵成同一个形状。

这条缝，也指得出来。到站记录上一查就有：一串时间挤在一起，后面一大片空白。

规程他改不了，那是总公司定的。路口他也改不了。

被改的是他自己。

调到这条线的头两年，他只会照表发车。第三年冬天，有一样东西在他身上定型（秩序）了。他看一眼窗外的天色，再瞄一眼手机地图上那段路的红线，就知道下一辆该早发两分钟，还是压两分钟。

新来的调度问他，凭什么这么调。他说不出一条一条的规则，只说“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一个自我符号。它稳定，天天都准；它整体，拆成几条规则就不灵了；它也带得走，只是走得慢：换到另一条线，他说要再看几个星期。

它也回写了。前年，总公司的规程里加了一句：“调度员可视路况浮动发车。”自我符号回写到了理念。站台上那些常坐这趟车的人，也慢慢习惯了不再死盯着八分钟，这是回写到了另一群人的自我。

三条方程，是同一条原理的三个转身。

◆ 五、这个三角没有源头

有人看完三条方程，会问：那么最早是哪一个角？总得有一个先来的吧。

这一问很自然，可是它本身就是发现学的问法。它默认，在一切发生之前，总有一样东西已经在那里，等着被找到。

回到“倒时差”。

身体的作息，是那个自我符号。它是从哪里来的？底子是人生来就有的生物钟，这个钟本身，是地球的昼夜在生物身上留了极久的印子。几点醒、几点困的具体样子，又是太阳的起落、家里的饭点、学校的铃声，在一个人身上一年年校准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次又一次三角留下的结晶。

太阳当头的“正午”，那个现实符号，也不是光秃秃的天象。“纽约的中午十二点”，要先有钟，有时区。各国约定以格林尼治为本初子午线，是1884年一次国际会议上的事。人们今天看到的“中午”，早已经被理念回写过了。

那么“时间”这个理念呢？它又是从太阳和身体的一次次对不上里结晶出来的。

往回追，每一个角里都已经装着前面许多轮三角。追不到一个光秃秃的第一个角。

毛淑贞的那句“手上有功夫，走到哪个网点都有饭吃”，也是这样。

这句话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是老师傅传给她的。老师傅那一辈，是从算盘和手工记账的年代过来的，那时候柜台上真的全靠手。这句话在老师傅身上，是从当年的柜台和当年的手之间结晶出来的；传到她这里，又和她自己的手、她自己的窗口对上了二十二年。

一个理念符号里，装着两代人的现实和两代人的手。你说它的源头在哪里？在老师傅那里，老师傅的身后又有更早的柜台。

这样追下去，追到的永远是又一轮三角。

没有源头，不等于没有来历。

每一个符号都有来历。“倒时差”什么时候被说出来，盲道什么时候被铺下，熊家豪的“感觉”哪一年冬天定型，都可以一轮一轮地查。只是这段来历是一串三角，不是一个起点。

这和三体问题是一个形状。三个天体互相拉，你说不出谁是中心；可是每一刻的位置，都可以从上一刻算出来。

没有源头，也没有终点。

黑格尔的三，最后归于一。本书的三，每一轮结晶都只是局部的落定。下一次对不上一来，结晶会熔开，再结晶一次。三个角一直是三个角。

这样说，会不会变成“什么都影响什么”，什么也没说？

不会。三条方程说的是一件可以查对的事：一个角起变化，必定是另外两个角之间先对不上了。

比如有人说，某个新概念是凭空在头脑里长出来的，前后查不到任何世界和身体的对不上。如果真有这样的例子，第一条方程就要改。第29章会把这一类情形整理成可推翻的条件，头一条就是“纯理念的自生”。

一套说法有可能被推翻，它才说了点什么。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三角没有源头，是不是说三个角永远平均用力？

也不是。在一件具体的事里，常常有一个角最先显得吃紧，有一条边拉得最响。熊家豪的路口，是规程和路况那条边先响；第一次坐长途航班的人，是身体和太阳那条边先响。可是“先响”不是“源头”。那条边之所以会响，是因为两头各自早就结晶好了，各有各的来历。

再说一说“非线性”。

熊家豪的那份“感觉”，不是每天长一点、三年长满的。头两年，他每天看到站记录，每天挨骂，身上什么也没留下。第三年冬天，一连几个下雨的傍晚，他连着调对了几回，那份感觉一下子就站住了。

拉了两年不动，一动就是一大步。这就是非线性。

所以三条方程不能当加法用。不能说现实拉了三分、自我拉了两分，理念就变五分。拉扯要攒到某个地方，结晶才会发生。攒到哪里才够，要算能量账，那是第六编的事。

还有一种读法也要避开：把三条方程当成三类问题，像医院分科一样，这件事归F，那件事归G。

三条方程不是分类，是同一个三角的三面。在一件具体的事里，三条往往一起在动。毛淑贞的柜台就是这样，下面细看。

◆ 六、再回到那个柜台

现在回到毛淑贞那个晚上，把三个角一个一个摆出来。

本书有一条自己守的规矩：每说一处对不上，先要在材料里指出那条缝，而且这条缝要在事前就看得见，不能等结果出来再倒推。这道闸为什么非守不可，下一章细讲。

所以先看周四以前，三个角各是什么。每一样，外人都能看见。

理念一角：考核表上那几栏，业务笔数、差错率、客户评价。分行的点钞比赛，墙上贴过的“服务明星”。合起来是那句话：“快、准、不出错，就是好柜员。”

现实一角：五个窗口，玻璃，话筒，一个往外推单据的小槽，地上那条黄色的一米线。

自我一角：她的手。单指单张，多指多张，二十二年练成的捻法。还有她的一句话：“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一天说两三百遍，说到后来，在超市结账时也差点脱口而出。

这三个角，过去二十多年对得上。窗口在，手就有地方用；手快，考核就好看。对得上的时候，没有人去想“柜员到底是什么”。

周四以后，三条边同时出现了缝。

第一条缝，在现实和自我之间：窗口拆了，手没有地方去。证据是饭桌上那只空捻的手。

第二条缝，在理念和现实之间：考核表还是按窗口记业务笔数，可窗口没了。第一个月，大堂引导岗那一栏，业务笔数是零。这是银行自己的表和自己的大厅对不上，外人一看就明白。

第三条缝，在理念和自我之间：她信的是“手快就是好”，可在大堂里，手快没有用处。

这三条缝，周四就看得见。下面三次具体的对不上，都是从这三条缝里一处处撞出来的。自我一角，也不只是她：这件事里任何一个在场者身上的自我符号，老伯插卡的手、阿婆认人的习惯，都可以站在那一角。

三个月里，三个角都动了。

动之前，先是乱。

第一个星期，大堂里是一锅粥（混沌）。机器时不时卡纸，老客户在门口问“窗口去哪了”，年轻客户嫌引导的人站得碍事。她自己站在哪里、手放在哪里、话该怎么说，全没有样子。

旧的形状（显露）散了，新的还没出来。这一段日子很难熬，可它不是白熬的。三个角的新样子，都是从这锅粥里长出来的。

先动起来的，是她的手。

她站在智能柜台旁边。一位老伯插卡插反了，她的手自己就伸过去，想把卡接过来替他办。孟婷婷在旁边轻声提醒：“毛姐，要让客户自己按。”

那是新的规矩，一个理念符号；而老伯和那台机器，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两角之间，她的旧手法夹在中间，接不住。

第三、四个星期，那个新样子正在成形（介生）。有时她记得把手收住，有时又忍不住伸过去。孟婷婷不再提醒了，她自己会在伸到一半时停下。

到第二个月，新的样子在她身上定型了：手悬在屏幕边上，不碰，只用指尖虚虚地指一指“下一步”在哪里。腰弯下去，和坐着的人一样高。

这是第三条方程：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接着动的，是那句话。

有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婆，每次来都不肯用机器，坐在椅子上等，非要等到毛淑贞值班的那天。孟婷婷跟她说了好几回，机器很快，她还是摇头。

后来有一次，毛淑贞站在她旁边，让她自己一下一下地按。办完了，阿婆说了一句话：“你在这里，我就不怕。”

那天晚上，熊家豪照例从场站打来电话。她跟他说：“原来我这个手艺，不在点钱，在让人放心。”

这句话是一个新的理念符号。它不是培训课上教的。培训课上讲了两天“智慧网点转型”，她记了满满一本笔记，一句也没在她身上留下。留下的是阿婆这一句。

为什么？因为它正好落在那条缝上：机器替她点了钱，这是现实；老人们还是认她这个人，这是另一些人身上的自我符号。两样东西一对，旧的那句话“手快就是好”接不住了，新的一句结晶出来。

这是第一条方程：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这里还能看见“非线性”：两天的课，没有动；一句话，动了一大步。

最后动的，是大厅。

第三个月，智能柜台旁边多了一把带靠背的椅子，还多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两副老花镜。

这两样东西是从哪来的？是新的那句话“要让人放心”，和老人们站不久、看不清屏幕的身体，对不上了。被改的是现实。

这是第二条方程：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

它又回写了：那几位阿婆，开始挑周二、周四来，因为那两天椅子边站着的是她。

现在可以问开头那个问题了：这三样，哪一样先动？

说不出来。

手先动了，可手之所以要改，是因为新规矩和机器先摆在了那里。那句话后动，可它一结晶，又反过来让她的手更稳地悬在屏幕边。椅子和老花镜最后才来，可它们一来，又改了老人们的习惯，也改了那句话的分量。

三个角在同一段日子里，你推我，我推你。

把这三个月摆成一张小账，是这样的：

方程	哪两角对不上	缝的证据（事前看得见）	逼出的新符号	回写到哪里
自我＝H（理念，现实）	“要让客户自己按”与插反卡的老伯	岗位说明写着让客户自己按，来的多是不会用机器的老人	手悬在屏幕边、弯腰同高	老客户学会自己操作
理念＝F（现实，自我）	机器代替点钞，老人仍认她这个人	阿婆只挑她值班的日子来	“手艺在让人放心”	她的手更稳地收住
现实＝G（理念，自我）	“让人放心”与老人站不久、看不清	老人在机器前扶着台面眯眼	一把椅子、两副老花镜	阿婆们改在周二、周四来

三行里，没有一行是另外两行的原因。每一行都是另外两行的条件。

这三个月，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不是她想通了，也不是她下了什么决心。是三个角之间的缝，一条一条被结晶填上，填的过程中，她成了另一个人。

还要老实说两件没填上的事。

一件是那只手。半年以后，有些晚上，她看电视的时候，左手还会在沙发扶手上捻几下。二十二年的连接度，不是三个月能拆完的。为什么旧符号这么难拆，本书第六编算能量账时再讲。

另一件是那条一米线。窗口拆了，线还在地上，没有人去铲。它成了一个没人再读、却还立在那里的现实符号。符号在三界之间走动，走得快慢不一，第15章会讲。

◆ 七、放回日子里

你的日子里，也总有卡住的时候。

换了工作，搬了家，孩子长大了，身体不如从前了。这种时候，人常常先问一句：“这是谁的错？”是公司的错，是自己不够努力，还是命不好。

这一问，是在找源头。

换一个问法试试。拿一张纸，画一个三角。

一个角写下你心里信着的那句话，比如“好妈妈就是什么都替孩子安排好”。一个角写下摆在眼前的现实，比如孩子上了大学，一周只回一条微信。一个角写下你身上的老习惯，比如每天晚上九点，手会自己去点开孩子的朋友圈。

然后看：哪条边在响？

如果是现实和习惯在拉，那句话也许要换一句。如果是那句话和现实在拉，被改的多半会是你自己。如果是那句话和习惯在拉，也许是家里该添一样东西，或者撤一样东西。

再举一个更小的例子。

你家的老人搬来同住，饭桌上天天为咸淡拌嘴。老人说“菜不放盐哪有味道”，这是她信着的一句话；医生的单子上写着她的血压偏高，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而你自己炒菜，手腕一抖就是一小勺盐，这是你身上的老习惯。

三条边都在响。可是你可以看一看：哪一角最有可能被逼出新样子？

也许是灶台边多了一把小小的限盐勺。也许是老人嘴里慢慢多了一句“淡一点也吃得出香”。也许是你自己的手腕，一年后不再抖那一下。

是哪一样，你事前说不准。可你能事前看见那几条缝在哪里。

不用急着让三个角立刻对上。对上的时候，就不会再长出新的东西了。

也不用逼自己“想通”。想通不是一个人能下的命令。你能做的，是把三个角都看清，在那条响着的边旁边多待一会儿。

还有一点可以放心：三个角里，总有一个角是你能碰得到的。

规矩是公司定的，你改不了；路口是城市修的，你也改不了。熊家豪碰得到的，是他自己那双看路况的眼睛。毛淑贞碰得到的，是她那只悬在屏幕边上的手。

三角没有源头，所以也没有哪一个角注定只能等。哪一角先被推动，哪一角就是下一轮的开头。你不必当那个发动一切的人，你只需要是三个角里的一个，在那里，被拉着，也拉着别的。

带 走 的 话

三个角互为条件，没有哪一个是源头；任两角对不上，第三角就被推着长出新样子。

小　账

皮尔斯把三元关在理念一个角里，波普尔让三界经由心灵转车；本书让三个角两两相拉，三条边都能起矛盾。

问“最早是哪一个角”的那一下，就把一场发生，收回成了对一个源头的发现。

本章开头的毛淑贞、熊家豪、孟婷婷，以及支行和公交场站里的人和事，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饮食与血压的例子只作说明，不构成医疗或心理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被迫改掉的老习惯，是哪两样东西对不上，把它逼出来的？
2. 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东西，是因为一个想法和谁的身体对不上，才被添置或撤掉的？
3. 遇到卡住的事，你通常先问“是谁的错”，还是先看三个角里哪条边在拉？

◆

14

第14章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这一章的问题

邱振华走了二十年的巷子，从没问过一个“为什么”，围挡一立却一晚上问出这么多——解释究竟从哪里起，凭什么说那里有一条缝？

场景　走了二十年的巷子

邱振华六十一岁，住在厦门老城。退休前，他在一家修船厂做了三十多年钳工。

每天吃过晚饭，他都出门走一圈。出家门往左，进一条窄巷，过一家修鞋摊，再过一棵老榕树，拐两个弯，到菜市场后门，买第二天早上的豆浆票，原路回来。来回四十分钟。

这条路他走了二十年。陪他走的，常常是陶永福。陶永福六十六岁，是他在船厂的老师傅，两家住同一栋楼。

那天晚上七点多，两人照常出门。

拐进巷子的那一下，邱振华的脚已经往左拐了，身子才跟上，眼睛才看见。巷口立起了一排蓝色的铁皮围挡，一人多高，把整条巷子封得严严实实。围挡上贴着一张告示。

他站住了。

陶永福在后面差点撞上他。“怎么了？”

“封了。”

两个人站在围挡前面，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读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地铁施工，道路封闭，工期十四个月，绕行请走某某路。告示最下面一行，写着这条巷子的名字。

邱振华念出来，愣了一下，转头问陶永福：“这巷子叫这个名字？”

陶永福也愣了：“走了二十年，你不知道它叫什么？”

“你知道？”

陶永福想了想，笑了：“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他们绕了远路，多走了二十分钟。邱振华一路都在说话：地铁要从哪里过，会不会挖到老房子的地基，修鞋的老林搬去哪里了。回到家，他戴上老花镜，在手机上查这条地铁线的走向。又查巷子的名字，查出它从前有一口老井，名字就是从井来的。

他把这些讲给老伴听。老伴说：“你今晚话真多。”

一个晚上，他对这条巷子做的解释，比过去二十年加起来还多。

二十年里，这条巷子一直都在。榕树在，修鞋摊在，井的旧址也在。为什么二十年没有一个“为什么”，偏偏在一排围挡前面，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

这一章就讲这件事。

上一章摆出了一个三角：任两角对不上，逼第三角变化。这一章只盯住其中一个字眼，“对不上”：解释从哪里起，凭什么说那里有一条缝。

◆ 一、古人说：疑处才有长进

人什么时候开始想事情？这个问题，古人很早就问过。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里，让苏格拉底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惊奇是哲学家的感受，哲学就从惊奇开始。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头接着讲。他说，人们开始做哲学，是因为惊奇；先是对眼前那些奇怪的事感到惊奇，后来才一步步问到日月星辰、万物的来历。他还说，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

他举过一个例子，极好。

人们初次听说正方形的对角线和边长不能用同一把尺子量尽，都会感到惊奇。可是对一个懂几何的人来说，最让他惊奇的，反倒是对角线竟然能被量尽。

同一件事，学会之前令人惊奇，学会之后，反过来才令人惊奇。

这个例子已经说出了本章的一半：惊奇不在事情本身，在事情和人身上已经稳下来的东西之间。东西稳得不一样，惊奇就落在不一样的地方。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只等惊奇来，还会去造一个。

在《美诺》里，美诺抱怨说，跟苏格拉底谈话，就像碰上了一条电鳐，被它一碰，人就麻了，嘴也张不开了。苏格拉底的办法，是顺着对方自己说过的话往下问，问到对方的两句话互相打架，对方说不下去为止。

同一篇对话里，他还找来一个没学过几何的小奴隶，问他：边长加倍，正方形的面积是不是也加倍？小奴隶很有把握地说是。苏格拉底一步步画给他看，小奴隶发现不对，愣住了，承认自己不知道。

苏格拉底说，他现在比刚才好。刚才他以为自己知道，现在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了，这才会想去找。

苏格拉底这一套，后来被叫作“诘问”。它的要害，是先让人卡住。卡住以后，学习才开始。

中国这边，孔子讲得更像一个老师。

《论语·述而》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朱熹在《论语集注》里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愤，是心里想通却通不了；悱，是嘴上想说却说不出。孔子的意思是，学生没有憋到这个地步，老师不去开导他；没有到嘴边说不出的地步，老师不去点破他。

这是一条很硬的教学规矩。它承认一件事：解释不能硬塞。学生身上还没有那条缝的时候，老师讲得再好，也只是从他身边流过去。

宋代的张载说得更直接。他有一句话流传很广：“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不疑处生出疑来，才算是长进。

这几位古人，对在哪里？

他们都看见了：理解不是从书本身开始的，也不是从老师的嘴开始的。它从一个“卡住”开始。惊奇、愤悱、疑，说的都是这一下卡住。

还要看见一点：苏格拉底造的那一下卡住，不是凭空的。他用的是对方自己的两句话。两句话都是对方真信的，撞在一起，才有那条缝。造缝的人，也得先找到两样真东西。

◆ 二、皮尔斯：装不出来的怀疑

到了现代，把这一下卡住讲得最透的，是皮尔斯。

第2章已经细讲过他1877年的《信念的确定》。这里只取出三句话，放在本章的题目上看。前两句出自这篇文章。

第一句：信念是一种平静的状态，在你身上成了一种习惯；怀疑是一种不安的状态，你想挣脱它，于是去查、去想、去问，这叫探究。

第二句：探究的唯一目的，是让怀疑停下来。怀疑一停，探究就停。

这两句看着平常，分量很重。思想不是自己在那里无休无止地转的，它是被一个不舒服推着走的。推力一消失，思想就歇下来。

第三句更要紧，它出自更早的1868年。笛卡尔说，做哲学要从怀疑一切开始。皮尔斯说，这做不到。他的大意是：不要在哲学里假装怀疑你心里并不怀疑的东西。你不能靠下一个决心就去怀疑，只能从你实际上已经有的那一堆成见出发。

嘴上说“我怀疑”，心里并不怀疑，那不算怀疑。第6章讲过，这样的怀疑推不动任何探究。

要推动探究，得有一个真的怀疑。而真的怀疑，是要有一个正面的理由的：有一件事，和你已经信着的东西，撞上了。

1903年，他在哈佛讲溯因，那条推理式的第一句，就是这样一件事：观察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见第2章）。

拿一个家常的例子来说。

你下班回家，钥匙插进去，门却是开着的。你明明记得早上锁过。你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这就是那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你出门锁门，二十年没错过；门开着，和这个习惯撞上了。于是你开始猜：家里人先回来了？还是早上真的忘了？还是……

你先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姐姐说，她下午过来拿过东西。

一个猜想落了地，你推门进去，那点不安也就散了。

皮尔斯对在哪里，要说足。

他看见了解释有一个起点，起点是一次真的撞上，装不出来；也看见了解释有一个终点，怀疑一平，探究就停。他还看见了信念是一种习惯，长在一个人的行动里。这三样，都离本书很近。

◆ 三、锤子坏了，才被看见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从别的方向又摸到了同一处。

海德格尔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里，讲过一把锤子。

你用锤子钉钉子的时候，锤子是“不在”的。你的注意力在钉子上，在木板上，在你要打的那张柜子上。锤子顺顺当当地退到了你的手里，好像成了你手的一部分。

可是锤头一松，掉了。

这一下，锤子突然出现了。你停下手，把它拿到眼前看：木柄有裂纹，楔子掉了，铁头歪了。这把锤子，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站在你面前过。

海德格尔说，用具在坏掉、找不着、碍事的时候，才变得显眼。三种情形，一种是用不了，一种是缺了，一种是挡在路上。

这和邱振华的巷子是一个形状。二十年里，巷子顺顺当当地退到了他的脚底下，他连它叫什么都不知道。围挡一立，巷子才站到他面前来。

杜威在1910年的《我们怎样思维》里，用的是一个岔路口。

一个人走在一条熟路上，用不着想；走到一个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边，他才停下来。杜威打了个比方：这时候，人好像要爬到树上去望一望；也可能四处找一找路边的痕迹。杜威说，反思性的思维，起于这样一种两难、困惑、拿不准的处境。

一个顺顺当当的处境里，没有思维要做的事。

加达默尔在1960年的《真理与方法》里，把这一下放进了读书和理解里。

他说，理解开始于某样东西“向我们说话”。一段文字，本来顺着读下去，读着读着，忽然有一处说不通，或者和你预先以为的意思不一样。你被它拽住了，愣在那里。

加达默尔的意思是：正是这一愣，让你第一次发觉自己是带着成见来读的。你原以为自己只是在读，其实你一直在拿自己的预期去套。这一下套不上，你才看见了那个预期。

他还说，理解一段文字，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的回答来理解。理解的先头，是一个问题。

加达默尔还替“成见”说了公道话。启蒙运动以来，成见多半是个坏词，好像读书要先把它清除干净。加达默尔说，清不干净，也用不着清干净。没有成见，你连从哪里读起都不知道；正是带着成见去读，那一愣才会发生。

这一点和本书很近。成见，就是读者身上已经稳下来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可以撞上的另一头。

这三位对在哪里？

他们都看见了：东西顺手的时候，是看不见的；要等它不顺手，它才出现。思维和理解，都起于这样一个不顺手。

◆ 四、他们都停在半路上

这些前人，把“解释起于卡住”讲到了很深的地方。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孔子、张载停在教法上。

他们说清了解释要等愤悱、要在疑处，可是没有说那条缝是在哪两样东西之间。学生心里“想通却通不了”，是什么和什么通不了？这一层留着没写。

皮尔斯有两句话，没有放到一张桌子上对过。

在探究的逻辑里，他说：怀疑一停，探究就停。在符号学里，他又说：符号生出解释项，解释项又成为符号，衍义可以无限。

前一句有起点有终点，推动它的是一个真的撞上；后一句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推动它的东西没有被说出来。

他手里其实有那台发动机，就是怀疑。第6章说过，这台发动机放错了抽屉：它装在“探究的逻辑”里，没有被拿回符号学，去回答“解释项从哪里来”。

而且，在他那里，撞上的是“信念”和“经验”。经验一进来，就要先被解释，成了理念里的东西。撞上的两头，最后都落在理念一界。

海德格尔停在用具上。

锤子坏了，锤子被看见了。可是看见之后，身上长出了什么新的东西，一个新的手法，一个新的说法，还是工棚里多了一样器物，这不是他要分析的。他要讲的是人怎样在世界里存在，不是符号怎样结晶。

杜威走得最远。

他的探究，从不确定的处境开始，到确定的处境结束，中间是一系列尝试。这几乎就是本书的“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可是他没有把处境拆成三界的符号，也没有问那条缝要付多少能量才能合上。

加达默尔停在两种意思之间。

他说的那一愣，发生在读者的成见和文本的意思之间。两头都是意思，都在理念里。读者的身体，读者那一天的处境，读者手上的伤，都没有作为一方进来。而且，他本人强调理解永远不会完结；可是一次理解在什么时候落定，又凭什么可以撤回一次已经落定的理解，他没有说。

◆ 五、对得上时，什么也不发生

本书的说法，只有一句：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这句话要先防一个误会。

对得上的时候，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邱振华二十年里天天走那条巷子，买豆浆票，跟修鞋的老林点头。他算账，聊天，看路。这些都在发生。

可是这些是“运转”，不是“解释”。

运转，是已经结晶好的符号照着自己的样子跑。你算三十七乘二十四，如果你会算，那只是运转。解释，是一个新的符号被逼着结晶出来。如果你算出来的数，和收银条上的数不一样，你停下来，重算一遍，再看收银条，这时候解释才开始。

对得上的时候，符号只运转，不解释。

解释，起于对不上。

对不上，是两样已经结晶好了的符号，属于不同的两界，在同一处往两个方向拉。

它不是一个先在的“我”，对着一个先在的“世界”，觉得不满意。邱振华的巷子里，撞上的不是“邱振华”和“巷子”。撞上的，是他脚上那条走了二十年的路线，和巷口那排新立的围挡。

前者是一个自我符号：稳定，每天都一样；整体，拐几个弯是一整套，拆开就走不顺；独立，他去外地走亲戚，晚饭后脚也想往左拐。后者是一个现实符号：铁皮、螺栓、告示，一立十四个月。

两个已经稳下来的东西，在巷口撞上了。

撞在哪两界之间，逼出的就是第三界。

上一章讲过三条方程。用在解释上，就是三种起法：

- 现实和自我对不上，逼出的是理念：一个新说法，一个新概念。邱振华那一晚，查地铁线、查巷名，最后在他身上结晶的，是“这条巷子从前有口井”这样一个新知道的东西。
- 理念和自我对不上，逼出的是现实：改一样东西，添一样器物。
- 理念和现实对不上，逼出的是自我：一个新习惯，一个新手法。

这三种起法，在那条封了的巷子周围都能看到。

第一种已经说了。

第二种落在陶永福身上。他一向信“老人要天天走”，这是他的一句道理；可绕行的那条路要过一座人行天桥，四十多级台阶，他的膝盖受不了。道理和膝盖对不上。两个星期后，他家门后多了一根登山杖。被改的是现实，多了一样器物。

第三种落在邱振华身上。告示上画着绕行路线，说得清清楚楚；可是那条路傍晚有一溜卖水果的摊子，把人行道占了一半。纸上的路线和地上的摊子对不上。一个月后，他身上多了一个新走法：到了那一段，侧着身子，贴着摊子边走，脚下不用看也不会踢到筐子。被改的是他自己。

解释不只是“想”。它是三个角里，那个被逼着的角，正在长出新样子。

对得上，就没有落差。

为什么对得上就没有解释？本书第六编会从能量上讲：对不上，是两张网在同一处拉扯，像两边的水位不一样高；有落差，才能做功；没有落差，水就不流。

这里只先记住一句：对得上的时候，不是人懒得解释，是没有东西推着解释往前走。

有人会问：有些人天生好奇，没什么事也爱问东问西，这又怎么说？

本书的看法是：好奇的人，不是在对得上的地方硬要解释，是他身上稳下来的东西更细。东西越细，能和世界撞上的地方就越多，缝也就越多。

亚里士多德说的那个几何学家，正是这样。他身上有一整套几何，所以别人看着平平常常的地方，他会愣一下。张载要人“在不疑处生出疑来”，说的也是把身上的东西养细，细到原先看不出的缝，一条条显出来。

好奇不是没有缝也去问，是比别人多看见了缝。

解释，止于结晶。

一个多月以后，邱振华的脚学会了绕行的那条路。他不再在围挡前停步，也不再一路说话。新的路线在他身上定型（秩序）了。

那条缝合上了，解释也就停了。

这一点和皮尔斯探究的那一半一样：怀疑一平，探究就停。和他符号学的那一半不一样：衍义没有无限下去。

这样一来，皮尔斯那两句没有对过的话，就可以放到一张桌子上了。

衍义之所以会往前走，是因为有一条缝在推；衍义之所以会停，是因为缝合上了。皮尔斯在探究逻辑里说对了的那一半，正好是他符号学里缺的那一半。把怀疑那台发动机装回符号学，衍义就有了起点，也有了终点。

起点是对不上，终点是结晶。中间的那一段，才是解释。

本章的说法，可以合成一句：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还要防一个误会：止于结晶，不是止于永远。

邱振华脚上那条新路线，站得住，是因为眼下没有新的东西来撞它。等十四个月后围挡拆了，地铁站开在巷口，那条绕行的路线又会对不上一回。结晶会被化开，再结一次。

这一章站在一道弧的起点，看解释怎样被一条缝逼出来。弧的另一头，看一块结晶怎样落下、又怎样被下一条缝重新打开，留给第20章。

◆ 六、口音、月亮和一个“为什么”

现在讲一个完整的例子。它发生在新加坡，一天之内，有两次对不上。

雷雅文三十五岁，在新加坡一家物流公司做客户主任。她在哈尔滨长大，十年前来新加坡，普通话是她的母语。

那天中午，部门新来的一位德国同事，和大家一起吃饭。他在学华语，学了半年，很用功，饭桌上一定要用中文说话。

他说：“我昨天卖了一本书。”

雷雅文愣了一下：“你卖了？卖给谁？”

同事也愣了，掏出手机打字给她看：买。

一桌人都笑了。

雷雅文后来想，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不在同事说错了，在她自己。

她说了三十多年的“买”和“卖”，从来没有想过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在她嘴里、在她耳朵里，这两个字从来都对得上，各管各的，根本不需要解释。直到那天中午，她才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对自己说：“哦，买和卖，就差一个声调。一个往下拐再往上，一个直直往下。”

这条缝，是事前就指得出来的。

一头是她的耳朵，一个从小在普通话里泡出来的自我符号：四个声调早就沉在身上，不用想就分得开。另一头是同事嘴里那一串声音。他学了半年，这个“买”字回回都念成直直往下的调子；落到饭桌上，就是她耳边一个立得住的现实符号。

缝就在那一个音节的调子上，一个字，零点几秒。

还有一件事可以对照。

她刚来新加坡的第一年，听本地同事说华语，常常一愣。句尾多一个“啦”；自行车叫“脚车”，出租车叫“德士”；有些词的用法和北方不一样。那一年，她对新加坡华语的解释，比对普通话一辈子的解释还多。

十年过去了，她早就不愣了。本地同事说什么，她都顺顺当当地听过去。

对不上，是相对于身上已经稳下来的东西说的。身上的东西变了，缝就挪了地方，甚至没了。

那一下，在饭桌的另一头，也有一个三角。

德国同事那里，撞上的是另外两样东西。一样是他课本上学来的规矩：“买”是第三声，这是一个理念符号，他背得很熟。另一样是饭桌上的现实：一桌人在笑，雷雅文听到的是“卖”。

规矩和现实对不上，被逼着改的，是他的嘴。

那天以后，他每天午饭前，对着手机录一遍“买东西、卖东西”。一个月后，他再说“我昨天买了一本书”，没有人愣了。一个新的发音习惯，在他身上定了下来。

同一个音节，同一个中午。在雷雅文那里，逼出的是一个新说法；在同事那里，逼出的是一张新的嘴。缝是同一条，三角却各有各的。

那天晚上，她开车接女儿回家。女儿五岁，坐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

车上了高速公路，女儿一直趴着窗户看。过了一会儿，她问：“妈妈，为什么月亮一直跟着我们？”

雷雅文笑了。这个问题，很多孩子都问过。

可是先别急着回答。先问一问：这个“为什么”，是从哪条缝里冒出来的？这条缝，能不能在她开口之前就指出来？

能。

女儿坐车，坐了几百次了。窗外的路灯、树、组屋，永远往后跑，车越快跑得越快。这件事在她身上早就稳下来了，她不用想，也知道窗外的东西会往后退。这是一个自我符号。

月亮呢？挂在窗外同一个地方，一动不动。这是一个现实符号。

两样东西，在车窗的同一块玻璃上撞上了。

这条缝，不但事前指得出来，还能拿来往前说：她会问月亮，不会问路灯。

事实正是这样。她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路灯往后跑”。路灯往后跑，和她身上那个“窗外东西往后退”对得上，用不着解释。

雷雅文回答她：“因为月亮很远很远。”

女儿问：“有多远？”

“比我们回哈尔滨还远，远好多好多。”

女儿没有再问。可是雷雅文看得出来，这个回答没有落进她身上。“很远”和“跟着我们”，在一个五岁孩子那里，还连不起来。

缝还在，解释还没有结晶。

为什么“很远”两个字，落不下去？

这两个字，在妈妈身上是结晶过的。她读过书，知道月亮离地球有多远，也知道远处的东西看起来移动得慢。可是女儿没有走过这一程。她听到的“很远”，是妈妈替她说出来的一个答案。

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在说话人那里也许是一颗结结实实的粒子；在你身上，你没有付出自己的那一份力气，它就只是一句话。一个五岁的孩子，用不上一句她没走过的话。

一个星期以后，母女俩傍晚去东海岸公园散步。月亮出来了。女儿忽然往前跑了十几步，回头看月亮，又跑回来，再看月亮。跑了三四趟。

然后她站住，自己说：“远的东西走得慢。”

雷雅文后来跟朋友讲起这件事，说那一刻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在孩子身上落了地。

这句话不是妈妈教的，是那十几步跑出来的。它稳定：后来几次坐车，她都不再问月亮了。它整体：不是“远”加“慢”两个字的拼凑，是一个把远近和快慢连在一起的东西。它独立：过了一个月，她在外婆家，把这句话讲给表哥听，还用手比划路灯和月亮。

一个新的理念符号，在她身上结晶了。缝合上了，解释停了。

它停在这里，也只停在这里。等她再长大几岁，会在书上读到：月亮绕着地球走，每秒一公里上下，比哪一辆车都快。那时，这句“远的东西走得慢”还会被撞一次。慢的是看上去，不是月亮本身。那时又会有一条新的缝，也一样要在事前指得出来。

还要老实补一句：孩子的“为什么”，不全是对不上。

有些晚上，女儿会一个接一个地问：“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天会黑？为什么星星不掉下来？”问到后来，每一个回答都会被下一个“为什么”接住。这样的“为什么”，多半是一种说话的游戏，想让妈妈多陪她一会儿。

怎样分辨？看回答能不能让它停下来。从一条真缝里冒出来的“为什么”，结晶一到，自己就停了；游戏的“为什么”，什么回答都停不了它，因为它要的本来就不是答案。

把这一天和前面几位前人放在一起，是下面这张表。

场景	对得上的时候	那条缝（事前指得出）	外人看得见的记号	逼出来的解释
封了的巷子	走了二十年，不知巷名	脚上的路线／巷口的围挡	在围挡前站住，被后面的人撞上	读告示，查线路，知道巷名和老井

场景	对得上的时候	那条缝（事前指得出）	外人看得见的记号	逼出来的解释
德国同事的“卖”	母语者从不想声调	耳朵里的第三声／听到的第四声	愣一下，反问“卖给谁”	“买和卖，就差一个声调”
月亮跟着车	路灯往后跑，从不问	“窗外东西往后退”／月亮不动	趴着窗户，问“为什么”	“远的东西走得慢”
锤子坏了	锤子隐在活儿里	手上的用法／松掉的锤头	停手，把锤子拿到眼前看	这把锤子本身被看见
门开着	进门从不想锁	出门锁门的习惯／开着的门	站在门口，不进去	“家里人先回来过？”
读到一个怪词	句子顺着读完	预期中的词／出现的怪词	约四百毫秒的脑电负波	回头重读这一句
课堂上	老师讲，学生点头	学生已有的说法／眼前的题目	皱眉，欲言又止	一点即通

◆ 七、缝要在事前指得出来

到这里，必须守住一道闸。

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道闸？

因为“解释起于对不上”这句话，有一个很大的诱惑：它太好用了。

随便拿出一个新理解，你都可以回过头去说：“那里一定有过一次对不上。”有人信了教，你说他之前一定有过矛盾；有人改了行，你说他之前一定有过冲突；有人忽然喜欢上一首老歌，你也可以说他之前一定有过什么没对上的东西。

这样说，永远不会错。

更麻烦的是，它会悄悄地绕一个圈：因为他后来懂了，所以他之前一定有缝；因为他之前有缝，所以他后来懂了。两句话互相作证，外面什么证据也不用。

可是永远不会错的话，什么也没说。它就像一个事后才报的天气预报：下了雨，就说今天有雨；晴了，就说今天放晴。它从来不错，也从来没用。

所以本书给自己定了规矩：每说一处对不上，都要先在材料里把那条缝独立地指出来，而且要在知道结果之前就能指出来。

怎样才算“事前独立指认”？至少要做到四条。

第一，两头各自写得出来。

在不知道最后结晶出什么之前，先把撞上的两样东西写下来，说清它们各属哪一界，各有什么证据。而且这证据要和结果无关。

邱振华的脚上路线，有二十年的散步作证；巷口的围挡，有告示和照片作证。这两样，在他读告示之前就摆在那里，用不着从“他后来知道了巷名”倒推。

这里的“事前”，要说清楚一点。

它不是说，在那条缝出现的当时，一定要有人站在旁边，预先把它写在本子上。它是说，那条缝的证据，要早于结果、独立于结果而存在。

围挡的施工日期，告示上写着；邱振华二十年的散步，左邻右舍都见过。即使当时没人记，事后去查，查到的也是在他“懂了”之前就有的东西。这就算事前。

如果你能拿出来的唯一证据，就是“他后来懂了”，那就不算。

第二，缝有一个位置。

不能只说“他心里有矛盾”。要说清缝在哪一个音节、哪一块玻璃、哪一个路口、哪一刻。

雷雅文那条缝，在“卖”字的调子上；女儿那条缝，在车窗外月亮和路灯的对照上。

第三，别人看得见。

对不上往往留下记号。停步，愣住，改口，皱眉，一声“啊？”，一句反问。邱振华在围挡前站住，陶永福差点撞上他；雷雅文脱口反问“卖给谁”。这些记号，旁人都看得见，用不着去猜他们心里想了什么。

实验室里，这样的记号还能被量出来。

1980年，两位在美国做研究的学者库塔斯和希利亚德，在《科学》杂志上报告过一个实验。他们让人一个词一个词地读句子，句子的最后一个词有时候是顺的，有时候是怪的。比如“他在热面包上抹了黄油”和“他在热面包上抹了袜子”。读到怪词的时候，人的脑电在大约四百毫秒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负波。后来这个波被叫作N400。

这个实验不能证明本书的全部说法。它量到的，只是一个词和预期对不上的那一下。可是它说明了一件要紧的事：对不上不是一个只能事后去讲的故事，它在发生的那一刻，就能被独立地量到。

它还说明了另一半：句子顺的时候，那个负波就不出现。对得上，脑子里那一下就没有。

第四，能往前说。

指认出一条缝，就要敢于往前说：解释会在这里发生，不会在那里发生。

女儿会问月亮，不会问路灯。雷雅文今天听新加坡同事说话，不会再愣；听德国同事说话，还会愣。邱振华会在围挡前停下，不会在榕树下停下，因为榕树和他脚上的路线一直对得上。

这些都是可以落空的话。说了，就可能错。可能错，才算说了点什么。

反过来，这道闸还有另一半：**找不到缝，就老实说找不到。**

讲一个本书找不到缝的例子。

封路两个月后，陶永福有一天对邱振华说，他听了几十年的一支南音，里面有一句唱词，他忽然听懂了，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邱振华问他：“怎么忽然懂了？”

陶永福说：“不知道，就是懂了。”

本书试着去找那条缝。这几个月里，他日子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封路。可是封路撞出的那一下，前面已经指认过：是“老人要天天走”和他的膝盖对不上。两个星期后，它结成了门后那根登山杖，那条缝已经合上了。

这一回懂的是一句唱词，不是一条路；他听南音，向来是在家里的收音机前，不在绕行的天桥上。封路和那句唱词之间，找不出一处相连的地方。要是硬把封路算成这一回的缝，就是事后找缝，正是本节要挡的那一种。

除了封路，他的日子没有别的大变动，身体也好好的，没有新读什么书，也没有人给他讲过这首曲子。那句唱词在他身上撞上了什么，至少从能看到的材料里，指不出来。

那就照实写：本书在这里找不到那条缝。

也许有一条缝，只是藏在本书看不到的地方。也许真的没有。在找到之前，不能用一句“一定是潜意识里有过什么”把它补上。那样一补，这道闸就形同虚设了。

这样的例子，要记在可推翻条件的账上，不记在理论的功劳簿上。如果像陶永福这样的情形，查来查去，一次又一次都找不到缝，“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这句话就要改。第29章会把它列为可推翻条件的第二条：吻合中的解释。

说到这里，可以回头看一看张载那句话和皮尔斯那句话。一个说“于不疑处有疑”，一个说“不要假装怀疑你心里并不怀疑的东西”。看着相反，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张载要的，不是硬造一个疑问，是看得更细，细到那条真的缝显出来。皮尔斯反对的，正是那种没有缝、嘴上硬造的疑问。

两个人守的，都是这道闸。

这道闸，本书先拿来管自己。

本章前面的每一个例子，巷子、“卖”字、月亮、锤子、门、怪词、课堂，都是先把撞上的两头写出来，再说逼出了什么。陶永福那句唱词，两头写不出来，就照实说写不出来。往后各章，凡是用“对不上”去讲一个符号怎样发生，都照这个次序：先指缝，再讲结晶。

◆ 八、放回日子里

你也有过邱振华那样的晚上。一条走惯了的路、一个用惯了的软件、一个熟悉了的人，忽然不一样了。你一下子有了很多话要说，很多事要查。

下次再有这样的时候，先停一停，问自己一句：撞上的是哪两样？

把它们写下来。一样在你身上，是你的习惯、你的手法、你的预期；一样在外面，或者在你信着的那些道理里。能写出来，你就知道你在解释什么。写不出来，也许你只是在运转，或者只是心里烦。

如果你是父母或者老师，这一章还有一句话给你：不要在对得上的地方硬塞解释。

孩子没问的时候，讲一大堂课，多半流过去了。先帮他找到那条缝：带他坐一趟夜车，让他看看月亮；让他读一句不通的话，看他在哪里皱眉。缝出来了，“不愤不启”那一启，才落得下去。

还有一个小办法，可以让你自己的缝变得看得见。

读一条新闻之前，先在心里说一句你预期它会怎么写；见一个人之前，先想一想你预期他会说什么。事后对一对。那些没对上的地方，就是你身上下一个新符号可能长出来的地方。

也别怕那些对不上。

它们常常让人不舒服。邱振华多走了二十分钟，陶永福的膝盖疼，雷雅文的女儿趴着窗户问了一路，德国同事被一桌人笑了一回。可是每一次不舒服里，都有一个新东西正在成形（介生）。

一条缝没有指出来，它就只是一个烦恼。指出来了，它就成了一个位置：你知道新东西会在哪里长。

带走的话

对得上，符号只运转；对不上，解释才起；而那条缝，要在结果出来以前就指得出来。

小　账

皮尔斯把“怀疑一停探究就停”留在探究逻辑里，加达默尔把那一愣留在两种意思之间；本书把它落在两界已结晶的符号之间，并给它装了一道事前指认的闸。

看见一个新理解，就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的那一下，发生又被收回成了事后的发现。

本章开头的邱振华、陶永福，以及雷雅文一家和她的德国同事，均为构想人物与场景，无真实原型。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忽然话多起来、到处查资料，是因为哪两样东西撞上了？
2. 你身上有没有一样东西，因为一直对得上，你从来没解释过它？
3. 有没有一次理解，你怎么也说不出它是从哪条缝里来的？你愿意老实地把它记下来吗？

◆

15

第15章

迁移与回写：符号怎样在三界之间走动

这一章的问题

杭州一个街心公园的草坪上被踩出一道斜线，尹诗涵把它画进了地图——一个符号怎样从地上走进纸上、身上，又回头改写它出发的地方？

场景　草坪上的那条斜线

尹诗涵三十一岁，在杭州一家做地图导航的公司上班。她的工作，是核对用户上报的道路问题，再判断地图上该不该改一笔。

那是11月的一个周三晚上，她加班到九点。

屏幕上是一张卫星图。城东一个新建的街心公园，四四方方，四周是设计好的石板路，中间一大块草坪。草坪的对角线上，有一道浅浅的黄线，从公园的西南角斜着穿到东北角。

东北角外面，是一个地铁站出口。

那道黄线，是草被踩秃了的地方。

她把前几个月的卫星图调出来，一张一张往后翻。春天的时候，草坪还是整整齐齐的绿。到了夏天，斜线上出现了几个零散的秃点。秋天，秃点连成了线。

用户上报写着：“公园里有一条近路，地图上没有，导航让我绕了一大圈。”这样的上报，这个月已经有七条。

她量了一下。按设计好的石板路，从西南角绕到地铁口，要走280米。顺着那道斜线走，190米。

公司的规矩是：真实存在、稳定可走的路，要画进地图。她要判断的，就是这道斜线算不算一条“路”。

她又调出街景照片。草坪边上立着一块小牌子，写着“请勿践踏草坪”。牌子就立在斜线的起点旁边，那一圈的草，秃得最厉害。

她把这张照片截下来，发给组长黎国强。黎国强四十五岁，在公司干了十二年，原先是野外采集员，背着设备走过半个中国的小路。

他回了一句：“画上吧，标成步行小径。下个月就会有更多人走了。”

黎国强说这话是有底气的。他做采集员那些年，走过的小路，很多在当时的地图上都没有。他一步一步量，回来一条一条画上去。他常跟新人说：“路是先在地上的，图是后来的。”

可他也说过另一句：“图一画上，地上的路就不是原来那条了。”

她盯着屏幕上他回的那句话，看了一会儿。

下个月就会有更多人走了。这是说，她画上去的那一笔，会反过来让草坪上的那道线更深。

她想起刚入职时，黎国强给新人上的第一课。他说，地图不是照片，地图是会长的。你今天画上一条路，明天就有人照着它走；有人照着走，那条路就真的长出来了。

那时她只当是一句老员工的感慨。现在她看着屏幕上那道斜线，觉得这话说的是一件很具体的事。

她画了，标上了虚线，提交。

回家的地铁上，她在想一件事：那道斜线，是先有路还是先有地图？先有脚还是先有牌子？好像每一样东西，都在把另一样东西往前推。

这一章讲的，就是符号怎样在三界之间走动：从地上走进地图，从规矩走进身体，从身体走回器物。还有，走过去以后，它怎样回过头来，改写它出发的地方。

前两章讲了三个角怎样相拉、解释从哪里起。这一章看被逼出来的符号，结晶以后去了哪里。

前言里那条通往老井的小路，第11章大巴窑草坪上那条泥路，看的都是一条路怎样被踩出来、立成一个现实符号。这一章跟着杭州的另一条斜线，看它走出草坪以后的事。

◆ 一、从路程图到“地图不是疆域”

先看现实符号怎样走进理念。最老的例子，就是地图。

人类最早的地图，很多不是“俯视图”，是“路程单”。一站接一站，哪里有井，哪里过河，哪里歇脚，走几天。它们是被走过的路，一段一段抄下来的。

欧洲留下来的一件有名的古物，叫《波伊廷格古地图》。它是一份1200年前后的羊皮抄本，底本一般认为是罗马帝国晚期的道路图。它是一条很长的窄卷，长六米七十多，宽只有三十多厘米。上面的地中海被压成一条细带子，意大利拉得又扁又长，比例全不对。

可是路是对的。哪两个驿站相连，中间多少里，一站一站标得清清楚楚。它不是要画出大地的样子，是要画出人在大地上怎样走。

这样的地图，正是踩出来的路，搬进了纸上。

中国古书里，也有这样一路东西。《禹贡》以山川为界分出九州，一州一州记下土壤、物产、贡赋，也记各州的贡物走哪条水路。它首先是一张“东西怎么走”的图，然后才是一张“大地长什么样”的图。

地图一旦有了，它就会有它自己的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叫科日布斯基的波兰裔学者，留下了一句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话：“地图不是疆域。”他1931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讲出这句话，两年后收进《科学与健全》。他的意思是，人常常把地图、名字、概念，当成了它们所指的东西本身；地图再精细，也只是从疆域里挑出来的一部分。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篇不到一页的小文章。说某个帝国的制图师追求精确，最后画出一张和帝国一样大的地图，一比一，一寸对一寸。后来的人觉得这张图没用，任它风吹日晒。直到今天，西边的沙漠里还剩着几块破碎的残片，住着野兽和乞丐。这篇小文章题为《论科学的精确》（Del rigor en la ciencia），1946年发表。

这两位，一个讲道理，一个讲故事，说的是同一件事：现实走进理念，不是原样搬过去的。

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留下过一种更奇特的“地图”。

那里的航海人，用椰子叶的中脉扎成一个个框架，上面绑着小贝壳。贝壳是岛，弯弯的茎条，是海浪碰到岛屿以后折回来、交叉起来的样子。它画的不是陆地，是浪。

航海人在岸上对着这种“枝条图”学，把它记熟，出海时并不带它。到了海上，他们躺在独木舟里，用身体去感觉船底下浪的起伏，判断离岛还有多远。

这一路，走得很完整。海浪是现实；枝条图是理念，是从浪里挑出来、扎成形的；学会以后，它又走进了航海人的身体，成了躺在船上就能感觉到的东西。图本身，可以留在岸上。

一条路要丢掉很多东西，才能成为一张地图。泥巴、坡度、那天的雨、走路的人喘不喘，都丢了。丢掉这些，它才稳定、才整体、才能被带走。一张一比一的地图，什么也没丢，也就什么也带不走了。

◆ 二、写在心上，系在手上

再看理念符号怎样走进自我，又怎样从自我走回现实。

最清楚的材料，在宗教的戒律里。

《申命记》第六章，讲以色列人要怎样守住神的话。一句接一句，像一条往外走的路：

>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 6:6—7）**
>
>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 6:8—9）**

这几节经文，把一条诫命的去向，排得清清楚楚。

先是“记在心上”，走进自我。然后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走进一天里每一个时刻的身体。再是“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有了贴身的器物。最后是“门框上”“城门上”，走进了房子和城市。

犹太人的传统里，后来真的有这样的器物：系在臂上、戴在额上的经文匣（tefillin），钉在门框上的经文小盒（mezuzah）。一条话，从理念走进身体，从身体走进器物，一走就是几千年。

先知耶利米说得更进一步。他传达神的话：

>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 31:33）**

不写在石版上，写在心上。这是说，律法最好的样子，不是一条要人去对照的条文，是一个已经长在人身上、不用对照就会去做的样子。

中国的孔子，用一句话讲完了同一条路。

《论语·为政》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最后一句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矩”是规矩，是外面的一套理念符号。前面几十年，人要一次次地对照它，有时对上，有时对不上。到了七十岁，心里想怎样就怎样，却不会越过规矩。规矩已经不在外面了，它成了心里的“欲”本身。

理念符号，彻底沉成了自我符号。

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把这件事讲成了学问。

法国学者莫斯，1934年做过一次演讲，讲“身体的技术”，第二年发表。

他说，走路、游泳、吐痰、睡觉、生孩子的姿势，都不是天生的，是一个社会一代代教出来的。他举过一个例子。他在纽约住院时，觉得护士走路的样子很眼熟，后来才想起，是在电影里见过。回到法国，他发现巴黎的姑娘也这样走了，美国的走法跟着电影过了海。

社会的规矩，就这样进了骨头。

身上的习惯，也会反过来长出器物。

很多宗教都有念诵的功课：一句经、一句佛号、一段祷文，一天要念上许多遍。念的遍数多了，就要计数；计数计久了，手上就长出了一串珠子。佛门里叫数珠，也叫念珠；天主教里有玫瑰经念珠；伊斯兰教也有一串念珠，叫tasbih。

一颗珠子，过一遍。手指拨着珠子走，嘴里的念诵就跟着走。

到后来，珠子不只是计数的工具。拿起它，人就安静下来；看见它，就知道这是一个有功课的人。一个自我身上的习惯，走进了现实，成了一件能被人看见、能传给下一代的器物。

后来的布迪厄，把这条路讲得更完整。他用了一个词，叫“惯习”。他说，一个社会的结构，会被人一点一点地吸进身体，变成说话、站立、品味的样子；而这些身上的样子，又会去生出新的实践，把那个社会的结构再造出来。

结构进了身体，身体又造出结构。这是一个来回的走动。

这一路前人对在哪里，要说足。

他们看见了：理念的东西，可以走进身体，沉成不用想的样子；身体的样子，又能长出器物、仪式和秩序，回到世界里。符号不是死守在一个地方的，它会走。

◆ 三、泥板给了想法一副身体

三界之间的走动里，有一次走动，改变了人类的一切。那就是文字的发明。

文字之前，理念符号住在哪里?

住在人身上。一首史诗，一套族谱，一部法典，都要有人背着。会背的人老了，死了，或者被打仗冲散了，这些东西就跟着散了。理念符号要活下去，得一代代借活人的身体。

文字让理念符号有了自己的身体。

最早的文字之一，出现在两河流域。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的城市乌鲁克，开始在泥板上刻记号。

关于它是怎样来的，美国考古学家施曼特-贝瑟拉提出过一个影响很大的说法。这个说法的不少细节，学界至今仍有争议，这里只讲它的大略。

她注意到，比文字早几千年，近东各地就有一种小小的陶制计数物：圆锥、圆球、圆片，各代表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或者羊。人们做交易，就把这些小东西装进一个泥球里封好，当作凭据。

泥球封上，就看不见里面装了什么。于是人们在封口之前，把那些计数物在泥球外面按一下，留个印子。

后来，有人发现：既然外面的印子已经说清楚了，里面的计数物就用不着了。泥球被压扁，成了泥板；印子越刻越简化，成了记号。

按她的说法，这就是文字的一条来路。

这个过程，本书看来是一连串的迁移。

先是现实符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陶制计数物，比如一枚，就代表一只羊。然后是现实符号的印子：泥球外面的压痕，已经不是羊，是羊的记号。最后是理念符号：泥板上刻的符号，一个记号可以代表“羊”这个意思，而不必再对应一枚计数物。

而在这一路上，那个“羊的数目”的意思，第一次可以离开会计员的脑子，离开那一天的交易，被带到另一座城，留给几百年后的人。

用三判据看，文字让理念符号的“独立”，一下子强了几个数量级。

中国的文字有自己的来路，甲骨、金文，一直到今天的汉字。那是另一段很长的故事，详见书六。

文字发明以后，它回写了另外两界。

回写到自我，最早的担心来自柏拉图。

他在《斐德罗》里讲了一个埃及的故事。发明文字的神，把文字献给国王，说这是记忆和智慧的良药。国王说，不对；有了文字，人就不再用心去记了，他们会依赖外面的记号，看起来知道很多，其实不知道。文字是提醒的药，不是记忆的药。

这个担心，两千多年以后还有人在讲。可是不管你同不同意国王，他说中了一件事：文字一来，人的记忆习惯就变了。理念符号有了现实的身体，自我那一角就被改写了。

今天的人对这件事，有一个很近的体会。

二十多年前，很多人脑子里记着几十个电话号码：家里的、单位的、亲戚的、好朋友的。手机通讯录普及以后，大多数人只记得自己的号码，有时连父母的号码都要翻一翻。号码有了一个装在口袋里的身体，脑子就不再替它们留位置了。

《斐德罗》里那位国王的担心，在每个人的手机里，又应验了一回。

二十世纪的学者翁格，写过《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他说，书写不只是把话记下来，它改变了人怎样想。没有文字的社会，靠格言、韵律和史诗去记；有了文字，这些办法就不再非用不可，人有了新的记法，也有了新的想法。英国人类学家古迪在《野性思维的驯化》里，也讨论过书写怎样改变思想。

文字还回写到现实。有了泥板，就有了契约、账簿、地界的记录；有了这些，才有了粮仓的管理、税的征收、城市的秩序。理念符号有了身体，就能伸手去改世界了。

还有一样变化，不太被人提起：理念符号第一次学会了“等”。

没有文字的时候，一句话说出口，听的人不在，它就散了。有了泥板，一句话可以躺在库房里，等几十年，等一个还没出生的人来读。今天的学者在博物馆里读的，正是这样一些等了几千年的话。

符号能等，才能走得远。走得远，才会在很远的地方，撞上很远的东西。

◆ 四、他们走到了哪一步

这一路前人，看见了符号会走。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制图的人和科日布斯基，看见了现实到理念这一步，没有看见回来的那一步。

“地图不是疆域”，是要人别把理念当成现实。这是一句很好的提醒。可是地图不只是被动地“不是”疆域。它会回过头去改疆域。尹诗涵画上的那一笔，会让草坪上的线更深。地图在回写现实，这一层，那句话没有说。

莫斯和布迪厄，看见了来回，只看见了两界。

在布迪厄那里，走动发生在“社会结构”和“身体”之间。社会结构里，既装着规矩、观念，也装着房子、器物、阶层的分布。理念和现实，被放进了同一个筐里。

本书把这个筐拆成两个。规矩是理念符号，房子是现实符号，它们各有各的材料，各有各的走法，也会彼此对不上。一条规矩和一间房子打架的时候，被逼着改的，常常是身体。两界说不清这件事，三界才说得清。

这样拆，并不是说布迪厄看错了。他讲惯习，本来就是要说明社会怎样一代代再造自己，“结构”这个大筐，正适合他要讲的事。本书要讲的是符号怎样一个一个地结晶、走动，就得把筐拆开来看。

柏拉图、翁格、古迪，看见了文字回写自我，多半只看见了一个方向。

在他们那里，文字是一项技术，作用于人的心智。柏拉图看见的是损失，翁格和古迪看见的是改造。可是心智一变，又会怎样回头改写文字本身？新的书写习惯，怎样长出新的字体、新的版式、新的书写工具？来回的那一半，讲得少。

还有一处，这些前人都没有问：走动要付多少力气？为什么有的迁移一夜之间就完成，有的要几代人？为什么有些东西走过去了，原地还留着一个空壳？

这就要讲回写的速度。

◆ 五、本书的说法：六个方向的走动

先把本书的说法摆出来。

符号能迁移，是因为它是粒子。

第7章讲过三判据：稳定，整体，独立。第三条“独立”，说的就是它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一个符号能走，正因为它是一个结晶好了的整体，不是散在原地的一堆关系。

关系是带不走的。你带不走那块草坪、那几个月里每个赶地铁的人、每一个秋天的早晨。你带得走的，是那道斜线：它已经结晶成了一个稳稳的形状（显露）。

迁移不是复制，是在另一界里重新结晶。

三界的材料不一样。理念的材料是语言和概念，现实的材料是泥土、石头和器物，自我的材料是身体和习惯。一个符号从一界走到另一界，就要换一身材料，重新结晶一次。

重新结晶，就要付力气，也会有得有失。

地图上的虚线，丢了泥巴和秃草，添了一个可以被搜索的名字。身上的习惯，丢了当初定规矩的理由，添了“不用想”。器物丢了习惯里那份分寸，添了能被下一代看见、拿起来照着用的样子。

三界两两之间，有六个方向。

方向	例子	走过去时丢了什么	走过去时添了什么
现实→理念	草坪上的斜线，画成地图上的虚线	泥巴、坡度、那天的雨	一个名字，能被搜索、被导航
理念→自我	“初一十五吃素”，变成那两天身体不想吃肉	当初守这条规矩的理由	不用想，到了那天自然就这样
自我→现实	吃素的习惯，长出一口专用的素锅、初一早上那三炷香	习惯里那份随机应变	能被下一代看见、拿起来照着做
理念→现实	想法刻上泥板；规划图铺成石板路	想法在脑子里的灵活	一副能离开说话人的身体
现实→自我	手机键盘的字母排法，练进手指	键盘当初为什么这样排	手指不看也能打字
自我→理念	外婆炒菜的手感，写成一份菜谱	“差不多”“少许”里的分寸	一张能寄给远方的纸

这六个方向，前人分别看见过其中几条。本书把它们放进一个三角里，因为它们是同一件事：一个粒子，换一身材料，在另一界里重新站住。

前面几节没有细讲的三个方向，这里各补一个例子。

理念→现实。公园的设计图，画在纸上的时候，是一个想法；铺成石板，就成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路。想法有了身体，从此不必再有人站在旁边讲解：人走上去，路自己就把人带到它该带的地方。

现实→自我。黎国强早年做野外采集，身上留下一个改不掉的习惯：走路数步子。他一步七十五厘米上下，走一百三十多步，差不多就是一百米。现在他坐办公室了，下楼买咖啡，嘴里还在默默地数。那一条条量过的路，走进了他的腿。

自我→理念。他后来给新人编了一本采集手册，里面有一章叫“步测”。可他自己也说，手册写得再细，新人照着走，前三个月都量不准。他腿上的那个东西，写进手册时，丢了一大半，新人得自己走，自己重新练出来。

这和外婆的“少许”，是同一个道理，后面还会讲到。

走过去以后，会回写。

上一章讲解释起于对不上。迁移也一样：一个符号走到了新的一界，就会在那里撞上原有的东西，引起新的对不上，逼出新的结晶，再回过头去改写它出发的地方。

尹诗涵画上的虚线，会让更多人走那道斜线，斜线就更深。这是理念回写现实。

“初一十五吃素”沉进身体以后，那条规矩在人心里的分量也变了：它不再是一条要记着的规矩，是“我们家就是这样”。这是自我回写理念。

迁移和回写，是符号三角在时间里的样子。

第13章说，三个角两两相拉，逼第三角变化。这一章补上一层：被逼出来的那个新符号，不会老老实实待在它出生的那一角。它会走。走到哪里，哪里就多了一个结晶，也多了一处可能对不上的地方。

一条从脚下长出来的路，就这样在三个角之间来回走，走成一张网。

还要补一句：走动是要付力气的。

一张地图，要有人去走、去量、去画；一条规矩，要有人一遍一遍地练；一口素锅，要有人去买，去挂，几十年不让它沾荤。没有这些力气，符号只会待在原地，或者走到半路就散了。

一个符号走得远不远，看它是不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粒子，也看一路上有没有人肯付这份力气。

还要看它走到的地方，有没有一个托得住它的场。

很多单位的墙上，都刷过标语。一句理念，走进了现实，成了墙上的几个大字。可是它常常就停在墙上了，没有走进任何人的身体。

为什么？墙上的字，旁边没有一群天天照着做的人，没有一套跟着它转的日常，没有人为它付力气。没有托得住它的场，它就只能是墙上的字。

本章后面会讲到尹诗涵的外婆。她的“初一十五吃素”能走进身体，是因为婆婆在做，邻居在做，庙里初一十五香火最旺。一整片场托着它，它才落得下去。

◆ 六、回写有快有慢

符号在三界之间走，速度并不一样。

理念走得最快。

一个新说法，一夜之间可以传遍全国。一份文件发下去，第二天每个办公室都知道了。理念符号的材料是语言，语言抄起来不费什么力。

自我走得慢。

一条规矩，要进到身体里，得一遍一遍地练。几个星期，几个月，有时是几年。规矩下发那天就知道了，可是身体要很久才跟上。

现实最慢，也最久。

一条石板路，要规划、要审批、要施工；铺下去以后，几十年都在。一座城的街道格局，可以几百年不变。现实符号造起来慢，拆起来也慢。

为什么会这样？

本书第六编会用能量来讲：一个符号的连接度，也就是要拆开它有多难，决定了它改起来有多慢。语言里的连接拆起来快，身体里的连接拆起来慢，石头和泥土里的连接，拆起来最慢。

三界的速度不一样，就会出现时差：一界已经变了，另一界还停在原地。

尹诗涵截下来的那张照片里，就有这样一个时差。

“请勿践踏草坪”的牌子，是一个理念符号走进现实的样子：一条规矩，被做成了一块牌子。它立在那里，铁杆，搪瓷，一年两年都不会倒。可是草坪上的那道斜线，已经说明规矩在人们的脚上不算数了。牌子还在，规矩已经没人守。

现实符号比理念和自我走得慢，它常常比它所代表的那个意思活得更久。

快也有快的麻烦。

理念走得快，常常走在自我前面。一份新规定，今天发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可是身体还照旧，手还照旧，路还照旧。在这一段日子里，理念和自我对不上，新的样子正在成形（介生），旧的样子还没退。

很多单位改制度的头几个月，乱糟糟的，就是这个缘故。不是规定写错了，是三界走得不一样快。

回写有快有慢，就有路径依赖。

一个符号先结晶下来，后面的东西就得顺着它长。

最有名的例子，是键盘。今天电脑和手机上的字母排法，左上角是Q、W、E、R、T、Y，这种排法来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机械打字机，1874年起由雷明顿公司出售。关于它当初为什么这样排，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为了让常连用的字母分开，免得打字机的铅字杆卡在一起。

这个说法的细节，学界有不同意见。1985年，经济学家戴维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当作路径依赖的典型。1990年，利博维茨和马戈利斯撰文反驳，说其他排法未必更好，这个故事被讲得太简单了。

可是有一件事没有争议：手机屏幕上没有铅字杆，根本不会卡住，键盘却还是这样排的。

为什么？因为几代人的手指已经练成了这个排法。这个现实符号走进了亿万人的自我，在那里结下了极高的连接度。现在要改，要拆的不只是键盘，是亿万双手。

从现实走进自我的符号，又回过头来，把现实锁住了。

铁路是另一个例子。

中国的铁路，两条钢轨之间是1435毫米，这叫标准轨距。它的来历，一般追到十九世纪英国早期的铁路：工程师斯蒂芬森修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用的就是这个宽度，1830年通车。俄罗斯和蒙古用的是宽轨，1520毫米。

两种轨距在边境上碰头。在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开往蒙古的国际列车，要把整节车厢顶起来，换下底下那副带轮子的转向架，才能接着走。

一个近两百年前定下来的数字，铺成了几万公里的钢轨，就再也改不动了。改不动的现实符号之间对不上，被逼出来了什么？一整套换轮的手艺，一处专门换轮的场地，一群专门干这件事的工人。这是新的自我符号，也是新的现实符号。

路径依赖，不是符号不走了。是它走过的路太长、结得太牢，后来的东西只能绕着它长。

中文世界还有一个更近的例子。

很多人这些年发现自己“提笔忘字”。拼音输入法用久了，手指记得的是拼音和候选字的位置，手写一个字的笔顺，反而慢慢松了。键盘这个现实符号，走进了手指，又回写了一个人写字的习惯。

再讲一个尹诗涵自己家里的例子。

她的外婆段秋菊，今年七十八岁，住在潮州老家，信佛几十年，初一十五吃素。

这条规矩，最早是她年轻时跟着婆婆守的。头几年要记着日子，月历上用红笔圈出来。后来不用圈了，到了那两天，她早上起来，自己就不想碰荤腥。

规矩走进了身体。

再后来，家里有了一口专用的素锅。初一十五，只用这口锅；平时它挂在灶台边的墙上，谁也不拿它炒肉。尹诗涵小时候不懂，只知道“那口锅不能碰”。

身体走回了器物。

走回来的不只是一口锅，还有一套先后。初一十五的早上，外婆先洗手，在神台前点三炷香，再进厨房取下那口锅。几十年，这个次序没有乱过。尹诗涵小时候跟着站在后面，手里也被塞过一炷香。

一个人身上的习惯，就这样长成了一家人的仪式。仪式是有身体的：香、炉、那口锅、那几步路。它不靠谁背条文，孩子站在后面看几回，就跟上了。

前年，尹诗涵想学外婆的几道素菜，让外婆说，她拿手机记。外婆说：“油下去，等它冒一点点烟，青菜放进去，盐少许。”

“少许是多少？”

“就是少许。”

尹诗涵照着做了几回，不是咸了就是淡了。

外婆手上的东西，走不进那份菜谱。它在外婆身上是一个稳稳的粒子，换成文字，就丢了大半。尹诗涵要学会，得自己站在灶台前，咸一回淡一回，在自己身上重新结晶一次。

迁移不是复制。这一句，在一口锅和一句“少许”里，看得最清楚。

◆ 七、一条斜线走完一圈

现在回到那个街心公园，把那道斜线的一生，从头到尾走一遍。

先守本书的规矩：讲符号的发生，要先指出那条缝，而且要事前指得出来。

这条缝，在公园建成那天就在了。

一头是设计图：四周石板路，中间草坪，从西南角到地铁口，规定的走法是280米。这是一个理念符号，后来铺成了石板，也成了现实。

另一头，是每天早上赶地铁的那些人的脚：一个往直线走、能少走就少走的身体习惯。这是一个自我符号，在每一个赶时间的人身上，早就稳稳的了。

两样东西对不上。差的是90米，是每天早上一两分钟。这条缝，任何人拿一张设计图和一块秒表，在公园开放的第一天就能指出来，用不着等草被踩秃。第11章那片组屋草坪，缝也是这样指出来的：图纸上的直角，对着身上的斜线。

还可以再往前说一步：既然缝在对角线上，那么秃出来的线，就该在对角线上，不该在别处。

事实正是这样。草坪的另外两个角之间，没有地铁口，也没有公交站，那条对角线上的草，一直长得好好的。缝在哪里，线就在哪里；没有缝的地方，草就没有秃。

第一步：自我→现实。

春天，有人第一次从草坪上斜着走过去。草被踩倒，第二天又立起来。没有留下什么。

夏天，走的人多了。几个秃点出现了，又被雨水和新草填上一部分。这时候的草坪，是一锅粥（混沌）：有人走，有人不走，秃点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

秋天，秃点连成了线。线的位置稳下来了，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一道斜线定型（秩序）了。

从一锅粥到定型，中间有一段日子，线正在成形：秃点越来越密，雨后长回来的草越来越少。这一段，卫星图上看得一清二楚。

一个现实符号，从无数双脚的习惯里长了出来。它怎样过三判据，第11章已经细看过，这里不再重复。这一章要看的，是它接下来往哪里走。

第二步：现实→理念。

11月那个晚上，尹诗涵把它画进了地图。

这一步很快。从提交到上线，三天。

地图上的那一笔，丢掉了秃草和泥巴，也丢掉了“请勿践踏”的牌子。它只剩下一条灰色的虚线，和一个名字：“步行小径”。可是它可以被搜索，可以被导航，可以出现在千万部手机里。

第三步：理念→自我。

地图上线以后，导航开始把人往这条线上引。一个从没来过这个公园的人，手机告诉他：直走，穿过公园。他就穿过去了。

新来的人身上，本来没有“斜着穿草坪”这个习惯。是地图替他们走了第一步。一两个月后，附近小区的很多人，已经不看手机也会斜着走了。

黎国强那句“下个月就会有更多人走了”，说中了。

第四步：回写现实。

第二年春天，公园管理处来人看了。那道斜线已经深得像一道沟，下雨积水，两边的草也被踩坏了一大片。

他们没有再立一块“请勿践踏”的牌子。他们顺着那道斜线，铺了一溜石板。

自我符号和现实符号对不上——人人都这样走，地上却还是草坪——被逼着改的，是理念：管理处心里那张设计图，改了。而新的设计图，又马上走进了现实，成了石板。

一条从脚下长出来的小路，变成了一条被正式铺好的路。

第五步：时差。

石板铺好以后，那块“请勿践踏草坪”的牌子，还在原地立了好几个月。

它立在新铺的石板路起点旁边，对着来来往往的人，说着一句已经没有人需要听的话。

三界走得快慢不一，这块牌子就是证据。理念早就变了，自我早就变了，现实里还留着一个空壳。

后来有一天，牌子被拆了。

第六步：再回写到地图。

尹诗涵收到了一条新的上报：“公园里的小径已经铺成石板路了，地图上还标的是虚线。”

她打开系统，把那条虚线，改成了实线。

回头想一想尹诗涵那个晚上。

她那一笔，看起来是一个“画还是不画”的关口。其实，在那之前，缝已经在了，斜线已经定型了，公司的规矩也已经写明了“稳定可走的路要画上”。那一笔是被这几样东西一起推着落下去的。

如果她那天没有画，会怎样？

斜线还是会越来越深，只是慢一些；管理处还是会来铺石板，只是晚一些。地图那一笔改不了方向，它改的是速度。

回写，常常是这样起作用的：它不一定改写结局，它改写的是一件事走到结局要花多久。

一条线，从脚上走到地上，从地上走进地图，从地图走回脚上，又从脚上走回地上，最后回到了地图。

把每一步花了多久记下来，三界的快慢就清楚了：

- 脚踩出线（自我→现实）：大半年。
- 线画进地图（现实→理念）：三天。
- 地图把新来的人引上这条线（理念→自我）：一两个月。
- 管理处铺上石板（回写现实）：又过了一个冬天。
- 那块牌子被拆掉：石板铺好以后，又过了好几个月。
- 虚线改成实线（再回写理念）：收到上报后一个星期。

走进理念的几步，都快；走进现实的几步，都慢；走进身体的那一步，在中间。它在三界之间走了一整圈，每走一步，就在新的一界里重新结晶一次，再回写它刚离开的那一界。

把这一圈画出来，没有哪一步是“源头”。是设计图先错了，还是脚先不听话？是地图带来了人，还是人带来了地图？问不出来。

一年多的时间里，这片草坪显出了一条新的路。不是哪个人设计的，也不是哪个人决定的。它是三界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对不上，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一点一点结晶出来的。

◆ 八、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也带着很多走了很远的符号。

它们走到你身上，走了很久。有的走了几十年，从你父母的嘴里来；有的走了几百年，从一个你不知道名字的祖先那里来；有的只走了几个月，是从手机里的一个软件来的。

你每天早上起来先做的那件事，你说话的某个口气，你家里某一样“不能碰”的东西。它们各自从哪一界走来？

试着追一追。

也许你每天早上喝一杯温水，是小时候妈妈的一句话：理念走进了自我。也许你家门口那块擦脚垫，是因为你爸爸进门从不换鞋，你妈妈只好铺了一块：自我走进了现实。也许你开车到某个路口总要减速，是因为那里早年有过一个坑：现实走进了自我，坑早就填平了，脚还记得。

追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时差。

有没有一样东西，像那块“请勿践踏”的牌子，意思早就没了，样子还在？有没有一条规矩，你嘴上早就不信了，身体还在照着做？有没有一个习惯，你早就改了，家里却还摆着为它准备的器物？

时差本身不坏。有些东西就是要慢，慢才稳得住。

外婆那口素锅，就是慢的好处。几十年挂在墙上，让家里每一个孩子从小就知道：有一样东西，是不随便碰的。外婆不在身边的时候，那口锅还在替她说话。

可是如果一样东西只剩空壳，拦着新的东西长不出来，也许就到了该把它拆下来的时候了。

反过来，如果一样东西你很想让它落进身上，比如一个想养成的习惯，一门想学会的手艺，也别只把它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给它找一个场：一群一起做的人，一个固定的时刻，一件拿在手里的器物。符号要走进你，得有路，也得有人托着。

第五编到这里走完了：三个角怎样相拉，解释从哪里起，结晶又怎样在三界之间走动。那块“请勿践踏”的牌子为什么拆得慢，外婆的“少许”为什么写不进菜谱，要到下一编的账上才算得出来。

带 走 的 话

符号会走：从地上走进纸上，从纸上走进身上，再走回地上；每走一步都要重新结晶，再回头改写它出发的地方。

小　账

地图学、莫斯与布迪厄、柏拉图与翁格，各看见了符号走动的一两个方向；本书把六个方向放进一个三角，并问每一步要付多少力气、走得多快。

只看见“地图不是疆域”、看不见地图回头改写疆域的那一下，迁移就被收回成了一次单向的复制。

本章开头的尹诗涵、黎国强、段秋菊一家，以及那座街心公园和它的草坪，均为构想人物与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谈到的戒律、念珠、吃素等信仰实践只作符号学的描述，不构成信仰实践上的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每天做的某个小习惯，是从哪一条规矩、哪一句话里走过来的？
2.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东西，它所代表的那个意思早就没了，它却还在原地？
3. 有没有一样别人的手艺，你照着写下来却学不会？你后来是怎样在自己身上把它重新练出来的？

◆



第　六　编

符号的能量账

编　序

第六编只做一件事：给符号记一份能量账。

第五编立起了一个三角：三类符号任两角对不上，就逼第三角发生；结晶出来的符号，还在三界之间走动、回写。那一编一路在说“要付力气”“要有人托着”，却还没有把这份力气记成账。第6章留下的那道缺口，也一直开着：在皮尔斯的符号学里，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这一编来补上它。

本书说，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这一编一章记一栏。第16章记内能：内能就是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信是内能，连接度也可以拿来量。第17章记势能：势能是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爱是势能，加达默尔看重的传统，在这里回到结晶所依的位置。第18章记动能：动能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望是动能，对不上是推它的落差，账记全了，就看得出无限衍义为什么走不下去。

三栏要连起来读。存下的连接度，是过去付出的动能；动能沿着一张网走，网给它方向；网上的落差，又推着动能起步。往下接的是第七编：一个符号结得太死，就固化成偶像或石心；被新的对不上化开，就再结晶一次。拆不拆得开，要拿这一编的账去算。

所以读第六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一个符号从起头到停下，究竟花了什么、靠了什么、存下了什么？

16

第16章

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本记着七笔货款的账，妻子看两笔就不再信，丈夫要看到第七笔才松手——一个符号有多结实，到底拿什么来掂量？

场景　一本记了七次的账

佛山，去年11月的一个周二，晚上九点多。

侯天宇四十六岁，开一家小五金厂，做门窗合页和拉手。厂子是他和邵子健合伙开的。两个人在技校宿舍睡过三年上下铺，算起来认识二十三年了。

那天晚上，碗筷刚收下去。女儿在房里写作业，电视开着，没人在看。妻子傅淑华把一个蓝皮笔记本放到饭桌上，推到他面前。

傅淑华四十四岁，在街道办做了十几年会计，记账是她的手艺。本子里记的是这两年厂里的货款：哪一笔客户已经付了，哪一笔迟迟没有进公账，经手人是谁。一共七笔，经手人都是邵子健。

第一笔是前年3月，4.2万元，晚了五十多天才进账。邵子健说客户压款。侯天宇信了。

第二笔、第三笔，理由差不多。侯天宇也信了，还替他跟傅淑华解释：“子健不是那种人。”

第四笔出来的时候，侯天宇心里咯噔了一下。可他还是把那一下按了回去。

第五笔、第六笔，他问过，邵子健都给了说法。他没有再追。

第七笔是当天下午出的事。一个老客户直接打电话给侯天宇，问上个月那11万元的收据怎么还没开。侯天宇翻遍公账，没有这笔钱。

那天晚上他没有吵，也没有拍桌子。他把七笔从头看了一遍，一直看到后半夜。第二天一早，他给一位做律师的老同学打了电话。

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侯天宇：一个不再“信子健”的侯天宇。

傅淑华后来说过一句话，很值得记下来：“我两笔就看出来了，他要七笔。”

同一个人，同一本账。一个人两次就松了，一个人要七次。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放在旁边比。那一年厂里换过一家配件供应商，第一批货晚了一周，侯天宇当场就把对方换掉了。一次都没有多给。

一次，两次，七次。这三个数字，就是本章要讲的东西。

一个符号有多结实，不看它说得多响，看要多大的力才能把它拆开。

本书把这件事叫作**内能**。内能就是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

第六编的能量账，这一章记第一栏。要问的是：为什么有的符号一碰就散，有的怎么也拆不动？

◆ 一、古人用外力掂量结实

拿“拆不拆得动”来掂量一样东西结不结实，是很老的办法。

孟子讲什么叫大丈夫，没有正面列一张品质的清单，说的是三种拆不动它的力：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富贵是往外拉，贫贱是慢慢磨，威武是当头砸。三种力都试过了，它还在，这才算数。孟子给一个人的立身下定义，用的就是断裂的难度。

《诗经·邶风·柏舟》里有一位女子，把这件事说得更细：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这两句很要紧。她说自己的心转不动，可她偏偏先说一句：我的心不是石头。

石头也转不动。可石头转不动，是因为它是死的，里面什么都不流动了。她的心转不动，是因为它连着的东西太多、太深。同样是拆不开，一种是死硬，一种是结实。这一层分别，本章后面还要用上。

荀子从另一头讲：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再结实的东西，也有拆得开的一天，只看付出的力够不够、持不持久。朽木本来容易断，刻两下就停，它也不折。金石本来难拆，一直刻下去，也能刻穿。

荀子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数。结实不是一个“是”或“不是”，是一个要多少刀的问题。

圣经里有一段比喻，用的也是外力。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7:25）

雨、水、风，三种力依次来撞。房子立不立得住，不看房子漂不漂亮，看它的根基连在什么上。

希伯来书给“信”下的定义，更是直接落在这个地方：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

“实底”一词，原文是hypostasis，由“在下”和“站立”两部分合成，字面的意思是“站在底下、撑着的东西”。信不是浮在上面的一个念头，是底下撑着的那一层。要拆它，就得把上面压着的一切一起拆。

讲到人和人之间的结实，《周易》有一句话流传最广：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

这句话常被拿来讲朋友、讲夫妻、讲合伙。它的量法和孟子正好相反：孟子是看什么力拆不动它，这里是看它能拆开什么。两个人连得够紧，连金属都能截断。连接度高到一定程度，它本身就成了一份力。

西方也有一句老话，说的是这份结实怎么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讲友爱，引过一句俗话，大意是：人和人要彼此认得透，得先一起吃完俗话里说的那么多盐。意思是，要一起过很长的日子。一份友谊有多结实，取决于它被一顿一顿饭、一年一年日子连了多少回。

这句话比前面几位多走了半步：它不只看结实，还看结实的来历。

这些古话说法各异，指向同一件事：结实可以被外力试出来，有深浅之分，而且是慢慢攒起来的。

◆ 二、近代哲学画出一张网

到了近代，哲学家开始问一个更细的问题。同样是相信的东西，为什么有的一碰就改，有的怎么都不改？

皮尔斯在《信念的确定》（1877）里先摸到了门。他说，信念是一种习惯，怀疑是一种让人难受的刺激，人想尽快从怀疑里回到信念中去。

他还数了几种“把信念固定下来”的办法。头一种，后来常被译作“固执法”：认定一个说法，凡是可能动摇它的东西，一概不看、不听。

皮尔斯对固执法很公道。他承认它有效，能给人一份安宁。他也指出它守不住：人总要和别人打交道，别人的不同看法迟早会撞进来。他看见了信念会抵抗，也看见了抵抗有限度。

七十多年后，蒯因把这件事画成了一张网。

他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里，大意是这样说的：人所有的知识和信念，连成一整片织物，只在边缘处碰到经验。经验和这片织物对不上的时候，可以在很多地方调整。离边缘近的，容易被改掉。越靠近中心的，比如逻辑和数学，越难动，因为动它，整片织物都要跟着动。

蒯因还把话说到了头：原则上，没有哪一个说法是绝对改不得的，连逻辑的规律也一样；只是越靠中心，改它的代价越大，人越不愿意去改。

这一句很公道。它不说中心的东西神圣不可动，只说动它太贵。“贵”字，已经是一笔账了。

后来他和乌利安合写过一本给大学生读的小书，书名就叫《信念之网》（1970）。

蒯因这一步走得很远。他第一次把“难改”讲成了一个位置问题：一个信念难改，不是因为它更“真”，是因为它连着的东西更多。拆它，要拆一大片。

这和傅淑华那本账，已经很接近了。

◆ 三、实验室里的几条旁证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开始用实验去碰这件事。这些研究不是本书论证的一部分，只作旁证。本书引它们，是看它们在哪里和“连接度”的说法相合。

讲明了是假的，也不改。 1975年，斯坦福的罗斯、莱珀和哈伯德发表过一组实验。

实验先给受试者一份成绩反馈，让他们以为自己很擅长、或者很不擅长某一项判断任务。然后当面讲清楚：那份反馈是事先随机安排的，和他们的真实表现无关。

结果，不少人对自己的看法，仍然留在反馈造出的那个方向上。这一类现象，后来常被叫作“信念固着”。

为什么根据被拆掉了，信念还在？研究者给过一种解释：受试者接到反馈以后，很快自己替它找了别的理由，编进了自己的经验。几年后，安德森、莱珀和罗斯（1980）又专门做实验，看“自己想出来的解释”在这里起的作用。

用本书的话说，那个信念在很短的时间里长出了新的连接。当初撑起它的那一根被拔掉了，可它已经不只靠那一根站着。

同一份材料，各自更信。 1979年，洛德、罗斯和莱珀又发表了一项常被引的研究。研究者找来对死刑看法相反的两群人，给他们读同一组材料。材料里有说死刑能吓阻犯罪的研究，也有说不能的。

读完以后，两群人不是靠拢了，是各自更相信原来的看法。支持的一方挑出了支持的那一半，觉得反对的那一半漏洞百出；反对的一方正好倒过来。

同一份反证，落在不同的连接上，力就不一样。落在一张密网上，它被拆散、吸收；落在一张疏网上，它才拆得动什么。

一张“难放弃”的次序表。 逻辑学家那里还有一支更形式化的研究。1985年，阿尔丘伦、加登佛斯和梅金森在《符号逻辑杂志》上发表了《论理论变化的逻辑》，提出一套信念修正的理论。学界常按三人姓氏的首字母，叫它AGM。

1988年，加登佛斯和梅金森又引入一个概念，英文叫epistemic entrenchment。中文译法不一，本书译作“认知牢固度”。大意是：当新信息逼着你放弃一些信念时，先放弃牢固度低的，留下牢固度高的。

这一支研究的长处，在于它承认信念有一个可以排序的“难放弃程度”。它把蒯因那张网的中心和边缘，变成了一张有先后的次序表。

要攒多少个例外。 统计里还有一个更朴素的算法，可以当作直观的帮手。

如果一个判断，是你从一百次同样的经验里攒下来的，那么第一百零一次的例外，只能让它挪动一点点。要让它退到“一半一半”，大约要攒到差不多同样多的例外。一个只从三次经验里攒下的判断，三四次例外就翻过去了。

这是一个粗糙的模型。可它说出了一件要紧的事：信念的结实，有一部分是可以数的。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些研究，后来也有人重做、争论过，争得最多的是“各自更信”这一支。1996年，库恩和劳重看“各自更信”这一类结果，认为真正从温和走到极端的人只占少数。2018年，格斯和科波克做了三次大样本的调查实验，也没有找到“读了反证反而更信原见”的证据。

所以本书只拿它们作旁证，不拿它们作根基。

◆ 四、它们停在哪一步

这些前人和研究，各自走到了很远的地方。本书一条条接过来，也一条条看它们在哪里停下。

古人的外力试验，多半用在修身上。 孟子试的是大丈夫，《柏舟》说的是一颗心，荀子劝的是学。他们把“拆不拆得动”当成一个人立身的品格来讲，讲得极透。可他们没有把这把尺子拿去量一座桥、一种口音、一条定理，也没有说这三样的结实是同一种东西。尺子已经有了，只是还没有被带出修身的那间屋子。

蒯因的网，只织在理念里。 网上的每一个结，都是陈述、命题、信念。

可侯天宇的“信子健”，连着的远不止几个命题。技校宿舍的上下铺，婚礼上的伴郎，厂门口两个人一起挂上去的牌子，备了案的合伙协议，还有他身上那一句“我看人从来不走眼”。有的在现实里，有的长在他身上。蒯因的网接不住这些。

蒯因的网也没有来历。 它告诉你中心难改、边缘易改，却不问一个信念是怎么走到中心去的。二十三年是怎样一点点把邵子健连进去的？那张网只有现在，没有过去。

心理学多半把“不改”当成一种偏差。 像是认知系统的一个毛病，需要纠正。

这有它的道理：很多不改确实让人吃亏。可这样看，就漏掉了另一半。一个一碰就散的信念，也没法用。侯天宇换供应商只给一次机会，没人说这是理性的胜利。傅淑华两笔就松，也不等于侯天宇七笔才松是愚蠢。

结实本身不是毛病。它是符号之所以是符号的那样东西。

AGM给了牢固度一个次序，可这个次序是事先给定的。 它是放进模型里的一个参数。牢固度从哪里来，为什么有的高有的低，要付出什么才能把它建起来，这些不在它的问题里。

统计的算法会数次数，可它只数同一条线上的经验。 它不知道“子健靠得住”这条线上，还系着另外几十条线。

皮尔斯看见了固执，却把它记成一种“方法”。 也就是人怎样去守住一个信念。他没有接着问：为什么有的信念不必刻意去守，自己就守得住？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结实是建起来的，建要付能量；建起来的结实，存在三界里，不只存在命题之间。

◆ 五、内能就是连接度

本书在第7章讲过，符号是土（特征纠缠）结晶出来的粒子，判据有三条：稳定、整体、独立。这一章要讲的，是“稳定”和“整体”背后的那个数。

内能＝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

本书把符号发生要付的能量分成三样。先把三样摆在一起，免得混：

- 内能，是一个符号身上已经存着的，像一笔存款；
- 势能，是周围那张网对它的吸引和拉扯，像水所在的地势；
- 动能，是连接正在被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像正在流的水。

一个符号的一生，三样都要用到：靠势能托着，付动能接上，最后存成内能。这一章只讲存下来的那一份。

一个符号被拆开，就是它身上的连接被一根根拉断。连接越多、越深、跨得越远，拉断它要的力越大。这个“要多大的力”，就是它的内能。

可以借化学里的一个说法来想。化学讲“键能”，就是拆开一根化学键要付出多少能量。

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碳，一个原子都不多。可金刚石里，每个碳原子都和周围四个碳原子牢牢连着；石墨里的碳原子一层层铺开，层和层之间连得很松。所以一个硬得能划玻璃，一个软得能写字。

材料一样，连接不一样，结实就不一样。符号也是这样：结实不在它用了什么材料，在它连着什么、怎么连。

还要说明一句。本书说的“内能”，是借来的词，不是物理课本里那个和温度、分子运动有关的内能。借它，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件相同的事：一样东西里面存着一份能量，平时看不见，要拆它的时候才看得见。

连接度可以从三个方向去看。

一看连了多少。“新供应商靠得住”，只连着一次准时发货。“子健靠得住”，连着二十三年里的几百件事。

二看连得多深。有的连接是表面的，像两张纸用胶带粘着；有的是长进去的，像树根缠进了石缝。侯天宇把公章交给邵子健，从来不用想就交了。这一根连接，已经从脑子里沉到了手上。

三看跨了几界。只连在理念里的符号，拆起来最快，改一个想法就够了。连进了现实和自我的，拆起来要连现实一起改，连自己一起改。

“子健靠得住”连着协议和牌子，也连着侯天宇“我看人准”那一个更大的自我。拆它，就得连带承认那块牌子挂错了，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所以一个符号的内能，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数，是它和三界里别的符号之间所有连接的总账。

内能撑着三判据。第7章讲的三条判据，稳定和整体，说的都是内能：能一次次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是因为连得牢；拆开就不再是它，是因为它的连接属于整体。

独立这一条，也要靠内能。一个符号要离开发生地、被带去别处，路上会有很多力来拆它：新的环境，新的说法，别人的误解。内能太低的符号，一离开发生地就散了。乡音能跟着一个人走几十年、走几千里，靠的正是它的连接度。

所以内能低不是坏事，只是那样的符号走不远。一个刚背下的电话号码，拨完就忘，本来也不需要它走远。符号该有多高的内能，看它要去多远的地方、经受多久的日子。

内能是攒起来的。 这一点，前人的网里没有，本书要补上。

内能不是一个符号生下来就带着的。每一根连接，当初都是付过力气才接上的。

技校宿舍里的三年，是三年的同吃同住。车间里那两年的折叠床，是两个人一起熬过的几百个夜。那一笔大订单，是一场喝到半夜的酒。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都是一次小小的对不上被一起扛过去，一根新的连接就接上了。二十三年下来，这些连接一根压着一根，成了侯天宇身上一份很厚的东西。

所以可以说：**内能，是过去付出的动能存下来的样子。** 动能怎样付出，第18章细讲；这里只记住一件事：一个符号今天有多难拆，就看它从前被多少力气接起来过。

这也解释了一件常见的事：越是一起熬过难关的关系，越难拆。熬过难关，就是一起付过很多动能。那些动能没有白付，都存成了连接度。

反过来，没有付过力气就到手的东西，连接度往往很低。别人随口告诉你的一个说法，你没有为它熬过一夜，它在你身上就只连着“某某说过”这一根线。一根线，一刀就断。

三界各举一个。

现实符号：一座老石拱桥。 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就是常说的赵州桥，建成于隋代，大约在公元605年前后，到今天一千四百年上下。洪水、战乱、地震，它都经历过，也大修过好几次。

拱桥的结实，不在哪一块石头特别硬。每一块拱石，都被左右两块挤着，被上面的重量压着，两头顶在桥台上。抽掉一块，整道拱都可能塌。可只要一块都不缺，压在上面的重量反而把它们挤得更紧。

这是“整体”的样子。连接度属于整道拱，不属于任何一块石头。

它的内能也是攒起来的。当年开石、凿榫、一块块合拢，是一份力气；一千多年里每一辆车、每一个行人压过去，又把石缝挤实了一点。

自我符号：乡音。 唐人贺知章有两句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

几十年在外，头发都白了，口音没改。乡音连着舌头的位置、喉咙的用力，连着童年时家里每一个人说话的调子。异乡的话一天天地磨，也只磨掉边上一层。要把它连根拆掉，几乎要把童年重新过一遍。

理念符号：勾股定理。 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一条连着整套平面几何，连着测量、建筑、航海，也连着无数人在课堂上算过的题。它在腓因那张网的最中心。拆它，就得把整套几何重写一遍。所以它的内能极高。

下面这张表，把本章出现过的几个符号放在一起，大致按连接度从低到高排一排。

符号	哪一界	它连着什么	拆它要付什么	连接度
刚背下的一个电话号码	自我	几秒钟的默念	一次打岔	极低
“新供应商靠得住”	自我	一次准时发货	一次延误	低
傅淑华的“子健靠得住”	自我	几次见面、几张单据	两笔对不上的账	较低
侯天宇的“子健靠得住”	自我，跨现实与理念	二十三年交情、协议、牌子、“我看人准”	七笔对不上的账	高
乡音	自我	舌头、喉咙、童年家里的声音	几十年异乡也磨不掉	很高
赵州桥	现实	每块拱石互相挤压，两头顶住桥台	千年的洪水、地震、风化	很高
勾股定理	理念	整套几何、测量、建筑	重写几何	极高

◆ 六、信结实，可信不是石头

保罗说，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本书把这三样和三种能量对齐：**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后两样，分别在第18章和第17章细讲。

信是内能，意思是：信就是一个自我符号已经建起来的连接度。

说一个人“有信”，不是说他心里存着一句话，是说他身上有一份拆不开的东西。希伯来书那一句用的“实底”，正好落在这里。

现在回到《柏舟》那两句。信的内能很高，可信不是石头。

本书到第19章再细讲石心。石心＝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石心也拆不开，可它拆不开的原因，是里面什么都不再流动了：不看，不听，不回写。

信不一样。信的连接度高，可它一直在和现实、和别人来回地对账。它拆不开，是因为每一次对账，它都又长出了一点连接。

圣经里有一处写信，写得特别细。保罗讲亚伯拉罕：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罗 4:19）

这里有两个字很要紧：“想到”。亚伯拉罕没有闭上眼睛。他看了现实，看得清清楚楚：身体如同已死，生育已经断绝。反证就摆在面前，他看了，信没有断。

接下来一节说，他“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罗 4:20）。这几个字放在本章里读，意思就更清楚了：每一次看过反证、仍然没有断，信的连接就又多了一根。信是在对账中变厚的，不是在不看账中变厚的。

侯天宇那七笔，恰好让人看见这条界线。前六笔，他每一次都认真看了，问了邵子健，也和傅淑华争了。他没有不看。他的“信子健”一直在对账，只是每一次对账，二十三年的那一大片连接都把它托了回去。

如果他连那个蓝皮本子都不肯打开，那就不再是信，是石心了。

信和石心都拆不开：信拆不开，是因为连得多；石心拆不开，是因为不动了。

拆符号要付的账。 既然内能是断裂的难度，那么拆一个符号，就要付出超过它的能量。本书把这一条写得很硬：

拆符号需动能超过连接度。

荀子那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说的就是这件事。每一刀是一份动能。刀够多、够持久，加起来超过金石的连接度，金石就刻穿了。刀太少，或者刻两下就停，朽木也不折。

侯天宇的七笔，就是七刀。前六刀加起来，还不够拆开二十三年。第七刀落下的时候，账终于过了线。

拆的时候会疼。 一个内能很低的符号断了，人几乎没有感觉。换掉一家只合作过一次的供应商，侯天宇当天晚上照样睡得很好。一个内能很高的符号断了，就不一样。那一晚他坐到后半夜，后来大半个月都睡不踏实。

这份疼，可以看作连接被拉断时的一个读数。连着的越多，断的时候扯动的就越多，疼的地方也越多。侯天宇疼的，不只是那11万元，还有那张伴郎的照片，还有“我看人准”那一句话。

所以别人一个信念难拆的时候，与其说他“想不通”，不如先看看：拆它，要扯断他身上多少根线。

这里有一个容易漏掉的地方。断开的时候，断的往往不是整个符号，是它最弱的那一股。

侯天宇和邵子健后来散了伙。可二十三年并没有一夜之间消失。今年开春，邵子健的父亲住院，侯天宇还是提着水果去看了。拆掉的，是“生意上靠得住”的那一股；技校宿舍里的那一股，还连着。

符号的断裂，常常是一股一股开始的。

◆ 七、连接度可以拿来量

一个说法要能被检验，就要能量。本书说内能＝连接度，连接度就该量得出来。

最朴素的量法，就是傅淑华那本账：**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才松动。**

一次，两次，七次，是三个连接度的读数。这个读数不精确，可它不是空话。它可以在事前记下来，可以拿去和别人比，也可以和同一个人的另一个信念比。

在这个最朴素的读数上，还可以加两样。

一是反证的分量。 七次出问题的货款，金额不同，晚的天数也不同。4.2万元晚到五十天，和11万元根本没有进账，不是同一份力。一个更好的量法，要把每一刀有多重也记下来。

二是断后要重建多少。 一个符号断了，牵连着要改的东西有多少。侯天宇要改的，有合伙协议、公章、厂门口的牌子，有两家人逢年过节的来往，还有他对自己看人眼光的那一份把握。要重建的越多，说明原来连着的越多。

反证的次数、反证的分量、断后的重建，三样合起来，就是一个符号内能的读数。具体怎样把它做成研究，本书留到第30章再谈。

三界的符号，量法各有各的样子。

现实符号最直接。工程上对桥梁做荷载试验，一级一级往上加重，看它在多重的时候开始变形，这就是在量它的连接度。

自我符号要看时间和处境。一个人在异乡住了多少年，换了几种语言环境，口音还剩几成，这就是乡音的一个读数。

理念符号要看牵连。一个说法如果被推翻，有多少别的说法要跟着改写。勾股定理牵连整套几何，一句只出现在某一本书里的断语，牵连的也许只有那一页。

这里先把它的用处说清楚：它让能量律有了可以被推翻的地方。

如果真的去量，发现一个信念松动要多少反证，和它累积了多少连接毫无关系，那么本书关于内能的这一条，就要修改。比如，连得多的和连得少的，一样一两次就散，或者一样怎么都不散。这是本书第五条可推翻条件里的一部分，第29章会和其他几条放在一起再看。

还要补一句：量的时候，反证必须是事前可以独立指认的。傅淑华的本子之所以能当读数，是因为每一行都记在出事的当时，有日期，有银行流水，不是事后回头凑出来的。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第七笔

把侯天宇的那一晚，从头到尾按能量账走一遍。

先找缝。 本书一再说，用“对不上”去解释一个符号的变化，要先在材料里独立指认出那条缝，不能事后回头说“那里一定对不上过”。

侯天宇这里的缝，是可以事先指认的。傅淑华的每一行，都是一个现实符号：钱没有在该到的时候进公账。另一边，是侯天宇身上的一个自我符号：“子健靠得住”。两边每对不上一次，本子上就多一行。七行，七条缝，都记在事前。

再看内能。 “子健靠得住”不是一天立起来的。

技校三年，两个人轮流去食堂打饭。侯天宇结婚，邵子健当伴郎。厂子刚开的头两年，两个人睡在车间的折叠床上。第一笔大订单，是邵子健陪客户喝到半夜拿回来的。每一件事，都是一根连接。到前年3月出第一笔问题之前，这个符号已经攒了二十多年。

而且它跨了三界。在现实里，它连着协议、公章和牌子。在侯天宇身上，它连着“我看人准”这一个更大的自我符号。在理念里，它连着他从小听来的“用人不疑”那一类道理。三界一起托着它。

再看动能。 每一次对不上，都是一份往外拆的力。

第一笔，他问了一句，信了“客户压款”的说法。这一刀很浅。对不上被一根旧连接吸收掉了。

第四笔，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一刀深了些，可他又把它按了回去。前六刀，没有一刀单独够得上二十三年。

第七刀不一样。它不再经过邵子健的嘴，是客户亲口打来的电话，是公账里根本没有的11万元。这一刀落在了“子健靠得住”最弱的那一股上，也就是生意上的那一股。七刀累起来，终于过了线。

那一晚断开的，其实不止一个符号。“子健靠得住”一断，它旁边那个更大的“我看人准”也被扯得裂了一道缝。侯天宇后来说，那几个月他看谁都多看一眼，招一个仓管都要问三遍。这是余震：一个高内能的符号断了，和它连着的符号也跟着晃。

好在“我看人准”连着的东西更多。这些年里，他看准过的人也不少：厂里干了十年的老师傅，一直准时付款的几家老客户。那一道缝没有扩成一道断口。半年以后，他招人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只是多了一道核对的手续。

最后看结晶。 那一晚之后，侯天宇身上不是空了一块，是慢慢长出了一个新的符号。他后来对傅淑华说过一句话，大概就是它的样子：“交情是交情，账是账。”

放回符号三角里看，这一次变的是自我那一角。一边是现实符号：七行账，一通电话。一边是理念符号：他早就知道的“亲兄弟，明算账”那一类道理。两边夹住的那个旧自我符号接不住了，于是有一个新的自我符号被逼出来。这正是第13章那条方程：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这个新符号，也要付能量才立得住。他花了大半年，和那位老同学一起，把合伙的事一笔一笔理清。厂里的公账，从那以后每个月和傅淑华对一次。它现在的连接度还不高，可它在长。

再比一比傅淑华。 她为什么两笔就松了？不是因为她比侯天宇聪明。是因为她和邵子健之间，没有技校宿舍，没有伴郎，没有车间里的折叠床。她身上的“子健靠得住”，连接度本来就低，两刀就够了。

同一本账，两个人读出了两个数字。这不是谁对谁错，是两个符号的内能本来就不一样。

◆ 九、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数字，只是你没有数过。

你相信一家店好吃，大概一顿难吃的饭就够让你不去了。你相信一位老朋友，可能要很多次。你相信父母是爱你的，也许怎么都拆不动。这些数字不一样，不是因为有的信念更真，是因为它们连着的东西不一样多。

下一次，有一个信念被一件事撞了一下，你可以先不急着判断“该不该改”。

拿一张纸，把它连着的东西列出来：它在现实里系着什么，在你身上系着什么，在你的道理里系着什么。列完，你大概就知道它的内能有多高，也知道这一下撞得够不够。

反过来也一样。你想让身边的人改掉一个看法，先别指望一番道理一次就够。看看那个看法在他身上连着什么：他的经历，他的面子，他身边的人，他为它付过的代价。连得多的，要多给几次，也要多给些时间。这不是他笨，是那个符号本来就结实。

再看一看，你是还在对账，还是已经不打开账本了。前一种是信。后一种，是石心的开头。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做。下次你心里“咯噔”一下的时候，像傅淑华那样，把它记下来：哪一天，什么事，有多重。不用急着下结论，只是记。等到哪一天你回头翻，那几行字会告诉你，那个符号一共挨了几刀。

带 走 的 话

一个符号有多结实，不看它说得多响，看要多少次反证、多大的力，才能把它连着的东西一根根拉断。

小　账

蒯因把“难改”讲成网上的位置，门关在只织理念、没有来历；本书把它写成三界连接的总账，并且可以一刀一刀地数。

把一个信念的难拆说成它“本来就真”或“本来就是偏差”，这一下就把二十三年建起来的连接度，收回成了一个先在的性质。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七笔货款的金额与天数、“一百次经验”的算法，都是构想示意，不是实测。

本章不构成心理或法律建议。

想 一 想

1.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信念，被好几次反证撞过还没松？数一数，撞了几次，每次有多重？
2. 同一件事，你和身边的人谁先松了口？你们和那件事之间，各自连着些什么？
3. 你最近坚持着的一件事，你是还在对账，还是已经不打开那本账了？

◆

17

第17章

势能：网络的吸引与拉扯

> **这一章的问题**
>
> “红桃粿”三个字她从小就会说，为什么在小贩中心是飘着的，非要回到舅舅的厨房才活过来——托着它的那张网，是不是它最后要回去的家？

场景　厨房里的粿印

新加坡，农历七月初的一个周六，晚上七点半。

万美玲（Mandy）四十一岁，在一家保险公司做理赔，每天看的是英文的保单和单据。她在大巴窑的组屋里长大，从小上英文源流的学校，华语说得还行，潮州话只剩几个词。

这天晚上，她带着女儿严若曦去舅舅家。若曦十三岁，读中学一年级。

舅舅龚建平六十六岁，在船厂做了一辈子焊工，退休后常去一家潮州会馆帮忙。外婆去年春天走了，九十二岁。潮州人叫外婆“阿嬤”。阿嬤在的时候，每年这个时节都要做红桃粿，祭祖用。今年舅舅说，他来做。

舅舅住在楼下有一片空地的那种老组屋，十二楼。客厅墙上挂着阿嬤的照片，照片前面一只小香炉。电视里放着潮剧，声音开得很小。

厨房很小。灶台上摆着一只木头粿印，桃子形状，边上刻着细细的纹路，木头被手摸得发亮。这是阿嬤用了五十多年的那一只。

万美玲一看见它，就站住了。

一个月前，她在公司楼下的小贩中心买过一盒糕。摊位的牌子上写着另一个名字，形状也不是桃子，馅是甜的。她吃了一口，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别扭。那天中午，她拍了一张牌子的照片，发进家族群里，问了一句：“这是红桃粿吗？”

舅舅在群里回了两个字：“不是。”

她那时候说不清“不是”在哪里。“红桃粿”这三个字她从小就会说，可那天在小贩中心，这三个字在她嘴里像是飘着的，落不到地上。

这天晚上，在舅舅的厨房里，它落下来了。

舅舅一边淘米，一边用潮州话报步骤，报一句，舅妈应一句。糯米要先泡一夜。馅要先炒香菇、虾米、花生。粉团要揉到不粘手。压印的时候要用掌根，不能用指尖。蒸好的第一只，要先端到阿嬤的照片前面。

每一句，都把“红桃粿”这三个字往一个确定的位置上拉。那一个月里在她嘴里飘着的词，一下子有了形状，有了次序，有了它该在的地方。

若曦是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她跟着念了几遍，又问舅舅为什么是桃子。舅舅说，桃在华人的习俗里常连着长寿。

万美玲站在门口，没有说话。她在想一件事：这个词，她明明一直都会说，为什么非要在这间厨房里，才活过来？

一个符号只能在托得住它的场里结晶。

本书把那个托着、拉着的东西，叫作**势能**。势能是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

上一章记的是内能，是一个符号自己存下的那一份连接度；这一章记的，是它周围托着它、拉着它的那一份。

◆ 一、中国人早知道邻里要紧

“一个东西要在对的场里才长得成”，中国古人讲得很早，也讲得很家常。

最有名的是孟母三迁。刘向的《列女传》里说，孟子小时候家靠近墓地，他就学着玩送葬的游戏；搬到集市旁边，他就学着玩买卖吆喝；再搬到学宫旁边，他就学着摆祭器、行揖让的礼。孟母这才说，这里可以住下了。

荀子在《劝学》里，用草木讲了同一件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蓬草本来长得乱，长在笔直的麻丛里，不用扶，也长直了。白沙混进黑泥里，也跟着黑了。荀子说的“不扶而直”四个字，正是一张网的拉力：没有人动手，周围的东西一起把它拉成了那个样子。

孟母三迁这个故事讲的不是孟子聪明，是一个孩子身上长出什么，要看他住在哪张网里。墓地、集市、学宫，是三张不同的网，各往自己那边拉。

《论语·里仁》开头就是一句：

里仁为美。

住处要选有仁风的地方。孔子把“住在哪里”当成一件和德行有关的事来讲。

同一篇里还有一句：

德不孤，必有邻。

这句话常被读成一句安慰：有德的人不会孤单。可它也可以倒过来读：德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站得住的东西，它要有邻，有一张托着它的网。

到了二十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8）里讲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用了一个后来很出名的比喻。大意是：西方社会像一捆一捆扎好的柴，界限清楚；中国乡村的关系，像一块石头丢进水里，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以自己为中心，越往外越淡。他把这叫作“差序格局”。

费孝通这个比喻，画的正是一个场的形状。中心拉得紧，外圈拉得松；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的波纹里，位置不同，被拉的力也不同。

这几份材料都看见了一件事：人身上长出什么，不全由他自己，要看周围那张网往哪边拉、拉得多紧。

◆ 二、西方：语言活在一群人里

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在二十世纪前后，也从几个方向碰到了这件事。

索绪尔。 第1章讲过，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差别的系统。这里要补的是他的另一面。

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里一再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的事实。它存在于说这种话的那一群人当中，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一个人单凭自己，改不了一个词；就算一个人想改，整群说话的人也会把它拉回来。

这是一段很了不起的观察。索绪尔看见了一张网的拉力：一个符号之所以稳，不只因为它在系统里有位置，还因为有一大群人天天在用它，把它拉在原地。

维特根斯坦。 他在《哲学研究》（1953）里说过，大意是：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说一种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

一个词的意思，在很多情形下，就是它在那种生活里怎么被用。离开了那种生活，词还在，用法就松了。

他在书里举过一个例子：建筑工人喊“石板”，助手就把石板递过来。“石板”这个词，在工地上是一声招呼、一个动作、一块搬得动的石头。拿到书房里，它只剩一个名词。

涂尔干。 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里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图腾。他的一个观察大意是：族人聚在一起举行仪式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强烈的集体的激动；这股力需要一个东西来承载，于是图腾就成了这股力的标记。

涂尔干看见的是：一个符号的分量，从一群人聚在一起的那股力里来。人散了，那股力就淡了，符号也跟着轻。

布迪厄。 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干脆用了一个物理味很重的词：“场域”（champ）。

他的意思大致是：社会里有很多个场，文学的场、学术的场、艺术的场、商业的场。每一个场都有自己的规矩、自己看重的东西、自己的位置分布。人一进到某个场里，就被它的力拉着：说什么话算有分量，什么样的作品算好，往哪里走才算往上走。

他还讲过一个和“场”配对的词，常译作“惯习”。意思是：一个人在某个场里待久了，场的拉力会沉到他身上，变成他不用想就有的趣味和动作。他在《区分》（1979）里，就拿这一层去看人的品味怎样被出身和处境拉成形。

布迪厄比前几位多看见了一样东西：场里不只有托，还有争。不同位置上的人，在同一个场里争同一样东西。一个词算不算“高雅”，一部作品算不算“艺术”，是被争出来的。

这四位，一位讲语言，一位讲用法，一位讲仪式，一位讲社会的场，看见的是同一样东西：符号离不开一群人。那一群人，就是托着它的网。

◆ 三、加达默尔：理解从来不空手

二十世纪讲这件事讲得最深的，是加达默尔。

他在《真理与方法》（1960）里，做了一件当时很不讨好的事：替“前见”和“传统”说话。

启蒙运动以来，一种很有力的看法是：要理解得正确，先得把成见清干净，让理性空着手去面对对象。加达默尔说，这做不到，也不必做到。人从来不是空着手去理解的。你读一本书之前，已经带着你的语言、你的问题、你从别人那里接过来的一整套说法。这些前见，不全是障碍，很多正是让理解成为可能的条件。

他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法，大意是：不是历史属于我们，是我们属于历史。人在理解之前，已经站在一个传统里，被它托着，被它往某个方向带。理解，与其说是一个主体去抓住一个对象，不如说是加入一个传统里正在进行的传递。

他讲“经典”，也是同一个意思。大意是：一部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因为它被锁在某个年代里供着，是因为它对每一个后来的时代都还在说话。经典是传统里最深的那几处，后人一次次被它拉回去，又一次次从它那里读出新的东西。

这一段话分量很重。本书一条条记下它对在哪里。

第一，它看见了理解不是从零开始的。任何一次理解，背后都有一张已经织好的网。

第二，它看见了这张网是活的，在一代代的传递中，不是一个静止的仓库。

第三，它把传统从“要清除的东西”里救了出来。传统不是挡在人和真理之间的灰，是人能够理解任何东西的那块地。

这三条，本书全都接住。

加达默尔的书出版几年后，哈贝马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里对它提出批评，两人由此往来了好几年。主要的几篇文字，后来收进1971年出版的文集《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的担心大致是：传统里也可能藏着支配和扭曲，一味信任传统，会把这些也一起接下来。加达默尔则回应说，连批评本身也是站在某个传统里才说得出来的。

这场争论两边都有道理。本书在这里只记下一件事：两个人争的，其实是传统这张网的拉力会不会拉错方向。这一问，下文还要回到。

本书后面要说的势能，在加达默尔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名字，就是传统。

◆ 四、它们停在哪一步

这些前人，各自看见了一张托着的网。本书一条条看，它们在哪里停下。

孟母和孔子，看见了邻里，没有说邻里是一种力。 他们讲的是要选对地方住，讲得极透，可那是一个教人怎么做的劝告，不是一个说明为什么的道理。为什么墓地边上的孩子会学送葬？那张网凭什么能把一个孩子往那边拉？这一问，他们没有接着问。

费孝通画出了场的形状，可他画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不是符号的发生。 波纹怎样把一个词、一种做法、一个人的样子拉出来，不在他的题目里。

索绪尔看见了群体的拉力，可他把它用在了“语言为什么难改”上。 他用这股力说明符号的稳，没有用它说明符号的生。一个新词是怎样在一群人里被拉成形的，在他的共时切面里没有位置。

维特根斯坦看见了用法活在生活里，可他不问用法从哪里来。 “石板”在工地上怎样从一声喊变成一个词，他留给了别人。

涂尔干看见了一群人的力，可这股力在他那里只有一个方向：聚。 他没有讲到另一面：两群人、两张网同时拉着同一个符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布迪厄看见了争，可他争的是位置和资本。 在他那里，场的拉扯是一场关于谁占上风的竞争，人是在场里谋划的一方。一个符号在拉扯之中怎样熔开、怎样再结

出一个新的样子，不是他关心的事。他的人，也多少还是一个先在那里、会算计的主体。

加达默尔走得最远，也停在一个最要紧的地方。 他本人一再强调，理解永远不会完结，总在传统里接着往下传。可是一次理解在什么时候落定，又凭什么可以撤回一次已经落定的理解，他没有讲。这一层空着，传统就既是理解的出发地，也像是理解的归宿。

本书要说的是：传统是结晶所依的势能，不是终点。

这句话要讲清楚，得先把势能本身讲清楚。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那张托着的网是一种能量，它既能吸引，也能拉扯；它托着结晶，却不替结晶决定落在哪里。

◆ 五、本书的说法：吸引与拉扯

势能＝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

一个符号要结晶，周围必须有一张网。这张网由已经结晶的别的符号连成：别的词，别的物件，别的人，别的习惯。它对一个正在成形（介生）的东西，有两种作用：一种是吸引，一种是拉扯。

先说吸引。

做过冰糖的人都知道一件事。一锅浓浓的糖水，放着不动，可能很久都不结晶。往里面吊一根棉线，过几天，糖就一层层结在线上，长成一大块。

糖水本来就够浓，结晶的料是够的。缺的是一个地方，让第一批糖分子有处可依，后面的才能跟着一层层叠上去。那根线，就是一张最小的网。

雪花也是这样。高空里的水汽，多半要先找到一粒极小的尘埃、火山灰或盐粒做核，才凝得成冰晶。没有这样的微粒，云里的小水滴到了零下几十度，还可以不结冰，一直悬着。

符号也一样。一个新的意思，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悬着很久，模模糊糊，像一锅粥（混沌）。周围要有一张网，给它第一个可依的地方，它才结得起来。

新加坡英语里有一个词，很能说明这件事：kiasu，来自闽南话的“惊输”，意思是怕输、凡事抢先。这个词在新加坡人的日常里被用了几十年：排队、抢位、补习、囤货，每一回用，都把它往同一个意思上拉紧一点。2007年，它被收进了《牛津英语词典》的网络版。

一个方言词，在一座城的网里结成了一个英语词，又从那张网里走了出去。没有那张网，它只是一句别人听不懂的闽南话。

万美玲身上的“红桃粿”，在小贩中心悬了一个月。到了舅舅的厨房，那只粿印、那一句句潮州话、那一套先供后吃的次序，就是那根线。

再说拉扯。

网不只托着，还拉着，往一定的方向拉。

糖结在线上，是顺着线长的；线怎么弯，糖块就怎么弯。雪花长成六个角，也是水分子之间的连接把它往那几个方向拉的。网的形状，决定了结晶的形状。

一个孩子长在墓地边，网就把他往送葬的游戏那边拉。长在学宫边，网就把他往揖让那边拉。孟母三迁，迁的就是拉力的方向。

拉扯还有更紧的一种：**两张网同时拉着同一处。**

小贩中心那张网，连着英文的标签、连锁的摊位、各种粉红色糕点的通称，它把“红桃粿”往“一种糕”那边拉。舅舅厨房那张网，连着阿嬤、粿印、中元、潮州话，它把同一个词往一个很准的位置拉。两边一起用力，那个词就被扯住了。

万美玲那一个月的别扭，就是被两张网同时拉着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常见。一个人刚进一家新公司，原来公司教他“邮件要短”，新公司的老同事却嫌他“太冷淡”。同一封邮件，两张网各往一边拉，他每写一封都别扭。这份别扭不是坏事，它说明有两股力正抢着同一处，有一个新的东西要被逼出来了。

本书在第14章讲过，解释起于对不上。这里可以把对不上说得更准一点：**对不上，就是两张网在拉扯同一处，势能出现了落差。** 落差怎样做功，第18章细讲。

势能不在符号身上，在它所处的位置。

这一点要和上一章的内能分开。内能是一个符号自己存着的连接度。势能不是符号自己的，是它在一张网里所处的位置给它的。

同一个“红桃粿”，在舅舅的厨房里，被拉得很紧，位置很准；在小贩中心，被拉得很松，几乎没有位置。词是同一个词，势能不一样。

物理里也是这样讲的。一块石头放在桌上和放在山顶，石头一样，势能不同；势能是它和地球之间那张引力的网给的。

势能和内能，要分开看，也要连起来看。

分开看：万美玲那一个月，“红桃粿”的内能并没有丢。她还记得那个味道，还会说那三个字。丢的是势能：她离开了那张网，那个词没有了拉着它的地方，于是飘。

一个人离开家乡多年，家乡话还会，可是“说不顺”了，也是这个样子。内能还在，势能薄了。

连起来看：内能是在势能里攒起来的。阿嬤的厨房年年做，那个词才在万美玲小时候一层层连进她身上。网越深，一样东西在它里面攒内能就攒得越快、越牢。

反过来，网太浅的地方，什么都攒不起来。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家里只有爷爷奶奶说家乡话，学校、朋友、手机里全是别的话，这孩子往往“听得懂，不会说”。不是他不聪明，是那张网在他身上太薄，托不住一个会说出口的符号。

势能有深浅。

一张网连得越密、次序越清楚、结构越稳，它的势能越深。阿嬤的厨房，五十多年里每年都做，每一步都有定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这张网很深。小贩中心那张网，连着的东西多，可每一根都很浅，谁也不在乎一块糕叫什么。

本书在第8章讲过，数学的样子是场：连接、次序、结构。势能就是这样一个场。一张网有多深，看它的连接有多密，次序有多清楚，结构有多稳。

拿舅舅的厨房对一对，三样都看得见。

连接：谁和谁一起做，粿印连着阿嬤，步骤连着潮州话，馅料连着隔壁巷子那家老杂货店。

次序：泡米在前，压印在后，先供后吃。前一步做完，后一步就被拉过来了。次序本身就是一种拉力，它让下一步不用想。

结构：谁报步骤，谁应，谁端第一只。每个人都有位置，位置空了，就有人被拉去补上。今年舅舅补上了阿嬤报步骤的位置。

下面这张表，把几种常见的场放在一起看。

场	它由什么连成	吸引：托得住什么结晶	拉扯：和谁抢同一处	撤走以后
阿嬤的厨房	粿印、步骤、潮州话、一家人、节期	“红桃粿”连着形状和次序	小贩中心的通称	词还在，飘起来
孟母的邻里	墓地、集市、学宫	孩子游戏里学的样子	另一处邻里	搬走就换了样子
一个语言共同体	天天说这种话的一群人	一个词的准确用法	别的语言里的近义词	词变成“听得懂、不会用”
一个工地	工具、活计、喊声	“石板”是一声招呼加一个动作	书房里的词典	只剩一个名词
一场仪式	聚在一起的人、节期、动作	一个标记的分量	散开后各自的日子	标记变轻
一个学科的同行	教科书、期刊、导师	一个术语的严格意思	日常口语里同一个词	术语退回俗义

表里最后一行可以多说一句。一个学科里的术语，比如物理里的“功”，在教科书、习题、实验室和一群同行中间被拉得很紧。它的意思很准：力乘以沿力方向走过的距离。拿到日常口语里，“下功夫”“用功”，它就被另一张网拉回到“出力气”那一层。同一个字，两张网，两个位置。

网撤走以后会怎样。

这一层，新加坡人有切身的体会。1979年9月，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鼓励华人少用方言、多用华语，在公共场合尤其如此。这件事的得失，不是本书要评的。本书只看它在符号上留下的一个后果：广播、电视、学校、公共场合里，方言的那张网一层层薄了。

网薄了以后，方言词没有一夜消失。它们还活在一些家里、一些会馆里、一些老人的嘴里。可在很多年轻人身上，它们变成了表里写的那种样子：听得懂，不会

用。万美玲就是这一代。她的“红桃粿”能在舅舅厨房里活过来，是因为那张网还剩下这么一小块。

网撤走，符号不会马上死。它先是飘，然后是轻，最后才是忘。中间那一段很长，长到只要网还能补回一块，它就还能落下来。

◆ 六、爱，就是那张网

保罗写过一句话，常被读成一句颂辞：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本书在上一章说，信是内能。这一章要说：**爱是势能**。

这样说，不是把爱降成一个物理量，是看清爱在符号发生里做的是什么事。

保罗在另一封信里，给爱写了一个很少被注意的定义：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西 3:14）

“联络”一词，原文是syndesmos，由“一同”和“捆绑”合成，意思是把东西捆在一起的带子、韧带。爱在这里不是一种心情，是把一样样东西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那张网。

这正是场：连接、次序、结构。

林前13章数爱的样子，数到末了一句是：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包容”的原文是stegō，从“屋顶”一词来，本义是像屋顶那样遮盖，引申为承受、托住。这一句里排在头一个的，是托住。

再看耶稣的一句话：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太 5:46）

只爱爱你的人，是在一张已经织好的网里来回。这张网里本来就有拉力，不需要再付什么。耶稣要的爱，是把网织到原来没有网的地方去，让那里也有托得住东西的力。

耶稣讲葡萄树和枝子，说的也是这件事：枝子要结果子，得连在树上，“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 15:5）。果子是枝子上结的，可托着它、往里面送养分的，是那棵树。

中国古人讲爱，也是一张往外扩的网。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先敬自己家的老人，再推到别人家的老人。这正是费孝通那圈波纹，只是孟子要它一圈圈推得更远，让外圈也有拉力。爱把一张网从近处织到远处，远处才托得住东西。

信仰的群体，也是这样一张网。使徒行传写最早的一群信徒：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

“彼此交接”，原文是koinonia，有相交、共有、一同有份的意思。一群人一起听，一起吃，一起祷告，这就是一张网。很多信徒都有同样的体会：一句经文自己读，是一句话；在一群人中间一起读，它才压得住心。希伯来书劝人“不可停止聚会”（来 10:25），从势能这一栏看，劝的就是不要让那张网薄下去。

这样读，就能明白为什么“最大的是爱”。信是一个符号已经存下的东西，望是正在推进的那股劲；爱是让这两样能够发生的场。没有一张托着的网，信结不起来，望也没有方向可去。

放回那间厨房里看，这一点很具体。

那张网，不是粿印自己织的，是人织的。阿嬤五十多年，每一年都做，每一年都叫一家人来。舅舅今年接着做，是因为他放不下。万美玲今晚来，若曦今晚来，也是因为一份放不下。

这份爱不一定挂在嘴上。舅舅一句“我想你们”也没说过，他只是打了电话，泡好了米，把粿印擦干净摆在灶台上。爱作为势能，常常就是这些：到场，准备好，留出位置。

人散了，那张网就薄了。人来了，那张网就又厚了一层。厨房里那份托得住一个词的势能，是一家人一年年来的爱攒起来的。

◆ 七、传统回到它的位置

现在可以回到加达默尔了。

加达默尔说得对：理解从来不是空手的，人总是站在一个传统里，被它托着。本书把这一层完全接过来，并且给它一个能量上的名字：**传统是结晶所依的势能**。

可是势能有三件事做不了。正是这三件事，让传统不能当终点。

第一，势能自己不起头。 一锅糖水放着不动，可以很久都不结晶。一张网再深，如果没有一处对不上，就什么也不会发生。阿嬤的厨房年年都在，万美玲身上的“红桃粿”多年来也一直在那里，安安稳稳。是小贩中心那张牌子和那张网对不上，才有了这个晚上。起头的是落差，不是网本身。

很多人都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历史很长的读书会，一间很老的教室，一个代代相传的家规。网深得不能再深，可是很多年里没有长出一样新东西。不是网不好，是网里的人和网之间太对得上了。对得上，就没有解释；没有落差，再深的势能也只是躺着。

第二，势能不替结晶决定落在哪里。 网托着，拉着，给方向，可最后结出来的那一块，未必和网原来的样子一样。若曦这一晚结出来的，就不是阿嬤那一份。下文的例子会看到这一点。

第三，势能有时候拉错方向。 墓地边的网，把孟子往送葬游戏那边拉。网的拉力本身不分对错，它只管拉。一个传统托得住好的结晶，也托得住一个早就该熔开的旧符号。第19章讲的偶像，背后常常就是一张很深的网。

还有一条可以检验的推论。 如果势能真是结晶的条件，那么一个人离开了所有托得住他的网，新的理解就会显著变少。孤立的人，哪怕困惑很多、力气也不缺，往往也结不出新的东西：困惑悬着，想法悬着，落不下来。

这是本书可推翻条件里那条可观察预测的一部分（见第29章）：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都会显著变少。疲惫是缺动能，毫无困惑是没有落差，孤立正是缺势能。如果有一天发现，孤立的人和有网托着的人，结出新理解的多少并无分别，本书这一章就要改写。

还要补一层：传统不是一张网，常常是好几张。

万美玲身上就同时有好几张：阿嬤的潮州厨房，学校里的华文课，银行里的英文条款，新加坡这座城本身的多语日常。它们各自往自己那边拉。一个人站在好几个传统的交叉处，每一张网都托着她身上的一部分，也彼此拉扯。说“回到传统”，先得问：回到哪一张？

加达默尔自己其实也摸到过这一层。他说过，大意是：只要有理解，理解就总是一种不同的理解。这句话很公道，它承认每一代读出来的不会和上一代一样。本书只是把它往前推了一步：既然每一次结出来的都不一样，传统就不会是那个最后被回到的地方，它是托着每一次不一样的那张网。

所以，把传统当成理解的终点，就等于把一张网当成了网上结出来的东西。网很重要，没有网就没有结晶；可网不是结晶，结晶也不必回到网原来的样子。

传统会不会拉错方向，是加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的；解释最后会不会落地，是他后来和德里达的那一场相遇要争的。后一场，本书在第24章还会从释经的一边再讲；两人的全部来往，详见书三。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一只粿印

把万美玲那一晚，按势能这一栏从头到尾走一遍。其他两栏，内能和动能，也顺带记上。

先找缝。

这条缝是事前可以指认的。一个月前的那个中午，万美玲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照片，问“这是红桃粿吗”，舅舅回了“不是”。照片、问句、回答，都有时间，都在这一晚之前。

这一点要守住。如果万美玲没有那张照片，只是在这一晚之后回头说“其实我一直觉得哪里不对”，那就是事后凑出来的缝，不能拿来用。有了事前的照片和问答，这条缝才算被独立指认过。

缝的两边也清楚。一边是一个现实符号：摊位上的那块牌子，写着另一个名字，盒子里是另一种形状、另一种馅。一边是万美玲身上的一个自我符号：从小在阿嬤身边听来、吃来的“红桃粿”。两边对不上了。

再看两张网的拉扯。

小贩中心那张网，连着连锁摊位、英文和华语混着的标签、各种粉红色糕点的统称。它拉得很宽，也很浅：叫什么都行，能卖就好。

舅舅厨房那张网，连着五样东西。

第一是物。那只粿印，桃子的轮廓、边上的纹路，被阿嬤五十多年的手一下一下磨得发亮。

第二是次序。泡米、磨浆、炒馅、揉团、压印、蒸、先供后吃，一步都不能乱。

第三是语言。舅舅报步骤用的是潮州话，有几个词，万美玲只在这间厨房里听过。

第四是人。舅舅、舅妈，阿嬤的照片，还有这一晚第一次来的若曦。

第五是日子。农历七月，祭祖，年年这个时候。

这五样连在一起，是一张很深的网，往一个很准的位置拉“红桃粿”这三个字。两张网一宽一深，一松一紧，同时拉着同一个词，这就是那一个月里的落差。

再看舅舅。

那张网里，舅舅是最重的一个结。可舅舅自己，也要靠这张网托着。

去年阿嬤走后的第一个七月，舅妈那几天不在家，舅舅试过一个人做。米泡了，馅炒了，粿印也拿出来了。他说那天做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后来去外面买了几盒，供在阿嬤照片前。

做红桃粿的手艺，在他身上的内能很高，五十多年看着、帮着，手早就会了。可那一天他一个人在厨房里，网里少了阿嬤，又没有别人，手会，做不下去。

今年他打电话叫外甥女来，叫外孙女来。一个内能很高的人，也要一张网托着，那份内能才用得出来。

再看动能。

这一晚，落差开始做功了。万美玲洗了手，跟着舅妈压印。头三只都压裂了，粉团揉得太干。她问为什么裂，舅妈让她摸一摸自己手里的团，再摸一摸自己的。第四只成了。

她又问，馅为什么是咸的，不是甜的。舅舅说，阿嬷那一辈就是这样做的，她小时候吃的也是咸的，只是她忘了。

若曦也有一问。她吃过小贩中心那种甜馅的，觉得更好吃，问能不能做几只甜的。舅舅想了一下，说今天不行，今天是给阿嬷的；下个月若曦过生日，可以试。

这一来一回，两张网在厨房里碰了一下。舅舅没有把甜的赶出门，也没有让它占了今天的位置。网的拉力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它给每样东西排了一个次序。

每一问，每一次压裂、重来，都是一次连接被拆开、重接。这份动能是她自己付的，舅舅替不了。

再看结晶。

到了十一点，蒸笼里出来二十几只。第一只端到了阿嬷的照片前面。

万美玲身上的“红桃粿”，这一晚重新结晶了。它现在稳定：下次在小贩中心看到那块牌子，她不会再别扭，她知道那是另一样东西。它是整体：形状、咸馅、压印的手法、先供后吃，少了哪一样，就不是它。它也独立：第二周她在办公室，给同事画了那只粿印的轮廓，讲了它和那块牌子上的糕差在哪里。同事没有去过那间厨房，也听懂了。

最后看若曦。

若曦这一晚也结出了一样东西，可它不是阿嬷那一份。

她不会说潮州话。舅舅报的步骤，一半她要靠妈妈翻成华语，一半要靠舅舅用英文再讲一遍。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的步骤，是中英文夹着写的。她把那只粿叫作“peach kueh”，又在后面括号里写上“红桃粿”。

这是一个新的符号。它被同一张网托着、拉着，可结出来的样子，和网原来的样子不一样。那张网给了它一个地方和一个方向，没有给它一个必须照抄的模子。

这正是“传统是势能，不是终点”的意思。如果传统是终点，若曦这一晚就只能算没学好。如果传统是势能，她这一晚就是被传统托着，结出了一块属于她这一代的结晶。

舅舅看了她的备忘录，笑了一下，说：“明年你来写。”

把三栏合起来看。

落差：两张网拉着同一个词，一宽一深，事前有照片和问答为证。

势能：舅舅的厨房，由物、次序、语言、人、日子五样连成，托住了这一次结晶，也给了它方向。

动能：压裂的三只，问出口的几句，一晚上的手和嘴，都是万美玲和若曦自己付的。

内能：一个重新落了地的“红桃粿”，一个新结出来的“peach　kueh（红桃粿）”。两样都稳定、整体、能带走，只是不一样。

还要记下一件事：势能要维持。

这张网不会自己永远在那里。阿嬤在的时候，它是阿嬤织的。今年它是舅舅织的。舅舅也六十六岁了。明年还来不来人，后年还有没有人做，这张网会不会薄下去，谁也说不准。

所以那一句“明年你来写”，不只是一句玩笑。它是在把一张网，交到下一个人手里。

◆ 九、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词，只在某个地方才活。

一句家乡话，只在回到老家时才说得顺。一首老歌，只在某几个老朋友中间才唱得出味道。一句经文，只在和一群人一起读的时候才压得住心。离开那个地方，它们还在，可是轻了，飘了。

这不是你记性不好。是那个符号要靠一张网托着，而你离开了那张网。

下一次你觉得一个东西“想不起来是什么味道了”，可以问问自己：托着它的那张网，还在不在？是网薄了，还是你很久没有回去了？

再往前想一步。你身边有没有一张网，是靠你在维持的？一个每年都聚的饭局，一个你在带的读书会，一个你常去看望的老人。你每去一次，那张网就厚一层。别人身上的很多符号，要靠那一层才结得起来。

还有一种时候，你刚搬到一座新的城市，或者刚换了一份工作。头一年，好像什么都是飘的：你会的东西用不上，学的东西记不住。那多半不是你变笨了，是新

的网还没有织起来。给它一点时间，也给自己找几个人，网织起来了，很多东西会自己落下来。

孟母三迁，放到今天也不过时。你常和哪些人在一起，你下班后待在哪张网里，你每天读的、听的、刷的东西从哪里来，这些都在一点点把你往某个方向拉。不必搬家，可以留意一下：你身上正在长出来的东西，是哪张网托出来的。

这就是爱在做的事。

带 走 的 话

一个符号只能在托得住它的网里结晶，那张网就是势能；传统是托着结晶的地，不是结晶要回去的家。

小　账

加达默尔替传统洗清了“成见”的罪名，也讲了理解不会完结，门却关在没讲一次理解何时落定、凭什么撤回，传统便像是理解的归宿；本书把传统放回结晶所依的势能，并补上了两张网的拉扯。

把“红桃粿”当成一个本来就在那里、只等人记住的名字，这一下就把一家人年年织网托出来的一次结晶，收回成了一件被找到的东西。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

本章不构成心理或信仰实践上的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一个词、一首歌、一句话，只在某一个地方、某一群人中间才“活”？那张网由哪些东西连成？
2. 你最近一次觉得“别扭”，是不是有两张网在拉着同一样东西？它们各往哪边拉？
3. 你身边有哪一张网，是靠你一年年去才没有薄下去的？

◆

18

第18章

动能：重连的速率与方向，以及无限衍义为何不可能

这一章的问题

一本词典原则上永远查不完，赖雪梅却在十一点四十分合上了它——推着解释往前走、又让它非停不可的，是什么？

场景　查到半夜的词典

厦门，3月的一个周三，晚上九点。

赖雪梅四十四岁，在一所中学教初三语文，教了二十年。第二天上午有一节诗歌鉴赏课，她坐在书房里备课。

下午放学前，一个学生跑来问她：“老师，意象和形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她当时随口答了课本上的那句话。学生点点头走了。她自己却愣了一下：这句话她讲了二十年，今天第一次觉得，它好像没有回答什么。

她把这个问题记在了备课本的页边上，写了日期。

晚上，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词典，先查“意象”。解释里用到了“形象”。她去查“形象”，解释里又用到了几个别的词。她又去查那几个词。

一开始查得很快，一页翻过去，又是一页。查到第五个词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绕回了第二个词附近。查到第九个，已经是十一点半。

丈夫在客厅看完了一场球赛，过来问她怎么还不睡。她说再查一个。

十一点四十分，她合上了词典。

她没有找到答案。她只是累了，而且心里那一下“愣”，也被这一晚上的翻来翻去磨平了。她对自己说，明天就按课本讲吧，差不多就行。

这个晚上，有一件事很值得拿出来看。

词典是一个封闭的圈：每一个词，都用别的词来解释；顺着解释一直查下去，原则上永远查不完。可赖雪梅的查，停了。她停下，不是因为查到了尽头，词典没有尽头；是因为两样东西用完了：力气，还有那一下“愣”。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前一样，本书叫**动能**。后一样，本书叫**落差**。

动能是连接被拆开、被重接的速率和方向。落差是推动它的那个“水位差”。

上一章说到，对不上就是两张网拉着同一处，势能出现了落差。这一章看落差怎样推着连接拆开、重接，又在哪里停下。

◆ 一、皮尔斯与德里达看见了链

赖雪梅那一晚的词典，正好是两位前人最爱用的一幅图。

皮尔斯。 第2章讲过，皮尔斯的符号是三元的：符号、对象、解释项。这里要接着讲的，是他那条最出名的链。

一个符号，在心里引出一个解释项；这个解释项本身又是一个符号，再引出新的解释项；一路下去，原则上没有尽头。后人把这叫作“无限衍义”。

皮尔斯这一步，对得很深。

第一，他把意义从一个静止的点，变成了一个过程。一个词的意思，不是钉在某处等你去取，是在一次次被解释中往前长。

第二，他看见了意义总是“还没完”。你以为懂了的东西，换一个处境，又能长出新的解释来。

第三，他也没有把链说成乱走。他讲过一个“最终解释项”，晚年还讲，最终落下来的是一种习惯的改变。也就是说，他知道一条真实的链，在某处会落到人的行为里。

这三条，本书都接过来。

今天的人对这条链，其实比皮尔斯那一代更熟。在网上查一个词条，词条里有十几个链接；点进一个，又是十几个。一个晚上点下去，可以从一种鸟点到一场战争，再点到一位作曲家。网上的百科就是一张没有边的图，原则上永远点不完。

德里达。 德里达是从索绪尔那一头进来的。索绪尔说，语言里只有差别。德里达把这句话推到了底。

既然每一个符号都靠和别的符号的差别才成立，那么意思就永远不会在某一个点上完全到场。它总是被推到下一个符号，再下一个。他为此造了一个词，différance，中文常译作“延异”：既是差异，又是延搁。这个词他在六十年代的

文字里已经用过，最早见于1963年的一篇论文。1968年1月，他又专门作过一次题为《延异》的讲演，讲稿后来收进《哲学的边缘》（1972）。

德里达也有他对得很深的地方。

他揭开了一种幻觉：好像只要找到一个词“真正的意思”，它就会整个站到你面前，再也不动。赖雪梅的词典，就是这幻觉被揭开时的样子。每一个解释都把你送到下一个词，没有哪一个词能自己站住。

他还让人看见，一个人自以为握在手里的意思，里面常常藏着被压下去的别的意思。读得越细，越能看见那些缝。

皮尔斯说链会往前长，德里达说链会永远推迟。一个乐观，一个警觉。两个人看见的是同一样东西：意义是一条链，不是一个点。

艾柯后来专门写过诠释的限度，提醒人无限衍义不等于怎么读都行。第3章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

◆ 二、古人讲穷与望

中国古人没有“衍义”这个词，可他们讲过推动变化的那股力，也讲过它的方向。

《周易·系辞下》有一句话，常被引用：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句话的第一个字最要紧。“穷”不是穷困，是走到了头，原来的路走不通了。走不通，才变。没有“穷”，就没有“变”的那一下。

这一个“穷”字，说的正是落差。旧的办法和眼前的处境对不上了，才有一股力逼着人去变。

孟子讲人性，用的是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这里讲的是人性，本书不借他的结论，只借他的图。水往低处流，有方向，是地势给的。水不会自己往高处流，也不会在平地上一直流下去。水流到平了，就停。

孔子站在河边说过一句：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这是一幅动的图。流过去的，像这河水一样，日夜不停。孔子看见的是流的速度和不回头的方向。

把“无限”和“有限”放在一起讲得最透的，是庄子。他在《养生主》开头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接着说“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人的一生有边，要知道的东西没有边。拿有边的一生，去追没有边的知，是很危险的事。

这两句话，几乎就是给无限衍义算的一笔账。庄子看得非常清楚：链可以没有尽头，追链的人有尽头。他不是从逻辑上否定无限，是从一个活人的力气上看出了无限走不完。

圣经讲“望”，也处处落在动和方向上。

保罗说：

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罗 8:24）

望指向的，总是还没到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已经站住的东西，是一股正在往那里去的劲。

他讲自己，用的是赛跑：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 3:13—14）

“忘记背后”，是把旧的连接放开；“努力面前的”，是往前接；“向着标竿”，是方向。一句话里，速率和方向都有了。

以赛亚书写等候的人：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 40:31）

“从新得力”四个字很要紧。望不是一份一次给足、永远用不完的力。它会用尽，也要重新得着。

◆ 三、它们停在哪一步

这些前人和古话，各自看见了链、流、穷、望。本书一条条看它们在哪里停下。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里，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

他讲一个解释项引出下一个，讲得很细；可每往前一步要付什么，谁来付，付完了会怎样，链里没有这一栏。链上每一节，像是白来的。他讲的最终解释项和习惯，本来已经碰到了“停”，可为什么停、停在哪里，他没有从能量上讲。

也要承认一份前身。他在《信念的确定》（1877）里说过：怀疑那份不安一平，探究就停（第2章）。这几乎就是本书“落差抹平就停”的前身。本书补的是另一半：力气用尽，链也会停；同是停，结晶和盖住还要分开记。

德里达的延异，有一本经济账，却从不结清。

这要先替他说清。德里达自己也讲“经济”：1968年的《延异》讲演里，延异有迂回、有延迟、有储备。他还借过弗洛伊德讲记忆时说的“开路”，讲开路遇到的阻力（1966年的《弗洛伊德与书写场景》）。这和本书说的路、连接度，离得很近。

可这本经济账，在他那里从不结清。它是用来说明意义为什么一再被推迟，不是用来算一次理解在哪里落定、力气用完了会怎样。

这两位的链，账上都没有“付不起了会怎样”这一栏。没有这一栏，链当然可以无限。

庄子算出了那笔账的结果，开的却是另一张药方。 他看见有涯追不上无涯，于是劝人不要去追，去养生，去顺其自然。这是一条极深的路。可他没有接着问：既然追不完，那些人在某处停下时，停下的那一刻里，有没有一样东西真的接上了？停，在他那里是一种明智的放手；本书要看的，是停下时有没有结晶。

艾柯给衍义设了限度，可那是理念里的限度。 他说诠释要受文本本身和诠释者共同体的约束，不能怎么读都行。这一步很要紧，它让链不至于乱走。可约束链的，在他那里仍是文本和共同体的规矩，不是读者付不付得起下一步的力气。

《周易》讲了“穷则变”，却没有把变的那股力拆开来算。 穷了会变，可变要多大的力，力从哪里来，用完了怎么办，这些不在《系辞》的一句话里。

孟子和孔子给了水的图，可那是比喻，不是账。 水为什么停，流多快，带走多少泥沙，他们不必去算。

圣经讲望讲得极深，可它要讲的是人和神，不是符号怎样发生。 它说望会用尽、要从新得力，这已经是一份能量的观察，只是没有被放进一门符号学里。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给链记上能量账。账一记上，就能看见链为什么一定会停。

◆ 四、动能是重连的速率

动能＝土（特征纠缠）沿路（差异序列）推进的速度和方向，即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

这句话有三个部分，一个一个看。

第一，动能是拆开和重接。 一个新符号结晶，不是凭空加上一个东西。它要先把旧的连接拆开，再把它们接到新的地方去。赖雪梅要真正懂“意象”，就得先把课本那句话和她心里的那份“懂”拆开。然后，把她读过的诗、她的直觉、她的经验，重新接成一个新的意思。

第二，动能有速率。 拆得快，接得快，动能就大；拆一下停三天，动能就小。同一个人，精神好的晚上和累的晚上，速率不一样。

第三，动能有方向。 拆开了往哪里接，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接上的东西能结晶；方向不对，拆了半天，只是在原地绕圈。

本书在第8章讲过，逻辑的样子是波，有三样东西：轨迹、速度、黏性。动能就是这样一种波。

轨迹，是它一步一步走过的地方。赖雪梅那一晚的轨迹，是词典里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

速度，是它走得多快。那一晚开头很快，后来越来越慢。

黏性，是旧连接拖着它的那股力。拆开一个旧连接，它不会马上松手，会往回拉。课本那句话讲了二十年，赖雪梅每想到一个新说法，它就把她往回拉一下。

忙不等于有动能。

这一点要分清。赖雪梅那一晚很忙，翻了九个词，可真正被拆开、重接的连接很少。她只是在一个圈里跑。

第19章要讲的石心，也常常很忙：忙着辩护，忙着重复，忙着把旧话讲得更响。可这些力气没有一份用在拆开和重接上，所有的动，都是在原地加固。按本书的算法，那样的动能是零。

动能不看动作多少，看连接被拆开、重接了多少。

黏性不全是坏事。

旧连接往回拉，看起来像阻力。可要是没有一点黏性，一个人身上的东西就会被每一次新的风吹走：今天听一种说法改一次，明天听另一种又改一次，什么都存不下来。黏性让动能必须攒到一定的量，才能真的拆开什么。这和第16章说的“结实本身不是毛病”，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内能让符号不易散，黏性让重连不至于太轻率。

望＝动能。

本书把信、望、爱和三种能量对齐：信是内能，爱是势能，望是动能。

望是动能，意思是：望就是一个人身上的连接，正往一个还没到的地方拆开、重接的那股劲。它有速率，可快可慢；它有方向，“向着标竿”；它有黏性，“背后”总会往回拉，所以要“忘记背后”。

它也会用完。以赛亚书说的“从新得力”，从这一栏看，就是动能被补上。

日子里的望，也是这样。一个人在等一个还没有来的结果，复习、改稿、练琴，每一天都在拆开、重接。望是那股往前去的劲。哪一天望没有了，人还坐在书桌前，书却一个字也读不进去了。

落差：有水位差，才能做功。

动能从哪里来？它要有东西推。推它的，就是落差。

上一章讲过：对不上，就是两张网在拉扯同一处，势能出现了落差。这一章要说的是，这个落差像水位差。

一座水电站要发电，光有很多水不够，要有水头，也就是上游和下游的高差。一条很宽很平的河，水再多，也很难推得动一台水轮机。一条窄窄的山涧，落差大，水不多也能推磨。

符号也一样。一个人知道的再多，读的书再厚，如果他身上的东西和眼前的世界处处对得上，就没有落差，也就没有新符号。

这就给了“对得上，就没有解释”一个能量上的理由：对得上，就没有水位差；没有水位差，就做不了功。

赖雪梅那一晚的落差，就是下午那一下“愣”：课本那句话，和她自己读诗二十年的感觉，对不上了。这一下愣，是推着她查词典的全部力气的来源。

落差也不是越大越好。

水位差太小，推不动水轮；水位差太大，水又没有一条能接住它的河道，就会冲垮堤岸，什么也留不下。

符号也是这样。一点小小的对不上，推着人往前接一步，就结晶了。一场大到无法收拾的对不上，比如家破人亡，原来的道理和原来的自己全都接不住，这时候动能常常不够，势能的网也被冲散了。第八编要讲的“人的尽头”和信仰的三个入口，说的就是这样的落差；那里的第三个入口，正是动能耗尽、要先补能量的时候。

动能用掉了，去了哪里？

一份动能，如果方向对，就存成了内能：拆开的连接接到了新地方，接牢了，新符号就结晶了。这就是第16章说的“内能是过去付出的动能存下来的样子”。

如果方向不对，动能就散了：拆开了，接不牢，第二天又松回原样。赖雪梅那一晚的力气，大部分就散在了词典的圈里。

◆ 五、无限衍义为什么走不下去

现在可以把无限衍义放到这本账里来算了。

第一，每一步都要花。

真实的衍义，每往前一步，都是一次小小的结晶：一个解释被拆开，接成一个新的解释，接到能被下一步当作符号来用的程度。

接牢，就要建立连接度。拆开，就要付出超过旧连接度的力，这是第16章那一条：拆符号需动能超过连接度。所以每一步都有一个不能再小的价钱。

第二，力气有限。

一个人有一夜，一群人有一代。一个人一生能付的动能，再多也是有数的。

有人会说，皮尔斯的链本来不放在一个人身上，是放在一个没有确定边界的探究共同体里，一代代都有新的力气补进来。这一点要接住。一群人一代代接力，看上去像一条不停的链；可每一代都要重新付账，这条链是一段段停下的结晶接起来的，不是一条从不停步的链。

无限的链，每一节都要付钱，就要无限的钱。真实世界里没有无限的钱。

无限衍义要无限的能量，所以无限衍义不可能。

第三，落差会被抹平。

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开头流得最急，越往后，两边水位越接近，流得越慢，到平了就停。

衍义也是这样。头一个对不上最尖，推力最大。每结晶一次，落差就小一些。结晶到对得上了，推力就没了，链自然停下。

第四，网撤了也会停。

动能要沿着一张网走，上一章讲过，势能托着结晶，也给方向。一个人完全离开了托着他的网，就算还有力气、还有困惑，每往前接一步也会接不牢，链也就走不远。

所以真实的衍义一定会停。**不是因为抵达了真理，是因为能量用尽，或者落差被抹平。**

赖雪梅那一晚，两样都有：她累了，那是能量用尽；她对自己说“差不多就行”，那是落差被抹平。

落差被抹平，有好有坏。

这一点要说清楚，不然会以为停下都是一回事。

一种抹平，是结晶。对不上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新符号，接上了，两边对得上了。这是做完了功的抹平。

另一种抹平，是盖住。没有新符号长出来，只是拿一句现成的话把缝糊上，或者干脆不去看。“差不多就行”，就是这一种。缝还在，只是看不见了。下次碰到同样的问题，它会再“愣”一下。

两种停，看起来一样，账上完全不同：前一种存下了内能，后一种只是把动能散掉了。

一场家里的争吵，最后以“算了，不说了”收场，就常常是后一种。两个人都累了，落差没有被一个新的说法接住，只是被暂时盖了起来。过几个月，同一件事换个由头，又吵一次。真被接住的那一次，往往是有一个人说出了一句两边都没想到的话，从那以后，这件事就不再吵了。

有人会问：要是每一步越来越便宜呢？

这是一个公道的追问。一步比一步便宜，便宜到加起来也有限，那不就可以有无限多步了吗？

本书的回答是：便宜到快要不花钱的那一步，已经结晶不了任何东西。

赖雪梅后半夜的翻词典，就是这个样子。一页比一页翻得快，一页比一页花得少，可也一页比一页什么都没留下。那已经不是衍义，是滑动。信息在眼前流过去，没有一样结成她的符号。

这正是本书第五条可推翻条件所防的：零成本的结晶。如果真能找到一个符号，在毫无动能消耗、没有任何势能依托的情况下结晶成了粒子，那么本章的这一套就要改写。

皮尔斯说的“原则上”，本书并不反对。

皮尔斯说衍义原则上没有尽头，是对的。词典就是一个原则上永远查不完的圈。

可是“原则上可以一直走”，说的是一张地图：图上所有的路都连着，从哪一点出发，都能走到别处，没有边。本书说的是一条被真正走过的路：有人在走，走要花力气，走到某处就停了。

本书前言里那条通向老井的小路，就是这个分别的样子。村子周围的地，原则上哪里都能走；真正被走出来的，只有那一条。那一条路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几百年里有人一担一担地挑水，付了力气。

地图可以无限，被走过的路不能。无限衍义是一张关于“可能怎样解释”的地图，不是任何一个人真正走过的路。

德里达的延异，也在同一个地方。

拿来描写词典、描写语言这张地图，延异说得很准：每个词都把你送到下一个，没有哪一个自己站住。

可拿来描写一次真实的理解，它那本经济账少了结清的一栏。真实的读者会累，会停，会在某处结晶。结晶以后，意思就落了地，至少这一次落了地。它当然还会被下一次对不上熔开，可那是下一次，要付下一次的钱。

所以意义既不是永远推迟，也不是最后汇合，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落下，靠的是动能存成内能；熔开，靠的是新的落差。

一条可以检验的预测。

如果动能真是结晶的条件，那么疲惫的人，新的理解会显著变少。把这一条和上一章的“孤立”、和“毫无困惑”放在一起，就是本书那条可观察的预测：疲惫、孤立、无困惑的人，新理解显著减少。疲惫是缺动能，孤立是缺势能，无困惑是缺落差。第29章会把它和五条可推翻条件放在一起。

◆ 六、三界各一本完整的账

本书说，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下面三界各记一本完整的账。每一本都从事前可以指认的那条缝记起。

第一本：一条茶山上的小路（现实符号）。

武海波五十八岁，在福建安溪种茶。他家的茶园在一面坡上，一层层梯田往上排。

九十年代末，他在坡顶新开了三层茶园。原来上山只有一条路，从坡的另一面绕上去，走一趟要四十多分钟。

缝在这里，是事前就摆着的。一边是一条采茶的老规矩：铁观音讲究“午青”，露水干了才采，正午前后那几个钟头采下的最好；春茶那几天，这几个钟头里要上下好几趟。一边是他和妻子的两条腿：绕一趟四十多分钟，这几个钟头里跑不了几回。规矩和腿对不上，茶在顶上等着。

落差有了，就开始付动能。

那一年春天，他和妻子开始从茶园中间直接往上爬。一天上下四五趟，再加上请来的两个采茶工。

头一个月，草只是被踩倒，第二天又站起来。这是黏性：草要长回去，地要恢复原样，旧的连接在往回拉。动能的速率要大过这股回拉，路才留得下来。一天四五趟、四个人，刚刚够。

方向是地势给的。

人不会直着往上爬，坡太陡，腿吃不消。脚自己找了一个方向：斜着走，走一段折回来，再斜着走。踩出来的路，是一个一个“之”字。

后来回头看，最先被踩实的，是每一个折回来的拐角。脚在那里要转身、要用力，付出的动能最集中，路面也最先发亮。

这个“之”字，就是动能的方向。它不是谁画的，是落差和腿的力气之间商量出来的：直上最近，可每一步要付的太多；绕远最省力，可要走太久。之字形，正好落在中间。

势能托着它。

这条路能长成，靠的不只是脚。坡的走势、梯田的边、一处老石阶、半山一股泉水，都在拉它：路贴着梯田边走，在泉水边拐了一下，借了那几级老石阶。没有这面坡的形状，路长不成这个样子。

内能存下来了。

到第三年春天，路面已经被踩得发亮，下大雨也冲不走。邻居家上坡顶，也开始走这一条。

这本账还可以倒过来读。有一年武海波腰伤，大半个春天没上山，妻子一个人跑不了几趟。到了秋天，路中间又冒出了一丛丛草。动能一少，黏性就占了上风，路开始往回长。一条现实符号的小路，要靠每天的脚步养着。

它在哪里停。

路长到最上面那层茶园，就不再往上长了。再往上没有茶，也就没有落差。

后来村里修了一条水泥的机耕路，绕到坡顶，摩托车开得上去。走小路的人少了，草又慢慢长回来。动能一撤，内能就开始一点点漏。

第二本：方向盘换了一边（自我符号）。

康俊杰三十二岁，前年从广州调到新加坡，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有时也要开公司的货车。

缝也是事前就在的。新加坡的车靠左行驶，驾驶座在右边；他在广州开了十年车，靠右行驶，驾驶座在左边。这边的交规他考过了，道理全都懂。可他身上的那一套，是十年里一天天练出来的。道理和路，都和他的身体对不上。

动能先是一次次出错。

头一个星期，最常见的一件事是：想打转向灯，雨刷却刷了起来。公司的车，拨杆和他在广州开的车正好左右反着。他一天要错十几次。

每错一次，就是一次拆开：手往左边一伸，碰到的是雨刷，旧的连接被拽了一下；再往右边去找，新的连接被接了一次。这是动能，速率就是他一天错了又改的次数。

到第四个星期，一天错两三次。到第三个月，不错了。

这几个数字，其实就是一份读数。一天错几次，可以看出旧连接被拆开、新连接被接上的速率；错的次数降得多快，就是动能有多大。第16章说连接度可以量，动能也一样可以量。

方向，是往左。

到了环岛，他的头总是先往左边转，那是十年的习惯在拉；他要硬把它掰到右边去看来车。这股往回拉的力，就是黏性。动能的方向，是对着这股黏性，往“靠左”那一边一点点推。

势能托着他。

他不是一个人在练。整座城的车都靠左走，每一条车道、每一块路牌、每一个环岛，都在把他往同一边拉。坐在副驾驶的老同事，在他快要拐错的时候会先说一声“左边，左边”。一整张网托着他，他三个月就练成了。如果只有他一辆车靠左，他大概永远练不成。

内能，在回广州那一次看得最清楚。

去年春节回广州，他租了一辆车。第一天，他拉开的是右边的门。到了路口，他的手又去找右边的拨杆。两天以后才转回来。

新的那一套，已经有了自己的连接度，离开新加坡也没有散。旧的那一套也还在，只是要花两天，才能把它重新接上。

它在哪里停。

到第三个月，他开车不再想左右了。动能停了下来，不是因为他抵达了“正确的开车方法”，是因为他和那座城的路之间，已经对得上了。落差被抹平，这一次是做完了功的那一种。

第三本：一个讲了二十年的词（理念符号）。

回到赖雪梅。

缝是事前指认过的。下午学生那一问，她记在了备课本的页边上，写了日期。还有一样更早的东西：上个学期，她在一篇学生作文的旁边批过“意象运用好”，批的是一段写窗外的树的文字。她当时就有一点不踏实，只是没细想。

这两样，一边是她讲了二十年的课本定义，一边是她自己读诗的感觉。理念和自我对不上，早就记在了纸上。

第一晚的动能，方向不对。

词典那一晚，她付了很多力气，速度也快，可方向是在词与词之间绕圈。动能大多散了，什么也没有存下来。

后来的动能，换了方向。

第二周，她不再查词典，改去读诗。她把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抄在一张纸上：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她问自己：这里的“昏鸦”，和学生作文里“一只乌鸦站在树上”，差在哪里？两样都是一只鸟，都看得见。

她连着三个晚上写笔记，写了又划掉。黏性一直在：课本那一句一次次把她往回拉，她写出来的东西，总是不知不觉又变回了那一句。

势能托着她。

她不是一个人在想。周四的备课组会上，她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和两位同事争了半个小时。一位同事提醒她去看刘勰。她翻到《文心雕龙·神思》，里面有一句“窥意象而运斤”，说的是写作的人先在心里看见那个意与象合在一起的东西，再下笔。

一千五百年前就有人用这两个字，而且是把“意”和“象”捆在一起用的。这一层传统，给了她一个可依的地方。

结晶。

第三个晚上，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自己的话：形象只是被看见的东西；意象，是一个已经被心意浸透了的东西，你看见它，也就看见了那份心意。

“昏鸦”是意象，因为“昏”字把黄昏、倦、归，一起浸进了那只鸟里。学生作文里那只乌鸦是形象，它只是站在那里。

这句话稳定：她第二周拿去给另外两个班讲，讲了三遍，没有走样。它是整体：去掉“浸透”这一层，它就退回课本的那句话。它也独立：备课组那位提醒她看刘勰的同事，后来把这句话借去讲给了自己的学生。

它在哪里停。

她没有再接着查下去。不是因为她找到了“意象”的最终定义，是因为她身上的那一下“愣”，在这一句话上平了。明年也许会有一个学生，再问出一个她答不上的问题，把这句话熔开。那是明年的事，要付明年的力气。

◆ 七、雅各用一夜换了一个名字

圣经里有一本最完整的能量账，记在《创世记》第三十二章，三界都在这本账上。这一章的详细读法，详见书一；这里只按能量账走一遍。

缝在哪里。

这条缝在经文里是事前就写好的。

雅各生下来的时候，手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所以起名叫雅各（创 25:26）。这个名字，在后来的故事里一直连着“抓”：他抓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又抓了本该给以扫的祝福。以扫后来亲口说，这个名字取得正对（创 27:36，大意）。

二十年后，雅各要回家。探子回来报信：以扫带着四百人来迎他。经上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创 32:7）。

缝的一边，是一个理念符号：神给他的应许。他在祷告里一句句把这应许讲出来，说神曾应许要厚待他（创 32:9—12，大意）。缝的另一边，是一个现实符号：四百人正在路上。

夹在中间的，是“雅各”这个自我符号。一个靠“抓”活了几十年的人，抓不住四百人，也抓不住一个应许。旧的自我符号接不住了。

这一夜之前，动能其实已经付了很久。雅各在舅舅拉班家二十年，他自己说过，那些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创 31:40）。被骗、被改工价、一次次重来，那个“抓”的雅各，已经被磨了二十年。雅博渡口的一夜，是最后那一刀，不是唯一的一刀。

势能：两张网拉着同一个人。

一张网是应许：祖父亚伯拉罕的神，父亲以撒的神，还有二十年前伯特利的那一夜。那一夜他梦见天梯，听见神应许与他同在，要“领你归回这地”（创 28:15）。他带在身边的妻子、儿女、牲畜，也都在这张网里。这一切，都在把他往“回家”那边拉。

另一张网，是以扫和那四百人，是二十年前那一场骗，在把他往“逃”那边拉。

两张网拉着同一个雅各。这是本章说的落差，在经文里大得不能再大。

动能：一夜不放手。

那一夜，他把家人都送过了雅博渡口。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创 32:24）

摔跤是这一夜的动能。它有速率：整整一夜，没有停。它有方向，在第26节写得清清楚楚：

那人说天快亮了，要雅各放他走。雅各回答：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创 32:26）

这一句是整本账里最要紧的地方。“不容你去”，还是那个“抓”。雅各身上最老、连接度最高的那一样东西，并没有被丢掉；它被拆开，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从前抓的是哥哥的脚跟、哥哥的福分，这一夜抓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

动能就是拆开和重接。旧的连接没有消失，被重接了。

付出的痕迹。

这一夜不是白付的。那人摸了他的大腿窝，大腿窝就扭了（创 32:25，大意）。天亮的时候，他的腿瘸了：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创 32:31）

那一瘸，是动能付出之后，刻在身上的一个现实符号。经上还记着，以色列人后来不吃大腿窝的筋，就是为了这一夜（创 32:32，大意）。一夜的力气，变成了一个人的步态，又变成了一个民族的习俗。

内能：一个新名字。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 32:28）

“以色列”这个名字，经文自己解释为“与神较力”；学者对它的字源另有讨论，比如有人读作“神必掌权”。

这个新名字，先是一个理念符号：一句关于他是谁的话。它随后落到了他身上，成了一个新的自我符号；第12章说过，名字本来就同时立在三界里。它稳定，此后经文一再用它称呼他。它是整体，“与神与人较力”这一层拆掉，它就只是一个音。它也独立，离开了雅博渡口，被他带回了家，后来又成了一个民族的名字，走了几千年。

雅各给那地方起了名，叫毗努伊勒，意思是“神之面”；他说，他面对面见了神，性命仍得保全（创 32:30，大意）。一个地名，也成了这一夜留下的现实符号。

它在哪里停。

天一亮，摔跤就停了。经文写得很清楚，这一场较力有起头，有结束，不是一场永远打下去的仗。

第二天，以扫跑来迎他，抱住他，两个人都哭了（创 33:4，大意）。四百人没有变成一场屠杀。那个大得不能再大的落差，平了。

这一夜的账，正好把本章的几句话都放在了一起：落差先在，事前写明；动能是一夜的拆开和重接，方向是“不放手”；势能是两张网的拉扯；内能是一个新名字；付出的痕迹，是一条瘸了的腿；链在天亮时停下。

下面这张表，把四本账并排放着看。

账目	小路（现实）	方向盘（自我）	意象（理念）	雅各的新名（理念到自我）
缝在哪里，事前怎样指认	采茶时辰与绕远的老路	靠左的路与靠右的身体	备课本上的日期与旧批语	四百人与神的应许
动能的速率	一天四五趟、四个人	一天错十几次到不错	一晚九个词，后来三晚笔记	一整夜摔跤
动能的方向	之字形往上	往“靠左”一点点推	先绕圈，后转向读诗	不放手，要祝福
黏性	草要长回去	头先往左转	课本那句话往回拉	二十年“抓”的旧连接
势能	坡势、梯田、石阶、泉水	整座城的车流与同事	备课组、刘勰的传统	应许之网与以扫之网

账目	小路（现实）	方向盘（自我）	意象（理念）	雅各的新名（理念到自我）
内能	踩亮的路面，大雨冲不走	回广州也拉右边的门	一句讲三遍不走样的话	以色列，走了几千年
停在哪里	长到最上层茶园	和那座城的路对得上了	那一下“愣”平了	天亮，以扫来抱他
付出的痕迹	一道之字形的路	回国时的两天别扭	划掉的几页笔记	一条瘸了的腿

四本账，三界，样子各不相同，账目却是同一套：先有一条事前可以指认的缝，再有沿着网付出的动能，最后存成一份连接度；链总在某处停下，停下的地方都留着一道痕。

◆ 八、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一定有一个没查完的问题。也许是一个词，也许是一件想不通的事，也许是一个人。

你可能也像赖雪梅那一晚一样，查了很久，绕了很久，最后合上书，对自己说“差不多就行”。

下次再这样的时候，可以先分一分：你停下来，是累了，还是那一下“愣”被磨平了，还是真的有一样东西接上了？前两种停，缝还在；后一种停，才是落了地。

如果是累了，先别逼自己。动能用完的时候，再翻十页书也结不出什么，那只是滑动。先去睡，先去吃，先去走一走。以赛亚书说“从新得力”，在经文里，那力是从等候耶和华来的；放在本书这本账上看，补力的头一步，也常常就是这些最平常的事。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如果是方向不对，换一个方向试试。赖雪梅放下词典去读诗，康俊杰让老同事坐在旁边喊“左边”，武海波斜着走。同样的力气，换个方向，结果就不一样。

如果那一下“愣”还在，就别急着把它磨平。它是你身上那一点水位差。有它，你还能做功。

第六编到这里，账记全了：链会停，停下的地方结出一颗颗粒子。可是结出来的粒子，命运不止一种，有的结得太死，有的还化得开，下一编就看这两种命运。

带 走 的 话

动能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落差推它，用完会停，所以真实的衍义总会停下。

小　账

皮尔斯的链没有记能量账，德里达的延异有一本经济账却从不结清，门都关在“付不起了会怎样”这一栏上；本书给链记上能量账，看见它停在能量用尽或落差抹平的地方。

把“停下来”说成“找到了最终的意思”，这一下就把一夜付出的动能和一条瘸了的腿，收回成了一件早就放在那里、等人取走的东西。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三界各一本完整的账”一节里的茶农武海波、调度员康俊杰也是构想，趟数、出错次数都是构想数据。

本章不构成医疗或心理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查到半夜”的问题是什么？你停下来，是累了、磨平了，还是真的接上了？
2.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练了很久才换过来的习惯？它的黏性在哪里，是谁、是什么在旁边托着你？
3. 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一下“愣”？你打算给它一点时间，还是把它磨平？

◆



第　七　编

固化与熔开

编　序

第七编只做一件事：看一块结晶落下以后的命运。

上一编给符号记了一份能量账：内能是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势能是那张网的吸引和拉扯；动能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前面几编讲的，多是一个符号怎样结晶。账记清了，才问得出结晶以后的事：一块已经站稳的结晶，往后会怎样？

第19章讲固化。固化有两端，凝在对象一端的叫偶像，凝在自我一端的叫石心。这一章说明两端是同一个结构，再用能量账算一算它为什么拆不动。第20章讲熔开。新的对不上进来，旧的结晶化开，熬过一段一锅粥，再结成新的。这一章说明意义为什么既不是终点，也不是永不落地，并和第14章接成一个完整的圈。

两章讲的都是三角里还转得动的时候：改一处理念，改一处现实，或者换掉旧自己的一块板，总有一处接得住。第八编再往前走一步，去看旧的自己整个接不住的时候，那是符号的尽头。

所以读这一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同样摆在眼前的一条缝，为什么在这里化开了，在那里却纹丝不动？

19

第19章

偶像与石心：固化的两端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本手缝样册换来过公司的第一张大单，如今每季照印三百本，四封买手的邮件也推不动——被供起来的册子和进不去话的心，为什么是同一个结构，又为什么拆不动？

场景　周四晚上的会议室

杭州，10月的一个周四，晚上八点。

白文静三十九岁，在一家做了近三十年女装外贸的公司当业务部经理。会议室的灯只开了一半，董事长崔立伟又把一摞新印的样册推到桌子中间。

每一季三百本。铜版纸，烫金封面，一本一本装进牛皮纸袋，寄往德国、荷兰、迪拜的买手。

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块红底金字的牌子，写着六个字：样册就是脸面。

新来的设计师唐书瑶二十六岁。她把笔记本电脑转过来。屏幕上是一件可以转着看的三维样衣，点一下袖口，面料成分、克重、缩水率全跳出来。

她说，上个月有四位买手回了邮件。原话大意都差不多：纸样册收到就进了仓库，请直接发链接。

崔立伟没有看屏幕。他把手按在样册上，说了一句：我们这家公司，就是靠一本样册起来的。

会议室里没人再说话。

白文静知道那个故事。1998年春天的广交会，崔立伟三十六岁，背着一只帆布包。包里是一本他和妻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样册。每一页贴着真布，布边还留着线头。一位德国买手翻了二十分钟，下了公司的第一张大单。

那本样册，现在锁在他办公室的玻璃柜里。

开车回家的路上，白文静一直在想一件事。

那本手缝的样册，当年不是一本册子，是一次发生：一个年轻人，一位买手，一块摸得到的布，一张写下来的单子。现在每季印出来的三百本，形状还是那个形状，那次发生却不在里面了。它们被印出来，只是因为“一直这么印”。

她又想到崔立伟。他不笨，也不坏。二十多年里，他带着公司熬过了2008年，熬过了疫情。可是他身上有一处地方，什么话都进不去了。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一本被供起来的册子，一处进不去话的心。

本书的说法是：它们是同一个结构。一个凝在对象那一端，叫偶像；一个凝在自我那一端，叫石心。

◆ 一、古人早就认得供起来的东西

“供起来”这件事，人类认得很早。

最早、也最郑重的一份材料，在十诫里。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出 20:4）

这条诫命禁的不是手艺。以色列人会雕刻，会铸造，会织造会幕的幔子。它禁的是一种关系：把手造的东西当成神来拜。

先知们讲得更尖。以赛亚书里写一个木匠：同一棵树，一半拿来烧火烤肉、取暖。剩下的一半雕成神像，向它俯伏，求它拯救（赛 44:15—17，大意）。同一块木头，一半是柴，一半是神。先知的讥讽，正落在“同一块木头”上。

诗篇说得更进一步，把造偶像的人也算了进去。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 115:8）

这一句很要紧。它说偶像不只是一个外面的东西。造它、靠它的人，会变得跟它一样：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对象那一端硬了，自我这一端也跟着硬了。

“石心”这个词，就是从先知那里来的。以西结传神的应许，说要赐下新心、新灵：

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

石心与肉心的对照另有专门的读法，详见书一。这里只取一点：在先知的眼里，心是会变硬的，也是能被换回来的。

基督教会后来还为“像”打过一场一百多年的大争论。726年前后，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公开反对敬拜圣像。此后帝国两度禁像，又两度恢复，到843年才最后恢复对圣像的敬礼。

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给出一个分别：对圣像可以敬礼，敬拜只归于神；向圣像表达的尊敬，归于像所指向的那一位。为圣像辩护的大马士革的约翰，在第一道禁像令之后写了三篇辩护文。他引早期教父巴西尔的话，大意是：敬像的尊荣要传到原型那里去。

这个分别很精细。同一幅像，可以是一扇窗，也可以是一堵墙。是窗还是墙，不看像画得怎样，看敬它的人的目光有没有穿过去。

中国的古书里，也有两则人人会讲的故事。

一则是刻舟求剑，出自《吕氏春秋·察今》。楚国人过江，剑掉进水里，他在船舷上刻一道记号，说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船停了，他从记号处下水去捞。书里只评了一句：舟已行矣，而剑不行。

那道刻痕是真的。剑确实从那里掉下去。可是船在走，水在流，刻痕还停在落剑的那一刻。

《察今》讲这个故事，用意不在笑楚人，在讲治国：时代变了，还拿古法来治今天的国，就像这条船上的人。

另一则是郑人买履，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郑国人量好了脚的尺寸，到了集市却忘了带。他宁可回家去取，也不肯拿自己的脚试一试鞋。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宁信度，无自信也。

量出来的尺码，本来是从他自己的脚上来的。到后来，尺码比脚还可信。

东方还有一份分得更细的材料，在佛教里。

佛教讲两种执：我执与法执。把自己执为一个恒常不变的“我”，是我执；把种种道理、名相，连同佛自己说过的法，执为实在不变的东西，是法执。一个凝在自我那一边，一个凝在对象那一边，名目分得清清楚楚。

佛陀还打过一个比方，叫筏喻。有人扎了一只筏子渡河。到了对岸，就该把筏子留在岸边，不必扛在肩上接着赶路（《中部·蛇喻经》，大意）。《金刚经》把这个比方收成一句：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庄子说得更轻：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庄子·外物》）

捕鱼的竹笼是为了鱼。鱼到了手，笼子就可以忘了。忘不了笼子的人，会把笼子挂在堂上，逢年过节拜一拜。

到了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又把“偶像”这个词捡了回来。

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里列出四种“假相”，拉丁文就是idola，偶像。种族的假相、洞穴的假相、市场的假相、剧场的假相。培根看见，偶

像不只立在庙里，也立在人的脑子里：人性的偏好、个人的习气、语词的误用、学派的教条，都会把心供成一座小庙。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商品拜物教”。大意是：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市场上看起来像是物和物之间的关系。好像价值是商品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他看见的，是社会关系在对象一端凝成了物。

1905年前后，马克斯·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的末尾有一个后来很出名的比喻。大意是：清教徒把职业当作天职，那原是一段把人从里面改变过的经历；可是几代以后，这份“天职”留下的只是一副外在的硬壳。后来的人不管信不信，都被装在里面（英译常作iron cage，“铁笼”）。

一段活的经历，几代以后凝成一副壳。这正是固化的样子。

1956年，费斯汀格和两位同事出版了一本书，英文书名是When Prophecy Fails，直译是“当预言失灵”。他们混进一个小团体，团体的首领预言某一天大洪水会来，信者会被飞碟接走。那一天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有些成员并没有散去，反而更起劲地向外传讲。费斯汀格由此讲“认知失调”：人会想办法减轻两种想法互相顶撞的不适。

这本书的记述，近年受到挑战。2025年，有学者据新公开的档案指出：那个团体在预言落空前就在大力传讲，落空后不久便散了，书中的说法有失实之处；这一质疑本身也有人不同意。

这几份材料，一份比一份离今天近。它们都认得“供起来”这件事。

◆ 二、它们各自停在了一端

先写足它们对在哪里。

圣经的材料最完整。它不但看见了对象一端的偶像，还看见了自我一端的石心。更难得的是，诗篇把两端连在了一起：造偶像的人，会变得像偶像。这已经摸到了“同一个结构”。

刻舟求剑和郑人买履，把固化讲得最家常。刻痕停在过去，尺码压过了脚。两千多年来，中国孩子一听就懂。

佛教在两端的划分上走得最细。我执与法执，正对着本书说的两端。筏喻又点中了固化的要害：筏子本来为渡河，渡了河还扛着，是把一次渡河的工具，当成了要供奉的东西。庄子的筌也是一样。

培根把偶像请进了人的心智，开出一整套清理偏见的方法。马克思让人看见，物的身上可以凝着人和人的关系。韦伯看见，一段活的经历几代以后会凝成一副壳。费斯汀格第一次试着把“越被打脸越坚信”放进可以观察、可以记录的研究里；那份记录本身后来受到质疑，这一问却是他提出来的。

可是它们各自停在了一个地方。

圣经的材料，关心的是人和神之间的约：拜谁，信谁，归向谁。它不是一门符号学，本来也不要做符号学。所以它没有去讲，一个品牌、一条规章、一句口号，为什么也会被供起来。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圣像之争留下的那个分别，也是一样。窗与墙之分，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来历通不通”。可是会议把它当作敬拜的规矩来定，用来安顿信徒的礼仪。它没有把它推成一条普遍的符号规律：一切被供起来的东西，都可以拿这把尺子来量。

刻舟求剑和郑人买履，主语是一个可笑的人。故事靠“他笨”讲完。可是崔立伟不笨。聪明人、好人、有功劳的人，为什么也会把一样东西供起来？这两则故事没有回答。

佛教和庄子看得最透，可是它们给的路，是看破、放下、忘。佛教关心的是解脱，庄子关心的是逍遥。它们要做的，都不是把一只筏子为什么那么难放下，记成一笔可以算的账。放下要多大的力？为什么有的筏子轻轻一推就离了肩，有的扛了一辈子？这一问，它们留给了后来的人。

培根的偶像，都在心智里。他开的药方，是用正确的方法把心擦干净，好让自然本来的样子显出来。这仍是发现学的路：偶像是挡在人和真相之间的灰，擦掉就好。偶像本身也曾经是一次发生的刻痕，这一层不在他的问题里。

马克思的重心在对象一端，在生产关系一端。自我那一端怎样跟着硬起来，他留给了后来的人。

韦伯把那副壳描得极深，也极冷。壳为什么拆不动，他写出了它的分量，却没有给出一个能量的量。他的笔停在一种悲观的远眺里。

费斯汀格的重心在自我一端。失调在他那里是一种不舒服，人要把它减掉。他没有把它和对象一端的偶像连起来，也没有把失调当成一个落差：它本来可以做功，可以推着一个新符号结晶出来。

于是剩下两个问题，这几份材料都没有接住。

第一个问题：对象一端的偶像和自我一端的石心，是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头？

第二个问题：既然大家都看得见它过时了，为什么就是拆不动？

第二个问题，要用一份能量账来回答。前面第16—18章，已经把这份账的三栏都立好了。

◆ 三、两端，一个结构

先把“固化”说准。

本书第7章讲过，符号是土（特征纠缠）结出来的粒子态，有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稳定是好事。一个词能被反复认出，一条路下雨冲不掉，一个习惯不用想就会，靠的都是稳定。

所以固化不是“太稳定”。

固化是符号停止迁移、拒绝回写。

一块结晶，遇到新的对不上，还会松开、重接，这叫活的结晶。一块结晶，新的对不上来了，它纹丝不动，什么也进不去，这才叫固化。

怎样分辨？看一件事：一个在事前就能独立指认出来的对不上，到了它面前，有没有引出一次解释。

拿会议室来试。四封买手的邮件，是事前就摆在桌上的现实；“样册就是脸面”，是墙上的理念。两样对不上，这条缝不需要事后去找。缝在那里，会议室里却没有一次解释发生，只有一句“我们就是靠样册起来的”。这就是固化。

固化有两端。

凝在对象一端的，叫偶像。

第4章讲过对象之分：一个符号指向的，可以是一个被找到的东西，也可以是一次发生。偶像，就是一个本来指向一次发生的符号，被当成了一个自己站得住、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它的来历被剪掉了，只剩下形状（显露）。

三百本样册，就是这样。当年那本手缝的册子，指向的是“让买手先摸到布”这次发生。今天印出来的册子，形状一样，指向的却只是它自己。

拿圣像之争的那个分别来对照，会更清楚。一个符号，只要来历还通着，人的目光就能穿过它，落到它指向的那次发生上。这时它是一扇窗。来历一断，目光到它这里就停住了，它就成了一堵墙。偶像不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是一扇窗被砌成了墙。

所以同一件东西，在这个人手里是窗，在那个人手里可以是墙。玻璃柜里那本手缝样册，对崔立伟的妻子也许还是一扇窗：她摸到那些线头，想起的是那年春天的手忙脚乱。对公司来说，它已经砌成了墙。

凝在自我一端的，叫石心。

第12章讲过自我符号：习惯、姿势、名字，还有那个“我”。石心，就是一个自我符号停止回写。“我是靠样册起家的人”，这句话在崔立伟身上，已经不是一句话，是一块长在身上的东西。新的对不上来了，碰到它就弹回去。

两端放在一起看，结构是一样的。

看哪一处	偶像（对象端）	石心（自我端）
凝在哪里	一件东西、一条规章、一个名号	一个习惯、一种身份、一句“我就是这样的人”
原来指向什么	一次发生	一段把人改变过的经历
被剪掉了什么	它的来历	它还能被改写的那一面
新的对不上来了	被挡在外面，不引出解释	被弹回去，不引出解释
力气花在哪里	供奉、维护、照旧印刷	辩护、重复、越说越响
拆开要什么	动能超过它的连接度	动能超过它的连接度，可是这里动能是零
会议室里的样子	每季三百本样册	“我们就是靠样册起来的”

为什么说是同一个结构？因为两端是互相养着的。

偶像要有人供，供它的力气从石心里来。石心要有个锚，锚就是那件偶像。崔立伟的那句话，离了玻璃柜里那本册子，就站不住；那三百本册子，离了他那句话，下一季就不会再印。诗篇那一句“造他的要和他一样”，讲的正是这个互相养。

互相养着，就有一个推论：只砸一端，常常不够。

设想董事会有一天投票，把样册停了。对象那一端的偶像没了，自我那一端的石心还在。那块石头会另找一个锚：也许是广交会上那个必须租最大的展位，也许是一句“线上的东西靠不住”。偶像换了一件，结构没变。

反过来也一样。只劝人“想开一点”，不去碰那件被供起来的东西，也不够。石心松了一夜，第二天看见玻璃柜，又合上了。

再看为什么拆不动。

第16章讲过，内能就是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一个符号连着的东西越多，要拆它付的力就越大。

于是有一条很朴素的式子：

要拆开一个符号，投进去的动能必须超过它的连接度。

那本样册连着什么？连着公司的第一张大单，连着崔立伟三十六岁的那个春天，连着他和妻子缝过的线头。还连着二十多年里每一次“我们靠的就是这个”。每多讲一次，就多连一根线。它的连接度，早已不是一本册子的连接度。

所以四封邮件推不动它。邮件带来的落差是真的，可是落差的力，比不过二十多年攒下的连接。

这件事还可以数一数。第16章说过，连接度可以量：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才松动。放到这间公司里，就是数一数：有多少次摆在眼前的对不上，从样册身边走过去，没有引出一次解释。

2020年6月，第127届广交会第一次整个搬到了网上。买手们隔着屏幕看样衣，那一季的纸样册一本也没寄出去。这是第一批。后来几年，买手的回信一年比一年短。这是第二批。上个月的四封邮件，是第三批。

三批对不上，样册一本没少印。数字摆在这里，比说“老板太固执”要公道得多：不是哪个人脾气硬，是这个符号的连接度，已经高过了这几年所有落差加起来的力。

反过来，这个数也给了一个可以推翻的地方。假如有一天，只来了一封很轻的邮件，样册就停印了，而它攒下的连接一点没少。那就说明，拆不拆得动和连接度无关，本书这笔账就要重算。

石心更难。石心是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

这句话要讲细。第18章讲过，动能是连接被拆开、被重接的速率。石心的人，常常一点也不闲。他可以很忙，忙着辩护，忙着重复，忙着把旧话讲得更响。费斯汀格笔下的那些成员，据他的记述，预言失灵以后反而更卖力地传讲。这份记述的真假还在争，它描画的那种样子，日子里却并不少见。

可是这些力气，没有一份花在“拆开、重接”上。所有的动，都是在原地加固。按本书的算法，重连的速率是零，动能就是零。

第三样能量是势能，也在这里起作用。

第17章讲过，势能是那张纠缠起来的网的吸引和拉扯。对不上，本来就是两张网拉扯同一处，出现了落差，像两边的水位不一样高。有落差，才能做功。

可是固化的符号周围，往往有一张网在帮它把落差抹平。会议室里没人再说话，就是这样一张网。部门经理不说，老员工不说，新来的设计师说过一次，也不再说。四封邮件带来的那点水位差，被一屋子的沉默填平了。

于是三样能量在固化这里排成一个很清楚的样子：内能高到拆不动，动能低到零，势能的落差被周围的网抹平。三样凑齐，一块结晶就成了石头。

一块冰，加一点热就化开。一块石头，放在火边烤一夜，也还是石头。“石心”这个名字取得准：它不是一块冷了的结晶，是一块不再参与重连的结晶。

还有一句公道话要说。

高连接度本身不是病。一条宪法、一套度量衡、一个人几十年的信，都应该连接度很高，不能风一吹就散。坚守和固化的分别，不在硬不硬，在通不通：坚守的人，听得见新的对不上，也肯为它付力气，哪怕付完了仍然站在原地；固化的人，听不见。

偶像的精确说法，第23章还要放到信仰对象那里再讲一次。这里先记住它的结构：一个指向发生的符号，被当成了一个被找到的东西。

◆ 四、一条铜蛇的七百年

要看固化从头到尾怎样发生，圣经里有一个跨度很长、来历很清楚的例子：一条铜蛇。

第一幕在旷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路上发怨言，大意是：为什么领我们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民 21:5，大意）。

这条缝，经文自己写出来了，用不着事后去补。现实是旷野里的饥渴；理念是“神领我们出来”；自我是一群走累了、满口怨言的人。三样对不上。

接着火蛇进了营，许多人被咬死。百姓来求摩西。神吩咐摩西做一条蛇，挂在杆子上，被咬的人一望它，就得活。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民 21:6—9，大意）。

先看这条铜蛇刚造出来的时候是什么。

它是一个现实符号，一件实打实的铜器。它指向的不是铜本身，是一次发生：被咬的人，抬头一望，活了下来。符号和那次发生是一起显出来的。

它满足三判据。稳定：铜不会烂，挂在那里谁都认得。整体：杆子、铜、蛇形，缺一样就不是它。独立：它可以离开旷野，被抬着走，带进迦南，带进后来的城。

第二幕跨过了很多代。

铜蛇被留了下来。经文没有细写中间的岁月，可是到了犹大王希西家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向它烧香。希西家打碎了它，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和合本译作“铜

块”（王下 18:4，大意；希伯来文音译尼胡施坦）。和合本在这里另注了一种读法：是人们这样称呼它。

从摩西到希西家隔了多久？希西家在位，大约在主前715年到686年。出埃及的年代，学者说法不一；按王上 6:1推出的传统年代，约在主前十五世纪中叶。照这个算法，中间隔了七百年上下。

七百年里发生了什么？

来历被剪掉了。最初，铜蛇指向“一望就活”这次发生；后来，人们对着铜蛇本身烧香。它从一个指向发生的符号，变成了一个自己站着、自己受拜的东西。这是对象一端的固化：偶像。

自我一端也跟着硬了。烧香成了习惯，代代相传。向铜蛇烧香的人，未必还记得旷野里的火蛇，可是他的手记得点香的动作。这是一个不再回写的自我符号。

两端互相养着。铜蛇在那里，香就有处烧；香天天在烧，铜蛇就不会被收进库房。

第三幕是打碎。

拆这个符号，要付多大的力？它的连接度高得吓人：摩西的名字，旷野的神迹，七百年的香火，一代一代人的手。希西家的改革不只打碎铜蛇，还废去邱坛、毁坏柱像。这是一场整个国度的动作（王下 18:4，大意）。动能必须大到这个地步，才超得过它的连接度。

这股动能从哪里来？经文记希西家，说他倚靠耶和华，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王下 18:5，大意）。按本书的读法，拆一块固化的结晶，要靠另一处还活着的结晶供给动能。希西家身上那个活的信，就是这股力的来处。一块石头，很少被另一块石头推开。

按和合本正文的读法，希西家起的那个名字，是这一幕最见功夫的地方。

他没有说“这条蛇是假的”。旷野里那次发生，他不否认。他只是把这件东西叫回它的材料：一块铜。来历被剪掉的符号，就只剩材料。叫出它是材料，偶像就退回成一件器物。

故事还有第四幕，在新约里。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 3:14）

同一条铜蛇，在这里没有被拜，也没有被砸，而是被重新读了一次。它指向的又是一次发生：仰望，得生。旧的粒子熔开，在一个新的场里再结晶。

这一幕留给下一章。熔开与再结晶，正是第20章要讲的事。

把这条铜蛇和刻舟求剑放在一起，会看出它们是同一种东西。船舷上那道刻痕，记下的是剑落水的那一刻；杆子上那条铜蛇，记下的是被咬的人抬头得活的那一刻。两样刻痕都是真的。后来的人对着刻痕本身用力，一个从刻痕下水捞剑，一个对着铜蛇烧香。刻痕还在，那一刻早已走远。

还可以拿本章第三节的试法再试一次。到了希西家的时候，有没有一条事前可以指认的缝？有。经文自己写下了：以色列人向它烧香。十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对着一件铜器烧香这个动作，和这条诫命，摆在一起就对不上。缝在那里，七百年里却一直没有引出一次解释，直到希西家。

这里先把账记下来。一条铜蛇走过了一个符号能走的几种命运：在对不上里结晶，在漫长岁月里固化；被一股足够大的动能打碎，又在另一个场里被读出新的意思。

要说明一句：这是本书用符号三角来读这段经文。经文自己关心的是以色列对耶和华的忠诚，不是符号学。本书的读法，只是借它看清固化的形状。

◆ 五、制度、品牌、口号也会被供起

铜蛇离今天太远，再看三个近一点的。

第一个是一条过时的制度。

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部管路上蒸汽机车的法令，通称《1865年机车法》，后来常被叫作“红旗法”。大意是：机车上路，前面至少60码要有一个人步行开道，手里举着红旗；乡间时速不过4英里，城镇里不过2英里。

这条法令不是凭空来的。那时路上跑的是笨重的蒸汽牵引车，压坏路面，惊了马，伤了人。法令的背后，是一条真实的缝：新机器和旧道路、旧马车对不上。它在这条缝里结晶，稳定、整体、能带到全国每一条路上去。

后来，车变了。轻便的汽油车出现了，不再是那种几吨重的铁家伙。新的对不上就摆在路上。法令却一直留着。1878年改过一次，红旗可以不举了，步行开道的人还得走在前面。前后三十一年，到1896年才大幅放宽：三吨以下的轻型车不再要人开道，限速也提了上去。

这期间，它从一个回应发生的符号，变成了一个照章办事的东西。这是制度一端的偶像。

第二个是一个品牌。

诺基亚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部熔开再结晶的历史。它起家于1865年芬兰的一家木浆厂，后来和做橡胶、做电缆的两家公司合在一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转进手机。从1998年到2012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商。

可是到了触屏智能手机兴起的那几年，它没能转过来。2013年，它宣布把手机业务卖给微软，第二年交割。

关于它为什么没转过来，后来有不少研究，说法不尽相同。比如2016年有一项访谈研究认为，那几年公司上下弥漫着一种恐惧，坏消息传不上去。本书只取一个大家公认的轮廓：那些年，诺基亚并不缺工程师，也不缺新技术的样品。缝在事前就看得见，屏幕在变，用户在变。可是“诺基亚手机就是这个样子”，连着一整家公司的骄傲、流程和利润，连接度太高。

还要补一笔公道话。卖掉手机业务以后，诺基亚守住了通信网络设备这一块，2016年又买下了阿尔卡特朗讯，在这一行重新站住了。一个品牌的一处固化了，另一处还能熔开再结晶。固化总是局部的，正像结晶总是局部的。

第三个是一句口号。

“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一百多年前在欧美的百货业流行起来，目前查得到的最早报刊记录在1905年，说的是芝加哥的百货商马歇尔·菲尔德。它也常被归到伦敦的塞尔福里奇、费城的沃纳梅克名下；究竟出自谁口，并无定论。

它刚出来的时候，是对着一条真实的缝说的。那时的老规矩是“买者自慎”，货不对板，吃亏的是顾客。这句口号把天平往顾客那边拨了一下，在当时是新的，是一次发生。

一百年后，它常常被挂在柜台背后。顾客无理取闹，前台的年轻人也得赔笑。新的对不上天天都在：员工受委屈，规矩被滥用。口号还挂着，字一个没改。

把这几样放在一张表里看。

例子	原来那次发生	后来的对不上（事前可指认）	固化在哪一端	拆开要付的力
铜蛇	被咬的人一望就活	人们对铜蛇本身烧香	对象端，连着烧香的手	一场全国的改革
红旗法	笨重的车压路、惊马	轻便汽油车已上路	制度端	三十一年后才大改
诺基亚手机	一家公司一次次转行	触屏手机改了用户	品牌端，连着公司的骄傲	出售整块业务

例子	原来那次发生	后来的对不上（事前可指认）	固化在哪一端	拆开要付的力
“顾客永远是对的”	顾客常常吃亏	员工受辱、规矩被滥用	口号端，连着服务的身段	改写整套服务规矩
三百本样册	让买手先摸到布	四封邮件说“请发链接”	对象端，连着董事长的石心	还没有付出

表里每一行的第三栏，都是在事前就能指认的缝。本书的说法要守住这一点：不是看到一个东西没落了，再回头说“它当时一定固化了”。而是先找到那条摆在眼前的缝，再看它进不进得去。

找不到缝的地方，就不能叫固化。一样东西只是旧，不等于它固化了。

◆ 六、越是灵验的，越容易被供起

把上面那张表从头看到尾，会看出一件有点让人不安的事。

被供起来的，没有一样是假的。

铜蛇是真的救过人。红旗法真的护过路和马。诺基亚真的一次次转行成功过。“顾客永远是对的”真的替顾客说过话。崔立伟那本手缝样册，真的换来了第一张大单。

没有人会去供一样从来没灵验过的东西。一本没换来订单的样册，第二季就没人再印了。

这就是固化最难防的地方：它常常长在一次成功的身上。

按能量账来算，这一点并不奇怪。一个符号越灵验，被用的次数越多，连上它的东西就越多：钱、名声、记忆、一群人的饭碗、一个人最好的那几年。每连一根线，连接度就加一分。连接度越高，越稳；越稳，越容易被当成“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

于是一个结晶越成功，它离偶像就越近。

自我那一端也一样。石心常常不是长在一个人最失败的地方，是长在他最得意的地方。崔立伟的石心，长在1998年那个春天上。那是他一生里最有发生力的一刻。那一刻太亮了，后来的一切都要拿它来照。

这并不是说成功就该受罚。这是说，一个好的结晶，需要给它留一扇回写的门。

人类社会其实早就造过这样的门。

有的法律带着“日落条款”：到了某一天，这一条自动失效，除非有人重新审过、重新通过。它逼着一个结晶，每隔一段时间就面对一次现在。

有的手艺行当，师傅把手艺传给徒弟时，连同“当年为什么这么做”一起传。规矩带着来历走，就不容易变成只剩形状的东西。

一个家庭也可以这样。每年说一次家里那条老规矩的来历：当年是因为什么事，才定下这一条。说得出来，它就还是一个指向发生的符号；说不出来，就该问一问它还要不要留。

比方说，不少人家有一条“饭菜不许剩”的规矩。在经历过饥荒的老人那里，这条规矩连着的是一段真实的饿，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传到孙辈，来历若没有一起传下去，它就只剩一个形状：孩子吃饱了还被逼着吃完，吃出了另一种难受。

规矩本身不必废掉。把来历讲出来，孩子知道了那段饿。这条规矩就能在他身上重新结晶一次，也许结成“少盛一点，盛了就吃完”。

这些门都不贵。它们做的只是一件事：不让来历被剪掉。

◆ 七、放回日子里：先问来历

回到那个周四的晚上。

白文静能做什么？按本章的账，有一件事不必做：不必正面去砸那块牌子。

石心的动能是零。正面去砸，只会逼他把更多力气花在辩护上，加固的就更多。那是往石头上浇水，石头不会软，只会更亮。

有一件事可以试：把来历请回来。

那本锁在玻璃柜里的手缝样册，当年到底做成了什么？它让一位远道来的买手，在别家还只给照片的时候，先摸到了布。这才是那次发生。样册只是它当年的身体。

今天，唐书瑶屏幕上那件能转着看的三维样衣，做的也许正是同一件事：“让买手先摸到布”，只是换了一个身体。

来历一回来，偶像就退回成一个指向发生的符号。样册不必被砸掉。它可以回到玻璃柜里，被当成一段来历来敬重，不再被当成每季必印的规矩。

自我那一端，也许也能松开一点。“我是靠样册起家的人”这块石头，要拆它，动能不够；可是它旁边有一条更早的线：“我是那个让买手先摸到布的人”。顺着这条线重接，拆开的地方小，重连的地方近，要付的力就少得多。

这一步在崔立伟身上走不走得通，本书不替他写好。也许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松开。也许几个月后的某一次谈话，会在他身上显出一个新的他。这要看那场谈话能不能带来足够的动能，也要看身边有没有一张托得住的网。

还有一处，白文静那天晚上也许没想到：她自己。

会议室里没人再说话的那一刻，她也是那片沉默里的一个。第三节讲过，固化的符号周围，常有一张网帮它把落差抹平。她就是那张网上的一个结。

这些年，她身上也沉下了一个自我符号：“我是那个不在会上跟董事长顶嘴的人。”它一度很好，护过她，也护过部门。可是它若不再回写，下一个石心，也许就长在她身上。

她能做的最小的一件事，也许不是去砸偶像，而是不再替它抹平落差：下一次唐书瑶说话的时候，她接一句“四封邮件我也看到了”。一句话的动能很小。可是它让那条缝，在会议室里多留了一会儿。

你自己的日子里，也有被供起来的东西。一个家里的老规矩，一张单位的老表格，一句你从小听到大的话。也有长在你身上、什么都进不去的一处。

可以拿三个问题去试它。

第一，你还说得出它的来历吗？它当年回应的是哪一条缝，指向的是哪一次发生？说不出来历的，多半已经成了形状。

比如单位里那张每月要填的纸质表格。问一问老同事：它是哪一年、因为哪件事开始填的？若谁也说不上来，它多半已经是一面墙。

第二，最近一次摆在眼前的对不上，进去了没有？进去了，它就还活着；弹回来了，就要留心。

比如孩子说“这道题老师讲的方法比你的快”。你是愣了一下，想去看看那个方法，还是一句“按我说的做”就挡了回去？

第三，你花在它身上的力气，是在拆开、重接，还是在原地守着？

比如一场家里的争论。吵了一晚上，第二天你说的话和第一天一模一样，只是声音更大。那一晚的力气，全花在了加固上。

最后要分开一件事。有时候一个人动不了，不是因为石心，是因为太累了，信、望、爱都快耗尽了。那不是固化，是枯竭，第22章讲的第三个入口，说的就是这种时候：先要被托住，先补能量。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石心不是一个坏人的标签。它是一块结晶，一度很好，后来不再回写。

带 走 的 话

偶像是剪掉来历的符号，石心是不再回写的自己；两者同一结构，拆开它的力必须大过它的连接度。

小　账

先知、培根、马克思、费斯汀格各看见固化的一端，门关在“两端分开讲、拆不动只怪人笨”；本书把两端算成同一结构，并用连接度与动能记下拆不动的那笔账。

当铜蛇被当成“本来就在那里的神物”、样册被当成“本来就该印的规矩”，一次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件被找到的东西。

本章开头的白文静、崔立伟、唐书瑶和那家女装外贸公司，以及手缝样册的故事，均为构想，无真实原型；“三批对不上”的计数是构想示例。

本章对铜蛇等经文的读法，只借它看清固化的形状，不代替释经；本章不构成心理或医疗建议。

想 一 想

1. 你家里或单位里，有没有一样大家照做、却没人说得出来历的东西？它当年回应的是哪一条缝？
2. 最近有一次别人指出的对不上，被你一句“我一直就是这样”挡了回去吗？那句话连着你身上的什么？
3. 你最近花力气最多的一件事，是在拆开重接，还是在原地守着？

◆

20

第20章

熔开与再结晶：意义是局部的结晶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份评估报告，让一位母亲心里站了三年的“这孩子就是不用心”塞不下了——一块站稳的结晶，怎样被新的缝化开、再结成新的，又为什么每次只化在一处？

场景　压在饭桌上的报告

新加坡，11月的一个周二，晚上九点半。

吕佩珊（Pearl）四十一岁，在一家银行做合规经理。她每天的工作，是在一份份文件里找出对不上的地方。

这天晚上，饭桌上压着一份十二页的报告，是她儿子任家乐的评估报告。任家乐十岁，读小学四年级。

报告是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写的。前面几页是测验的分数，后面是结论：读写障碍。

吕佩珊把报告读了三遍。

三年来，她心里一直有一句话：这孩子就是不用心。

每天晚上，她坐在他旁边听写。“鸟”字他总写成“乌”，少一点。英文的was写成saw，前后颠倒。她一次次说：又粗心了。妈妈小时候，一个字写十遍，就记住了。

那句“不用心”，在她身上已经站得很稳。它能解释每一次错字，每一张红叉的听写本，每一个哭着写作业的晚上。

可是报告第三页有两行数字。一行是言语推理，高于同龄孩子的平均水平。一行是文字解码，明显低于平均。两行之间，隔着一道很宽的缝。

这道缝，她其实早就见过。任家乐能把一部恐龙纪录片从头讲到尾，哪一种恐龙生活在哪个年代，一样不错。三年级时，老师在成绩单上写过一句：口头表达优秀，书写有困难。

那时候，她把这句话也塞进了“不用心”里：口头讲得那么好，写不出来，不是不用心是什么？

今晚，那句话塞不下了。

它没有一下子碎掉。她只是觉得，它不再那么硬了。像一块糖放进温水里，边角先软，慢慢化开。

她想起那些晚上自己说过的话。她在饭桌边坐了很久，哭了一场。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一类晚上：一块站了很久的结晶，被一条新的缝泡软，化开，再慢慢结成另一块。

上一章那本样册，二十多年化不开。这一章看一块化得开的。

第14章讲过这一圈的前半：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这一章接着讲后半：停下的结晶，怎样被下一次对不上重新打开，打开以后又怎样再落下。

◆ 一、前人说过意义会落，也会化

意义落得下，也化得开，前人早有察觉。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留下一句话，经柏拉图转述而流传极广，大意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河还叫那条河，水已经不是那些水。

中国的《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一句排出了一个次序：走到头了，就要变；变了，才通；通了，才能久。它没有说“变”是终点，也没有说“久”是终点。久了，又会走到头。

孔子说得更家常：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旧的东西，温一温，会长出新的来。新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旧学化开以后，重新结出来的。

八百多年前，1175年，朱熹和陆氏兄弟在鹅湖论学。四年后，朱熹写了一首和诗，追和陆九龄（字子寿）当年在鹅湖写下的诗，里面有一联：旧学商量加邃密，

新知培养转深沉。旧学要一再商量，新知要慢慢培养。一个“商量”，一个“培养”，都是费工夫的事。

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里，有一句讲人怎样被改变：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 12:2）

“心意更新”，是一个人身上旧的心思化开，结出新的。经文要讲的是信徒的生命，这里只借它看一个形状：人的心意是会更新的，而且是“变化”，不是一次了结。

到了二十世纪，几位大思想家从不同的方向碰到了同一件事。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里讲视域融合。读者带着自己的视域进入文本，文本带着它的传统，两边在理解中融合。他还有一句很要紧的话，大意是：只要有理解，理解就总是不同地理解。同一部经典，每一代人读出来的都不一样。

德里达从另一头走。他从索绪尔“语言里只有差别”出发，讲“延异”（différance）：意义永远在符号与符号之间推迟，不会完整地到场。他看见的，是一切看上去落了地的意义，底下都还在滑动。

皮尔斯也碰到过。他晚年讲解释项，在1907年的一份手稿里说：一个符号在人身上留下的逻辑解释项，落在习惯的改变上。习惯会成，也会改。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孩子怎样长出认识，用了两个词：同化与顺应。孩子拿已有的认知结构去吃进新东西，这是同化；吃不进去，结构自己改了，这是顺应。一次顺应，就是一个孩子身上的旧结构化开，结成新的。

1932年，哲学家纽拉特在一篇讨论记录语句的文章里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就像海上的水手，必须在大海上一块木板一块木板地重修自己的船。没法开进船坞，从头造起。

第16章讲过蒯因那张信念之网：越靠中心越难改。他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里还说过一层：经验撞上来，人调整网上的哪几处，天然倾向于尽量少扰动整个系统，能少动就少动。后来他把这叫作“最小损伤”的准则。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讲得最有戏剧性：常规科学里攒下反常，积多了成危机，危机里旧范式让位给新范式。他说那像一次格式塔的转换，同一幅图，忽然看成了另一样东西。这一段，书九有专章，详见书九。

这几位放在一起看，已经把意义的命运说出了一大半。

◆ 二、各自说中了一截

先写足他们对在哪里。

赫拉克利特和《系辞》，说中了“变”是常态，“久”是暂时的通。

孔子和朱熹说中了新从旧里来：知新要温故，新知要从旧学里商量出来。这已经是“熔开的材料接进新结晶”的意思。保罗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说中了这件事会发生在一个人最里面的地方。

加达默尔说中了结晶。理解会落地，会融合成一个视域，会在一代人身上站稳。他还说中了另一层：每一代的理解都不同。他并非不知道理解会一再改变。

德里达说中了熔开。看上去最稳的意义，底下也有缝；一个词的意思，从来没有被一次说尽。

皮尔斯说中了结晶落在哪里：落在习惯上，而且习惯会改。

皮亚杰说中了顺应：旧结构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化开，长成新结构。

纽拉特和蒯因说中了“局部”：没有人能把整条船拆了重造，改的总是某几块板，某几处网眼。蒯因的“最小损伤”，几乎已经是一份能量账的影子：拆得越少，付得越少。

库恩说中了熔开有时来得很猛，整片整片地换。

可是他们各自停在了一截上。

《系辞》和孔子、朱熹讲的是修身与为学的道理。怎样才算“穷”？“温故”要付多少工夫才“知新”？为什么有人温了一辈子故也不知新？它们没有记成一笔账。这本来不是它们要做的事。

加达默尔本人强调，理解永远不会完结。可是他讲的每一次“不同”，都被看作传统往前的丰厚，他描画的方向是汇合。一次已经结晶的理解，什么时候、凭什么可以撤回一次，熔开以后为什么还落得下，不在他的问题里。

德里达看见了熔开，却很少去讲落地。可是吕佩珊总要在下一次听写之前，知道自己该对孩子说什么。人每天都在一个落了地的意义上走路。

皮尔斯的习惯改变，放在探究的逻辑里讲，放在理念那一界里讲。一个母亲身上的“不用心”化开，连着的是她的身体、她母亲当年那句“写十遍”。这些在他的框架里没有位置。

皮亚杰讲的是认知结构，一个人脑中的图式。他没有把它摆进三界：概念会顺应，路和城会顺应，一个人的“我”也会顺应。

纽拉特和蒯因讲的船和网，都是信念与命题。哪一块板先换，蒯因给的理由是理性上的偏好，不是能量。

库恩讲的是科学共同体。一个母亲的转念、一个词的变义，不在他的视野里。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还剩两件事没有讲到一处：

第一，落地和化开，是同一个过程的两段，前后相接，一圈一圈地转。

第二，这一圈要付能量，三界都一样，所以它总是局部的，不会处处都化，也不会永远不落。

◆ 三、落下，化开，再落下

本书的说法只有一句：

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

它既不是终点，也不是永不落地。

把这一句拆开，是一个圈。

第一段，定型（秩序）。一块结晶站稳了，三判据都满足：稳定，整体，独立。它对得上，一切静默地运转，没有人去问它。吕佩珊心里那句“不用心”，三年里就是这样。

第二段，对不上。一条新的缝出现了，两张网拉扯同一处，有了落差，像水位高低不一。报告第三页的两行数字，就是这条缝。

第三段，熔开。落差推着动能进来，连接一条条被拆开。要拆得开，投进来的动能必须超过这块结晶的连接度。第19章讲的石心，就卡在这一段：连接度太高，动能是零，化不开。

第四段，一锅粥（混沌）与正在成形（介生）。旧的连接松了，新的还没有接上。这一段最难受：旧话不能说了，新话还说不出。

第五段，再结晶。新的连接一条条接上，大到不再轻易断，内能存了进去。新的粒子立住了，又回到第一段：定型，对得上，静默。

直到下一次对不上。

圈上的一段	发生了什么	能量在做什么	吕佩珊身上
定型（秩序）	结晶站稳，对得上，没有解释	内能高，动能歇着	“这孩子就是不用心”
对不上	两张网拉扯同一处	势能出现落差	报告上两行数字隔着一道缝
熔开	旧连接被拆开	动能超过连接度	那句话塞不下了，她哭了一场
一锅粥与正在成形	旧的松了，新的未接	动能在消耗，靠场托着	两周不知道听写时该说什么
再结晶	新连接立住，三判据满足	新的内能建立	“他比谁都用心，只是路不同”
又回到定型	对得上，静默	等下一次落差	一个月后考坏了，她没有退回去

这张表的头两行，第14章都讲过：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解释起于对不上。第14章还走到了“止于结晶”：那位老钳工的脚学会了绕行，那个五岁的女孩自己说出“远的东西走得慢”，解释都在一次结晶上停下。

这一章补上的，是第14章停笔以后的事：停下的结晶，还会被下一条缝熔开；熔开以后，熬过一锅粥，再落下。表里的第三、四行，和第五行落下以后又回到第一行的那一下，就是这一章的地盘。

第14章和这一章，是同一个圈的两半。第14章从静默走到结晶，看解释怎样被一条缝逼出来、又在哪里停下；这一章从结晶再走回静默，看停下的东西怎样被重新打开。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圈。

两头要守的是同一道闸。

起点那头，第14章说：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终点这头，也一样：说一块结晶熔开了，要指得出熔开它的那条缝；说它再结晶了，要指得出三判据。吕佩珊的缝，在报告第三页，在三年级的成绩单上，在一部讲得滚瓜烂熟的恐龙纪录片里。这些都是在事前就摆在那里的。

这样看，德里达和加达默尔的争执，位置就清楚了。德里达站在第三、四段，看见了熔开；在他的描写里，熔开没有尽头。加达默尔站在第五段，看见了结晶；他承认理解不会完结，可他描画的方向是汇合，一次结晶什么时候、凭什么可以撤回，他没有讲。两样看见的都是真的，都是圈上的一段。

能量账在这里还能再往前推一步。

德里达说意义永远推迟。可是每推迟一次，都要拆开一些连接、再接上另一些，这是做功，要付动能。一个人、一个共同体的动能是有数的。推迟到某一处，力气用尽，或者落差被抹平，意义就落下来了。它落下，不是因为找到了最后的真理，是因为这一圈的能量到了头。

皮尔斯说，一个无限的探究共同体，最后会走到一个共同的意见；加达默尔不说有最后一步，可他描画的方向也是汇合。可是汇合要求那张托着结晶的网一直不变。网会变：人会走，语言会换，现实会冒出新的缝。网一变，已经落下的结晶又会被拉出新的落差。所以汇合也走不到尽头。

一个落不到底，一个也合不到顶。剩下的，就是这一章说的：一次次落下，一次次化开，每一次都在一处。

第14章说过一句：止于结晶，不是止于永远。它还在两个例子里各留了一条伏笔，这一章正好接上。

那个问“月亮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的女孩，跑了十几步，自己说出了“远的东西走得慢”。她走完了圈的前半。第14章说，等她再长大几岁，会在书上读到：月亮绕着地球走，每秒一公里上下，比哪一辆车都快。那一天，“远的东西走得慢”就要熔开一处。熔开的是“慢”这一块：慢的是看上去，不是月亮本身。旧句子的材料不会丢，“远”和“看上去慢”会接进一句更细的话里。

那位老钳工，一个多月就学会了绕行，新走法在他脚上定了型。第14章也说了，等十四个月后围挡拆了，地铁站开在巷口，那条绕行的路线又会对不上一回。脚还想往绕行的那条路去，巷子却已经通了。那时化开的是绕行这一块；他那二十年的老路线，也不会原样回来，要和一个新的站口一起再结一次。

这两条缝，都在事前就指得出来：一条写在课本里，一条写在告示上。第14章说缝要“能往前说”，这里说的就是这一种，只是说的是熔开，不是起解释。

“局部”这两个字，要讲清楚。它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局部在范围。化开的，只是对不上的那一处。吕佩珊心里化开的是“不用心”这一块。“读书要紧”“我爱这个孩子”，一点没有化。纽拉特的水手换的是一块板，不是整条船。

第二层，局部在场。一块结晶，只在托得住它的那张网里站得稳。第17章讲过，这是势能。离开那张网，它可能又站不住了。

第三层，局部在时。一块结晶，站到下一次对不上为止。它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一碰就散的。

还有一个问题，要和上一章对着看。

第19章那位董事长，面前也有一条事前可以指认的缝：四封买手的邮件。吕佩珊面前的缝，是报告上的两行数字。同样是摆在眼前的缝，为什么一个化开了，一个没有？

按能量账，可以一样一样地比。

比连接度。董事长的样册连着二十多年的公司、他一生最亮的那个春天。吕佩珊的“不用心”，也连得很深，连着她的童年和她母亲。两边都不低。

比落差。四封邮件是轻轻的几句话。一份专业报告，分数写在纸上，两行之间隔着一道宽缝，落差要大得多。

比动能。董事长的力气都花在原地加固上。吕佩珊的职业，本来就是在文件里找对不上的地方。她身上有一份现成的、肯去拆开再看的动能。

比势能。董事长周围是一屋子的沉默，落差被抹平。吕佩珊周围，有老师、有家长、有丈夫、有一个每天在她眼前的孩子。那张网是往新结晶那边拉的。

还有一样最深的：爱。第17章讲过，爱是势能。她爱这个孩子，这份爱比“用心就会”那句话更大、更早。当两样拉扯同一处，大的那张网，把小的那块结晶拉开了。

所以熔开不是一个人“想通了”。它是连接度、落差、动能、场四样凑在一起的结果。少了哪一样，缝就是摆在那里，也化不开。

熔开也有快慢。

有的熔开很慢，像冰在春天一点点变薄。语言大多是这样，一个词要几十年、几百年。有的熔开很快，像一块糖掉进热水。库恩讲的格式塔转换，一个人看一幅图，一下子看成了另一样东西，就是这一类。

一个人的转念，常常是两种快慢叠在一起：先是一个夜晚，很快地软了一角；然后是几个星期、几个月，慢慢地化，慢慢地结。吕佩珊的那一夜，只是开头。

还要分开两件事：熔开和打碎。

第19章里，希西家打碎了铜蛇，那是对付一块固化的结晶，用的是一股猛力，东西不在了。熔开不一样。熔开以后，旧结晶的材料还在，被拆开的连接，有一部分会接进新的结晶里。

第19章留下的那一幕，就在这里。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 3:14）

铜蛇这块旧结晶的材料，“举起来”“一望就活”，没有被丢掉。它们熔开，接进了一个新的场，结成了新的意思：仰望，得生。这不是打碎，是熔开再结晶。

熔开的东西，常常被带进新的结晶里。吕佩珊心里那个“用心”，也是这样，后面会讲到。

熔开以后，也不是每一次都会落成一块新的。大致有三种落法。

一种是结出新的。旧连接拆开，新连接接上，三判据都满足。这是这一章要讲的正路。

一种是退回去。熔开了一夜，第二天旧的连接又合上了。缝还在，结晶还是那块。很多人的“想通了”，第二天醒来就没了，是这一种。原因多半是场不够：周围那张网，还在往旧的那边拉。

一种是假结晶。缝刚一裂开，就拿一句现成的话塞上。那句话也许是别人的结晶，在说的人身上付过代价；可是到了你身上，你没有付动能，它只是一层壳，看着像落了地，其实底下还是一锅粥。下一次风一吹，壳就掉了。

要分辨后两种和第一种，还是用三判据。过一段时间再看：它还在不在？拆开一句，另几句还站不站得住？你能不能把它带到另一个地方，讲给另一个人听？

◆ 四、科学：一整块大陆漂了起来

先看一个科学的例子，点到为止，详见书九。

二十世纪初，地质学里有一块结晶站得很稳：大陆是固定不动的。教科书、地图、几代地质学家的职业，都连在这上面。

1912年1月，德国学者魏格纳在法兰克福的一次学会报告里提出大陆漂移说，1915年出版《海陆的起源》。他拿出了几样证据：大西洋两岸的海岸线能拼起来；南美和非洲相对的海岸上，有同样的古生物化石，比如一种叫舌羊齿的古植物；今天干旱的非洲，留着古冰川的沉积。

这些就是事前可以指认的缝。旧理念说大陆不动，现实里的化石和冰川痕说，它们曾经连在一起。

可是那块旧结晶没有化开。很多地质学家的反驳集中在一点：大陆靠什么力量漂？魏格纳拿不出一个说得通的机制。

按本书的账来看，这一段很好懂。落差是有的，动能也不少，魏格纳为它付了半辈子。可是一块新结晶要立住，需要一张托得住它的网。那时还没有这张网。没有机制，新的粒子就结不成，只能停在“有趣的假说”那一段。

1930年11月，魏格纳在格陵兰考察时去世。

转机来自海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洋测绘发现，海底岩石的磁性排成一道道条带。1963年，瓦因和马修斯指出，这些条带在洋中脊两侧对称分布，正像海底从脊上向两边扩张时留下的。到了六十年代，板块构造的说法成形。

这一次，场有了。新的读数、新的仪器、一群愿意接住它的人，搭成了一张网。旧结晶熔开，新的结晶落了下来。

也要看它的局部。地质学并没有整个推倒重来。岩石怎样分类，地层怎样排序，大多照旧。化开的，是“大陆固定”这一块；连着它的那一圈，被重新接过。

库恩若看这段历史，会说这是一次范式的转换。他说中了一件事：旧范式不是被一个反例推翻的，反例会被搁置、被解释开，直到攒成危机。按本书的说法，这正是连接度的分量：一块连着整个学科的结晶，一两条缝推不动它。

本书补上的只有一笔：危机为什么有时攒了几十年才爆，有时几年就到？要看落差有多大，动能从哪里来，托住新结晶的那张网什么时候搭好。魏格纳的缝在1915年就摆出来了，网却要等到几十年后。

科学史的细节，书九会讲准。这里只取一个形状：缝早就在，化开却要等能量和场都到齐。

◆ 五、语言：一个词也会熔开

再看语言。语言是熔开再结晶最常见、也最安静的地方。

上海，同一个11月，一个傍晚。

韩志斌六十三岁，退休前在一所中学教了三十多年语文。他头发已经稀了，那天站在小区门口取外卖。送餐的小伙子把袋子递过来，说了一句：帅哥，你的。

韩志斌愣了一下。

他教了半辈子词义。“帅哥”，是说一个长得好看的年轻男子。他六十三岁，秃了顶，怎么会是帅哥？他心里有一点不快，觉得这是油嘴滑舌。

这条缝很好指认。词的字面意思是一回事，眼前的现实是另一回事，他自己那个“讲究用词的语文老师”又是一回事。三样对不上。

后来一个星期里，他发现：菜场的摊主叫他帅哥，快递员叫他帅哥，楼下理发店的小姑娘也叫他帅哥。叫的人没有一个在说他好看。

到了第二个星期，他再听到这两个字，听见的已经是“你好”，是“这位先生”。

他身上那个“帅哥”，熔开了，又结成了一个新的粒子：一个对陌生男子的客气称呼。这个新粒子在他身上站住了，而他那本旧词典里的那一条，并没有被撕掉。

为什么他化得这么快？用这一章的四样来比，一目了然。

“帅哥”在他身上的连接度不高，只是一个词条，不连着他的童年，也不连着他的饭碗。落差却天天都来，一天好几次。动能也不缺，每一次愣一下，就是一次小小的拆开。场更是现成的：整座城的人都在这样叫，他每走出一步，都站在这张网里。

连接度低，落差密，动能足，场现成，一块小结晶两个星期就换了。拿这个和第19章那本样册比，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东西一夜就化，有的东西二十年不动。

还要补一笔公道话。韩志斌身上那个“讲究用词的语文老师”，并没有因此化开。他照样会在报上挑出一个用错的成语。化开的只是“帅哥”那一条。

这只是一个人的一个星期。放到一整门语言、几百上千年里，同样的事一直在发生。

索绪尔把语言分成共时和历时，他自己主要研究共时。可是他也讲过，语言里的变化，都是先在言语里发生的：先有一些人在说话时这样用，用的人多了，才进入语言。韩志斌听到的，正是言语里的那一层。

汉语的古今词义，到处是熔开再结晶的痕迹。

“走”，古义是跑。《孟子·梁惠王上》里那些“弃甲曳兵而走”的兵，是丢盔弃甲地逃跑，不是慢慢走开。

“闻”，古义是听见。“鸡犬之声相闻”（《老子》第八十章），是互相听得见鸡叫狗叫，不是闻到。

“汤”，古义是热水。“赴汤蹈火”的汤，是滚开的水，不是一碗汤。

这几个字，字形没变，读音大致相承，形状还在。熔开的是连在它们身上的那一圈意思，又在新的用法里结成了新的。

更有意思的是“局部”。旧的结晶，常常在一个小地方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没有人用“汤”说热水，可是“赴汤蹈火”里的那个“汤”，还是热水。成语像琥珀，把一块旧结晶封在里面。化开的是日常用法那一处，成语那一处没有化。

有的词，熔开不止一次。

“小姐”这个称呼，在汉语里走过一条曲折的路。宋代的笔记里，它多用来称歌伎一类地位不高的女子。到了元代的杂剧里，它成了大户人家闺女的称呼，丫鬟仆人也这样叫小主人。民国以后，它又成了对未婚女子的客气称呼。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它又沾上了色情服务的意思。很多人便不再用它当面称呼人，正式场合渐渐改说“女士”。

可是在台湾、在香港，“小姐”今天大多还是一个客气的称呼。同一个词，在两张网里，结成了两样东西。

这正是“局部在场”。一块结晶站不站得稳，要看它在哪一张网里。一个台湾来的人，到了某些大陆城市，开口叫一声“小姐”，就会撞上一条他事前没想到的缝。

还有一种更深的熔开，语言学上叫语法化。

“把”字本来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握住、拿着。“把酒问青天”，是端着酒杯问天。后来，这个“握住”的意思慢慢变淡，“把”变成了一个虚词，帮着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把门关上”。

一个实实在在的动作，化开了，结成了一个管句子次序的零件。被拆开的连接，“拿住一样东西，然后对它做点什么”，接进了新的结晶里。这正是本章第三节说的：熔开的材料，常常被带进新的结晶。

语言为什么变得慢？用能量账一算就明白。一个词连着成千上万的说话人，连接度极高。要化开它，要很多人在很多次说话里一起付动能。还要有一张网，一群人互相听、互相学，新的用法才托得住。

“帅哥”能在十几年里变成一个通用的称呼，靠的是城市里每天千万次的买卖和招呼，这是动能；靠的是一个互相学着说话的人群，这是场。

语言的变，又总是局部的。今天说话的人，用的大多数词，和一百年前的人一样。一门语言从来没有整个熔开过，它一直在一块一块地换板。

◆ 六、一个母亲的“用心”

现在回到新加坡那张饭桌，把吕佩珊的这一圈完整地走一遍。

先看那块旧结晶是怎样结成的。

“用心就会”这句话，在吕佩珊身上有一段来历。她小时候家里不宽裕，母亲每天晚上盯着她写字，一个字写十遍。她就是这样一路读上去的，读到大学，进了银行。

所以“用心就会”不只是一句道理。它连着她的童年，她母亲的脸，她一路走过来的每一个台阶。它还连着她心里那个“我是靠用功走出来的人”。

连接度很高。三年里，每一张红叉的听写本，都被它解释得通，每解释一次，就又多连了一根线。

再看那条缝。

这条缝在事前就能指认，不需要事后去找。三年级成绩单上那句“口头表达优秀，书写有困难”；一部讲得滚瓜烂熟的恐龙纪录片；然后是报告第三页的两行数字。

现实那一边是：这个孩子说得出，写不出。理念那一边是：用心就会。自我那一边是：一个每晚陪听写、相信自己在做对的事的母亲。三样摆在一起，对不上。

再看熔开。

那天晚上，报告上的数字带来的落差，大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动能涌进来，“不用心”那块结晶的边角先软了。她想起那些晚上自己说过的话，那是被拆开的连接在疼。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是一锅粥。

她不知道听写的时候该说什么。说“又粗心了”，说不出口了；说“没关系”，又觉得是在放弃他。有几个晚上，她干脆没有听写。她在网上读了很多文章，读到深夜。这些都是动能在消耗。

这一段若是没有一张托得住的网，很容易往两边滑。一边，是退回去：“报告也许夸大了，他还是不用心。”旧结晶重新合上。另一边，是一直化着：“那我还能怎么办，什么都没用。”停在一锅粥里，结不成新的。

托住她的，是几样东西。学校里负责特殊需要的老师，给了她几个具体的练习法。一个家长群里，有几位母亲早走过这一段。她丈夫说了一句：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只是那时候没人测。还有任家乐自己。

这些就是势能，是那张把她往新结晶那边拉的网。

然后是再结晶。

三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任家乐戴着耳机听完了一本有声书。他跑来讲给她听，讲了二十分钟，人物、情节、一个反转，一样不落。讲完了，他拿起本子，慢慢地、一笔一笔地抄书里的一个新词，抄了很久。

吕佩珊听见自己说了一句：你很用心。

这句话说出口，她自己也愣了。

“用心”这个词，没有被丢掉，它熔开了，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意思。从前，“用心”的意思是“像妈妈那样写十遍”。现在，“用心”的意思是“他写每一个字，要付的力气比别人多得多，他一直在付”。

那个晚上，在她身上显出了一个新的母亲。

再拿三判据来验这块新结晶。

稳定。一个月后，任家乐一次测验考得很差。旧的那句话没有回来。她看着卷子，想到的是“这一课的字太多了”。

整体。新的意思是连成一片的：“他用的力比别人多”“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我陪他的法子要换”。拆开任何一句，另外几句就站不住。

独立。她把它带到了别处。过年回娘家，她母亲看见外孙的听写本，说了一句“就是懒”。她没有吵，把那份报告的意思，一句一句讲给母亲听。新的粒子离开了那张饭桌，被带进了另一个家。

也看它的局部。化开的，只是“用心就会”这一块，以及连着它的那一圈。她对读书的看重，对孩子的爱，她自己那份靠用功走出来的骄傲，都没有化。只是那份骄傲旁边，多了一句：有的人用功，路和我不一样。

这一圈，也不只在母亲身上转。

任家乐身上，原来也有一块结晶。三年的红叉，一次次的“又粗心了”，在他身上沉成了一句他从来没对人说过的话：我很笨。

这块结晶，是从别人的话里结出来的，可是它结在了他自己身上，成了一个自我符号。它很稳：每一次写错，都在证明它。

报告来了以后，有一个晚上，吕佩珊把报告里的意思，用他听得懂的话讲给他听。她说：你的脑子很会听、很会讲，只是认字走的是另一条路，这条路比别人的难走。

任家乐听完，问了一句：所以我不是笨？

那一问里，有一条缝。旧的自我符号“我很笨”，撞上了一个新的现实。后来几个月，他在学校的辅导课上学会了几种认字的法子，有的靠拆部件，有的靠编故事。他的听写还是不好，可是他不再在写错的时候哭了。

他身上那块结晶，也化开了一处，结成了一句新的：我的脑子走另一条路。

这件事要说清楚：孩子身上的结晶，也是在一张场里结的。母亲的一句话、老师的一个法子、同学的一个眼神，都在这张网上。大人的那一圈转过来了，孩子的那一圈才有地方转。

这一圈走完，吕佩珊身上的那个三角也换了样子。现实这一角没有变，任家乐还是写不好“鸟”字。理念这一角化开又结成了新的：“用心”不等于“写十遍就会”。自我这一角也被回写了：她还是那个每晚坐在孩子身边的母亲。可是坐着的时候，手里拿的不再是红笔，是一本有声书的目录。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记下来。熔开最疼的那一夜，并不是“想通”的那一夜。想通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中间那段一锅粥，是这一圈里最长的一段。很多人以为转念是一个瞬间，其实那个瞬间只是开头和结尾，中间是好几个星期的化。

三个例子放在一起看：

看哪一处	科学：大陆漂移	语言：“帅哥”与“把”	个人：“用心”
旧结晶	大陆固定不动	帅哥＝好看的年轻男子；把＝握住	用心就会，写十遍就记住
事前可指认的缝	海岸线、化石、冰川痕	字面意思与眼前的人不合	说得出、写不出，两行分数
熔开时付的动能	魏格纳半辈子，后来海底测绘	千万次日常招呼	一夜的哭，两周的读
托住结晶的场	新仪器与一群接得住的人	互相学着说话的人群	老师、家长群、丈夫、孩子
再结晶成什么	板块构造	通用称呼；处置用的虚词	“他比谁都用心，只是路不同”
局部在哪里	地层与岩石分类大多照旧	成语里旧义还封着	对读书的看重、对孩子的爱都在

三个例子，一个圈。缝都在事前，化开都要动能，落下都要一张网，落下的都只是一处。

◆ 七、放回日子里：别急着结，也别怕化

你身上，也有正在化开的东西。

也许是一句你信了很多年的话，最近有几件事塞不进去了。也许是一个你很熟的词，忽然在别人嘴里换了意思。也许是你对一个人的看法，在某个晚上软了一角。

有两件事可以记住。

第一件，别急着结。

一锅粥的那一段最难受，人会想赶紧找一句现成的话，把缝填上。别人替你说好的答案，网上一键生成的结论，都能很快填上那个空。可是第6章讲过，衍义从来不是免费的；第25章还要细说：免费递来的符号结晶不了。你没有付动能，它在你身上就只是一句信息。缝看上去合上了，过几天又会裂开。

吕佩珊那两个星期，若是听了一句“孩子就是要逼”就合上了，她身上不会显出那个新的母亲。

第二件，也别怕化。

一块结晶化开，不等于你这个人散了。化开的总是局部，是一块板，不是整条船。你还站在船上，船还在海上走。熔开的材料，也不会丢，会接进下一块结晶里。就像“用心”那个词，换了一个意思，还是她的词。

怎样知道自己正在哪一段？可以看几个很普通的迹象。

如果一件事明明塞不进去，你却一点也不愣，照旧拿那句老话解释，那多半还在定型那一段，甚至已经固化了，可以回去看看第19章。

如果你愣了，旧话说不出口，新话又说不出，晚上翻来覆去，那多半在一锅粥里。这一段难受，却是好事，说明连接正在被拆开。

如果有一天，你听见自己用一句新的话说一件旧的事，而且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那多半是结晶刚落下。过一个月再看看它还在不在。

还有一件，比这两件更要紧：找一张托得住你的网。熔开的时候，一个人很难自己结出新的来。一位老师，一群走过这段路的人，一个肯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家人，都是势能。孤立的人，化开以后最容易停在一锅粥里。

孩子在读写上有困难，请找专业的评估。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第七编走到这里，一块结晶的两种命运都讲完了：硬成石头，或者化开再结。大多数时候，日子就在这个圈里往前。可是有的时候，那条缝大到旧的自己整个接不住，那就不再是一块板的事了，下一编就去看这种时候。

带 走 的 话

意义不是终点，也不是永不落地；它一次次在局部结晶，被新的对不上化开，再结成新的。

小　账

加达默尔讲了理解不会完结，门却关在没讲一次结晶何时、凭什么撤回，方向仍是汇合；德里达把门关在“化开没有尽头”；本书把落下与化开接成一个要付能量的圈，并说清它为什么总是局部的。

当“不用心”被当成孩子身上本来就有、只等妈妈看出来的性子，一次三年的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个被找到的事实。

本章开头的吕佩珊、任家乐一家，以及上海的韩志斌，均为构想，无真实原型；评估报告上的分数与结论是构想示例。

本章谈到读写障碍的地方，不构成医疗、心理或教育评估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有没有一句信了很多年的话，开始塞不进某件事了？那条缝，你在事前就看见过吗？
2. 你有没有过一段“旧话不能说了，新话还说不出”的日子？那时是谁托住了你？
3. 有没有一个你常用的词，意思在你身上悄悄换过一次？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化开的？

◆



第　八　编

符号的尽头：信仰的发生

编　序

第八编只做一件事：走到符号三角的尽头，看那里发生了什么。

前七编讲的对不上，大多还有出口：改一改理念，或者改一改现实，缝就合上了。第七编讲熔开与再结晶，也大体停在旧的自己还站得住的尺度上。这一编要看的是另一种处境：改理念、改现实两条出口都堵死，只剩自我那一角，而旧的自我符号也接不住。本书把这一处叫作人的尽头，把在这里从无到有长出来的新的信望爱，叫作信仰的发生。

三章的分工如下。第21章讲尽头的结构：三个条件怎样一起成立，门后长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超现实、超理念，什么又不算尽头。第22章讲走到尽头的三个入口：现实硬、理念碎；理念硬、现实塞不进；信望爱耗尽。前两个是边上的矛盾，第三个是角上的枯竭。第23章转过身，看那个新的“我”所面对的一端：上帝、佛、道这三个信仰对象的符号，以及它们固化时的样子，也就是偶像。

这一编谈信仰，只谈理解，不评判任何宗教与信徒，也不替谁证明或否证神的存在。它用的是第六编的能量账和第七编的固化与熔开。走完这一编，三角、能量账和一段来历就都齐了；第九编再把它们拿到释经、AI、学习和社会的符号上去用。

所以读第八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两条路都走不通、旧的自己也接不住的时候，新的东西从哪里来?

21

第21章

人的尽头：超现实、超理念的符号

这一章的问题

凌晨两点，宋冬梅托不起丈夫的肩膀，道理和办法都用完了——两条出口都堵死、旧的自己也接不住的时候，从那里长出来的究竟是什么？

场景　凌晨两点的病床

宋冬梅五十二岁，在佛山南海开了二十多年五金店。

店不大，两间铺面，卖水管、螺丝、门锁、电线。丈夫陆思远五十五岁，搬货、送货、记账都是他。店里的账本，一本一本码在柜台底下，二十多年没断过一天。

三个月前，陆思远在送货的三轮车上中风了。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话也说不清。同一个月，整条街贴出了拆迁通告。补偿款算下来，不够在镇上另租一间铺面。

儿子在成都上班，刚结婚，房贷压着。电话里他说要回来，宋冬梅说不用。

她这一辈子，靠一句话活过来。

“人只要肯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1998年她从纺织厂下岗，揣着八千块钱租下第一间铺面，靠的是这句话。2008年货款收不回来，她骑着摩托一家一家去讨，也靠这句话。这句话在她身上，比任何道理都结实。

11月一个周四的凌晨两点，陆思远又发烧了。护士换完药走了，床单湿透了要换。宋冬梅抱住他的肩膀往上托，托不动。再托，还是托不动。

她坐在床沿上，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哭出声来。

隔壁床的护工庞丽华六十一岁，湖南人，在这家医院做了九年。她没有劝，走过来抓住床单的另一头，说：“来，一二三。”

床单换好了。两个人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

庞丽华信主三十年。她没讲道理，只说了一句：“这样的晚上，我也有过。”

宋冬梅问她：“你们信的那个，能让他站起来吗？”

庞丽华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解决。烧到天亮才退，拆迁的事还在，钱还是不够。可是后来宋冬梅回想，总觉得有个东西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新道理，也不是一个新办法。它是在道理和办法都用完之后，才从无到有地长出来的。

上一编讲的熔开，旧的自己大体还站得住。本章要看的，是缝大到旧的自己整个接不住的时候，先讲尽头的结构。

◆ 一、前人走到了尽头的门口

“走投无路”这件事，哲学家和信徒都想过很久。先看几位走得最远的。

第一位是雅斯贝尔斯。

他原是精神科医生，后来转做哲学。1919年，他在《世界观的心理学》里提出一个词：边缘处境（Grenzsituation，也译作“临界处境”）。

他说，人生里有一类处境，和平常的难题不一样。死亡、受苦、斗争、罪责，就是这一类。平常的难题，可以想办法解决，可以绕开，可以交给别人。边缘处境不行。你出不去，改不了，也看不到它的全貌。

雅斯贝尔斯对的地方，在这里。

他分清了“难题”和“处境”。难题是可以被解开的结；处境是你被放在里面的墙。很多劝人的话之所以没用，就是把处境当成了难题来解。

他还看见了另一件事：人平常在逃避这些墙。只有睁着眼睛走进去，接下这个处境，一个人才真的“成为自己”——他叫它“生存”（Existenz）。

第二位是克尔凯郭尔。

1849年，他用笔名出版了《致死的疾病》。这本书讲的“疾病”，是绝望。

他对绝望的分析，细得让人心惊。他说，自我是一个关系，是“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那个关系。在人自己意识到的那一类绝望里，他分出两种样子：一种是

不愿做自己，想甩掉这个自己；一种是硬要做自己，要凭自己的力量撑住这个自己。两种都走不通。

他给出的出路是信仰。大意是：自我在同自己发生关系、并且愿意做自己的时候，透明地安息在那设定它的力量里。

克尔凯郭尔对的地方，在这里。

他看见了尽头不在外面，在自我那一角。外面的事也许还在，真正走不通的，是那个“要凭自己撑住”的自己。这一点，和保罗说的“叫我们不靠自己”（林后1:9），是同一个方向。

第三位是司马迁。

中国人讲走投无路，绕不开《报任安书》。司马迁受了宫刑，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他为什么没有去死。他列了一串人：文王被拘而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然后说，这些人都是：

> **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对的地方，在这里。

“不得通其道”，说的正是出口被堵。他看见了一件很少有人肯承认的事：最重的东西，往往是在路走不通的地方写出来的。他自己就是例子。那个可以“引决自裁”、保全名节的旧司马迁，在信里被他亲手放下了；一个“隐忍苟活”、要把书写完的司马迁，留了下来。

第四份材料，是一句老话。

华人教会里常听到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它是谁先说的，已经说不清了；它在讲台上、在病床边、在探访的路上被一遍遍说起，本身就是一个流传很广的符号。英语里也有一句意思相近的老话：人的绝境，是神的机会（man's extremity is God's opportunity）。

这句老话对的地方，是它的次序。不是人在半路上歇一歇，神来帮一把；是人的路走到头了，另一样东西才开头。它把“尽头”和“起头”放在同一个点上。

王德生把这句话接了过来，作了本章的题眼。

◆ 二、门后面，他们没有写

四份材料，都把人领到了门口。门后面是什么，它们说得很少。

雅斯贝尔斯停在“墙”上。

边缘处境是人的处境本身。死亡对谁都在，罪责对谁都在。墙一直立着，你什么时候算撞上了，什么时候还没撞上，这套说法分不出来。

他后来讲“超越者的密码”，说神话、艺术、自然都可以是超越者留下的密码，只能靠生存去读，不能拿来当对象把握。这已经很接近一种符号学了。可是这些密码怎样结晶出来，要付什么，靠什么，他没有讲。密码只能被读，读的一方仍然是那个心灵。

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把墙拆成一个三角的两条边，看清是哪两样东西在顶着。

克尔凯郭尔停在“跳”上。

人们常说他讲的是“信仰的跳跃”。这个说法其实是后人的概括，他自己讲的是“跳跃”“质的跳跃”。不管哪一种说法，跳，都是一个动作；动作要有一个发动的人。于是在他那里，自我先已是一个现成的关系，由那个力量设定好了，等着它去愿意、去安息。

可是绝望到底，恰恰是那个“愿意”的人也撑不住了。谁去跳？

他停下的地方，也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新的信，不是旧的自我跳过去的，是在旧自我接不住的地方，新长出来的。

司马迁停在“书”上。

他把尽头的产物记成了书：《周易》《春秋》《离骚》《史记》。书是能被看见的，是理念符号，也是现实符号。可是在书之前，在那个人身上，先长出了什么？是什么让一个“不得通其道”的人还肯“述往事，思来者”？

他自己的信里其实写了，只是没有当成要点：是那个新的“我”。郁结的不是书，是人；通不了道的，也是人。书是这个新的“我”回写到世界里的刻痕。

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把眼光从书挪回到写书的人身上，看那个人身上先结晶了什么。

老话停在“谁的尽头”上。

“人的尽头”是哪一种尽头？穷到没钱是尽头吗？病到不能动是尽头吗？想不通是尽头吗？这句话没有说。说不清，它就容易被用歪：任何一场苦难都被说成“神要你到尽头”，受苦的人反倒多背一层担子。

四处停下的地方合起来，正好是本章要补的三件事：

- 尽头是什么结构；
- 门后面发生的是什么；
- 怎样分辨真到了尽头。

◆ 三、两条出口都堵死以后

先回到前几编立下的那个三角。

符号有三界：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理念符号是概念、道理、教义；现实符号是踩出来的小路、河床、伤疤、一间铺面；自我符号是习惯、姿势、口头禅、一个人身上那个“我”。

三者互为函数，第13章写成了三条式子，这里只回顾一下：

- 理念符号 = 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 现实符号 = 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
- 自我符号 = 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任意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变化，再回写到另两类。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平常的对不上，有两条出口。

第一条，改理念，出口在理念界。路被封了，就换一张地图；股票跌了，就换一套说法。现实不动，道理让步。道理让步有大有小：小的是在旧道理边上打个补丁，大的是整套换掉。

第二条，改现实，出口在现实界。道理还在，就去动世界。路被封了，就绕一条新路；钱不够，就再去挣。道理不动，现实让步。现实若怎么也动不了，这条出口还有一个最暗的走法：向现实认输，让它说了算，把这件事在现实里了结。

绝大多数日子里，这两条出口够用了。人改一改想法，或者改一改处境，缝就合上了。第三个角——自我——几乎不用动，顶多添一个小习惯。

人的尽头，是另一种结构。

本书的说法是：

> **人的尽头，是改理念、改现实两条出口都堵死，只剩第三个角，而旧的自我符号也接不住。**

三个条件，缺一不算：

1. **理念改不动**。不是想不出新道理，是新道理一来，就背叛了这个人赖以为人的东西。宋冬梅的妹妹在电话里劝：“姐，这是命，认了吧。”认命，就是改理念。可是认了命，那个“肯动就有路”的宋冬梅就没了。
2. **现实改不动**。能跑的门都跑过了。专家看过了，针灸做过了，拆迁办去过四趟了。陆思远还是站不起来，钱还是不够。
3. **旧的自我符号接不住**。这一条最要紧。旧的“我”是一个扛得住的人。床单托不起来的那一刻，接不住的不是床单，是这个“我”。

三条都在，才叫尽头。少一条，就还是平常的难处，有平常的出口。

这时候发生的，是从无到有。

旧的自我符号接不住，就不能靠修补它来过关。修补是一到二、二到三；尽头要的是零到一。

一台机器坏了一个零件，换一个新零件，机器还是那台机器，这叫修补。尽头不是这样。保罗有一句话，说得很干脆：

>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

“新造”，不是“修好”。旧的那个不是被补上了，是“已过”了。新的那个不是从旧的改过来的，是被“造”出来的。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从无到有”不是说那个人之前什么都没有。宋冬梅五十二年的日子都在，约伯的一生也都在。“无”说的是：新的自我符号，不能从旧的自我符号推出来。旧的那个里面，找不到它的种子。它的材料来自那条缝本身：来自两头都不肯让步的那股拉扯。

新的自我符号诞生了。它有两个特点。

它超现实。它不是从现实里长出来的：陆思远没有站起来，铺面没有保住。现实那头一样都没变。

它超理念。它也不是一个新道理：没有人给宋冬梅讲明白“为什么”。理念那头也没有交出答案。

它不属于现实，也不属于理念。它是在两条路都断了的那条缝里，从无到有地结晶出来的一个新的信、新的望、新的爱。这就是信仰的发生。

这里的“超”，不是玄。

“超现实”不是说它装神弄鬼，“超理念”也不是说它反对讲理。超，是“不能还原成”：你没法把它拆回成一件现实里的事，也没法把它写回成一条道理。

用第7章的三判据来筛，它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粒子态（符号的成形之体）：

- **稳定**：它不随一个晚上散掉，下个月还在，明年还在。
- **整体**：拆成“想开了”加“有人陪”，就不是它了。
- **独立**：它能离开那间病房，被带回家，带进以后的每一天。

这份账，也要付能量。

第六编讲过（见第16—18章）：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内能是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势能是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动能是沿着路（差异序列）推进的速度和方向，也就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

人的尽头，是三角里最大的一次落差。对不上像水位差，落差越大，能做的功越大。所以从尽头长出来的符号，往往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大的那个。

可是落差大，不等于一定做功。还要有动能在走，还要有一张网托着。宋冬梅那一夜的动能，是她哭出来的那一声，是她问出的那一句“能让他站起来吗”；托着她的势能，是庞丽华抓住的床单另一头。缺了这两样，落差再大，也只是压在身上的重量。

下面这张表，把平常的难处和人的尽头放在一起看。

情形	理念那头	现实那头	旧自我符号	结果
上班路被封	改地图，可以	绕路，可以	不用动	平常的难处，缝很快合上
宋冬梅的妹妹劝她认命	改了（“这是命”）	未动	跟着散掉	走第一条出口，代价是丢掉那个“我”
宋冬梅四处奔走	未动	想改，改不动	越撑越紧	第二条出口被堵
约伯的三个朋友	打补丁（“你有暗罪”）	不认它是冤屈	要约伯认罪	第一条出口：在理念界修补，被约伯拒绝
约伯的妻子	放弃（“弃掉神”）	认输于炉灰	劝他死	第二条出口最暗的走法：在现实界认输，被约伯拒绝

情形	理念那头	现实那头	旧自我符号	结果
保罗在亚西亚	无从解释	“力不能胜”	“断定是必死的”	三条都在，“不靠自己”的新符号诞生
宋冬梅那一夜	不肯认命	改不动	托不起床单	三条都在，新的东西开始结晶

◆ 四、信望爱本身就是自我符号

门后面长出来的是什么？本书的回答很具体：新的信、望、爱。

这句话要说清楚。信、望、爱在这里不是三种心情，也不是三条教义。它们是土（特征纠缠）结成的三个粒子态，落在自我那一角。所以它们本身就是自我符号。

经文里，这三样恰好都被写成了“超现实、超理念”的样子。

先看信。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未见之事”——它不在现实那头。可它是“实底”。“实底”的原文是 hypostasis，字面意思是“底下站着的东西”。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却在底下站得住：这正是粒子态的稳定。

再看望。

>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 8:24）**

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望一旦能在现实里指出来，它就不再是望，而成了一项计划。望是那个在现实之外还往前走的东西。按本书的能量账，望是动能，是路（差异序列）上还在推进的那股速度和方向。

再看爱。

>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太 5:46）**

只爱爱你的人，是现实账本里的爱，你来我往，两清。耶稣说的爱，越过了这本账。它也不是一条道理：道理讲得通的爱，不用被命令。

最后，这三样被说成“常存”。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常存，就是稳定。不随一次解读散掉，不随一场苦难散掉。

这四节经文合起来，给了“信望爱是自我符号”一个很直接的旁证：它们不在现实里，不在理念里，却稳定、整体、能被带走。

按本书的能量账（第16—18章已分别讲过），三样各有位置：**信是内能**，是连接度，所以经得起拆；**望是动能**，所以总在路上；**爱是势能**，是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那张网。

人的尽头，是旧的信望爱接不住了。从尽头长出来的，是新的信望爱。旧的被耗尽，新的从无到有。

尽头还有另一种结局。

不是每一个走到尽头的人，都长出新的东西。另一种结局，是旧的自我符号不散，反而定型（秩序）得更死：缝还在，人却不再让它进来。不再问，不再喊，也不再听。

这就是本书第19章讲的石心：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以西结书里有一句应许，正好把两种结局放在一起：

>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

石心和肉心，都是自我符号。分别在于：肉心还能被缝扎疼，还会回写；石心不疼了，也不回写了。

所以在尽头那一点上，有两条岔路：一条是旧的“我”散掉，新的从无到有；一条是旧的“我”硬成石头。前一条要付能量，后一条不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尽头里托住一个人那么要紧。

◆ 五、约伯：两条路都被拒绝

最完整的一次呈现，在《约伯记》。下面把它当作本章的完整例子，一步一步走一遍。这里看的是两条出口怎样被一一堵死，第三个角怎样从无到有。

第一步：先在经文里找到那条缝。

本书立过一道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约伯记的缝，不用读者去猜，叙述者自己先标出来了。

>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伯 1:1）**

这是开卷第一句。叙述者先把一件事钉死：约伯没有犯罪。

然后是现实：牲畜被掳，仆人被杀，儿女死在倒塌的房子里，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坐在炉灰中。

当时智慧传统里，有一条公理：义人得福，恶人受祸。

三样东西摆在一起，缝就在那里：理念说义人必得福，现实说这个义人一无所有，叙述者又说这个人确实是义人。三句话不能同时成立。这条缝在任何人解释之前，就已经写在文本里了。

第二步：第一条出口——朋友们在理念界修补。

三个朋友来了，先陪他坐了七天七夜，一句话也没说。这一段常被忽略，其实很见情分。

开口以后，以利法的大意是：你回想一下，哪有无辜的人灭亡、正直的人被剪除的呢（伯 4:7）？比勒达、琐法接着说，说法越来越重。

他们的办法，是在理念界修补。“义人得福”这条公理的核心不动，在它边上打补丁：你一定有暗罪，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认；神是在管教你，你若认罪悔改，福气还会回来。

补丁一打上，公理又能自圆其说了。这是第一条出口：理念让了一小步，好把现实收进来。代价是要约伯承认一件叙述者已经否认了的事。

约伯拒绝了。三十多章里，他一章一章顶回去。

第三步：第二条出口——妻子在现实界认输。

更早的时候，约伯的妻子说了一句话：

>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伯 2:9）**

接着她劝他弃掉神，死了算了。

她的办法和朋友们相反：在现实界认输。现实说了算，理念整个放掉。既然义人也落到这一步，那“义”就不值得守了，神也不值得守了；连这条命也不必守了，在现实里把这件事了结。

这一句常被读成恶毒。其实它是一个刚失去十个孩子的母亲说的。她走的是第二条出口最暗的那个走法：现实改不动，那就向它认输。

约伯也拒绝了。他说她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又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

第四步：旧的自我符号也接不住了。

两条出口都被拒，剩下第三个角。可是约伯原来的那个“我”，同样接不住。

开头那个约伯，是一个有章法的人。儿女宴乐之后，他清早起来为每个孩子献燔祭，怕他们心里犯罪（伯 1:5）。他是那个把一切都安排好、连可能的罪都预先赎了的人。

第三章里，这个人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 **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伯 3:3）**

那个安排好一切的约伯，到这里散了。

三个条件齐了：理念改不动，现实改不动，旧自我接不住。这是人的尽头。

第五步：约伯一直在说话。

要注意一件事。约伯在尽头里，没有停下来。他控诉，他辩白，他要求神出来对质。他一章一章地说，说得很难听。

很多读者把这些话当成约伯的软弱。按本书的能量账，这些话恰恰是动能。他没有沉默成一块石头，他一直在拆、在重接，连接一刻没停下来。尽头里最怕的，不是话说得重，是不再说了。

这也解释了一件事：神后来说，朋友们议论神“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伯 42:7）。那些激烈的控诉，比朋友们稳妥的辩护，更对。

约伯的控诉，也不是凭空来的。以色列有一个很老的传统，允许人对神说重话。诗篇里有一整类诗，就是哀告。第二十二篇一开口，就是对着神喊“为什么离弃我”，接着又问“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诗 22:1）。

这样的话被收进圣诗、在会众中被唱，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个传统给哭喊留了位置。按本书的能量账，这是势能。一张网托着受苦的人，让他的动能有地方去，不至于被当成不敬而压回心里。

朋友们开头那七天的沉默，原本也是这张网的一部分。他们坐在约伯身边，什么都不说，那是托着。等他们一开口讲道理，网就变了方向：从托着他，变成把他往“认罪”那边拉。同样一群人，前七天是势能，后三十章成了反向的拉扯。

第六步：神开口了，问题没有被回答。

>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伯 38:4）**

然后是海、晨光、雪、狮子、野驴、鸵鸟、河马、鳄鱼。四章下来，没有一个字提到“义人为何受苦”。

理念那头，没有交出新道理。现实那头，此刻也还没有变：约伯还坐在炉灰里。

第七步：变的是第三个角。

>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 42:5）**

>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 42:6）**

他没有说“我明白了”。他说“我看见了”。

“风闻”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是一个理念符号，是智慧传统传给他的那位神。“亲眼看见”是另一样东西。它不是一个新道理，所以超理念；他仍在尘土和炉灰中，所以也超现实。

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约伯身上结晶了。它稳定：后面的结局里，他为那三个朋友祷告（伯 42:8—10），那个曾经被他们刺伤的人，转身托住了他们。它整体：拆

成“认罪”或“认命”，都不是它。它独立：它离开了炉灰，被带进后来加倍的日子，也被带进以后每一代读这卷书的人。

第八步：回写。

新的自我符号一旦结晶，就往另外两角回写。

回写到理念：后来的以色列智慧传统，不再能把“义人得福”当作没有缝的公理。在信仰传统自己看来，《约伯记》是一卷受默示的经书；放在本书的结构里看，它被收进正典，也是这次回写留在理念界的刻痕。

回写到现实：约伯为朋友祷告，朋友们因他得了赦免。一个现实里的关系，被这个新的“我”改写了。

整卷书的这条线，可以压成一句话：答案没有来，看见的人变了。详细的逐章读法，见书一。

◆ 六、保罗：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约伯记》是一卷长书，保罗留下的是两段很短的自述。短，可是三个条件一样不少。

第一段，在亚西亚。

>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林后 1:8—9）**

这件事具体是什么，保罗在信里没有说。本书不去猜事件，只看这段话自己标出来的结构。

“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现实那头，改不动。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望耗尽了。按本书的能量账，动能到了零。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连那个在心里下判断的“我”，都判了自己的死。旧的自我符号接不住。

然后是转折：“叫我们不靠自己”。

这一句很要紧。它说的不是“我们终于靠自己撑过来了”，那还是旧的“我”。它说的是那个靠自己的“我”被放下了，另一种“我”出来了：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叫死人复活”这几个字，在这段话里不只是一条教义，也是一个刚刚“断定是必死”的人，对那位神的新称呼。一个从“必死”里被托起来的人，才会这样称呼他。

第二段，是那根刺。

保罗说，有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林后 12:7）。这根刺是什么，他只说“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没有明说是病，是人，还是别的。本书同样不去猜。

>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林后 12:8）**

三次求，是在走第二条出口：求现实改变。刺没有离开。

回答来了：

>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后 12:9）**

这一句回答，在结构上和约伯记一模一样。

现实没变：刺还在。

理念没给：没有人告诉保罗这根刺是为什么。

变的是第三个角：一个“喜欢夸自己软弱”的保罗出来了。这在旧的保罗身上是不可能的。旧的保罗，“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 3:5—6）。一个无可指摘的人，不会夸自己的软弱。

接着他写下一句很像谜语的话：

>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 12:10）**

用旧的符号看，这句话自相矛盾。用三角看，它说得很准：软弱，是旧的自我符号接不住了；刚强，是新的自我符号在那里结晶了。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点上，所以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这和那句老话正好对上：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尽头和起头，在同一个点上。

这个新符号，后来被保罗带着走了很远。

在同一封信的前面，他写过一串句子：

>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 4:8—9）**

每一句的前半，都是现实：受敌、作难、逼迫、打倒。现实一样没少。每一句的后半，都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站得住的“我”：不被困住，不至失望，不被丢弃，不至死亡。

前半是现实符号，后半是自我符号。四句话排在一起，正是三判据的样子：它在一次又一次的压力里重复出现，所以稳定；它拆不成“苦”加“乐观”，所以整体；它跟着保罗走过一个又一个城，所以独立。

它也回写到了理念。在同一封信的末尾，保罗讲基督，把重心放在了软弱上：基督因软弱被钉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活着（林后 13:4，大意）。一个在旧的保罗那里不能出现的词，“软弱”，成了他道理里承重的一根梁。按本书的读法，这根梁不是先想好了再去经历的，是先在亚西亚、在那根刺上结晶，再写回道理里的。

◆ 七、尽头里，人称换了

把约伯、保罗、宋冬梅放在一起看，还有一个小地方，三处都一样：话的方向变了，从“谈论”变成了“面对”。

约伯记里有一个细节，自己翻一遍经文就能核对。三个朋友的长篇大论，连后来插话的以利户在内，都是对着约伯谈论神。他们用第三人称讲神怎样、神必定怎样；他们几乎没有转过身去，直接对神说一句话。约伯不一样。他说着说着，就转过去对神喊“你”：“鉴察人的主啊……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伯 7:20），“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伯 13:24）。哪怕是控诉，他也是面对着说的。

到了第四十二章，这个方向走到了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风闻，是隔着别人的话；看见，是面对面。

保罗在亚西亚那段话里，说的是“我们”，是“自己心里”。到了那根刺，话变成了对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一个被告知的“你”出现了。

宋冬梅说了大半辈子的“我得”。那个晚上以后，她第一次对着黑屋子说“你”。

这不是巧合，也不是修辞。

第三人称，是理念符号的说法。谈论一个“他”，就是把他放进一套道理里，问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约伯的朋友们一直在用第三人称谈神，谈得头头是道。约伯面对着喊“你”的时候，旧的道理也还在他嘴里，所以他喊得又痛又乱。

人的尽头，是这套道理接不住了。新长出来的那个自我符号，不是一个更好的“关于他的道理”，而是一个站在“你”面前的“我”。“我”和“你”在同一个点上一起出现：没有那个被称作“你”的，就没有这个新的“我”；没有这个新的“我”，那个“你”也只是“风闻”。

这一点，是本编第23章要展开的：信仰对象的符号，不是一个人先在那里、再往外投出去的影子。“我”和“上帝”，是在同一场巨大的对不上里一起发生的。

这里也能看出，皮尔斯的框架为什么说不出尽头。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里，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所以符号只能在理念里发生。衍义在理论上不停，可它只能在理念里往前走。理念那头一旦接不住，这个框架里没有另一角可以接着，后面就没有东西了。

这并不是皮尔斯想得不够深。他年轻时甚至说过，人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人就是一串思想；可这样一来，“人”也就整个被收进了理念的链条里（见第12章）。他的框架里本来就没有自我符号那一角，所以“尽头”在他那里只能是一个终点，不能是一个起点。本书多出来的那一角，正是尽头之后还能发生事情的地方。

◆ 八、什么不算尽头

这一章讲到这里，有一个危险。

如果“人的尽头”可以随手贴在任何苦难上，这套说法就成了“怎么读都行”。更糟的是，它会变成对受苦的人的一种要求：你还没到尽头，所以还没信；你到了尽头还没信，是你的问题。

所以要立几条边界。

第一条：三个条件要能在事前指认。

理念改不动，现实改不动，旧自我接不住，这三条都要在材料里先找出来，再谈长出了什么。约伯记里，三条都写在经文上。保罗在亚西亚那段自述里（林后 1:8

—9），三条都写在他自己的话里。宋冬梅那一夜，三条也都在她自己的话和动作里：不肯认命，跑遍了门，托不起床单。找不到，就老实说找不到。

第二条：苦难大，不等于到了尽头。

一个人可以受很重的苦，却还有一条出口开着：也许一个新的想法就够了，也许一笔救急的钱就够了。这时候，他需要的是那条出口，不是一个信仰的说法。拿“尽头”去堵他还开着的那扇门，是伤害。

第三条：到了尽头，不等于一定长出新的。

落差再大，也要有动能在走、有一张网托着。没有动能，人就沉下去；没有托着的网，新的东西结晶不了。这一点，下一章讲第三个入口时还要细说。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在尽头里托住一个人，是最要紧的事；医生、咨询师、家人、一个肯抓住床单另一头的人，都是那张网。

第四条：长出来的东西，不能被代写。

约伯的朋友们最大的毛病，不是他们的神学，是他们想替约伯把那个新符号写好：认罪，悔改，福气就回来。可是从尽头长出来的东西，从无到有，没人能预先写好。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在你身上没有付动能，就只是信息。

第五条：尽头不能被人为安排。

有些团体会故意把人逼到墙角：断掉他的关系，拿走他的退路，让他“到尽头”，再递给他一套现成的说法。这和本章讲的是两回事。被安排出来的尽头，出口是别人堵的，长出来的东西也是别人预备好的。它不是从无到有，是换一个人替你写。

约伯记开头天上那一幕怎样读，历来争论很多，本书不在这里下判断。本书只看人这一边：没有谁有资格替另一个人造一个尽头。

下面这张小表，把常被混在一起的几种情形分开。

常听到的说法	实际是哪一种	需要什么
“想通了就好了”	第一条出口还开着	一个新理念
“熬过这阵就好了”	第二条出口还开着	时间与现实的帮助
“是你信心不够”	把平常难处冒充成尽头	收回这句话
“神要你到尽头”	把尽头当成给人的要求	先陪着，不下判断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可能是能量耗尽	先被托住，见第22章

常听到的说法	实际是哪一种	需要什么
“我从前风闻，现在看见”	尽头之后的新符号	让它回写，不急着命名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宋冬梅。

那个晚上以后，陆思远在康复医院又住了两个月。右手能抓住勺子了，路还走不了。拆迁的事最后谈了下来，钱仍然不够租铺面。五金店关了。柜台底下那二十多年的账本，她一本一本搬回了家。

现实那头，几乎没有变好。

理念那头，也没有人给她讲明白为什么。她没有认命。妹妹再提“命”这个字，她还是不爱听。

可是有一样东西，在她身上稳稳地待了下来。

每天晚上关灯以前，她会坐在床边，对着屋子里的黑说几句话。说今天陆思远吃了几口饭，说钱还差多少，说她累。她说不清楚是在对谁说。她只知道，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用“你”来说话，而不是用“我得”。

一个“扛得住的宋冬梅”散掉了。一个“扛不住也还在这里的宋冬梅”出来了。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她。

这个新的她，拿三判据来筛，是一个粒子态：每晚都在，所以稳定；拆成“想开了”或“有人陪”，都不是它，所以整体；她从医院把它带回了家，所以独立。

它也开始回写。

回写到现实：她开始开口求人帮忙了。从前她最怕欠人情，现在楼下的邻居帮着推轮椅，她说谢谢，也收下。一个现实里的关系，被改写了。

回写到理念：那句“人只要肯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她还在说，可是意思变了。从前的“动”是她一个人扛着走；现在的“动”，可以是每晚那几句话。

回头看，庞丽华那一夜说的那句“我不知道”，比任何道理都对。她没有替宋冬梅写一个答案，没有说“神要你到尽头”，也没有说“会好的”。她只是抓住了床单的另一头。一个答案会把缝填上；一只手，让缝里能长出东西来。

有时候，她跟着庞丽华去一个小小的聚会。有时候不去。这一段以后长成什么，本书不替她写。从无到有的东西，只能由那段日子自己写下去。

你也许也有过这样的晚上：道理用完了，办法也用完了，那个能扛的自己也不见了。如果有，别急着去找一个新道理把它填上，也别急着去找一个新办法把它推开。先看看，那个晚上之后，你身上有没有多出一样东西。它可能很小，小到只是一句换了人称的话。

人走到这样的晚上，走的并不是同一扇门。下一章就来认这几扇门。

带 走 的 话

改理念、改现实两条路都断了，旧的自己也接不住，新的信望爱才从无到有地长出来。

小　账

雅斯贝尔斯和克尔凯郭尔把人领到了尽头的门口，门后只写了“生存”与“跳跃”；本书在门后写出一个三角：两条出口都堵死，第三个角从无到有。

把约伯的结局读成“神终于给出了答案”，“亲眼看见”就被改回了“终于知道”——发生又被收回成了一次发现。

本章的宋冬梅、陆思远、庞丽华以及康复医院那一夜，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谈到中风、发烧与心里难处的地方，不构成医疗或心理建议。

本章涉及信仰的部分只谈理解，不评判任何宗教与信徒。

想 一 想

1. 你遇到过的最大一次难处里，你走的是改想法那条路，还是改处境那条路？它走通了吗？
2. 有没有一次，你身上那个“能扛的自己”接不住了？那之后，你身上多出了什么，又少了什么？
3.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正在难处里？他还有哪扇门开着，是你可以帮着推一推的？

◆

22

第22章

三个入口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个晚上，三个人说的都像是“我信不下去了”——颜伟杰、骆子豪和柯美凤自己，走的是不是同一扇门，各自先要的又是什么？

场景　一个晚上，三扇门

柯美凤四十一岁，在新加坡一间华人堂会做探访同工，做了十二年。

她的工作，是去敲那些“出了事”的人家的门。教会里谁住院了，谁家里办丧事，谁很久没来聚会了，名单都到她手上。

10月一个星期四，名单上有两个人。

晚上七点，她坐地铁到宏茂桥，去看颜伟杰。

颜伟杰四十七岁，在裕廊岛一家化工厂做了二十年工程师，今年3月公司重组，他被裁了。6月，他父亲查出胰腺癌，8月就走了。颜伟杰原来是教会的执事，每个主日站在门口发周报。父亲走后，他再没来过。

他给柯美凤倒了一杯茶，说了一句话：

“美凤，我以前信的那一套，碎了。”

他一直相信，神看顾忠心的人。二十年准时奉献，二十年不缺席。现在工作没了，父亲没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

柯美凤想安慰他。她说：“也许神是借这件事，让我们看见自己心里还有骄傲。”

颜伟杰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回去吧。”

晚上九点，她在一间咖啡店见骆子豪。

骆子豪二十九岁，健身教练，是教会一位姐妹的儿子。他不信主，可是有事愿意找柯美凤说。他的信条只有一句：身体是练出来的，只要够自律，没有控制不了的。

半年前，他被诊断出一种自身免疫的病，关节反复发炎。医生让他停训。他不停，反而加练，加到每天四个小时。上周他在训练时晕倒，被送进急诊。

“医生说是我的身体在跟我作对。”他说，“那我就练到它不敢作对。”

晚上十一点，柯美凤回到家。明天晚上她要带小组查经，她翻开圣经备课。

翻了半个小时，一个字也没进去。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她的家人都好，工作也还在。她只是很累。十二年来，每个星期敲两三扇“出了事”的门，她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哭过，也很久没有为自己祷告过一句话。经文在纸上，她在纸外。

这一个晚上，她见了三种“信仰危机”。

一个是理念碎了。一个是理念太硬，现实塞不进去。一个是什么都没碎，只是空了。

三个人的话，听起来都像“我信不下去了”。可是本章要讲的是：这是三扇不同的门。门不一样，要的东西也不一样。走错了门，帮助就成了伤害——柯美凤那天晚上，在颜伟杰家里，已经走错过一次。

上一章讲了尽头本身的结构：两条出口都堵死，旧的自己接不住，新的信望爱从无到有。这一章不再问尽头是什么，只问人是从哪里走到尽头的。

◆ 一、前人怎样给皈依分门别类

信仰怎样发生，这件事被认真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先看前人做对了什么。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1902）。

这本书原是他1901—1902年在爱丁堡大学的吉福德讲座。詹姆斯是心理学家，他不去辩论神存不存在，他去收集人们亲口讲的宗教经验：日记、自传、书信、访谈。一页一页，摆在读者面前。

他分出了两种性情。一种他叫“健全心态”：天生乐观，看世界多半是好的，信仰对他们是一次生就够的事。另一种他叫“病态灵魂”：对恶与苦特别敏感，世界在他们眼里有一道裂缝，他们需要“再生一次”。

他又讲皈依。他说，皈依是一个分裂的自我被统一起来的过程。原先“我”里面两样东西在打架，皈依之后，有一样成了中心。

斯塔伯克，《宗教心理学》（1899）。

斯塔伯克是詹姆斯的学生辈，做过问卷调查。他把皈依分成两型：一种是“意志型”，一点一点用力，慢慢转过来；一种是“自我放弃型”，用力用到尽头，不再用力了，转变忽然就来了。

詹姆斯在书里专讲皈依的两讲中，接过了斯塔伯克这两型，又用了他收来的许多手稿材料。第二型说的那种经历，后来常被人复述：一个人挣扎很久，筋疲力尽，放手的那一刻，平安反倒来了。

兰博，《理解宗教皈依》（1993）。

兰博把皈依画成七个阶段：处境、危机、寻求、相遇、互动、委身、后果。他的长处，是把皈依从一个瞬间拉成了一段过程，又把社会处境放了进来。危机在他的图里是第二站，有轻有重，有长有短。

还有社会学家的田野研究。罗夫兰与斯塔克1965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成为救世者》，研究的是六十年代加州一个小教团的皈依者。他们发现，许多人入教，先是因为和教内的人交了朋友。人际的纽带，比教义更早到。

佛教自己的传统，也有一个“危机”的范本。

东汉译出的《修行本起经·游观品》里讲，悉达多太子出游，出东门见到老人，出南门见到病人，出西门见到死人，出北门见到一位出家的沙门。各本佛传细节不一，这个次序是大体相同的。经里还写，每次出游之前，国王都下令清扫道路，不许臭秽的东西留在道边。一座王宫，连同它门外的路，被安排成一个处处对得上的地方。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前三个门口，是三次对不上；第四个门口站着的那位沙门，是一条出路的影子。王宫挡了许多年的东西，在四个门口一次次涌了进来。

这些前人对的地方，可以收成三条：

1. 信仰的发生，常常有一个“危机”。这不是神学家的想象，是一页页亲口的记录。
2. 危机不只一种样子。有人是一下子，有人是慢慢来；有人是用力，有人是放手。

3. 信仰不只在一个人心里发生，还有处境、朋友、群体。

◆ 二、一个格子装不下三种危机

前人停在哪里?

停在一：危机是一个格子。

在兰博的七站里，危机就是一站。站里有轻有重，可它还是一个格子。理念碎了，叫危机；理念太硬撞上现实，也叫危机；什么都没碎，只是空了，还叫危机。

三样东西装在一个格子里，就分不出谁要什么。

停在二：分型分的是性情，不是结构。

詹姆斯的“健全心态”和“病态灵魂”，分的是人。一个人天生是哪一种，他就容易走哪一条路。这是很好的观察，可它说的是“谁”，不是“哪里出了事”。同一个人，这一回是理念碎了，下一回可能是能量空了。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也可能在某一年被现实压碎；一个天性忧郁的人，也可能只是累了。看人分型，会把这两次看成一样。

停在三：没有一份能量账。

斯塔伯克的“自我放弃型”，已经摸到了很深的地方：用力用到尽头，放手，转变才来。可为什么放手了反而会来？力气从哪里来？他们没有说。

在本书的说法里，这正是第三个入口的样子：自己的动能用完了，要先被托住，新的符号才结晶得出来。

还有一个前人留下的考验。

罗夫兰和斯塔克的发现，对本书是一个认真的考验。如果许多人入信，只是因为交了朋友，并没有什么危机，那三个入口是不是就落空了?

本书的回答分两层。

第一层，朋友是势能，是一张网的拉扯，它决定新符号往哪里结晶。可是网只管方向，不管有没有落差。何况他们自己列出的七个皈依条件里，排在第一条的，就是长期而强烈地感到的紧张；与教内成员建立情感联系，排在第五条（这篇研究的来龙去脉，见第30章）。网是在落差已经有了之后，才起作用的。

第二层，如果真找到一次信仰的发生，三个入口一个都不在：现实与理念并无大的对不上，信望爱也不曾耗尽。那么，本书第29章列的第四条可推翻条件，“无入口的信仰”，就成立了。本书把这个考验留着，不绕开。

这三处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两条边，一个角

尽头的结构，第21章已经讲足了。可是人到尽头，有几种走法。本书说，有三个入口。三个入口的说法，就在这一章讲足；别处用到它，都回到这里。

先看三角。

符号三角有三个角：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三个角之间有三条边。信仰发生的地方，是自我那个角。

通到这个角，有三条路：

- 理念和现实之间那条边上，起了大矛盾，**现实那一头是硬的**。这是入口一。
- 还是这条边，起了大矛盾，**理念那一头是硬的**。这是入口二。
- 边上没有什么大矛盾，是**自我那个角本身枯竭了**。这是入口三。

打个家常的比方。一张三条腿的凳子坐不稳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两条腿之间的横档断了，两条腿往两边撇，一条硬，一条软。这是边上出了事。另一种是横档都好好的，其中一条腿自己从里面朽了，人一坐就塌。这是角上出了事。修横档和换腿，是两种活儿。

前两个，是边上的矛盾。

入口一和入口二，出事的地方都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分别只在于：哪一头是硬的，哪一头先碎。

现实硬，是说这件事改不了。死了的人不会回来，烧了的殿不会自己立起来。于是先碎的是理念。

理念硬，是说这套道理在这个人身上坚不可摧。它太结实了，连接度太高，现实撞上来，碎不了它，只能被它推开、压下去、赶出门。于是现实塞不进来，一直在门外撞。

第三个，是角上的枯竭。

入口三不一样。边上也许有矛盾，也许没有，可那不是要害。入口三的尽头不在边上，在角上：旧的自己接不住，不是因为矛盾太大，是因为已经没有力气去接。要害是：自我那个角，信望爱这片土（特征纠缠）的能量耗尽了。

按本书的能量账：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矛盾是一个落差，像水位差；有落差才能做功。可是做功还要有动能在走。动能没了，落差再大，也只是压在身上的重量。

所以入口三有一个特别的次序：**先补能量，再生符号**。

三个入口，能量的样子也不一样。

入口一的人，动能往往还在。约伯哀诉、争辩了三十多章，基沙·乔达弥抱着孩子走遍了城。他们有力气，只是那套理念碎了，力气没处使。

入口二的人，动能常常很大，只是方向反了。扫罗一路追到大马士革，悉达多苦行六年，骆子豪一天练四个小时。力气全用在把现实推出门外。他们缺的不是力气，是方向。

入口三的人，动能见底了。以利亚坐在树下，周利槃陀伽站在门外，柯美凤翻了半小时圣经。他们不缺道理，缺的是力气本身。

看能量，也能帮着认门：有力气没方向，多半是入口二；有力气没地方使，多半是入口一；连力气都没了，是入口三。

三个入口，各要一样东西。

本书给一个实用的分辨：

- 入口一的人，需要新的理念。旧的道理碎了，要有地方让新的道理长出来。
- 入口二的人，需要直面现实。硬的道理挡在门口，要让那个一直在撞门的现实进来。
- 入口三的人，什么道理都听不进，需要先被托住。

下面这张表，把三个入口放在一起。

	入口一	入口二	入口三
出事的地方	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边	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边	自我那个角
硬的一头	现实	理念	都不是要害
先碎的	理念	现实被推开，直到推不开	信望爱的能量

	入口一	入口二	入口三
圣经里的例子	约伯；被掳巴比伦	扫罗	以利亚
佛教里的例子	基沙·乔达弥	悉达多六年苦行	周利槃陀伽
先要什么	新理念有地方长	让现实进门	先被托住，补能量
走错门的药	劝他“看看自己的骄傲”	只陪他哭、不碰现实	给他讲一大套道理
柯美凤那一晚	颜伟杰	骆子豪	她自己

下面一个入口一个入口地看。每看一个，都先在材料里把那条缝指认出来，再谈长出了什么。

◆ 四、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约伯，是入口一的典范。

上一章已经一步步走过约伯记，这里只说一句它为什么是入口一：炉灰、毒疮、十个孩子的死，是改不了的现实；碎的是“义人得福”那套理念。约伯拒绝了两条现成的出口，最后在第三个角上，长出了“亲眼看见你”。

被掳巴比伦，是一整个民族走入口一。

先指认那条缝。

被掳之前，耶路撒冷人有一个很结实的理念：神住在锡安，圣殿在，城就不倒。诗篇里唱：

>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诗 46:5）**

先知耶利米早就警告过，不要倚靠“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样的话（耶 7:4，大意）。可是这个理念太深了，深到成了一种安全感。

然后是现实。公元前六世纪初，巴比伦军队攻破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大批人被掳到巴比伦（王下 25:8—11）。

理念说城必不动摇，现实是城倒了，殿烧了。这条缝写在史书里，也写在诗里，不用读者去造。

接着，理念碎了。

>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诗 137:1）**

>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诗 137:4）**

这一问很要紧。按旧的理念，耶和华的歌只能在耶和华的地方唱。人离开了那个地方，歌就唱不出来了。理念不是被谁驳倒的，是被现实一块一块压碎的。

然后，第三个角上长出了新东西。

被掳的人中间，有一个祭司叫以西结。他在迦巴鲁河边，看见了神的异象（结 1:1）。迦巴鲁河在巴比伦，不在锡安。神的荣耀，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

以西结书里还记着一句应许，大意是：我虽然把你们赶散到列国，我还要在你们所到的地方，暂作你们的圣所（结 11:16，大意）。

耶利米给被掳的人写了一封信：

>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 29:7）**

为敌人的城祷告。这在旧的理念里，是很难想象的。

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这个民族身上结晶了：没有殿，没有地，也还是神的百姓。它稳定，传了两千多年；它整体，拆成“认命”或“同化”都不是它；它独立，能被带到任何一条河边。后来的犹太人，正是带着经卷和安息日，在一个又一个没有圣殿的地方活了下来。

哀歌的作者坐在耶路撒冷的废墟里，写下了一段很不像废墟里的话：

>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哀 3:22—23）**

城没有了，殿没有了，“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这不是一个关于城的理念，也不是一件现实里的事。它是一个在废墟里站住的“我们”。

这个新的“我们”，后来又回写到理念。神不受一地一殿所限，所罗门献殿的祷告里早已说过（王上 8:27，大意）；被掳之后，这一层在经卷里说得越来越清楚。

基沙·乔达弥，是入口一在佛教里的样子。

这个故事见于巴利文《长老尼偈》的注释，也见于《法句经》的注释（在第一一四偈名下），汉地的讲经里也常讲。各本细节略有出入，主干是一样的。

基沙·乔达弥住在舍卫城，出身贫寒。“基沙”是瘦的意思，她因为身子瘦，被人这样叫。她嫁人后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刚会走路，病死了。

她不肯接受。她抱着孩子的尸体，一家一家去讨药。有人可怜她，指她去见佛。

先指认那条缝：她的理念是，孩子病了，总有药；现实是，孩子已经死了。现实是硬的，抱在她怀里，一点也改不了。

佛没有跟她讲“人都会死”。他说，你去城里讨一把芥菜子来，我替你配药。只有一个条件：这芥菜子，要从一户从没死过人的人家讨来。

她挨家敲门。每一家都愿意给她芥菜子，可每一家都说：我们家死过人。死过父亲，死过母亲，死过孩子。

一户，又一户。到了傍晚，她手里一粒芥菜子也没有。

她把孩子放在了尸陀林里，回到佛那里，求出家。后来她成了比丘尼。

这里要看清佛做了什么。

入口一的人，需要新的理念。可是佛没有把新理念递给她。他让她自己去走。

她走的每一步，都在付动能。她敲开的每一扇门后，都是一个失去过亲人的家，那是一张很大的网，是势能：她不是一个人在失去。新的理念，“死是每一家都有的”，是她自己一户一户走出来的。它在她身上结晶，没有人替她写。

理念不是被驳倒的，是被现实一户一户磨碎，再一户一户重新长出来的。

◆ 五、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

扫罗，是入口二的典范。

在保罗自己和基督教传统的理解里，大马士革路上的事，是神的启示与呼召；他后来写道，神“施恩召我”（加 1:15）。本书不评这一层，只看这件事在符号三角上的形状。

先指认那条缝。

扫罗自己说过，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论热心，他是逼迫教会的；论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摘的（腓 3:5—6，大意）。这套理念在他身上，连接度极高。

律法里有一句：

> **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申 21:23）**

然后是现实：一群人在耶路撒冷宣讲，那个被钉在木头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按扫罗的理念，这件事不可能。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不可能是神的受膏者。那句律法写在申命记里；“挂在木头上”的宣讲，写在使徒行传里（徒 5:30）。不少解经家正是据他后来写的加 3:13 推断，这一句就是他当年的拦路石。缝就在这两样之间。

扫罗的第一个反应，是去消灭那个塞不进来的现实。

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在场（徒 7:58—8:1）。之后他进各人的家，把信徒拉去下监（徒 8:3，大意）。

>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徒 9:1）**

这是入口二的标准动作：理念是硬的，现实撞上来，就去把现实推开、压下去、赶出门。推得越用力，说明那个现实撞得越重。

后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回忆那条路，转述了那个声音对他说的一句话：“用脚踢刺是难的”（徒 26:14）。刺，是赶牲口的刺棒。牲口往后踢，踢的是赶它的东西，踢得越狠，扎得越深。这正是硬理念撞现实的样子。

大马士革路上，现实进门了。

他仆倒在地，听见一个声音两次叫他的名字，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徒 9:4）

他问对方是谁。回答是：

>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徒 9:5）**

一直被赶在门外的那个现实，直接进来了。扫罗三天看不见，不吃也不喝（徒 9:9）。旧的那个扫罗，接不住了。

然后，第三个角上长出了新东西。

多年以后，他这样写自己：

>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 2:20）**

“活着的不再是我”——旧的自我符号已过。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他身上结晶了。

它也回写到了理念。那句“被挂的人是受咒诅的”，他没有扔掉。他重新读它：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 3:13，大意）。

> **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 3:13）**

在保罗身上，同一节律法，从挡在门口的墙，变成了门本身。硬的理念没有被消灭，是被熔开，再结晶了一次。

它还回写到了现实。那个曾经进各家抓人的扫罗，后来一城一城地走，在各地建立起一个个小群体，写下一封封信。今天你手里那本新约，二十七卷里有十三卷书信，开头写着他的名字；其中几卷是否出自他亲笔，学界还有讨论。一条大马士革路上结晶的自我符号，变成了地图上的路线和纸上的字。

悉达多六年苦行，是入口二在佛教里的样子。

这段故事，佛陀自己的追述见于巴利文《中部》第三十六经《萨遮迦大经》，后来的《佛所行赞》等佛传也都讲。

先指认那条缝。

悉达多出家后，那个时代的修行人中，有一个很结实的理念：折磨身体，就能解脱。他跟着这个理念走，走得比任何人都远。经里说他吃得极少，肚皮贴到了脊骨上，摸肚皮就摸到脊骨；用手搓一搓四肢，身上的毛就连根掉下来。

现实是：身体快死了，解脱没有来。

理念说苦行得解脱，现实是苦到将死仍不得解脱。这条缝，佛传里写得明明白白。

他的第一个反应，和扫罗是同一个形状。

扫罗逼迫的是教会，悉达多逼迫的是自己的身体。理念是硬的，现实（这个身体不配合）塞不进来，就加倍地去压它。六年。

然后，现实进门了。

经里说，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在外面忙着，他坐在一棵阎浮树的凉荫下，心里曾有过一种离开欲乐的安宁。这个记忆问了他一句：会不会，那才是觉悟的路？

他想：身子瘦成这样，是得不到那种安宁的。于是他吃了饭和粥。《佛所行赞》讲得更细：一个牧牛人家的女儿难陀婆罗阇，给他端来了香乳糜。和他一起苦行的五个同伴，以为他退转了，失望地离开了他。

他接受了身体的现实。不久之后，在菩提树下，觉悟发生了。

后来他在鹿野苑第一次说法，就是《转法轮经》。开头讲的就是：出家的人不应走两边，一边是沉溺欲乐，一边是折磨自己；离开这两边，走中间的道。

那五个离开他的同伴，后来正是他第一次说法的听众。《转法轮经》的结尾记着，五人中的憍陈如当场见了法，他们成了最早的一批弟子。一个新的自我符号结晶以后，先回写到了离他最近的那几个人身上。

硬的理念（苦行）没有被保留，也没有被简单丢掉。它的教训被收进了新的说法里，成了“中道”所要离开的一边。这又是一次熔开再结晶。

◆ 六、入口三：信望爱耗尽了

入口三，要用一个完整的例子来讲。它最容易被看错。

以利亚在罗腾树下。

第一步，先看他刚刚经历了什么。

列王纪上第十八章，以利亚在迦密山上，一个人对四百五十个巴力的先知。火从天降，烧尽了祭物。百姓俯伏在地。之后，三年多的旱灾结束，大雨来了。

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场胜利。

第二步，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王后耶洗别传话，要取他的性命。他起来逃命，跑到别是巴，又独自在旷野走了一天，坐在一棵罗腾树下求死：

> **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王上 19:4）**

第三步，先指认那条缝在哪里。

这里要老实。耶洗别的威胁是真的，可是它并不比三年多旱灾里亚哈王四处搜寻他的时候更大。外面的矛盾，并没有比从前更尖锐。

经文标出来的缝，不在外面，在他身上：一路逃，一个人，坐下来，求死，说自己“不胜于列祖”。后来在何烈山的洞里，他还说了两次，只剩下我一个人（王上 19:10、14，大意）。

疲惫，孤立，觉得自己不过如此。这是信望爱三样一齐见底：信（内能）松了，望（动能）没了，爱（势能）那张网，在他眼里只剩下自己一个点。

这是入口三。

这三样，就是入口三在事前的指认标准：疲惫、孤立、看轻自己。入口三没有一件大事可指，缝就落在这三个信号上；它们要在事前就看得见，不能等人好起来再倒推。第29章说“入口的标准要事前写定”，入口三的标准，就写在这里。

第四步，看神怎样处理。顺序是这样的：

- 他睡着了。
- 天使拍醒他，说：起来吃吧。他一看，头旁边有饼，有一瓶水。他吃了，喝了，又躺下。
- 天使第二次来，又拍他，又让他吃，说你当走的路还很远。
- 他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何烈山（王上 19:5—8，大意）。

没有讲道理，没有责备他逃跑，没有提醒他迦密山上的火。先是睡，再是饼和水，再是睡，再是饼和水。

第五步，然后才是那个声音。

在山上，先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王上 19:12）**

风、地震、火，是迦密山那一类的东西：大，响，看得见。神不在里面。神在微小的声音里。

第六步，看长出了什么。

那个声音问他：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交给他三件事：去膏哈薛，去膏耶户，去膏以利沙接续他（王上 19:15—16，大意）。还告诉他一件事：在以色列，还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王上 19:18，大意）。

“只剩下我一个人”，被改写了。那张网，在他眼里重新张开。以利沙后来跟了他，他不再是一个人走。

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以利亚身上结晶了：不是迦密山上那个呼火的先知，而是一个听得见微小声音、能把担子交给下一个人的先知。

这个顺序，按能量账看，不是偶然的。

矛盾也许还在。可是自我已经没有动能去结晶新的符号。这时候讲任何道理，都是在一个没有力气的人身上再放一块石头。

要先补能量：饼和水是身体的能量，睡是动能慢慢回来，天使两次来拍他，是一张网重新托住他。补上了，落差才能重新做功，那个微小的声音才听得见。

这也给了前人那个“自我放弃型”一个说法。用力用到尽头、放手之后转变才来，不是因为放手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自己的动能用完了，另一张网的势能接了过来。

周利槃陀伽扫地。

这个故事见于巴利文《法句经》的注释（在第二十五偈名下），汉译经律和汉地讲经里也有多种讲法。

他的名字，意思和“路”有关。注释里说，兄弟俩都是母亲在回娘家的路上生的，所以哥哥叫大路（摩诃槃陀伽），他叫小路（周利槃陀伽）。一个生在路边、走不上路的人，后来在一把扫帚上走通了。

周利槃陀伽和哥哥都是出家人。哥哥聪慧，他却很钝。传说他四个月记不住一首短偈，记住后一句，就忘了前一句。哥哥觉得他没有希望，让他离开僧团。

他站在门外哭。

先指认那条缝。这里也有一个对不上：出家人该会诵经，他不会。可是故事着重写的不是这个对不上，是他在门外哭：被说没希望（望没了），被赶出门（网断了）。这是入口三。

佛走过来，牵着他的手带回去。没有再教他偈子，只给了他一件最简单的事。巴利注释说，是一块干净的布，让他对着太阳一边擦，一边念“除尘，除尘”。汉地讲这个故事，常讲成一把扫帚，口里念的只有一句：拂尘除垢。

他扫着，念着。布脏了，地扫了又落尘。有一天，在这件最简单的事里，他明白了：要拂除的尘垢，不在地上，在心上。后来他证了阿罗汉果。

佛的做法，和以利亚得到的处理，是同一个次序：先托住，再给一件最小的事，让动能一点一点回来。新的符号，是在这件小事里结晶的。

净土法门，在结构上正对着入口三。

龙树在《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里，把修行的路比作世间的路，有难有易：陆路步行就苦，水路乘船就乐。有人勤行精进，也有人“以信方便易行”，很快走到不退转的地方。后来汉地的净土传统，讲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靠佛的愿力往生。

“易行”不是说它浅。在净土传统自己看来，这条路不分根器，人人可走。对一个信望爱已经见底、连一首偈都记不住的人，这扇门尤其是开着的：它不要求先有动能，它先托住。本书不评判各宗的高下，只指出这扇门在结构上对应的位置。

今天的城里，入口三也许是最常被忽略的一扇门。

入口一和入口二，都有一件看得见的事：一场病，一次失业，一次撞墙。旁人看得见，会来敲门。入口三没有事。人还在上班，还在照顾家，还在笑。

最容易走到这扇门前的，常常是一直在给的人：照顾老人的子女，夜班的护士，带毕业班的老师，教会里每周敲门的同工。他们的信望爱，一直在往外流，很少有人往回添。

柯美凤就是这样。她见了十二年别人的危机，自己的那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一件事可以指给人看。她只是翻开圣经，一个字也进不去。可是三个信号，在她身上事前都看得见：每周两三扇门的累；人人来找她，她却很久没有去找过谁；很久没为自己哭过、为自己祷告过一句，好像自己不在那份名单上。

一个可以检验的推论。

如果入口三是真的，就会有一个看得见的后果。疲惫的人（没有动能），孤立的人（没有势能的网），毫无困惑的人（没有落差），新的理解都会显著变少。这一条，是本书的能量律给出的预测，可以去查，也可能被查翻（见第29章）。

◆ 七、走错门，帮助成伤害

三个入口，最实用的地方，是分辨。

同样一句“我信不下去了”，后面可能是三扇不同的门。药开错了，不只是没用，还会伤人。

约伯的朋友，就是走错了门。

约伯是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他需要的，是一个地方，让碎了的理念重新长。

朋友们开的药，却是入口二的药。他们把约伯当成一个理念太硬的人：你硬说自己无辜，这个硬道理挡住了现实；现实是你一定有罪；你要放下你的硬，直面这个现实。

对一个真正理念硬、现实塞不进的人，“直面现实”也许正是需要的。可是约伯的现实已经压在他身上了，他一刻也没有回避过。再让他“直面”，就是在伤口上再划一刀。

柯美凤那天晚上，也走错了门。

颜伟杰说“我以前信的那一套，碎了”。这是入口一的话：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柯美凤说“也许神是借这件事，让我们看见自己心里还有骄傲”。这是入口二的药：她把他当成一个理念太硬的人。

所以他说：你回去吧。

反过来，也会错。

对骆子豪，如果只是陪他难过、说“你已经很努力了”，这是入口一或入口三的药。它会让那个硬理念更硬：连同工都说我努力得对，那我就再加练。入口二的人，需要有人温和而清楚地，让那个一直在撞门的现实进来。

对入口三的人，讲一大套道理，是最常见的错。以利亚在罗腾树下的时候，如果天使先来讲一篇关于信心的道，他大概只会再躺下去。

一个人，可以先后走几扇门。

入口不是给人贴的标签，是给一次处境认的门。同一个人，这一回走这扇，下一回可能走那扇。

以利亚在迦密山上，是那个呼火的人，那时候他身上看不出哪一扇门；到了罗腾树下，他走的是入口三。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走的是入口二；多年以后在亚西亚，“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走的又是另一扇门。

所以认门要一次一次地认。上一回对的药，这一回可能就是错的。

一个小组里，三扇门也常常同时在场。

周三晚上的查经小组，八个人坐成一圈。一位刚失业的父亲，一位坚持“只要祷告够，病就会好”的姐妹，还有一位连续三个月夜班、坐下就想睡的护士。带领的人若只预备一篇讲章，这篇讲章最多对准其中一扇门。另外两扇门里的人，会坐在那里，听一篇不是给自己的道。

对这样的小组，更要紧的不是讲得多好，是先问一句：这几周，你是哪里卡住了。问出来的话，往往就是那条缝。

认门的人，自己也在门里。

还有一层容易忘：去分辨别人的人，自己也站在某一扇门里。柯美凤那天晚上的话，一半是说给颜伟杰的，一半是说给她自己那个还没碎的理念听的。认门之前，先看一眼自己站在哪里。

怎样分辨，先看缝在哪里。

分辨的办法，也是本书一直守的那道闸：先在这个人自己的话、自己的处境里，把缝独立指认出来。

- 他说的是“碎了”“我不知道还能信什么”——多半是入口一。
- 他说的是“我不能接受”“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并且越来越用力去压一件事——多半是入口二。

· 他说的是“我累了”“我什么都不想”，而你找不到外面有什么新的大事——多半是入口三。

找不到缝，就老实说找不到，先陪着，不急着开药。

还要守一条：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入口三的“先托住”，有时候就是一次就诊、一段休息、一份专业的帮助。

传统里，早就备着三种药。

圣经传统自己，其实给三扇门都留了药。

给入口一的，是哀歌。诗篇里有大量哀告的诗，《耶利米哀歌》整卷都是。它们不急着给新道理，先给碎了的人一个可以哭、可以问“为什么”的地方。新理念要长，先得有地方。

给入口二的，是先知的当面指正。大卫王犯了罪，自己却看不见。先知拿单没有讲道理，讲了一个富人抢穷人羊羔的故事。大卫听了大怒，拿单只说了一句：你就是那人（撒下 12:7）。一直被挡在门外的现实，借一个故事进了门。

给入口三的，是安息日。

>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 20:8）**

七天里有一天，停下手里的工，守为圣日。在犹太传统自己的理解里，这一天记念神造完天地后的安息（出 20:11），也记念从埃及为奴之家被领出来（申 5:15）。按本书的能量账看，它在结构上正是写进历法里的“先补能量”：停下，不是因为活做完了，是因为人要被托住。

下面这张小表，把常见的错药列出来。

来的人	实际的入口	常被开的错药	他需要的
颜伟杰：“我信的那一套碎了”	入口一	“看看自己的骄傲”	让新理念有地方长
约伯：“我是无辜的”	入口一	“你一定有罪”	让他说完，陪他控诉
骆子豪：“我练到它不敢作对”	入口二	“你已经很努力了”	让现实进门
扫罗：逼迫教会	入口二	和他辩论律法细节	现实直接进门
以利亚：“求你取我的性命”	入口三	讲一篇信心的道	饼、水、睡

来的人	实际的入口	常被开的错药	他需要的
周利槃陀伽：门外哭	入口三	再教一首偈	一把扫帚，一句话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柯美凤那个晚上。

十一点半，她合上圣经，没有备完课。她在手机上给小组的组长发了一条信息：明天的查经，能不能请你带？我想休息一个星期。

发出去以后，她坐在那里，有一点不安。十二年来，她从没有请过这样的假。

组长很快回了：好，你好好睡。

那一个星期，她没有敲任何一扇门。她睡得很早。星期六，她母亲煮了一锅鸡汤送来。星期天，她坐在会堂的最后一排，没有站在门口招呼人，只是坐着。

唱诗唱到一半，她发现自己在哭。不是为谁哭，是很久以来第一次，那些歌是唱给她自己的。

这是入口三的次序：先补能量，再生符号。没有一篇道理让她好起来，是一锅鸡汤、几个早睡的晚上、一条“你好好睡”的回复，把那张网重新托了起来。之后，落差才重新做功。

那个星期之后，她又去了一次宏茂桥。

这一次她没有讲道理。她对颜伟杰说：“上次我说错话了。”

颜伟杰看了她很久，说：“我父亲走的那天，我在医院停车场坐了三个小时。”

这是他第一次讲那三个小时。柯美凤听着，没有插话。入口一的人需要新的理念，可这理念不能由她递过去，只能等他自己一户一户地走出来，像基沙·乔达弥那样。她能做的，是做他敲开的那扇门。

骆子豪那边，她请了他母亲和教会里一位做物理治疗的弟兄，一起陪他去复诊。这一次，医生把检查报告一张一张摊在他面前讲。他没有再说“练到它不敢作对”。他问了一句：那我该怎么练？

一个晚上，三扇门。门开在不同的地方，可是走进去以后，长出来的都是同一样东西：一个新的自我符号，一份新的信望爱。这一段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柯美凤：一个也会请假、也会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工。

你身边如果有人说“我信不下去了”，先别急着开口。先听一听：是碎了，是硬了，还是空了？

从三扇门里长出来的新的自我符号，都会撑开到一个被称作“你”的地方。下一章就来看，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上帝、佛、道，是什么样的符号。

带 走 的 话

同一句“信不下去了”，可能是理念碎了、理念太硬或能量空了；先认门，再开药。

小　账

詹姆斯按性情给人分型，兰博把信仰的危机放进一个格子；本书把格子拆成两条边和一个角，各配一副药，并给出可查的预测。

以利亚的故事常被记成“神在微小的声音里”，饼、水和两次睡觉被跳过——入口三“先被托住”的发生，被收回成了一次“想通了”的发现。

本章的柯美凤、颜伟杰、骆子豪、周三晚上的查经小组以及全部对话，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谈到疾病、疲惫与心里难处的地方，不构成医疗或心理建议；“认门”只是帮助理解的分辨，不构成信仰实践或牧养上的建议。

本章涉及信仰的部分只谈理解，不评判任何宗教、宗派与信徒，也不比较各宗的高下。

想 一 想

1. 你自己经历过的一次“信不下去”，是碎了、硬了，还是空了？
2. 有没有一次，别人给你的帮助开错了门？那一刻你需要的其实是什么？
3. 你最近是不是也很累？如果是，你的饼、水和睡眠，现在在哪里？

◆

23

第23章

信仰对象的符号：上帝、佛、道

这一章的问题

七岁的女儿在中秋饭桌上问上帝、佛祖、老子谁最大——这三个名字是人投出去的影子，还是另一种符号，它们又在什么时候变成偶像？

场景　中秋夜的一问

欧阳倩三十六岁，在杭州一所中学教语文。

中秋那天晚上，一家人在她母亲家吃饭。母亲章慧琳六十四岁，退休前是一家国企的会计，信佛二十年，每天早上念一炷香的佛号。欧阳倩自己是大学时信的主，每个主日去教会。丈夫甘晓东三十八岁，做软件开发，什么都不信。

吃到一半，七岁的女儿忽然问：

“上帝、佛祖、老子，谁最大？”

饭桌上静了一下。

甘晓东先笑了：“都是人想出来的。人怕死，就想出一个管死的；人管不住自己，就想出一个管人的。神长什么样，看看信他的人长什么样就知道了。”

章慧琳放下筷子，慢慢说：“佛不是神。佛是觉悟了的人。”

欧阳倩想了想，说：“上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肯让人说定。”

女儿又问：“那老子呢？”

欧阳倩是教语文的，顺口背了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能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长久的道。”

女儿眨眨眼：“那你们说的，都不是？”

一桌人都笑了。

那天夜里回家，甘晓东在车上又提起来。他大学时读过一点哲学，说有个德国人早就讲清楚了：人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爱、智慧、力量，投到天上去，叫它神，再跪下来拜它。“你们信的，是你们自己的影子。”

欧阳倩没有接上话。她不是没话说，是觉得哪里对不上。

她想起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她和父亲七年不说话。后来是什么让她在父亲病床前，第一个开口叫了他一声“爸”？如果那只是她自己的影子，影子怎么会把她往她最不想去的地方推？

本章要讲的，就是饭桌上那三个名字：上帝、佛、道。它们是什么样的符号？它们是人投出去的影子吗？什么时候，它们会变成偶像？

前两章一直站在自我那一角：第21章讲尽头里新的信望爱怎样从无到有，第22章讲人从哪三扇门走到尽头。这一章转过身，去看那个新的“我”所面对的一端。

◆ 一、费尔巴哈：神是人的影子

甘晓东说的那个德国人，是费尔巴哈。

1841年，他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的中心意思，可以压成一句：神学的秘密，是人学。

他的论证是这样的。人在说“神是爱”“神是智慧”“神是全能”的时候，说的其实是人自己的本质：人的爱、人的智慧、人对无限的渴望。人把这些从自己身上分出去，放到一个外面的对象上，叫它神。然后，人在神面前觉得自己渺小、有罪、不配。

人越把自己的好东西给了神，自己就越穷。费尔巴哈要做的，是把这些东西还给人。

他有一个很漂亮的手法：把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倒过来。神学说“神是爱”，主语是神，爱是神的一样属性。费尔巴哈说，倒过来读才对：“爱是神圣的”。真正的主语是爱，是人身上的爱；“神”只是人给它加上的一个名字。

这个手法很有力。它让人看见：许多关于神的话，拿掉“神”字，仍旧是关于人的真话。

费尔巴哈对的地方，有好几处。

第一处，他解释了一个老现象：神常常长得像拜他的人。

这一点，古希腊的色诺芬尼早就说过。大意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神，是黑皮肤、塌鼻子；色雷斯人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牛和马如果会画画，也会把神画成牛和马的样子。费尔巴哈把这个零碎的观察，做成了一整套理论。

第二处，他的批判，和先知们的批判有一段是重合的。以赛亚书里有一段写木匠：同一块木头，一半拿来烧火烤肉，一半拿来雕成神像，向它下拜，说“求你拯救我”（赛 44:15—17，大意）。诗篇里也有：

>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诗 115:5—6）**

先知们早就知道，人会把自己手做的东西当神拜。费尔巴哈只是把这条批判，推到了先知们没有推到的地方。

第三处，他守住了人的尊严。他不愿意看着人因为信神，就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这份关切是真的。

他身后，马克思、弗洛伊德都接过了这条思路。弗洛伊德1927年写《一个幻觉的未来》，说宗教是人的愿望造出来的。今天饭桌上那句“都是人想出来的”，源头多半在这里。

◆ 二、影子论停在哪里

费尔巴哈的投射论，停在三个地方。

第一处：投射之前，先要有一个投射的人。

投射论的前提，是先有一个现成的“人”，带着现成的“本质”，再把这个本质往外投。人在前，神在后；人是光源，神是影子。

可是这个“人的本质”是哪里来的?

很早就指出这一点的，有受过费尔巴哈很大影响的马克思。1845年，他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大意是：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本质，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身上固有的抽象东西。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往社会那边推了一步。本书往另一边推一步：在信仰发生的那一刻，那个“我”自己，也是刚刚发生的。

第21章讲过：人的尽头，是旧的自我符号接不住了，新的自我符号从无到有。新的信、新的望、新的爱，和“神”这个符号，是在同一场巨大的对不上里一起结晶的。没有一个先在的光源，去照出一个影子。光和影，是一起出来的。

第二处：影子不会回写。

影子跟着身体动，身体不跟着影子动。投射论里，神是人的影子，所以神不能反过来改写人。

可是信仰对象的符号，偏偏一直在回写。

先知耶利米说过一段很不像“投射”的话。大意是：我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好像有烧着的火闭塞在骨头里，我忍不住，不能自禁（耶 20:9，大意）。

如果神是耶利米投出去的影子，耶利米想收，就该收得回来。可是收不回来。这个符号把他往他最不想去的地方推，推进牢里，推进坑里。

约拿的故事也是这样。神差他去尼尼微，他偏偏买了船票，往相反方向的他施去（拿 1:3，大意）。如果神只是约拿心里投出去的影子，约拿要往哪边走，影子就该往哪边倒。可是这个符号一路把他追回了尼尼微。

欧阳倩在父亲病床前开的那一口，也是一样。那是她七年来最不想做的一件事。

还有一位前人，从另一边碰到了这一点。

1917年，德国学者奥托出版了《论神圣》（Das Heilige）。他收集各个宗教里人遇见“神圣”时的经验，发现一个共同的地方：神圣总是作为“全然的他者”（das ganz Andere）出现的。它是一个让人战栗、又叫人着迷的奥秘（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

奥托对的地方，是他认真对待了信的人自己的报告：遇见的那一端，不像自己，反而让自己发抖。一个影子，不会让投影的人发抖。

他停下的地方，是“全然的他者”只被当成一种感受的性质来描写。这个他者怎样在人身上结晶，怎样回写，怎样又固化成偶像，他没有往下讲。

第三处：投射论描述得最准的，恰恰是偶像。

这是费尔巴哈最站得住的地方，也是他停下的地方。

当一个信仰对象的符号固化了，不再回写，不再熔开，它就真的开始长得像拜它的人。诗篇里那段批判偶像的诗，最后一句是：

>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 115:8）**

这句话说得很准：偶像和拜偶像的人，一起僵住了。费尔巴哈看到的“神长得像人”，是这个僵住的状态。

今天也看得见这种状态。一种讲法如果只把神讲成保佑发财、保佑顺利的那一位，听久了，那位神就越来越像听讲的人心里的愿望：要什么，给什么；不要什么，挡掉什么。这样的神，费尔巴哈一眼就能认出来。它确实是一个影子。可是认出这一个影子，并不等于认出了所有的信。

所以本书给投射论划一条界：

> **投射论是一套关于偶像的理论，它说得很准；它不是一套关于信仰发生的理论。**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分清一个还在发生、还在回写的信仰对象符号，和一个已经固化成影子的偶像。

◆ 三、我、你、他、世界一起撑开

本书的说法，是这样一句：

> **信仰，是发生一个巨大的自我符号；它撑开在我、你、他、世界之间，其中被称作“你”的那一端，就是信仰对象的符号：上帝、佛、道。**

这句话要拆开来讲。

“巨大的自我符号”，巨大在哪里？

平常的自我符号，是一个习惯、一个口头禅、一个走路的样子。它待在一个人身上。

信仰这个自我符号，大到一个人身上装不下。它至少撑开在四个地方。

- **我**：一个人身上的信望爱，祷告的姿势，每天早上那一炷香。
- **你**：被呼唤、被面对的那一端。祷告是第二人称：“我们在天上的父”，“南无阿弥陀佛”。信仰对象的符号，就站在这个位置上。

- **他**：一起信的人。教会、僧团、道观；佛教讲“三宝”，佛、法、僧，僧就是这一群人。
- **世界**：落在现实里的刻痕。礼拜堂和寺院，安息日和斋日，一条朝圣的路，一年里的节期。

这四个地方，任何一处单拎出来，都不是信仰。只有“我”，是一种心情；只有“他”，是一个社团；只有“世界”，是一座建筑；只有“你”，是一个名字。四处一起撑开，才是一个信仰。

“你”这一端，最不能被还原。

“我”可以被心理学描写，“他”可以被社会学描写，“世界”可以被考古学描写。“你”这一端不行。你一描写它，它就成了“他”，成了一个被谈论的对象。祷告的人都知道这个分别：谈论神，和对神说话，是两件事。第21章讲过，约伯的朋友们一直在谈论神，约伯却转过身去对神说话。

信仰对象的符号，站的就是这个不能被描写成“他”的位置。

它满足三判据。

拿第7章的三条判据来筛：

- **稳定**：一个信仰对象的符号，能传几十代人。“上帝”“佛”“道”这三个名字所称呼的那一端，都已传了两千年以上。
- **整体**：拆开就不是它。把上帝拆成“道德律加宇宙第一因”，把佛拆成“一位古代心理学家”，信的人都会说：不是这个。
- **独立**：它能离开发生地。佛教从恒河边走到了长安、奈良、新加坡；被掳的以色列人，把神带到了巴比伦的河边。

所以它是一个粒子态，不是一团飘着的情绪。

拿章慧琳来看，四个地方一处不少。“我”：每天早上那一炷香的佛号。“你”：佛号里称念的那一位。“他”：每月去的居士林，那一群一起念佛的老姐妹。“世界”：家里的佛龛，初一十五的素斋，每年去一次的普陀山。少了哪一处，她的信都会塌掉一块。

“巨大”，也是能量上的巨大。

第21章讲过，人的尽头是三角里最大的一次落差。落差越大，能做的功越大，结晶出来的符号也就越大。一个信仰对象的符号能撑开四个地方、传几十代人，靠

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当初那一次巨大的对不上；一样是此后一代代人不断付出的动能，和不断托着的那张网。

我和你，一起发生。

马丁·布伯1923年写《我与你》。他说，人说出的基本词，不是单个的字，而是成对的：“我—你”和“我—它”。没有一个单独站着的“我”。说“你”的时候，那个“我”和说“它”的时候的“我”，不是同一个“我”。

布伯对的地方，正是费尔巴哈缺的地方：“我”不在关系之前，“我”在关系里出现。

布伯还看见了一件让人难过的事：在这个世界上，“你”免不了一次次被当成“它”来称呼。这已经是在讲固化了。他停下的地方，是这一切仍旧只在心灵与心灵的相遇里。它没有落到现实的刻痕上，也没有一份能量账：从“你”变回“它”，要付什么？要怎样才能再熔开？这两问，本书在第19、20章已经接着答过了。

不是幻影。

这里要说清本书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本书不在这里证明神存在，也不在这里证明佛或道是真的。本书说的是：信仰对象的符号不是幻影。它是一个结晶出来的粒子，它能回写，能改写一个人，能改写一张关系网，能在现实里留下刻痕。

至于这个符号指向的，是一个被找到的对象，还是一次发生，第4章已经讲过：这是本体论的区分。下面三个名字会显出，三个传统自己的名字里，都给后一种读法留着位置。

◆ 四、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

先看上帝的名字。这是本章的完整例子。

第一步，先找那条缝。

摩西在米甸的旷野放羊，已经四十年。他从前在埃及杀过人，逃了出来。他的百姓在埃及做奴隶。

经上记着，神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要差他回埃及。摩西的第一句回答是：

> **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出 3:11）**

这是自我那一角的缝：一个逃犯、一个放羊的，接不住“领百姓出埃及”这件事。

第二句，是名字的缝：

>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出 3:13）**

旧的名字是“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是几百年的奴役之后，这个名字在现实里对不上：祖宗的神在哪里？旧的理念符号，接不住眼前的现实。

两条缝，都写在经文里，在任何解释之前。

第二步，看回答。

>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

和合本译作“我是自有永有的”。希伯来原文是ehyeh asher ehyeh。

ehyeh来自动词hayah，意思是“是”“成为”“发生”。它在这里是未完成式。希伯来文的未完成式，说的是一件还没有完成的事。它可以指现在，也常常指将来。所以这句话可以读作：

> **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

七十士译本把它译成希腊文，意思是“我是那存在者”；拉丁文武加大译本译作“我是我所是”。和合本的“自有永有”，接的是这一路传统。

第三步，先写足“自有永有”对在哪里。

“自有永有”这个译法，抓住了很要紧的一面：这个名字不依赖别的东西而有，也不随时间散去。用本书的话说，它抓住了粒子态的稳定与独立。一个奴隶民族要跟着走四十年旷野，需要的就是一个站得住的名字。

第四步，再看未完成式多给了什么。

“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多给了一样东西：这个名字不肯被说定。

后来的经文，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写下去的。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出 6:7，大意）。“要以”“也要作”，都是将来。这位神是谁，要在过红海、降吗哪、立约的一件件事里，才一层层显出来。名字先给了一个“将”，事情来填它。

你问他叫什么，他说：我会是我将是的那样。你要知道他是谁，就得跟着走，看他将成为什么。

这个名字超理念：它不给一个定义，你没法把它放进一套道理里，说“他就是这样的”。

这个名字也超现实：它不指向一样东西，你没法指着一块石头、一头牛说“就是他”。后来十诫里有一条，正好把这一点写成了律法：

>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 20:4）**

第五步，看“我”和“你”怎样一起出来。

往前看两节，摩西问“我是什么人”，神的回答是：

> **我必与你同在。（出 3:12）**

“我必与你同在”的“必在”，在希伯来原文里用的也是同一个ehyeh：ki ehyeh immakh，“我必与你同在”。

摩西问的是自己是谁，得到的回答不是“你是谁”，而是“我将在”。他问神叫什么，得到的回答还是“我将在”。两个问题，一个答案。

摩西身上那个新的自我符号，“被差遣的人”，和神的这个名字，是在同一处一起结晶的。不是摩西先有了一个完整的自己，再把它投到荆棘火焰里；那个说“我是什么人”的摩西，恰恰是接不住的。新的摩西，和“我将在”一起出来。

这是投射论装不下的地方。

第六步，看回写。

这个名字一结晶，就往三界回写。

回写到现实：逾越节成了一年里的一个日子，一代一代地守；会幕、约柜，成了旷野里随行的刻痕。

回写到理念：十诫刻在石版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 20:2）——一个名字，带着一次发生的来历。

回写到自我：一个自称“拙口笨舌”（出 4:10）的逃犯，站在了法老面前。

这个名字，在犹太传统里一直被小心地护着。

后来的犹太人读经，读到神的名字，不直接念出来。这个习俗至晚在第二圣殿时期就有了。祷告和诵读经文时改念“我主”（Adonai），平常说话就说“那名”（HaShem）。这个习俗出于对圣名的敬畏。放在本书的框架里看，它也是一道护栏：一个名字被说得太顺口，就容易被说定。

详细的逐节读法，见书一。

◆ 五、道可道，非常道

再看道。

先找那条缝。

《老子》的作者是谁、生在什么时候，史料很少。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时，自己就列了好几种说法，没有定论。所以本书不去猜老子这个人经历过什么。

可是文本里，有一条缝写得很清楚。

>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

这一章说的，正是本书那句话：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大道在的时候，没有人去说“仁义”；家里和睦的时候，没有人去表彰“孝慈”。一个名字被立起来，正说明那件事已经断了。

第三十八章说得更重：礼，是忠信变薄了的结果，也是乱的开头（大意）。

春秋战国那几百年，礼崩乐坏。理念那一头，礼的名目越立越多；现实那一头，乱越来越深。两头对不上。《老子》就是在这条缝里说话的。

再看回答。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这一句里的“常”写作“恒”。帛书乙本抄在汉文帝之前，不避“恒”字；通行本的“常”，一般认为是后来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改的。

这一句的意思，大致是：能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恒常的道；能叫出来的名，就不是那个恒常的名。

这和“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在结构上是同一种回答：一个不肯被说定的名字。

第二十五章，把这个不肯说定写得更细。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

这一段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几乎是在描写一个粒子态。

“混成”，是整体，拆不开。“独立而不改”，是独立，也是稳定。“周行而不殆”，是它还在动，像一条路在走。

本书不说老子早就讲了粒子态。那是牵强。本书只指出：《老子》在描写道的时候，用的是“稳定、整体、独立”这一路的字眼，又同时说它没法被命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字是勉强给的，是一个“字”，不是一个定义。

《老子》里这样的话不止一处。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第四十一章说“道隐无名”。一部五千言的书，反反复复提醒读者：我给你的这个字，你别把它当成那个东西本身。

“道”这个字，本义是路。

《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就是人走的路。

这一点很要紧。一个用来称呼最根本之物的字，选的不是“天”，不是“帝”，不是“本”，而是“路”。路不是一样摆在那里的东西，路是被走出来的，走着才在。

这和“佛”是“觉”、“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是同一种取名的方式：用一次发生的名字，去叫那个最根本的。三个传统，在这里走到了一处。

道是超理念的。

它不能被“道”，也就是不能被说尽。一说尽，就成了一套道理，就不是那个恒常的道了。

道也是超现实的。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第十四章）。你没法指着一样东西说：这就是道。

可是道一直在回写。

庄子讲过一个故事。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要他说具体点。庄子说：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

道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回写到所有地方。汉初的黄老之治，中医的阴阳，太极拳的一招一式，都是它的刻痕；一个中国人说“顺其自然”时的那口气，也是。它是两千多年中国人身上一个很深的自我符号。

这里要补一句公道话。在道教里，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有宫观、有科仪、有修行的次第，这是一个完整的宗教传统，有它自己的信众与敬虔。本书这里只讲“道”这个名字作为符号的结构，不评判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分合。

庄子还有一句：“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话是用来抓住意思的，抓住了，话就可以放下。这是道家传统自己备着的一道防固化的闸。

◆ 六、佛的本义是“觉”

再看佛。

先看这个字。

“佛”是“佛陀”的简称，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早期也译作“浮屠”“浮图”。buddha来自动词词根budh，意思是醒来、知道。buddha是它的过去分词，意思是“已经醒了的”“觉了的”。

所以“佛”的本义，是“觉”，是“觉者”。

章慧琳在饭桌上说“佛不是神，佛是觉悟了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本义。

再找那条缝。

这个名字，也是从一条写在材料里的缝里出来的。第22章讲过两段：王宫把老、病、死挡在门外，四次出游，四次对不上；六年苦行，理念说苦到极处得解脱，身体快死了，解脱没有来。两条缝，佛传自己都写明了，用不着读者去造。

“觉”这个名字，就落在第二条缝合上的地方：他放下苦行，吃了乳糜，坐到树下，醒了。所以“佛”不是先在那里、等他去找的一位神，是那一次醒来留下的名字。

这个名字，命名的是一次发生。

它不是一个东西的名字，是一件事的名字。“觉”是一次醒来。佛传里，悉达多在菩提树下“成佛”，不是变成了别的什么，是醒了。

这是“佛”这个符号最特别的地方：它的名字本身，就指向一次发生，而不是一个被找到的对象。

佛是超理念的。

佛在世时，有一个弟子叫鬘童子，追问他一串问题：世界是常还是无常，有边还是无边，如来死后有还是没有。他说，你不回答，我就不跟你修了。

佛给他讲了一个比喻：一个人中了毒箭，亲友要请医生来拔箭。他却说，先别拔。我要先知道射箭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多高多矮，弓是什么做的……这些还没问清，人已经死了（《中阿含经》卷六十《箭喻经》，大意）。

这一串问题，佛不答，佛教传统叫“无记”。“觉”不是一套形而上学的道理。你没法把它写成一张关于宇宙的说明书。

佛也是超现实的。

佛不是天上的一位神。早期佛教里，诸天神也在轮回之中，也要听法。佛也不住在某一座庙里。

可是佛一直在回写。

回写到现实：寺院、佛塔、石窟，从恒河边一路修到敦煌、云冈、龙门。

回写到他人：僧团，一代一代的师承，章慧琳每月去的那个居士林。

回写到语言：汉语里今天天天在用的一些词，是随佛经翻译进来、或在佛经里定下意思的。比如“刹那”，是梵文kṣaṇa的音译；又如“世界”，《楞严经》解作“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一个讲时间，一个讲方向。一个外来的信仰对象符号，把自己的刻痕留进了另一种语言的日常里。

回写到自我：章慧琳每天早上那一炷香的佛号，二十年没有断过。她说，退休以后脾气小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小、可是很实在的回写。

佛教最大的那个自我符号，内容恰恰是“无我”。第12章讲过，“无我”本身稳定、整体、独立，可见自我符号不等于主体。放在这里看，它也是给费尔巴哈的一个回答：连“我”都不预设，投射从哪里投起?

佛教传统里，也备着防固化的闸。

一道是指月。佛经里有一个比喻：有人用手指着月亮给人看，看的人应当顺着手指去看月亮；如果他盯着手指，以为手指就是月亮，那他不但失去了月亮，也失去了手指（《楞严经》卷二，大意）。

另一道，也是最有名的一道，是筏喻。第19章讲固化时已经用过它，这里只看《金刚经》收成的那一句：

> **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佛说的法，像渡河的筏子。过了河，筏子就该放下，不要扛在肩上走。连佛法本身，都不许被抓死。

◆ 七、偶像的精确定义

三个名字放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它们都自带一道“不许说定”的条款。

“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道可道，非常道。”“佛”是一次醒来，连佛法也是要放下的筏子。

这道条款，护着这个符号不固化。那么，一旦条款被撕掉，会怎样?

本书给偶像一个精确的定义：

> **偶像，是信仰对象的符号在对象一端固化：连接度高到任何新的对不上都熔不开它，动能为零，不再回写；于是一次发生，被收回成一个可以指着说“就是它”的被发现之物。**

这个定义有三处可以检验。

第一处：它能被指着说“就是它”。

摩西上山四十天没有下来。百姓等不下去了，对亚伦说，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遭了什么事（出 32:1，大意）。这是一条缝，写在经文里：带路的人不在了。

亚伦收了他们的金耳环，铸了一只牛犊。

> **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出 32:4）**

“这是”——出埃及是一次发生，现在被铸成了一样可以指着的东西。名字里那个“我将成为”，被一个“这是”替掉了。

保罗后来用一个动词，把这一下说得很准：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罗 1:23）。“变为”，就是一次还在发生的荣耀，被换成一个定型的样式。

还要看清：金牛犊也是从一条缝里长出来的。对不上是真的，带路的人确实不在了。可是缝里长出来的，不是一个新的自我符号，而是一个可以马上拿在手里的东西。等摩西下山，要付四十天的动能；铸一只牛犊，只要一个下午。偶像，常常是对不上找到的一条近路。

第二处：新的对不上来了，熔开的不是它。

一个还活着的信仰对象符号，遇到新的对不上，会熔开再结晶，像约伯的“风闻”变成“看见”。偶像不会。遇到对不上，它不动；要么现实被推开，要么人被压碎。

新约的最后几封信里，有一句很短的嘱咐。约翰一书整卷写到最后一节，只叮咛了一件事：“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壹 5:21）。

写给信的人，不是写给外邦人。偶像的危险，首先在信的人自己身上。

第三处：它不再改写人，人却越来越像它。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 115:8）

这一句，把偶像和石心放在了同一个结构里。第19章讲过：固化在对象一端，是偶像；固化在自我一端，是石心。一个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的偶像，对面站着的，就是一个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的人。两头一起僵住。

偶像不在材料。

摩西的铜蛇，第19章已经从头到尾走过一遍。同一块铜，在旷野里是一个活的符号；几百年后成了受香火的偶像，希西家把它打碎，叫它“铜块”（王下

18:4）。分别不在铜，在它还回不回写、还熔不熔得开；拆它的动能，也得大过它的连接度（见第19章）。

所以，一座雕像不一定是偶像，约柜也有基路伯的像；一套没有任何形像的教义，却可能是偶像。

定义里的每一个词，都在干活。

这个定义不长，可是每一处都有它要挡的东西。

“信仰对象的符号”——它说的是被称作“你”的那一端。偶像首先是一个信仰对象出了事，不是一块木头、一尊铜像出了事。所以拜不拜像，不是判别偶像的标准。

“在对象一端固化”——它和石心分开。同一种固化，凝在“你”那一端，是偶像；凝在“我”这一端，是石心。两者常常一起出现，可是要分开认：有时候是那位神被说死了，有时候是信的人自己硬了。

“连接度高到熔不开”——它和坚定分开。一个信仰对象的符号连接度很高，本身不是病。约伯信得极深，他的“风闻”还是在旋风里熔开了。熔不开，才是病。

“动能为零，不再回写”——它和安静分开。一个人祷告时很安静，不等于动能为零。动能为零，是这个符号不再改写任何人：拜它的人二十年一个样，它在不在，日子都一样。

“被收回成一个可以指着说‘就是它’的被发现之物”——这是定义的落点。第4章分过两种对象：被找到的，和一次发生。偶像，就是把一次发生，改记成一样找到了、拿住了的东西。

这个定义，先用在自己身上。

一个定义越精确，越容易被拿去指着别人。可是本章引的几处经文，都是写给信的人自己的：诗篇讲造偶像的人，约翰叮咛的是“小子们”，佛说的筏子是对弟子说的。三个传统都把这道检验，先交到了信的人自己手里。

所以本书不拿这个定义去评判哪一种宗教、哪一群信徒。它是一面镜子，不是一把尺。一个关于“道”的标准答案，一个被抓死的“空”，一句只用来压人的经文，都可能成为偶像。

禅门的一则公案，也是在拆这个。

传说丹霞天然禅师冬天住在一座寺里，天冷，他把殿里的木佛像劈了烧火取暖。院主斥责他，他说：我烧它取舍利。院主说木头哪有舍利。他说：既然没有舍利，再取两尊来烧（《五灯会元》卷五，大意）。

这则公案在禅门里被反复讲，不是在教人不敬佛像，是在拆“佛就是这尊木头”的那种固化。它和希西家打碎铜蛇，是同一个动作。

下面这张表，把三个名字放在一起看。

	上帝	道	佛
名字出现的缝	摩西：“我是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	大道废，有仁义	四门见老病死；苦行将死，解脱不来
名字的本义	ehyeh：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	所行道也：人走的路	buddha：醒了的，觉者
不许说定的条款	不可雕刻偶像	道可道，非常道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回写到现实	逾越节、安息日、会幕	黄老之治、太极、养生	寺院、石窟、僧团
固化后的样子	金牛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把道说成一套标准答案	把佛当成那尊木头
传统里的拆法	希西家打碎铜蛇	得意而忘言	丹霞烧木佛

再把活的信仰对象符号、偶像、石心放在一起：

	活的信仰对象符号	偶像	石心
在哪一端	撑在我、你、他、世界之间	凝在对象端	凝在自我端
连接度	高，可是熔得开	极高，熔不开	极高，熔不开
动能	还在走	为零	为零
遇到新的对不上	熔开，再结晶	推开现实，或压碎人	不疼，不听
回写	一直在改写人和世界	不再改写人	不再改写自己
经文里的样子	“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	“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 八、放回日子里

中秋过后一个星期，欧阳倩和甘晓东又聊起了那个晚上。

这一次她有话说了。

她说：“你说的那个德国人，有一半是对的。我信的那位神，有些时候确实长得像我。我当老师当久了，有一阵子，我心里的神就是一个改卷子的，我做对了给我打勾，做错了给我打叉。那个神，是我的影子。”

甘晓东有点意外：“那你还信？”

她说：“那个改卷子的神，后来被打碎了。打碎它的，不是你，是我爸住院那半年。我在病房外面坐着，那个打勾打叉的神，一句话也接不住。后来我身上有个东西变了，我开口叫了他一声爸。叫完以后，我才知道我信的不是那个改卷子的。”

“那是什么？”

“我说不定。”她笑了，“说得定的，就不是了。”

甘晓东没有再争。他想了一会儿，说：“那你妈那个佛呢？”

“你去问她。她会说，佛是醒过来的那一下。”

过了几天，甘晓东真的去问了。章慧琳正在阳台上浇花，听了也不辩，只说：“我念了二十年佛，佛没有变，我变了。你看我从前那个脾气。”

甘晓东后来跟欧阳倩说，他还是不信。可是他承认了一件事。投射论能解释一个人为什么造出一个像自己的神；它解释不了的，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被他信的东西，改得越来越不像从前的自己。

那天晚上，欧阳倩睡前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她读到“我必与你同在”，停了一下。十年前她读这一节，读的是一个承诺；今天读，读到的是一个名字。

这一段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一个肯承认自己也造过偶像，也愿意让它被打碎的人。

你心里如果也有一个信仰对象的符号，不管它叫上帝、佛，还是道，都可以拿本章的三处检验问一问自己。它是不是能被我指着说“就是它”？新的对不上来的时候，熔开的是它，还是被我推开的现实？它还在改写我吗，还是我越来越像它？

如果有人对你说“神是人想出来的”，也不用急着反驳。他说的那一半，也许正是你身上那个该被打碎的偶像。

第八编到这里走完了：尽头的结构、三扇门、三个名字和它们固化成偶像的样子，都已摆了出来。下一章，从一个查经班的周三晚上开始。

带 走 的 话

上帝、佛、道的名字都不肯被说定；一旦能被指着说“就是它”，一次发生就被收回成了偶像。

小　账

费尔巴哈关上的门是“神只是人的影子”；本书打开的门是：我和信仰对象在同一场对不上里一起发生，粒子能回写，不是幻影，投射论只是偶像的理论。

金牛犊那一句“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正是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一次出埃及，被铸成了一样可以指着的东西。

本章的欧阳倩、章慧琳、甘晓东一家以及中秋夜的对话，均为构想场景，无真实原型。

本章涉及信仰的部分只谈理解，不评判任何宗教与信徒，也不证明或否证神、佛、道的存在；“偶像”的定义是一面自省的镜子，不是衡量别人信仰的尺。

想 一 想

1. 你心里的神、佛或道，有没有一个时期，长得特别像你自己？那是什么样子？
2. 你身边有没有一句被抓死的经文、一个被抓死的“道理”，已经不再改写任何人了？
3. 如果要你用一句话说出你最信的东西，你说出来以后，它还是它吗？

◆



第　九　编

用起来

编　序

第九编只做一件事：把前八编备齐的那套说法，拿到日子里去用一用。三角、三判据、能量账、固化与熔开，到这里不再添一样新东西，只看它们落到四块地上，还站不站得住。

第24章读经：一卷古老的经文，每一次被读，那个三角都在读者身上再开演一次，诠释学两位大师隔空争了二十年的“解释会不会落地”，也在这里落到实处。第25章看AI：机器写出的文字越来越好，它们落到读的人身上，什么时候结晶，什么时候只是信息。

第26章进教室：学会一样东西，学的人身上究竟多了什么，缺了哪一样条件就学不进。第27章把尺度放大到一个社会：钱、法、旗要在千万个彼此不认识的人身上同时立住，靠的是什么，又怎样倒下。

四章的次序，是从一个读者走到千万人：先是一个人和一段经文，再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再是一间教室，最后是一个社会。每一块地上，都守着同一道闸：对不上要先在材料里指出来，再谈结晶。

上一编走到了符号的尽头，讲信仰怎样从两条出口都堵死的地方长出来；第24章就接着那卷约伯记往下读，只是换到读它的人身上。下一编是总账，要把网、链和三角并排放进一张表，再写出这套说法怎样才算错。第九编夹在两编中间，是一次试用：用得上，总账才有东西可记。

所以读这一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一个符号递到你面前，是什么让它在你身上落下来，而不只是从眼前流过去？

24

第24章

释经与诠释：从约伯记到加达默尔与德里达

> **这一章的问题**
>
> 同一段以利法，在讲台上是安慰，一位刚丧夫的护士听了却只想躲开——释经到底在做什么，解释又在哪里起、在哪里停？

场景　查经班散场后

翁振宇今年四十六岁，在厦门一家船运公司做调度。白天他盯着屏幕排船期，哪条船几点靠泊、几点离港，错一格就是一笔滞期费。周三晚上，他在教会带一个十来人的查经班。

他带查经有一套办法，是十几年前在一个短期的神学培训班上学的：先读经文，再讲背景，再讲原意，最后讲应用。每一周他都提前两个晚上备课，翻注释书，把每一段的解释抄进讲义，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组员们都说他讲得清楚。

这一季读《约伯记》。前几周很顺。第一章、第二章，灾祸一样接一样落下来，大家读得心里发紧。第三章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有人小声说，这话也能写进圣经。

这个周三读到第四章。提幔人以利法开口了。他说的话，翁振宇在讲台下听过不知多少遍：种什么，收什么；义人不会被剪除；神管教人，是为人好。他照着讲义带大家读，一段一段解释，讲得很顺。

读完，洪丽贞没有像往常一样收拾包。她五十二岁，在一家公立医院做了二十多年护士。去年秋天，她的丈夫肝癌走了，从确诊到出殡不到五个月。

她说：“以利法这几段，我在丧礼上全听过。”

屋里静了一下。她又说：“那些话都没错。每一句我都在讲台上听过。可是那几天，谁说这些，我就想躲开谁。”

坐在角落的凌嘉伟接了一句。他二十八岁，在大学读哲学硕士，论文写德里达。他说：“所以文本没有固定的意思。以利法的话，在讲台上是安慰，在灵堂里是刀子。意思一直在滑，抓不住。”

散场后，翁振宇一个人坐在空教室里，把讲义往后翻。翻到第四十二章，他停在第七节。神对以利法说，自己的怒气向他和他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伯 42:7）。

他盯着这一句看了很久。

以利法讲的，句句像正统的道理。约伯讲的，有一半是在顶撞神。可是这卷书的结尾，被责备的是讲道理的人。

这一晚，翁振宇第一次觉得，自己带着大家读约伯记的那套办法，跟以利法对约伯说话的办法，有点像。

这一章就从这个“像”字讲起。它要讲的是：释经到底是什么事，诠释学两位大师隔空争了二十年的那个问题，又该怎样落地。

◆ 一、前人怎样读这卷书

先把前人写足。约伯记是圣经里被解释得最多、也最难解释的书卷之一。两千年来，认真读它的人，都在努力把它的意思取出来。

第一路，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读法。

六世纪的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写过一部很厚的《约伯记道德论》，前后写了十几年，约在578到595年之间。他一节一节读，许多段落都分出历史、预表、道德几层意思。约伯的受苦，在他手里成了教会受苦的影子，也成了每个信徒灵魂操练的课本。

犹太哲人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第三卷第二十二、二十三章里专门讨论约伯。他把几位朋友的讲论看成几种关于神意的学说，一位代表一种立场。约伯记在他那里，像一场讨论神怎样看顾世界的论辩。

托马斯·阿奎那在1260年代前期写过《约伯记字义注释》（Expositio super Iob ad litteram）。他也把这卷书读成一场关于神意的辩论，朋友们和约伯各执一端，最后由神来裁断。

第二路，是宗教改革以后的读法。

加尔文在日内瓦就约伯记讲过一百五十九篇道，是在1554到1555年的平日里一篇篇讲完的。他讲得很实在：神的主权不容质疑，人在苦难里要学会降服。他也不肯把朋友们一笔抹掉，他看到他们讲的道理有许多是对的，只是用错了地方。

第三路，是近代的历史批判。

学者们去问这卷书怎样成书。开头和结尾的散文，中间的诗体对话，语言风格不一样。以利户的讲论（伯 32—37章），文风不同，书中别处也不提他，许多学者认为是后来插进去的。这些研究让人知道，这卷书本身就是一层层长出来的。

更早的犹太拉比，甚至讨论过约伯是否真有其人。《巴比伦塔木德·巴巴·巴特拉》15a记着一位拉比的意见：约伯从未存在，这卷书是一则比喻。在场的另一位拉比当即引“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伯 1:1）来反驳。可这场争论说明，认真的读者很早就感到，这卷书要读的不只是一件往事。

这三路读法，有它们对的地方。

它们稳。格列高利的读法传了上千年，养活了无数修道院的灵修生活。它们可考。每一种解释都要拿经文来对，拿原文来查，不能随口乱说。它们还能防随意。一卷经文如果谁都可以读出任何意思，它就什么也说不出了。

再往前一步，是现代诠释学。

十九世纪初，施莱尔马赫把“怎样理解一段文字”本身当成一门学问。他说理解要在部分与整体之间来回走：读懂一句，要靠整卷；读懂整卷，又要靠一句。这就是常说的诠释学循环。他还要求读者去重构作者写作时的心思，进到作者的处境里去。

到二十世纪，美国学者赫希在《解释的有效性》（1967）里，把这一路推到最清楚。他分出两样东西：文本的含义，和文本对今天读者的意义。含义只有一个，

就是作者想说的那个；意义可以随时代变。释经的任务，是先把那唯一的含义取准。

赫希的说法很站得住。它给解释立了一个标准：有对错，可以争论，可以纠正。没有这个标准，查经班就只剩各说各话。

中国读书人也早就碰过这个问题。

孟子讲读《诗》，说不要因为文字害了辞句，不要因为辞句害了诗人的心志，要“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读者用自己的心意，去迎那位诗人的心志。这话很细：它承认读者带着自己的意去读，又要求这份意去迎一个在那里的志。

南宋的陆九渊走得更远。他的语录里有一句：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还有一句更出名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见《陆九渊集·语录上》）。这一路把读者放到了中心。

孟子和赫希，隔了两千多年，守的是同一样东西：读经要对得起那个写的人。陆九渊这一路，后来也有它在西方的远亲，就是下面要讲的两位。

这些读法有一个共同的样子：意思先在那里，或在作者心里，或在神的旨意里，读经的人去把它找出来。本书把这一路叫作**发现学**。

◆ 二、后来的两位：融合与延搁

二十世纪下半叶，诠释学出了两位大师。他们都不满意“把原意取出来”这个说法，却朝两个方向走开了。

加达默尔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在《真理与方法》（1960）里说，读者从来不是空着手去读的。每个人都带着前见。前见不是坏东西，它是理解能开始的条件。

他又说，一部经典在历史里一代代被读，每一次被读，都留下影响，这影响又成了下一代读者的前见。他叫它效果历史。理解，就是读者的视域和文本带着的传统视域，在对话里融到一起。

加达默尔对的地方很多。他把读者请进了解释，不再假装读者是一块干净的玻璃。他把传统从包袱变成了土壤：前人的读法不是要清除的杂质，是今天能读懂的底子。

德里达从另一头进来。他从索绪尔那里接过一句话：语言里只有差别。一个词之所以是这个词，因为它不是别的词。

他把这句话推到底。既然每个符号都靠别的符号才成立，意思就永远不会在某个点上完全到场。它一边靠差别成形，一边被往后推。他造了一个词，叫“延异”（différance），把差别和延搁合在一起。

德里达对的地方也很多。他揭穿了一种幻觉：好像只要找到作者的原意，意思就整个站在你面前了。他还让人看见，一套读法在维持自己的时候，总会压住一些声音。凌嘉伟说“以利法的话在灵堂里是刀子”，他看见的正是被讲台压住的那一层。

两人之间，还站着一位法国人利科。他看到近代以来的读法里有一路“怀疑的诠释学”。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都教人不要相信文字表面说的，要去拆穿它背后的利益、意志和欲望。

利科承认这一路的力量，又不肯停在怀疑上。他在《恶的象征》（1960）的结尾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象征引人深思。他盼望读者穿过怀疑之后，还能对文本有一种“第二次的天真”。

利科对的地方，在于他把两头都留住了：既要拆，也要信。可是他也没有说清，从怀疑走到第二次天真，中间那一步是怎样发生的，要付什么。

1981年春天，两人在巴黎见了面。加达默尔讲理解，讲对话的双方要有想理解对方的善意。德里达的回应几乎不肯进入这场对话，他追问这份善意本身预设了什么。两人各说各话，后来这次会面常被称作“一场没有发生的对话”。

◆ 三、几条路停在同一个地方

先说发现学停在哪里。

它停在缝被合上的那一刻。一段经文读不下去了，释经者去找原意；原意找到了，缝就合上了，读的人回到原来的样子。

赫希的含义只有一个，这话在合同、法条、说明书上很好用。可是约伯记自己露出了一条缝，这条缝用“取准原意”合不上。

那条缝就是第四十二章第七节。

以利法、比勒达、琐法讲的话，单拿出来，很多句子跟箴言、诗篇里的教训相去不远。如果释经就是把正确的教义取出来，再用到人的处境上，那么三个朋友正是在做这件事。他们手里有一套被公认的道理，眼前有一个受苦的人，他们把道理套上去。

可是这卷书的作者，偏偏让神说他们讲得不对。

这条缝不是本书事后找出来的。它就写在经文里，任何一个读到最后一章的人都会撞上。格列高利、阿奎那、加尔文都处理过它，各有各的说法。说法越多，越说明这里有一处对不上，靠“原意”合不拢。

再说加达默尔和德里达停在哪里。

本书第1、2章讲过索绪尔的网，皮尔斯的链。拿这两样一对，两位大师的位置就清楚了。

加达默尔是皮尔斯式的。皮尔斯说，一个符号生出解释，解释又成新的符号，一路往前；无限的探究共同体，最后会趋近真理。加达默尔说，理解在传统里一代代展开，视域一次次融合，越来越丰厚。两者是同一个形状：过程向前，方向是汇合。这是结构上的相像，加达默尔并不是从皮尔斯那里学来的。

这里要先替加达默尔说足一句。他本人一再强调，理解永远不会完结，没有哪一次读是最后一次。所以说他的方向是汇合，不是说在他那里，读到某一天就读完了。缝在别处：他讲了理解不完结，却没有讲，一次已经结晶的理解，什么时候、凭什么可以被撤回。

德里达是索绪尔式的。索绪尔的网，本来是一个静止的切面，不问来历。德里达让这张网动起来，变成无尽的滑动。意思在符号与符号之间一直被推迟，没有落地的那一点。

两人的争点，压到最后只有一个：**解释会不会落地。**

加达默尔说会，在融合里落地。德里达说不会，永远在延搁中。

两人又停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都只看理念符号，就是概念、文本、意思这一类。在他们的框架里，解释只能在理念符号之间打转：转着转着汇合，或者转着转着散开。现实符号，就是不需要谁来解释也稳稳立在那里的东西；自我符号，就是沉在身上的习惯、姿势、信与不信——这两类，在他们的账上都没有位置。

所以他们都不问：解释从哪里起，在哪里停。

这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吵不出结果。如果世界上只有理念符号，“会不会落地”这个问题，在理念符号内部就找不到裁判。你说融合了，我可以说那只是又一层推迟；你说永远推迟，我可以说推迟本身也在一个传统里被理解。两边都能自圆其说，因为能让意思停下来的东西，不在他们看的那一界里。

他们还有一样共同没结清的东西：能量。德里达自己也讲意义的“经济”，讲迂回与储备（第18章）；可融合要多久，延搁要多远，力气用完了会怎样，在他们的账上都没有这一栏。

拿洪丽贞的那句话试一试。

加达默尔会说：她带着丧夫的前见去读以利法，她的视域和文本的视域正在融合，这是理解在发生。这话不错。可是融合到哪一步算读懂了，他说不出。

德里达会说：以利法的话没有固定意思，在讲台和灵堂之间滑动。这话也不错。可是洪丽贞那天晚上说出“我想躲开谁”，这不是滑动，这是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上落下来了。滑动解释不了落下。

两人看到的都是真的。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四、释经是三角在读者身上重演

本书接着走的那一步，分两半说。前一半是释经的办法，后一半是诠释学之争的了结。

前一半：释经是符号三角在读者身上重演。

粒子态与三判据见第7章，三界符号见第10—12章，三条方程见第13章。这里只用其中一句：三类符号构成一个三角，任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再回写到另两类。

一卷经文，是很多次这样的发生沉下来的痕迹。约伯记里，“义人得福”的理念符号，撞上炉灰里的现实符号，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约伯身上结晶。这是第21章讲过的。

可是经文不只记录了那一次。它每一次被读，三角又在读者身上开演一次。

读者带着自己的理念符号来：我以为神会怎样，我以为苦难是什么意思。读者身上还有自己的现实：一场病，一次失业，一个空出来的座位。经文本身也是一块现实，它就那样写着，不随你的愿望改。三样东西碰到一起，有时对得上，有时对不上。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你读过去，点点头，什么也没发生。

对不上，解释才开始（见第14章）。

拿那个周三晚上一对，就看得出这句话落在查经班里是什么样子。同一段以利法，十来个人一起读。对大多数组员，那几段话和他们心里的道理对得上，和他们这几年的日子也没有冲突，读过去就是读过去，讲义上的解释他们点头收下。对洪丽贞，那几段话撞上了灵堂里的几天，撞上了一张空椅子。同一节经文，在十个人身上什么也没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开了一道口子。

释经要找的，正是这道口子。它不在经文里单独存在，也不在读者心里单独存在，它在两样东西碰头的那一处。

这样读经，和发现学读经，差的不是一两个结论，是七样东西的看法，详见书一。

- **文本观**。发现学说文本是载体，装着一个现成的意思；发生学说文本是一段发生沉下来的刻痕，每次被读又发生一次。
- **神观**。发现学的神是先在的，话已经说完；发生学的神，在与人的来往中一次次显出来。
- **人观**。发现学的人是一个现成的主体，去够那个意思；发生学的人，是在这一次次的发生里被显出来的。
- **罪与救赎**。罪是关系断了、发生卡住了；救赎是让原本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

- **律法**。律法是某段关系定型（秩序）下来的样子，它本身也曾是一次结晶。
- **信仰**。信不是先有一个答案然后去接受，是在关系里被改变、被长出来的过程。
- **解经者的位置**。发现学的解经者站在文本外面取东西；发生学的解经者站在三角里面，本身就是发生的地方。

最后这一条，是本章的重心。以利法站在约伯的三角外面，把道理递进去；约伯站在里面，被它改写。

七样看法落到一次查经上，可以走五步：

1. **定核心经文**。挑出一两节承重的经文，整句摆出来。
2. **写足发现学读法**。把释经史上最站得住的读法先讲清楚，讲它对在哪儿。
3. **找它停下的缝**。这一步最要紧：先在经文或史料里独立指认出那处对不上，再往下走。找不到，就老实说找不到。
4. **发生学改读**。说清这节经文是哪两类符号对不上留下的刻痕，结晶出了什么。
5. **回写检验**。看这次读，回写到了读者身上什么地方：留下了什么新的稳定、整体、独立的东西。

把这五步和翁振宇原来那四步放在一起看：先读经文，再讲背景，再讲原意，最后讲应用。前两步差不多，第二步写足发现学读法，本来就在他的讲义里。差在后三步，最要紧的是第三步和第五步。他的四步里，没有一步是去找缝的，也没有一步是回头看读的人身上留下了什么。“应用”是讲的人替听的人想好的，“回写”要等读的人自己身上长出来。

五步里，人们最容易省掉的是最后一步。一次查经讲得再好，如果没有回写到读者身上，它就只是又多了一份讲义。回写留下的，是读者身上那片土（特征纠缠）又厚了一层：信、望、爱这几样东西彼此缠得更紧，下一次再遇到对不上，就更托得住。

这五步后面，还有三句随身带的问话：这节经文是哪两样对不上留下的？它结晶出了什么？今天它在我身上又逼出了什么？

后一半：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这是诠释学之争的了结，详见书三。压成几句：

第一，解释起于对不上。加达默尔摸到过这一点，他说理解开始于某样东西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愣住的那一刻。可是他把这一刻留在了理念与理念的对话里。本书把它落到实处：三类符号里任两类对不上，都会逼出解释，不只在理念与理念之间。读经时最常见的一对，是经文说的（理念）对不上眼前的处境（现实），逼出一个新的自我。

第二，解释止于结晶。当一个新的符号过了三判据，它就落地了，不再滑动——德里达停在这里之前。可是它也不是终点，下一次对不上来时，粒子会熔开，再结晶一次。加达默尔承认理解不完结，却没有给“撤回一次已经结晶的理解”记一笔：在他的账上，传统一层层叠厚，却没有一栏记“撤回”，结晶在实际上被当成了终点。

第三，解释要付能量：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三样各见第16—18章）。零成本的世界里，延搁可以无尽，融合可以无限；真实的世界里不行，能量用尽，衍义就停。

第四，加达默尔看重的传统，在这里有了正确的位置。它不是理解的终点，是结晶所依靠的势能（见第17章）。前人一代代的读法，是一张托得住新结晶的网。

第五，加达默尔说的善意，也有了一个不天真的定义：**善意，就是愿意支付动能**。愿意在对不上里多待一会儿，愿意让自己的连接被拆开、重接。

这样定义的善意，不预设对方一定能被理解，也不预设自己一定理解得对，它只要求付出。德里达追问善意预设了什么，这个定义可以接住他的追问：它预设的不是一个现成的共识，是一笔愿意付的账。

所以意义既不是最终汇合，也不是永不落地。**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它落得下，也化得开（见第20章）。

◆ 五、四种读法放在一张表里

把前面几种读法并排放，差别就看得清。

问题	发现学释经	加达默尔	德里达	本书
意思在哪里	先在作者或神的心里，等人取出	在传统与读者视域的融合里	在符号之间，永远被推迟	在一次次对不上之后的结晶里
解释从哪里起	读者想知道原意	文本向我们说话、令人愣住	不可预料者的到来	任两类符号对不上，最常见的是经文与处境
解释在哪里停	原意取准就停	融合中停，可融合没有尽头	不停	新符号过了三判据就停，可以再熔开
读者的位置	取出者，最好不带自己	带着前见参与者	在滑动中被卷着走	发生的地方，要付能量
传统是什么	正确解释的仓库	理解的土壤与方向	需要拆开看的压抑	结晶所依的势能
怕什么出错	读歪原意	不肯进入对话	假装意思已经到场	事后硬说“这里有缝”
伯 42:7	朋友们教义对、用错了	朋友们没进入约伯的视域	正统的话在别处成了刀	朋友们递出的是没付过账的结晶

这张表里，有两行值得多看一眼。

一行是“读者的位置”。发现学希望读者最好不带自己，像一块干净的玻璃，让原意透过去。加达默尔说这做不到，读者总是带着前见。德里达说读者也在滑动里，被卷着走。本书说，读者是发生的地方。这不是说读者想读出什么就读出什么，是说经文要在读者身上再发生一次，读者就得付这一次的能量。

另一行是“怕什么出错”。四种读法，各有各的怕。发现学怕读歪原意，所以重原文、重考据。加达默尔怕人不肯进入对话，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德里达怕人假装意思已经完全到场，好像一句话说出来就再没有别的可能。本书怕的，是事后硬说“这里有缝”，把一切变化都说成发生，于是怎么读都行。

四样怕，都是真怕。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一次好的释经要守的四道边。

最后一行要单独说一说。它是本章换的那个角度，下一节的例子就是为它写的。

◆ 六、一个完整的例子：洪丽贞读以利法

下面把五步在洪丽贞身上走一遍。这是一个完整的例子，从那个周三晚上，走到一个月以后。

第一步，定核心经文。

这一回承重的经文有两节。一节在书尾：

>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伯 42:7）**

一节在书头，三个朋友刚到的时候：

>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伯 2:13）**

第21章读约伯记，看的是约伯身上新结晶的那个自我符号。这一章换一个位置站：看那三个说话的人。他们是这卷书里最早的释经者，手里拿着一套现成的道理，去解释一个人的苦难。

第二步，写足发现学读法。

最站得住的发现学读法是这样的：朋友们讲的报应之理，本身是圣经认可的智慧，箴言里比比皆是。他们错在用法。他们从“受苦”倒推“犯罪”，把一条一般的道理，硬套在一个具体的义人身上。所以神责备的不是教义，是误用。

这个读法有力量。它既保住了智慧传统的权威，又给了第四十二章一个说法。加尔文一路的讲章，大体这样讲。查经班里，翁振宇以前也这样讲。

第三步，找它停下的缝。

这一步要先独立指认对不上，不能事后硬找。这里有三处缝，都是在解释之前就摆在那里的。

第一处在经文里。“误用”的读法解释了朋友们错在哪里，却解释不了约伯对在哪里。约伯讲的话，很多也不是标准教义，他咒诅生日，他说神像仇敌一样追他。如果神的裁决只看教义用得对不对，约伯并不比朋友们更合格。

第二处也在经文里。第二章末尾，朋友们远道而来，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一句话也没说。经文特意交代“因为他极其痛苦”。他们开口，是在约伯先开口咒诅之后。这卷书把“陪着不说”和“开口讲道理”切成了两段。

第三处在洪丽贞身上。这一处要特别说清时间：她说“我在丧礼上全听过”，是在第四周，大家才读到第四章，离第四十二章还远。她并不知道书尾神会责备朋友。她身上的对不上，是独立于那节经文先出现的。

三处缝里，两处在文本，一处在读者，彼此独立。它们指着同一个地方。这就够了，可以往下走。

第四步，发生学改读。

朋友们手里那套道理，是理念符号。它不是凭空来的。箴言里那些“种什么收什么”的句子，是很多代人在田里、在市井里，看着日子一年年过，从无数次对得上和对不上里结晶出来的。那些前人付过账。

可是到了以利法嘴里，这些结晶是继承来的。他自己没有为它们付过账。他把一个别人付过账的粒子，原样递给炉灰里的约伯，好像递一枚硬币。

最初那七天，他们是付了账的。远路赶来，是动能；坐在地上七天七夜，陪着一个说不出话的人，那是一张托着人的场，是势能。那七天，是这卷书里朋友们唯一一段没有被责备的时间。

开口以后，他们不再付了。

约伯自己把这一点说破过两次。一次他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伯16:2）。这正是洪丽贞在灵堂里的感受，只是隔了两千多年。另一次他说得更直：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伯13:5）。

约伯要的不是更好的道理，是第一周那样的陪伴。他在提醒朋友们，他们最有智慧的时候，是他们什么也没说的时候。

约伯有一句话说得很透：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伯6:21）。朋友们为什么非讲道理不可？因为如果约伯真是无辜的，他们自己身上那个“只要行得正就安全”的自我符号就站不住了。他们讲的每一句，都在保护自己那个角，不让它被约伯的现实熔开。

约伯走的是另一条路。改理念的出口，他不肯走，他不肯承认自己犯了罪；改现实的出口，他也不肯走，他不肯弃掉神。他就待在缝里，让对不上一直开着，一遍遍地喊。他在付账，付得很重。

所以第四十二章说他“说的是”，未必是说他的教义对。希伯来原文这个词是nekonah，英文译本多译作“正确的”；同一个词在诗篇里也出现过（诗5:9，希伯来本是5:10），英文译本又译作“可靠的”“信实”，和合本作“诚实”。按本书的读法，约伯的话对得起他坐着的那片炉灰；朋友们的话，对得起的只是一套道理。

这是本章表格最后一行的意思：**朋友们递出的，是没付过账的结晶。**

这卷书的结尾还有一笔，常被读得很快。神要朋友们牵来公牛和公羊，到约伯那里献祭，并且由约伯为他们祈祷。接着经文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伯42:10）。

这一笔很要紧。讲道理的人，最后要到受苦的人那里去。约伯身上新结晶的那个自我符号，回写成了托住朋友们的场。原先是他们向他递道理，现在是他替他们开口。三角在这里转了一个方向：被解释的人，成了解释能发生的地方。

翁振宇这时才看清自己从前的讲义是什么。每一段都配好了解释，一节接一节，查经班的人读完就点头。那些解释大多是从注释书上抄来的，前人付过账，他自己没有付，组员们更没有。讲义递出去的，和以利法递给约伯的，是同一种东西：别人的结晶，免费送达。它们在听的人身上，只是信息。

查经班读到这里时，洪丽贞说了一句：“原来最后要回到那个坐炉灰的人那里。”这一句，比讲义上的任何一段都短。

现在轮到洪丽贞。

她身上也有一个三角。理念那一角，是她信了几十年的那套话：“神的安排有美意”“他去了更好的地方”。现实那一角，是那张空出来的椅子，和医院走廊上她再熟悉不过的消毒水味。

还有自我那一角，这一角最要紧。读到以利法的第二周，她在小组里说出了一件事：这二十多年，她在病房里对很多家属说过一模一样的话。病人走了，家属哭，她拍拍他们的肩，说“他不痛了”“神有美意”。那是她身上练熟的一个动作，不用想就会。

以利法照出了她自己。

这一下，“神有美意”那套话和丧夫的现实之间的对不上，压到了她的自我符号上。理念没有塌，她仍然信；现实也改不了，人不会回来。被逼着改的，是第三个角。

接下来那一个月，她什么新道理也没学。她只是在病房里，有一回没有开口。一个老人刚走，他的女儿蹲在床边哭，洪丽贞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手放在她背上，蹲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第五步，回写检验。

拿三判据来看，她身上有没有结晶出一个新的东西。

稳定吗？一个月里，同样的情形她遇到过三次，三次都是这样。它没有随着一次读经散掉。

整体吗？它拆不成一个技巧。你不能把它写成“先沉默三十秒，再轻拍两下”，拆开了就不是它。它是一整个站在那里的样子。

独立吗？它离开了查经班，进了病房；后来她妹妹的公公去世，它又跟着她进了妹妹的家。它能带去别处。

三条都过了。这一回，解释落地了。

再看能量。动能，是她那一个月在小组里一遍遍说出口、哭出来的那几次，和第一次在病房里忍住不说的那一下，连接被拆开，又重接上。势能，是查经班那十来个人托着的场，也是两千年来读约伯记的人留下的那张网——连格列高利的寓意

读法里，也有为受苦者流的泪。内能，是她身上新长出的那个“蹲下来”，从此不太容易被拆掉。

回写也发生了。它回写到现实：翁振宇改了带查经的办法，每读完一段，先停一分钟，谁也不说话。它也回写到理念：洪丽贞后来说，她现在读“神有美意”这句话，读出来的意思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是这四个字在她身上重新结晶了一次。

把这五步排成一张小账：

步骤	在约伯记里	在洪丽贞身上
核心经文	伯 42:7，朋友受责；伯 2:13，七天不语	以利法的讲论
发现学读法	教义对、用错了	“神有美意”是对的话
独立的缝	约伯不更合教义，却被称“说的是”	第四周就说出“我想躲开谁”
哪两类对不上	报应之理与炉灰	“神有美意”那套话与丧夫的现实
结晶出什么	约伯新的自我符号；朋友们被要求献祭	蹲下来、不说话的那个她
回写到哪里	进了正典，一代代被读	进了病房，进了查经班的规矩

还有一句要说在前头：这次结晶不是终点。也许几年后，她的母亲病重，或者她自己躺到了病床上，这个蹲下来的她又会被熔开一次。那时候会结晶出什么，现在没有人能替她写好。

◆ 七、替两位大师问一句

这个例子写完，两位大师都可以反问本书一句。替他们问出来，才算公道。

德里达式的反问：你说解释“止于结晶”，三判据本身不也是符号吗？它们也在差别之网里，也会被推迟，凭什么它们能让意思停下？

回答是：三判据当然也是符号，也是一次结晶。它们不是站在一切之外的尺子。它们可以被检验，要付能量才立得住，将来也可以被新的对不上熔开。这不是本书的漏洞，正是本书的主张。意义是局部的结晶，判据也是。要紧的是，它们此刻立得住，能让人分清“她身上落下了一个新东西”和“她只是又换了一种说法”。

加达默尔式的反问：你说有现实符号、自我符号，可是人的处境早就被语言浸透了。洪丽贞的悲伤、她蹲下来的意思，哪一样不是在语言里才被理解的？

回答是：现实符号和自我符号，不需要解释者也立得住。那张空椅子，没有人解释它，它也天天在那里，每次走过都撞一下。洪丽贞的手放上别人后背的那一下，比她能说出它的意思更早。她到今天也未必说得清那是什么，可是它在。语言可以去描述它们，它们却不是语言造出来的。

还有一位也该替他问。**赫希式的反问：**你这样读，是不是把洪丽贞的经历塞进了经文？约伯记的作者，两千多年前写这卷书时，心里想的未必是一个厦门护士的病房。

这一问最实在，回答也要最实在。

第一，本书没有说约伯记的作者在写洪丽贞。那节经文在古代说了什么，仍然要查原文、查语境、查释经史，第二步写足发现学读法，就是在守这一条。

第二，洪丽贞身上结晶出来的东西，本书没有说它就是经文的“原意”。它是经文在一个读者身上又发生了一次，两样不能混。

第三，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并没有被扔掉。它是那张托住新结晶的网，也是一道校正：如果有人从约伯记里读出“受苦的人都是对的”，原文和释经史都会拦住他。

所以赫希守的那个“含义”，在本书里仍然有位置。它是势能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还有一道闸，本书自己要守住：**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见第14章）。

如果每看到一个人身上有了变化，就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这套办法就成了怎么读都行。所以第三步要那样较真：洪丽贞的话说在读到第四十二章之前；朋友们七天不语，是经文自己写的；约伯不合教义，是对照他自己的话查得出的。缝要先找到，结晶才可以谈。

找不到缝的时候也有。查经班后来读到第二十八章那首智慧之诗，大家读得很平静，谁也没有卡住。翁振宇就没有硬讲出一个“发生”来。那一晚，他们只是把诗读完了。

◆ 八、放回日子里

又一个周三，翁振宇提早到了教室。

他没有再印讲义。他在白板上只写了两节经文，一节是第二章第十三节，一节是第四十二章第七节，中间空了一大块。

他想起白天排船期的事。港口的泊位表上，每一格都要填满，空一格就是浪费。查经班这一张表，他以前也是填满的，每一段都有现成的解释，一节接一节，没有空格。

凌嘉伟那天来得也早。他说这一个月，他的论文卡住了。他原来要写“意义永远在滑动”，例子就用以利法的话在讲台和灵堂之间的滑动。可是他亲眼看着洪丽贞身上有一样东西落了下来，再写“永远滑动”，他自己也写不下去了。

他说：“德里达没说错，那些话确实在滑。可是丽贞姐身上停住了一个东西，这个他没写。”

翁振宇没有接话。他想，一个研究延异的年轻人，被一次结晶卡住了，这本身也是一次对不上。至于凌嘉伟的论文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要看他肯不肯在这条缝里付账。

现在翁振宇知道，那些空格才是要紧的地方。读经读到某一处，你和它对不上了，那不是读坏了，那是读经刚开始。

那一晚，洪丽贞坐在老位置上。她说，下周她值夜班，可能来不了。她又说，前两天病房里一个老太太拉着她的手，问她“人死了会去哪里”，她没有答，只是一直握着。下班路上，她想起了约伯的那七天。

翁振宇点点头，没有说话。白板上那块空白，还空着。

下次你读到一段让你想躲开的经文，先别急着去找注释书把它解释通顺。注释书大多会告诉你原意是什么，缝就合上了，你也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先问一问自己：是我带来的哪个想法，和它对不上了？是我身上哪一个练熟了的动作，被它照了出来？

然后在那里坐一会儿。像那三个朋友最初做的那样，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说，也可以。

带 走 的 话

释经不是把原意取出来，是让经文里那个三角，在读的人身上带着能量再开演一次。

小　账

发现学把缝合上，加达默尔让缝融进传统，德里达让缝一直滑开；本书让解释起于缝，止于读者身上的结晶。

以利法把前人付过账的道理原样递给约伯，好像递一枚硬币——发生被收回为发现，就在开口讲道理的那一刻。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查经班此后一个月的经过、洪丽贞在病房里的事，也是构想。

本章谈读经、哀伤与陪伴，不构成信仰实践、心理或医疗建议。

想 一 想

1. 有没有一句“对的话”，曾在你最难的时候让你想躲开？它和你身上的哪一处对不上？
2. 你最常用来安慰别人的那句话，是你自己付过账的，还是继承来的？
3. 你读经或读书时，最近一次卡住，是哪一段？你后来是把它解释通了，还是在那里待过一会儿？

◆

25

第25章

AI时代的符号：免费的符号不结晶

这一章的问题

区雅婷读完四十份写得极好的AI摘要，模拟考的案例题却空了两道——一段写得很好的文字，什么时候才会变成读它的人自己的东西？

场景　四十份摘要

区雅婷今年三十一岁，在新加坡一家保险公司的合规部做专员。公司要求她这一组人在年底前通过一门行业资格考试，其中最难的一块，是反洗钱和客户尽职调查的规则。

那套规则的原文有好几百页。条文套着条文，指引套着指引，还有一沓历年的通告和案例。

她想了个办法。每天晚饭后，她把一章原文贴进一个AI助手，让它写成一页摘要：要点、例外、常见陷阱，分条列好。第二天早上坐地铁上班，从裕廊东的家到丹戎巴葛的办公室，连走路带坐车四十分钟，她刚好读完一份。

她给这套办法起了个名字，叫“地铁四十分钟”。她在手机上建了一个文件夹，每天一份，编好号。周末回父母家吃饭，她还跟弟弟炫耀过：几百页的东西，一天一页就啃完了。

六个星期，她读了四十份摘要。

每一份都写得很好。条理清楚，用词准确，比原文好读十倍。她读的时候频频点头，觉得每一条都懂了。有几个晚上，她还让AI出几道题考自己，题目一出，答案也跟着出来，她对一眼，都对。

11月初，公司组织了一次模拟考。

选择题她答得不错。后半张卷子是案例题：一位客户分三次汇款，每次都略低于申报门槛，汇款人和收款人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题目问：你会怎样处理？依据哪一条？下一步要留下什么记录？

她盯着那道题，脑子里浮出很多条摘要。门槛、可疑交易、拆分交易、提升尽职调查……每一个词她都认得。可是这几个词怎样连起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落到这一位客户身上该怎么写，她一个字也排不出来。

交卷的时候，案例题她空了两道。

那天傍晚，她的组长莫国良路过她的座位。莫国良五十七岁，在这一行做了三十年。他说话慢，开会时很少发言，可是组里谁的报告拿不准，最后都会送到他桌上。他看一份可疑交易的记录，常常只翻两页就停下来，指着某一处问：这里，你打过电话没有？他看了一眼她摊在桌上的打印稿，一摞摘要，每一页都划满了荧光笔。

他问：“这四十份，是谁写的？”

区雅婷说：“AI写的。我每一份都认真读了。”

莫国良说：“我知道你读了。我是问，是谁写的。”

他没有再说下去，拿着保温杯走了。区雅婷坐在那里，把这句话想了很久。

上一章看的是一卷古老的经文，怎样在一个读者身上再开演一次三角。这一章换一块地：一段机器刚写好的文字，落到读者身上，会不会也开演。

这一章就讲莫国良那句话。它问的不是AI写得好不好，AI写得很好。它问的是：一段写得很好的文字，落到一个读它的人身上，什么时候会变成那个人的东西，什么时候只是从她眼前流过去。

◆ 一、写字的发明，早就让人担心过

担心“读到的不等于学会的”，不是AI时代才有的事。前人在这里已经走了很远。

第一位，是柏拉图。

在《斐德罗》里，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的故事。发明之神塞乌斯把文字献给国王塔穆斯，说这是记忆和智慧的良药。国王不领情。他说，文字会让学的人疏于

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外面写下的记号，不再从自己里面去想起。文字给人的，是智慧的样子，不是智慧本身。学生会读很多，看上去懂得很多，其实什么也不懂。

苏格拉底接着还说：写下的字不作声，你问它，它答不上来，也替自己辩护不了。能回答、能替自己辩护的，是懂的人那种活的言谈，写下的字只是它的影子（《斐德罗》275d—276a）。

两千多年后读这段话，像在读今天的新闻。柏拉图对的地方，在于他看见了一种危险：外面的记号太方便，人身上的东西就长不出来。德里达后来专门写过一篇长文《柏拉图的药》（1968年初刊，1972年收入《播撒》）读这一段，讲文字既是药也是毒。德里达已在第24章讲过，这里不再展开。

第二位，是庄子。

《庄子·天道》里有个做车轮的老匠人，叫轮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车轮。他放下工具上来问：您读的是什么？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轮扁说，那您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

桓公要他说出道理。轮扁就讲自己的手艺：砍轮子，慢了松，快了紧，不快不慢，“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嘴上说不出来，里面却有分寸。他没法把这分寸教给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没法从他那里接过去。所以他七十岁了，还在自己砍轮子。

庄子对的地方，在于他看见了另一层：有一种东西，只能长在做的人身上，话再好也递不过去。轮扁那双手里的分寸，用本书的话说，是一个自我符号。

孔子说得更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是学，不去想，就会迷惘；光是想，不去学，就会危殆。两千五百年来，这十二个字被写上了无数学堂的墙。它把学和思分成了两样，又要它们缺一不可。

第三位，是香农。

194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他第一次把“信息”变成了可以计算的量：一条消息含多少信息，看它排除了多少种可能。他说得很明白，消息的意义，跟这个工程问题无关。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切分。正因为把意义放在一边，信息才能被量、被压缩、被纠错，今天的网络和手机都建在这块地基上。1949年，韦弗给这套理论写过一篇导读，把通信问题分成三层。第一层，符号能不能准确传过去；第二层，意思能不能

准确传过去；第三层，接收的人会不会因此改变。香农只解决了第一层，他自己也知道。

第四路，是认知心理学的实验。

心理学家用实验量出了很多柏拉图只能讲故事的东西。

一类叫生成效应：同样一组词，自己想出来的，比照着读来的，记得牢（斯拉梅卡与格拉夫，1978）。一类叫测验效应：读完以后合上书，自己回想一遍，比再读一遍记得久（罗迪格与卡皮克，2006）。比约克把这类现象归成“合意的困难”：学的时候难一点，留得反而多（比约克，1994）。在这之前，比约克夫妇（1992）已经提出一套“储存强度”与“提取强度”的说法：一样东西存得多牢，和此刻取不取得出来，是两笔账；取得费力的那一次，反倒让它存得更牢。

还有一项研究常被人提起（斯帕罗等，2011）。当人们知道一条信息存进了电脑、以后随时查得到，他们记住这条信息本身的可能就会下降。他们转而记住的，是“去哪里查”。不过，2018年一次大规模的重复实验没有复现这个结果，它只能当作一条线索看。

这些实验对的地方，在于它们把一个直觉变成了可以重复检验的事实。读得顺，不等于留得住。

第五路，是对AI本身的老争论。

1980年，塞尔提出“中文屋”：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按一本规则手册摆弄中文符号，外面的人以为他懂中文，其实他一个字也不懂。十年后，1990年，哈纳德把问题换了个说法，叫“符号接地”：一套符号如果只靠别的符号来定义，它怎样才能接到世界上去。

这两个问题都问得很深。它们问的是：机器懂不懂？这条线索，详见书四。

◆ 二、这些看法停在哪里

五路前人，各自看见了一块。他们停下的地方，也各不相同。

柏拉图停在怪罪媒介。他担心的是文字这个东西。可是文字也让符号能离开说话的人，走到千里之外、千年之后。没有文字，就没有《斐德罗》传到今天。毛病不在文字，在读文字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他给出的病理是：文字不

会回答。这一条很深，后面让AI提问、学苏格拉底追问，走的正是这个方向。他没有接着算的，是这份回答要谁来付力气。

庄子停在说不出。轮扁的分寸口不能言，这话很真。可是庄子没有接着问：这分寸是怎样长到轮扁手上的？要付什么？为什么他的儿子接不过去，却可以自己去砍七十年轮子，长出他自己的分寸？说不出，不等于没有来历。

香农停在他自己划的线上。他有意不管意义，这是他的长处，不是他的短处。可是后来很多人忘了这条线，把“信息多了”当成“懂得多了”。一份AI摘要，按香农的量，信息很足。它在读的人身上留下多少，那不是香农的问题，他也从来没说那是。

心理学的实验停在现象。它们量得出：自己想出来的记得牢，读得顺的忘得快。可是为什么？实验各有各的解释，有的说是加工深度，有的说是提取线索，有的说是注意分配。这些解释都对一部分。比约克夫妇那两种强度，已经是一笔相当统一的账，这要承认。可那笔账只管记忆，不管学会的东西落在哪一界，也不管它跟现实对过账没有。缺的是一笔更大的账，说清“学会”这件事在一个人身上究竟是什么、靠什么付出、存在哪里。

塞尔和哈纳德停在机器那一头。他们问机器懂不懂。这个问题很要紧，可是它把眼光放在了机器身上。对区雅婷来说，更急的是另一个问题：机器懂不懂先放一边，**读机器文字的这个人，身上结晶了没有。**

哈纳德的“接地”问题，换到读者这一头，其实有一个很朴素的样子。一条规则，在摘要里只连着别的词；在区雅婷身上要接地，就得连上一位真实的客户、一份真实的记录、一次她自己的失手。机器接不接得上地，学者们还在争；读的人接不接得上地，每天都在她自己的桌面上发生，或者不发生。

这几处停下的地方，正好连成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大模型是哪一种符号

三判据见第7章，三界符号见第10—12章。放到一间合规部里，理念符号是条文和指引；现实符号是一份签过字的档案、一笔真实的汇款；自我符号是老手翻两页就停下来的那份分寸。

拿这三样看大模型。

第一，大模型只有理念符号。它的每一个词，意思都来自这个词和别的词之间的差别与共现。这是索绪尔那张差别之网，做成了硅。它一个词接一个词往下生成，一个符号生出下一个符号，这是皮尔斯那条衍义之链，第一次被真正跑了起来。这里说的是只靠文字训练、不接现实回馈的那一类。接上图像、代码运行结果、机械臂的系统，正在往现实那一角伸手；它们算不算有了现实符号，本章◆八的可推翻条件会记一笔，书四另有专论。

它里面没有一条被踩出来的路，也没有一双砍过轮子的手。它不会因为写错一条规则被罚款，也不会因为一位客户出事而失眠。现实符号和自我符号，在它那里都没有。

第二，它是一张极大的网。这一点要公道说足。人类写下来的文字，它几乎都见过；这些文字里的连接、次序、结构，它都压进了自己里面。你问一个问题，它能在一秒钟里，把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写过的东西排成一行，摊在你面前。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迄今最大的一张势能之网（势能见第17章）。一个新符号能不能结晶、往哪里结晶，要看周围这张网把它往哪边拉。大模型这张网，拉力很大。

可是这张网有一个特点，要看清：它是一张平均的网。它把千百万人写下的东西压在一起，每一处都拉向最常见、最顺的那一边。莫国良的网不一样。他只有一个人，一张桌子，可是他看得出组里谁卡在哪里，也记得部门里哪一份旧案卷，正好压在那一处缝上。后面会看到他怎样用它。一张网大，不等于它贴着你的缝。

第三，它生成的每一句话，在它那里，是付过账的。训练它要耗电，要算力，要很多人标注、校正。它写出的那一页摘要，背后是机房里一笔很大的能量账。

可是这笔账，记在机房里。

第四，它自己不会被卡住。一个人读书，读到一处想不通，会停下来，会睡不着，会第二天还惦记着。大模型不会。它的网里，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最顺的下一个词。它也会出错，有时还错得很有把握，编出一条不存在的出处，说得前后自洽。那是它的网在里面自洽地结晶了，却从来没和现实对过账。

这四条合起来，就是本章要说的那件事的前提。

区雅婷读那一页摘要时，她自己的账上，一笔也没有记。

这就是本章的题目。

◆ 四、信息发生不等于知识发生

要把这件事说清，先分两个词。

信息发生，是一串符号出现在你面前：在屏幕上，在纸上，在耳朵里。它出现了，你看见了，你甚至看懂了每一句。

知识发生，是一个新的符号在你身上结晶：从此它稳定地待在你那里，拆不散，还能被你带到别处去用。

这里面藏着一个很常见的错觉。一段文字读得顺，人就容易觉得自己懂了。顺，是因为写的人已经把所有的结都解开了，你一路滑过去，什么也没绊着。可是没绊着，也就什么也没挂住。读得越顺，越容易把“别人懂了”当成“我懂了”。

两样东西，外面看很像。你读完一份摘要，和你学会一条规则，脸上的表情可能一样，都是点头。可是它们在你身上留下的东西，完全不同。

拿三判据一试就知道。

稳定吗？区雅婷读完一份摘要，当天觉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后，让她不看稿子说出那一章的三个要点，她只说得出一个。它随着一次阅读来，也随着几个晚上散了。

整体吗？问她“拆分交易”是什么，她能背出定义。再问她这个定义和“客户关系不明”怎么连在一起，她连不上。她手里是一堆零件，不是一台能转的机器。拆开的零件，每一件都在，合起来的那个东西不在。

独立吗？题目一换成她没见过的案例，摘要里的句子就带不过去了。它只能待在摘要那一页上，离不开发生地。

三条都没过。所以那四十份摘要，在她身上是信息，不是知识。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在能量账上。

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要**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三样各见第16—18章）。这一章要紧的是动能：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也就是你身上的东西沿着一条路（差异序列）往前挪、一边拆一边接的那股劲。

一个符号要在区雅婷身上结晶，她身上原有的连接就要被拆开一些，再和新的东西重接起来。这一拆一接，要她自己付动能。旧的理解被拆开时会不舒服，会卡住，会觉得“我原来想错了”——那个不舒服，就是动能在被消耗。

摘要替她把这一步省掉了。它把别人拆好、接好的结果，平平整整地递过来。她读得顺，正是因为她身上什么也没被拆。没拆，也就没有重接；没重接，连接度就建不起来。

机房里的能量，抵不了读者身上的能量。这是两本账。生成越便宜，读者越容易以为自己的那本账也被付清了。

还有更细的一层。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对不上是一个落差，像水位差，有落差才能做功（见第14章、第18章）。

学一条规则，最有用的时刻，是你按自己原来的想法去判断一个案子，结果判错了的那一下。那是你的旧想法和这条规则的现实对不上了。落差在那里，动能才有地方去。

区雅婷让AI出题，题目和答案一起出来。她每次对一眼，都对，也就从来没有错过。她不是没有困惑的能力，是困惑还没来得及形成，答案就到了。**落差刚要出现，就被提前填平了**。

所以那一个半月，她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对不上。没有落差，没有做功，也就没有结晶。

下面这张表，把两种发生排在一起：

看哪里	信息发生	知识发生
发生在哪里	屏幕上、纸上	读的人身上
谁付动能	机房、写的人	读的人自己
有没有对不上	往往被提前填平	先卡住，再被打通
感觉	顺，点头，像懂了	别扭，卡住，后来才通
一周后	散了大半	还在
换一个案子	带不过去	带得过去

看哪里	信息发生	知识发生
三判据	一条也不过	三条都过

这张表不是在说AI不好。同一张表，换成一本写得极好的教科书、一位讲得极清楚的老师，也一样成立。区别只在于，AI把“写得好、讲得清”变得太便宜、太快、太随手可得了。

从前，要拿到一份写得好的总结，人得付一点小代价。去图书馆找一本合适的书，在几本里挑来挑去；去问一位前辈，要等他有空，还得先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这些小代价看上去是浪费，其实里面藏着动能：找的时候在想，等的时候在想，把问题说清的时候，已经卡过一回了。

AI把这些小代价都拿掉了。程度上的差别，到这里变成了性质上的差别：以前免费的符号是少数，要碰上运气；现在免费的符号是常态，随手就来。一个人一天里遇到的对不上，有多少还来得及形成落差？

◆ 五、怎样用，符号才真的结晶

那是不是不用AI就好了？

不是。轮扁的儿子没有书可读，也一样接不过父亲的手艺。不用AI，并不会让动能自己长出来。问题从来不在有没有这张网，在人站在网的哪一边。

本书的说法是：**人和AI合作，要让三样东西各归其位。**

第一样，对不上要由人带来。

好的问题，不是从屏幕上长出来的，是从现实撞墙的地方长出来的。一份真实的客户档案对不上，一次判断被组长打回来，一道案例题空着交了卷——这些才是落差。人要带着这样的落差去问，而不是带着一片空白去要答案。

最简单的一条做法是：**先卡住，再问。**先用自己现有的理解去做，做到做不下去为止，把卡住的那个地方说出来，再去问AI。卡住的地方，就是落差所在；问题从这里出发，AI递来的东西才有一个可以落下去的坑。

第二样，网由AI来铺。

这是AI最擅长的事。你卡在一处，它能把这一处周围的条文、案例、不同的读法、常见的误解，一下子铺开。这张网能托住结晶，让你身上新长出来的连接有地方挂。没有这张网，一个人要摸索很多年；有了它，摸索的路可以短很多。

可是网能托住结晶，不能代替结晶。

盖过房子的人都见过模板。浇混凝土之前，先用木板、钢板搭出一个模子，混凝土倒进去，模子托着它，等它慢慢凝固。模子很要紧，没有它，混凝土会流得到处都是。可是模子再好，也不能拿模子当墙。拆了模子，立在那里的，得是混凝土自己凝出来的那面墙。

AI铺开的那张网，就是这样一副模子。

第三样，动能必须由结晶的那一方付。

符号在谁身上结晶，谁就要付动能。这一笔不能外包。具体说，是五种“摔跤”：

1. **追问**：它说的这一条，为什么是这样？有没有例外？例外从哪里来？
2. **反驳**：我原来以为是那样，它说是这样，到底谁对？我能不能找出一个反例？
3. **改写**：不照抄它的句子，用自己的话把这一条重写一遍，写到自己读着顺为止。
4. **复述**：合上屏幕，对一个不懂的人讲一遍，讲不通的地方，就是还没接上的地方。
5. **拿去撞**：把这条理解带进一个真实的案子、一份真实的档案，看它在现实里立不立得住。

这五样，都是让自己身上的连接被拆开、再重接。它们都不舒服，都慢。可是只有它们，能把机房里的那一页文字，变成自己身上的一个粒子。

还要补一句：第五样最要紧。

AI只有理念符号。它递来的东西，再对，也只是理念那一角。一个新的自我符号要结晶，按本书的方程：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它要理念和现实两角一起来撞。现实那一角，AI给不了，只能由人从自己的日子里带进来：一个真实的客户，一份真实的报表，一次真实的失手。

所以人机合作，不是人和机器两个在对话。是人、机器、现实三方在一个三角里。缺了现实那一角，再好的对话，也只是理念符号之间的打转。

把常见的几种用法排一排：

用法	对不上在谁那里	动能谁付	现实那一角在不在	会不会结晶
让它写摘要，自己读	没有	机房	不在	不会，只是信息
让它出题，答案一起出	刚出现就被填平	几乎没有	不在	很少
先自己做，卡住再问	在自己身上	自己付一半	在题里	常常会
问完后自己改写一遍	在改写时冒出来	自己付	不一定	会，但不牢
拿它的答案去对一个真案子	在现实里撞出来	自己付	在	会，而且牢
反驳它，逼它给出反例	在两边之间	自己付	不一定	会
把它的话直接转发给别人	没有	没有	不在	不会，还可能固化

表里还藏着一种用法，值得单独说：**让AI替你制造对不上。**

大多数人用AI，是让它回答。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让它提问。你把自己写的那半页处理意见贴进去，不问它对不对，只让它扮一个挑剔的审查员，专找漏洞，一次只问一个问题，不给答案。

这样用，AI递来的不是一个现成的结晶，是一个落差。它问“如果客户拒绝说明用途呢”，你答不上，那一下就卡住了。卡住之后的事，还得你自己做。

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做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他很少给人答案，他只是一句一句地问，问到对方发现自己原来不知道。这一招，今天可以借机器来用。要守住的只有一条：问题可以由它来出，答案得由你来长。

表里最后一行写着“还可能固化”，这就引出下一节。

◆ 六、生成文字的偶像化

第19章讲过固化的两端：符号停止迁移、拒绝回写，凝在对象一端的，叫**偶像**；凝在自我一端的，叫**石心**。两者是同一个结构。

AI时代，这两样都有了新的样子。

先说对象这一端。

温婉仪是区雅婷的大学同学，三十二岁，在淡滨尼一所小学教华文。这一年，她改作文时常碰到一种句子。一个学生在作文里写，春节吃年糕是为了纪念一位古代将军。她在旁边批了一句：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第二天，学生拿着平板电脑来找她，屏幕上是一段AI的回答。学生说：“老师，AI说的。”

温婉仪后来跟区雅婷说，那句话让她愣住的，不是内容。民间的说法本来就多，有一种这样讲，也不奇怪。让她愣住的，是那个“AI说的”。学生说这四个字的口气，和她小时候说“书上写的”“老师讲的”一模一样。

一句话，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需要被检验了？

第23章给偶像下过精确的定义：一次发生，被收回成一个可以指着说“就是它”的东西，新的对不上熔不开它，它也不再回写。“AI说的”这四个字，正是一种指着说“就是它”。

落到生成文字上，这个定义还多显出一层：被供起来的那段话，它的结实，不来自它自己付过的连接，而是借来的。“AI说的”这个句式，就是这样一种借。那段回答在学生身上没有付过动能，也没有和任何现实对过账；它的分量，借自“机器知道得多”这个印象。这个印象本身，又是一个被供起来的符号。

区雅婷的公司也出过一件事。部门里一位新同事，写一份内部说明时引了一条监管规定，条文编号、措辞都写得像模像样。莫国良审稿时去翻了原文，那一号底下根本不是这句话，整份指引里也找不到这句话。那段引文是同事请AI帮忙“补充依据”时，AI生成的。

这里的对不上，是可以事先、独立指认的（这道闸见第14章）：一边是说明里的引文，一边是监管机构公开的条文原文。两份文件摆在桌上，逐字一对就知道。本书不需要事后去找一条缝，缝就在两份文件之间。

这类事的根子，本书在前面讲过：AI只有理念符号。它生成的那一句，在它的网里很自洽，前后都接得上，可是它从来没有和条文原文那个现实符号对过账。自洽地结晶了，却没对账。供起它来，就是偶像。

再说自我这一端。

石心，是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没有力量去拆，也没有东西在推。AI时代的石心有一个新样子：**不再愿意被对不上改写**。

它的来路很平常。一个人习惯了任何困惑一冒头就去问，答案总是马上到，渐渐地，困惑本身就不再被允许停留。卡住的那一下变得难以忍受，于是一卡就问，一问就过。久而久之，他身上那个“会被卡住、会被改写”的部分，不再动了。

区雅婷的弟弟在读大学二年级。他做功课有个习惯：一道题看三十秒没有思路，就打开AI。他说这样效率高，不浪费时间。有一回期中考试不准带手机，他坐在考场里，第一次发现自己对“想不出来”这件事几乎没有耐受力。他说那种感觉不是不会，是慌，好像手里什么也抓不住。

这样的人，看上去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马上说出一段道理。可是他身上的东西，很少再长出新的来。不是他不聪明，是落差每次都被提前填平，他身上那片土（特征纠缠），很久没有被翻过了。

偶像和石心，在AI时代常常一起出现。一头把生成的文字供起来，不再对账；一头把自己封起来，不再被改写。

温婉仪后来想了个办法。她没有去跟学生争AI说得对不对。她布置了一项小作业：回家问家里最老的那个人，你们小时候过年吃不吃年糕，为什么吃。

一周后，作业交上来，五花八门。有的说是为了“年年高”，有的说外婆家根本不吃年糕吃汤圆，有一个学生写，奶奶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吃。那个拿着平板电脑来找她的学生，在作文里加了一段：AI讲的是一种说法，我奶奶讲的是另一种。

这一段，是那个学生自己写出来的。

熔开它们，要的是同一样东西：**一次真实的对账**。把那段引文拿去对原文，把那句“AI说的”拿去问一位做年糕的老人，把自己的那份确定拿到一个真案子里去撞。对上了，好；对不上，那一下就是新的动能。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区雅婷的第二个月

模拟考以后，区雅婷没有停用AI。她换了一种用法。这一节把她的第二个月从头走一遍。

先找到那条缝。

按本书的闸，对不上要先在材料里独立指认出来，不能事后说“那里一定有缝”。区雅婷的缝很清楚，就在那张模拟考卷上：两道空着的案例题。一边是她读

过的四十份摘要，一边是这两道题要她做的判断。摘要里每一个词她都认得，题目要她做的事她做不出。这条缝在考卷上，白纸黑字，不用她回头去想。

她把那两道题剪下来，贴在桌前的隔板上。

第一周：先自己做，做到卡住。

她不再让AI写摘要。每天晚上，她只读一小段原文，然后从历年案例里挑一个，自己先写处理意见。不查，不问，就凭自己现在懂的写。

第一个晚上，她写了不到半页就写不下去了。那个案子里，客户的汇款理由是“家庭赡养”，金额不大，却很频繁。她不知道“频繁”到什么程度该起疑，也不知道“家庭赡养”这个理由要不要核实、怎样核实。

她把卡住的地方写成三个问题，这才去问AI。

这一回，AI的回答落在了坑里。它把相关的几条指引、几种常见的判断思路摊开。她读的时候不再频频点头，她在找：哪一条正好接在我卡住的那一处？哪一条和我刚才写的那半页不一样？

有一处真的不一样。她原来以为，金额低于门槛，就可以先放一放。AI摊开的那几条指引说，门槛只管申报，不管怀疑；拆分本身就是要看的信号。她盯着这句话，有点不服，又有点慌。

那一下的不舒服，就是动能在被消耗。她原来身上那个“低于门槛就安全”的连接，被拆开了。

第二周：反驳，改写，复述。

她没有就这样收下。她追问：如果客户每次汇款都有正当发票呢？如果是老客户呢？AI给了几种情形，有的说法互相有点出入。她就去翻原文，自己对一对。有一处，AI说得比原文宽，她在笔记上标了出来。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能看出AI哪里说得不准。

然后她合上电脑，用自己的话把这一条重写。写了三遍，第一遍像在抄，第二遍有几句是自己的，第三遍她读着才顺。

周末，她约温婉仪喝咖啡，把这条规则讲给一个完全不懂保险的人听。讲到一半，温婉仪问：“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故意拆开的，还是本来就每个月寄一点钱回

家？”区雅婷愣住了。她发现，这正是她自己还没接上的地方：可疑，不等于有罪；起疑之后要做的，是查清和留痕，不是下结论。

她回家把这一段又改了一遍。

第三周：拿去撞现实。

这一步，是莫国良帮的忙。他从部门的旧档案里，挑了一份几年前的真实案卷，遮掉客户的名字，让她照自己现在的理解，从头写一遍处理记录。

她写完，莫国良拿出当年的真实记录，两份并排放。

大部分对得上。有一处对不上：当年的同事在第二步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客户，问清楚了汇款的用途，记了下来。她的记录里没有这一步，她一直在条文里找依据，没想到可以直接去问。

莫国良说：“条文告诉你要查清楚。怎么查，是在电话里学会的。”

他讲起自己的一件旧事。将近三十年前，他刚入行时，有一回凭着条文把一笔交易放了过去，后来那笔钱出了问题，他被叫去写了三天说明。他说，那三天写的东西，比他读过的所有手册都记得牢。

区雅婷听着，没有说话。她在想，莫国良身上那些不用想就会的判断，是一次次这样撞出来的。

这让人想起轮扁。轮扁说，他的分寸没法教给儿子。莫国良身上的分寸，也没法直接递给区雅婷。可是他做了另一件事：他挑出一份旧案卷，让她去撞。他递过去的不是结晶，是一个能让她自己结晶的现场。

这也许就是轮扁没说出的那一半。老手艺人传不了手上的分寸，却可以把徒弟带到那块木头跟前，让他自己去砍，砍坏了再砍。好的老师，好的组长，做的都是这件事：不替人付动能，只替人找到那条缝，再铺好一张托得住的网。

AI能把网铺得比任何一位老师都大。可是带人到那块木头跟前、让他砍坏一回，这件事，还得有一份真的案卷，一个真的人。

两周以后，三判据检验。

正式考试前两周，她给自己做了一次检验，照本书的三判据。

稳定吗？她不看任何资料，把拆分交易的处理顺序说了一遍：识别信号，查清背景，留下记录，必要时上报。说得出，而且和三周前写的差不多。它没有散。

整体吗？温婉仪又换了个问法考她：如果客户一听你要问用途，就把账户关了呢？她想了一会儿，答得出来，而且是从整件事的道理推出来的，不是从某一条背出来的。拆开问一个细节，它还连着整体。

独立吗？她把这套理解带到一个她从没见过的情形里：不是汇款，是一张保单在短时间里被反复退保、重买。她发现同一套判断可以挪过去用。它离开了“汇款”这个发生地，带到了别处。

三条都过了。这一回，是知识，不是信息。

再算一笔能量账。

动能：每个晚上先自己写到卡住的那半页；被拆开“低于门槛就安全”时的那点慌；三遍改写；在咖啡馆被问住的那一下；在旧案卷前发现自己漏了一步。全是她自己付的。

势能：AI摊开的那一大张网，条文、指引、案例，托住了她的每一次重接；莫国良和那份旧案卷，是另一张网；温婉仪那个外行的追问，也是网的一部分。

内能：她身上新建起来的那套判断，现在要拆掉它，得有一个很硬的反例才行。

前后两段日子，同一个AI。头一个半月，它写了四十份摘要，她身上几乎什么也没留下；第二个月，它没写一份摘要，她身上结晶出了一样东西。变的不是机器，是她和机器、和现实站的位置。

她通过了考试。案例题那一部分，她拿了全组最高分。

◆ 八、这一章什么时候要改

全书的五条可推翻条件，第29章会一条条摆出来。其中第五条“零成本的结晶”，落到AI上，就是本章最容易被推翻的地方。具体说，有两种情形，本章的说法要修改：

第一，**零动能的阅读，留存和付动能的一样好。**设想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只读AI摘要的人，过一段时间，在稳定、整体、独立三条上，和自己卡住、追问、改写、拿去撞过的人没有差别。那么“免费的符号不结晶”就要重写。

第二，**没对账也不出偶像**。设想找到一种只靠理念符号、从不和现实对账的生成方式，它的说法在现实里一直立得住，从不出现像那条假引文一样的错。那么“AI只有理念符号，所以要对账”这一层就要修改。

这两条都可以去做实验。比如找两组准备同一门考试的人。一组只读摘要；另一组照第七节那样，先卡住，再追问改写，再拿去撞。一个月后，拿三判据去查：不看资料能不能说出来？拆开问一处，还连不连着整体？换一个没见过的案子，还用不用得上？事前写好什么结果算本章输了，再去数。

疲惫、孤立、无困惑的人新理解会变少，这条能量律的预测，下一章在课堂里细讲。本章只守住一条：对不上要先独立指认，区雅婷的缝在考卷上，那条假引文的缝在两份文件之间，都不是事后补出来的。

◆ 九、放回日子里

考完试的那个晚上，区雅婷把隔板上那两道剪下来的案例题撕了下来，没有扔，夹进了笔记本。

她还在用那个AI助手，几乎每天都用。只是她的用法变了。写一份新的审查意见，她先自己写完，再贴进去，让它当审查员挑毛病；看到它引的条文，她会顺手点开原文对一眼。组里新来的同事问她要“那四十份摘要”，她找了出来，发过去的时候附了一句话：先别读，先自己做一个案子。

她想起莫国良那句话：“是谁写的？”

现在她知道怎么答了。那四十份摘要，是AI写的，写得很好，是它的。这一个月的笔记，有一半是她自己写的，写得很乱，是她的。

你也可以试一试。下一次你想让AI替你读一本书、写一份总结、答一道题的时候，先停一下，问自己三句：

我卡在哪里了？我能先用自己的话写下来吗？我能把它拿到一件真事上去撞一撞吗？

这三句不难。难的是忍住那三十秒、三分钟、三个晚上，让卡住的那一下在你身上多停一会儿。那一会儿，就是你自己的那一笔账。

问完这三句，再去打开它。这时候它递来的东西，才有地方落下。生成越便宜，结晶越珍贵；说话变得免费了，可是在你身上长出一个符号，从来不是免费的。

带 走 的 话

AI能铺开一整张网，替你说出一切，却替不了你付那一笔动能；免费递来的符号，在你身上只是信息。

小　账

柏拉图怪罪文字，香农放下意义，心理学量出了现象；本书把“学会”记成一本能量账，指出机房的账抵不了读者的账。

“AI说的”这四个字一出口，一段没对过账的文字就被供成了偶像——发生被收回为发现，就在这一下。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文中的公司、考试、案卷与那条假引文，也是构想示例，不对应任何具体机构或产品。

本章提到的反洗钱规则只作说明之用，不构成法律或合规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觉得“看懂了”的东西，一周后还说得出吗？换一个情形，你还用得上吗？
2. 你上一次真正被卡住，是什么时候？你在那里停留了多久，才去找答案？
3. 你有没有说过“AI说的”“网上说的”？那句话，你后来拿去对过账吗？

◆

26

第26章

学习就是自我符号的结晶

这一章的问题

分数讲了三遍，孩子点了三次头还是写错；邻居做题到半夜，第二天又忘了——听懂和学会之间，到底隔着什么？

场景　讲了三遍，还是错

祁秋云今年三十八岁，在苏州一所公办小学教数学，带两个四年级班。

11月一个周二的晚上，九点多，她还在客厅的餐桌上改作业。这一周讲分数的大小比较。她翻到季宇航的本子，第三题：比较八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季宇航在中间写了一个大于号。

她叹了口气。这道题，她在课上讲过三遍。

第一遍，她画了两个一样大的圆，一个切成四块，一个切成八块，说明切得越多，每块越小。第二遍，她让全班跟着念：分子相同，分母大的反而小。第三遍，她把季宇航叫到讲台前，当着他的面又讲了一次。他点头，说懂了。

他今天写的，还是大于号。

祁秋云在本子上画了个圈，没有打叉。她想起自己刚教书那一年，也遇到过这样的孩子。那时候她以为，讲不懂是因为讲得不够清楚，于是一遍讲得比一遍清楚。后来她发现，讲得越清楚，有些孩子越是点头，越是写错。

门铃响了。是住对门的包志成。

包志成四十五岁，原来在园区一家电子厂做机修工。今年厂里一条生产线停了，他在等新岗位，报了一个夜校的电工证培训班。他手里拿着一本练习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祁老师，打扰你，这道题我算了三遍，跟答案对不上。”

那是一道串联电路求电流的题。祁秋云看了看，他把公式记反了。她给他讲了一遍。他说：“哦，对对对。”

他回去以后，祁秋云从窗户看见，对门的灯亮到很晚。她第二天早上出门，在电梯里遇见他，他眼睛红红的，说昨晚做题做到一点多，后来趴在桌上睡着了。

她问：“那道题后来算对了吗？”

他想了想，说：“好像又忘了。”

那天夜里，祁秋云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小时候。她也是在四年级学的分数，也写错过同样的题。她怎么学会的，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回过年，家里分一盒糕点，她嫌自己那一块小，外婆说，人多了，每人就少。她那时候并不知道，这句话跟作业本上的大于号有什么关系。

这一晚有两个人，一个十岁，一个四十五岁，都听懂了，都没学会。

上一章说，免费递来的符号，在读的人身上只是信息。可是祁秋云讲的那三遍，并不是免费的，她每一遍都备了课、费了力。这一章接着往下问：力气付了，为什么付在了讲的人身上，没落到学的人身上？听懂和学会之间，到底隔着什么？

◆ 一、前人怎样讲学会

这个问题，前人想了两千多年，想得很深。先把他们写足。

孔子讲的是时机。

《论语·述而》里，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愤”是心里想通而通不了，憋着；“悱”是嘴上想说而说不出，卡着。学生没到这个地步，孔子不去开导他；指给他一个角，他不能推出另外三个角，孔子就不再重复。

这句话很要紧。它说的是：教，要等学生先卡住。没有那个憋着、卡着的状态，讲了也白讲。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把学会的起点，放在了学生自己身上的一处不通。

《学记》讲的是不足。

《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学了才知道自己哪里不够，教了才知道自己哪里困住。不足和困，在这里不是坏事，是往前走的劲头所在。

朱熹讲的是疑。

《朱子语类》里记着朱熹论读书的一段话，大意是说：起初读，不知道有疑问；读下去，渐渐有了疑问；读到中间，处处是疑问；过了这一段，疑问慢慢解开，到最后融会贯通，才算学到了。

他把学习画成了一条路：从无疑到有疑，再从有疑到无疑。中间那一大段“节节是疑”，最难熬，也最要紧。

杜威讲的是困难。

美国哲学家杜威写过一本《我们怎样思维》（1910）。他说，反省的思维，起于一种感到的困难。人遇到一处让他犹豫、困惑、拿不准的地方，思维才被逼着动起来。他把这个过程分成几步：感到困难，弄清困难在哪里，想出可能的办法，推一推这个办法会怎样，再去试一试、看一看。

杜威对的地方，在于他把孔子的“愤悱”写成了一套可以在课堂上用的步骤。他还坚持，学校里的学习，要从孩子真实的经验里长出来，不能只是把现成的结论灌进去。

皮亚杰讲的是失衡。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孩子怎样一步步长出思维。他说，孩子遇到新东西，先拿自己已有的图式去套，这叫同化；套不上，就得改自己的图式，这叫顺应。两者之间来回调，叫平衡化。推动这一切的，是一次次失去平衡：原来的想法和眼前的东西对不上了。

皮亚杰把自己这门学问叫“发生认识论”，写过一本《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这里的“发生”，说的是认识怎样一步步长出来，是心理上的起源与发展。本书说的“发生”，是一个更大的意思：对象和认识一起显出来。两个“发生”字面相同，指的不完全是一件事。可是皮亚杰的路，正好走到了本书门口。

维果茨基讲的是旁边的人。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最近发展区”：一个孩子自己能做到的，和在大人或同伴帮助下能做到的，中间有一段距离。教学要落在这段距离里，太近了没有挑战，太远了够不着。

他对的地方，在于他看见学习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孩子身边的人、语言、工具，都是学习得以发生的条件。

波兰尼讲的是说不出。

英国学者波兰尼在《默会维度》（1966）里有一句话常被引用，大意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骑自行车、认出一张熟人的脸，人都会，却说不清是怎么会的。这种知识，长在身体里，长在做的过程中。

王阳明讲的是行。

明代的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弟子徐爱问他：人人都知道该孝顺父母，却做不到，可见知和行是两件事。王阳明答，大意是：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真知道了，就一定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的那个“知道”，还不是知道。

这话放在今天的课堂上，几乎就是在说季宇航：他“知道”分母大的反而小，一动笔就写反，那个知道还不是知道。

近代的教育家陶行知，原名陶文濬，早年改名知行。1934年，他发表《行知行》一文，把名字倒了过来，改成行知。他的主张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正好把王阳明那一路的说法翻了个身。先做，做里面才长出知。他办乡村师范，让学生在种田、盖房、教村里孩子的事情里学。

埃里克森讲的是练。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和同事研究过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学生（埃里克森、克兰佩、特施-罗默，1993）。他们看重的，不是天分，也不是随便练了多久。是一种特别的练法攒下的时间：盯着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一遍遍改，有人及时指出哪里不对。他叫它刻意练习。这种练法往往不舒服，因为它总落在自己还不会的那一处。

◆ 二、每一家握着一块

把这几家并排放，会看见一件有意思的事：他们各自握着学会这件事的一块，握得都很准，却很少有人把几块拼成一张账。

前人	他看见的那一块	在本书里对应	停在哪里
孔子	不愤不启：先卡住	对不上，落差	讲时机，没讲卡住之后付什么
《学记》	知不足、知困	对不上被看见	讲态度，没讲结晶成什么
朱熹	无疑到有疑到无疑	熔开与再结晶	讲读书一路，没讲能量从哪来
杜威	感到的困难	对不上是思维的起点	落在思维的步骤，少讲身体与场
王阳明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听懂不等于学会	讲知行一体，没讲行里付的是什么
陶行知	行是知之始	现实一角要亲手碰	讲先做，没讲做到哪一步算学会

前人	他看见的那一块	在本书里对应	停在哪里
皮亚杰	失衡、同化、顺应	对不上，重接	主要落在认知结构，即理念一角
维果茨基	最近发展区、旁边的人	势能，托住的场	讲场，没讲场为何托不住疲惫的人
波兰尼	知道的比说出的多	自我符号	讲它在，没讲它怎样长出来
埃里克森	盯着弱处刻意练	动能	讲练法，没讲练的产物是什么

这张表不是在给前人打分。孔子和王阳明，在没有任何心理学实验的年代，就把学会的门槛放对了地方；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又一点一点把这些门槛变成可以观察、可以在课堂上试的东西。每一家握着的那一块，都是真的，而且握得比本书任何一句话都早、都细。

它们停下的地方，大致有三处。

第一处，没有说清学会的产物是什么。

大家都在讲怎样学，学会以后，身上究竟多了一样什么东西？是记住了一句话？是改了一个图式？是多了一种技能？说法很多，各管一段。祁秋云讲了三遍，季宇航点了三次头，他身上到底缺了什么，这几家很难给出一个一眼能查的标准。

这里对皮亚杰要格外公道。他的失衡与顺应，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对不上与重接。他停下的地方，是他把这件事主要放在孩子的认知结构里看，也就是理念那一角；孩子手里的纸条、身边的同桌，在他那里是材料，不是三角里和理念平起平坐的另外两角。

第二处，三样条件散在各家。

卡住，在孔子、杜威、皮亚杰那里；场，在维果茨基那里；练和不舒服，在埃里克森那里。它们像三本分开记的账。可是一个孩子学不进，往往是三样里缺了某一样，要知道缺的是哪一样，得把三本账合起来看。

第三处，没有一笔能量账。

包志成做题做到一点多，趴在桌上睡着，第二天又忘了。他不缺卡住，他卡了三遍；他也不是没练，他练到半夜。他缺的是什么？前人的说法里，有“疲劳会影响学习”这样的常识。可是少有一套说法，能把疲惫、孤立、无困惑放在同一条线上，说清它们为什么都让人学不进。

这三处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学会，是自我符号成了粒子

本书的说法，第一句是：**学会，就是一个自我符号结晶成了粒子。**

三界符号见第10—12章，三判据见第7章。放进一间教室：黑板上的口诀是理念符号，两张纸条、一盒要分的糕点是现实符号，孩子手上那一下“分得越细越小”的感觉是自我符号。

学会一样东西，就是在学的人身上，结晶出一个过得了这三判据的自我符号。

拿这三条，可以把“听懂了”和“学会了”一眼分开。

稳定：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讲解散掉。季宇航在讲台前点头的时候，那个“分母大的反而小”在他身上出现了一下。第二天写作业，它不见了。这是不稳定。

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一个学会了分数大小的孩子，他身上的不是一句口诀，是一整个“把一样东西分得越细，每一份越小”的感觉。口诀可以背，可以拆成几个字；那个感觉拆不开，拆开就没了。季宇航身上只有那句口诀，口诀和他心里“八比四大”的老感觉，各管各的，没连成一个。

独立：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学会了的孩子，不只在作业本上会，切蛋糕、分零食、看地图比例尺时也会。季宇航的“会”，离不开祁秋云的那块黑板。

三条一条也没过。他听懂了，没学会。

反过来也有一种情形，常让老师误判。有的孩子说不清道理，一问为什么就支支吾吾，可是一动手全对，换了题目也对，过了一个月还对。波兰尼说，人知道的比能说出的多。这样的孩子，身上的自我符号已经结晶了，只是还没迁移成一句他自己的话。他学会了，只是还没学会说。

还有一层要说清：学会了，也不是一劳永逸。

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见第20章），学会也是。季宇航将来上了初中，会遇到负数。负八和负四，哪个大？他身上那个“数字大的就大”，在分数这里已经被拆过一回，到了负数那里，还要再被拆一回。到那时候，他今天结晶出来的东西会被熔开一部分，再结晶成一个更大的东西。这不是今天白学了，是今天的结晶，成了明天结晶所依的那张网。

所以检验学会，看的是三判据，不是看能不能背出那句口诀。会背，可能只是一个理念符号挂在外面；说不出，也可能是一个自我符号已经长在里面。

本书的说法，第二句是：**学会的那个自我符号，是理念和现实对不上逼出来的。**

写成方程：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老师递过来的，是理念符号：分母大的反而小。孩子身边的，是现实：一块蛋糕，两张纸条，一盒要分的糕点。两样东西如果对得上，孩子身上什么也不用改，也就什么也不会长。只有当他原来身上那个老的自我符号——“数字大的就大”——被这两样夹在中间、站不住了，一个新的自我符号才被逼出来。

这里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对不上，得落在孩子自己身上**。

祁秋云讲三遍，对不上在她那里：她知道八分之一小，她看见孩子写错了，这一下落差是她的。季宇航那里呢？老师的那句话，是一个外面的道理；黑板上的两个圆，他只是看着，没有亲手碰过。理念和现实在他身上并没有真正撞上。他写作业的时候，替他答题的，仍是自己身上那个老感觉“八比四大”。几样东西在他身上各走各的路，从来没有碰过头。

没有碰过头，就没有对不上。没有对不上，就没有解释，也就没有结晶。

◆ 四、三样条件，缺一样就学不进

本书的说法，第三句是：**学会要三样条件：对不上，能量，场。缺一样，就学不进**。

这三样，是本书能量律（见第16—18章）落在学习上的样子：

- **对不上**，是势能落差。老师递来的理念和手边的现实在学的人身上撞到一起，身上的老想法夹在中间站不住，有落差才能做功。
- **能量**，在这里主要是动能。学的人身上原有的连接要被拆开一些，再和新东西接上，这一拆一接要付力气。
- **场**，是托住新连接的那张网：老师、同学、家里、一种语言、一套教材，都在里面。
- 三样都齐了，新连接才能稳下来，变成**内能**，也就是连接度。

内能这一条，也解释了另一件事：为什么错的老想法那么难改。季宇航的“数字大的就大”，从一年级起被验证过几千次，连接度很高。要拆它，付出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老师讲三遍，那点力气远远不够；他自己动手折、涂、吵、写，一样一样加起来，才刚好够把它撬开一道口子。

拿这三样一对，就能说清三种学不进的孩子，为什么学不进。

无困惑的学生，缺的是落差。

一个孩子觉得什么都懂了，或者觉得什么都和自己无关，他身上就没有对不上。老师讲得再好，落不下去。季宇航属于前一种：他觉得自己懂了，因为老师的话和他的老感觉在他身上从没撞上，他感觉不到任何不对。

无困惑还有另一种，更难办：不是觉得懂了，是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无关。分数大小，谁在乎？一个孩子身边没有一样东西需要他分得清八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老师讲的那个现实，在他的日子里就没有分量。落差要两边都有分量才拉得开。这一种无困惑，往往和下面那一种连在一起。

孤立的学生，缺的是场。

一个孩子在班上没有朋友，回家没有人问一句今天学了什么，他身上即便有了一点对不上，也没有一张网托着它。那一点新长出来的连接，没处挂，很快就散了。维果茨基说的“旁边的人”，就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祁秋云班上有个男孩，三年级时从老家转来，说话带口音，下课总是一个人坐着。他不笨，课上也会皱眉头，可是学过的东西，隔一周就忘一大半。后来班里重新排座位，他和一个话多的孩子坐到了一起，两个人常为一道题争个不停。那一学期，他的成绩慢慢上来了。变的不是他，是他身边那张网。

疲惫的学生，缺的是动能。

包志成就是。他卡住了，对不上很清楚；他也有夜校的老师、有祁秋云这样的邻居，场也不算缺。可是白天跑招聘会，晚上做题，又担心新岗位的事，到了半夜一点，他身上已经没有力气去拆、去接了。题目在他眼前，落差在那里，做不了功。

这三种情形，合起来是本书的一个可观察的预测：**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都会显著变少。**它是可以拿去检验的。

比如，拿同一份材料分三组对照：睡足的和熬了夜的，在小组里讨论的和一个人看的，先做错一道题再看的和直接看讲解的。各学一遍，一周以后用三判据去查。如果测出来，这三种人学到的东西并不比别人少，本书的能量律就要修改。全书的可推翻条件，第29章会合在一起摆出来。

还有一句话要说在这里：有的孩子、有的大人，疲惫和孤立已经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长久地压着。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章只谈理解与相处，替代不了专业的帮助。

◆ 五、教育也有三个入口

第22章讲过信仰发生的三个入口。前两个是三角边上的矛盾，第三个是角上的枯竭。学习里也有这三个入口，它们的样子很像，处理的办法也很像。

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一个人原来有一套道理，现实一撞，道理碎了。他这时候缺的，是一个新的理念。

祁秋云自己就是从这个入口进来的。她刚教书那一年，心里有一条从师范带来的道理：讲清楚，学生就会。她备课备得很细，讲得很清楚，可是期中考试，班上一半孩子在同一类题上错了。现实很硬，没法装作没看见；那条道理碎了。

她那一年过得很难。后来是教研组一位快退休的老教师，听完她一节课，只说了一句：“你讲的，是你的懂。”

这一句话，是一个新的理念符号。它把“讲”和“懂”分成了两个人的事。祁秋云从那以后才开始想：孩子自己的懂，要从哪里长出来？

她没有因此不讲了。她改了一件事：每讲一个新东西之前，先出一道题让孩子自己做，做错了再讲。那一年下学期，她班上那类题的错误少了一半。旧的道理碎掉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新的。

这一条回路，要和季宇航那一条分开看。按方程，她身上那套讲法（自我）和期中的现实对不上，先被逼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理解（理念＝F（现实，自我））；这个新理解再回写到她身上，才成了先出题、后讲解的新习惯。季宇航走的是主线：理念和现实对不上，直接逼出新的自我。

入口一的人，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说法，帮他把碎掉的东西重新拼起来。这时候让他“再多练练”“再多看看现实”，是不对的药；他看到的现实已经够多了，缺的是一个能装下这些现实的新框子。

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

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很结实的老想法，现实一次次来，都被它挡在外面。他这时候缺的，是亲手撞一回现实。

季宇航就是。“数字大的就大”在他身上很结实，这不怪他：从一年级起，七比三大，十比五大，一百比十大，这个感觉被验证了几千次，连接度很高。老师画的两个圆，在他眼里是老师的圆，不是他的；老师那句口诀，是老师的话。现实被隔在一层玻璃外面，塞不进他身上。

入口二的人，最需要的是自己的手去碰现实。这时候再给他讲一遍道理，是不对的药：他身上那个老想法太硬，多讲一遍道理，只是多一层理念在外面敲，敲不开。

入口三：信望爱耗尽了，学的力气没了。

一个人没有外面的大矛盾，对不上也很清楚，可是身上的劲用完了。他这时候什么道理都听不进，什么题都做不动。他最需要的，是先被托住。

包志成就是。第22章讲过以利亚在罗腾树下，先有饼、有水、有睡眠，后来才有那微小的声音。学习也是这个顺序：先补能量，再生符号。一个熬到半夜一点的人，先要的是睡觉，不是第四遍讲解。

入口三的人，最怕的药是“再加把劲”。他的劲已经没了，再要他加，只会让他更觉得自己不行。

这样的学生，课堂上很多。一个初三的孩子，白天上八节课，晚上补两门课，周末再补三门。到了期末，题目摆在面前，他知道自己不会，也知道该怎么去学，就是动不了。家长看着着急，说他不用功。其实他不是不用功，是动能早就透支了。

三个入口之外，还要把前面那两种学不进的孩子放进来。他们不是入口的问题，是三样条件里缺了一样。五种情形，摆在一起看：

入口	样子	缺的是什么	走错门的药	对的药
一：现实硬，理念碎	原来的道理被现实撞碎了	一个新的说法	让他再多看、多练	给一个装得下现实的新框子
二：理念硬，现实塞不进	老想法挡住一切新东西	亲手碰一回现实	再讲一遍道理	让他自己动手，撞出落差
三：能量耗尽	卡住了，却没力气动	动能，和托住他的场	要他再加把劲	先睡、先吃、先有人陪
无困惑的学生	什么都觉得懂了	落差	夸他懂得快	让他用自己的话讲一遍
孤立的学生	学了一点就散	场	给他更多练习册	给他一个能一起讨论的人

走错门，帮助就成了伤害。课堂上常这样：给入口三的孩子加作业，给入口二的孩子加讲解，给入口一的孩子加练习。药都是好药，门走错了。

◆ 六、老师能做的三件事

说到这里，老师的位置就清楚了。

老师不能替学生结晶。学生身上的那个自我符号，只能在学生身上，用学生自己的动能长出来。祁秋云讲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付动能的是她，结晶在她身上又加固了一次，落在季宇航身上的，只是信息。

可是老师能做三件事。

第一件，找缝。找到学生身上那个老想法，和新东西对不上的那一处。最好的办法，往往是先不讲，先问：你为什么这样想？学生的回答里，常常就藏着那条缝。

第二件，铺场。准备好让现实能被学生亲手碰到的东西：一张纸条，一个实验，一次讨论，一个可以吵架的同桌。场托得住，学生刚拆开的连接才有地方重接。

包志成那道电路题，也是一样。他把公式记反了，这是缝；可是比公式更深的一条缝，是他心里一直以为“电压大，电流就一定大”，没想到电阻也在里面。祁秋云那一晚只帮他改了公式，没去碰那条更深的缝。所以他第二天又忘了。

第三件，忍住。学生卡住的时候，不急着把答案递过去。这一件最难。看着一个孩子皱着眉头、折歪了纸条、跟同桌吵，老师心里比孩子还急。可是这一段卡住，正是孩子在付动能的时候。老师一开口，落差就被填平了。

第25章讲过，AI时代，答案变得太便宜，落差常常还没形成就被填平。老师这一行，在AI时代反而更要紧：机器能把场铺得极大，却很难替一个具体的孩子找到他那一条缝，也很难在旁边忍住不说。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两张纸条

第二天上午第二节数学课，祁秋云没有再讲分数。这一节，把季宇航的那一个星期，从头走一遍。

先找到那条缝，而且要在动手之前找到。

本书有一道闸（见第14章）：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不能等孩子学会了，再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

祁秋云这一次先不讲。她把季宇航叫到身边，指着作业本问：“你为什么觉得八分之一比四分之一大？”

季宇航想都没想：“因为八比四大。”

这一句，就是那条缝。它是孩子自己说出来的，在任何讲解之前；它也写在作业本上，那个大于号还在。老师递给他的理念，“分母大的反而小”，和分数这个东西的现实，“分得越细，每一份越小”，在他身上还没碰过头；夹在中间替他答题的，仍是那个结实的老感觉，“数字大的就大”。

祁秋云在备课本上记下了这句话，记下了时间。

动手：让现实自己撞上来。

她给全班每人发了两张一样长的彩色纸条，一张红，一张蓝。要求很简单：把红纸条对折，再对折，折成一样大的四份；把蓝纸条折成一样大的八份。

折四份很容易，对折两次就好。折八份难一点，要对折三次，很多孩子折到第三次，纸条厚了，折歪了。季宇航折了三回，第三回才折得齐。他有点不耐烦，嘟囔了一句“好麻烦”。

这一点不耐烦，是他在付动能。手在折，眼在比，脑子里那个“八比四大”的老连接，正一下一下被拆开。

折好了，祁秋云说：在红纸条上，把其中一份涂上颜色；在蓝纸条上，也只涂一份。

季宇航涂完，把两张纸条并排放在桌上，盯着看。蓝纸条上那一小格，只有红纸条那一格的一半。

他抬起头，说：“怎么八的这么小？”

这一句话很要紧。它不是老师告诉他的，是从他自己嘴里冒出来的。前一天他说“因为八比四大”，今天他说“怎么八的这么小”。两句话一放，对不上就落在了他身上。老师那句“分母大的反而小”，这一回有了一个他亲手折出来的现实；理念和现实第一次在他身上撞上，夹在中间的老感觉站不住了。现实不再隔着一层玻璃，它就在他自己折出来、涂出来的那张纸上。

场：同桌、全班和一张托住他的网。

他的同桌是个女孩，折得比他快。她说：“你分给八个人，每个人当然少啊。”

季宇航不服：“可是八比四大。”

两个人吵了起来。祁秋云没有去劝。她走过去，只问了一句：“那你们说，是分给四个人的时候每人多，还是分给八个人的时候每人多？”

同桌说分给四个人多。季宇航看着纸条，过了一会儿，也说分给四个人多。

这时候，“分给八个人每人少”这个道理和他手里的纸条站在了一边，“八比四大”这个老连接在另一边，第一次撞到了一起。他不是被说服了，是他自己的两样东西在打架。打到最后，他换了一个说法：“八是分的人多，不是那一份多。”

这句话，是他自己重接起来的。课本上没有这么写，老师也没这么讲过。

场在这里起的作用，看得很清楚：同桌的那句反驳，老师那一问，全班都在折纸条的那个气氛，托住了他身上刚刚拆开、还没接牢的东西。要是他一个人在家对着作业本，那一点“怎么八的这么小”，也许转眼就散了。

再加一道：自己讲一遍。

下课前，祁秋云让每个人把纸条贴进本子，旁边用自己的话写一句：为什么八分之一比四分之一小。

季宇航写的是：“分的份越多，每一份越小。八分之一是分了八份，所以小。”

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一个字是错的。祁秋云没有改那个错字。她在旁边画了一颗星。

一周以后：三判据检验。

祁秋云没有急着说他学会了。她等了一个星期。

稳定吗？一周后的小测验里，有一道比较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题，季宇航写对了。她又问他为什么，他没有背口诀，他说“分五份比分三份，每份小”。那个东西还在，没有随着那一节课散掉。

整体吗？她故意加问了一道课本上还没讲的题：八分之二和四分之一，哪个大？季宇航愣了一下，然后说：“一样大吧？八份里拿两份，就是四份里拿一份。”这一下，他用的不是一条规则，是一整个“分得越细，每份越小，可是拿得多也能补回来”的感觉。拆开问一处，它还连着别处。

独立吗？那个周末，季宇航的妈妈给祁秋云发了一条微信。家里切比萨，表哥说要八分之一，季宇航抢着说：“我要四分之一，不要八分之一，八分之一小。”那个东西离开了教室，跑进了他家的餐桌。

祁秋云看着那条微信，笑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外婆那句“人多了，每人就少”。那句话在她身上沉了将近三十年，今天才和一张比萨对上。

三条都过了。这一回，他学会了。

最后算一笔能量账。

动能：折纸条折了三回的那点不耐烦；盯着两格颜色看的那几秒；跟同桌吵的那几句；自己写下那句歪歪扭扭的话。都是他自己付的。

势能：两张纸条，同桌，老师那一问，全班一起折纸的气氛，还有那本早就把分数写好的课本。这张网，托住了他。

内能：一个月后，期末复习时有一道比较一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题。别的孩子还在算，季宇航一眼就写出来了。他那个新长出来的自我符号，现在要拆，已经很难。

还要老实补一句：不是每个孩子都在这一节课上结晶了。班上还有三个孩子，折完纸条，仍然写错。祁秋云没有说他们“一定也有过对不上”。她只是在备课本上记下：这三个，下周换一种办法，也许他们的缝不在这里。

◆ 八、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祁秋云在电梯里又遇见了包志成。

她没有给他讲题。她问他：每天晚上几点睡？他说一点多。她说，你试试十一点就睡，每天只做两道题，做完了，讲给你女儿听。

包志成笑了，说女儿才上初一，哪听得懂电路。

祁秋云说，就是要她听不懂。她听不懂的地方，你得换个说法讲；换不出来的地方，就是你自己还没接上的地方。

三个星期以后，包志成拿着一张夜校的模拟卷来敲门。及格了，串联电路那一道全对。他说，有一天晚上给女儿讲电流，女儿问他“那电是从哪头往哪头走的”，他答不上来，第二天特意去问了夜校老师。

“那一道，我现在闭着眼睛都会。”

他又说，这三个星期最大的变化，是睡够了。以前做题，做到后来眼睛看着字，脑子里什么也进不去；现在每天两道，做完就讲，讲完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前一晚的题还在。

祁秋云关上门，回到餐桌前。

她想，包志成和季宇航，一个四十五岁，一个十岁，走的是两个不同的入口。一个缺的是力气，先得睡够；一个缺的是亲手撞一回，先得自己折纸条。

要是那天晚上她给包志成也发两张纸条，给季宇航也说一句“早点睡”，两个人大概都还在原地。同一个老师，同一个星期，药要分两样。作业本还摊着，她翻到季宇航那一页，纸条贴在那里，红的一格，蓝的一格。

你也可以回头看一看自己。你身上那些真正学会了的东西——骑车、游泳、做一道家常菜、说一门外语——当初是从哪一处卡住开始的？是谁、是什么样的场托住了你？那一笔动能，是你在哪个晚上付的？

每一次真的学会，都让你身上那片土（特征纠缠）厚了一层：习惯、分寸、感觉彼此缠得更紧，下一次再遇到对不上，就更托得住。这片土，是听懂一百遍也长不出来的。

还有那些你听懂了、却一直没学会的东西。不妨问一问：缺的是落差、是力气，还是一张托住你的网？

带 走 的 话

学会不是听懂一个道理，是理念和现实在你身上撞出落差，你自己付了力气，在一张网的托举下长出一个带得走的自我符号。

小　账

孔子讲先卡住，皮亚杰讲失衡，维果茨基讲旁边的人，埃里克森讲刻意练；本书把三样条件合成一本账，把学会的产物说成一个过得了三判据的自我符号。

老师讲第三遍、孩子点第三次头，落差一直在老师身上——发生被收回为发现，就在“讲清楚就会”这一句里。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折纸条的那一节课是构想的示例，不是经过检验的教学方案。

本章谈到疲惫、孤立与睡眠，只关乎理解与相处，不构成心理或医疗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一样东西，听懂了很多遍，到今天也没学会？它缺的是三样条件里的哪一样？
2.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讲不进去”的人？他走的是三个入口中的哪一个？你给他的，是不是走错了门的药？
3. 你最近一次真正学会一样东西，是谁或什么，托住了你那一段卡住的日子？

◆

27

第27章

社会的符号：货币、法律、国旗

这一章的问题

一盒纸还好好的香蕉钱一夜间不再是钱，一条写得清清楚楚的规定，骑车的老伯从没注意过——钱、法、旗到底靠什么立住，又怎样倒下？

场景　国庆前夜的铁盒

车淑敏今年六十三岁，在新加坡一所小学教了三十多年华文，前年退休。她住在宏茂桥一栋组屋的九楼，阳台朝东。

8月8日晚上，国庆前一天。她搬了张小凳子站上去，把一面国旗挂在阳台的栏杆上。红白两色，五颗星，一弯新月。这面旗是社区中心发的，她每年这个时候挂出来，过了8月再收进柜子里。挂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漏过一年。

外甥殷文涛在客厅里看手机。他三十四岁，在上海一家公司做跨境支付系统的工程师，这次请了假回来过国庆。晚饭后两人去楼下的咖啡店买咖啡，他掏出手机扫码，车淑敏从钱包里数出硬币。他笑她：“阿姨，现在谁还用现钱。”

车淑敏没说什么。回到家，她从卧室的柜子顶上拿下一只生锈的饼干铁盒。

铁盒是她父亲留下的。父亲十年前去世，这只盒子一直没人动过。她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币，十元那一种印着香蕉树，面额有一元、十元，还有一百元。

殷文涛凑过来看：“这是什么钱？”

“香蕉钱。”车淑敏说，“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发的。你外公年轻时攒了一盒，后来一夜之间，一张也用不了了。”

她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最上面一张的边角被折过，折痕很深。她说，父亲晚年常常把这只盒子拿出来，一张张数，数完再放回去，从来不跟人多说什么。

门铃响了。来的是符佳琪，车淑敏教过的学生，二十六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见习律师。她提着一袋水果，说是来帮老师挂旗的，看见旗已经挂好了，就坐下来一起看铁盒。

她拿起一张十元的香蕉钱，翻过来看了看。“纸还挺好的。”她说，“这么好的纸，怎么就不是钱了？”

聊着聊着，她又说起这几天的工作。所里接了一个小案子：一位老伯在人行道上骑电动滑板车，被罚了款。老伯不服，说他骑了好几年都没事，怎么突然就不行了。符佳琪说，人行道上不许骑电动滑板车，这条规定几年前就出来了，报纸、电视、路边的告示都讲过。“条文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老伯说，他从来没注意过。”

那一晚，客厅里摆着三样东西：阳台上的一面旗，桌上的一盒旧钱，符佳琪嘴里的一条法。

前一章看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夜校学员身上的结晶。这一章把尺度放大：一个符号要在千万个彼此不认识的人身上同时立住，又会怎样。

这一章就讲这三样。它们都是社会的符号，都不长在哪一个人的脑子里，也都不只是一块布、一张纸、一行字。它们靠什么立住？又是怎样倒下的？

◆ 一、前人怎样看社会的符号

钱、法、旗这三样，前人讲得很多，有不少讲得极好。先写足他们。

亚里士多德讲钱是约定出来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五章里，亚里士多德说，钱是为了交换而有的，它之所以叫“钱”，是因为它出于约定，不是出于自然。希腊文里“钱”这个词，和“法”“习俗”是同一个词根。既然是约定，人们就可以改变它，也可以让它变得毫无用处。

这话放在两千三百多年后的铁盒前，像是一个预言。亚里士多德对的地方，在于他第一次说清：钱的价值不在金属里，在人和人之间。

齐美尔讲钱是信任。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1900）里，把钱看作一种纯粹的关系：它本身几乎什么也不是，它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换的那张网。在这张网里，人们肯收下一张纸，背后靠的是对别人、对整个交换秩序的一份信任。

齐美尔对的地方，在于他把钱从一个物件，变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凝结。

商鞅讲法要先立信。

《史记·商君列传》里有个故事。商鞅在秦国定好了新法，还没公布，怕百姓不信。他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贴出告示：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百姓觉得奇怪，没人敢搬。他又说，能搬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商鞅当场给了他五十金，“以明不欺”。然后才颁布新法。

这个故事两千多年来被讲了无数遍。它对的地方，在于它看见了一件事：一条法写在竹简上，还不算立住；得先在百姓眼前兑现一次，让人信了，它才开始管用。

孔子讲得更早。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要足食、足兵、民信之。子贡问，不得已要去掉一样，先去哪样？孔子说去兵。再去一样呢？孔子说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粮食和兵器都可以少，百姓的信不能没有。孔子对的地方，在于他把一个国家最后的那根柱子，放在了百姓身上。

哈特讲法要被人从里面接受。

英国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1961）里，批评一种老看法：法律就是主权者以惩罚为后盾的命令。

他说，这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守法。一个被抢劫的人服从枪手，和一个公民遵守交通规则，是两回事。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在于社会里有足够多的人，从“内在的观点”看待规则。他们把规则当作自己行为的理由，当作批评别人的标准，而不只是怕被罚。

哈特对的地方，在于他把法律的效力，一半放到了守法的人身上。

塞尔讲社会事实是“算作”。

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里，给钱、婚姻、总统这类东西找了一个公式：在某个情境里，某样东西算作另一样东西。一张印了图案的纸，在新加坡，算作十元钱。靠什么算作？靠人们的集体意向，大家一起认它。

塞尔对的地方，在于他把一大类东西，用一个干净的公式抓住了：它们摸得着，却又不只是那个摸得着的物件。

涂尔干讲旗是图腾。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里，研究澳洲原住民的图腾，顺带讲到了国旗。他说，一个士兵为国旗而死，是为国家而死；可是在他自己心里，排在第一位的是那面旗。他几乎忘了，旗只是一个记号，它本身没有价

值，只是让人想起它代表的东西。涂尔干还说，群体聚在一起时，会有一种“集体欢腾”，大家的情感彼此点燃，那份力量就附着在图腾、旗帜这些东西上。

涂尔干对的地方，在于他看见了旗的力量不在布上，在一群人一起点燃的那一刻。

安德森讲民族是想象出来的。

长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的爱尔兰籍学者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1983）里说，一个民族里的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会见面，可是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我们”的样子。报纸、小说、地图、人口普查，把千万个陌生人连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

安德森对的地方，在于他让人看见：认同不是天生的，是被一样样东西造出来的。

◆ 二、它们停在哪里

这几家，各自看见了社会符号的一面。停下的地方，也各不相同。

亚里士多德和齐美尔，停在约定和信任。

钱出于约定，钱建在信任上，这两句都对。可是约定是什么时候、怎样立住的？信任又是怎样一点点攒起来，又怎样一夜之间没了的？铁盒里的香蕉钱，当年也是“约定”的，人们也天天在用。它倒下的那一下，约定和信任这两个词说得出它倒了，说不出它为什么会倒、倒之前有没有征兆。

商鞅和哈特，摸到了最要紧的一步，却各说了一半。

商鞅看见了法要在现实里兑现一次；哈特看见了法要在守法的人身上，被从里面接受。一个讲的是现实，一个讲的是自我。两人合起来，几乎就是本书要说的话。可是商鞅讲的是一个治国的办法，哈特讲的是一种法律概念的分析，都没有把这两样，和条文本身那个理念，放进同一个三角里看。

塞尔停在“大家一起认”。

塞尔的公式很干净，可是它把一切都放在了集体意向里，也就是放在了人们心里的那个“认”。钱、法、旗，在他那里都住在理念界。那面挂在阳台上的布，那一张张发黄的纸，他当然也讲到，可它们只是被“算作”的材料，不是三角里平起平坐的一角。

而且，一个“算作”怎样立住，要付什么，怎样松掉，塞尔的公式里没有一笔账。

涂尔干摸到了能量，却把它收回给了社会。

涂尔干说的“集体欢腾”，其实是一股很真实的能量：一群人聚在一起，情感彼此点燃。本书看来，这正是动能和势能。可是涂尔干接着说，人们崇拜图腾，其实是在崇拜社会自己。这一步，又把那股能量收回成了一个现成的“社会”，好像社会先在那里，旗只是它的投影。

安德森停在“想象”。

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说法让人看见认同是造出来的。可是“想象”这个词，容易让人以为认同只在脑子里。车淑敏挂了三十多年国旗，她身上的那份认同，不只是一个想象，它已经长进了她每年8月搬凳子、踮脚、系绳子的那一套动作里。

这几处停下的地方，正好连成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三界同时立住才算数

三判据见第7章，三界符号见第10—12章。放到社会里，理念符号是条文和承诺，现实符号是一块界碑、一张纸币、一座法院，自我符号是千万人身上的习惯和信与不信。

一个人身上的符号，常常只要在一两界里站稳就够了。一个手艺人的分寸，主要长在自我那一界；一条小路，主要长在现实那一界。

社会的符号不一样。本书的说法是：**货币、法律、国旗这一类社会的符号，要在理念、现实、自我三界同时立住，才算立住。掉了任何一角，它就开始松，松到一定程度，就熔开了。**

拿一样只在一界里立着的东西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一家商场发的积分，只在它自己的系统里算数，离开那家商场就什么也不是。它在理念那一角立着，现实那一角只有一行数据，自我那一角几乎没有人当真。它可以用，可它够不上一个社会的符号。

为什么社会的符号要三界都立住？因为它要在千万个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走动，要隔着几代人传下去。它离开任何一个发生地，都得还是它。这要它特别“独立”。而要独立到这个地步，一界的支撑不够，得三界一起托着。

三界之间，还按第13章那三条方程互相拉扯：任两角对不上，第三角就会被逼着变。社会符号的立住、松动、改革，都是这三条方程在一个社会的尺度上运转。

社会的符号还特别贵。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这三样（见第16—18章），放到一个社会里，都大得惊人。

动能，是千万次的使用：每天亿万笔买卖，每一次执法、每一场判决，每年一次的升旗和游行。势能，是那张托住它的大网：银行、法院、学校、报纸、一整套制度和一群愿意在一起的人。内能，是这一切攒下来的连接度：一种钱、一条法、一面旗，在千万人身上缠出来的那片土（特征纠缠），厚到一两次风浪拆不动它。

这也说明，社会的符号为什么难立、难改，又为什么一旦塌了，塌得那么快。连接度是一点点攒的；三角里的一角一旦抽掉，它是一下子散的。

◆ 四、钱要三界一起托着

先看钱。

理念那一角，是钱的“意思”：一元就是一元，可以计价，可以记账，可以还债；发行它的那一方承诺它算数，法律规定它必须被接受。

现实那一角，是钱的“身体”：一张纸币，一枚硬币，一本账簿，今天还有银行和支付公司的服务器。殷文涛扫码付咖啡钱时，现实那一角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钱包挪到了机房，从一张纸挪到了一行数据。

自我那一角，是钱在人身上的样子：一个人收到一张钞票，不用想就揣进口袋，因为他相信明天别人也会收。这一份不用想的信，就是内能，就是连接度。它是一次次收、一次次花、一次次没出事，攒起来的。

三角都立着，钱就安安静静地流通，没有人去想它是什么。这正应了第14章那句话：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有一个地方的钱，把这三角拆得特别清楚。

太平洋上的雅浦岛，从前用一种巨大的石轮当钱，留到今天最大的一块，直径三米多，比人还高。这种石币太重，常常买卖成交了，石头也不搬，还立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全村人都知道，它现在归另一家了。据福内斯1910年的记述，有一块石币在运回岛的途中沉进了海底，再没有人见过它，可是岛上的人仍然认它，照样拿它来算账。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91年专门写文章讲过这个故事。

这块沉在海底的石头，现实那一角几乎已经够不着了。它还能算钱，靠的是另外两角：理念上，大家都承认它的面值；自我上，全村人的记忆和习惯，一代代托着它。

现实一角弱，只要另外两角够硬，钱也立得住。

中国北宋的交子，走的是另一条路。四川一带用铁钱，又重又贱，商人们最早在民间发行一种纸做的凭证，用来代替铁钱。

后来有的商号倒了，交子的面值也不统一，官府就接了过去：1023年设交子务，第二年发出第一批官交子。一张纸，先在商人之间的信用里立住了自我那一角，再被官府加上了理念那一角，三角才齐了。后来官府发得太多，交子贬得厉害，几经改制，最后被别的纸钞取代。三角齐过，也会再散。

三角里任何一角先起，都可以。可是要长久，三角得齐。

不用回到古代，日子里也常见钱的熔开，只是小一些。殷文涛说，他上海家楼下的一家健身房，去年突然关了门。他卡里还充着两千多块。那张会员卡还在他钱包里，塑料的，印着烫金的字，一点没坏。可是发卡的那家公司没了，承诺没了；他拿着卡去别的健身房，人家看都不看。

一张卡，现实那一角还在，理念那一角塌了，自我那一角跟着塌了。它和铁盒里的香蕉钱，是同一个结构，只是小了几个数量级。

◆ 五、法要沉到地上和身上

再看法。

一条法律，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理念符号。它写在纸上，经过一套程序通过、公布，字字有据。可是写好、公布了，它还没生效。

本书的说法是：**法律是理念符号，它要沉成现实符号和自我符号，才真正生效。**

沉成现实符号，是指它在世界上有了身体：路边的告示牌，执法人员的制服，罚单，法院，判决书，还有一次次真实的执行。

沉成自我符号，是指它长进了人身上：一个人骑着电动滑板车到了人行道口，不用想就下来推着走；一个店主看到未成年人来买烟，不用想就摇头。哈特说的“内在的观点”，在本书看来，就是法律在一个人身上结晶成了自我符号。

商鞅那根木头，正好演出了这个次序。

新法写好，是理念。百姓不信，因为它在现实里还没有身体，在他们身上也没有任何连接。商鞅立木、许金，第一次没人搬，说明理念和百姓身上的老经验对不上：官府的话，历来未必兑现。他把赏金加到五十金，有人搬了，他当场兑现。

这一下，理念第一次在现实里落了地。那五十金，是一个现实符号。围观的人亲眼看见了，他们身上“官府说话不算数”的老连接，被拆开了一道口子。新法这才颁布下去，有了一点立足的地方。

这件事还有一层，常被略过：立木付金，是要付能量的。五十金是真金白银；一次兑现，要人去搬、去看、去传。法要在百姓身上结晶，那一笔动能，不能省。

回到符佳琪手里的那个案子。

那条关于人行道的规定，理念那一角早就有了，条文清清楚楚。现实那一角，有告示，有执法人员，有罚款。可是在那位老伯身上，自我那一角是空的。他骑了好几年，身上那个“人行道上骑滑板车没事”的习惯，连接度很高。告示贴在路边，他每天经过，没进到他身上。

罚单来的那一下，是现实一角硬生生撞上了他的自我一角。老伯不服，正是那个老连接在被拆时的不舒服。

按方程，现实和自我对不上，先被逼出来的是理念那一角：那条规定，第一次在他心里成了一句话——人行道是走路的地方。这句新的理解，再回写到他身上，才慢慢长成后面那个习惯。

用哈特的话说，罚单之前，这条规定对老伯来说，连“外在的”都算不上，他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罚单之后，他先是从外面看它，怕再被罚；又过了一阵，他到了人行道口自己就下来推，不再是因为怕，是觉得本来就该这样。这一步，才是从里面接受。

符佳琪说，这位老伯后来没有再争下去。滑板车他还骑，只骑在自行车道和公园连道上；一到人行道，就下来推着走。

这一次，法律在他身上，晚了几年，可是结晶了。

反过来的例子，新加坡人也很熟悉。1992年，新加坡禁止进口和销售口香糖。2004年起才开了一个小口子：药用的口香糖，可以在药剂师那里买。这条法，现实那一角做得极硬：店里买不到，海关查得严。三十多年下来，它在很多人身上沉成了一个不用想的习惯：这里本来就没有口香糖。年轻人甚至不太觉得它是一条法，它更像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样子。

一条法沉到这个地步，理念那一角几乎看不见了，现实和自我两角替它站着。

◆ 六、一块布和一个“我们”

最后看旗。

一面国旗，现实那一角最简单：一块布，几种颜色，几个图案。理念那一角，是它代表的东西：一个国家，一段历史，一套共同的说法。

自我那一角最微妙，也最要紧。

车淑敏小时候上学，每天早上全校在操场升旗、唱国歌、念信约。那时候她七八岁，并不太懂那些字的意思，只是每天站着，跟着唱。一年又一年，这套动作长进了她身上。今天她在电视上听到国歌的前几个音，腿会不自觉地站直一点。

这不是一个想象，是一个自我符号。它稳定，几十年不散；它整体，拆不成“站直”“唱歌”“看旗”几个零件；它独立，她到了国外，在电视上看到这面旗，那一下站直的冲动照样会来。

涂尔干说的集体欢腾，在这里也看得见。每年国庆，几万人挤在会场里，一起唱，一起看烟花，那一刻的情感彼此点燃。用本书的话说，那是很大的一笔动能，和一张托着每个人的势能之网。一个人的认同，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场里，慢慢结晶出来的。

车淑敏两岁那年，新加坡独立。她对那一年没有任何记忆。她身上的“我们”，不是那一年给的，是后来几十年里一次次长出来的。小学操场上的升旗，中学时的国庆游行，后来她带着自己的学生去排练团体操。

每年8月，她挂旗的时候，会往对面几栋楼看一眼。一个阳台、两个阳台、一整排阳台，旗陆陆续续挂出来。她说，看见别人家也挂了，心里就踏实。这一眼，就是场：一个人的那面旗，靠着千百面旗托着。

这份认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车淑敏说，她年轻时挂旗，心里想的多是课本上的那些话；这些年挂旗，想起的常是一起熬过来的几件难事，邻居们在走廊里互相送菜、轮流照看老人的那些日子。旗还是那面旗，挂在她身上的那个“我们”，已经熔开过、又长过好几回了。每一回，都是一段新的共同经历，给它添了一层。

所以，**认同不是先有一个“我们”，再拿一面旗去代表它。**“我们”和那面旗，是在一次次共同的经历里，一起结晶出来的。车淑敏身上的那个“我们”，和她阳台上那面布，是同一段发生的两头。

三样社会的符号，排在一张表里：

看哪一角	货币	法律	国旗
理念那一角	面值、计价、发行者的承诺	条文、程序、法理	它代表的国家与历史
现实那一角	纸币、硬币、账簿、服务器	告示、执法、判决、罚单	一块布、旗杆、升旗的操场
自我那一角	伸手就收的那份信	不用想就守的习惯	听到国歌就站直的身体
掉了一角的样子	纸还在，没人收	条文在，没人守	布还在，没人站

看哪一角	货币	法律	国旗
固化的样子	只认旧钱，拒绝新的支付	条文主义，只守字不守意	只许敬，不许问
熔开再结晶	换币、改制、新的信用	修法、改判、新的习惯	新的共同经历，新的“我们”

◆ 七、固化了，怎样改

社会的符号立得越稳，越容易固化。

固化的两端，第19章讲过：凝在对象一端的叫**偶像**，凝在自我一端的叫**石心**，两者同一个结构。社会的符号，两端都会凝。

对象这一端，是符号本身被供起来，不许再改。钱也有这样的时候：有人一辈子只认金子，觉得什么纸都是假的，金子就成了他的偶像。

一条法规，当年为了一种现实写下来，几十年后现实早变了，条文还一字不动，执法的人只守字面，不问它当初要护着什么。这时候，条文就成了偶像。一面旗、一种钱，也会这样：它只许被敬，不许被问，它的结实不再来自一次次共同的经历，而是来自不许碰。

自我这一端，是人身上的习惯凝住了，不再被新的现实改写。一个人经历过一次钱变废纸，从此一辈子不肯把钱存进银行，这份警惕当初救过他，后来却也把他困住了。一位老伯骑了几年滑板车，告示贴在眼前也看不见，这也是一种小小的凝住。

要拆一个固化的社会符号，付出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

这就是改革难的原因。一个用了几十年的制度，连接度不只在条文里，还在千万人的习惯里，在一整套建筑、表格、岗位里。三界都缠着它。只改条文，现实和习惯拉着它回去；只改现实，没有理念托着，改了也立不长。

那改革从哪一角起？

本书的回答是：**哪一角都可以起，三角没有源头。**商鞅那一回，是从理念那一角起的：先有新法，再立木兑现，再沉进百姓身上。也有从另外两角起的。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在一张纸上按下红手印，约定把田分到各家去种。这在当时的规定里是不允许的。那张按满手印的纸，是一个现实符号；催着他们按下手印的，是饿怕了的日子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东西，是自我那一角。

那时候，理念那一角，也就是当时关于集体生产的规定，和他们的现实、他们身上的东西，对不上得很厉害。第二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十几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现实一角硬了，理念那一角就被逼着动。先是在贫困地方被允许试，后来一年年放开，到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这种做法正式得到了肯定。

这一回，是现实和自我两角先结晶，再回写到理念。改革的次序，和商鞅那一回正好倒过来。

还要守住本书的一道闸：**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见第14章）。说“这个制度要改了”，不能等它倒了再回头说“早就对不上了”。要先在材料里指出那条缝：条文和现实在哪里分了岔，有多少人已经在私下绕开它，旧习惯在哪些地方已经开始松。

连接度也是可以量的（见第16章）。一种钱，要经历几次大的贬值，人们才开始拒收？一条法，要多少次执法不公，人们才不再从里面接受它？一面旗前的那份认同，要经过几次失望才会松？这些都可以在史料和田野里去查。如果查出来，社会符号的松动和它累积的连接毫无关系，本书的能量律就要修改。这一条，第29章会和其余几条放在一起算总账。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铁盒里的香蕉钱

回到车淑敏的那只铁盒。这一节，从1942年走到今天。

先找到那条缝。

按本书的闸，缝要先在材料里独立指认，不能事后硬找。香蕉钱的缝，在两份材料里看得见。

一份在史料里：占领当局缺钱就加印，钞票越印越多，到后来连一百元、一千元的大面额都印了出来。物价一路飞涨，同样一张十元的香蕉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另一份在车淑敏父亲的记忆里。他生前跟女儿讲过很多次：战争刚结束那几天，他揣着一叠香蕉钱去买米，店主看都不看，摆摆手。

两份材料，一份是公开的记录，一份是一个人的亲历，彼此独立。它们指着同一处：一张纸，现实那一角还在手里，另外两角塌了。

它是怎样立起来的。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陷落。占领当局发行了这种印着香蕉树的军用票，人们被迫使用它。

理念那一角，是一道命令，后面站着枪。现实那一角，是一沓沓印出来的纸；很多钞票连编号都没有，印起来很容易，伪钞也跟着多了起来。自我那一角最薄：人们收它，不是因为信，是因为怕。

本书说，信是内能，是连接度，是一次次收、一次次花、一次次没出事攒起来的。香蕉钱身上，这一份连接度从一开始就很低。它是被硬按上去的。

它是怎样松的。

到了1944、1945年，纸印得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少。理念那一角的承诺，一天比一天空。人们身上的自我那一角，先于命令松动了：拿到钱就赶紧花掉，换成米、换成布、换成金子，谁也不愿意把它多留一天。

这个“赶紧花掉”，就是连接度在下降的样子。它可以从当时的物价和人们的行为里量出来，不是事后编的。

它是怎样熔开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9月，英军回到新加坡，战前的马来亚元重新算数，这种军用票成了废纸。

理念那一角，一夜之间塌了。现实那一角，那一沓纸，还好好地躺在人们的抽屉里，一张也没少。自我那一角，跟着理念一起塌了：店主摆摆手，看都不看。

三角塌了两角，剩下一角立不住。它熔开了。符佳琪那晚问的那句“这么好的纸，怎么就不是钱了”，答案就在这里：纸只是三角中的一角。

它在一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

车淑敏的父亲那年二十出头。他攒下的那一盒钱，是他在码头扛了两年货换来的。一夜之间，两年的力气没了。

这一次对不上，在他身上结晶出了一个很硬的自我符号：纸做的钱靠不住。

这个符号稳定，他一辈子都带着；它整体，拆不成“不存银行”“多买金子”几条规矩，它是一整个对纸钱的不放心；它独立，战后几十年，换了钱，换了国家，换了时代，它一直跟着他。

它当初保护过他。后来它也凝住了。车淑敏记得，她小时候家里的钱都压在衣柜底下的铁盒里，父亲不肯进银行。

1980年代初，车淑敏工作了，劝父亲开一个银行户口。他犹豫了很久，最后存进去一小笔，每个月拿着存折去柜台问一次余额。问了两年，数字一次也没少过，他才慢慢把衣柜底下的钱也存了进去。

这是一次很慢的熔开。他身上那个“纸钱靠不住”的连接度太高了，一次两次的没出事，拆不动它。两年，二十几次去柜台，每一次都是一笔小小的动能。女儿在旁边陪着，是那张托住他的场。新的连接，一点一点接上。

那一盒钱，后来变成了什么。

那盒香蕉钱，父亲一直没扔。

它不再是钱了，可是它没有消失。它从一个三界都要立住的货币，迁移成了另一种符号：一个现实符号，一只装着一段家史的铁盒。

车淑敏教书的后半段，每年2月15日全面防卫日前后，会从盒子里抽出一张带到课堂上。这个日子，正是当年新加坡陷落的那一天。她让孩子们传着看。她给孩子们讲外公在码头扛货的事，讲那天去买米时店主摆手的样子。

孩子们摸着那张发黄的纸，常常问的，和符佳琪那晚问的一样：纸这么好，为什么不是钱了？

这一问，就是对不上。她从这里讲起，讲钱到底靠什么立住。

这张纸，在一代代孩子身上，又结晶出了一个理念符号：钱不只是一张纸。

它在车淑敏自己身上，也留下了一样东西。她到今天还是习惯在钱包里放一点现金，硬币分好，纸币叠齐。殷文涛笑她跟不上时代，她自己知道，这不全是跟不上。那是父亲的铁盒，在她身上沉下来的一小块：手里总要有一样摸得着的东西。它没有凝成父亲那样的不肯进银行，她也扫码，也用卡，只是那一小块一直在。

那个社会，后来也重新立起了自己的钱。战后，战前的马来亚元恢复了价值；1953年，又换成了马来亚与英属婆罗洲元。

1967年6月12日，新加坡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套纸币，胡姬花系列。每一次换，都是三角重新对齐一次：发行者的承诺，印出来的纸，人们身上那份慢慢回来的信。车淑敏父亲在柜台前问了两年余额，是这场社会的再结晶，落在一个人身上的那一小段。

◆ 九、放回日子里

8月9日早上，车淑敏起得很早。阳台上那面旗，被夜里的风吹得有点歪，她踮着脚重新系了一下绳子。

殷文涛起床时，她已经把铁盒擦干净，放回了柜子顶上。

他坐在餐桌前，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工作群。他说：“阿姨，我昨晚想了很久。我们做支付系统，天天想的是服务器稳不稳、交易快不快。那是现实那一角。可是用户肯不肯伸手就付，那一角，我们的代码写不出来。”

车淑敏给他倒了一杯咖啡。她说，你外公花了两年，才又肯把钱交给银行。

殷文涛想了一会儿，说起他们公司做过的一次用户调研。很多老人用手机付钱，第一次总要先付一块钱试试，看钱是不是真的到了对方那里，才敢付第二笔。他以前觉得这是不会用。现在他觉得，那一块钱，是老人在付一笔小小的动能，给自己身上那一角，接上第一根线。

下午，符佳琪发来一条信息，说那位老伯的事情结了，老伯请她吃了一碗面，说下次去人行道口，一定下来推。

她在信息最后加了一段。她说，昨晚看了那盒钱，今天整理案卷时，忽然觉得自己每天抄的那些条文，也有点像那一沓纸。条文印得再清楚，要是没有人去执行，没有人身上长出那个习惯，它们也只是好看的纸。她说，她以前以为律师的工作是把条文读准，现在觉得，读准只是三角里的一角。

晚上，电视里在转播国庆庆典。国歌响起的时候，车淑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殷文涛愣了一下，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也可以看一看自己身边。你口袋里的钱，你不用想就遵守的一条规矩，一首让你不自觉站直的歌，它们都是在哪三角上立住的？哪一角最结实，哪一角其实已经松了？

你身上有没有一样东西，像那位父亲压在衣柜底下的铁盒，当初护过你，后来也把你困住了？

第九编到这里走完了：同一套说法，在查经班、屏幕前、教室和客厅里各用了一遍，每一处都先指出缝，再谈结晶。接下来，该算总账了。

带 走 的 话

钱、法、旗都不只是一张纸、一行字、一块布，它们要在理念、现实、自我三界同时立住；掉了一角，就开始熔开。

小　账

塞尔把社会符号放进“大家一起认”，哈特和商鞅各看见了一半；本书把条文、身体和习惯放进同一个三角，再给它记上一笔能量账。

只守条文字面、只许敬不许问的那一刻，社会的符号就从一段发生，被供成了一件现成的东西。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车淑敏一家与铁盒、符佳琪经手的案子、殷文涛公司的调研，都是构想。香蕉钱、雅浦石币、交子、口香糖禁令、小岗村诸事，取自公开记载。

本章谈货币，只讲它怎样作为符号立住和倒下，不构成投资或理财建议。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钱、一张卡、一种积分，突然不算数了？那时候，是三角里的哪一角先塌的？

2. 有没有一条规定，你是先被罚了一次，才真正开始遵守的？那一次之前，它在你身上是空的吗？

3. 让你产生“我们”这种感觉的，是哪一段共同的经历？那面旗、那首歌，是在那段经历里一起长出来的吗？

◆



第　十　编

总账

编　序

第十编只做一件事：算总账。前面九编一路和两位老祖宗商量，一路把三角拿到对象、三界、能量、固化、信仰和日子里去用。到这里，要把账摊在一张桌子上：本书从前人那里收下了什么，补上了什么，又把哪些话押了出去。

第28章把索绪尔、皮尔斯和本书并排放进一张九行的总表。它先认两位老祖宗的本钱，再逐条说明他们的说法怎样成了三角里的局部情形：说出它们完全成立的条件，以及出了条件会怎样。

第29章转过身来对着本书自己。它写出五条可推翻条件、一道“对不上须事前独立指认”的闸和一个可以去观察的预测。它还标明七条承重命题里哪几根柱子守得严，哪几根还守得松。第30章把这些条件交到动手的人手里：一个硬核，两件工具，三条现在就能做的研究线，以及一个纲领怎样会变坏。

这一编和上一编是一前一后的两半。第九编把这套说法拿到经文、屏幕、教室和客厅里用了一遍；第十编回过头来问：用了这么多遍，它凭什么不是一套怎样都说得通的话。账算完，结语再回到一个词上，看它身上压着的那一次发生。

所以读这一编时，只需带着一个问题：一套说意义起于对不上的学说，能不能先把自己会错的样子写出来，再交给别人去数？

28

第28章

三家对照：网、链与三角

> **这一章的问题**
>
> 伍伯说网是一个结一个结打出来的，不下海就是一堆线——索绪尔的网、皮尔斯的链各对在哪里，三角又凭什么把它们收成局部情形？

场景　补网的傍晚

湛江一个小渔港，傍晚六点，太阳还挂在船桅后面。

伍建国六十一岁，在码头边补了四十年渔网。他坐在一张三条腿的矮凳上，网摊开在膝头，梭子在网眼里一穿一拉。

麦凯琳二十七岁，在广州读语言学研究生，暑假回家。她小时候就在这片码头上看伍伯补网。这天晚上她拎着一袋荔枝过来，在旁边坐下，说起这学期读的书。

“伍伯，我们老师讲，语言就像一张网。每个词都不是自己站得住的，它是什么，全看旁边那些词是什么。”

伍伯没抬头：“这倒是真的。网上破一个眼，旁边几个眼都跟着松。”

她有点高兴，像是被一个不读书的人印证了。

伍伯接着说：“可这张网，是我一个结一个结打出来的。哪个结是哪年补的，我闭着眼睛摸得出来。这一片是前年台风扯烂的，那一片是去年挂了礁。”

他顿了一下：“还有，网不下海，就是一堆线。网也不会自己补自己。”

麦凯琳愣住了。她这学期读的那张网，恰好没有这三样：没有来历，没有海，没有补网的人。

这时霍俊豪从船上下来。他三十五岁，是伍伯带出来的船老大，正把一根锚链一节一节往岸上拖。麦凯琳又想起另一位老祖宗：符号是一条链，一节牵出下一节，一直往前长。

霍俊豪拖得满头汗：“这链子不会自己往前走，得有人出力。”

伍伯拍拍屁股底下那张矮凳：“你们读书人讲网、讲链。我坐了四十年三条腿的凳子。甲板晃成那样，三条腿从来不晃，四条腿反倒晃。”

那天晚上，麦凯琳在手机备忘录里列了一张表。左边一列写网，中间一列写链，右边一列空着，标题是“凳子”。

这一章，就是把那张表填满。

◆ 一、两位老祖宗各对在哪里

本书前二十七章，一直在和两位老祖宗说话。账要算清，先得承认人家的本钱。

索绪尔对在三处。

第一处，符号的价值受旁边的符号牵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由学生据课堂笔记整理出版，里面最有力的一句话，大意是：语言里只有差别。

你在渔港就看得见这一句。“开海”这个词，离开了“休渔”，就没有分量。渔民嘴里的“开海”，一半的意思是“休渔结束了”。

第二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是任意的。同一种鱼，湛江人一个叫法，隔几百公里的渔村另一个叫法，鱼自己并不在乎。

第三处，要看清一张网，先得让它停一下。他把同一时刻的系统切面叫作共时，把演变叫作历时，主张先研究前者。

这一刀切得很准。不切这一刀，二十世纪的语言学、人类学、结构主义都没有那么清楚的起点。

任意性这一条，中国古人也说到过。荀子在《正名》里讲，名字本来没有固定该怎么叫，是大家约好了叫下去，叫惯了就合适了，大意是“约定俗成谓之宜”。比索绪尔早了两千多年，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名与实之间没有天生的绳子，绳子是共同体搓出来的。

荀子比索绪尔多了半步。他说“约定俗成”，“俗成”两个字里有时间——叫惯，是要一年一年叫下来的。只是这半步，后来很少有人顺着它往符号的来历那边走。

皮尔斯对在四处。

第一处，他把对象请了回来。符号要指向什么，不只是网里的一个位置。

第二处，他把过程请了回来。一个符号生出解释项，解释项又成为新的符号，意义一路往前长。

第三处，他分出了图像、指示、规约三类符号。霍俊豪看见天边一道黑云压低，说“要起风”，那道黑云就是指示符号；海图上画着的一条曲线，是图像符号；“开海”二字写在公告上，是规约符号。

第四处，他在《信念的确定》（1877）里写下了怀疑与信念的来回：怀疑是习惯被打断，信念是新习惯站稳。他讲溯因，开头就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这四处，每一处都比索绪尔多走了一步。

判断：两位老祖宗都没有错，他们各自把符号的一部分看得极清楚。

一张网，确实要靠网眼彼此牵制；一条链，确实一节牵出一节。伍伯点头的，正是这两样。他摇头的，是网和链都少了的那几样。

◆ 二、网加上链，还不是三角

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既然两家各对一半，把网和链拼起来不就全了？

二十世纪不少人试过。雅各布森在《探寻语言的本质》（1965）里借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尤其是图像符号，去看语言里那些不全是任意的地方。艾柯在《符号学理论》里想把两家的长处放进同一个框架，第3章讲过他。这些尝试都很有收获：语言学从此知道，词与物之间不全是任意的；符号学从此知道，网也会被往前推着走。

可是拼起来的东西，还缺三样。

第一样，拼起来仍然只有一界。网在语言系统里，链在理念里，两样加在一起，还是没有走出理念。伍伯手上的老茧、码头上被缆绳磨出的槽，两家合起来也装不下。

第二样，拼起来仍然没有能量账。网不问能量，链默认不要钱。零加零还是零。把一张不花钱的网和一条不花钱的链拼起来，得到的是一个更大的、不花钱的东西。

第三样，拼起来仍然没有固化。网和链都是软的，它们会滑动、会延长，不会变硬。可是你在日子里见到的许多符号，恰恰是硬了的：一句口号喊了三十年，没人再想它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一辈子说不出口的一句“对不起”。

第3章走过的那一百年，也可以这样看。叶尔姆斯列夫把网织得更细，巴特在网上又叠了一层，艾柯给链装了一道闸。西比奥克和乌克斯库尔把身体和动物请进来，洛特曼给符号画了一个住的圈。每一家补的都是真东西，可是补丁一块块缝在网和链上，底没有换。

判断：网和链相加，得到的是更大的网和更长的链；三角要的不是相加，是换一个底。

这个底，就是三界和能量。有了三界，伍伯的老茧才有地方放；有了能量，链才会停，粒子才会硬。

伍伯那张矮凳为什么是三条腿，不是两条，也不是四条？两条腿的凳子站不住，要靠人扶——像索绪尔的二元，要靠一个系统从外面撑着。四条腿的凳子在平地上很好，到了晃动的甲板上，总有一条腿悬空。三条腿最少，也最稳：三个点总能落在同一个面上。

这只是一个比方，比方不能证明什么。它说的是本书为什么取三角：三类符号缺了哪一类，另两类之间的矛盾就没有地方去。皮尔斯缺两角，他解释不了的衍义动力，正落在缺角的空洞里。

◆ 三、一张总表，九行

把三家放在一张表里，按本书大纲定下的九行排开。

	索绪尔：网	皮尔斯：链	本书：三角
元数	二元：能指／所指	三元：符号／对象／解释项	三角：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符号是什么	差别网上的一个结	一种不可再分的三元关系	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索绪尔：网	皮尔斯：链	本书：三角
在哪一界	只在语言系统里	离开解释项不成立，只在理念里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
对象	不问	有，默认是被发现的	要分：被发现的对象，或一次发生
动力	没有（共时切面）	无限衍义，第一推不明	任两类符号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并回写
能量	不问	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	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意义的命运	在网内滑动	趋向探究共同体的最终意见	一次次局部的结晶，可熔开、可再结晶
固化	无此概念	无此概念	对象端为偶像，自我端为石心，同一结构
诠释学后裔	德里达：延异	加达默尔：视域融合	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九行一行一行读，每行只说一句要紧的话。

元数。二元是一张平面，三元是一条线往前走，三角是三个角互相撑着。三角的三个角都是符号，没有哪个角是“心灵”，也没有哪个角是“物”。

符号是什么。网上的结、链上的环，都是关系的一部分；本书的符号是关系结晶之后落下来的东西，用三判据去试：稳定，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独立，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详见第7章）。伍伯网上每一个结，打好了，就能拎起来单独看。

在哪一界。索绪尔的符号在语言里，皮尔斯的符号要有解释项才成立，所以只能在理念里发生。伍伯手上的老茧、码头水泥地上被船缆磨出的一道槽，都站得住，都不在理念里。

对象。皮尔斯分过直接对象和动力对象，那是认识上的分，前提都是“对象在那里”。本书要的是本体论上的分：有的符号背后有一个等着被够到的东西，有的符号本身就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

动力。网没有动力，链的第一推说不清。三角的动力就在边上：两类已经站稳的符号对不上，第三类被逼出来。

能量。这是本书和两家相差最远的一行。在皮尔斯的符号学里，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索绪尔压根不问。本书说，每一次结晶都要付账。

伍伯补一个网眼，要拆掉烂线、找准位置、打紧一个结。拆是动能，周围完好的网眼拉住新结的位置是势能，打紧之后不再松脱是内能。符号的账，和补网的账一样，一笔都省不掉。

意义的命运。网里的意义只能滑动，链上的意义被许诺一个终点。本书说两样都不是：意义落得下，也化得开。

一个网结打紧了，就是落了地；遇上一次礁石，扯开了，再打一个。网还是那张网，结已经是新的结。

固化。两家没有这个词，因为网和链都不会“硬”。本书有，因为粒子有连接度，连接度高到拆不动，就固化了。

诠释学后裔。德里达把索绪尔的网推到底，网变成了无尽的滑动；加达默尔把皮尔斯式的链放进传统，链变成了一代代的汇合。他本人一再强调理解永不完结；可是一次已经结晶的理解，什么时候、凭什么可以撤回，他没有讲。两人的公案，详见书三。

判断：九行里，前三行讲符号是什么，中间三行讲符号指向什么、怎样动，后三行讲符号的命运。

三家在前三行就分了路。后面六行的差别，都是前三行带出来的。

◆ 四、局部情形：给前人划好地

本书说，索绪尔和皮尔斯都成了三角里的局部情形。这句话容易被听成“他们被吃掉了”，要先讲清“局部情形”是什么意思。

在自家院子里量地，用平面几何就够，误差小到量不出来。地量到一个省那么大，才要算进地球是圆的。平面几何没有错，它是在“地不大”这个条件下完全成立的局部情形。

判断：说一套学说是局部情形，就是说出它完全成立的条件，以及出了条件会怎样。

按这个意思，把两位老祖宗的主要说法逐条摆进三角。

前人的说法	在三角里它是什么	完全成立的条件	出了条件会怎样
能指与所指	一个理念符号结晶后的两面	只看已经结晶好的语言符号	看不见它是在哪次对不上里结成的
任意性	理念符号与现实之间没有天然的绳子	只看声音和概念这一对	连接虽任意，结晶却有来历、有势能托着
语言里只有差别	理念符号之间那张场的结构	把时间按住，只看一个切面	场会被新的对不上扯动，切面会过期
共时优先	给一张场拍快照	研究者暂不问来历	快照里的每个结，都有一次发生在背后
语言与言语	共同体的理念符号与个人身上的自我符号	两头对得上、相安无事时	两头对不上，言语会回写语言
图像、指示、规约	三种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连接方式	只问“它怎么指”	不问“它从哪来”，现实符号仍被算作待解释的材料
直接对象与动力对象	被发现的那一支里的两层	对象确实先在	对象是一次发生时，这两层分不出来
无限衍义	理想化的零摩擦链	不记能量账	真实衍义一定会停：能量用尽，或落差抹平
怀疑—信念	对不上→结晶，只在理念界走一遍	只看探究者的头脑	另两界的对不上与结晶都落在账外
溯因与“惊讶的事实”	对不上被觉察的那一下	惊讶已经发生	不问惊讶是哪两类符号撞出来的
习惯作为最终解释项	摸到了自我符号的边	习惯被当作理念的延伸	习惯其实能独立站稳，是另一界的粒子

这张表有十一行。下面挑七行多说几句，剩下的读者照着表能自己推。

任意性。索绪尔说“树”这个音和树之间没有天然的绳子，这在三角里完全成立：理念符号和现实之间，本来就不靠相似连着。可是“没有天然的绳子”，不等于“没有来历”。一个叫法能在一个渔港里站稳几百年，是因为一代代人在同一个场里叫它，场托住了它。这就是势能。

语言里只有差别。这句话在三角里是场的写法：一张网，网眼彼此拉扯，决定每个结的位置。它完全成立的条件是“把时间按住”。时间一松开，就会有一个新词闯进来，把网扯出一个洞，旁边几个眼都松了——伍伯说的正是这个。

无限衍义。物理课上讲过无摩擦的斜面，小球一滚就停不下来。那是好用的理想化，前提是你记得真斜面有摩擦。无限衍义也是这样一个理想化：链往前长，每一节都不要钱。把能量账记上，链就一定会停。停下不是因为抵达了真理，是因为能量用尽，或者落差被抹平。

怀疑—信念。皮尔斯在这里已经造好了一台发动机：习惯被打断，生出怀疑；怀疑被平息，生出新的信念。本书只是把这台发动机从探究逻辑的抽屉里拿出来，装到符号学上，再让它在三界都转一遍。它原本只在理念界转。

语言与言语。索绪尔把共同体共有的语言系统，和每个人每次开口的言语分开，先研究前者。在三角里，这一分正好对着两界：语言是共同体托住的理念符号，言语里有一个人身上的自我符号——口音、口头禅、一句话里的停顿。两头相安无事的时候，这一分完全成立。两头对不上的时候，言语会回写语言：一个渔港的叫法，被外来的船员一年年说走了样，几十年后，词典也跟着改。

图像、指示、规约。这三类在三角里仍然好用，它们回答的是“一个符号怎样连着它的对象”：靠像，靠因果相邻，靠约定。霍俊豪看黑云说“要起风”，靠的是指示。可是这三类不回答“这个符号从哪里来”。

码头上那道被缆绳磨出的槽，皮尔斯会说它是一个指示符号，指向多年的系缆；它要等一个心灵来读，才算符号。在三角里，那道槽不等谁来读，它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符号：稳定，整体，独立，船换了几茬，它还在。

习惯作为最终解释项。皮尔斯在1906—1907年间谈实用主义的手稿里说，一个概念最终的逻辑解释项，是一种习惯（《皮尔斯文集》第5卷第491节）。这一步摸到了自我符号的边。可是他把习惯归回了理念，当作理念的延伸。在三角里，习惯是另一界的粒子：伍伯摸网结的那只手，不靠任何念头也站得稳。

判断：局部情形不是降级，是给前人的说法划出它最站得住的那一块地。

在那一块地上，索绪尔和皮尔斯一字不改都对。三角只是告诉你，地的边在哪里。

◆ 五、前言那三问，三家怎么答

本书前言从一条没人修过的路问起，留下了三个问题。到总账这里，三家各自的答案可以并排放在一起了。

第一问：符号指向的，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索绪尔不答。他的符号不往外指，只在网里和别的符号互相定位。这不是疏忽，是他有意划出的范围：先把系统讲清楚。

皮尔斯没有把这一问当作一个问题来答，可是他的分法落在“找到的”那一边。直接对象、动力对象，都在“对象在那里”的前提下分。他的偶成论、连续论里有许多发生的材料，可是那些材料用在了宇宙论里，没有带回符号学。

本书答：两种都有，而且必须分。“开海”背后没有一个先在那里、等着被人找到的“开海”，它本身就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一条鱼的名字背后，却确实有一条游在海里的鱼。

第二问：符号只在脑子里吗?

索绪尔答：在语言系统里。《教程》第一编第一章说，能指不是空气里的声波，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所以连声音也被收进了心里。

皮尔斯答：要有解释项才成立。他后来把“心灵”放宽成“准心灵”，范围大了许多，可是仍然要有一个在解释的东西。

本书答：不只在脑子里。现实符号不靠解释者也立得住；自我符号先于任何“意思”沉在身体里。

第三问：解释从哪里来，到哪里停?

索绪尔不问来，也不问停。网是共时的，没有“来”与“停”的位置。

皮尔斯答“来”答了一半，答“停”答了一个终点。怀疑与惊讶是他的“来”，可是装在探究逻辑里；探究共同体的最终意见是他的“停”，可是那个终点要无限长的时间才到。

本书答：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对得上，就没有解释；结晶了，这一次解释就落了地。下一次对不上来了，粒子熔开，再结晶一次。

前言三问	索绪尔	皮尔斯	本书
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不问对象	默认找到的	两种都有，必须分
只在脑子里吗	在语言系统里	要有解释项	三界都有
解释从哪里来	不问	怀疑与惊讶，放在探究逻辑里	两类符号对不上

前言三问	索绪尔	皮尔斯	本书
解释到哪里停	不问	无限远处的终点	结晶，随后可熔开
停下要付什么	不问	没有记账	动能、势能、内能三笔账

判断：三问之中，两位老祖宗答对的部分都留在三角里；他们没答的部分，正是三角补上的部分。

这张小表多出了第五行“停下要付什么”。这一行前言没有问，是读到第六编才长出来的。总账里应当记上它。

◆ 六、一个词过三道筛：“开海”

拿一个词，从网、链、三角三道筛子里各过一遍。就用伍伯那个渔港里最热闹的词：“开海”。

过第一道筛：网。

在网里，“开海”的价值来自它和别的词的对立：它不是“休渔”，不是“封港”，不是“避风”。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听见“开海”，只要知道它和“休渔”是一对，就懂了大半。

这一筛筛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它筛不出来的是：这一对词是哪一年才有的，为什么有。

索绪尔会说，这本来就不归共时研究管。那就拍两张快照：一张拍今天的渔港，网里有“开海”和“休渔”这一对；一张拍伍伯年轻时的渔港，网里没有这一对，只有“出海”和“避风”。两张快照各自都清清楚楚。两张之间那段空白，网装不下。那段空白，正是一次发生。

过第二道筛：链。

在链里，“开海”是一个规约符号，指向一个对象——休渔期结束、可以出海的那一天。它生出解释项：“明天可以出海了”；这个解释项又成了符号，生出“今晚要备网”“要加冰”“要去拜一拜”。链一节一节往前长。

这一筛又多筛出两样：对象和过程。它仍然筛不出来的是：链为什么从这里开始长，长到哪里会停，长一节要付什么。

过第三道筛：三角。

先守那道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独立指认。找缝，不能看着结果往回编。

这条缝是有记录的。休渔制度出台之前，渔获一年比一年少，网眼越编越小，船越开越远，鱼却越打越小。南海的伏季休渔，1999年夏天第一次实行，那一年停了6月、7月两个月，此后年年如此。渔政部门和渔民自己的账本上，都留着那几年渔获下降的数字。

这条缝在三角里是这样的：

- 现实符号：越打越空的渔场，越来越小的鱼。
- 自我符号：渔民一年到头出海的习惯，伍伯那一代人手上、腿上、生物钟里沉下去的东西。
- 两者对不上。习惯说“该出海了”，海说“没有鱼了”。

这一下逼出了第三角：理念符号“休渔”和“开海”结晶了。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

结晶之后，它开始回写。

- 回写现实：每年那几个月，港里船挤船，缆绳一根挨一根；鱼群有了喘气的时间。
- 回写自我：伍伯说，休渔那几个月，他每天照样凌晨三点醒，醒了没事干，就来补网。开海头一天晚上他睡不着。

判断：一个词的来历，就藏在它回写过的地方。

顺着这个词，三条方程各走了一遍（三方程详见第13章）。渔场和习惯对不上，逼出了“休渔”“开海”：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理念和老习惯一起，改了港里每年那几个月的样子：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理念和年年那一天的港口，又在下一代人身上长出新的习惯：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三个角都被改写过，找不出哪一角是源头。

回写还没完，“开海”又在三界之间走了一圈。

它先长出了现实的身体：码头上贴的通告，渔政船上挂的横幅，开海那天港口拉起的彩旗。一个理念符号，有了纸、布、铁做的身子，就能被手指着、被人围着看。

它又沉进了下一代人的身上。霍俊豪八岁那年，港里第一次休渔。那条缝裂开的那些年，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在海上亲身撞过它，“开海”对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一个大人嘴里的词。可是他跟着伍伯出了十几年海，每年那几个月闲在岸上，每年那一天凌晨跟着船队冲出港口。这些年的来回，就是他自己付的动能。

现在你问霍俊豪“开海”是什么意思，他说不出一句定义。他说：“就是那天早上，全港的船一起响喇叭。”

这句话里没有一个概念，全是身体记得的东西。理念符号在他身上沉成了自我符号。

再回头看链。皮尔斯说链会一直往前长。“开海”这条链长到哪里停？伍伯说得最干脆：“船出了港，就不想了。”解释项一节一节往前，长到船头破开第一道浪，就落进了一个动作里。那一刻，链没有走到真理，是落差被抹平了：该出海的人出了海，习惯和海又对上了。

判断：链停下的地方，往往不是一个更高的念头，是一个动作，一个对上了的日子。

再算这个词的能量账。

动能：前前后后多少年的商量、争执、执法、罚款，渔民一年少掉几个月收入的心疼。连接被拆开又重接，一次一次。

势能：渔村这张网托住了它——同一个港的船老大彼此盯着，谁偷偷出海，全港都知道；开海那天的鞭炮和拜祭，又把这张网拉得更紧。

内能：今天的“开海”，稳定、整体、独立（三种能量各自的家，在第16—18章）。它年年重复出现，拆开就不是它，离开湛江，别的渔港也认得它。要让它松动，要多大的反证？不是一两年鱼多了就能松动的。这就是连接度。

最后看它会不会固化（偶像与石心详见第19章，熔开与再结晶见第20章）。

假如有一天，渔场的鱼又少了，原因已经不是捕捞，是近岸的水变了，或者是别的什么。“开海”照旧放鞭炮，大家照旧以为休渔就够了。那时它就开始往偶像那一端凝：对象端被供起来，再没有人问它当初是为了对付哪一条缝。

伍伯身上也有一个对应的危险。他四十年的习惯连接度极高，假如有一天他只信“休渔几个月，鱼就会回来”，别的什么证据都进不来，那就是自我端的固化。

要让它熔开，得有一个新的对不上。这个对不上也必须被人在事前指认出来：哪片海、哪几年、哪几种鱼的数字和“休渔就够”对不上。不能等鱼没了，再回头说“那时一定有过一条缝”。

判断：网筛出了“开海”的位置，链筛出了“开海”的过程，三角筛出了“开海”的来历、能量和命运。

三道筛不打架。第三道筛把前两道筛筛出来的东西都留下了，又多留下了三样。

◆ 七、放回日子里

麦凯琳后来把手机里那张表的第三列填满了。她给第三列换了个标题：不再叫“凳子”，改叫“三角”。

伍伯那句话她一直记得：三条腿的凳子在甲板上不晃。三角的稳，不是因为哪一条腿特别结实，是因为三条腿互相撑着，哪一条短了一截，另两条一起让一让，凳子就又站平了。

你手边也有一个词。可能是“加班”，可能是“体面”，可能是孩子嘴里新学的一句话。

拿它过一遍三道筛。

先问网：它和哪些词是一对？离开了那个对头，它还有没有分量？

再问链：它指向什么？它推着你往下想了什么，做了什么？

最后问三角：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成的？那条缝，你能不能在事前就指出来？是谁的场托住了它？你为它付过多少动能？今天它是还在回写，还是已经硬了？

你会发现，第三问最难答，也最值得答。它逼你回到一个具体的晚上，回到那条缝刚裂开的时候。

伍伯补网，从不说“这张网是什么”。他只说这一片是哪年台风扯的，那一片是哪次挂了礁。他对每一个结的来历都有数。你对自己最要紧的那几个词，也可以这样有数。

前两问，两位老祖宗早就教过了。第三问，是本书想交到你手里的。

可是第三问也有被说空的时候：只要事后肯找，几乎每个词都能被讲出一段“来历”。这本账自己会不会错，怎样才算错，是下一章要写的。

带 走 的 话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三角把网和链都留下，又补上了来历、能量和命运。

小　账

前人在符号的来历、世界和说话的人这里关上了门；本书把三界和能量账放进来，网和链成了三角里有边界的局部情形。

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在于把“开海”只当成网上的一个对立项、链上的一个环，看不见它是哪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开海”一节里伍伯与霍俊豪的经历同属构想，南海伏季休渔1999年首次实行为史实。

想 一 想

1. 你常用的一个词，离开了它的“对头”还剩多少分量？
2.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习惯，像伍伯凌晨三点醒来那样，比任何道理都站得稳？
3. 你最近接受的一个新说法，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成的？你为它付过动能吗？

◆

29

第29章

它怎样才算错：可推翻条件

> **这一章的问题**
> 一位师傅说“今年有些小波折，不过会有贵人帮”，无论发生什么都对，所以什么也没说——一套讲“对不上”的理论，要怎样先把自己会错的样子写出来？

场景　晚上九点的厨房

新加坡宏茂桥，一套组屋的厨房，晚上九点。

谭晓梅三十八岁，在一家医院做临床试验协调员。她每天经手的文件，有一大半围着一件事：在药还没给病人吃之前，先写清楚试验做完，什么样的数字算这个药没用。这份东西要先登记，后开工，登记了就不能改。

她母亲阮美玲六十六岁，这天下午跟老姐妹去见了一位“师傅”，回来一路都在笑。

“师傅说得好准。说我今年有些小波折，不过会有贵人帮。你看，上个月我膝盖痛，不就是波折？你表哥开车载我去看医生，不就是贵人？”

谭晓梅一边洗碗一边听。她没有反驳母亲，只是在心里把那句话过了一遍：今年无论发生什么，这句话都对。膝盖痛是波折，没痛也可以说是“波折化解了”；有人帮是贵人，没人帮也可以说“贵人还没到”。

一句怎样都对的话，什么也没说。

洗完碗，她看见手机上同事简志明发来一条消息。简志明四十一岁，是医院的统计师，这阵子在读一本讲符号的书。

“晓梅，你帮我看看。这套理论说，所有的理解都起于‘对不上’。我越读越觉得它什么都能解释。什么都能解释的东西，跟你妈那位师傅有什么两样？”

她回了一句：“你问它，它自己说过怎样算错吗？”

上一章把三家的账并排算了一遍。账算得再清，也还要问一句：这本账自己会不会错。这一章，就是本书对这句问话的回答。

◆ 一、前人怎样给道理立规矩

“一句话要怎样才算说了点什么”，这个问题很老。

墨子讲立论要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非命上》）。一个说法要往上查古人的事迹，往下看百姓耳目所见，再拿到实际里去用一用。三表里有两表，都是要拿说法去碰外面的东西。

王充在《论衡·薄葬》里说得更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事情要靠效验才明白，道理要靠证据才定得下来。他用这条去拆当时满天飞的谶纬和鬼神之说。

皮尔斯自己也站在这一边。他有一个立场，后人叫可错论：任何一个信念，都可能在后来的探究里被改掉。他大约在1899年给理性立过一条“第一规则”，由它引出一句：不要堵住探究的路（《皮尔斯文集》第1卷第135节）。这是本书前二十七章一直在和他商量的那位老祖宗，他本人对“可以被改”这件事，看得比谁都重。

他在《信念的确定》（1877）里，把人安顿信念的办法分成四种。一是咬定不放的固执法，二是听上面说了算的权威法，三是觉得顺理成章就信的先验法，四是让外面的事实来定的科学方法。前三种都能让人心安，只有第四种让人有可能被纠正。他偏爱第四种，理由很朴素：只有它，让一个不由人的想法决定的东西来说话。

阮美玲信那位师傅，用的大概是前几种办法里的某一种。一百多年前，皮尔斯的书里就写着这件事。

二十世纪把这件事讲得最响的是波普尔。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34）提出：一个说法要算经验科学，就得说得出什么样的观察会推翻它。他后来在《猜想与反驳》（1963）里回忆青年时的一段经历：有一种理论，无论一个人做了什么，都能被它解释；另一种理论，敢于事先说出一次天文观测会看到什么，看不到就认输。前一种让他不安，后一种让他佩服。

波普尔的这把尺子，在两个地方很有分寸。第一，他划的是经验科学的边，不是“有没有意义”的边。第二，他自己也承认，一次反例不一定当场推倒一套理论，要看反例本身靠不靠得住。

第二个分寸，迪昂和蒯因讲得更透。迪昂在《物理理论的目的与结构》（1906）里说，一次实验检验的从来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假说，而是假说连同一整套仪器、背景知识一起；实验不合，你不知道该怪哪一块。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里把这一点推得更远。

前人	立下的规矩	对在哪里	留下的难题
墨子	三表：本之、原之、用之	说法要碰外面的东西	三表之间打架时听谁的
王充	事要有效，论要有证	拿证据拆空话	证据本身怎样算数
皮尔斯	可错论；不要堵住探究的路	任何信念都可改	他的符号学本身没有列出怎样算错
波普尔	说得出什么观察会推翻它	怎样都对的说法什么也没说	一次反例不一定当场推倒
迪昂、蒯因	检验的是一整套，不是一句	防止轻易宣布“驳倒了”	一整套都可以修补，修补到何时为止

判断：前人已经把“怎样都对就是什么也没说”这条规矩立稳了。

阮美玲那位师傅的话，过不了墨子的第二表，也过不了波普尔的尺子。这不需要本书来说。

◆ 二、讲意义的学说，很少说自己怎样会错

奇怪的是，讲符号、讲意义的那几位大家，大多没有给自己的说法列出“怎样算错”。

这不是他们疏忽，是他们的学说本来就不在那一块地上。

索绪尔描述一个语言系统的切面，他的“语言里只有差别”是一个看待语言的框架，不是一个对某天某事的预测。皮尔斯把符号学放在逻辑里，而逻辑在他的学问分类里，和美学、伦理学放在一起，讲的是推理“应当怎样”，不是“事实上怎样”。加达默尔讲的是理解本身的样子，他说每一次理解都是视域融合，这是一个对“理解”的描述。德里达讲延异，讲的是意义为什么落不了地。

加达默尔还特意把话说在前头。他的《真理与方法》（1960）不想给理解立一套方法，他要说的是：理解在任何方法之前就已经在发生了。对这样一种学说，去要一张“怎样算错”的清单，本来就问错了地方。

这几种说法都有极强的解释力。你拿任何一次阅读去问德里达，他都能指给你看：这里的意义又被延搁了。你拿任何一次理解去问加达默尔，他都能指给你看：这里又有两个视域在融合。

正因为解释力强，它们很难被一次具体的事推翻。哪一次阅读能证明延异没有发生？哪一次理解能证明视域没有融合？

判断：一套讲意义的学说，越是什么阅读都装得下，越难说出自己怎样会错。

本书的处境比它们更险。本书说的不只是“理解是什么样子”，还说“理解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要付什么”。这是在说时间和代价，是可以拿日子去对的。

更险的是“对不上”这个词。只要事后肯找，几乎任何一次新理解，都能被说成“那里一定有过一条缝”。这正是简志明担心的：三角如果怎样都能套上，它就和那位师傅没有两样。

所以本书必须做前几位大家没有做、也不必做的事：把自己会错的样子先写出来。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本书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五条，一条一条摆出来

本书说法的承重处，在下面五种情形中任何一种被确证时，就要修改或推翻。

条件	要找到什么	推翻的是哪一条	最像反例的候选
一、纯理念的自生	一个理念符号诞生前后，查不到任何现实与自我的对不上	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纯数学里“凭空”出现的概念
二、吻合中的解释	一次解释发生在三类符号之间都对得上、毫无惊讶怀疑时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闲来无事的好奇
三、不成粒子的符号	不满足稳定这一条，却在隔开的记录里被一再认出	符号是粒子态	一位歌手每次都不一样的唱腔
四、无入口的信仰	一次信仰诞生，三个入口都不在场	信仰发生的三入口说	生在信仰家庭、“生下来就信”的人

条件	要找到什么	推翻的是哪一条	最像反例的候选
五、零成本的结晶	任一界的符号在无动能消耗、无势能依托下结晶	符号发生的能量律	孩子听一次就学会的一句脏话

五条都不是到了这一章才想出来的，它们各在正文里露过面。第一条在第10章、第13章，第二条在第14章，第三条在第7章，第四条在第22章，第五条在第18章。这里把它们收在一处，算一次总账。

表里第四列是本书自己找来的对手。一套理论如果只拿最好对付的情形来试，那也是一种“怎样都对”。下面把五个对手一个个请上来。

一、纯理念的自生。

最像反例的，是数学。数学家坐在书桌前，没有碰世界一下，一个新概念就出来了。

可是只要去查记录，许多“凭空”的概念背后都有一条缝。第10章拿虚数试过一回。最硬的一处，是邦贝利那道$x^3=15x+4$：它有一个代进去就能验的实根4，求根公式却非要穿过负数开方才算得到。代进去能验，这一头是实打实的现实；“负数不能开方”，是算的人身上的老习惯。两头合不拢，虚数就在这条缝里慢慢站稳了。那一回，第一条没有被推翻。科学与数学的概念史，详见书九。

要试这一条，记录必须是概念诞生以前写下的：草稿、书信、被退回的稿子。只看诞生以后的叙述，缝总能被讲出来，那就不算数。

这条不是已经守住了，是到目前查过的记录还没推倒它。只要有一个理念符号，诞生前后的记录都齐全，却怎样也找不到现实或自我那一头的对不上，第一条就成立。

二、吻合中的解释。

这是五条里最危险的一条。

一个人周末下午坐在海边，什么烦心事都没有，看着晚霞，忽然想：“为什么傍晚的天是红的？”没有惊讶，没有怀疑，只是好奇。如果这样的好奇能带出一次真正的新理解，第二条就成立。

本书的回应要分两层。

第一层，把两件事分开：一件是复述一个现成的解释，一件是结晶一个新的符号。他如果只是想起课本上讲过的光的散射，那是取出一个旧粒子，不是解释的发生。第二层更要紧：如果他真的生出了新的理解，本书不能事后去说“好奇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对不上”。那样说，就是在挪球门。

所以这一条要这样试：在他开始想之前，先问他此刻有没有任何别扭、任何意外。他说没有，而后来新理解还是结晶了——那就记下来，算第二条的一个证据。

第14章已经记过这样一笔。一位老人听了几十年的南音，忽然听懂了一句唱词，本书去找缝，从能看到的材料里指不出来，就照实写了找不到。那一笔记在这一条的账上，不记在理论的功劳簿上。这样的笔数多了，第二条就成立。

三、不成粒子的符号。

一位老歌手，每次唱同一首歌都不一样，快慢、转音、气口，没有两次相同。可是你只听三个音，就知道是她。几十年里隔开录下的一张张唱片、一段段录像，都认得出她；她的唱腔还被年轻歌手学去，从戏台迁到唱片，又迁到手机里。它看上去不满足稳定这一条。

本书的回应是：被认出的不是某一次演唱，是那一次次演唱里不变的东西。可是“更深的一层”不能听完录音再去找，事后总找得到，那正是第二条里说的挪球门。

所以要先写定拿什么认出她：是哪几个转音、哪种气口。写在纸上，再去听隔开的录音。被一再认出的如果偏偏不是事先写下的那一层，第三条就记一笔。

还有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哲学研究》第66—67节）。叫作“游戏”的那些活动，找不出一样人人都有的东西，只有一张交错重叠的相似之网，像一家人的眉眼、步态，这个像那个，那个像另一个。唱腔如果也是这样，事先写下的几样，每段录音只中一两样，各段中的又不一样，却段段都被认出，第三条就成立。本书眼下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照写好的量法去数。

四、无入口的信仰。

这一条留到第六节，用一个完整的例子讲。

五、零成本的结晶。

一个四岁的孩子，在超市里听见旁边一个大人骂了一句粗话。只听了一次，第二天他就会说了，过了一年还记得。好像没有练习，没有挣扎，一次就成了粒子。

本书不急着说“这里一定有成本”。先看记录：孩子听见那句话的时候，周围发生了什么？通常是大人的脸色一变，空气一紧，妈妈一把把他拉走。那一下，是一张很强的网在拉扯——势能落差极大。落差大，一次就够做功。

这就给出一个能被打脸的预测：一次就学会的词，多半伴随着很强的反应。如果去观察孩子，发现他们一次就学会的词，周围并没有任何人起反应，平平淡淡地听过一次就站稳了，第五条就成立。

第五条的条件写的是“无动能消耗、无势能依托”，两样要同时不在。只要找到一样，比如一张很强的网，条件就落空，理论就保住了，所以这一条本身很难输。它真正有信息量的检验，是上面这个预测。

第五条还附着一句：**连接度可量：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才松动**。这是可以数的，第16章已经拿一本账数过一回。如果测出来，某类符号的松动和它累积起来的连接毫无关系——练了十年的和听了一次的，一样容易松——能量律同样要修改。

判断：五条都不是装饰，每一条都指向一个能被找到的东西，找到了，本书就得改。

◆ 四、五条各守哪根柱子

本书有七条承重命题。五条可推翻条件，各自守着其中的几根柱子。把它们对一对，能看清哪里守得严，哪里还守得松。

承重命题	直接守它的条件	守得怎样
对象之分	没有一条直接守	松：这是本体论之分，要靠一个个案例去显出分的用处
符号之体	第三条：不成粒子的符号	严：稳定这一条，可以拿隔开的记录去试
符号之界	第三条，兼第五条	中：现实符号、自我符号要靠田野记录
符号之动	第一条、第二条，加那道闸	严：只要闸守得住
符号之能	第五条，加连接度可量	中：连接度怎样量，还要细化
符号之固与熔	第五条附带的“连接度可量”	中：松动与累积连接有没有关系，可以测

承重命题	直接守它的条件	守得怎样
符号之尽头	第四条	中：入口的标准要事前写定（入口三的见第22章），入口一的还偏宽

这张表本身就是一份老实的账。对象之分那一行，五条里没有一条能直接推翻它。本书不打算替它编一条出来。它的分量，要看它在一个个案例里帮你看见了什么：比如“开海”背后没有一个等着被找到的东西，那条鱼的名字背后有。分不分，看得见的东西不一样。

守得“中”的那几行，缺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量的办法和田野的办法。下一章要讲的研究纲领，就从这几行开头。

判断：一套理论该说清的，不只是“怎样算错”，还有“哪里还不知道怎样算错”。

◆ 五、一道闸，一个预测

五条之外，还有一道闸，比五条更要紧。

附闸：对不上须事前独立指认。

“事前”，是说那条缝要在看见结果之前就指得出来；“独立”，是说指认它的材料不能就是那个结果本身。这道闸的家在第14章，这里只把它放回总账里。

如果每看到一个新符号，就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这套说法就成了永远正确、因而空洞的说法。阮美玲听到的那句话，走的正是事后找缝这条路。

谭晓梅的工作，正好是这道闸的样子。临床试验在开工前登记“什么结果算无效”，就是为了防止做完之后再挑一个好看的指标来说话。这套做法在科学里的来龙去脉，详见书九。本书用的是同一个道理：先写缝，后看结晶。

谭晓梅常对新来的同事说一句话：数据一旦看过，人就很难不被它带着走。登记得早，不是因为谁不诚实，是因为人看了结果，眼睛会自己去找对得上的地方。找缝也是这样。先看见一个人变了，再去找他变以前的缝，眼睛总能找到点什么。

用法	事前指认（守闸）	事后找缝（破闸）
读一卷经	先在经文里指出那条缝，再谈读者身上结出了什么	读者有了感动，回头说“经文一定在这里撞了他”

用法	事前指认（守闸）	事后找缝（破闸）
看一个人转念	转念前记下他的哪个想法和哪件事别扭	他变了，就说“那时他一定有过矛盾”
查一个概念的来历	先找到概念诞生前的记录	只看概念诞生后的叙述
判一次信仰的入口	事先定好三个入口各自看得见的样子	信了以后，挑一个入口往上套
解释一个孩子学会一个词	记下当时的场面和反应	孩子会了，就说“一定有落差”

守闸的那一列，每一格都可能落空：缝没找到，就老实说没找到。这一列落空的次数多了，本书就该改了。

全书一路都守着这道闸。第16章那本蓝皮账本，每一行都记在出事的当时；第25章那位合规专员的缝在模拟考的考卷上，那条假引文的缝在两份文件之间；第27章香蕉钱的缝，靠一份公开的物价记录和一个人的亲历两头互证。找不到缝的地方，像第14章那句南音唱词，也照实写了找不到。

判断：一道闸守不住，五条可推翻条件都会被悄悄掏空。

五条加一道闸之外，本书还交出一个可以去观察的预测：**疲惫、孤立、无困惑者，新理解显著减少。**说白了，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都会少下去。

疲惫的人没有动能，连接拆不开，也接不上；孤立的人身边没有一张托得住新符号的网，没有势能；毫无困惑的人身上没有落差，没有东西推。

这三样都可以去比。比一比连上三个夜班的护士和休息好了的护士，同样一堂新课，谁学进去的多；比一比一个人自学和一群人一起学；比一比课前说“我全懂了”和说“我有个地方想不通”的学生。

如果比出来，三组之间没有分别，疲惫的、孤立的、毫无困惑的人新理解并不少，那么能量律就要修改。

这个预测有一处要小心。“新理解”怎样算？不能看学生说“我懂了”，那只是一句话；要看过一段时间，他能不能把新学的东西重新拿出来、拆开就不对、换一个题目也用得上。这三样，正好是稳定、整体、独立。拿粒子的三判据去量结

果，拿疲惫、孤立、困惑去分组，两头都事先定好，这个预测才不会变成事后的解说。

还有一处也要小心。三样东西常常一起来：累的人往往也孤单，孤单的人往往懒得困惑。比的时候要尽量一样一样分开，不然比出了差别，也说不清是哪一样在起作用——这正是迪昂提醒过的那件事。

◆ 六、生下来就信的人

谭晓梅回了那句话之后，第二天中午在医院食堂碰到简志明。

简志明是第三代基督徒。祖父在南洋信了主，父亲是教会执事，他自己从小在主日学长大。他把餐盘一放就说：“第四条我就是反例。我没有入口，我生下来就信。”

这是一个认真的挑战，要认真接。

先说他自己那个传统怎样看。许多基督教传统本来就认为，在信仰家庭里长大、从小就信的人，那份信是真的，不一定要经过一次惊天动地的转变。这是那些传统自己的理解，本书不去评它。下面要分的，只是结构上的两样东西。

第一步，先把两样东西分开。

本书一直分着两样东西：一套教义，是理念符号；一次信仰的发生，是一个巨大的自我符号诞生。一个孩子在主日学背下来的经文、学会的祷告姿势，是真的符号，可是它们和“信仰的发生”不是一回事。

这一分不是临时找来的退路，它在本书第八编就写下了。可是它也可能被滥用：只要遇到一个“没有入口”的信，就说“那只是教义，不是信仰”。所以要给它加一道闸。

第二步，事前写下分辨的标准。

在简志明讲他的经历之前，先把标准写在纸上。

- 判断他童年的信是不是他自己的粒子，看“独立”：离开了家和教会那张网，它还站不站得住。

- 判断入口一，看他生命里有没有一件现实的事，是他原有的理念解释不了的。这件事要落在信仰改变之前五年以内，还要有当时的记录可查：日记、书信、消息，或别人当时的记述。
- 判断入口二，看他有没有一个抱得很紧的理念，现实塞不进去。
- 判断入口三，照第22章写定的三个信号：疲惫、孤立、看轻自己，是不是一齐出现。
- 定一条认输的线：如果童年的信离开了家仍站得稳，而三个入口在他的记录里都找不到，就记作第四条的一个证据。

第三步，再听他讲。

简志明讲了两段。

十九岁，他去英国读大学，第一次离开家和那间教会。他说，头几个月还每天祷告，到第一个冬天，就不知不觉停了。不是怀疑，不是反对，就是停了，像一件衣服留在了家里。

按事前写下的标准，这说明童年的信还没有通过“独立”那一条。它是真的，可是靠家和教会那张网托着，网一远，它就散了。

二十六岁，他的女儿早产，在新生儿加护病房住了三个星期。他说，那三个星期里，他从小背熟的“神保守义人”一句也念不出来，又一句也放不下。孩子后来平安出院了。那之后他回到教会，他说：“再进教会，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人了。”

这一段落在入口一：现实硬，理念碎了。时间窗对得上；当时的记录，他手机里还存着那三个星期发给妻子的消息。缝是在事前写好的标准里认出来的，不是听完了才去找的。

第四步，记账，也记下没定的地方。

这一次，第四条没有被推翻。

可是一个人的故事证明不了什么。本书要记下三件事。第一，如果有一个人，童年的信离开了家也一直站得稳，三个入口在他的记录里都不在场，那就是第四条的反例。第二，像“独立”这样的标准，以后要能量，比如问他离家多久、换过几

次环境之后信仍站着。第三，回忆是事后的。最好的记录，是事前的日记、书信、当时别人的记述。

简志明是统计师，他追问了一句：“要是真碰上一个反例，你们会不会再分出一类来，把它装进去？”

这一问问到了迪昂和蒯因留下的那个难题：一整套说法，总可以在某个地方修补一下，躲过一次反例。本书给自己定的规矩是：可以修补，可是修补必须带来一个新的、事先说得出的预测，而且这个预测后来要真的被看到。只为躲过一次反例而多出来的一类，不算修补，算认输前的拖延。这条规矩从哪里来，下一章讲研究纲领时还会说到。

简志明听完，说了一句：“至少它没耍赖。”

判断：一套理论最好的样子，不是从来没被挑战过，是被挑战时，先把自己会输的那条线画出来。

◆ 七、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谭晓梅给母亲泡了一杯茶，讲了一件小事。

“妈，下次去见师傅，你请他先讲一句：今年要是出了哪件事，就说明他算错了。”

阮美玲想了想：“那他肯定不讲。”

谭晓梅笑了：“那你就知道了。”

她没有再往下说。她知道母亲去见那位师傅，前后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里，师傅说准的、说不准的，母亲心里都有数，可是她一次也没有停过。一个信念要多少次落空才会松动？在母亲身上，二十年还不够。

这就是连接度。它可以数：落空一次，记一笔。数到哪一天母亲不去了，那个数字，就是这份信的连接度。数不到那一天，也是一个数字。它告诉你，这份信靠的已经不是“准不准”，是别的东西：老姐妹一起去的那一下午，路上的说笑，回家时那一路的笑。那是一张托住它的网。

你身上也有几个抱得很紧的想法。也许是“努力就一定有回报”，也许是“我这个人就是不行”，也许是一句从小听到大的家训。

挑一个出来。在纸上写一句：出现什么样的事，我就承认它不对。写在事情发生之前。

这一句很难写。写不出来，说明这个想法在你身上已经硬得不像一个可以商量的东西了。写得出来，你就给了它一条活路：它可以错，所以它也可以长。

带 走 的 话

怎样都对的话什么也没说；一套理论先把自己会错的样子写出来，才算真的说了话。

小　账

讲意义的几位大家很少说自己怎样会错，门关在“什么阅读都装得下”上；本书把五条可推翻条件和一道闸摆出来，把门打开。

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在于事后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把一次待查的发生，说成了一个早就知道的答案。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简志明的信仰经历同属构想，只作检验第四条的示例，不评判任何人的信仰。

本章所说的分组比较（夜班护士、自学与群学、课前有无困惑）是研究设计的示例，不是已经做过的调查。

本章不构成医疗、心理或信仰实践方面的建议。

想 一 想

1. 你听过的哪一句“很准”的话，其实无论发生什么都对？
2. 你抱得最紧的一个想法，出现什么事你才肯承认它错了？
3. 你最近一次真正的新理解，那之前你是累着、孤单着，还是正被什么事卡住？

◆

30

第30章

一个研究纲领

> **这一章的问题**
>
> 站牌挪走三个月，老人们还在旧地方等——一套讲符号的说法，怎样变成一页事前写好预测与认输线、能动手去数的研究计划？

场景　旧站牌下的早晨

佛山一片老街区，早上七点。

巫伟成五十八岁，在社区工作站干了二十多年。三个月前，因为地铁施工，街口那个公交站往南挪了两百米。新站牌立好了，旧站牌拆了，地上还用油漆画了箭头。

可是每天早上，旧站那块空地上照样站着七八个老人。有人提着菜篮，有人拄着拐杖，眼睛朝着车来的方向。巫伟成每天过去劝一遍：“阿婆，车不停这里了，往前走两百米。”阿婆们点头，第二天照旧站在那里。

他的外甥饶家明二十九岁，在广州读社会学博士，这阵子回家住。那天早上他跟着舅舅去劝了一回，看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把空地上的人数了一遍，记下时间。

第二天，他又去数了一遍。

晚上他给导师涂秀英发了条消息。涂秀英五十四岁，带过十几届研究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想法再漂亮，做不出研究来，就只是一段好听的话。”

饶家明在消息里写：“涂老师，我在读一本讲符号的书。它说习惯是身上的符号，有连接度，拆它要付能量。我舅舅这边有个站牌挪走了，老人们还在旧地方等。我想数一数，看他们多久才走到新站去。这能算研究吗？”

涂秀英回了两句：“能。先写清楚你数之前就知道的东西，再数。”

上一章写下了本书会错的样子。可是条件写在纸上，没人去试，也就只是一段好听的话。这一章，讲的就是涂秀英那两句话背后的事：一套说法，怎样变成一份能动手的研究计划。

◆ 一、前人怎样把想法变成研究

把一套大说法变成一件件能做的事，前人走过很长的路。本书挑五家，他们各自留下了一样可以直接拿来用的东西。

拉卡托斯写过《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0）。他接着波普尔往下想：一次反例推不倒一套理论，那理论到底怎样才算失败？他的回答是看一整个“研究纲领”。

纲领有一个硬核，不轻易动；硬核外面有一圈保护带，可以修补。修补本身不丢人，要看修补之后能不能事先说出新的东西，而且后来真被看到。能，就是进步的纲领；只会一次次打补丁躲反例，就是退化的纲领。

这把尺子，本书上一章已经借来用过了。

皮亚杰把自己的学问叫“发生认识论”，他的《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问的是：知识是怎样一步步长出来的。他看孩子，看到两样动作：同化，是把新东西装进旧格子；顺应，是旧格子装不下了，格子自己改形。推动顺应的，是一种失衡——旧的格子和新的经验对不上。

“发生”两个字，皮亚杰比本书用得早得多。

弗莱克是一位医生，他写过《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1935）。他说，一个科学事实不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单独看出来的，是在一个“思想集体”里，按一种“思想风格”慢慢定下来的。离开了那个集体，同一组数据可能谁也看不出什么。

罗夫兰与斯塔克在1965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成为救世者》，第22章提过他们。他们跟踪一个小教团，列出一个人皈依前后要满足的一串条件。排在最前面的一条，是这个人长期感到强烈的紧张。后来**兰博**在《理解宗教皈依》（1993）里，把皈依写成一段有阶段的过程：处境、危机、寻求、相遇，再往下是互动、委身和后果，一步步往下走。

托马塞洛在《建构一种语言》（2003）里讲孩子学话。他认为孩子不是先有一套语法规则，再往里填词。孩子是在一次次和大人一起看同一样东西、一起做同一

件事时，从具体的说法里一点点长出语言的格式。他特别看重“共同注意”：孩子和大人同时看着一只球，那一刻，词才落得下来。

前人	留下的东西	对在哪里
拉卡托斯	硬核与保护带；进步与退化	判一套理论不看一次输赢，看它修补后能不能说出新东西
皮亚杰	同化与顺应；失衡推动顺应	知识是长出来的，长的动力是对不上
弗莱克	思想集体与思想风格	一个事实要有一张网托着才定得下来
罗夫兰与斯塔克	皈依前的一串条件，首条是长期强烈的紧张	把信仰的变化当成可以跟踪的事
兰博	皈依的七个阶段，从处境、危机、寻求起步	把一次转变拆成能逐段记录的过程
托马塞洛	用法中长出格式；共同注意	词要在两人同看一物时才落得下来

判断：本书要的几样工具，前人大多已经造出了半件。

失衡，就是对不上；思想集体，就是托住结晶的那张网；共同注意，就是势能最近的一个例子；紧张，就是入口前那条缝；硬核与保护带，是怎样守一套理论又不耍赖的办法。

◆ 二、每一位都停在半路上

前人的半件工具，停在不同的地方。

拉卡托斯给的是一套判纲领的规矩，不管纲领里装什么。他告诉你怎样分进步和退化，不告诉你一个符号是怎样结晶的。这本来就不是他的题目。

皮亚杰离本书最近。他看到失衡推动顺应，就是看到了对不上推动结晶。他停下的地方有两处。第一，他的“格子”在孩子的认识里，世界那一头是被认识的材料，不是一种自己立得住的符号。第二，他在1954年出版的一组讲稿里说过，行为的能量归情感，行为的结构归认知。他摸到了能量，可是没有给每一次结晶记一笔账：拆了多少，靠什么托着，存下了多少。

弗莱克看见了网，没有给网里结出来的东西定判据。一个事实什么时候算定下来了？他描述得很细，可是没有稳定、整体、独立这样能逐条去试的尺子。

罗夫兰与斯塔克把“紧张”放在第一条，几乎就是本书的“对不上”。可是什么样的紧张才算数，模型里没有事先写定的标准。后来的研究者拿别的教团去检验，发现问题最多的，恰恰是排在前面、“事先就有”的那几条倾向：长期强烈的紧张，用宗教视角解决问题，自认是寻道者。缝如果不是事前写定的，就很难守住，这正是上一章那道闸要防的东西。

托马塞洛的孩子在用法里学话。一遍遍地说，是动能；共同注意的那一刻，是势能；学会了的格式稳稳的，是内能。他的材料几乎可以原样搬进能量账。他停在一界：他讲语言，不讲同一个孩子身上的姿势、器物、家里的那张桌子怎样一起走动。

前人	停下的地方	接着要走的一步
拉卡托斯	只管判纲领，不管纲领里装什么	给三角一个硬核和一圈保护带
皮亚杰	世界一头只是材料；能量没有记账	把现实也算一界符号，每次结晶记账
弗莱克	有网，没有结晶的判据	用三判据去试“事实定下来了没有”
罗夫兰与斯塔克	紧张怎样算数，没有事前写定	事前登记缝，再跟踪
托马塞洛	只在语言一界	同一个孩子身上，三界一起记

判断：前人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本书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一个硬核，两件工具

照拉卡托斯的样子，本书的纲领也分里外两层。

硬核，就是全书的七条承重命题：对象之分，符号之体，符号之界，符号之动，符号之能，符号之固与熔，符号之尽头。这几条不轻易动。

保护带，是那些具体的量法、记法、分组法。它们可以改、可以换，只守一条规矩：每改一次，都要说出一个新的、事先能写下的预测，后来真被看到了，才算这次改是进步。

第一件工具：连接度怎样量。

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说它可量，要给出看得见的数。本书提五种量法。

量法	量的是什么	怎样数	预测
反证计数	要多少次落空才松动	一次落空记一笔，数到行为改变为止	累积越久，要的次数越多
恢复时间	被打断后多快回到原样	记下打断的日子，数回到原样的天数	连接度越高，回得越快
离场存活	离开托住它的网还站不站得住	换一个环境，隔一段时间再看	已结晶的站得住，靠网托着的会散
拆后残留	被讲清“它不对”之后还剩多少	讲清之前之后各测一次	内能越高，残留越多
重学速度	丢了以后再学回来的快慢	停用一段时间后重学，计时	结晶过的，重学快

五种量法各有分工。反证计数和拆后残留，量的是“拆它要多少力”；恢复时间和重学速度，量的是“拆了以后它多想回来”；离场存活，专门试“独立”那一条判据。

这几种量法都不是本书发明的。艾宾浩斯在《论记忆》（1885）里用“节省法”，看重学一份材料比初学省下多少遍，那就是重学速度；信念固着与信念修正的研究，用过反证计数和拆后残留的近亲，见第16章。本书做的，是把它们放进同一份账里，并且让它们三界通用：量一个信念可以用，量一个习惯可以用，量一处地面上的痕迹也可以用。

另外两种能量，也要有量法，只是现在还粗。

势能是那张网的吸引和拉扯。最朴素的量法，是数网：一个人身边有几个人和他守着同一个符号，他们多久见一次面，一起做几件事。网越密，预测里的新符号越容易结晶，旧符号也越难松。

动能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最朴素的量法，是看曲线：同一样东西，一个人从一点不会到站稳，走了多少天；中间卡住、倒退、再往前，各几次。曲线陡，动能大；曲线平，要么是累了，要么是没有落差在推。

这两种量法，都还只是保护带上的第一版，要在用的时候一次次改。

第二件工具：三界迁移的田野方法。

一个符号在三界之间走动，田野里要怎样看见？本书给一份最简单的做法，分四步。

第一步，事前登记缝。动手之前，先写下：你认为哪里对不上了，从哪一天起，是哪两类符号在撞。写好，不改。

第二步，三界各记一本账。理念那本，记人们怎么叫它、怎么讲它，嘴里冒出了什么新词；现实那本，记地上、墙上、器物上的痕迹；自我那本，记身体：谁在什么时候、站在哪里、做什么动作。

第三步，按时间记，不按印象记。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地点，隔一段时间记一次，让三本账能对着看。

第四步，事后再访谈。访谈放在最后，用来补细节，不用来定缝。缝在第一步就定了。

判断：一份研究计划配不配叫“三角”的研究，看它是不是三本账都记了。

只记嘴上说什么，是理念界的研究；只记地上留下什么，是现实界的研究；只记身体怎么动，是自我界的研究。三本账对着看，才看得见一个符号是从哪一界走到哪一界去的。

◆ 四、三条可以动手的研究线

有了硬核和两件工具，本书提三条现在就能做的研究线。每一条都写清：事前要指认的缝，要量的东西，它碰的是哪一条可推翻条件。

第一条：语言习得。

一个孩子学会一个词，一个成年人学会一种新语言的发音，都是结晶。

成年人学一种新的说话方式，最好看。

举一个近处的例子。广州长大、说粤语的人学普通话，“知”“吃”“诗”几个翘舌音常常发不准，因为粤语的声母里没有翘舌音这一组。

他母语里的发音习惯是一个自我符号，新语言里的那个音是一个现实符号——它就在老师的嘴里、录音里，不随他的想法改。两头对不上，他发不出来，听也听不准。按方程，这一对先逼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理解，比如“舌尖要往上翘、往后卷”这样一句话，是理念那一角；这句话再一遍遍回写到嘴上，新的音才在他身上站稳。这条缝不必等学的人卡住了才去找：对照两种语言的音位，哪些音他的母语里没有，动手之前就能一个个列出来。

要量的是：这些音什么时候站稳，站稳要练多少遍，在课堂外、换一个说话人之后还站不站得住。本书的预测是：练得越久、陪练的人越多，站得越稳；一个人闷头练、累着练，站得慢。

这条线还能顺手试一试“离场存活”。一个在国外住了十年的人，回到家乡，母语里哪些说法还在，哪些已经被另一门语言挤走了？挤走的，多半是当年靠一张网托着的；还在的，是早就在他身上结了晶的。这一条也可以事先猜，再去问。

婴儿第一个词怎样落地，详见书五。

第二条：宗教转变。

罗夫兰与斯塔克、兰博已经把皈依当成可以跟踪的事。本书接着要做的，是把入口事前写定（三个入口详见第22章）。

做法是纵向跟踪：在一个人还没有变化之前，就开始记。按三个入口各定一套看得见的标准。入口一看有没有一件现实的大事，是原有理念解释不了的；入口二看有没有一个抱紧的理念，被现实顶着；入口三看有没有一段信望爱都耗干的日子。

本书给一个能被打脸的预测：从第三个入口进来的人，在新的信仰站稳之前，先有一段被托住的日子——有人照顾，有饭吃，有觉睡。如果跟踪下来，第三入口的人并没有这一段，新符号直接在枯竭里长了出来，“先补能量，再生符号”这一条就要改。

这条线要特别守分寸。研究的是理解，不是评判谁的信对谁的信错；对信仰与信徒，要和对任何一位前人一样公道。

做起来也有实际的难处。一个人什么时候会经历一次信仰的转变，没人能事先知道，所以纵向跟踪要跟很多人、很多年。退一步的做法，是去找那些当年就留下了记录的人：日记、书信、讲道稿、当时写给朋友的话。这些记录写在事情发生之前或当时，比事后的回忆可靠。哪一份记录写于何时，要先查清，再拿来用。

第三条：科学概念史。

一个科学概念的诞生，往往留下最好的记录：笔记本、书信、草稿、被退回的稿件。缝可以在诞生之前的纸上找到，不必事后去问。

有些概念从提出到被接受，中间隔了几十年，攒了许多观察。这段时间里，共同体身上的连接度是怎样一点点松动的，正是可以去数的东西。

要量的是两个数。一个是诞生前的记录里，有没有一条两界对不上的缝；查不到，就是第一条可推翻条件的候选。另一个是一个概念被放弃之前，攒了多少个对不上它的观察。这就是科学共同体身上的连接度。

这条线也要三本账一起记。理念那本，记论文、教科书、课堂上怎样叫这个概念，叫法在哪一年变了；现实那本，记仪器、标本、实验台上留下的东西，哪一台仪器被搬进了库房；自我那本，记研究者手上的操作习惯、实验室里不成文的规矩，老一辈怎样教新来的学生。

三本账对着看，可以试一个事先写得下的预测。一个新概念在纸上站稳以后，实验室里的老手法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新手法要等一批新人进门才铺开。如果查下来，纸上一变，手上当天就跟着变，自我那一界的连接度就被说重了，本书要改。

具体的科学案例，详见书九。

研究线	事前要指认的缝	要量的东西	碰的可推翻条件	记录从哪来
语言习得	母语发音习惯与新语言的音对不上	站稳要练几遍；离开课堂还在不在	第五条：零成本的结晶	录音、课堂记录
宗教转变	三个入口各自看得见的标准	入口与新信仰站稳的先后	第四条：无入口的信仰	纵向访谈、日记
科学概念史	概念诞生前纸上的矛盾	放弃之前攒了几个反例	第一条：纯理念的自生	笔记、书信、草稿
日常习惯	环境改了，身体还照旧	恢复时间、离场存活	第五条后半：连接度可量	田野三本账
课堂学习	课前写下的困惑	疲惫、孤立、无困惑三组的差别	可观察的预测	课堂前后测

后两行不在大纲点名的三条线里，是这三条线的近邻。饶家明手上那件事，就落在“日常习惯”那一行。

◆ 五、一个完整的例子：老站牌下的一百天

涂秀英让饶家明先写清楚“数之前就知道的东西”。他花了一个晚上，写了一页纸。

事前登记的缝。旧站撤销、新站启用的日子，社区通知上有，不用回头去猜。对不上的是两类符号：老人们身上几年、十几年走到旧站的习惯，是自我符号；挪

走的站牌、画在地上的箭头、不再停靠的公交车，是现实符号。两头从那一天起撞上了。

三本账。

- 自我账：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旧站空地上站着几个人，新站下面站着几个人。谁先走过去，谁一直留在原地。
- 现实账：旧站空地上有没有新添的东西——有人搬来的一张塑料凳，有人在电线杆上贴的小纸条，地面上被踩出来的印子。
- 理念账：街坊们嘴里怎样叫这两个地方。是“新站”“老站”，还是别的叫法；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去老站那边等”已经是一句笑话。

事前写下的预测。他写了四条。

1. 用旧站用得越久的人，留在旧地方的日子越长。这是连接度。
2. 结伴来的人，比独自来的人先挪过去。结伴是一张网，是势能。
3. 旧站空地上会出现一样新东西，比如一张凳子，它会让一部分人留得更久。这是自我符号回写到了现实。
4. 有人开始把新站叫“老站下面”或者别的新名字的时候，留在旧地方的人会明显变少。这是理念符号的结晶。

事前写下的认输线。他也写了两条。如果留在旧地方的日子长短，和一个人用旧站用了多少年毫无关系，第一条预测就落空，本书的能量律要改。如果结伴和独自没有差别，势能那一条就要重新想。

写完这一页，他才开始正式计数。前两天随手数的那两遍，不算进账里。

他还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每天同一个时段去，不提前，不推后；只数人，不和阿婆们聊“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免得自己的问话变成一张新的网，把人推走；每周记一次地面和电线杆上的变化，拍照存档；街坊嘴里的新叫法，听到一次记一次，写下日子和说话的人。

这几条规矩，都是为了让三本账互不干扰。

他数了一百天，下面说的第几个星期，都从正式计数那天算起。数出来的东西，有的和预测对上了，有的没有。

对上的是第二条。那几位每天约着一起去买菜的阿婆，第三个星期就一起挪到了新站；一个人来的那位阿伯，到第九个星期还站在旧地方。

第三条也对上了一半。第六个星期，旧站空地上真的出现了一张塑料凳，是谁搬来的，没人说得清。那张凳子在的两个星期里，旧地方的人多了两三个。凳子被清走以后，人很快就少了。

第一条没有那么干净。用旧站最久的那位阿伯确实留得最久，可是另一位用了十几年的阿婆，第二个星期就挪了。饶家明去问，才知道她女儿每天早上开车顺路，接她到新站——她身边多了一张网。

他把这一条写进了笔记：“连接度和势能是缠在一起的。下次要分开量：同样用了十几年的人，看有没有人陪。”

这不是给理论找台阶。这是一次修补，修补之后多出了一个新的、事先能写下的预测：在用旧站年数相同的人里，有人陪的先挪。下一次换一个站，就可以去试。

判断：一次研究做得好不好，不看预测全中了没有，看落空的那一条，有没有逼出一个更好的问题。

也要老实说一句：一个街区、几十个老人、一百天的计数，证明不了什么。它的用处，是把一套说法变成一页能动手的纸，让下一个人可以换一个站、换一个城市，再数一遍。

第四条最有意思。大约第五个星期，街坊们开始把新站叫“地铁口那个站”。没有谁定这个名字，它自己在买菜的路上、在楼下的闲聊里站稳了。饶家明翻自己的记录，留在旧地方的人，也正是在那一周前后少下去的。

一个新名字站稳了，旧的习惯就松了。现实和自我对不上，先逼出理念那一角，一个新名字；新名字再回写到身上，旧习惯才松。理念、现实、自我三本账，在这一页纸上第一次对上了。

涂秀英看了他的笔记，回了一句：“可以开题了。”

◆ 六、纲领怎样会变坏

拉卡托斯提醒过：一个纲领可以进步，也可以退化。本书的纲领也一样。与其等别人来指出，不如先把它变坏的样子写在这里。

看哪里	进步的样子	退化的样子
缝从哪里来	动手之前写下，写好不改	看见结果之后，回头去找

看哪里	进步的样子	退化的样子
预测落空以后	修补，并多说出一个新预测	多分出一类，把反例装进去就算了
三本账	理念、现实、自我三本都记	只记嘴上说的，或者只记一样
能量账	动能、势能、内能各有数	只用“能量”两个字解释一切
和前人的关系	先写足前人对在哪里，再接着走	把前人写成错的，好显出自己对
例子	也收那些对不上预测的例子	只收说得通的例子

这张表里，最危险的是第二行和第四行。

第二行，是迪昂和蒯因留下的老难题。一套说法总能在某处打个补丁。打补丁本身不坏，坏在补丁什么新东西也没说出来。饶家明那条“有人陪的先挪”是好补丁，它说了一件下次可以去试的事。

第四行，是本书自己最容易犯的毛病。“能量”这个词太好用了：学不进是能量不够，学进了是能量够了，怎样说都通。所以本书坚持把它拆成三笔，每一笔都要有一个能数的东西。拆不开、数不出来的时候，就老实说这里还不知道。

判断：一个纲领变坏，往往不是因为它错了一次，是因为它学会了怎样永远不错。

◆ 七、放回日子里

你不需要读博士，也可以做一次这样的研究。

你身上总有一个正在被打断的习惯。也许是公司搬了楼，你每天还会在旧路口下意识地拐弯；也许是家里换了一张餐桌，吃饭时你还会去摸旧桌子的那个角；也许是一个人离开了你的生活，你还会在某个时刻想给他发消息。

先在纸上写一句：从哪一天起，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

然后记三本小账。你嘴里怎么说它，四周留下了什么，你的身体还做着什么。

再写两条预测：你猜它多久会松，什么会让它松得快一点。写下来，再过日子。

一段时间之后回头看。对上的，你会知道自己身上有多结实的东西；没对上的，会给你一个比原来更好的问题。

一套理论到了最后，不是被背下来，是被拿去用。它在你的日子里试一次，就又发生了一次。

总账到这里算完了。结语不再添新账，只拿一个家常的词，把全书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带 走 的 话

一套理论的分量，不看它说得多圆，看它能不能变成一页事前写好的纸、三本账和一次肯认输的计数。

小　账

前人造好了失衡、思想集体、共同注意、皈依阶段和研究纲领这些半件工具；本书把它们装进三界与能量账，配上连接度的量法和三本账的田野方法。

发生被收回为发现的那一下，在于先看见人挪到了新站，再回头说“他们当然会挪”，而不是在数之前写下预测和认输线。

本章开头的人物与场景为构想，无真实原型；“老站牌下的一百天”里的计数与结果是构想的示范数据，不是真实调查。

本章宗教转变一条研究线只作方法示例，不构成心理或信仰实践方面的建议。

想 一 想

1. 你身上哪一个习惯，最近正被环境打断？它从哪一天起对不上的？
2. 如果要量你一个信念的连接度，你会数什么？要多少次落空它才会松？
3. 你学会一样新东西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一张托住你的网？

◆

结语

每一个词都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

◆ 一、“巴刹”是从哪里来的

新加坡，宏茂桥，一个周五的晚上。

邝慧珍七十四岁，退休前在巴刹卖了四十年菜。外孙女管雅丽九岁，趴在饭桌上写华文作业。

作业是华文老师卓子谦布置的。卓老师三十二岁，这学期给班上出了一道题：回家问一位长辈，一个词是怎么来的。他在家长群里解释过一句：课本里的词，都是磨平了的；想让孩子们摸一摸底下的纹路。

管雅丽问：外婆，“巴刹”是什么意思？课本上写的是“菜市场”。

邝慧珍笑了。她说，这是马来话，pasar。

她十六岁跟着母亲从香港过来投亲，第一天就被带进巴刹。她不会说马来话，也不会说英文。一位卖香料的马来阿姨，手把手教她看秤，嘴里一遍遍说pasar、pasar。那一天，她学会的第一个本地词，就是“巴刹”。

那位阿姨还教她认秤杆上的星点，教她说“多少钱”。她记不全，就把几个音写在烟盒纸上，晚上一遍遍念。

后来，“巴刹”在她嘴里说了五十八年。她在那里摆过摊，在那里认识了管雅丽的外公，在那里送走过几十个老主顾。巴刹拆过一次，搬过一次，这个词一直没换。

管雅丽在本子上写：巴刹，就是菜市场。写完又加了一句：是外婆第一天学会的词。

这后一句，课本上没有。

◆ 二、回到三个问题

上一章说，一套理论到了最后，是被拿去用。结语就拿这一个词，把全书用一遍。

本书的前言，从一条小路开始。村口一条没人修过的路，比任何路标都更早地指着井的方向。没有人给它立过牌子。它是一双双去挑水的脚，顺着地势，绕过老龙眼树，贴着塘埂，一天天踩出来的。由那条路，本书问了三个问题。

现在走到了头，可以一个一个地回答。

第一问：符号指向的，是找到的，还是发生的？

本书的回答是：都可以，而且要分开。一个符号，可以指向一个先在那里的东西，也可以指向一次发生。“巴刹”指向一个卖菜的地方，这是找得到的；它在邝慧珍身上，还指向十六岁那个早晨，一位阿姨，一杆秤，这是一次发生。

那条小路也是这样。它指着井，可是它不是一块“指向井”的路标。它就是挑水这件事本身留下的痕。

把一次发生当成一个被找到的东西，来历就被剪掉了。剪得太干净，符号就成了偶像。这是两种本体论的分别，皮尔斯的框架里没有做（见第4章）。

第二问：符号只在脑子里吗？

不只。符号是土（特征纠缠）结出来的粒子，稳定、整体、独立，三界都有。概念是理念符号；那条小路、一道河床、一块伤疤，是现实符号；一个习惯、一个姿势、一声“我”，是自我符号。“巴刹”三界都占：它是一个词，是一座真实的市场，也是一个老人五十八年里张口就来的那个声音。

粒子不是信息的全部。同一团土，还能被推理展开成一条波，那是逻辑；还能被连成一张场，那是数学（见第8章）。符号是其中立得住、带得走的那一种样子。

三类符号构成一个三角。任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再回写到另外两类。三个角都能被改写，没有哪一角是源头。

符号还会在三界之间迁移、回写。小路被画上地图，戒律练成习惯，习惯又造出器物和仪式。“巴刹”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个马来词，进了一个说广东话的女孩的嘴，进了新加坡人日常的华语，最后进了一本课本，被注成“菜市场”。

第三问：解释从哪里来，到哪里停？

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十六岁的邝慧珍，听不懂一个词，看不懂一杆秤，那是对不上；她学会了，那个词在她身上站稳，那是结晶。

结晶要付能量：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那一天她付了动能，那位阿姨和整座巴刹托着她，那是势能；五十八年里，这个词越用越稳，那是内能。所以没有免费的衍义，也没有无限的衍义。这也给出一个看得见的推论：疲惫的人、孤立的人、毫无困惑的人，新的理解都会少下去。没有动能，没有托住的网，没有那道落差，就没有结晶。

结晶会固化：凝在对象一端是偶像，凝在自我一端是石心。也会被新的对不上熔开，再结晶。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不是终点，也不是永不落地。“巴刹”拆过一次、搬过一次，在邝慧珍嘴里一直没换。到了课本上，它被注成“菜市场”，来历磨平了；管雅丽那一问，又让它在一个孩子身上带着来历重结了一次。

而当改理念、改现实两条路都走不通，旧的自我又接不住，就只剩从无到有：一个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诞生。本书把这叫作信仰的发生。

它有三个入口：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信、望、爱耗尽了，边上也许有矛盾，也许没有，要害是那一角没了力气。前两个是三角边上的矛盾，第三个是角上的枯竭，要先被托住，先补能量。

问题	发现学的回答	本书的回答	详见
符号指向什么	一个先在的、等着被找到的对象	要分：被发现的对象，或一次发生	第4章
符号在哪里	在语言系统里，或在解释它的心灵里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	第5、10—12章
符号是什么	网上的一个结，或一种关系	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第7章

问题	发现学的回答	本书的回答	详见
解释从哪里起	说不清，或默认一直在转	起于对不上；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第13、14章
解释到哪里停	永远推迟，或最终汇合	止于结晶；结晶可固化，也可熔开再结晶	第19、20章
要付什么	不记账	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第16—18章
走到尽头还剩什么	不归符号学管	一个从无到有的自我符号，有三个入口	第21、22章

◆ 三、一张网，一条链，一个三角

这本书从两位老祖宗起步。走完全程，要把他们放回该在的位置。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SDE符号学给了它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这句判词里的三样，全书各有落处。三角，是第13章那三条方程：任两角对不上，逼第三角发生并回写，没有源头。能量账，是第六编的三笔：动能、势能、内能。来历，是第4章那个对象之分，也是每个词底下压着的那一次发生。拿“巴刹”来对：它在三界都站着，是三角；那一天的力气、那座巴刹、五十八年的稳，是能量账；那位马来阿姨和那杆秤，是来历。

网没有被丢掉。“巴刹”和“菜市场”在今天的华语里怎样互相分工，靠的正是差别，这是索绪尔看得最清楚的地方。

链也没有被丢掉。一个词引出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又引出下一个，这是皮尔斯看得最清楚的地方。

二十世纪诠释学里那场有名的争执，也可以在这里放下。加达默尔沿着皮尔斯的方向走，看见了结晶。他一再说理解不会完结，可他描画的方向是汇合；一次结晶什么时候、凭什么可以撤回，他没有讲。德里达沿着索绪尔的方向走，看见了熔开；在他的描写里，熔开没有尽头。两人看见的都是真的，都是同一个圈上的一段。

它们都成了一个更大的框架里的局部情形（见第28章）。网是托住结晶的那张网在某一刻的切面，链是理念那一角被另两角推着走出的一段路。本书补上的，是网和链都没有记的那几样：世界，说话的人，那一份能量，和那一段来历。

那份能量账，是三角之外最要紧的一笔。在皮尔斯的符号学里，衍义在理论上不停，皮尔斯没有给它记一笔能量账；在索绪尔那里，网是同一时刻的切面，也不问谁在付力气。记上这笔账，符号就有了重量：它为什么难立，为什么难破？为什么有的晚上一个词就化开，有的心二十年不动？这些都有了一个可以去量、也可以被推翻的说法。

这份账里还有一笔，前言答应过要老实标出：动能的定义，是在追问里补上、又经王德生认可的，全书照用，也仍可以讨论（见导读）。

这套说法也可以是错的。第29章列出了五种情形，任何一种被确证，它就要改或者推翻。还有一道闸要一直守着：对不上必须在事前就能指认，不能事后硬补。一套怎么说都通的理论，什么也没说。

◆ 四、这本书也是一道刻痕

还要老实说一句：这本书本身，也是一道刻痕。

它是从一条缝里长出来的。一边是索绪尔与皮尔斯留下的两套符号学，一边是一条路、一块伤疤、一个婴儿身上的“我”。这些在那两套里找不到位置。两边对不上，才有了这三十章。

可是这道刻痕在你身上能不能再发生一次，本书替你做不了。第25章说过，免费递来的符号结晶不了。别人写好的道理，读过一遍，在你身上多半只是信息。它要在你自己的一次对不上里，被你付一点力气，被你身边的一张网托住，才会结成你的东西。

所以本书最好的读法，也许不是记住它的说法。而是带着它，回到你自己读不下去、想不通、放不下的那一处，在那里多待一会儿。

◆ 五、刻痕

那天晚上，管雅丽写完作业去睡了。邝慧珍一个人坐了一会儿。

她想起来，那位教她看秤的马来阿姨，她一直不知道名字。几十年过去，人早已不知道在哪里。可是那一天，还留在一个词里。她每说一次“巴刹”，那一天就被轻轻碰一下。

每一个词，都是这样一道刻痕。

字典里的那一条，是刻痕被磨平以后的样子，好查，好带，好教。可是每一个词的底下，都压着一次发生：一次对不上，一段付出去的力气，一张托住它的网，一个因此显出来的人。

你今天说的话里，也有这样的刻痕。有的是你自己刻下的，有的是别人刻下、传到你嘴里的。你读这本书，书页上的字，也是别人的刻痕。

第二天早上，管雅丽把作业交给卓老师。卓老师在“是外婆第一天学会的词”那一句底下，画了一道波浪线。

那一道线，是又一道刻痕。“巴刹”的来历，从一个七十四岁的人身上，走到了一个九岁的孩子身上。她以后每说一次“巴刹”，那个早晨、那杆秤、那位不知道名字的阿姨，也会被轻轻碰一下。

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不需要路标。走的人多了，它就在那里，指着井。

> **带 走 的 话**
>
> **每一个词都压着一次发生；字典记下它的意思，你的日子记下它的来历。**

◆

附录

本书附三件：术语表、对照总表、引文核验总表。

附录一

术语表（大白话对照）

先列七个大白话词，再列本书的工作词，最后列前人术语。每条一句话、一个家常例子，细处见正文。

◆ 一、七个大白话词

大白话	硬词	一句话	家常例子
形状	显露	一样东西在发生里露出来的样子	面团揉着揉着，忽然“成团”了
路	差异序列	一次发生一步接一步走过的次序	孩子先会叫“妈”，再会说“妈妈抱”
土	特征纠缠	许多特征缠在一起，长出东西的那片土	口味、作息、腔调缠成一个“家”
回写	回写	新结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来的条件	学会骑车，看路的眼光也变了
一锅粥	混沌	还没有分出眉目的状态	搬家第一天，满屋箱子无从下手
正在成形	介生	将成未成、还能改的状态	刚学的单词，时记得时忘
定型	秩序	已经站稳、有了次序的状态	住了十年，闭着眼摸得到开关

◆ 二、本书的工作词

“一句话”一栏照全书统一口径逐字录出；括号里是它的家。

词	一句话	家常例子
粒子态	符号是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三判据）（第7章）	打紧了的网结，能单独拎起来
三判据	稳定、整体、独立（第7章）	筛“它算不算符号”
稳定	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	一句家训，代代都这么说

词	一句话	家常例子
整体	拆开就不再是它	“开海”拆成“开”和“海”，意思没了
独立	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	外婆的菜谱，到了新加坡照样做
信息三模态	符号＝粒子；逻辑＝波（轨迹·速度·黏性）；数学＝场（连接·次序·结构）（第8章）	一个名字、一段推理、一张关系图
三界符号	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第10—12章）	一个概念、一道车辙、一个口头禅
三方程	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三条边都能起矛盾，三个角都能被改写，没有源头（第13章）	渔场和老习惯对不上，逼出了“休渔”
对不上	两类已经站稳的符号撞在一处；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第14章）	常走的路，有一天被围起来了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第14章）	天天走的楼梯，没人想它有几级
结晶	关系收紧后落下一颗粒子；解释止于结晶（第7章、第14章）	网结打紧了
事前独立指认	那条缝要在看见结果之前指出来，指认它的材料不能就是那个结果（第14章）	先写下缝，再去看人变没变
迁移与回写	符号在三界之间走动；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第15章）	一条戒律练成了习惯，又做成了器物
能量	任何一界的符号发生，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第16—18章）	补网：拆线、靠网、打紧
内能	内能＝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信＝内能（第16章）	一个想法，要多少次落空才松动
势能	势能＝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爱＝势能（第17章）	一群人一起学，比一个人学得进
动能	动能＝特征纠缠沿差异序列推进的速度和方向，即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望＝动能（第18章）	一遍一遍地练，越练越顺
落差	对不上＝势能落差（像水位差），有落差才做功；无限衍义因此不可能（第18章）	有困惑才有劲去想
连接度可量	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才松动（第16章、第29章）	数一数要落空几次，它才松

词	一句话	家常例子
偶像与石心	固化在对象端为偶像，在自我端为石心，同一结构；拆符号需动能超过连接度；石心＝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第19章）	供起来的口号；说不出口的“对不起”
熔开与再结晶	新的对不上让粒子熔开再结晶；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第20章）	搬到外地，家乡话里的一个词不够用了
人的尽头	改理念、改现实两条出口都堵死，只剩第三角且旧自我符号接不住，故从无到有——信仰的发生（第21章）	道理讲不通，现实也改不了
三个入口	①现实硬、理念碎；②理念硬、现实塞不进；③信望爱耗尽（先补能量再生符号）。前两个是边上的矛盾，第三个是角上的枯竭（第22章）	先认门，再开药
发现学／发生学	对象先在、认识去够它／对象与认识在同一次发生中一起显出	“这个词指什么”／“这个词从哪次发生里来”
号位	句子是一、二、三号位的组合，次序不定（第9章）	孩子说“饭，我，吃了”也听得懂
五条可推翻条件	纯理念的自生；吻合中的解释；不成粒子的符号；无入口的信仰；零成本的结晶。附闸：对不上须事前独立指认（第29章）	先写下怎样算错
可观察预测	疲惫、孤立、无困惑者，新理解显著减少（第29章）	连上三个夜班，新课听不进
局部情形	说出一套说法完全成立的条件，以及出了条件会怎样（第28章）	院子里量地，平面几何就够
三本账	田野里同时记理念、现实、自我三界（第30章）	嘴上怎么叫，地上留下什么，身体怎么动
刻痕	一次发生沉下来的痕迹	码头上被缆绳磨出的一道槽
全书判词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SDE符号学给了它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三条腿的凳子，在甲板上不晃

◆ 三、前人术语

术语	出自	一句话	在本书里的位置
能指／所指	索绪尔	声音形象与概念，符号的两面	一个理念符号结晶后的两面

术语	出自	一句话	在本书里的位置
任意性	索绪尔	音与义之间没有天然的绳子	成立，可绳子有来历、有势能托着
共时／历时	索绪尔	同一时刻的切面／演变	共时是给场拍的快照
解释项	皮尔斯	符号在解释者那里生出的效果	皮尔斯的符号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所以只能在理念里发生
直接对象／动力对象	皮尔斯	符号里呈现的对象／背后迫使它如此的对象	被发现那一支里的两层
无限衍义	皮尔斯	解释项又成符号，一路往前	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时的理想化
视域融合	加达默尔	读者与文本的视域在理解中汇合	见了结晶，也说理解不完结；没讲结晶凭什么撤回
延异	德里达	意义在差别中无尽延搁	看见了熔开，没看见结晶
图像／指示／规约	皮尔斯	靠像、靠因果相邻、靠约定连着对象	回答“怎么指”，不回答“从哪来”
怀疑—信念	皮尔斯	习惯被打断生怀疑，平息成信念	对不上→结晶，只在理念界走一遍
溯因	皮尔斯	从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推出假说	对不上被觉察的那一下
习惯	皮尔斯	他晚年视为最终的逻辑解释项	摸到了自我符号的边，又归回理念
环境界	乌克斯库尔	每种动物活在自己能感到的那个世界里	往符号学里补身体与世界
符号域	洛特曼	符号活在一整片文化空间里	往符号学里补历史与场
失衡与顺应	皮亚杰	旧格子装不下新经验，格子改形	对不上推动结晶，未记能量账
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	硬核加保护带，分进步与退化	本书第30章借来守自己

◆ 四、几条用法

七个大白话词，在每章第一次出现时括注硬词，之后以大白话为主；统一口径的定义句照原样保留硬词。

“对不上”“结晶”“粒子态”“三界符号”“内能／动能／势能”是本书自己的工作词，意思全书不变。

前人术语，本书只转述大意，并保留它在原来那套学说里最站得住的意思。

附录二

三家符号学对照总表

第28章按大纲列了九行总表。这里把全书各章谈到的比较点收齐，排成一张更全的表，便于读完全书后回头查。前九行与第28章一致，后面各行是各编里陆续长出来的。

对照项	索绪尔：网	皮尔斯：链	本书：三角
元数	二元：能指／所指	三元：符号／对象／解释项	三角：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符号是什么	差别网上的一个结	一种不可再分的三元关系	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
在哪一界	只在语言系统里	离开解释项不成立，只在理念里	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都有
对象	不问	有，默认是被发现的	要分：被发现的对象，或一次发生
动力	没有（共时切面）	无限衍义，第一推不明	任两类符号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并回写
能量	不问	衍义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	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意义的命运	在网内滑动	趋向探究共同体的最终意见	一次次局部的结晶，可熔开、可再结晶
固化	无此概念	无此概念	对象端为偶像，自我端为石心，同一结构
诠释学后裔	德里达：延异	加达默尔：视域融合	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代表著作	《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信念的确定》（1877）等论文	本书
符号三角	无	缺现实、自我两角	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现实符号＝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自我符号＝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
时间	共时优先，历时另论	过程往前长，终点在无限远处	每个符号都有一段来历

对照项	索绪尔：网	皮尔斯：链	本书：三角
世界	留在系统之外	作为对象被指向	世界自己也沉下现实符号
说话的人	归入言语，暂不研究	解释者或“准心灵”	自我符号，是发生的结果，不是发动者
解释从哪里起	不问	怀疑与惊讶，放在探究逻辑里	两类符号对不上；对不上必须能事前独立指认
解释到哪里停	不问	无限远处的最终意见	结晶；能量用尽或落差抹平
三界迁移	无	无	小路成地图，戒律成习惯，习惯成器物仪式
信仰	不涉及	不在符号学里处理	人的尽头诞生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三个入口
信息形态	只讲符号	只讲符号	符号是粒子，逻辑是波，数学是场
可推翻性	未列出	未列出（他本人持可错论）	五条可推翻条件，附闸：对不上须事前独立指认
最大的长处	干净、成系统，开出结构主义	请回了对象和过程	把网与链都收在里面
停下的地方	网没有来历、没有世界、没有说话的人	只有一界；第一推放在探究逻辑的抽屉里	对象之分还缺直接的推翻条件；连接度的量法待细化
在本书中的位置	局部情形：把时间按住时的场	局部情形：不记能量账、只看理念界时的链	收下两家，补上三界、能量与来历

◆ 两位诠释学后裔

对照项	加达默尔	德里达	本书
接的是谁的走向	皮尔斯式：过程向前，方向是汇合（他本人强调理解永不完结）	索绪尔式：只有差别，推到底	两家都收下
核心词	视域融合	延异	结晶与熔开
解释会不会落地	会，在融合中落地	不会，永远延搁	会落地，也会再熔开
看见了什么	结晶	熔开	两样都是真的
没看见什么	一次已经结晶的理解，何时、凭什么可以撤回	熔开之后还会再结晶	补上两人都没问的：解释何时起、何时止

对照项	加达默尔	德里达	本书
能量	未记能量账	无尽延异和无限衍义一样，没有被记过一笔能量账	每一次延搁都要付能量，意义迟早落下
传统的位置	理解在传统里一代代展开	—	传统是结晶所依的势能，不是终点

两人的公案，详见书三。

◆ 读这张表的三点提醒

第一，“不问”“无此概念”“未列出”不是指责。索绪尔、皮尔斯各有自己划定的范围，在那个范围里，他们的说法一字不改都成立。表里这几格，只是标出范围的边。

第二，最后一行“局部情形”，意思是说出前人说法完全成立的条件，以及出了条件会怎样。逐条的说明见第28章第四节那张十一行的表。

第三，本书一列里的每一格，都对应一条可以被推翻的说法。哪一格守得严，哪一格还守得松，见第29章第四节。

◆ 怎样拿这张表读一个符号

挑一个你身边的符号，从上往下问。

先问前三行：它是网上的一个结、链上的一环，还是一颗站稳了的粒子？它在哪一界？它背后是一个等着被找到的对象，还是一次发生？

再问中间几行：它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成的？那条缝能不能事先指出来？结晶时付了多少动能，靠哪张网托着，现在连接度有多高？

最后问后几行：它还在三界之间走动、回写，还是已经硬成了偶像或石心？下一次对不上来了，它会不会熔开？

三家的答案并排放着，你会看见网和链各自答对了哪几行，三角又多答了哪几行。

全书判词：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SDE符号学给了它一个三角、一份能量账和一段来历。

附录三

引文核验总表

初稿写作时，凡拿不准的年份、书名、引文与史实，一律在正文标〔待核〕。统稿时逐条查证，依据优先取权威来源：大英百科、斯坦福哲学百科、出版社与学术数据库页面、官方档案；圣经经文用字对照和合本（1919）公版原文，个别未能在线复核的照通行文本、不改字，标点依新式标点；佛经对照CBETA与SuttaCentral。处理规则四条：查实的删去标记；原文有误的改正；查不实、又不是论证所需的，改写成不含那个细节的说法；查不实、又是论证所需的，保留标记。查不到的，不凭印象确认。

一、各部分处理情况

部分	待核条数	确认	更正	删改	保留
前言、导读、第1—3章	53	38	4	11	0
第4—6章	25	15	5	5	0
第7—9章	37	24	5	8	0
第10—12章	114	70	19	25	0
第13—15章	28	18	7	3	0
第16—18章	19	11	5	3	0
第19—20章、结语	31	17	9	5	0
第21—23章	37	19	6	12	0
第24—27章	41	28	9	4	0
第28—30章、附录、后记	13	8	1	4	0
合计	398	248	70	80	0

二、最后核定的两条

章	事项	结论
第3章	艾柯《康德与鸭嘴兽》（1997）中“世界有抵抗的纹路”一说的原意	初审时据艾柯本人访谈确认：他说文本里有“抵抗的纹路”，现实里也有，现实里有某种东西会说“不，你不能这么说”；这本书正是把这个问题从文本挪到现实。已计入“确认”
第12章	“人本身就是一个符号”	终校时据皮尔斯《四种无能的若干后果》（1868）确认，已计入“确认”

正文与参考书目的〔待核〕至此全部处理完毕。参考书目里个别查不实的出版年份，已改为不含年份的写法。

三、更正举例

章	初稿写法	更正为
第4章	皮尔斯谈天气的例子，细节与原信不符	回到皮尔斯原例“暴风雨”，补出处：1909年致詹姆斯的信
第7章	移调后仍认得出曲子，归于韦特海默	出自埃伦费尔斯1890年的文章
第10章	孟德尔植株“近三万”	约两万八千
第12章	拉康镜像阶段的年份有误	1936年首讲
第18章	“延异”一词最早见于《论文字学》（1967）	最早见于德里达1963年的论文
第21、22章	林后 1:8作“亚细亚”	依和合本（1919）作“亚西亚”
第21、22章	王上 19:12的字句与和合本不符	依和合本作“也不在火中”
第27章	战后恢复“海峡殖民地货币”	恢复的是马来亚元；作废香蕉钱的是1945年9月回来的英军
第28章	南海伏季休渔的起始年份	1999年首次实行

逐条依据与链接保存在统稿日志中，可随时调阅。

参考书目

按各章“本章参考”汇总、去重；同一部著作只列一条，引到的卷、章、篇在括注中列出。圣经引文依和合本（1919），佛经依CBETA；年份为原书初版年份，讲演、讲稿注讲授年份，译本另注。各类之内按作者（无作者者按书名）汉语拼音排序。

一、经典与古籍

- 奥古斯丁《忏悔录》
- 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
- 《巴比伦塔木德》（巴巴·巴特拉15a）
- 柏拉图《斐德罗》（约公元前370年）
- 柏拉图《克拉底鲁》（赫拉克利特河流一语的转述）
- 柏拉图《美诺》
- 柏拉图《泰阿泰德》
- 曹丕《燕歌行》
- 《长老尼偈》注释
- 《大佛顶首楞严经》
- 大马士革的约翰《为圣像辩护》三篇（英译Three Treatises on the Divine Images，作于第一道禁像令之后）
- 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决议（787）
-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清）
- 《尔雅》
- 《法句经》注释
- 格列高利一世《约伯记道德论》（578—595）
-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 贺知章《回乡偶书》

·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译，简称《金刚经》）
· 《九章算术》（刘徽注，263）
· 《老子》（即《道德经》；通行本（王弼本），另参马王堆帛书本）
· 郦道元《水经注》
·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1270）
· 《礼记》（学记）
· 刘向《列女传》
·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 龙树《十住毗婆沙论》
· 陆九渊《陆九渊集》（语录上）
· 《论语》（为政、里仁、述而、子罕、颜渊、阳货）
· 陆羽《茶经》（唐）
· 《吕氏春秋》（察今）
·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约1190）
· 《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
· 马鸣《佛所行赞》
·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 《孟子》（梁惠王上、滕文公下、万章上、告子上、尽心上）
· 《墨子》（小取、非命上）
· 《那先比丘经》
·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 普济《五灯会元》
· 色诺芬尼残篇
· 《尚书》（禹贡）
· 《圣经》和合本（1919；第4章另参思高本）
· 《诗经》（邶风·柏舟）
· 司马迁《报任安书》
·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老子韩非列传）

· 托马斯·阿奎那《约伯记字义注释》（约1261—1265）
· 王充《论衡》（薄葬）
· 汪大渊《岛夷志略》
· 王阳明《传习录》
· 《相应部》（转法轮经、无我相经）
· 《荀子》（劝学、正名）
· 许慎《说文解字》（东汉，含《叙》）
·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
· 亚里士多德《论题篇》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八卷）
· 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 《中阿含经》（箭喻经）
· 《中部》（蛇喻经，Alagaddūpama Sutta，MN 22；萨遮迦大经）
· 《中庸》
· 《周易》（系辞上、系辞下）
· 《庄子》（养生主、天道、知北游、外物）
· 竺大力、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东汉）
· 朱熹和陆氏鹅湖诗（1179）
· 朱熹《论语集注》

二、近现代著作

· 艾宾浩斯《论记忆》（1885）
·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1992）
· 艾柯《符号学理论》（意大利文1975；英文1976）
· 艾柯《傅科摆》（1988）
· 艾柯《开放的作品》（1962）

· 艾柯《康德与鸭嘴兽》（1997）
· 艾柯《诠释的限度》（1990）
· 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1950）
·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1983）
· 奥德林-斯密、拉兰德、费尔德曼《生态位构建》（2003）
· 奥格登、理查兹《意义的意义》（1923）
· 奥托《论神圣》（1917）
· 邦贝利《代数学》（1572）
· 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1938）
· 巴特《明室》（1980）
· 巴特《神话学》（1957）
· 宾福德《追寻过去》（1983）
· 比约克《人类训练中的记忆与元记忆考量》（1994）
· 波兰尼《默会维度》（1966）
· 波普尔、埃克尔斯《自我及其大脑》（1977）
·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1963）
· 波普尔《客观知识》（1972）
·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1934）
· 布迪厄《区分》（1979）
· 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1972；英译本1977）
·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933）
· 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
· 达尔文《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1881）
·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1976）
· 德里达《论文字学》（1967）
· 德里达《哲学的边缘》（1972）
· 迪昂《物理理论的目的与结构》（1906）
· 杜威《人性与行为》（1922）

· 杜威《我们怎样思维》（1910）
·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
· 费斯汀格、里肯、沙赫特《当预言失灵》（When Prophecy Fails，1956）
· 费孝通《乡土中国》（1948）
· 弗莱克《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1935）
·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
· 弗雷格《概念文字》（1879）
· 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
· 福内斯《石币之岛：加罗林群岛的雅浦》（1910）
·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1808）
· 格尔茨《农业的内卷化》（1963）
· 古迪《野性思维的驯化》（1977）
· 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
· 哈特《法律的概念》（1961）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
· 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
· 赫希《解释的有效性》（1967）
·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
· 霍德《阅读过去》（1986）
· 霍夫迈尔《宇宙中的意义之符》（丹麦文1993；英文1996）
·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霍德与斯托顿出版社）
·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960）
· 加尔文《约伯记讲道集》（1554—1555年讲）
· 吉布森《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1979）
· 吉布森《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1966）
· 卡尔达诺《大术》（1545）
·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

·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1849）
· 科日布斯基《科学与健全》（1933）
· 蒯因、乌利安《信念之网》（1970）
·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 莱布尼茨《论组合术》（1666）
· 兰博《理解宗教皈依》（1993）
· 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
· 利科《恶的象征》（1960）
· 利科《论解释：评弗洛伊德》（1965）
· 林奇《城市意象》（1960）
· 洛克《人类理解论》（1690）
· 罗素、怀特海《数学原理》（1910—1913）
· 洛特曼《论符号域》（1984）
· 洛特曼《文化与爆炸》（1992）
· 罗西《城市建筑学》（1966）
· 马丁·布伯《我与你》（1923）
·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
·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1945）
·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
· 米谢尔费尔德、帕尔默编《对话与解构》（1989）
·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1887）
· 尼采遗稿笔记，后编为《权力意志》（1906年增订版）
· 派克《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统一理论的关系》（1954—1960）
· 庞加莱《天体力学新方法》（1892—1899）
· 皮尔斯《皮尔斯文集》（Collected Papers，CP，八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31—1958）
· 皮亚杰《儿童发展中智力与情感的关系》（1954）

· 皮亚杰《儿童智慧的起源》（1936）
·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
· 齐美尔《货币哲学》（1900）
· 《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文集，1971）
· 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
· 施蒂费尔《整数算术》（1544）
·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稿（1805—1833年讲授）
· 施曼特-贝瑟拉《文字之前》（1992）
· 斯塔伯克《宗教心理学》（1899）
· 斯泰诺《论固体》导论（Prodromus，1669）
· 斯塔罗宾斯基《词下之词》（Les mots sous les mots，1971）
· 索绪尔《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1878年底印出，书上署1879）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高名凯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著作》（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2002）
· 陶行知《行知行》（1934）
· 特鲁别茨柯依《音系学原理》（1939）
·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 托马塞洛《建构一种语言》（2003）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 魏格纳《海陆的起源》（1915）
· 维果茨基《社会中的心智》（英文编本，1978）
· 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1934）
·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1890）
·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1902）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53）
· 翁格《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1982）
·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
· 乌克斯库尔《漫游动物与人的世界》（1934）

· 香农、韦弗《通信的数学理论》（1949）
· 希弗《考古记录的形成过程》（1987）
·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1748）
· 休谟《人性论》（1739）
·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1898）
· 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
· 雅斯贝尔斯《哲学》（三卷，1932）
· 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丹麦文1943；英译1953）
· 约翰森《精确遗传学原理》（Elemente der exakten Erblichkeitslehre, 1909）

三、论文、报告与其他

· 阿尔丘伦、加登佛斯、梅金森《论理论变化的逻辑》（1985）
· 埃里克森、克兰佩、特施-罗默《刻意练习在专家表现获得中的作用》（1993）
· 埃伦费尔斯《论形质》（1890）
· 阿姆斯特丹关于幼儿镜像自我识别的研究（1972）
· 安德森、莱珀、罗斯《社会理论的固着：解释的作用》（1980）
· 比约克、比约克《一种新的废用理论与一种旧的刺激波动理论》（1992）
· 博尔赫斯《论科学的精确》（1946）
· 布鲁纳、康策、科塞勒克编《历史基本概念》（八卷，1972—1997）
· 戴维《克利奥与QWERTY的经济学》（1985）
· 德里达《柏拉图的药》（1968年初刊于Tel Quel，收入《播撒》，1972）
· 德里达《弗洛伊德与书写场景》（1966年讲演，收入《书写与差异》，1967）
· 德里达《签名、事件、语境》（1971年讲演，收入《哲学的边缘》，1972）
· 德里达《延异》（1968年演讲，收入《哲学的边缘》，1972）
· 弗雷格《论涵义与指称》（1892）
· 弗里德曼《石币之岛》（1991，胡佛研究所工作论文）
· 哥德尔《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1931）

· 格斯、科波克《反向信息会引起反弹吗》（2018）
· 哈纳德《符号接地问题》（1990）
· 加登佛斯、梅金森《用认知牢固度修正知识系统》（1988）
· 金兹伯格《线索：推断范式的根源》（Spie. Radici di un paradigma indiziario，1979）
· 凯利《揭穿〈当预言失灵〉》（《行为科学史杂志》第62卷第1期，2025年在线发表）
· 卡默勒等《评估2010—2015年〈自然〉与〈科学〉所载社会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2018）
· 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
· 库恩、劳《证据对态度的影响：极化是常态吗》（1996）
· 库塔斯、希利亚德《阅读无意义的句子：脑电位反映语义不协调》（1980）
· 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报告（1936年首讲）
·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0）
· 拉利等关于习惯形成的研究（《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2009年在线发表）
· 利博维茨、马戈利斯《键盘的寓言》（1990）
· 洛德、罗斯、莱珀《偏向同化与态度极化》（1979）
· 罗迪格、卡皮克《测验增强学习》（2006）
· 罗夫兰、斯塔克《成为救世者》（1965，刊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0卷）
· 罗施《语义范畴的认知表征》（1975）
· 罗施《自然范畴》（1973）
· 罗斯、莱珀、哈伯德《自我知觉与社会知觉中的固着》（1975）
· 马丁等《一片四千年之久的白蚁土丘空间格局》（A Vast 4,000-Year-Old Spatial Pattern of Termite Mounds，《当代生物学》，2018）
· 孟德尔《植物杂交实验》（1866）
· 莫斯《身体的技术》（1934年演讲，1935年发表）
· 《牛津英语词典》（1884—1928）
· 纽拉特《记录语句》（1932）

· 皮尔斯哈佛实用主义讲座（1903）
· 皮尔斯“理性的第一规则”手稿（约1899，收于《皮尔斯文集》第1卷）
· 皮尔斯论符号划分的手稿（约1897，收入CP 2.228）
· 皮尔斯《论一个新的范畴表》（1867）
· 皮尔斯《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1878）
· 皮尔斯《什么是实用主义》（1905）
· 皮尔斯《实用主义辩护绪论》（1906）
· 皮尔斯书信（致维尔比夫人，1908；致威廉·詹姆斯，1909；致保罗·卡鲁斯，1910）
· 皮尔斯《四种无能的若干后果》（1868）
· 皮尔斯晚年论实用主义的手稿（约1906—1907，收于《皮尔斯文集》第5卷；含《实用主义》手稿，MS 318，1907）
· 皮尔斯为鲍德温《哲学与心理学辞典》撰“符号”条（1902）
· 皮尔斯《信念的确定》（1877）
· 皮尔斯《演绎、归纳与假设》（1878）
· 皮尔斯《一元论者》系列宇宙论文章（1891—1893，自《理论的建筑》至《进化之爱》）
· 塞尔《心灵、大脑与程序》（1980）
· 斯拉梅卡、格拉夫《生成效应：一种现象的界定》（1978）
· 斯帕罗、刘、韦格纳《谷歌对记忆的影响》（2011）
· 瓦因、马修斯《洋脊上空的磁异常》（1963）
· 维格纳《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合理的有效性》（1960）
· 韦特海默《似动的实验研究》（1912）
· 沃森、克里克《核酸的分子结构》（《自然》，1953）
· 武奥里、休伊关于诺基亚的研究（《管理科学季刊》，2016）
· 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刊于《贝尔系统技术杂志》）
· 西比奥克关于核废料警告的报告《跨越一万年的沟通办法》（1984）
· 雅各布森《探寻语言的本质》（1965，刊于《第欧根尼》第51期）

- 英国《1865年机车法》《1896年公路机车法》
- 约翰逊《英语词典》（1755）
- 詹金评《物种起源》（《北不列颠评论》，1867）

后记

这本书不是先有一个提纲、再一章章填出来的。它是从一段对话里长出来的。

2026年秋天，王德生和Claude（Anthropic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谈释经学。他先定下一条口径：一个词在发现学里的词义，和在发生学里的词义不同；本体论换了，同一个字就是另一个词。谈着谈着，话头从释经走到了符号。此后的推进，大致是王德生一句一句往前说，Claude一段一段往下展开，他看了，认可的就让它留下，接着说下一句。

一本讲“解释起于对不上”的书，自己也是这样起的。它起于一个旧框架在一处接不住了：皮尔斯的符号学，说不清解释的第一推从哪里来。

◆ 哪些是王德生的原话

为了让读者分得清，下面把这段对话里王德生本人说出的命题列出来。引号里是他的原话或他定下的口径。

- “每一个词语都指向一种‘发生学’”。
- 皮尔斯的符号指向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发现”，也可以是“发生”，皮尔斯没有区分；“这是本体论的区分”。
- 解释项提供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发生动力，可是只在理念界；皮尔斯没有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
- 符号是“特征纠缠的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可以有三界符号：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 解释的动力，“其实是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的‘矛盾’引发”；这是123原理用到三角形上。
- 信、望、爱的粒子态就是自我符号；自我符号是现实符号与理念符号“对不上”而发生的。

- 信仰的发生学：信仰是发生一个巨大的自我符号；“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 信仰发生有三个入口，其他宗教也有这三种，比如信佛的发生。
- 加达默尔和德里达，实际上是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后裔；由此可以建立超越两家的符号学体系。
- 皮尔斯的“无限衍义”是一个巨大的亏缺：理念符号的发生也要消耗能量，“建立内能，消耗动能，依靠势能”。
- 三界的符号发生，都要消耗能量。
- 内能是特征纠缠的“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势能是“纠缠的结构网络的吸引和拉扯”。
-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石心是信望爱这片土被固化、拒绝回写。
- 句子是一、二、三号位的组合，次序并不固定；婴儿理解“我吃饭了”，“我”指向分布、场和美。

这些是全书的骨头。书名里“超越皮尔斯的三元与索绪尔的二元”，也出自他在对话里的一句话。他说，由此可以建立一个符号学体系，超越皮尔斯的三元体系和索绪尔的二元体系。

◆ 哪些是Claude的展开

下面这些，是Claude在对话里提出、王德生采纳并让它推进的。

- 把三角写成三条对称的方程。
- 用三判据去筛，指出皮尔斯的符号不满足“独立”。
- 举出小路、河床、伤疤，作现实符号的例子。
- 指出皮尔斯在《信念的确定》和溯因里已经造好了发动机，只是放在了探究逻辑的抽屉里。
- 和费尔巴哈的投射论划界：没有一个先在的“我”去投射。
- 给三个入口配上约伯、扫罗、以利亚和佛经里的人物，并分出“边上的矛盾”和“角上的枯竭”。

- 把加达默尔归到皮尔斯一路、德里达归到索绪尔一路之后，给出“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的断法。
- 补出可推翻条件。其中第五条“零成本的结晶”、连接度可量和那条可观察的预测，是谈到能量之后才加上的。
- 偶像与石心同构：一个凝在对象端，一个凝在自我端。
- 对不上是势能落差，有落差才做功，所以无限衍义不可能。原话说的是无限衍义“是一个巨大的亏缺”，要耗能量。
- 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可以熔开，也可以再结晶。
- “人的尽头”的三个条件：改理念、改现实两条出口都堵死，只剩自我一角，旧的自我又接不住。
- 一个词“指向同一个发生，切在不同号位上”这一修正，以及三界符号之间的迁移与回写。
- 拆一个符号，动能要超过它的连接度；石心是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

有一处要特别说明。王德生讲三种能量时，讲到“动能是特征纠缠……”，话没有说完。Claude补了一个说法：动能是特征纠缠沿差异序列推进的速度和方向，即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王德生随即让按这个说法改稿。所以全书用的动能定义，是他采纳了的，可是它仍然可以讨论。

还有两处也照实说明。一是“加达默尔和德里达，实际上是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后裔”这一条，原话说到“皮尔斯和……”就停了，“索绪尔”是依上下文补齐的。二是原话把解释的动力说成“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的‘矛盾’”；正文从第13章起把它推广为“任两类对不上”，现实对自我是其中的一对。推广的依据，是他自己接着说的“这其实是123原理应用到三角形”；把它写成三条对称的方程，是Claude的展开。原话照录，不改一字。

◆ 这本书怎样成形

对话走到后半段，王德生说：“写明，并更新《释经学的典范革命：从发现学到发生学》。”于是先有了书一里的一章《符号是怎样发生的》。接着他说，这套

说法可以断加达默尔与德里达之争，也可以自成一个符号学体系。本书就是那句话结出来的东西。

全书三十章，按这段对话定下的命题总表和大纲写成。正文连同前言、导读、结语，是Claude依这份命题总表和大纲起草的；家常开头的人物与场景、前人材料的转述和大多数例子，也出自起草。初稿经过统稿、初审、复审、终审几道编校与查证（见附录三）。全书的判词和七条承重命题，是从原话与展开里压出来的，压的时候以原话为准。

把原话和展开分开标出，不是为了分功劳。一套说法要能被推翻，读者就得知道自己碰的是哪一处：推翻一条原话，动的是骨头；推翻一处展开，可能只是换一个例子、改一种说法。账记清了，后来的人才好接着算。

对话里那句没说完的话，后来被补上的说法接住了，可是本书没有把它当成定论。第30章给动能的量法只写了第一版，留在保护带上：可以改，改的时候要说出一个新的、事先写得下的预测。一本讲符号会熔开再结晶的书，留一处正在成形（介生）的地方，大概也是应当的。

判　词

符号不是一张差别的网，
也不是一条免费往前长的链，
而是特征纠缠结晶出来的粒子。

——本书判词

村口那条通向老井的挑水路，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命名，却一直在“指”。它是被找到的，还是发生的？它只在人的脑子里，还是也在地上、在脚上？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差别织成的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往前长的链。本书把两家写足，再补上三道亏空：符号有身体，在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里发生；任两类对不上，逼出第三类；每一次发生都要付能量，会固化成偶像与石心，也会熔开再结晶。

本书还写下了自己怎样才算错：五条可推翻条件，读者可以拿去查。

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ISBN 979-8-90690-405-8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05 号 · 十编三十章 · 约 33 万字
定价 US$23.00